

叢書集成三編

三二

新文豐出版社印行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二二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奏議

端敏公奏議二十卷(自卷六至二十).....清 袁甲三撰.....袁氏家集.....〇廿一 〇〇一

經國方略

策要六卷.....元 梁寅撰.....宛委選.....〇廿一 三五七

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前集五卷.....元 譚金孫撰.....宛委選.....〇廿一 四二一

常平權法一卷.....清 陸世儀撰.....陸桴亭台.....大 〇廿一 四五六

支更說一卷.....清 陸世儀撰.....陸桴亭台.....大 〇廿一 四六一

避地三策一卷附改折始末論.....清 陸世儀撰.....陸桴亭台.....大 〇廿一 四六九

擬太平策一卷.....清 李堪撰.....顏李.....〇廿一 四七五

上今上皇帝萬言書一卷.....清 嚴復撰.....侯官嚴氏.....〇廿一 四九三

原強一卷.....清 嚴復撰.....侯官嚴氏.....〇廿一 五一一

救亡決論一卷.....清 嚴復撰.....侯官嚴氏.....〇廿一 五二九

論世變之亟一卷.....清 嚴復撰.....侯官嚴氏.....〇廿一 五四一

地方行政

桑梓五防一卷.....清 陸世儀撰.....陸桴亭台.....大 〇廿一 五四九

地方自治

vt 48/c1

治鄉三約一卷.....清 陸世儀撰.....陸桴亭台 大 〇廿一 五五九

軍事學

武備輯要六卷.....清 許學范撰.....敏果齋台 大 〇廿一 五七一

武備輯要續編十卷.....清 許乃釗撰.....敏果齋台 大 〇廿一 六二七

八陣發明一卷.....清 陸世儀撰.....陸桴亭台 大 〇廿一 七三三



端敏公集

下

端敏公奏議

卷之六目錄

搜捕永亭匪黨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保舉朱連泰戴世熙片

陳報六安退兵摺

咸豐四年十二月初二日

請獎進剿沿江逆匪出力員弁摺

咸豐四年 月 日

拏獲永亭餘匪片

分探烏江等處賊蹤片

會陳互調官軍分任防剿摺

咸豐五年正月十二日

遵催援兵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目錄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統籌軍務全局擬定先復廬州摺

咸豐五年正月十二日

保郭世亨王啟秀等片

皖省軍務未能迅速蕝事摺

咸豐五年二月初六日

瀝陳愚忱片

派兵馳剿亳州擒匪摺

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移營夾山關片

搜捕永亭匪黨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奏為搜捕永亭匪黨續獲要犯多名起獲槍礮多件餘匪逃匿並無大股嘯聚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進剿永亭擒匪在寺兒集接仗獲勝情形具奏在案查擒匪蘇添幅等自豫竄回亭境本欲負隅抗拒經寺兒集一戰精銳多就剪除餘眾紛紛逃匿該文武等旋即分赴新集王家岡丁家花園顏家集等處一路追捕先後拏獲擒首捻夥李秉倉等八十餘名隨時訊明分別正法該文武等由界溝回軍復沿途拏獲擒首捻夥馬老虎石紅等二十餘名復探得毫境泥臺店蔡家莊等處尚有伏匪即分帶兵勇乘黑夜街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枚前往掩獲多名內有奉

旨飭拏大捻首丁士彥張巨善綽號中興王劉根等二犯即時正法又奉

旨飭拏之王大柱卽王秉善現充勇目名為保護毫城實則暗中通匪現已鎖押責令購拏蘇添幅並以誘餌張樂行如能得手不難同時剪除查此案先則以匪害良繼則驅良為匪其釀禍根由業經臣詳悉奏

聞在案以現在情形而論其大股擒惡既已痛加殲除該匪已盡失所恃斷不能再逞兇饑匪首蘇添幅或謂仍匿永城或謂已逃虞城現已知會豫省官兵及各該地方官嚴密查拏諒不

至任其漏網陸希湜身任皖省地方責無旁貸臣已遵

旨嚴飭認真辦理務期盡絕根株毋滋蔓延臣派去文武各

員以南路逆匪被剿窮蹙必須緊防紛竄已札令陸續撤隊暫

回臨淮大營聽候差遣所有搜捕永亳匪黨各緣由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保舉朱連泰戴世熙片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再永亳一帶捻匪淫擄焚殺屢抗官軍所置槍礮不計其數並
有二三千斤大礮多位若不及早殲除必釀巨患幸該文武等
宣布

皇上恩威於該匪回竄亳境之初卽迎剿獲勝俾兇燄不能復
逞兩境黔黎感激

皇仁如同再造查此次接仗以不滿九百人挫數千兇悍之眾
員弁兵勇晝夜兼馳不憚辛苦不辭饑凍實屬人人用命其尤
爲出力者臣已分別存記不敢遽望

恩施至帶兵文武由蒙赴亳在事兩月著有微勞臣亦不敢壅

於

上聞致失激勵人心之義除署蒙城縣劉瀛階督戰捕匪勇敢
有爲該員先於春間以逆匪竄擾蒙城經臣與撫臣福濟先後
奏參革職應歸另案查辦未便以此次微勞遽請開復候補參
將朱連泰疊承

恩命擢至二品未敢再行保奏惟查該員年近七旬精神矍
自隨臣用兵以來大小三十餘戰無役不隨臨陣時身先士卒
不避矢石平日撫馭尤能與共甘苦洵將領中不可多得之員
可否

賞給勇號抑或

特予陞階恭候

聖裁藍翎候補都司戴世熙打仗向稱得力此次寺兒集接戰該都司獨當一面首先擊退洵屬奮勇可否

賞換花翎以示鼓勵至候補知府張家駒以文員督兵衝鋒殺敵不避艱險且此次剿辦擒匪既不惑於招撫之浮言又不墮其詐降之詭計頗有見地且於接仗後謀勇兼施擒斬要犯一百餘人燬平積年匪窩十餘處尤稱精心果力可否

賞戴花翎均出自

皇上天恩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陳報六安退兵摺

咸豐四年十二月初二日

奏為攻剿桐城逆匪轉戰數日疊次獲勝斬擒無數旋以賊接大至衆寡不敵未能克復城池且孤軍遠出勢難久支暫擬退駐六安以圖再舉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以四品頂戴舉人臧紆青參將劉玉豹統帶兵勇自十一月初四日以後連日奪獲大小兩關進逼桐城城下疊獲勝仗各緣由繕摺馳陳續接該文武稟稱十三日探得潛山賊大隊二千餘人將至掛車河遂公同商酌留候選同知李安中等守營督防臧紆青劉玉豹率領兵勇迎擊先在離掛車河十五里之牛藍鋪遇賊前隊槍礮齊發賊不能支紛紛倒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退當時殲斬百數十人追至龍鳳岡賊整隊復來臧紆青策騎突陣劉玉豹催督兵勇繼進賊隨敗隨聯我兵且戰且追歷兩時之久約斃賊三四百人趕至陶冲驛賊勢潰散天已昏暮我軍遂暫駐陶冲驛夜間探悉賊於十餘里外伏匿各村次日辰刻正擬搜捕忽報賊又結隊而來我軍出迎相遇於小河口及鐵冢山等處轉戰十餘里追至青草格共殲賊五百餘人內有偽丞相黃玉崑偽檢點何元源及偽司馬李姓等五人以其地距桐城七十餘里已入潛山境內未便窮追仍收軍回駐陶冲驛是夜城內之賊又於城上施放火毬火箭燒燬附近民房李安中等督兵巡防屹然不動該賊未得乘亂潰出旋探得安慶

賊聚集離桐四十五里之蕭家店卽馳報賊紆青等趕緊回營前往迎擊未及啟行又探得潛山續來之賊仍由陶冲驛至掛車河約有四五千人該文武等以兵力本屬單薄欲堵城內困守之賊則無以備敵欲拒城外應援之賊則不能助攻且上游潰賊悉聚皖境愈擊愈悍愈殺愈多萬難抵禦因擬移營呂亭驛扼守要道再行相機進取以免腹背受敵之虞且桐邑紳民請兵之初原議定官兵一到卽卽集團練三千人助勢攻剿乃自聞太湖廬江得而復失民心不無疑慮此次兵到城下已歷旬日而鄉間團練屢調不至民氣之餒無可如何十七日天甫黎明忽報賊已至西三里街賊紆青在南門不及知會各門員

弁卽傳令出隊未至西街賊已迎撲賊紆青督勇開礮斃賊無算正追殺間忽西門喊聲大作城內數百賊衝出夾擊南門外續到之賊亦愈增多賊紆青揮勇前後迎敵賊衆勢如潮湧愈圍愈急千總任魁武把總邵廷揚登時陣亡忠壯各勇久經賊紆青訓練拚命捍衛大小各委員俱在街口內外吶喊殺賊正危急間忽南門賊衆直衝南街縣丞銜文生蔣懋勳死於亂軍之中各勇以力不能敵正欲擁護賊紆青奪出重圍乃賊紆青見勢不支義不受辱手拔佩劍刎頸殉難軍功葉爲寬等聞聲往救已不能及時參將劉玉豹正在北門攻禦用槍礮打回繞城之賊聞南門賊勢緊急卽繞過東門小南門濠外接應李安

中等分投督兵堵守東門等處劉玉豹趕至南門一面呼勇救火一面連放擡礮賊衆少卻卽率所統各弁兵奮勇力戰救出被困紳民壯勇無數賊復向前圍裹李安中等因見兵勇已被賊衝斷隊伍不能整齊彼此不能應援遂策馬赴東南門揮旗招呼賊復蜂擁至東門外街放火火勢與南門並烈兩門兵勇於煙火之中轉戰出街劉玉豹奮力抵殺忽坐馬被槍子擊中倒入溝內復躍身而起換馬立戰一面督率攻殺一面大呼收隊緣兵勇攻擊防守已歷十餘晝夜茲又酣戰自卯至未尙不暇食實已精疲力竭且城外房屋多被焚燬無可棲止只得暫回呂亭驛紮營仍飭帶兵各官於三十里鋪及大小關等處緊

防北路之賊再乘我後臣等查此次該文武等不避艱險力圖進取於十日之內斬關奪隘大小共十餘戰奔馳共數百里殲斬不下五六千人實屬奮勇可嘉卒以孤軍無援被賊偵知虛實一擁而至帶勇大員猝然殉難銳氣未免稍挫以致垂得之城未能收復聞之不勝憤懣臣等以該處逼近賊氛我軍本屬勇多兵少又值困乏之餘衆勇失其統領人心不無渙散倘再有失控則軍氣愈餒難以復振且此軍本擬會合楚師乃相隔尙遠事機未能湊合是以飛飭該文武等移駐六安藉資休息一面整頓軍械籌運餉糈並探明楚師行抵何處賊勢何處緊急再圖相機進取再舉人賊紆青性情剛毅素抱血忱自募勇

簡練以來與共甘苦能得士心屢次剿辦擒匪出力蒙

恩賞給四品頂戴此次進軍剿逆無一戰不親冒矢石勇敢當先今以力戰被困為

國捐軀忠烈之氣尤堪憫惻可否

賞加三品銜從優議卹以褒忠蓋出自

聖主恩施其陣亡之守備銜千總任魁武把總邵廷揚外委李應祥縣丞銜文生蔣懋勳應請

旨一併敕部議卹陣亡兵勇容俟查明咨部照例辦理所有派

兵進攻桐城未能即復城邑暫行退駐六安各緣由謹會同繕摺由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皇上聖鑒謹

奏

請獎進剿沿江逆匪出力員弁摺 咸豐四年 月 日

奏為遵

旨查明進剿沿江逆匪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分別開單懇請

恩施以昭激勸事竊臣等前將十月十八日攻毀烏江迤西之

駐馬河賊壘三座獲勝情形會同陳奏奉

上諭此次剿辦沿江股匪烏江一帶賊壘全數毀平尚為得手

所有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准其擇尤酌保數員候朕施恩欽

此欽遵在案查該逆自竄擾和含而後於北岸聯絡布置以通

金陵廬巢聲氣烏江一帶上接梁山下達浦口該逆背水為營

意圖久據經臣等飛飭署臬司恩錫鳳穎道張光第妥籌機宜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多方激勵竟能以二千初次臨敵之衆遠出百餘里半日之間

直搗逆巢燬營奪械大挫兇鋒在各員弁兵勇分應殺賊原不

敢遽望

殊施乃蒙

皇上格外天恩

准予保奏經臣等宣布

諭旨無不人人感激踴躍圖功是以該逆於初次擊敗後越日

未久糾添逆衆在駐馬河迤西之林母墟偷結營盤五座且樹

柵築牆力圖負固該文武於十一月初五日併力進剿復將逆

壘一氣毀平其擊沈船隻擒斬賊衆較前次數亦加倍經臣等

續行奏明在案所有在事員弁兵勇迭獲勝仗洵屬著有微勞
除出力稍次由臣等分別存記酌量給予鼓勵外謹擇其兩次
尤爲出力者彙繕清單懇請

恩予獎敘俾令感戴

鴻慈益圖報効而以剿爲防杜其紛竄在臣等亦得收指臂之
助矣所有遵保出力員弁兵勇各緣由理合會同繕摺具奏伏
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拏獲永亭餘匪片 咸豐四年 月 日

再永亭捻匪滋擾經臣飭派帶兵委員候補知府張家駒等會
同潁州府陸希湜先後剿捕斬擒首要多名均經臣隨時

奏聞在案旋經該員等稟稱前獲多犯後復訪聞毫境附近之
泥臺店觀音堂立德寺白龍王廟等處素多匪徒窩聚復分途
督率兵勇曉夜窮搜續獲到黑臉大王張福海太平王李光照
黑頭大王徐花繞蕭平王蕭小李霸王李家青老大王胡咬三
王爺鄧寶賢久犯無獲之馬霹靂卽馬不烈向充差役現充地
保之三王爺李顯演習邪教之梅月士等首要各犯共一百餘
名並續獲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飭拏之四天爺王天坤一名陳作賓一名其前經鎖押奉
旨飭拏之王大柱卽王秉善本欲勒交匪首蘇添幅旋因未能
交出亦卽正法梟示統計奉

旨飭拏各要犯連前共拏獲六名地方漸次安靜張家駒卽遵
劄督帶兵勇分起回營仍於蒙城一路酌留兵勇二百餘人以
搜餘黨並經臣諄飭潁州府知府陸希湜一面會同河南候補
道張維翰無分畛域四面兜拏務使匪徒盡絕根株不留餘孽
並將首犯蘇添幅嚴緝務獲勿任兇頑漏網以現在情形而論
該匪並無大股嘯聚惟事關兩省每多奸徒煽惑惟在地方官
勸諭疏解勿令尋釁報仇再滋事端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分探烏江等處賊蹤片 咸豐四年 月 日

再烏江一帶逆壘經我軍兩次攻毀後至今未敢再行紮營惟其地上接梁山通江浦內達和含難保逆賊不復圖聯絡疊據恩錫張光第等稟稱密派員弁前往探得時有賊船至彼停泊旋復開去亦間有十數人或數十人登岸至附近民居播散狂言煽惑人心近復於原壘處所用蘆葦編牆中堆茅草並多挖濠溝以浮土遮蓋中實火藥逆情叵測明係欲誘我軍當經臣等飛飭該司道等不可輕進以防墮彼詭計並日出數百人輪至該處巡哨亦用疑兵示以不測該逆亦不敢登陸迎敵並據該文武密派兵勇於和州烏衣偏僻小路拏獲奸細偽司馬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譚學松武殿元偽旅帥范正昌偽百長梅應標並突出偽百長李均業經潛到烏衣當即派兵前往即時拏獲該犯等同供奉梁山偽總制孫姓于姓等之命來探我軍虛實意欲由滁州來安抄襲六合後路等情雖犯供未必盡屬可信而賊情詭譎防範萬難稍疎又據江浦六合等縣稟稱該逆復於九洲洲搭望樓簾蓬徧插旗幟江灘亦搭望樓支架帳房外泊礮船百餘隻並有木舨一架緊靠鐵鍊似欲復據洲地紮營為抗拒師船之計又將江南上河水營移於鳳林洲頭各等因查官渡烏衣兩處皆屬要地而烏衣又為總扼關隘如規取和含則須東顧陸路如緊防江六又難進逼烏江且兵勇無多分則愈形單薄

等惟有嚴飭該司道等分探賊蹤隨時斟酌辦理固不可一意株守亦不可銳進貪功總俟九洲一路賊鍊除則官渡烏衣兩軍方可合力進取不致有誤事機是否有當謹附片具奏

會陳互調官軍分任防剿摺 咸豐五年正月十二日
奏為互調兩路官軍分任防剿以一事權而免貽誤恭摺會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上年分派員弁合統兵勇於廬郡東南西南兩路防剿兼籌其出東南者署臬司恩錫廬鳳道張光第其出西南者已革安徽道何桂珍參將劉玉豹等歷經奏

聞在案查何桂珍劉玉豹兩軍先經奏明俟曾國藩一入皖境卽併歸調遣是以疊飭何桂珍駐紮英山規取太湖劉玉豹等由六安進駐霍山一帶相機策應嗣以舒城情形喫重復就近調劉玉豹等帶兵助剿無論能否得手俟楚師果有到皖消息

仍可前往會合惟臣等各處一方究不能無限疆界是以前次奏報豫兵來皖聲明駐六安者歸臣和春臣福濟調遣駐正陽者歸臣甲三調遣所有東南西南統兵各文武等本係兩處湊合派撥遇有疑難之事不能不兩處稟商而臣等相距遼遠往返函商動需數日殊非隨機應變之道因公同商酌將恩錫所統兵勇改調赴舒專歸臣和春臣福濟調度隨時抽撥與何桂珍往應楚師其劉玉豹等所帶兵勇則調赴全椒縣屬之官渡駐紮與烏衣聯為一氣專歸臣甲三調度如此一轉移間該員弁兵勇各歸原來統屬彼此俱免牽制可期無誤機宜臣等為軍務緊要起見固不敢各存膠執致失和協之情亦不敢稍涉

依違轉敗推諉之漸所有互調官軍各緣由理合會詞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遵催援兵片 咸豐五年正月十二日
再臣等前奉

諭旨英桂奏稱派王庭蘭進駐六安惟所帶兵僅一二百名尙
須添募壯勇此項並著袁甲三飛速催提毋任延宕等因欽此
當經臣甲三專函飛催現在豫兵赴六已到數百名王庭蘭曾
否抵六尙未接有覆信查六安所以設防者原以扼廬舒賊竄
之路計六安距舒一百二十里距廬一百八十里賊勢軍情聲
息相通是以臣等公同商酌駐六豫兵卽歸臣和春臣福濟就
近調遣較臣甲三遠在臨淮四百里外意爲揣度者呼吸靈通
較有神益至前兩江總督按察使銜牛鑑於上年十二月二十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日抵穎卽派將領管帶弁兵一千七百餘名分起馳抵正陽牛
鑑本擬親督後隊跟蹤前來旋因感冒風寒喘咳不寐未能卽
時啟行經臣甲三派員前往迎視現在曾否抵關尙無確信合
併聲明伏乞
聖鑒謹附片具
奏

統籌軍務全局擬定先復廬州摺 咸豐五年正月十二日

奏爲統籌軍務全局急宜先克廬州請

旨迅賜籌畫以期早殄妖氛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逆賊竄踞金陵已經兩載先以江路未能堵截致令揚帆上下日肆披猖今幸曾國藩塔齊布等秉承

聖謨收復武漢而後水陸並進所向克捷實爲全局一大轉關惟廬城不復則楚師東下斷不能直搗金陵卽果能竟達金陵而廬城之賊牽制數省軍務仍無了局請爲我

皇上縷陳之逆首負嶼金陵近則以鎮江瓜洲爲犄角遠則以安慶廬州爲犄角自賊敗竄於楚始則沿南江北兩岸負險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十九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壘攔流鑿鍊層層布置是其懼而修備力圖自衛必不肯輕棄金陵可知而我師欲搗金陵非先就四面驅除悉會諸軍併力圍攻則必不能困賊故通論形勢在江省則以克鎮江爲要在皖省則以克廬州爲要而廬州視鎮江爲尤要蓋鎮江一城而外賊尙未旁據他邑若廬州不克卽以江北而論已十餘州縣淪爲賊有且此十餘州縣均屬產米之區該逆隨處搜掠不特廬舒賊不乏食卽金陵亦資接濟借兵齎糧賊勢甚便况他處被陷各城均係濱江一隅廬州則居江北腹地之中水陸交衝四通八達廬州一日不克舒巢亦未必能克不特廬舒巢三城重兵爲所牽制卽江北各路數萬防兵亦皆不能遽撤况廬州

不克曾國藩卽攻克安慶而進兵則慮賊襲其後留兵又恐力

無可分其不敢放膽徑逼下游勢使之然也若謂由安慶直搗

桐舒則自南而北賊中驍悍將悉聚於廬州萬一潰圍衝突其

由廬巢出江以歸金陵者爲患猶小設竟鋌而走險北竄之路處處可通沿途裹脅勢必難於收拾卽各路防禦嚴密賊不敢

遽出此計而明知萬無可逃嬰城死守如北路高唐蕞爾一城真賊僅止數百乃牽制我萬餘之衆累月經年不能卽下况廬

州周二十里之城儻再曠日持久其患更難設想是克復廬州爲現在第一要著而自廬南逼賊而北尙未能操全局之勝算也至廬州之克和春福濟非不日夜圖維多方鼓勵而總未能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十九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迅速載事者師老力疲精銳漸少圍城既不能周援賊又不能斷左支右絀遂致日久未能告捷目下皖豫防兵均屬喫緊又未便顧此失彼羣聚於廬州之下臣現接曾國藩上年十二月十八日來函知塔齊布渡江而南會攻九江湖口再分軍掃蕩鄱陽湖內賊股不日可就廓清直趨安慶臣以爲廬州不克賊之據安慶者水陸皆有援應攻剿不免費手况克安慶尙不能直搗金陵乎查曾國藩原統水陸兵一萬四千人現又調湖北臬司胡林翼帶兵三千隨剿兩湖督臣楊霽防堵北岸諒亦有兵數千如曾國藩一入皖境水師順流而下進逼安慶陸軍由北岸掃蕩宿太潛各邑或楊霽或胡林翼帶兵進駐潛太既可

與水師夾擊安慶又可防逆賊回竄楚北另以塔齊布統兵數千由六安一帶繞出廬舒以北出賊不意先攻廬州廬州一克則由北而南從後兜裹以次收取舒桐順趨安慶各路防兵並逼江岸從此直抵金陵無後顧旁顧之憂破竹勢成計日可待於軍務全局大有關係應請

飭下曾國藩等審度形勢相機妥籌總期絕其蔓延之路方可一氣呵成其池州以下接連金陵之處應如何責成防禦並請飭令在事諸臣隨地布置庶協力同心必可一鼓成擒矣所有統籌軍務必應先克廬州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加緊具奏伏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二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保郭世亨王啟秀等片 咸豐五年正月十二日

再皖省北路州縣宿州為第一衝途北界江蘇徐州西界河南歸德由南出境即為本省藩籬由北入境即為北方鎖鑰軍興以來數省兵差絡繹馳赴胥匯於此且粵匪兩年奔竄疊次窺伺土匪又乘機四起徐屬之豐沛蕭碭歸屬之虞夏永皖省之蒙亳阜無不接壤統計所轄周圍七百餘里地方之不易治者也現署亳州知州郭世亨安詳明練卓著循聲經原任侍郎周天爵保奏奉旨以知府升用並

賞戴花翎上年粵匪由正陽重竄所過之處界連該境人心甚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屬惶懼該牧督率民丁四出守禦該逆往返奔突竟不敢犯且一切經費皆由倡辦捐輸而出並未請帑開銷此守禦之得力也該州募勇防堵既勸捐制錢五萬餘千此外復會同勸捐委員報解營接濟軍餉一萬餘千此勸捐之得力也從前拏獲巨匪三百餘名經周天爵於保奏摺內聲明嗣又陸續拏獲要犯三百二十餘名宿境胥就安帖此緝匪之得力也該州當多事之秋一人萬難獨理是以先經原任侍郎周天爵呂賢基加委揀發知縣厲自芳補用直隸州知州王啟秀幫同緝匪鞠獄辦理各鄉團練接辦防剿後仍令該員等留宿幫辦歷經委辦各件均經隨時奏明在案此宿州連年之實在情形而地

方官與委員之同爲得力者也查與宿毗連之永亳一帶捻匪雖經前次大創而餘孽潛滋時虞蠢動且人心陷溺往往遇事煽惑非得一賢能大員隨處開導剿撫兼施勢難一律安靖郭世亨歷任蒙亳熟悉地方情形且民情感畏異口同聲既蒙恩准以知府升用應請將知州開缺卽以知府補用仍留蒙亳宿永一帶督辦捻匪既無印務躡身於綏靖地方更可得力至宿州本屬要地且係臨淮後路倘有緊急必須聲息相通此時遽易生手亦恐呼應不靈查補用直隸州知州王啟秀辦理團練一載有餘不憚煩勞以之接署宿州洵堪勝任該員先於道光二十七年在大湖縣任內拏獲斬決要犯多名經前安徽撫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臣王植特保奉

旨免補本班以直隸州知州不論繁簡補用該員既奉

恩命自應以直隸州補用惟現尙未經引

見既不能遽歸直隸州升班輪補又不能再補知縣本班地方

喫緊之際勢難剋期赴部應請

旨將王啟秀一面署理宿州一面遵照前案逕歸直隸州知州

班補用其應行引

見之處俟直隸州補缺時再由撫臣查看地方情形酌量送部

俾公事可免曠悞再據發知縣厲自芳奉委兩年拏獲巨犯百

數十名且幫審各案媮媮不倦實心任事亦屬不可多得應請

746

745

旨賞加知州銜仍留宿州幫辦以資襄助臣爲地方軍務兩有裨益起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謹附片具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皖省軍務未能迅速蒞事摺

咸豐五年二月初六日

奏為皖省軍務現辦情形敷衍將就萬難剋期蒞事請

旨迅賜籌畫以殄妖氛恭摺奏乞

聖鑒事竊臣前次具奏軍務全局非先克廬州自北掃蕩而南

不能制賊死命其時賊由黃梅廣濟回竄楚北之信臣尚未得

悉而九江距安慶僅三百餘里攻擊一經得手曾國藩等順流

東下不過二三日間可到是以預先馳奏請

飭下曾國藩等分軍繞出廬州以北助剿臣意蓋以江南岸湖

口以下為彭澤彭澤對江北岸即皖省之宿松縣境若曾國藩

定計以陸軍助剿廬州不必下趨安慶即可由湖口彭澤一帶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渡江以次克復宿松及太湖潛山諸邑取道前來也嗣於正月

二十一日欽奉

諭旨始知賊又逼踞漢口楊霏退守德安九江亦未得手是曾

國藩為所牽制東下定需時日但恃安徽現辦情形斷不能迅

速成功臣萬分焦灼不得不為我

皇上縷陳之查皖省江北防剿分東西中北四路北路由臨淮

為最要而正陽次之現在臣親自統兵駐守臨淮牛鑑移兵駐

守正陽亦歸臣調遣兩地控扼長淮聲勢聯絡所有附近團練

復派令候補道趙昉分赴各鄉申做鼓勵亦多願備徵調一切

措置雖未能盡合機宜而萬一有警迎頭截擊總可奮力決戰

萬不令徑行飛渡是北路較為嚴密堪以上慰

宸廑至廬州為中路臣所謂必宜先克廬州者蓋廬州一克無

後顧之虞各路防兵皆可移營前進聲威既壯廬州以南各州

縣即可不攻自克現在攻舒攻巢兩軍雖屢挫逆鋒第巢縣為

巢湖門戶舒城為安廬桐往來要路皆賊必爭之地即使兩城

皆克攻戰之兵必將留為扼守之兵其不能撤回廬州助剿勢

所必然而廬城迴環二十餘里和春福濟非不日夜焦思無如

兵力不厚既不敢不於西北之衝聯營屯拒以防竄撲則東南

一面勢難兼顧欲絕賊援而賊之往來自若欲斷賊糧而賊之

饋運自若以此而云克城雖日久仍無把握此中路之難以戡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事也西路毗連楚省宿松與黃梅交界英山與羅田交界太湖

與蘄州交界今自漢口以下黃州蘄水蘄州廣濟黃梅五府州

縣無處非賊且再罹荼毒民氣愈餒竟無復有戰鬪之志而宿

太潛等邑居皖楚要衝賊必橫亘其間併力拒守非若上年之

有懈可乘現除調攻舒城兵勇外僅已革安徽道何桂珍帶兵

一百名招勇數百名前往湖北會合曾國藩現因道路中梗駐

軍何處未得確信即楚賊指日肅清曾國藩仍督師東下無論

南岸尚未掃蕩第就北岸而論節節梗阻斷不能直衝而下何

桂珍既不能徑會楚師又不能另謀攻取王庭蘭現兵勇數百

人進駐六安以之助勢防隘則可以之遠出剿賊則不可雖和

春等就近調遣自有權衡而廬州既不能分兵策應東挪西湊終屬無濟此西路之難以蒞事也東路沿江西梁山針魚嘴一帶賊壘多寡不一賊船亦聚散無常下游浦口賊設攔鍊之處江窄水淺南岸下關既設礮臺十數處北岸九洲洲又新築礮臺望樓兩岸停泊礮船守護甚嚴紅單拖督等船疊次進攻總以風力不順稍有停滯卽三面受敵以致未能斷鍊上駛張光第劉玉豹等分駐烏衣官渡疊經臣嚴飭於沿江一帶相機進取而水師不能夾擊賊一登舟潰逃追剿不及官軍一去又將復來若欲徑攻和州其地距西梁山六十里距針魚嘴十里距石穆河三十里賊援屬集未便久與相持卽使一攻而克非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重兵扼守難保不再蹈廬江覆轍况張光第等所統兵勇不滿三千除留駐關山數百名外官渡烏衣處處喫緊攻則無以爲守守則不能急攻此東路之難以蒞事也刻下楚省情形道路梗塞臣實未能深悉然以意度之賊既力爭江路希圖牽制楚師其驍悍賊黨必悉聚於上游揣時審勢廬州機會誠屬大有可乘但必須厚增兵力同時並舉俾該逆應接不暇方可一氣呵成仰惟

皇上如天之福上海連鎮先後克復上海之兵自應分赴鎮江瓜洲助剿連鎮之兵移攻高唐叢爾一城指日可下北路一經蕩平便可收出數萬勁旅應如何分軍南來急謀克復廬州之

處伏乞

聖明乾斷迅賜施行天下幸甚所有皖省軍務未能迅速蒞事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瀝陳愚忱片 咸豐五年二月初六日

再臣資望甚淺才識亦拙雖疊次奉旨飭令統籌全局而自顧何人豈敢遽涉張皇計自到皖後初則幫辦團練繼則督辦土匪繼則兼辦逆賊兩年以來往往以未經

飭辦之事酌量心力稍可自効一面籌辦一面奏

聞即駐守臨淮後各路分兵亦係

諭旨未經責成遽行冒昧自任本不免越俎代謀而血誠所迫

不敢以力所能為稍涉推諉亦不敢以心所能及自安緘默並

稔知各路統兵大員往往心存畛域幾至彼此不相聞問且數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衍粉飾不肯據實直陳遷延日久幾成不了之局臣賦性褊急

兼司言責雖料事之智萬萬不敢自信而卸責之意亦萬萬不

敢自存臣於咸豐三年三月到皖四月間逆匪即竄擾皖省當

經臣於五月十一日以安徽門戶太多辦理防剿之周天爵呂

賢基李嘉端等均未能主持全局迅速奏功等情詳細密陳迨

十一月間賊由桐舒竄逼廬城復經臣於奏催舒興阿進援廬

州摺內聲明正陽關為北竄要路請

飭舒興阿就近留兵防守奉

旨允准而舒興阿不肯遵辦遂致上年賊由該處往來奔竄南

北震動大費兵力均在

聖明洞鑒之中此外凡有關係皖省及他省軍務均經隨時敷

陳多蒙

採納而時勢所迫委任乏人有見諸施行者有不能盡見諸施

行者經經愚誠總期以見聞所及稍資補救為

國事慮為

皇上慮實非為他人慮也臣以微員渥膺

簡畀復蒙

訓飭頻加曲賜成全儻竟遇事隱忍以為自完之地捫心自問

負疚更多

君父之前敢貢丹忱伏乞

聖明垂察謹附片密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派兵馳剿亳州擒匪摺 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奏為亳州擒匪復肆猖獗趕派兵勇馳剿并飛飭附近各州縣及河南官兵一體兜剿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亳州擒匪經 臣 上年派兵擊敗後一切辦理情形均經隨時奏

聞在案二月十五日接據署亳州知州繡綸稟稱二月初九日

解送 臣 營錢礮船隻停泊城外突來擒匪千餘人將船圍住經

臣 派去催提委員候選從九劉顯廷率勇抵禦該署牧與署亳

州都司馬嵩慶聞信馳往護救因衆寡不敵致將礮位錢文槍

去外委齊東興六品軍功練總官耀廷均受重傷殞命其餘丁

端敏 公集 奏議卷六 三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役兵勇陣亡數十人該署牧亦受槍傷該匪等復聚數千人勢

將圍城懇請迅速發兵救援各等情 臣 一面飛飭潁州府及宿

州蒙城太和各官並現駐歸德之河南官兵一體前往會剿一

面委派候補知府張家駒副將朱連泰管帶兵勇一千三百人

卽於是日申刻啓程星馳剿辦並飛速知會撫 臣 福濟酌核去

後嗣據潁州府陸希湜及帶兵文武張家駒等先後稟稱該匪

聚衆城下兩日夜該州文武極力守禦該匪遂竄向亳境西南

之高公廟一帶經該處團練併力擊散因聞 臣 營派去大兵已

過蒙城遂折回西陽集一帶糾集三四千人意欲佔據要路乘

夜劫營該文武先經探明嚴陣設伏以待至天明并無動靜隨

卽整頓前進及至雒河匪衆業已遠遁盤獲該匪探信奸細劉綱等十餘人據供此次匪衆共六千餘人係宮德爲都捻頭現分據觀音堂等處差伊等來探官軍消息預備併力抗拒各等語現在河南候補道張維翰已入皖境潁州府陸希湜先經馳抵亳州署宿州郭世亨署蒙城劉瀛階均各帶勇趕至會合剿辦並請

旨將從九劉顯廷摘去頂戴仍責令隨同剿捕外委齊東興六品軍功練總官耀廷督衆殺賊受傷殞命應請

旨飭部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兵勇容俟查明咨部照例辦理所有派兵馳剿亳州擒匪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具奏伏

端敏 公集 奏議卷六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和州久爲賊據沿江西梁山針魚嘴石穆河一帶賊壘又復節節分布凡逼近江路莫不呼吸相通守禦極嚴我軍下游舟師爲九洲賊鍊所阻難以上駛不能水陸夾擊故未敢輕議進取臣以爲既欲規取和城必須駐軍和境庶民心知有所恃可期敵懷同仇人人思奮前經飭令廬鳳道張光第親往相度形勢以便移營前進旋據稟稱查勘得和州所轄之夾山關距城五十五里其地兩峯夾峙有險可憑較官渡尤爲扼要等語臣當卽飭令參將劉玉豹等將官渡一軍於本月二十四日移駐夾山關爾時附近居民無不爭先踴躍幫同築壘挖濠其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茶送米哭訴歡迎者不絕於道民情可用卽此已大可見現在飛飭該道督同帶兵文武妥爲布置並聯絡紳士鼓舞團練或掩賊不備巡襲城池或先掃蕩城外賊巢以孤賊勢總期相機進擊勿爲株守其夾山關距烏衣將近百里中間田家渡亦爲賊窺要路現飭令全椒縣知縣陳麒昌帶勇駐紮以爲兩軍聲援並於沿途擇要設卡以通聲氣沿江一帶似可不至疎虞正在約期進取間旋接六合縣探報金陵逆賊疊次圍燒我軍師船均未得手現又用船隻趕紮木簰多架堆積柴草擬卽攻我水師並調二千人駐紮上河口添一千人駐紮九洲擬繞過江浦攻浦口營盤滁州烏衣均係浦口後路逆情詭譎不可不

嚴加防範軍情朝夕異宜臣現已飛飭該道一面確探浦口賊蹤一面密偵和州賊勢斟酌緩急隨時稟商辦理固不敢銳進貪功亦斷不敢因循失策也所有移營夾山關相機攻剿各緣由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謹附片具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六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端敏公奏議

卷之七目錄

謝三品京堂 恩摺 咸豐六年六月十九日

亳州防剿喫緊謹就現有兵力布置摺 咸豐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請明降 諭旨分別剿撫片

蒙懷各縣就地剿捕並分援壽州片

報壽州城圍已解摺 咸豐七年三月十六日

請飭英桂選派幹員來亳片

進剿圩賊獲勝逼圩環攻摺 咸豐七年四月初九日

陳明通飭皖豫聯村築堡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目錄

連營環攻三圩賊壘摺 咸豐七年五月初六日

奉派武員尙未來亳片

王圩攻破進攻姚鄧兩圩摺 咸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請以編修袁保恆留營日期作為銷假片

連營進攻鄧圩摺 咸豐七年閏五月二十七日

分剿北路籌布情形片

查明剿辦圩匪出力員弁請獎摺 咸豐七年閏五月二十七日

謝三品京堂 恩摺 咸豐六年六月十九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六月初八日准河南撫臣行知咸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英桂奏已革大員剿匪出力聲明請旨等語已革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袁甲三自永城亳州直抵雒河集賊巢督陣催堅累戰皆捷均屬懋著勤勞袁甲三著以三品京堂候補以示優獎欽此欽遵咨行前來臣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感激涕零非可言喻伏念臣一介庸愚渥蒙恩眷上年出使皖省辦理不善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皇上不加重譴僅予革職已屬

逾格優容本年二月間復承

恩命飭令隨同撫臣英桂剿辦捻匪遵於三月二十二日到歸

德大營由撫臣奏明在案彼時賊勢方張兵力未齊當與撫臣

詳細籌商一面整飭軍威一面解散脅從嗣經官兵疊獲勝仗

匪膽漸寒而賊衆仍復不少四出紛擾以圖牽制我師非直搗

巢穴不足制其死命撫臣駐紮歸德統轄各路兼以永夏一帶

未盡肅清斷難遽抵皖境因商令臣督師進剿並行知各營無

論滿漢兵勇均聽臣調遣臣移營後復與各總兵體察地勢賊

情為勁氣直達之計自四月二十八日攻破臺巢五戰五捷所

向披靡仰賴

皇上德威兩旬之間掃蕩二百餘里燬平積年老巢固由將士和衷兵勇用命實由撫臣英桂居中調度與臣遇事函商毫無掣肘是以得効力行間辦理尙屬順手現在賊巢雖破而首逆未獲悚愧方深茲復渥承

露湛榮復月卿荷

心簡於

九重晉頭銜之三品

恩同再造感矢五中臣惟有殫竭血誠事事與撫臣妥商總期元惡就擒伏戎不作化賊爲民不使逼民爲賊反側漸定地方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胥安以冀稍酬

高厚德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交撫臣附驛呈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亳州防剿喫緊謹就現有兵力布置摺

咸豐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奏爲亳州防剿喫緊謹就現有兵勇分投布置力遏北竄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維捻匪南竄潁郡勝保督師追剿英桂亦前往應援

臣遵

旨駐紮亳州豐奉

恩諭以該匪奔竄靡常毫境伏莽尙多飭令臣加意堵剿防賊

回竄兼顧歸德藩籬並准臣專摺奏報仰見

聖慮周詳洞悉機宜跪讀之下欽感難名查亳州界連三省向

爲捻匪淵藪兼以年歲太荒饑寒之民迫而爲盜其嘯聚難以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數計其奔突亦難以地限且張宮等逆雖經南去而熟路舊巢

回竄總在意中謹將亳州現在喫緊情形爲我

皇上瀝陳之亳州以南距潁郡將近三百里距蒙城亦二百里

平原曠野本屬無險可扼况該逆舊夥留而未去散而未聚者

其居心原不可問卽善良之民苟延性命亦皆官勝從官賊勝

從賊首鼠兩端莫卜所向且雜處賊窠往往以團練爲名無從

查問萬一南賊回竄又將接引而來此亳州以南喫緊之情形

也亳州以北一百餘里均與宋郡接壤皖民豫民積釁成仇本

非一日現在兩境均有伏賊而豫民以搜拏皖匪爲詞皖民以

防堵豫會藉口兼之饑民附和盈千累萬互相焚掠幾莫辨其

爲良爲莠不爲之剖其理緒分別剿撫則人心洵洵必致釀成巨患况朱連泰所帶兵勇現以攻打賊圩駐紮渦河以南萬一南賊回竄北路又復蠢動則官兵腹背受敵頗難著手此亳州以北喫緊之情形也至於南北之間負隅抗拒者如姚家圩鄧家圩王家圩等處均係深溝高壘逾於堅城牆上礮眼層層密布且三圩均相距數里勢成犄角互相救援先經臣會同英桂出示曉諭勸令附近愚民避居其中者及早解散免致玉石俱焚而擒匪威逼不令逃出似欲藉其聲勢以待南賊之回非多備攻具一鼓而前恐難迅速掃蕩此又中路賊圩喫緊之情形也臣思現在辦法以賊勢而論毫南爲重以人心而論毫北爲

靖敏公集

奏議卷一

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先蓋毫北人心不定南賊一有回竄之信則伏賊盡起又將不可收拾現在勝保抵穎後疊獲勝仗各路零星敗匪已有私自潛回者臣先經撥派兵勇交候補知州宮國勳會同亳州知州博銘分赴亳州以北將良莠不分仇讎相報之民曉以利害示以恩威俾各次第相安以絕南賊覬覦之漸一面派委候補直隸州知州田良把總賈鵬霄撥帶練勇親赴南路激厲鄉團遇有賊蹤北來聯絡堵截並先派帶勇把總牛允恭赴穎郡沙河兩岸會同該處團練及勝保所派兵勇將沙河內捻匪所搭浮橋設法拆毀俾該匪等往來不能自由卽首尾不能相顧一面督飭朱連泰多設偵探與該委員等聲息相通一聞回竄卽分

投迎剿並與勝保追兵前後夾擊一氣掃除至朱連泰所帶兵勇除分駐紮廟集六百名以扼南北關鍵外其餘部隊僅二千名馬隊不及二百名仍飭令節節進逼賊圩先於要隘斷其糧道俟逼近後或以力取或以計誘再行相機辦理惟兵力過單餉精亦難應手現已飛催史榮椿迅速前來會合攻剿何日拔營尙未接其覆信臣惟就現有兵勇極力分布並隨時咨照英桂勝保相機調度以期迅掃賊氛仰副

皇上綏靖疆圉之至意所有亳州防剿喫緊緣由謹繕摺由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現駐亳州擬俟城內守禦及各路布置定妥卽親往各路巡查鎮撫並赴朱連泰營盤就近督辦合並聲明謹

靖敏公集

奏議卷七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奏

請明降 諭旨分別剿撫片 咸豐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再查盜匪倡亂已歷兩年各處蔓延旋滅旋起以致上煩

宸廑下困民生律以

國法必當盡殺乃止然其起事之初本非叛逆亦非敵寇不過鄉里光棍意氣爭強因而號召無賴倚為爪牙久之窮民趨附亦藉其聲勢恣意搶掠或擇肥而噬或冤仇相報漸至橫行無忌地方官無如之何不得不與師動眾示以官威又或兵力偶挫兇燄愈張或辦理失宜誅戮太甚該匪等自知罪在不赦不甘待斃雖欲抗拒而不能每一交仗勝則附從益眾敗則死黨益堅迨至蹂躪之區村盡成墟無可掠食又不得不別赴完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六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善之地焚搶搜括以為添糾報復之用並使夥黨有利可圖不至離散此擒匪東奔西突日久未能平息之緣由也臣查自古用兵之道殲厥渠魁脅從罔治非故施寬大之恩也治亂民如治亂絲未有不為分辨而能得其條理者也現在從賊者大半饑民苟延殘喘並非怙惡不悛亦非無業可歸在事諸臣非不出示曉諭勸令改過投誠其中畏法悔罪者亦復不少惟既已陷入賊中深恐官雖不究而被害之家必將尋仇鄉團之眾亦復搜殺未奉

恩綸終懷猶豫可否顯懇

天恩明降

諭旨除張落刑官得等罪大惡極兇悍最著必須設法斬擒以彰

天討此外各匪聚眾抗拒者仍須一力剿捕其餘被逼入夥或殺賊立功或自拔來歸一概准予自新並不究其既往庶無歸之民各有生路賊勢日孤人心日定化莠為良似亦蕩平之一助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候聖裁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七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蒙懷各縣就地剿捕並分援壽州片 咸豐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再臣連日接據東南路探報並蒙城懷遠等縣來稟知南路擒匪除竄擾固始一股現由英桂勝保會合攻剿不日即可掃除外其竄霍邱一股直撲正陽關並有自桐城竄出之李兆受帶領粵匪數百人亦由正陽會合竄圍壽州經署廬鳳道金光飭督飭地方文武疊次擊敗仍在城外盤踞各等因臣查張宮等逆率黨蓄髮本有假充長毛之說現在圍擾壽州之賊是否果有粵賊尚無確信惟正陽關逼近淮河該匪一經渡淮即毫無攔阻且淮北之匪一聞淮南告警均有蠢蠢欲動之意是不待南賊回竄而北路伏匪已屬難於箝制除飭蒙城懷遠等縣各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就本境隨時剿捕一有竊發立即撲滅並分飭附近鄉團趕赴壽州援剿外謹附片具

奏

報壽州城圍已解摺 咸豐七年三月十六日

奏為壽州城圍已解正陽賊勢稍鬆察看緩急趕將北路肅清再行南下恭摺奏乞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三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因正陽關情形喫緊諭令勝保酌撥兵勇數百名或令袁甲三酌帶兵勇前往本日據袁甲三馳奏霍邱股匪直撲正陽關並有李兆受帶領粵匪由正陽關竄圍壽州雖經官兵疊次擊敗該匪等尚在城外盤踞等語是該處匪蹤蔓延實為可慮袁甲三自係尚未奉到前旨惟此時情形緊急著即馳赴正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陽關督同金光飭實力堵剿並先將竄擾壽州之匪迅速掃蕩以免該匪等南北勾結亳州鄧家圩等處剿辦亦屬緊要袁甲三南下後深恐兵力單薄著英桂勝保添派兵勇協同朱連泰進攻俾得速行肅事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兼顧南北大局臣接奉後自應欽遵南下先清壽州一路惟連日接據南路探報及各州縣稟稱圍擾壽州之賊已於二月二十六日經金光飭督率文武兵勇合力擊敗斬擒甚多城圍立解並追殺數十里餘匪向六安正陽一帶逃竄各處差探正陽賊書則遊奕河干夜則伏匿船內情形頗為窮蹙本月初九日又據金光飭稟稱現已督帶兵勇數千人進逼正

陽並稟請勝保撥兵由西面進剿以期兩路夾攻迅圖克復等語是正陽情形較前稍為鬆緩至北路鄧家圩等匪本與南股句連一氣兔窟可恃匪膽更張近接蒙城縣稟報該西路已有竄回賊馬時往時來形蹤甚為詭秘臣當飭朱連泰於賊圩以南多設偵探分派巡邏預防該匪接應之路現在攻具甫經齊備並招募土夫備挖地道正值萬分喫緊之際兵勇礙難抽撥且亳州東北一帶疊飭皖豫各地方官訂期會哨剿撫兼施而伏賊未淨人心未安亳州又無可分之兵現飭候補知縣馮景帶勇駐紮亳商毗連之界溝候選知縣周德廣帶勇駐紮亳永毗連之裴橋遇有蠢動隨時剿辦並清釐練會以杜南賊覬覦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之望辦理甫有端倪此時若遽分兵力另由英桂勝保撥兵來亳助剿輾轉商替動輒旬餘萬一北路人心闕然搖動似於全局大有關礙况亳州至正陽四百餘里處處伏莽糧道難通遠行分兵前往萬一後路梗塞更屬無可措手再四通籌軍情變幻靡常辦理亦難拘執現飭朱連泰逼近賊圩分布營壘並擇地設伏即日進攻倘能一氣掃蕩我兵南下不至有後顧之憂即可步步前進且剿且防並與南路官軍聯絡聲勢以便攔路尾擊前後夾攻仍一面飛探正陽一路如果再有緊急即當設法馳往先其所急斷不敢株守亳州致誤全局有負聖明委任所有臣察看軍情緩急先清北路再行南下緣由謹

繕摺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徐州撥赴潁州馬隊四百名已於前月二十八日過亳經臣派員護催飭令趕赴勝保軍營其史榮椿所帶後隊現接來信因徐州一帶餘賊未盡須留兵搜捕該總兵自帶步隊數百名日內即可到亳與朱連泰會合臣亦即日親往督剿合併聲明謹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請飭英桂選派幹員來毫片 咸豐七年三月十六日

再亳州喫緊情形早蒙

聖明洞鑒然賊勢變遷靡常若執一而論不為預籌恐致臨時掣肘貽誤事機查現在留毫之師除河南撫標徐州鎮標共兵八百餘名外其餘俱係募勇察哈爾馬隊可以打仗者僅止二百名此時各路防剿均形喫緊萬難再議調撥若能將領得人或可以少勝多而亳州統帶各營又止朱連泰一人臣若督兵南下勢不能不令朱連泰隨同前往即勉強留毫而以數百里盜藪當南北之衝操縱稍失其宜為患不堪設想議剿議防斷非朱連泰一人所能勝任臣現雖暫緩南下而南路匪眾紛竄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勢甚鴟張勝保雖連獲大捷能否一氣掃蕩尙未可知北路攻破賊圩後臣必須統兵前進與勝保一軍聲勢聯絡愈逼愈緊較易兜剿且何處緊急即向何處赴援斷不能羈於一隅致同株守可否

飭令英桂於道員以上選派明幹一員迅速來毫駐紮以便臣隨時移營免為牽制伏候

聖裁謹附片具奏

進剿圩賊獲勝逼圩環攻摺 咸豐七年四月初九日

奏為進剿圩賊疊獲勝仗臣現已移駐營盤親督兵勇逼圩環攻賊勢漸形窮蹙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鄧家圩等處賊匪勢成犄角負隅死拒必須逼近圩邊攻剿方易得手節經臣督飭朱連泰等相機前進奈三月中旬以後陰雨不止勢難進步十六日我軍出隊前進藉以相度營基圩賊馬步數千人出巢迎拒經朱連泰及候補直隸州知州徐曉峯候選知府張學醇總管約遜遊擊王慶等分督馬步兵勇三面兜抄奮力擊敗追逐七八里斃賊二百餘人奪獲槍礮刀矛旗幟一百五十餘件並生擒捻首鄧羅一名及餘匪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鄧貫等十三名餘賊奔竄回巢我軍亦因雨收隊二十二日天甫放晴賊又以馬步二千餘人來撲我營我軍馬隊豫備抄殺步隊均伏以待賊果漸近濠邊我步隊突起槍礮齊發相持一時斃賊數十人賊始退敗馬隊出營抄追又擊斃數十人生擒三圩總領之巨惡黃世珍一名及餘匪周意等二十五名旋即收隊回營二十三日朱連泰等偵知賊營接濟均由彪里鋪一路運送遂傳令三更造飯四更出隊先以馬步千人近圩排列作為環攻之勢自卯至午該逆堅匿不出我軍另以在後兵勇趕於距圩五六里之彪里鋪西搶築營盤三座是夜我兵於距圩一二里內時以燈火馬匹擾亂賊心圩內終夜礮聲不絕而

我新營亦布置安貼未為賊乘次日復行出隊該逆亦排仗而來互開槍礮我馬隊一直冲壓追殺已至圩邊未敢深入生擒周庭等九名此十六日至二十四日移營進逼疊次獲勝之情形也臣以逼賊漸近扼其糧草軍火接濟要路賊必不肯甘心諄飭朱連泰等加意嚴防二十五日亥刻三圩之賊果糾合死黨千餘人乘雨後黑夜跣足蛇行潛來攻襲先撲朱連泰及守備龔耀倫之營將近濠邊齊聲吶喊遠近響應勢甚兇猛我軍早有準備槍礮齊施紛紛擊斃該匪等拚命直前騰身濠內緣牆而上意在必須破營而後已幸新製火具甚為應手隨拋隨倒該匪等支持不住又復分擾各營均經擊退斃賊甚多時已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寅初餘匪相率遠遁昏夜未敢窮追查看管外血跡遍地賊屍縱橫檢獲槍礮器械旗幟二百餘件並生擒收屍賊匪王文等十七名自是以後該匪業經膽寒適史榮椿亦帶兵六百餘名會同朱連泰聯絡紮營該匪不敢大股出巢而時以數百人擾我我軍亦逐日進攻每日斬擒數十人及百餘人不等並於前面出隊後而移營二十八日竭盡一晝夜之力搶築營盤五座初六日又移營前進甫經築有規模我兵因昏暮撤回該匪即出數百人前來平燬我兵先於新營附近預為埋伏並斷其歸路一聲喊起該匪驚惶無措自相踐踏及被擊刺死約二百餘人現在我營距王圩不及一里距鄧圩不及二里該處有橋二

道均已為我拆踞不惟糧道早絕即各圩往來之路亦斷此二十五日至初六日移營進逼扼其要隘疊次獲勝之情形也統計兩旬之間大小十餘仗斬擒不下二千我兵受傷者不及十人賊勢已屬披靡其近圩十里內外居民前俱蓄髮與賊圩相往來近日官兵逼近均經薙髮為良即圩內被脅之民乘間逃出薙髮而去者亦復不少惟歷次獲犯訊供均稱張宮等逆時遣心腹赴圩送信囑令堅守待援一俟麥熟即全股竄回等語是南北句連一氣北圩一日不除即南圩賊歸巢之心一日不絕臣因攻剿正值喫緊之時必須親自督辦已於初四日移駐營盤督飭各營兵勇乘此官軍得手極力環攻以期一鼓直下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惟連日又復大雨火攻難施俟天色晴霽即當一氣鼓盪力破圩巢以仰副
皇上除惡務盡之意所有進剿賊圩疊次獲勝各緣由謹繕摺
由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陳明通飭皖豫聯村築堡片 咸豐七年四月初九日

再臣前准勝保函稱南路獲犯訊供有該逆等擬欲攻破穎上後即圍攻穎郡直撲亳州竄擾歸德之語囑臣預為嚴防等因臣查蒙亳一帶本屬民賊不分現在留而未去者非南賊之父兄即南賊之子弟數百里頭頭是道斷不能禁其聲息不通倘竟悉眾回竄則北路兵勇祇有此數萬萬不敷分撥現在沙河北岸靠阜太一路經臣委員田良會同勝保委員張席珍整頓團練家自為守聲勢漸壯其靠鳳臺蒙城一路為回竄要道亦經委員勸諭而居民稀少心懷兩端據蒙城縣稟稱前探有回竄長髮賊數百人經該令帶勇擊回頗多斬擒臣督飭營員訪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聞渦河附近自南竄回不肯薙髮並口稱預備接應者到處伏匿現已拏獲燕方標等三十餘人均即訊明正法其亳州北境自周廣德帶勇駐裴橋馮景帶勇駐界溝人心漸就安定臣先已通飭江皖豫毗連州縣乘此二麥未熟速仿堅壁清野之法趕令良民聯村築堡俾民有可守賊無可掠或可絕南賊覬覦之望能否確有把握尚難遽信除隨時咨商英桂勝保相機籌辦外謹附片具奏

連營環攻三圩賊壘摺 咸豐七年五月初六日

奏為圩賊疊被痛剿勢窮堅守現飭連營合圍迅圖攻取以免竄逸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伏查三處賊圩勢成犄角王圩距鄧圩中隔一溝不及二里圍困尚易著手姚圩在鄧圩以南約七八里我兵勢難分布且東南一帶遍地伏戎我軍由東西北三路進攻必須先破王圩免致後路掣肘方可次第直下詎該匪等屢創之後自知力不能支計益奸狡恃其堅壘礮眼礮臺層層密布牆外俱有深溝三匝得以伏匿不出經臣督飭史榮椿朱連泰設法計誘王圩一味堅守姚鄧兩圩之匪於四月十一二十三十四等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日疊出馬步千餘人紛擾我營以期疏解王圩之路均經我軍扼其要道過溝迎剿立時擊敗追殺甚多奪獲槍械多件並生擒鄧廣見等十六名訊明正法即於西北搶築礮臺連次轟擊極為得力遂於十六日由史榮椿朱連泰督帶各營文武兵勇同時並進直撲王圩該匪等均於牆內開放槍礮我軍一擁而前搶過重濠並有緣牆直上拔取賊旗者拋擲火包火箭斃賊甚多因圩房皆用泥塗厚將及尺雨透未乾延燒無多圩內聲如鼎沸慌亂異常已於南面乘間逃出數十人因瞥見馬隊在數里外樹林埋伏復又回圩死守輾轉攻撲已閱四時之久天漸昏黑不得不撤隊而回仍分派各營時出環逼並令礮臺晝

夜轟擊以疲賊力而亂賊心二十一日偵知鄧圩馬步賊匪數百人天未黎明潛往東南割取大麥爲糧卽時派兵馳剿截殺殆盡二十六日鄧圩突出悍賊二千餘人繞由南路過溝直撲我營當經左右夾擊賊衆紛逃跟蹤追殺其不及竄回賊圩者悉皆逼入附近五六里外莊村匪等恃有密林竹樹又復逞拒我兵縱火焚燒除生擒王大任等四十餘人外其餘俱付灰燼無一漏網大快人心二十七日復於王圩西南東南逼禁二營緊扼賊吭該匪等拚死阻拒我軍一面迎剿賊甫敗退營亦築成此四月十一日至二十七日連次獲勝之情形也臣先因沿渦兩岸伏莽未清且南路敗股紛紛竄回我軍兵力甚單無可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分撥不得已臣往來於兩營之間虛張聲勢藉資鎮壓二十九日甫抵渦南營盤卽見各圩賊旗同時掩息旋有鄉民數十人從東南奔赴大營以三圩賊匪均願薙髮繳械跪求乞命當飭委員細心盤詰明白開導諭以被脅良民如果誠心悔罪必須立將擒首擒獻槍礮繳官賊圩一律燬平方能代懇天恩網開一面否則萬難允准遣令回圩趕緊商明稟覆候至次日黎明並無信息臣思此輩梟獍若不制其死命徹底澄清稍涉含糊必貽後患卽於初一日先分馬步隊由東南前進作爲欲攻鄧圩之勢該匪於內濠之外分布千餘賊經我軍擊斃百餘人立時回圩西北攻王圩之兵甫經出營該匪先靠圩邊

分布一二人與我兵交仗另有馬賊二百餘匹由南路而來勢更猛悍我軍馬步分擊始而槍礮繼用刀矛立斃馬步賊三四百人奪馬三十餘匹軍械旗幟三百餘件匪衆紛逃回竄我軍逼至巢邊未敢輕入因卽撤隊而回臣復細加偵察現在賊勢疊受大創雖已十分窮促惟瞬屆麥秋南賊時有竄回之信必須趕緊掃除免虞旬結因卽面商各該鎮妥籌布置並傳集各營文武指示機宜一面懸示重賞以鼓士氣臣於初二日親赴礮臺督催諸軍指揮前進史榮椿統率徐州直隸官兵由賊圩東面進攻朱連泰統率徐州鎮標河南撫標官兵由北面進攻張學醇徐曉峯分帶練勇由西南東北兩路進攻總管約遜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督帶馬隊並另派步隊排列東南一帶以防兩圩賊援我軍同時槍步齊進立將賊濠三道用土包麥細頃刻填平該匪等伏匿不出開放槍礮連環不斷子密如雨我兵冒煙衝鋒直抵牆根業已搭架雲梯守備翼耀倫揮兵直上尤爲奮勇匪等拚死拒敵出身牆外互用短兵格鬪並用磚石飛擲我兵受傷甚多而勇氣百倍斃賊不計其數該匪南門外安設三百斤大礮二尊東北角濠外安設八百斤大礮一尊均被我兵搶獲賊勢萬不能支呼吸可破詎天忽大雨一切火具均被淋溼梯滑不能立足該鎮等均以功在垂成仍復力加催督士卒亦勢成騎虎不肯遽退無如雨勢未已無法可施不得不緩緩撤回當未雨

之先鄧圩突出數百人吶喊遙奔欲赴王圩接應因馬隊壓住不敢過溝被我兵擊斃數十人並斃紅衣賊首二名旋即敗退回圩查自前月中旬以後疊次攻剿雖未能即破賊圩而統計斬擒兩三千人割獲長髮首級三百餘顆賊勢披靡實已心膽俱碎臣即督駐南路營盤稍與士卒休息一日初五日復在王圩正西五六步外冒雨搶築一營高起二丈礮臺俯瞰王圩槍礮從上擊下使該匪無可躲避尤爲得勢乘此軍心思奮賊勢窮促之時自當督同該鎮等趕緊合圍以期一氣呵成立平賊壘斷不敢稍有遲延致干咎戾所有疊次進剿獲勝並扼要連營各緣由謹繕摺由五百里具奏伏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奉派武員尙未來毫片

咸豐七年五月初六日

再臣前准勝保函稱南路大兵擬赴穎上囑臣營分兵南下預備夾擊當即設法抽撥兵勇六百名派員管帶函覆勝保酌定駐紮地方會合攻剿旋接來函以穎上圍解無須北路分兵前往等情惟查南路賊蹤分竄現均在沙河以南其沙河以北處處賊巢勾結響應防不勝防臣營初一日正在攻圩交仗間忽有南來賊馬二百餘匪當經我兵擊敗奪馬殺賊大挫兇鋒並於斃賊身邊搜出紅紮巾三條偽太平天國殿前指揮劉號衣一件訊據獲犯供稱係南竄捻首劉老淵帶賊回救圩匪幸即時被創敗竄紛逃是否不至再來尙未敢定且現在三圩之外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由毫至穎不下數十圩均以禦匪爲詞其中可良可莠首鼠兩端者正復不少操縱稍失其宜卽成負隅之勢臣現已派員分路巡查令各圩造具戶口冊相機辦理此渦河以南之情形也至渦河以北自前月望後南賊竄回者絡繹不絕是散是伏尙難遽測若查拏過嚴恐逼回南路激成死黨無以解散脅從若任其往來日久嘯聚又成北路之患當經臣飭委候補道支方廉督同文武委員帶兵巡查其被脅逃回業經雜髮者准其族鄰出具保結收入團練以期化莠爲良其不肯雜髮者自係仍思接應捻匪萬難寬宥經支方廉等先後擒斬四百餘名內如蘇添幅之弟蘇添喜黃世珍之弟黃秋及陳豹孫長清宮信等

均係著名捻頭同時并翦匪衆膽寒以現在而論似尙不至別有句結惟臣現因攻圩喫緊移駐南路渦北數百里毗連豫疆宋郡練勇及分防永城之山西官兵均經撫臣英桂裁撤北路遇有匪警宋郡藩籬毫無可恃前於三月內奉旨飭派來亳駐紮之武職大員經臣疊次函致英桂至今尙未定議除由臣再行函催外謹附片具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二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王圩攻破進攻姚鄧兩圩摺

咸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奏爲剿辦圩賊疊獲全勝立將王圩攻破一律毀平餘匪焚殺殆盡現飭移攻姚鄧兩圩以期一氣掃蕩恭摺奏乞聖鑒事竊臣前將剿賊屢勝連營合圍等情縷晰具奏欽奉上諭辦理尙合機宜正當乘此聲威一氣掃蕩等因欽此欽遵在案查姚鄧兩圩均恃王圩爲藩籬非於王圩示以極威力破堅巢餘圩勢難著手然該逆既狡伏不出惟有環圩轟擊使之無路可逃方可制其死命本月初十日北面西面礮臺均已修理完固西面礮臺距圩五十餘步尤爲得力卽將前次奪獲王圩之八百斤大礮安置礮臺上配以四五百斤大礮三尊對圩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下擊北面礮臺亦相機開礮並令南面各營對準寨門各築土牆一道開挖礮眼用九節大礮並尋常擡礮照門開放又於東南東北兩營之間乘夜搶築一營俾四面槍礮處處接聯不至絲毫滲漏並選派察哈爾馬兵十餘人各執手槍同立礮臺認定圩內人跡施放無不應聲而倒計各路槍礮每日擊斃數十人及百餘人不等十五日西牆上突有二百餘人瀝訴愚民被脅求生無路環跪乞命同聲痛哭當與各將官面商暫停開礮傳諭圩內我軍在圩之西南置一五色大旗凡屬被脅難民照旗奔逃均予寬宥並派官稽查俾奸民無從混出乃候至一晝夜圩內喧嚷爭鬧該逆仍不肯將難民放出並乘此停礮之夜

於五更時出賊二百餘人偷割附近之麥當經各營步隊四面圍殺屍橫遍野漏網甚少卽於是日仍傳令開礮不容喘息復偵知鄧圩以南之鄧家莊丁家莊樹林叢雜均係該逆收麥巡卡之地潛伏四五百賊擬乘夜築牆以爲退步當於四更時密派約遜徐曉峯帶領馬隊由鄧圩以東繞赴該村之南張學醇張汝梅帶領步隊由西面過溝直趨該村之北兩路會合齊撲村內將該逆所收之麥並房屋柴草縱火焚燒所有伏賊除村內深溝淹斃外其餘俱成灰燼鄧圩之賊趕出百餘人前往救援又經我兵儘數截殺回圩者僅止三人十八日仍一面環擊王圩一面派馬隊由西路繞向姚圩直撲濠邊將出圩割麥之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賊擒斬三百餘人並將近圩麥垛一概燒燬二十一日未刻復乘風向王圩施放火箭已將圩內房屋延燒一所經該逆等拚命撲滅而大小礮同時齊放所有聚集救火之賊頃刻轟斃百餘人自是賊膽益寒賊心益亂圩內鑼鼓之聲亦不復作先是聞圩內匪黨各因情急漸生猜忌遂密派本地人隨營候補把總李永祿遣人入圩暗爲間諜旋據稟稱有匪夥王大才王天堂等情願率黨內應卽派候選都司胡元昌會同李永祿將王大才王天堂密傳來營當面詢問備述賊圩驚惶窮蹙情形并云近日無糧已殺牛馬爲食伊黨夥李和尚等四十五人均已發誓盟心聽候約期內應當經該都司令其將四十五人開出

姓名卽將伊等兩人留在營盤一面仍照常轟擊遂於二十二日黎明由西面頭濠之內開挖明地道寬深均六尺餘直至二濠之外我兵由地道行走以避槍礮已刻地道挖成卽選奮勇逼近圩根飛擲火彈火包一面飭令把總李永祿仍執五色大旗於南面寨門外喊令被脅難民卽時逃出李和尚等四十五人遂於圩內乘機舉事或帶領老幼男婦奪門而出或在內幫同放火頃刻火燃逃出老弱難民約五六百人雜選擁擠該圩寨門猝不及掩我兵卽於煙塵之中乘勢闖入圩外之兵亦齊聲吶喊該逆見勢已大敗自縊自戕者約三四十人其餘俱被燒斃焦頭爛額無一完膚其情急越牆而出者除砍殺淹斃外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生擒王大有等四十三人訊據供稱王圩捻頭王剛等共死三十七人本圩寨主王允恭之子王盈先於初一日被礮擊斃王允恭亦於十七日礮子中傷腿骨拆損惟是否燒斃尙無確證統計圩內房屋八百餘間盡成焦土除飭李永祿將逃出難民帶赴營外各村設法安置外當飭各營兵勇竭一晝夜之力將圩牆一律毀平姚鄧兩圩屠亡齒寒卽南賊聞之亦可潛消回竄之志現與史榮椿朱連泰等面商機宜卽日移營溝東先於鄧圩南面搶築營壘以扼賊吭再行相機合圍以期一氣掃蕩仰副

皇上除惡務盡之至意所有剿賊疊勝攻破王圩各緣由謹繕

摺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以編修袁保恆留營日期作為銷假片咸豐七年五月二十

再臣子翰林院編修袁保恆前於咸豐五年五月十五日在本衙門告假回籍上年三月臣奉

命剿辦捻匪即令袁保恆隨侍來營帶勇打仗經撫臣英桂於

五月初十日奏報翟村寺勝仗摺內聲明在案嗣後疊次督戰

歷經奏明亦在案惟彼時摺內未聲明何日到營並留營銷假

字樣現在防剿喫緊之際仍未克回京供職可否籲懇

天恩仍准臣子袁保恆留於軍營即以咸豐六年五月初十日

撫臣初次具奏打仗之日作為銷假之日庶臣子不至心懸兩

地臣亦可稍資幫助矣是否有當伏候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連營進攻鄧圩摺

咸豐七年閏五月二十七日

奏為連營進逼鄧圩扼要分布現已四面合圍晝夜轟擊並連次分剿援賊疊獲勝仗匪勢甚為窮蹙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伏查鄧圩賊匪自我軍攻破王圩以後自知勢力漸孤拒守益力並據獲犯供稱該匪等潛伏南路句結賊援為之接應等情經臣與史榮椿朱連泰等再四籌商察看該圩形勢牆高一丈有餘牆上礮眼密布牆內礮臺五座圩溝兩道內濠寬深約近兩丈惟外濠不過五六尺較之王圩淺窄過半四面布置極為周密我軍必須連營分布併力合圍然後乘機直搗較易奏功因於二十五六等日一面出隊過溝逼圩排列仍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在隊後相度地基分營搶築該匪等見欲制其死命百計阻拒均經我兵隨時擊退疊有斬擒詎該匪等於二十八日探知我營兵勇抽撥千餘分赴北路遂糾約馬步賊匪一千餘人由西路出繞我營之後意在乘虛撲擾並圖阻截糧道姚圩之賊亦同時出五六百人擾我溝東新營計甚奸狡經臣飛派各營一面守營一面兜擊相持至兩時之久匪眾力不能支繞道西南竄回姚圩我兵沿途追殺不能數計鄧圩之賊亦被擊敗回巢因思姚圩屢出助擾此時正攻鄧圩未便舍而赴遠但非加以大創挫其兇鋒轉慮時來牽制二十九日復派撥馬步兵勇逕撲姚圩該匪亦排仗而來約有七八百人我軍一氣直壓遠近

轟擊斃賊二百餘人另分馬步抄出賊後適遇伏股數百人截殺淨盡該匪腹背受敵立時潰亂追至圩根而回奪獲槍械旗幟多件初二日探聞大捻劉老淵等由南路裝旗而來暫住姚圩南莊聲言欲為鄧圩接應當派馬步隊前往撲剿果見匪眾三四百人出莊迎拒我軍分投抄襲立斬四五十人生擒捻首劉開韓毛等多名餘匪四竄莊房一律焚燒正在撤隊回營間

突見鄧圩出賊數百人迎頭而來意在南北牽制兩路擊我旋因探知南賊已敗轉身遁回我軍乘勝追殺屍橫遍野維時朱連泰徐曉峯率同守備龔耀倫等先過溝東在鄧圩南面紮營因該匪本開南門以通出入其餘一概堵塞旋見該匪另開北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門史榮椿即時進駐該圩北面緊扼北門紮營復見圩牆東面時有零匪乘黑跳越紛紛逃竄即令張學醇在於正東東南東北冒雨槍紮三營西南安設河南撫標及察哈爾馬隊各一營臣復帶領親隨小隊於該圩西北半里許另紮一營藉以察賊情而壯軍氣並令各營加築礮臺憑高下擊先後轟斃賊匪約四五百人並於四面設立巡卡遇有竄匪立時截獲從無一名漏網布置粗有規模正在設法詎自本月初二日以後大雨不止平地積水數尺人馬踣踞水中寸步難行口糧亦難轉運臣萬分焦灼曾於初八十一十三等日挑派奮勇隊懸以重賞飭令頭頂槍礮涉水進撲十一日已近該圩外濠轟塌賊圩數處

遙見匪等架車搶護即將擡礮連環開放斃匪甚多立時飭隊分往前進無如賊圩四面一片汪洋難分路徑卽行撤隊而回幸十七日以後漸見放晴積潦稍涸因卽商令史榮椿朱連泰各督兵勇於二十一日二更後乘黑進攻飭派各營分布四圍蛇行潛進立時搶進外濠拋放火毬火箭並擲灰包旋聞圩內人聲鼎沸號呼不止站牆之賊燒斃擊斃者難以數計該匪等亦施放連環槍礮並用橫木石塊往外拋擲我軍且伏且進逕撲圩牆並以槍礮對擊匪死益多匪守益力且房屋因久雨未乾未能延燒轉鬪至兩時之久天已漸曉兵力疲乏不能不撤退回營查點兵勇僅有陣亡一人受傷十數人是役也雖未能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卽時破圩而該匪等經此痛剿其氣已奪其衆更離且四面往來之路一律阻截火藥糧草均無接濟現復飭各營周圍挖溝俾該逆無一綫出路釜魚阱獸似尙不難掃除所有連營合圍疊次攻剿獲勝各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分剿北路籌布情形片

咸豐七年閏五月二十七日

再前因南路潰匪紛紛回竄並謠言煽動人心頗爲惶惑節經臣分飭附近各州縣嚴密防剿並抽撥兵勇四出巡拏先後斬擒將近千人其已經獲髮者概予寬宥歷經奏

聞在案旋於攻破王圩後在各營中設法抽撥一千二百人派員分帶由渦河南岸之彪里鋪丁固寺繞赴北岸之辛家集五馬溝等處三次搜捕東至宿州之龍山西至亳州之車埠口每次斬擒蓄髮擒首擒夥三四十人及七八十人不等並生擒大擒首周五等四人訊據供稱劉老淵等遣令伊等探聽北路官兵多少意欲偷撲北營卽在廟集築圩並李月等搶先經回竄

奏議卷七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因北路堵剿緊嚴折回南路復被南兵截阻又由蒙城之高爐集一帶竄往永宿交界之石弓山一帶裝旗聚衆等情當經臣一面飛致漕河兩_臣飭屬嚴防一面專馬函知徐州道王夢齡并駐紮瓦口之副都統伊興額就近馳剿較爲密速旋據王夢齡覆稱伊興額於初八三十四等日疊次帶隊在岳家集李家口等處擊敗李月等股匪斬殺甚多立斃賊頭邱正功等并生擒方獻玉等多名該匪等築圩未成卽被攻毀餘匪仍往南竄等因此外商永蒙宿等處據探皆有匪蹤忽聚忽散其心誠不可測經_臣嚴飭各該州縣趕緊探捕並飛飭駐紮界溝集之知縣馮景一體堵剿嗣據稟稱本月十五日探聞賊馬數百匹

向北繞搶已至商境之營廓集經該令帶領練勇並附近團會
在范家莊與賊接仗獲勝斬殺多名餘匪向東南逃走等因
查毫境東北一帶為歸徐門戶形勢尤關緊要前次伏莽經
剿撫兼用人頗有轉機萬一敗散餘匪潛圖煽聚再滋事端
為患實非淺鮮更可慮者自沙河直達宋郡縱橫各數百里路
徑紛歧匪蹤錯雜本屬難於鎮撫近因淫潦未已飛蝗為災秋
禾被害糧價陡昂民情洶洶更覺易於搖動管遠在渦南相
距商永均在二百里內外不但鞭長莫及且正當攻圩喫緊之
時步隊僅逾兩千馬隊不及二百其勢萬難抽撥永商一帶並
無兵勇可資調遣即瓦口一軍亦只可專顧宿徐邊境與營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聲勢尚不能聯絡現在北路賊股均係遠避營乘虛紛擾且
馬賊甚多飄忽靡常若不乘其黨羽未成巢窟未定及時剪除
恐日久嘯聚又將不可收拾現在潁郡賊勢已鬆接英桂來信
早經移駐郡城由潁郡至勝保大營百數十里道路通行淮北
河南漸次肅清除一面飛咨該撫商令酌撥馬步千餘人趕緊
北來藉資防剿以固北路藩籬外仍當就現有兵勇隨時分
探極力兼顧斷不敢稍涉推諉貽誤事機所有分剿北路並籌
布情形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查明剿辦圩匪出力員弁請獎摺

豐豐七年閏五月二十七日

奏為遵

旨查明剿辦匪圩尤為出力之員弁分別開單懇請

恩施以昭激勸事竊臣前將攻破王圩賊巢疊獲全勝情形繕

晰具奏欽奉

上諭剿辦尚屬得手所有此次攻破王圩賊巢出力之員弁兵

勇准其擇尤保奏候朕施恩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軫念士卒微勞必錄之至意即欽遵傳知各營同聲感頌

士氣甚為鼓舞查三圩本係捻逆根本日久布置極為嚴密南

北往來恃為歸宿而鄧姚兩圩尤恃王圩為藩籬是以旬結抗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拒負嶠死守且附近十餘里未逃居民均已蓄髮附從互作聲

援經督飭該文武等節節進剿散其黨羽殲其兇悍至於逼

賊對壘晝夜環攻縱火齊入一律毀平其羣聚之梟獍同時伏

誅統計在事員弁兵勇轉戰數十次烈日暑雨備歷辛勤均屬

著有微勞仰蒙

聖明垂念准予保奏而人數過多未便概登薦牘除出力稍次

由酌量給予五品以下頂戴功牌分別咨部照例辦理外謹

擇其尤為出力者另繕清單懇請

恩予獎勵俾令感戴

鴻慈益加奮勉力圖報効即亦得收臂指之助矣至提督銜

總兵史榮椿朱連泰前奉

諭旨均係得力大員其久歷戎行累著戰功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此次督剿圩匪一切機宜均係該鎮等悉心籌
畫和衷商榷且晝夜風雨無一戰不身先士卒洵屬膽識俱優
不愧將才惟疊荷

殊恩已經擢任專閫不敢以此微勞再邀

獎敘臣亦未敢擬保合併聲明再臣此次隨營員弁兵勇除史

榮椿所帶之徐州鎮標直隸提標官兵共六百餘名英桂留派

之撫標官兵三百餘名察哈爾馬隊二百餘名外其餘朱連泰

所統之徐河二標官兵及練勇均係上年四月以後隨臣攻剿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疊獲大勝曾於上年五月欽奉

諭旨飭令英桂擇尤保奏嗣以英桂所統十餘營分別駁查不

無稽延是以至今尙未具奏此次出力之人大半仍係上年應

保之人曾經開送英桂在案臣此次接奉

恩旨當以兩案分保既恐前後倒置又恐彼此歧異咨商英桂

所有上年應保之人現隨臣營者歸入此次併案保奏其英桂

擬保單內即行查照刪除以免兩歧兼杜重複嗣准英桂咨覆

意見相同囑令照此核辦理合一併聲明所有遵保剿匪尤為

出力員弁兵勇各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七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端敏公奏議

卷之八目錄

馳赴徐宿布置防剿情形摺

咸豐八年五月十三日

知府張由庚調營差遺片

統兵抵徐分布剿辦摺

咸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覆陳徐宿緊要萬難馳赴臨淮片

請飭鄭魁士赴徐宿協剿片

繪具淮北地勢賊蹤摺

咸豐八年六月十五日

擬隔斷東西賊路片

籌備馬隊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進剿宿南賊匪獲勝摺

咸豐八年七月初七日

請飭英桂催調陝豫各兵摺

咸豐八年七月初七日

請飭令傅振邦來營史榮椿交卸北上片

張逆潛竄西路嚴防繞越摺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勸諭淮北練總與官兵聯絡片

三省會剿俟與勝保會商再請派員幫辦片

通籌南北兩路賊勢請派兵助剿摺

咸豐八年八月初六日

蘭山剿匪仍由郝上庠管帶赴徐片

伊興額迎剿逆捻先勝後敗分籌布置摺

咸豐八年八月初六日

請褫革伊興額暫留軍營帶罪自効摺

咸豐八年八月十二日

請將山東南路各鎮隨時調遣片

豐縣餘賊跟蹤會剿摺

咸豐八年八月十九日

附陳南北夾攻以孤賊勢片

請飭東豫撫臣嚴防毗連江皖要隘片

瀝陳南北匪勢通籌全局摺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兵團緊扼東北兩路力籌南剿兼顧北路片

奏調副將郝上庠赴營調遣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馳赴徐宿布置防剿情形摺 咸豐八年五月十三日

奏為遵

旨馳赴徐宿沿途布置防剿情形恭摺馳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疊奉

諭旨飭赴徐宿一帶統轄調度比因南路賊勢未定會同勝保
籌商進剿即由太和一路馳赴徐宿前經附

奏在案嗣以北路喫緊趕緊料理於五月初三日自正陽起身
並探聞蒙亳一帶捻賊勢將西趨當即飛飭朱連泰等會同德
楞額等嚴密堵剿一面揀派兵勇於初一日先行馳往太和以
張軍威而裨賊膽沿途居民知臣大兵已到漸次安貼臣行抵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鹿邑距亳五十里該處居民遮道泣留揮之不去當與駐紮鹿
邑各文武妥籌熟計以河南撫臣前奏請飭朱連泰帶山西兵
一千名赴徐助剿原因徐州前次匪至待援甚急現據探報該
匪前次竄擾蕭碭各境經徐屬兵練擊退該匪由永夏一路竄
回蒙亳各境是徐州情形較前稍鬆朱連泰仍帶原管兵勇駐
紮亳州暫緩赴徐并飭駐鹿邑之兵抽撥千名進駐亳州城外
與朱連泰之軍相犄角如有大股西竄仍由德楞額趙書升等
督飭駐鹿兵勇會合進剿以固豫疆門戶徐州為南北咽喉該
匪疊次窺擾且界連四省周圍千餘里賊巢難以數計現雖匪
勢稍退仍未可稍涉大意且前次竄擾之賊即係蒙亳股匪往

來奔突是其慣技若徐州不嚴密防範遽由南路進剿則驅之
北趨更難收拾臣於鹿亳一帶略為布置即日帶現有兵勇兼
程由宋郡及虞碭一帶先到徐州察看情形應如何自北而南
與南路各軍聯絡聲勢會合兜剿以期一氣掃蕩再行酌量奏

請

訓示其奉

旨飭赴徐州之陝西兵一千名現飭令稍緩數日即由歸德徑
赴永城扼南北之中聽臣調度以省往返而資協助所有馳赴
徐州沿途布置各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奏

知府張由庚調營差遣片

咸豐八年五月十三日

再臣所統官兵僅止一千餘名馬隊有馬者僅止五十餘名加以自練馬勇數十名共成百餘名本屬不敷調派除前次奉旨飭令赴徐協剿之留豫陝甘官兵一千名已由臣催提前進外其奉

旨飭令豫省營兵及英桂軍營內酌撥官兵一二千名亦經飛咨妥商能否分撥尚未接其咨覆此外惟有德楞額帶有馬隊數百在陳州防堵臣已函約該總管俟臣由太和一路赴徐時面商分撥以資協助再臣營兵少勇多統帶需人查有湖南候補知府張由本庚係原任提督張必祿之子臣向未識面聞其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嫻習韜略樸誠勇敢可否請

旨飭令該知府張由庚前來臣營聽候差遣以資臂助出自

皇上天恩除咨行湖南巡撫查照外謹附片具

奏

統兵抵徐分布剿辦摺

咸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奏為捻逆分道北擾徐屬萬分喫緊現已統兵馳抵徐城分布剿辦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探聞逆首張落刑等遺黨約會各旗匪股分東西兩路北擾並據永城縣以賊匪逼城告急即經一面催調駐鹿之陝甘兵一千名速赴永城協同防守一面飛飭徐州道王夢齡會商伊興額史榮椿等先就現有兵勇分投堵剿旋據王夢齡稟報東路捻匪已由靈璧竄入徐境之雙溝鎮盧馬集等處距郡垣僅止數十里伊興額先已帶兵赴永夏一帶剿賊濰口兵單不能東顧等情臣聞信之下不勝焦憤連夜督兵過行二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十一日行抵徐城連接靈璧睢甯邳州宿遷各州縣稟報賊由雙溝東南竄至靈睢各境各處兵團接仗均有斬擒而眾寡懸殊不能拒敵紛紛請兵救援前來臣飛即調派馬步兵勇二千二百名飭交史榮椿並候補知府李榮帶赴東路追剿旋又探得銅山縣之盧家套地方有積年巨匪盧廣載嘯聚數百人乘亂響應又經飭派都司張殿華帶兵五百馳往剿捕該逆等膽敢開礮迎拒該都司率眾直前將賊巢圍住槍礮並發斃賊數十人將該匪首盧廣載立時生擒此擒逆竄擾徐州東境現在剿辦之情形也其由徐西北竄之賊先經伊興額於本月初十日率馬隊兵勇五百人在宿州陳家老家地方與藍黑二旗

擒匪接仗斃賊一千餘名並陣斬著名擒首徐貴丁三劉二破
 鞋等三名十七日探得擒首余滿和卽余得合率匪二三千人
 由永城北趨欲擾徐郡之西遂商令史榮椿督率守營伊興額
 帶馬隊五百步隊一千於十八日辰刻出隊戍刻行抵永北之
 丁陳集據報賊衆在薛家溝湖北地方築圩盤踞相距僅十二
 里當令兵勇嚴密防範十九日寅刻突有悍賊七八百人掩至
 意圖偷營伊興額先有準備率領馬隊由集後潛出抄擊斃賊
 三百餘人餘賊均向薛家溝潰逃當卽督隊追趕賊衆分進兩
 圩拒守每圩約有一千餘人伊興額率隊先攻東面賊圩馬隊
 一齊下馬連環進擊賊衆中槍倒斃者無算參將博崇武委參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領德英果全富亮分投率隊越進賊圩伊興額率領大隊一擁
 而入殲賊二百餘人餘賊逃至西圩我軍立時馳往圍攻賊見
 我軍勢盛棄圩向西南奔竄我軍追殺十餘里又斃賊三百餘
 名此擒匪竄擾徐州西境現在剿辦之情形也查擒匪分股竄
 擾既圖牽制兵力並以搖惑人心徐州當四面之衝原有兵勇
 除現派宿州睢甯靈璧協同守城外僅存三千餘名臣此次帶
 來兵勇亦不過三千餘人數百里頭頭是道實有防不勝防之
 勢連日與伊興額史榮椿王夢齡妥爲籌計暫駐徐郡督剿先
 固北路俟北路肅清卽進駐宿州節節掃蕩期與勝保諸軍聯
 絡會合所有馳抵徐城分布剿辦各緣由理合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覆陳徐宿緊要萬難馳赴臨淮片

咸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再臣正在繕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五月十八日奉

上諭前因安徽臨淮關被陷諭令袁甲三毋庸赴徐卽帶兵勇馳赴臨淮本日據奏現由鹿邑赴徐是前次諭旨尙未接到此時捻匪勢在北趨自應先其所急以固北路藩籬袁甲三諒已遵旨折赴臨淮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自應欽遵辦理惟軍情變幻靡常徐境並未肅清以現在情形而論萬不能遽赴臨淮請爲我

皇上縷晰陳之查臨淮關爲長淮鎖鑰臣前於咸豐四五年間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所以扼駐臨淮控制千餘里不惟徐宿一帶安堵無恐卽上至三河尖下至清江浦均不聞風鶴之警者以賊在臨淮以南但能扼要堵截卽可杜其北竄之心現在上自蒙亳下至靈睢處處賊巢均在臨淮以北若非自北而南節節清理猶之匿盜賊於堂室而欲閉門以杜外患此必不能之勢也况由宿州而南至臨淮將及四百里中間遍地賊圩幾難數計西則由蕭碭豐沛而至歸德東則由宿睢靈泗而達清江無論何處賊擾徐州均當其衝且過徐而北數十里卽係山東之曹單滕嶧等縣向爲土匪淵藪一經勾結更難收拾是此時北路藩籬在徐州不在臨淮也前月中旬賊由徐州西境北竄旋經擊回而老巢之

距徐境均在百里內外朝發可以夕至此大復分東西兩路同時北犯其情更屬詭譎是以徐屬居民紛紛逃避幸臣卽日趕到兵威漸壯賊膽頗寒人心亦藉以稍定臣愚昧之見擬將徐州略爲布置俟徐屬左右剿辦稍有眉目卽移師駐宿州就近調度宿州與蒙亳懷鳳均屬接壤掃一步進一步逼賊漸緊卽可與南路諸軍聲勢聯絡合力夾擊庶賊旣首尾不能相顧我軍亦不至腹背受敵剿辦較有把握臣受恩深重當此時事艱難斷不敢稍存趨避亦不敢稍涉張皇總期隨時隨地盡臣心力所能爲以期稍紓宵旰於萬一是否有當伏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請飭鄭魁士赴徐宿協剿片

咸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再現在匪勢蔓延幾至千里各處籌防不惟兵無可分即將官亦無可遺求其提一旅之師獨當一面者實難其人查壽春鎮總兵鄭魁士上年在懷蒙一帶剿辦捻逆頗著聲威近據福濟奏稱該總兵與各將官不協請由江南對調旋因廬東緊急復奏請鄭魁士緩渡江南因時因地均為慎重公事起見惟查江南軍營鎮將大員甚多無須添員協助廬州雖屬喫緊德安已渡江接辦李孟羣亦帶兵勇赴廬且湖北之師乘勝而來先由皖北一帶清理是江北亦有起色惟淮北地面遼闊無險可扼捻逆處處可竄實屬防不勝防必須得力大員足以鎮撫人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心方可易於舉事且江皖豫交界之區均係該總兵本管汛地呼應較靈可否請

旨飭令鄭魁士迅速赴徐宿一帶以資協剿出自

皇上天恩謹附片具

奏

繪具淮北地勢賊蹤摺

咸豐八年六月十五日

奏為連日督剿徐境捻匪漸就肅清現飭官兵分路前進臣亦即日進駐宿州期與南路會合攻剿並繪具淮北地勢賊蹤圖說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查東路捻賊前已擾至銅山境內逼近徐郡經臣飭派史榮椿帶領馬步兵勇二千餘人馳往截擊並經漕臣邵燦河臣庚長派委副將鶴齡都司德興守備鄭永林管帶兵勇赴睢宿一帶協剿該賊聞知大軍將至即由睢甯泗州一路奔竄史榮椿專帶馬隊跟追二百餘里沿途即調集步隊在宿州灰古堆地方紮營以固東北門戶臣又探得積年巨捻孫大旺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在睢甯泥溝地方豎旗嘯聚並勾結鄰海沐匪徒接應皖捻即經密派都司張振西呂道宣帶勇攻擊斃匪數十人立將首犯孫大旺生擒餘黨全行解散至西路捻股自被伊興額前次擊敗後六月初二日各旗小捻頭共九十餘人潛赴永城以北之郝家營地方飲血飲酒糾合逆黨直撲濉口營盤當經伊興額密派參將博崇武率領馬隊二百名乘夜前往先將該村四面緊圍該逆等酒酣睡熟猝不及防被我兵全數殲殲並無一名漏網遠近居民同聲稱快初八日復有黃旗捻首相玉山率眾擾至百善站又經伊興額飭派委參領果全守備陳保元帶馬隊三百迎頭邀擊斃賊八九十名生擒二十三名餘匪向西

南狂奔近日各路巡哨均無賊蹤其暗伏接應之賊亦搜殺殆盡自應乘此聲威節節進攻現已飭派副將王鳳祥帶領兵勇二千餘人先赴宿州城外扼要駐紮並飭伊興額暫駐濉口力扼西南臣亦即日進駐宿州就近調度前接勝保來函知已進紮懷遠上游之洛河集剋期水陸並進並飭沿淮團練及廬鳳道黃元吉懷遠縣知縣鄒筍練總苗沛霖四路圍攻臣到宿州亦即進攻宿南各賊圩期與勝保聯絡聲勢隨時商酌機宜惟北路上至亳州下至靈璧綿亘五百里賊圩林立且地勢平曠無險可扼臣軍一經南進該賊必逞其故智旁出牽制查德楞額一軍現駐鹿邑雖屢至亳境擊剿而往返百餘里時去時來不能制賊死命朱連泰駐守亳州疊次進剿尙稱得手近以兵分勢單亦未能進攻又據亳州知州博銘稟稱留亳兵勇自山西兵經豫省調赴永城外朱連泰所帶僅有練勇數百不敷剿辦亳東賊勢甚衆請速撥兵赴亳等因前來臣查該牧所稟均係實在情形相應請旨飭下河南巡撫速飭德楞額等與朱連泰合爲一軍將亳境擒巢趕緊掃除並牽制東路捻衆以分賊勢所有徐郡漸就肅清現飭官兵分路前進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並將淮北地勢賊蹤及各路官兵防剿情形繪具圖說恭呈御覽伏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擬隔斷東西賊路片

咸豐八年六月十五日

再臣與勝保現在南北阻隔遇事函商專差繞道往返總須二十餘日昨接練總候選知縣苗沛霖初三日來稟備述督帶團練並勝保派去馬隊由蒙東懷西進剿龍亢賊圩兩獲全勝直抵圩根現在紮營李新集惟與勝保紮營之地隔絕不通請臣撥發火藥一千斤並購買鹽一二萬斤設法運送等情臣查苗沛霖現駐之地即係首先攻陷懷遠之巨捻張濬老巢在宿州南一百二十里中間賊圩頗多其被賊逼脅新領賊旗苟延性命者亦復不少臣現已出示曉諭告以大兵已到准其自拔來歸並諭知苗沛霖除鹽斤火藥即時運送外臣到宿後即令各營馬隊先與該練總往來會哨能將此百餘里內廓清則官軍聲勢聯絡即可將懷遠以上渦北賊路東西隔斷較易著手亦可與勝保聲息相通矣謹附片具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籌備馬隊片

咸豐八年六月十五日

再臣前奉寄諭飭令於所部兵勇中挑選精壯兵丁操練馬隊以期得力等因欽此查臣隨營馬隊僅止察哈爾二十名盛京有馬者六十餘名實在不敷分派勝保所統馬隊除傷病外出隊之兵亦不過四百餘名是以此次北來時先與勝保面商原定分撥一百名旋因南路賊勢尙衆僅撥盛京有馬者三十一名其無馬者六十餘名亦令隨臣前來設法購補至近日奉旨飭撥德楞額所統馬隊臣於五月中旬路過鹿邑時據在防文武稟稱該處馬隊共三百五十名旋據英桂兩次來信先稱僅有二百餘名繼稱不及百名其為隨時倒斃不能分撥亦係實情臣自上年以來每遇接仗賴有自練馬隊百餘人配合馬隊少許攻剿亦頗得力歷經奏明在案此時欲添購馬匹而徐州既非產馬之地糧臺又無買馬之款現與王夢齡等妥為籌計除於存營馬兵挑選外復於民勇中擇其能備鞍馬並馬上稍嫻技藝者酌量招選隨時訓練以期悉成勁旅至伊興額等前奏請撥察哈爾壯馬五百匹迅解來營奉上諭該處馬隊因天津辦理夷務調解來京俟夷務辦竣即挑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赴伊興額等軍營應用等因欽此伊興額等接奉

諭旨感激難名其奏請之時尙未知此項馬匹已調赴天津也現聞天津燕議已成

皇上軫念時艱於柔遠之義操縱自有權衡惟夷船雖去而夷情甚狡且聞俄夷遣人自陸路回國道經蒙古各地方其居心尤屬叵測是馭夷之道原不妨示以寬容而防夷之計正未可稍涉疎懈也臣忝列戎行未能迅圖廓清稍抒

皇上南顧之憂愧憾實覺難安所有前蒙

俞允之察哈爾馬五百匹應請毋庸飭赴徐州仍留北路以備緩急其徐州新練及原存馬隊中所短馬匹仍由臣設法採購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勿任缺乏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謹附片具

奏

進剿宿南賊匪獲勝摺

咸豐八年七月初七日

奏為進剿宿南賊匪迭獲勝仗攻破首先當衝之王家圩賊巢並進至蒙懷交界攻剿龍亢圩賊轉戰皆捷現在由宿至懷道路已通仍極力節節掃蕩恭摺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徐境擒匪剿辦肅清即日進駐宿州各緣由詳細具奏在案查宿南遍地皆賊其巢窟均在滄河附近而竄擾遊奕直至宿城三五里外幾於民賊不分自伊興額及候補知府徐曉峯副將王鳳祥帶兵先後到宿屢次出隊剿洗於桃園集及水池鋪西三十里鋪等處追殺生擒以數百計游匪皆遁歸滄南其南路雖有苗沛霖帶練駐紮褚家集一帶而北至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并縣八九十里賊匪東西梭竄道路仍隔絕不通附近并縣之王家圩賊匪據河扼險堵禦官軍為西南各賊圩屏蔽且鈐制東南湖溝集孟家灣各民圩凡可良可莠者大半被逼入夥最為南路緊要關鍵臣先經飭派宿州紳士候選知縣周田疇密遣安人持諭前往曉諭該圩被逼難民立功贖罪該難民等一得臣諭無不歡欣鼓舞急思自拔遂約定王豹文王玉成等為內應候官兵一到即從中動手當派徐曉峯王鳳祥酌帶馬步千人於六月二十三日初更間道疾馳將近黎明行抵王家圩東北涉水偷渡直逼牆外齊聲吶喊該逆猝不及防驚慌失措內應之王豹文等乘時砍殺賊衆見變從中起不暇抵拒奪門

狂奔自相踐踏及落河淹斃者不計其數又經官兵從旁截殺三百餘名生擒該圩總捻首王紹堂立即正法復追剿十餘里又斃賊百數十名除將難民一律釋放並擇其從中出力者先行賞給頂戴功牌外將賊圩一律燬平所有賊糧四百餘石均經宣布

皇上德威分給附近居民以久經淪胥之地頃刻廓清賊膽爲之大寒軍威爲之大振民心亦爲之大快遂乘此機會分路曉諭東南各民圩勢弱被逼者欣然歸正首鼠兩端者亦妄念頓消三五日間薙髮者不下萬餘人湖溝東南棄賊從官者大小共七圩此計破王圩乘勢收復各民圩之實在情形也旋卽飭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令伊興額管帶各營馬兵馬勇共六百餘名帶同協濟苗練鹽斤火藥由湖溝集沿途安撫居民馳赴褚家集並派教諭年貴行等隨同招集團練添築民圩以通南北軍營兼遏東西賊竄之路現已築成九圩與苗練行營一體聯絡伊興額抵褚家集後周歷苗練各營加意鼓舞並於六月初二添帶該練共馬步二千餘人進逼蒙東懷西之龍亢賊圩相離二里圩賊突出千餘人抵拒步隊進擊轉戰時許互相殺傷馬隊衝擊賊始敗退我兵奮力追壓斃賊三百餘名其未及入圩被追落河者無算正在設法圍攻間忽見下游順風馳上賊船數隻經我馬隊抄至圩東河下開槍截擊該賊始猶抗拒迨被槍斃數名又經火

箭延燒船上藥篋賊衆焦頭爛額紛紛跳水死者甚多旋又有東路王家窩圩內援賊千餘蜂擁而至復經整隊迎擊立時敗退直追至王家窩圩根殺賊二百餘名計是日殺斃燒斃淹斃將及千人此會剿龍亢一日兩捷之實在情形也惟苗沛霖前回鳳臺老寨因蒙西一帶另有捻股嘯聚圍困民圩該練總帶勇往援未克悉力圍攻懷遠且蒙宿永交界各圩賊匪四出掠糧百姓難以收穫悍賊饑民愈久愈難收拾因飭伊興額暫行回營先向西南路相機剿辦並飭史榮椿移灰古堆之兵進扼宿南五十里之丹縣集又派遊擊滕家勝帶兵五百進駐東南一百餘里之固鎮各就近督飭鄉團協力扼守不致再令竄擾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連日派兵分剿南平孫疇等處游匪頗多斬獲仍飭本處紳民開導招來爲剿撫兼施之計俟西南無後顧之憂卽可直逼懷鳳與南路各軍會合夾攻迅掃妖氛以仰副

皇上綏靖疆圉之至意所有攻破賊圩迭獲全勝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請飭英桂催調陝豫各兵摺 咸豐八年七月初七日

奏為奉

旨調赴營之兵多被扣留辦理萬分棘手謹酌量緩急懇

恩分別飭催以資攻剿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

命督辦淮北軍務歷經奏明由徐州而南節節清理期與勝保

一軍會合夾擊以期一氣掃除並非擁兵株守專顧徐州一隅

現在進兵宿南由宿州至懷遠道路已通聲勢亦漸聯絡宿南

數十里依傍滄河分紮營壘北路似可無虞惟滄河以南西至

蒙亭東至靈泗綿亘五百餘里無險可據此時若由靈璧泗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五河一帶繞出賊前規取懷鳳是為上策無如淮北各股圩賊

與張宮兩逆時分時合東南一帶逼緊則紛竄之路不北則西

臣所統兵勇除留守徐城及分撥靈璧睢甯協同防禦外連伊

興額史榮椿各營馬步不過六千餘人以六千餘人分布於五

百餘里之間防則無以為剿剿則不能盡防措置已屬萬難且

兵少勇多不敷搭配大敵當前實無把握所望奉

旨飭調之兵迅速前來或可分投堵剿乃傳振邦前次奉

旨酌帶兵勇來徐聞其先擬帶一千人嗣因無可抽撥僅擬帶

數十人此次即遵

旨北來想亦斷難多帶是江南之兵無可望也山東兩次奉

旨撥兵赴徐僅派曹鎮兵三百名日久未到現據該帶兵官尹

相序等稟稱已到徐郡一半其未到之一半經崇恩中途劄調

折回蘭山防剿本境土匪是山東之兵又無可望也至前豫省

截留之陝兵一千名奉

諭旨飭令趕赴徐營聽臣調遣臣亦疊次委曲函商期於公事

有濟乃英桂堅執不允其覆臣信函語多支吾不知是何意見

臣忝膺

恩命幫辦三省剿務無論何處疎失均難辭咎豈肯不顧全局

况籍隸河南住居鹿邑西南距鹿僅止百里又豈肯撤家鄉之

防先顧他省其所以咨催陝兵一千者原以河南出征之兵在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二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臣及勝保營中者統計不過四五百人現在通省肅清僅止一

隅設防尚有外調客兵二千八百名悉心籌畫並非無可挹注

也查南陽鎮總兵邱聯恩上年在蒙亭一帶剿匪聲威卓著情

形亦頗熟悉可否仰懇

天恩俯念營兵勇實在不敷分布

飭下署河南巡撫瑛一面飭令陝兵一千名仍遵歷次

諭旨馳赴營一面飛調邱聯恩酌帶本鎮兵一千名迅赴鹿

亭一帶防剿兼籌更為得力且以本省之兵出防本省錢糧亦

較為節省如此一轉移間豫防既不至兵單而營亦可多所

憑藉迅速圖功矣軍情緊要冒昧瀆陳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請飭令傅振邦來營史榮椿交卸北上片 咸豐八年七月初七日
再署徐州鎮總兵史榮椿現奉
旨補授直隸提督並

諭令俟徐州軍務漸平即行來京陛見史榮椿未便久留徐州
臣擬俟來徐助剿之總兵傅振邦到徐後即令史榮椿遵

旨陛見旋准和春咨稱傅振邦仍留江南灣沚防剿業於六月
二十日具奏抄稿咨會前來查灣沚軍務緊要和春奏留傅振
邦因公起見本無成心惟軍情朝夕異宜勢不能不隨時變通
前次浙省賊氛甚熾江南得力鎮將多已赴浙救援現在衢郡
解圍處郡及壽昌等八縣均於兩旬之內次第克復所餘松陽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等三縣賊勢甚衰趁此破竹之勢不難一氣掃除前派赴援之
鎮將自可酌量撤回傅振邦似尙非無可替換之人臣現已進
兵至宿州以南期與勝保會合夾擊伊興額傷痕尙未平復力
疾裹創督隊甚屬喫力此後剿辦正當萬緊或併力直搗懷鳳
或兼顧東西各路統領乏人分合均多掣肘傅振邦係徐州鎮
本任情形熟悉民心亦極愛戴可否籲懇

天恩仍飭和春等催令傅振邦迅速前來一經到營即令史榮
椿交卸北上是否有當恭候

聖裁再史榮椿仰荷

溫綸補授今職聞

命感激莫可名言已另行繕摺謝
恩交臣附驛呈遞合併聲明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張逆潘竄西路嚴防繞越摺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奏為張逆潘竄西路截擊屢獲大勝攻克四圩現仍嚴防西路
繞越以扼北竄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據派駐固鎮之遊擊滕家勝稟稱懷鳳之賊被剿
情急分股向靈唯一帶竄突十二日賊馬數百由固鎮西南之
新橋集袁家莊四出焚掠當經滕家勝擊退連城澗河等處又
有馬步賊二三千人向孟家灣盧家大洲來撲勢甚洶洶該處
在靈泗之間為清江陸路門戶據探逆等欲由澗河淺水偷渡
直趨東北當經臣一面飭令滕家勝調集靈泗五各屬鄉團分
投布置一面加派候補知府張學醇帶馬兵馬勇四百名星夜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飛往協同迎剿該逆聞大隊已至不敢戀戰向南回竄經兵團
合力跟追二十餘里斃賊百餘人生擒二十餘人次日復飭馬
隊赴該處巡哨直至距懷遠三十里之何家集搜殺三十餘人
民心藉以安定此東南剿賊獲勝之情形也臣以該逆既欲窺
伺東北卽飭王鳳祥等各赴固鎮相度地基挑築營壘為進駐
固鎮之計正在布置間探聞張落刑帶馬賊數百由懷遠竄至
檀城板橋等處澗南渦北各搶首紛起響應並據蒙城縣令
飛稟張逆在西路邀集各圩裝旂意欲攻撲并縣營盤旋據并
縣各營探報張逆分遣搶首陸連科李允等合股四五千入襲
破澗南之陳家莊民圩並於附近之韓家莊另築一圩以為久

據之計又分股撲入夏家圩年家圩意圖犄角負隅當經飛
商史榮椿督飭胡元昌等趕造浮橋一面添派副將王鳳祥記
名道徐曉峯補用道李榮等率領馬步二千餘人馳赴開縣由
史榮椿督帶進剿並飛飭練總苗沛霖由南路兜剿開縣之兵
於二十三日早晨出隊過河進擊另派五百人於湖溝堵禦該
逆先出迎拒經馬隊極力壓追直抵陳家圩根該逆入圩固守
次早復出全隊將近陳圩之王家莊該逆已出隊排仗迎拒我
軍分途列隊齊鼓而前並先派王豹文等帶勇由西南抄襲賊
圩圩內餘賊無多勢迫情急均用門板牀凳架橋逃走經我兵
追擊斬殺多名大股賊隊回顧圩破立時驚亂向西奔潰我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馬步跟追沿途斃賊三四百名生擒長髮老捻首余廣遠等並
擒夥三十餘名將陳韓二圩卽刻平燬計獲旗幟槍礮刀矛四
百餘件糧穀數十石分給難民咸相感泣練總苗沛霖先於二
十三日遵飭派年玉田沈節之方元忻等各帶馬隊北來協剿
途次探悉夏家圩已被賊據馳至洪溝集遇賊接仗擊殺數十
名次日復由大興集尙廟集馳至將賊匪誘至大興集西南殺
斃百餘人彼時正值開縣兵勇攻破陳韓二圩軍威甚壯該逆
見兩路夾擊膽落心寒年夏兩圩亦經年玉田等卽時攻克安
撫難民仍行修復固守此南路連破賊圩之情形也其西南路
逆捻先經伊興額於十五日出隊由永城縣之油榨湖直趨石

弓山沿途先遇打糧賊二百餘人擒斬殆盡迨至石弓山遇羅
和尚等股二千餘人列仗迎拒伊興額督飭馬隊左右衝突鏖
戰兩時擊斃甚多賊始退敗我軍追近小高莊賊圩中復出
千餘人合力迎拒我軍奮勇分擊殺賊六七百人其傾跌落水
死者無算乃張逆煽惑蒙亳各圩紛紛裝旗仍欲向西北竄擾
復飭伊興額連夜出隊繞至賊前迎頭截擊二十三日我兵馳
抵岳家集探得西路各圩賊衆馬步約二萬餘人已近岳家集
向北直撲伊興額帶隊過河迎擊賊衆三面圍裹連環開礮我
軍幾爲所困伊興額撤退橋北誘其過橋者二千餘人揮隊回
擊殲賊二百餘名賊隊前後被河截斷紛紛奪橋回遁擠落河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內淹斃者浮沈三四里不可數計我兵復過河追殺五六里正
收隊間賊復大至我兵背水力戰賊亦屢卻屢前自己至未賊
始向西敗竄除淹斃外統計殺賊一千三百人我軍亦陣亡
千總張振標佐領奇永藍翎披甲富春等三員名兵勇受傷者
亦二十餘人查蒙亳永宿數十圩賊股均與張宮兩逆呼吸一
氣此次分路北趨據獲犯各供實因勝保在南路逼緊欲攻撲
宿州一帶營盤冀圖勝保分兵北援卽可解懷遠之圍臣前奉
寄

諭飭令迅速會攻懷鳳所以未敢輕進者原恐該逆旁出牽制
致令顧此失彼今該逆果以分路北犯逞其詭謀且東西相去

三百里幾至應接不暇幸官軍疊次痛剿足以折其狡獪似不敢再窺我營惟西南各圩賊勢尙盛無論永城以西竄路甚多此間鞭長莫及卽由永至宿一百四十里止有濉溪一營倘因獸之鬪拚命繞越亦於北路全局大有關礙臣先已飛飭歸徐兩屬各州縣及朱連泰德楞額趙書升等一體嚴防並恐伊興額一軍兵力尙單勢難遠出一面將并縣酌留防兵以顧南路仍分撥馬步二千餘人交王鳳祥帶赴濉溪口協同伊興額豫備截剿以扼北路至張逆現尙未回懷遠是否卽在伊興額此次迎剿股內傳聞不一臣已密諭西南一帶紳民懸以重賞設法剷除並知會勝保及苗沛霖各營併力邀截能否殲此巨魁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尙未可知但能滄南渦北剿辦就緒不至另生枝節臣仍卽督飭各營進紮固鎮與勝保合力規取懷鳳固不敢因循貽誤亦不敢躁率圖功總期步步逼緊勿任再有蔓延方可一鼓直下至此次各路獲捷員弁兵勇均屬踴躍用命而伊興額岳家集之戰尤爲至險至快所有尤爲出力之江南卽補參將博崇武擬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先換頂戴候補都司高玉振擬請免補都司以遊擊卽補吉林委驍騎校佟陞擬請以驍騎校儘先升用藍翎儘先驍騎校德祥擬請
賞換花翎藍翎領催伊朗阿藍翎委驍騎校台祥均擬請以驍騎校儘先升用並

賞換花翎其餘在事出力者由臣分別存記彙案獎勵所有捻逆北犯各路截擊獲勝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勸諭淮北練總與官兵聯絡片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再據北路徐屬各州縣稟報山東蘭陵捻匪翟三禿孜等被東省擊剿向徐屬銅邳宿睢各交界奔竄意在由皖境泗州句結懷鳳大股當即飭令徐州道王夢齡撥派存城兵勇與山東清江各兵勇四面夾擊以期淨絕根株並飭泗州暨靈五河各州縣督率團練嚴遏南北往來之路一面相機迎剿現據王夢齡及各州縣稟稱會同清江及徐州派去兵勇將該匪殲除殆盡並生擒賈九蕭英聶九等各擒首匪翟匪亡命潛回東境而黨羽既翦不難成擒不至再釀巨患 臣近因廬州復陷淮北人心不免震動當派候補知府張學醇帶馬隊二百名由固鎮一路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沿途督飭靈泗各地方官整齊團練嚴密防守藉以安定人心並直抵五河縣浮山口一帶查看情形以備隨時照顧其淮北鳳五毗連各練總連日來營請示亦經 臣勸導激勵授以機宜當可與官兵聯絡聲勢以固北路藩籬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三省會剿侯與勝保會商再請派員幫辦片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奉

再前摺繕就正在拜發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翁同書奏廬州兵潰賊匪入城等語已頒給勝保欽差大臣關防著於布置停妥後即將三省會剿事宜交袁甲三督辦勝保即進攻廬州不准避難就易袁甲三究係文員尙須武職得力大員幫辦方妥並著勝保袁甲三會同商定一員奏明請旨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機宜洞悉跪讀之下欽感莫名 臣查捻逆佔據懷鳳自以力圖攻克爲急務而淮北數十賊圩與懷鳳逆首一氣句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三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連非將淮北布置妥協無論往來應援堅城未能卽下縱倖能攻克而數萬賊黨亦未必果能盡數殲除倘餘匪糾合併力北竄更難收拾况廬州復陷北路甫經反正之民不免猝然搖動現在傳振邦尙無來徐信息前調留豫之陝兵一千名能否卽來邱聯恩能否駐防亳州均未接到瑛榮來信 臣力小任重才思未能兼到呼應亦未能盡靈統籌全局萬分焦灼惟有殫竭愚誠隨時酌量緩急懷鳳之行能早一日卽早一日至兵力如何分撥糧餉如何分籌應以何人幫辦統俟與勝保詳細妥商再行請 旨遵行謹附片具

奏

通籌南北兩路賊勢請派兵助剿摺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通籌南北兩路賊勢請派兵助剿摺
奏為通籌南北兩路賊勢請添兵助剿而北路尤為緊要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自捻逆竄踞懷鳳賊勢以東南為重自張落刑竄回
老巢詭計煽惑蒙亳圩賊併力北趨衆至數萬所向靡定此時
自當以西北為先用兵之道全在因地制宜淮南田塍交錯馬
隊難以展施利於步戰淮北地勢平衍縱橫馳驟馬隊尤為得
力現在賊衆兵單若不添調勁旅無以制賊死命恐南北均難
得手敬為我

皇上縷晰陳之懷鳳之賊經勝保剿辦數月勢已窮蹙前此分

通籌南北兩路賊勢請派兵助剿摺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股欲由固鎮一帶北犯靈泗經臣督飭兵勇截回浮山口一帶
經河臣漕臣及皖省撥派兵勇駐紮並有小溪張家溝等處鄉
團水陸嚴防尙稱得力紅心驛等處又經勝保督率黃元吉等
迭次攻剿獲勝賊膽已寒以大勢而論當必有滅無增此東南
路之情形也蒙亳永宿本屬遍地賊巢民賊不分又與張宮二
逆呼吸一氣現在不獨滄南之賊傾巢而出卽渦南著名各捻
首亦皆陸續而至並據邵徵祥來稟懷遠之賊大半回竄該員
奉到勝保札諭亦稱懷遠空虛之至大有可乘等語是東南之
賊潛回西北者亦自不少是以近日接仗除先後斬擒數千名
外尙有三四萬之衆渦河以南馬賊亦多半竄集北路不下二

三千匹現今盤踞濰溪口一帶冀圖奔竄兇剿爲難萬分喫重此西北之情形也至東南路之兵據勝保迭次陳奏本自不敷剿辦現值該都統欽奉

諭旨統轄皖軍援剿廬州必不能不酌量抽帶卽以馬隊而論吉林等處精銳多經勝保挑入小隊跟隨督戰此次南去想必隨從同行步隊亦必選帶前往以勝保之全軍尙慮不敷攻剿再經分撥更嫌單弱况廬州復陷難保該逆不亟圖句結非厚集兵力難期制勝此南路之必須添兵也北路之兵除分駐固鎮并縣睢甯徐州等處臣營及伊興額營步隊僅止五千卽以全力進剿尙不及賊數四分之一此次接仗又有傷亡而豫省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截留之陝兵雖已奉

旨撥來臣因兼顧西路前曾函囑瑛榮先撥六百名尙未能卽到聞傅振邦來徐亦止帶兵一百名萬萬不敷調遣至伊興額馬隊本起二百餘名最爲精勁連年傷亡病故能出隊者僅百餘名次則盛京兵有馬者亦僅百名其餘各起馬勇雖間有精壯究不盡可靠惟德楞額一起尙可就近接應頃接勝保來函已將該總管調赴淮南若以零星湊合之馬隊欲制數千賊馬之奔突勢必不能此北路之必須添兵也伏思北數省步兵屢經征調勞難再請再四思維惟有湖北全勝之師素稱勁旅爲數尙多已抵潛太近復奉

命由舒桐一路赴援廬州自係刻不容緩但北路爲直東豫三省門戶該逆悉力北趨臣以一軍撐持尙有疎失關係非輕臣現已函商兩湖督臣官文湖北撫臣胡林翼或於留防各兵或於都興阿李續賓兩軍分撥馬步四五千人前來助剿仰懇天恩俯念臣營兵勇不敷分布

飭下該督撫會商抽撥先顧北路俟辦有定局再爲併力南攻庶南北大局均資得力至東三省馬隊屢經征調現在天津防務喫緊何敢冒昧陳請惟察哈爾馬隊雖經勝保奏請全留北路而該處兵丁未能一律善戰必須有得力馬隊帶領方歸實用卽現操練之馬勇亦必須得力馬隊爲之前驅方足以壯聲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勢而資追逐可否仰懇

聖主格外恩施於北路防兵內或吉林或黑龍江酌派一起前來臣營以資督率計不過二百餘人於北路防兵無損而臣營得此勁旅則各起馬兵馬勇均可望其敢戰矣伏乞

皇上訓示不勝急切待

命之至謹

奏

蘭山剿匪仍由郝上庠管帶赴徐片

咸豐八年八月初六日

再徐州地界本與山東兗沂曹各屬緊相接連前次山東蘭山土匪滋擾由徐州派兵前往會剿擒斬殆盡查東省原派之兵卽係曹兗兩鎮就近調撥由副將郝上庠管帶剿捕甚爲得力此時北防禦重東匪肅清應請

皇上飭令山東撫臣飛飭蘭山剿匪原起官兵仍由郝上庠管帶赴徐協同堵剿名爲出境實固東省藩籬如徐州情形稍鬆再行酌量撤回除由臣一面飛調曹兗兩鎮並咨山東撫臣趕緊飭遵外理合請

旨飭催以期迅速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伊興額迎剿逆捻先勝後敗分籌布置摺

咸豐八年八月初六日

奏爲逆捻北犯經伊興額督隊迎剿屢獲大勝旋因續來賊勢過衆退守蕭縣嚴防北路臣卽一面趕爲籌布以期分路襲擊迅圖掃蕩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宿州東南西南正南各路攻剿獲勝仍嚴防西北各緣由詳細具奏在案旋於拜摺後接據伊興額函稱探得大股賊匪均在岳家集用樹枝紮營聲言卽日由臨渙至灰古堆渡河東擾靈泗並恐直犯宿城張逆亦仍在西路盤踞等情臣以該逆狡詐異常聲東擊西是其慣技連次受創甚鉅仍敢盤踞西南各圩肆行句聚意在窺伺北路乘隙而動設被由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三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西南繞越北趨我軍勢成尾追所關非細當經諄切函致伊興額加意防維相機堵剿並慮所部兵單先後派令副將王鳳祥知府張學醇帶領馬步二千名馳往協助伊興額卽於前月二十八日督隊前進至鐵佛寺遇賊接仗捻衆約有一萬餘人精悍老捻悉在前敵我軍奮力直衝左右抄擊賊卽紛紛潰竄追至孟家樓油榨湖斃賊二千餘名餘匪竄入油榨湖舊圩深匿不出正在圍剿間又探有另股逆匪直撲閭家樓伊興額帶隊繞回迎頭堵截因見賊勢甚盛復添調濰溪口駐營兵勇及王鳳祥等帶去步隊連夜馳往次日黎明至黃家土樓果見賊衆蜂擁而來勢更兇猛我軍馬步齊壓賊竟死力迎拒槍轟

矛刺斃賊無算血戰至七時之久匪力不支退踞苗村橋一帶後探聞豪竄數十珣捻首各帶匪衆接續而來連前約有四萬賊馬二千餘匹賊勢浩大爲從來所未有撤隊後副將王鳳祥參領果全等以我軍轉戰兩晝夜過於疲乏面商伊興額請暫行收隊回營稍加休息再行進剿必更得力該副都統以軍威方振乘勢疾追機不可失遂於初一日督催馬步直至苗村橋遇賊接仗先經馬隊兵勇極力衝殺賊拚死抵拒步隊即吶喊齊進始則互開槍礮繼則短兵相接正在酣戰之時賊援愈聚愈多我兵勇氣倍增無不以一當百往來衝擊殺賊一千餘人兵勇亦有傷亡無如賊勢過重而且悍每一馬賊夾帶步賊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三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二人各執長矛隨馬衝入隊內且四面排仗層層圍裹步隊已困垓心幸得馬隊破圍衝突往來援應遂各乘勢出圍分路堵守參將玉祿常瑞守備耿起同時陣亡該副都統先猶督隊力扼橋口繼則賊已撲水過河慮賊繞越徑赴北路即馳回蕭縣扼要駐紮此伊興額連日剿匪先勝後敗之情形也臣查該逆等此次糾約各處賊援傾巢而至我軍以三千疲乏之衆當數萬兇悍之賊將士兵勇不爲不踴躍用命滿望再獲一勝即可一氣掃除乃以衆寡懸殊竟至退守實屬可恨可惜現在賊踞濰溪未卜所向已飭王夢齡將徐州防禦妥爲布置並因徐州鎮傳振邦尙未來到先令史榮椿馳赴徐州會同料理復派去

馬勇二百餘名藉壯聲威並飛飭由豫撥來之陝西兵六百名徑赴蕭縣交伊興額調遣先顧北路臣亦隨時酌量情形分撥馬隊協同兜剿其西北虞碭歸德一路亦經疊次飭令該地方官各集鄉團協力堵守如賊勢趨向西北伊興額即可由蕭縣跟蹤追剿臣一面另撥奇兵襲取濰溪其南路老巢各圩必甚空虛正可乘機直搗亦經臣飛飭團練苗沛霖迅速進兵以襲賊後俾令回顧即可相機掩擊爲一鼓成擒之計除將陣亡員弁兵勇詳細查明分別奏咨辦理外所有伊興額督剿先勝後敗現駐蕭縣以扼北路並一面籌布分路襲剿各情形謹繕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三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皇上聖鑒謹奏

請禡革伊興額暫留軍營帶罪自効摺

咸豐八年八月十二日

奏為捻匪竄擾豐縣先飭傅振邦就近剿辦臣亦即日馳赴北

路督飭堵剿並將遷延貽誤之副都統伊興額請

旨先行革職暫留軍營責令帶罪自効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伊興額轉戰失利退守蕭縣嚴扼北路各情

形繕晰奏

聞在案自捻匪盤踞濰溪口逼近銅蕭宿交界之東山套極力

竄撲臣以該處四面環山此次賊匪逼近亟須全力保護當經

派撥兵勇督飭民團嚴密守禦一面飛飭伊興額及各州縣防

堵北路該逆於初二初三等日分路攻撲東山套其周圍之奶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八

三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奶山永固寨大橫小橫小時村各要隘同時喫重均經兵勇協

助民團先後擊退該逆見東山套無可窺伺不敢久戀濰溪並

經臣派撥馬步由古饒集一路直衝濰溪該逆大股業已動身

仍虛張旗幟故作疑兵我兵乘夜掩襲僅追及尾隊殺賊無多

當將濰溪收復並先期飭派把總丁訓莊張得勝等於濰溪以

西督練兜剿斬擒一百餘人因匪勢北趨飛飭知府張學醇管

帶馬勇三百名由徐州繞赴蕭縣與伊興額併力追剿或繞出

賊前迎頭截擊復疊次函催伊興額即刻拔隊以堵竄越並恐

伊興額步隊不敷接應又將自豫調來之陝甘兵六百餘名飭

令就近迎提調遣嗣據徐州道府及各處稟報賊於初四日直

撲蕭縣城垣經該縣文武隨同伊興額由城上開礮擊退未能

遠追初五日賊眾分股直趨北辰集王家閘希圖窺伺徐州因

臣先期飭令王夢齡調集鄉團嚴密布置並令史榮椿馳抵徐

州會同料理傅振邦亦於次日趕到民心益定守備益嚴該逆

不敢攻撲初六日遂由王家閘向豐沛竄突臣以賊股分擾其

勢渙散亟以馬隊衝壓必能得手機不可失飛催伊興額不得

再有延誤自取咎戾乃賊至豐沛交界地方經民團奮力

抵禦殺賊極多賊遂避而西趨攻撲豐縣亦經該縣登城擊退

賊已繞過豐縣此時若有大隊跟追該逆首尾不能相顧必將

奪路奔逃萬不敢大肆猖獗乃張學醇馳抵蕭縣商請伊興額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八

四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出隊而伊興額始終以鬱悶失血人馬疲乏為辭堅執不肯又

經臣飛速照會如不能親往即令副將博崇武帶隊與張學醇

會同兜剿乃又不果行亦無一字呈覆臣萬分焦灼復飭傅振

邦親赴蕭縣當面商催始令博崇武與張學醇一同出隊旋據

徐州稟報捻匪經豐縣於初七日擊退後已向西竄去初八日

早又全股折回四面圍攻屢卻屢進城內兵單被扒城而入城

內文武尚不知實在下落等情臣聞信之下憤懣難名該逆既

經竄擾豐縣我軍馬隊趕到能否即時克復尚未可知現已飛

飭傅振邦趕籌攻剿並將北路馬步隊均歸統率以資調遣又

因兗曹兩鎮均距豐縣甚近飛行曹州鎮由西面截剿兗州鎮

並克沂道由北面截剿飭令傅振邦由東面進兵三面合圍縱不能一氣聚殲亦可逼賊南趨不至再行北竄並已先期飛咨山東巡撫飭屬遵照復劄飭東省附近各州縣一律防範其歸德一路亦早經飛飭該府縣及豫省駐鹿防兵確探防剿惟伊興額原部兵勇馬隊僅折損數人步隊傷亡頗多並有失迷逃散傅振邦重加整頓急切尙難得手至南路賊勢刻下張逆已回懷遠而著名大捻首如任乾李大喜李允等均回滄河以南糾合各圩餘賊及由懷鳳竄回之賊時欲擾升縣營盤初七初九等日兩次來撲均經該營出隊過河擊退殲斃甚多而升縣上下百餘里處處皆可繞越並因濰溪現在無營多在百善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四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站臨渙集一帶裝旗聚眾逼脅良民誠恐民心一搖更難收拾以現在情形而論南北均屬喫重而北路尤爲緊要臣一面趕將南路布置留兵宿州以備各路援應一面輕騎馳赴北路親督剿辦俟稍有把握能否卽交傅振邦專辦臣仍折回南路接應懷鳳各軍容隨時酌量再爲定奪至伊興額經臣迭次奏明堵剿西路前次失利退守本有應得之咎臣因其平日尙屬敢戰非退縮可比是以奏請加恩免予懲處乃屢次公牘私函督催激勸而該副都統一蹶不復再振且剛愎自用不遵調度致令賊勢猖狂窺擾豐縣北路又形喫重實屬貽誤大局應請

旨將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伊興額卽行革職暫留軍營責令帶罪自効仍由臣一面查看如有託病情弊卽行嚴參治罪果能奮勉圖功再當奏請恩施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所有賊竄豐縣臣現籌布置及特參副都統伊興額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再傅振邦到徐後史榮椿卽日交卸料理起程遵

旨赴京

陸見合併聲明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四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將山東南路各鎮隨時調遣片 咸豐八年八月十二日

再臣此次馳赴北路所有宿營兵勇萬難多抽而徐州兵勇新挫之後尙須整頓士氣未能一律振作全賴調集東省附近之兵合力兜擊雖經臣照會曹兗各鎮並飛咨山東撫臣而東撫相離數百里往返函商有需時日該鎮等往返請示亦諸費周折軍情萬分喫緊若各弁藉詞防堵不肯出境臨時呼應不靈必多掣肘應請

皇上明降諭旨凡山東南路各鎮之兵均由臣酌量調遣應如何相機會合兜剿一面飭遵一面咨會山東撫臣查照並隨時具奏無庸事事咨商以期迅速而免貽誤俟將北賊擊敗或截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四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回南路卽令各兵酌量歸伍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謹附片具

奏

豐縣餘賊跟蹤會剿摺 咸豐八年八月十九日

奏爲北竄捻逆經兵團分投剿敗立將豐縣收復餘賊西竄仍飭兵勇跟蹤追剿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捻逆竄擾豐縣先飭傅振邦就近辦理臣卽日親赴北路督剿各緣由詳細具奏在案拜摺後卽將南路稍爲布置帶領步隊三百名馬勇五十名於十四日由宿州起程十六日行抵徐州途次豐據虞城縣知縣李瀛稟稱該逆於竄擾豐縣後復分馬步賊二千餘人在該縣東北十八里之李新集焚掠情形十分兇悍該令先已遵飭調集鄉團練勇五千餘人馳往迎剿該逆正在石老家地方燒搶該令指揮勇團開放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四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槍礮斃賊二千餘名該逆見我軍人衆卽折回豐縣一路竄去次日復以大股撲至該縣之劉家集經勇團轟斃數十人陣斬十八人生擒紅衣賊目陳永智朱世科等二人該逆卽退至孟家莊徑撲順河集該令預於該處設有伏兵先與該賊鏖戰時殺斃轟斃一百三十餘人該逆後隊已亂我軍伏兵四起該逆舍命奔逃被勇團斬殺及踐踏死者屍骸遍野不計其數並據探報該逆初擾單縣時經該縣文武督率兵勇斃賊數百人該逆四面受創其膽已寒旋據徐州道王夢齡知府趙作賓及總兵傅振邦先後稟稱以此次賊勢甚盛深慮臣所派副將博崇武知府張學醇等帶去馬隊兵力尙單又飭委都司張正光率

領步隊一千名馳往策應其時藍白兩旗逆眾先已竄擾單縣地方城內尚有黑旗賊七八千人四處搜掠初十日賊偵知徐宿大兵追至自相驚亂倉皇出城官兵團練即乘勢由東南兩門攻擊斬賊甚多賊眾均向西狂奔我軍立將縣城收復博崇武等趕到進城安撫後即留都司張正光所帶步隊暫駐豐城該副將等仍帶馬隊由單縣一路追剿等情查該逆此次竄擾北路勢甚鴟張現經兵團會合兜剿立挫兇鋒並將豐縣收復已足張軍威而奪賊氣惟餘眾仍紛竄單曹一帶單曹係山東所轄而西南與豫境毗連歸德陳州等處向為該逆熟徑難保不意圖繞越臣已先期飛知曹州鎮及東省附近各州縣整頓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四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鄉團嚴密防範並飛飭歸德陳州各屬及駐紮鹿邑之防兵加意堵剿現復諄飭博崇武等跟蹤追擊賊到何處兵到何處總不令其喘息再能各處勇團迎頭截擊即可逼回老巢不至再向北竄惟宿州以南處處接連懷鳳賊黨時思北撲以圖分我兵勢臣查看情形如必須折回南路堵剿即將西北一帶暫交傅振邦督飭辦理以期面面兼顧不至再生枝節或可漸次廓清所有捻逆北犯沿途截擊並收復豐縣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附陳南北夾攻以孤賊勢片 咸豐八年八月十九日

再查澮南各圩餘賊與懷鳳之賊聲息相通本月初七初九日兩次攻撲并縣營盤俱經隨時擊退十二日復率眾來撲經臣飛飭參將胡元昌等各營迎擊並由宿州營加撥馬步五百人滕家勝由固鎮帶兵團千餘人併力堵剿相持竟日斬擒二百餘人至晚始退我兵復於次日五鼓出隊過河不數里即與賊遇經我軍登時擊敗追殺百餘名賊遁回圩旋據探報懷遠捻首張逢科本係靈璧縣人欲糾眾竄擾靈邑由湖溝過河先攻固鎮營盤當令滕家勝帶領兵團由并縣星夜馳回固鎮以杜窺竄至西南濉溪口雖已肅清尙未派兵駐紮該處以西之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四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村地方有捻首陳麻狼率黨黃江崔狗等聚集黨夥四百餘人馬一百餘匹在陳家莊築圩意圖收掠附近一帶糧穀往南搬運接濟懷鳳賊匪本地居民日被裹脅漸成蔓延經臣飛飭駐紮永成之參將巴克唐阿知府常文遴永成縣知縣劉鴻昌等挑選馬步精銳并役勇練丁於十一日寅刻出隊甫至回村逆眾先出迎拒該文武等督隊奮擊槍礮齊施轟斃數十人該匪力不能支旋向東南逃竄我軍追殺十餘里又斃賊一百餘名奪馬十餘匹槍礮旗幟數百件將該圩立時平燬居民漸次安貼而各旗巢穴盡在石弓山龍山一帶時至臨渙集百善站等處裝旗聚眾往來窺伺亟須籌撥重兵仍駐紮濉溪口以扼要

衝至固鎮一路滕家勝僅帶兵三百餘名全恃鼓舞團練協力防剿該處逼近懷鳳居民大半從賊經臣疊次出示曉諭並委員勸導刻下均有返正之意現據滕家勝稟稱練總六品軍功黃文學文生劉鴻義等於十三日夜率領鄉團數百人乘賊不備直至距懷遠里許圍撲賊卡二處斃賊一百餘名救回難民七十餘人搶獲旗幟一百餘件並據該練總等來營面稟糾約淮北一帶各練總皆願重整團練隨同官兵殺賊立功等情臣當將該練總黃文學等賞給五品軍功頂戴卽飭滕家勝親往該處細心察看如果該練總等出於至誠亟須因勢利導俾賊勢益孤賊膽益寒南北夾攻更易得力是否有當伏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四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東豫撫臣嚴防毗連江皖要隘片

咸豐八年八月十九日

再臣恭膺

寵命督辦三省會剿事宜自應緊扼北防方籌南剿爲一鼓聚殲之計而揆以現在賊情不但肆行句結賊衆數倍於我兼之飄忽異常往來無定所到之區復以邊馬擾出數十里外乘虛卽入兵至卽逃更屬萬分狡詐竊計江皖兩省毗連之所西隣豫境北接東省東西橫亘不下二千餘里路徑紛歧頭頭是道一經賊竄僅以一面之兵相機追擊必致北防南遁西剿東馳完善之區猝被蹂躪何堪設想若欲面面設防不但鞭長莫及亦實無此兵力卽如此次賊兵分另股延擾曹單各境經臣一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四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面分兵星馳追截當將豐縣立時收復而敗竄之賊乘間西遁後有追兵前無堵者以致愈趨愈遠臣所派馬步追兵跟蹤直下現距臣營已在四五百里裹糧相從諸形周折臣於先期卽經咨照山東撫臣並一面逕飭兗曹兩鎮就近督兵會合兜剿而該鎮等均以本境土匪未淨不肯遵照其在本境如何堵剿亦無來信現據探報賊有由單縣竄擾武城之說又有欲由西路竄回巡撲陳州周家口之說武城距曹州鎮僅止百餘里諒已早有準備至陳州周家口等處逆賊垂涎已久經臣節次嚴飭該府縣等豫籌防範並經豫撫飭令周家口築寨立圩現據承辦委員知府張席珍稟稱中秋前後準可完工藉資保障並

據帶勇知縣周廣德稟稱睢州土匪有句結逆黨西犯等情臣祇此兵力現將北路趕爲布置仍須親督諸軍併力南剿而西北一帶勢太空虛尤爲可慮臣既不能在分兵設防致稽剿務而各該州縣既以退守城池爲詞在防官兵又多屢呼罔應設有貽誤所關匪細惟有請

旨飭下東豫各撫所有各該省毗連江皖要隘處所責成該撫等或自行駐防或揀派大員督兵嚴防遇有賊蹤卽可立時堵擊一俟追兵踵至兩面夾攻更爲得力且分防專剿責有專歸免致臨時掣肘實於軍務大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

聖裁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四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滙陳南北匪勢通籌全局摺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奏爲滙陳南北匪勢通籌剿辦全局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捻匪自六安回竄以後首逆張落刑翼得句結張隆佔踞懷鳳其餘各股捻首有本在蒙亳宿永者有回至蒙亳宿永者俱各築圩分踞並有白旗捻首孫葵心所領賊夥極衆均係剽悍善戰向爲衆捻所推服亦爲張翼之腹心嗣因與翼逆不洽逕回亳州老巢到處句結意圖另豎旗鼓是以懷鳳攻剿屢次獲勝殺賊不爲不多而懷鳳之外賊勢日見滋蔓臣前奉

諭旨飭令進攻懷鳳並准勝保迭次函催總未敢輕進者原以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五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北路未清懷鳳賊援甚多難以得手卽幸而攻克仍恐敗賊一經句結又成燎原且西路防兵太單未能深入亳境以牽賊勢該逆遂得率衆東趨致伊興額於屢勝之餘驟遭挫折實爲可惜可恨迨賊衆竄突西北祇有臣所派博崇武等馬隊跟追前路防兵又不能會合攔截以致賊衆沿途裹脅已有四五萬人馬四五千匹並有推孫葵心爲北路賊首之說此次雖逼歸老巢幸免北犯而徐州曹州歸德交界一帶既成往來熟徑陳州各屬尤爲日久垂涎該逆回巢之後斷不能不別生詭計且淮北人心陷溺已深前次返正之民此時又不免搖惑經臣極力鎮撫尙未至遽有蠢動若現在歸巢之賊再以全股出撲不特

無兵之區未能抵禦卽有兵之處亦恐堵遏爲難若非添兵添將合力大舉但以敷衍將就終非了局腹地之患將有不堪設想者查咸豐六年春間臣與英桂在亳州剿匪所統馬隊共有三千餘名步隊將近兩萬其時安徽徐州協剿之兵亦有萬餘因得一鼓作氣累戰皆捷由亳州直搗雒河現計北路之賊其勢倍於懷鳳既非麇聚一處可以一鼓成擒且賊圩以外又無險要可扼臣營步隊兵勇僅有七千餘人馬隊僅止三百連馬勇不足千人尙須分布各路以防懷鳳之賊乘間竄出此剿彼竄實難措手此時論賊勢則北路爲最重論兵力則北路爲最單論剿辦則北路爲最急臣反覆籌畫亟須厚集兵勇由毫永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五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宿分道進征先扼北竄之路並責成河南山東南河各督撫嚴守邊界以杜旁擾之徑臣力任攻剿何處緊急卽赴何處親自調度總期與懷鳳兵團聯絡兜擊以冀次第掃蕩所有懷鳳軍務已與勝保函商或另請幫辦大員或暫交徐廣縉辦理以便勝保交卸赴廬一俟酌定另行具奏至奉撥緩遠城馬隊五百前奉

諭旨分赴北路令臣與勝保會商布置先其所急刻下北路如此喫重臣已遵

旨截留以資攻剿聞廬州收集兵勇尙有二萬餘人懷鳳之師尙不在內是淮南各軍足敷調撥加以勝保極力整頓均可轉

弱爲強迅奏膚功至臣奏請湖北分撥馬步四五千已奉

諭旨飭令官文酌量情形將李續賓等所帶官兵分途進剿其如何分撥尙未接有來信應請

旨飭催官文等查照原奏迅撥馬步四五千趕緊前來此外如江南軍營兵將尙多前次浙省告警和春等尙能分兵遠顧今北路萬分緊急而浙省漸就肅清除赴閩援剿並留防浙江外似尙可酌量挹注並請

飭下和春張國樑速撥精銳官兵二三千名派委得力鎮將管帶北來以資協剿抑臣更有請者現在賊勢浩大飄忽靡常非調馬隊不能以少制衆而何處馬隊可以抽調臣亦難以臆度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五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可否仰懇

天恩飭令於各路軍營抽撥馬隊一千名迅來臣營俾得四面齊壓痛剿三兩次賊氣一奪卽可設法解散次第安撫所調馬隊仍令各還各營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謹瀝情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兵團緊扼東北兩路力籌南剿兼顧北路片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奏為兵團堵剿捻逆緊扼東北兩路現已逼賊南趨仍回老巢一面飛飭傅振邦迅速跟追進紮濰溪口臣亦即回駐宿營以期力籌南剿兼顧北路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逆捻北竄沿途截擊並收復豐縣各緣由詳細具奏在案拜摺後疊據探報賊由豐單敗向西北而去先撲武城後至曹縣臣以此次賊股直犯北路一則希圖牽制分我南路兵力再則東省毗連江豫各州縣素稱完善尤為賊眾垂涎之地乘虛奔竄剽疾異常計惟東北兩路分兵堵剿不但力保完善亦可逼賊南趨為一鼓聚殲之舉當經飛飭副將博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五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武知府張學醇分帶馬兵馬勇由單縣前進且剿且防層層進逼並令傅振邦迅速前往親自督率適曹州府知府童正詩亦帶領本地兵團進攻曹縣即時克復並有濟東道黃良楮帶兵由北路前來賊見大兵麇至各圖回竄而商邱等處團練防守甚嚴不敢衝突復又繞向歸德以東之馬牧集一帶並分股由歸德以西之溝香集一帶奔回蒙亳老巢臣飛催傅振邦逕由虞碭統率馬步乘勢疾追一氣直壓即於濰溪口扼要地方趕紮連營以固蕭徐門戶惟思此股捻匪本係賊中精悍兼之肆行句結眾逾數萬雖經設法兜圍逼而南遁究未痛加懲創回巢之後難保不兇燄復張南路各營亦為喫重臣於拜摺後趕

將北路分飭嚴防即行馳回宿州相機布置以期南北兼顧迅圖掃蕩所有逼賊南趨乘機進紮濰溪口營盤各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具奏再歸德所屬團練向屬認真此次賊竄回巢經該練總等督圍截殺嚴密防守得以保護城池免虞乘擾容飭各州縣查明詳報彙案酌保以資激勸伏乞

奏

皇上訓示遵行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五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奏調副將郝上庠赴營調遣片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再臣前因攻剿萬分喫緊急須添兵協助尤在將領得人以資控制奏蒙

俞允飭調山東沂州協副將郝上庠管帶剿捕蘭山土匪原起官兵赴徐助剿當經恭錄咨照山東撫臣欽遵去後茲准覆稱以該副將所帶官兵既須搜剿土匪又須兼顧邊界實係自顧不暇未便調赴徐州等因咨行前來自係實在情形臣亦未敢再請調撥東兵惟查臣營所統諸軍本係勇多兵少且分路進剿必須得力鎮將方資統率而將才難得前經臣先後奏調總兵鄭魁士邱聯恩均以防剿喫緊不能前來竊查河南撫臣英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五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桂奉

命督辦之時其統轄鎮將共有十餘人卽勝保接辦後亦尚有此數現計臣營統帶馬隊惟伊興額一人患病未愈統帶步隊惟傅振邦及副將王鳳祥兩人當此賊蹤紛竄蔓延千有餘里此剿彼截實在不敷分派此時若於遠省揀員奏調又恐緩不濟急現在賊回老巢東省邊防已鬆且兗曹兩鎮額兵一萬餘名將領亦復不少可否仰懇
天恩飭下山東撫臣暫令副將郝上庠一人迅赴臣營以資調遣如山東省果有緊急仍可飭令就近策應臣為急須將領起見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謹附片具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八

五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端敏公奏議

卷之九目錄

擒逆分竄迎剿獲勝摺 咸豐八年九月初十日

請飭山東山西嚴催解餉片

請迅簡大員各督重兵分駐臨淮剿匪摺 咸豐八年九月十九日

擒匪北擾攻剿獲勝摺 咸豐八年九月十九日

遵 旨明白回奏並陳與在事諸臣同心共濟摺 咸豐八年九月十九日

請飭河南撫臣嚴密防守片

請飭山東撫臣派員另駐清淮片

請調東三省馬隊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調西甯鎮官兵片

懷遠擒首李大喜由西路北擾追剿獲勝摺 咸豐八年十月初五日

臨鳳賊匪水陸並下會同傅振邦各路兼顧片

兩路追賊伏兵邀擊大獲全捷摺 咸豐八年十月十二日

陳報咨會山東撫臣嚴飭州縣確報軍情片

陳報楚師來援啟程日期片

北路軍情喫重驟難分兵馳赴正陽摺 咸豐八年十月十二日

進攻滄北賊圩立時平毀摺 咸豐八年十月十九日

派員駐紮五河以上會同進剿片

蒙毫擒逆合股西竄布置各路兜剿摺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軍餉萬分竭蹶謹再瀝陳摺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請飭山東撫臣遴員抽釐助餉片

官兵赴豫中途截擊大獲全勝摺 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陳報截剿淮北圩賊歸路片

北竄股匪中途截擊逼回老巢摺 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顛懇飭令東豫兩省迅速會剿一氣掃蕩摺 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謝子保恆賞給伊勒圖巴圖魯名號 恩摺 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請飭河南山東兵勇剋期大舉摺 咸豐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調催兵練合力痛剿摺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連次攻剿獲勝分營進紮摺 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特參山西藩司玩視軍餉摺 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謝賞福字荷包銀鏢食物 恩摺 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擒逆分竄迎剿獲勝摺 光緒八年九月初十日

奏為回剿擒匪復分路出竄我兵迎剿獲勝該逆仍相持未退現在趕籌布置各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北竄逆擒逼回蒙亳老巢一面飭令傅振邦追剿一面折回宿營兼籌南北各緣由詳細具奏在案拜摺後趕將北路大略布置於二十七日仍回宿營傅振邦由碭永一路追剿該逆不敢停留直奔老巢我兵即擬進紮濉溪口又以原紮濉溪口一軍新挫之後器械均未齊全其添募各勇隊伍亦須整頓而濉溪扼西路之要為肅徐門戶尤不能不趕築營壘以遏賊衝臣因於無可抽撥中將宿營陝甘得勝兩營兵勇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撥赴并縣其并縣原駐徐州鎮標並捷勇共一千一百餘名歸併傅振邦準於初七日赴濉溪口紮營詎西路逆擒復旬結亳州擒首劉狗楊興泰等率馬步數千人於初五六日由百善站一帶北擾復分股竄至西五鋪以圖牽制宿兵當派知府張學醇等帶領馬隊乘夜掩襲殲斃擒首孫懋遷等及夥匪百餘名生擒劉治德尹春等二名餘賊遁回百善站臣復亟飭傅振邦就所部全數馬步併力堵剿如將此股痛創即乘勢進紮濉溪口以固西北藩籬其東路懷遠賊首宋懷用等前次糾合附懷各圩之賊北竄包家集窺伺固鎮營盤經臣先期飭知苗沛霖由南路進剿並派候補直隸州林士班聯絡新橋火星廟等處

民圩會合固鎮兵勇併力擊退又因臨鳳之賊竄近五河復飭

遊擊滕家勝帶練一千餘人馳赴應援旋據探報板橋各圩陸續科李允等亦欲由并縣迤西過河竄擾東北靈泗一帶當令王鳳祥帶馬步迎剿甫至南平即與賊遇該逆列仗迎拒我兵奮力衝擊斃賊三四十名生擒九名賊勢方卻初七日該逆復率大股馬步賊數千人乘雨夜由楊家淺渡河直撲并縣營盤當經守備張隆昇督令東礮臺開礮擊斃執旗馬賊一名並匪二十餘名該逆向西圍裹復經西營槍礮齊開斃賊六七十人賊勢漸退又經臣由宿營撥派馬步馳往接應該逆退至舊土城外列仗迎拒經知府張學醇等先向北邊仗頭衝殺擊斃紅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二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衣執旗馬賊三名將賊馬壓退追殺數十人其北邊步賊亦因之潰散正在乘勝追剿間見該南邊步隊屹立不動我軍恐被圍裹未敢窮追遂收隊回宿該逆亦退至并縣營東北七八十里外仍在該處盤踞希圖牽制該逆窺伺靈泗已非一日倘被竄入則南與鳳臨之賊連成一氣北則陸路直達清淮幸有固鎮一營尚可扼要已飭滕家勝即由五河折回一面嚴守一面添派馬步迎頭邀擊惟查宿南數十賊圩竄路甚多全恃滄河阻隔可以扼要防守現在河水漸涸淺處均可徑渡實有防不勝防之勢傅振邦布置西路未能前來會合臣已先期飭知靈璧泗州各督團練分布堵禦現以宿營全力設法兜擊勿任延

蔓以期及早截回再與傅振邦相度情形分路進剿總期漸近
懷遠會合淮南諸軍併力掃除所有捻逆紛竄迎剿獲勝及一
切布置各情形理合繕摺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山東山西嚴催解餉片 咸豐八年九月初十日

再臣前因糧臺缺餉兩次奏請

飭令山東山西河南三省自本年六月為始每月各撥銀二萬
兩均奉

兪允現在僅准河南省按月認解銀二萬兩山西自七月初一
日批解銀二萬兩至今並無續解山東僅解一萬兩內搭官票
二千兩昨據委員稟報近日有起解一萬兩之信尙未到營查
臣營軍餉每月需銀七萬餘兩近以兵力過單添募練勇千餘
名並留綏遠馬隊三百名計每月又須增餉七八千兩徐屬錢
糧釐捐因迭遭兵燹停減過半僅月收三四千兩臣前次奏准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之六萬兩即能按月解足所短尙鉅况山東山西兩省撥款有
無多寡懸而未定並不能為望梅止渴之計刻下各營口糧欠
發已久且時屆深秋士卒衣不蔽體雖經百計安撫幸免鼓譟
之虞然當此賊勢披猖軍情萬緊若再令兵勇饑寒交迫實有
不堪設想之勢臣目擊情狀焦慮難名現在各路軍餉多取給
於山東山西等省其籌解原屬不易惟查山東山西年歲豐稔
且山東錢糧向係以二成官票搭收搭放本年已停收官票而
撥解外省兵餉仍搭官票二成是該省上年所收之錢糧尙有
餘存其庫款尙非十分支絀山西則頻年勸捐為數甚鉅亦非
無可挹注謹再瀝情馳陳仰求

皇上天恩敕下山東山西各巡撫責成藩司均照河南省每月各撥銀二萬兩解交徐州糧臺以應急需而免掣肘所有不敷之項容臣督飭徐州道王夢齡設法另籌總之賊勢如此浩大必須一鼓作氣早成一日之功卽多省一日之費臣具有天良斷不敢以老師糜餉上煩宵旰而所處情勢萬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請迅簡大員各督重兵分駐臨淮剿匪摺咸豐八年九月十九日
奏爲通籌江北淮北大局必須添派大員督帶重兵扼要駐紮以固北路藩籬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粵捻兩逆倡亂數載一切防剿機宜仰賴

聖慮周詳先期籌布江北漸次肅清沿淮一帶經在事諸臣秉承

聖謨辦理亦有眉目若不另生枝節原可次第廓清乃自廬城復陷以來勝保奉

命南征雖極力兼籌仍留攻取懷遠之兵交徐廣縉統率而自徐廣縉中風之後事機又不能盡行得手勝保一軍已覺應接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不暇不意江北大營自浦口失事後節節退守揚儀一帶居民既逃避一空兵勇亦不戰而潰是江北大局已敗壞不堪粵逆任意突竄如入無人之境矣然使清淮之間有重兵控扼力承其後尙可無北犯之虞無如由揚州而北並無一兵河臣漕臣雖於洪湖蔣壩及淮安等處設有防備而限於經費兵勇無多不足以扼險要萬一浦六揚儀之賊長驅而北何以禦之况臨鳳捻匪本與粵逆呼吸一氣通計江北粵捻兩逆不下十餘萬人若更互相牽引同時突過清淮上下千餘里門戶洞開何恃不恐此東路岌岌可危臣每一念及爲之寢食俱廢者也至西南數十圩賊衆逾數萬均與淮南各匪聲息相通臣軍自伊興

額挫折之後整頓非易各路截擊已屬喫力倘賊被逼情急再圖旁竄則西北兩路已成熟徑豫兵在鹿邑祇能顧及西面山東兵在曹單又相離較遠若調令前進既恐東境空虛若待賊至而後擊之已成不可知之勢前此雖倖將賊堵回其實毫無把握此西北路將就敷衍尤臣刻刻不能放心者也以現在大局而論惟徐州歸德淮安三處屯紮重兵可以橫截南北以固藩籬而安堂奧若一路無備一經竄越北路均不堪設想彼時卽在事諸臣湊集零星之師奮力邀擊皆成尾追且處處牽制臨時追剿亦不易言臣現既駐紮宿州則宿徐一路臣自當獨任其事若歸德但恃東豫防兵既不相統轄卽未免各分畛域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名爲自固邊防而邊防之能固與否實未敢遽信至清淮一路防兵更少地方之緊要事機之迫切又有倍於西路者從前由歸德至清江尙有黃河以限南北今則頭頭是道路路可通統計清淮歸德去臣等行營均在數百里外臣與勝保兩軍非惟無兵可撥實亦鞭長莫及兼顧爲難合無仰懇

皇上迅簡大員各督重兵分駐清淮歸德兩路力遏要衝與臣等互相援應庶北路有備無患臣亦無旁顧之憂得以儘力進剿俟東路逆氛稍緩再行分路並進與勝保等諸軍四面兜擊以期一鼓蕩平臣身行在行間目覩情形斷不敢顧彼失此貽誤大局事在急迫是以冒昧直陳由六百里馳奏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擒匪北擾攻剿獲勝摺

咸豐八年九月十九日

奏爲擒匪分路北擾攻剿均獲全勝該逆已由兩路回竄現仍設法邀擊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東西兩路分竄之賊相持未退各緣由詳細具奏在案詎東路之賊於初十日復集大股直撲丹縣營盤異常兇猛志在一破此營則南北連成一氣即可逼近宿州當經參將德克登額胡元昌等督率兵勇分布守禦該逆先由西邊進攻我兵槍礮齊施子落如雨該逆復以悍賊首頂梳櫛木板拚命前擁一面填濠一面緣牆直上我兵刀斫矛刺應手而倒其東北角係得勝營勇分守故意偃息不動該逆大股爭撲誘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至近牆始開放槍礮連環不絕斃賊尤衆由卯至申相持五時之久適臣派去馬隊接應行至舊土城邊賊復分股來迎我兵奮力衝突將馬賊壓退直抵營邊內外夾擊該逆立腳不住即時潰散餘賊陸連科等馬步約二千人乘夜東竄當以賊蹤飄忽宿營派去兵勇萬趕不及且西路之賊業已竄過宿北萬分緊急只得先飭滕家勝帶領臣派去馬勇並挑選固鎮營步隊會同靈泗各州縣迎頭截擊多有斬擒該逆復斜折而北竄至睢甯宿遷各境臣一面飛致各州縣調集練勇扼要堵剿一面飛飭苗沛霖由滄南率帶練勇乘虛直搗板橋等處賊圩以爲攻其必救之計現據苗沛霖於十四十五等日出隊至板橋一

帶攻撞陶圩陸圩兩次殺賊六七百名救出被掠婦女數百人

該逆既被各該州縣截剿復聞此信卽於十六日折回救護老巢經靈泗固鎮節節追剿臣亦派去馬步於滄河附近預備邀擊西路之賊自傅振邦於初八日退紮蕭縣堵截北路賊遂竄擾東山套攻破小時村及永堽民寨並竄至夾溝東西一帶驛馬被搶意圖將各民寨攻破盤踞東山套以斷我餉驛要道臣當卽撥派員弁分至奶奶山高皇山乾山等處各民寨幫同料理守禦並送給火藥等項一面於十四日派撥馬步馳近夾溝賊卽聞風先去我兵追至高皇山一帶遇馬賊後隊數十騎追殺數名該逆退守該山之西面次日復出隊繞至蔡里山口該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逆正在驅逐難民搬運糧穀我兵驟至奮力衝殺救出被裹難民二千餘人當據獲犯供稱賊中老捻俱在平山刀山石山一帶築圩以便接連車輛輜重旋將隊伍撤至奶奶山暫爲歇息於十六日夜間由古饒集一路進剿甫至平山南遙見賊旂無數瞥見我兵卽排仗來迎我兵將步隊列仗在後馬隊前衝極力將賊馬壓下步隊乘勢一擁並進該逆紛紛逃散我兵追殺三百餘名生擒擒首戴中洪等四十餘名並據傅振邦函稱退至蕭縣後先到徐州卽於城外分布紮營並救援北面各民圩復密派博崇武由蕭縣帶隊往援永堽內外夾攻斃賊甚多救出山上難民一萬餘人該鎮亦一面相機前進入山搜剿不使

餘匪藏匿此西路捻匪回竄之情形也臣查此次捻逆分路出竄馬步幾難數計雖經官兵迭次痛剿並令苗沛霖於滄南攻其老巢該逆兩路均經回竄未敢再向北犯亦未敢久踞東山套奈賊勢過盛兵力過單實在不敷邀擊臣與傅振邦先就現有兵勇悉心妥籌能否迅速廓清實亦未敢遽信也所有逆捻分竄迭次攻剿獲勝現已回竄各緣由理合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前於本月初十日奏報軍情後十一日徐宿驛路即為賊梗十六日道路漸通賊已有散漫之勢彼時能否全數擊回辦理尙無把握未能倉皇入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告致煩

宸廑是以奏報稍遲合併聲明謹

奏

遵旨明白回奏並陳與在事諸臣同心共濟摺咸豐八年九月十九日

奏為遵旨明白回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九月初六日奉

上諭勝保奏袁甲三奏報豐縣克復日期與該大臣所聞不符並馬隊官兵及馬匹尙未撥到營等語前據袁甲三奏豐縣賊匪因聞兵勇齊至於初十日奔竄出城當將縣城收復茲據勝保奏據各州縣稟稱捻匪於初八日闖入縣城僅住一夜即向單縣逃遁與袁甲三奏報不符即著袁甲三明白回奏至綏遠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城馬隊五百名並著袁甲三遵照迭次諭旨將二百名留於該營其餘三百名即撥往勝保軍營另備馬匹亦著分撥一半隨同馳往勝保現須進攻廬州兼顧懷鳳亟須馬隊助剿務應迅速派往毋再延誤值此時事多艱總宜和衷共濟勿以各分畛域致誤緊要機宜是為至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臣跪讀之下惶悚難名伏查前次賊竄豐縣臣於由宿赴徐時途次迭據附近各州縣稟報情形並據徐州鎮傅振邦徐州道王夢齡徐州府知府趙作賓等稟報賊於初九日分股西竄仍留後隊在豐縣盤踞擄掠初十日偵知宿徐大兵追至倉皇驚潰我軍遂將城池收復等情前來臣復加參考並詢據各處來人

衆目共睹異口同聲當卽據實奏報在案查豐縣係徐州鎮道及徐州府本管地方所報斷無舛錯並據碭山縣稟稱初十日賊之大股尙踞豐縣商邱縣稟稱賊於十一日由豐縣竄至單縣之孟莊虞城縣稟稱賊於十一日由豐縣竄至單縣之石老家濟甯州稟稱賊於十一日由豐縣等縣分撲金鄉縣之霄雲寺各該縣均與豐縣毗連相距數十里及百餘里不等並無一人稟稱賊至豐縣於初九日卽竄單縣者且各地方官探報軍情均係通稟該本管上司並非稟臣一人處豈能任意捏飾今據勝保奏稱賊於初八日闌入豐城僅住一夜卽向單縣逃遁與臣奏報日期不符實堪詫異不知該大臣於七八百里之外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何所據而云然若謂據各州縣稟報則臣處所接道府州縣印稟確鑿有據何以互有參錯耶若謂此外另有各州縣稟報何以臣處並未接到獨稟勝保耶若謂據道路傳聞何竟以荒唐無據之詞撫拾入

告耶况臣於收復豐縣並未奏報克復並奏明派去之副將博崇武於收復後趕到進城安撫既不冒功何故改寫一日耶勝保此奏臣一經明白回奏

聖心自可釋然第恐該大臣一遇焦急肝氣觸發卽不暇求詳輒爭執於

聖主之前似於和衷之誼稍有刺謬至綏遠城馬隊臣並未全

數截留其隨時變通辦理情形已於前次奏報軍情附片陳明茲奉

訓諭仍以勿分畛域上煩

宸廑自愧才識短淺際此時艱卽與在事諸臣同心共濟尙恐難效涓埃何敢以偏執貽誤自外生成謹將所有遵旨明白回奏各緣由理合繕摺呈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河南撫臣嚴密防守片 咸豐八年九月十九日

再查此次賊匪分路出擾據獲犯供稱本欲一股由宿州東南一股由宿州西北趁濉溪營盤未定兩路均會宿州之北則宿營坐困該逆即可縱橫自如其計實屬兇狡幸東南一股經升縣兵勇痛懲之後未敢直趨北路西北一股亦經迭次擊剿未敢盤踞乘此賊氛退竄尚可極力布置惟東山套居民稠密有險可扼是以輜糧最多此次賊由西北竄入大半被其焚掠該逆得糧既多益增猖獗且附近宿徐本多可良可莠之民近因兩次被賊逼脅散給旗幟迫令入黨更覺難以安撫况懷鳳之賊本與西南各圩句通一氣近聞勝保留攻懷鳳之兵均退紮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十五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數十里之外該逆更可出入自由設牽引四出蔓延日廣即令臣營竭力扼截不使北犯萬一率眾西趨則陳州周口一帶既無重兵必致遭其蹂躪大為可慮除由臣隨時知照河南撫臣外應請飭下瑛檠早為布置嚴密防守不使再擾完善之區即可為以次殲除之計矣謹附片具奏

請飭山東撫臣派員另駐清淮片 咸豐八年九月十九日

再臣前奉

上諭飭令傅振邦統帶新調山東兵一二千迅赴清江並著臣飛催山東兵及未到馬隊馬匹毋任逗留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查清淮情形喫重臣已另摺陳明並擬請簡派大員督帶重兵扼要駐紮茲荷

聖明指示傅振邦自應遵

旨前往惟現在徐宿一帶捻逆披猖雖暫時被擊四竄而分路截剿正在萬分喫緊之際况懷鳳之賊時思出撲東西數百里同時喫重又據差探報稱李兆壽黨夥四出焚掠已至壽定懷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十六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遠交界一帶是否的確久未接勝保來函萬一該逆投誠不果句結張宮等逆合股北趨臣軍實有難於支持之勢且臣營將領乏人亟須請調疊經奏明在案伊興額自前次失利之後病尚未痊此外實無統帶大員傅振邦斷難抽身現聞六合之圍已解揚城之賊已退又有勝保移紮盱眙以障清淮前路以目下情形而論宿徐之緊要不減於清淮清淮一帶既調山東兵前往防剿可否仰懇

飭下山東撫臣即於東省各鎮中選派一人馳往統帶一切機宜仍由河臣漕臣會商妥籌傅振邦仍暫留臣營幫辦臣受恩深重自當酌量緩急力顧全局嗣後隨時查看再與河臣漕

臣咨商辦理總期兩無貽誤仰慰
宸廑至山東新調之兵並未到之馬隊馬匹臣卽當遵
旨飛催飭令迅速前進不任逗留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請調東三省馬隊片

咸豐八年九月十九日

再現在賊勢浩大輿捻兩逆均有北趨之勢北路地勢平曠該
逆動以無數賊馬縱橫馳突我軍專恃步隊萬難制其死命臣
營馬隊甚少實屬不敷剿辦各路軍營一律喫重既難抽撥其
東三省馬隊又萬不敢再請添調日夜焦思殊無善策因徧詢
各路馬隊弁兵據稱
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向多獵戶平日練習馬上槍箭專以撻
牲爲業無事則百十爲羣私自入山偷獵虎豹一遇出圍之日
卽行應募代撻牲畜其膽氣素壯槍箭均無虛發若招募隨征
必能悉成勁旅可否請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旨飭下

盛京吉林黑龍江各將軍選派曾經出征得力大員就近挑募
乘騎便捷槍箭有準者一二千名酌照征兵辦法給予糧資
成各頭目嚴加約束另派明幹員弁帶領前來以厚兵力而資
攻剿於該處額兵無損而臣營多添得力馬隊卽可迅速掃蕩
實於北路軍務大有裨益臣於該處情形不能深悉而詢之各
該弁兵則異口同聲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訓示臣不勝急切待

命之至謹附片具

奏

請飭調西甯鎮官兵片

咸豐八年九月十九日

再各處軍營一遇賊氛逼近不得不添募壯勇以佐兵力之不足其中果敢可用者固不乏人而無業游民混跡日多無論一經潰散無從招集即另換名目倉猝湊合亦往往此營所汰即為彼營所收挑選甚難糜費滋多若再無得力官兵配合分佈防剿更無把握現在臣營除陝西兵六百名此外只有自正陽北來時由勝保軍營分撥官兵一千二百名係直隸山東河南各營合二十餘起湊成此數傷亡之餘疲於戰陣現在各路喫緊實在不敷防剿附近各省又無可抽調湖北援剿之師倘無起程消息惟有上年西甯鎮籌備安徽換防之兵五百名未經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到防亦未他調可否仰懇

天恩飭下陝甘總督再於西甯鎮添撥五百名共成一千名飭令派員管帶迅赴臣營以備攻剿再臣聞西甯鎮管署遊擊楊玉芳郭維忠守備彭萬章千總祁友倉毛芝蓮等帶兵均屬勇敢此次所撥該管官兵可否即派該員等管帶前來以資得力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懷遠擒首李大喜由西路北擾追剿獲勝摺
奏為前次北竄擒逆全數被擊回巢正在布置扼要紮營又有懷遠竄出擒首李大喜糾眾復由西路北擾官兵追剿獲勝並預備截其歸路恭摺奏祈

咸豐八年十月十五日

聖鑒事竊臣前將東西兩路北竄擒逆剿擊回竄仍行設法邀擊各緣由詳細具奏在案拜摺後旋據遊擊滕家勝稟稱東路竄匪於十七日戌刻由原路回至靈境之晏莊寺晏谷口各處盤踞經該遊擊分派練勇前往迎擊行至朱家圍遇賊蜂擁而來我兵整隊邀截該逆且戰且走我兵節節跟追殲斃執大旗紅衣老賊一名馬步賊六十餘名生擒五名該逆竄至王家洲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紛紛爭渡復經雲騎尉黃國樑等奮勇力追殺斃多名餘賊盡回老巢其西路攻撲東山套之賊被擊回竄後復經傅振邦入山搜殺生擒大擒首石得珍查係向帶數千人擒中最高為兇悍一經拏獲遠近稱快二十四日傅振邦親至宿營與臣面議調撥各營兵勇駐紮滌溪正在商籌間據探報懷遠擒首李大喜率眾二千餘人竄回滄南復糾約各賊圩數千人仍圖北犯次日果有馬賊數百直撲奶奶山民寨當被練勇擊回臣一面飛飭徐州道王夢齡密為布置一面派撥大隊交傅振邦統帶前往迎剿將近奶奶山該逆正在圍攻民寨見我兵至遂於山南面東排列數仗以待中隔一河傅振邦督飭馬隊由東邊奪橋

馳入賊陣先將馬賊壓退數次斬殺十數名生擒七名該逆步隊屹然不動馬隊亦不敢再來相持時許旋見賊之後隊漸漸撤退該逆見東山套一帶不能得手遂於次日竄至徐城由西門外蘇隄左右直撲郡城幸王夢齡預爲防範當即督飭文武於燕樓地方連放大礮轟斃賊匪多名並派守備黃凌雲帶馬隊一百餘人迎剿陣斬二十餘名生擒五名該逆復馳向雲龍山附近放火我兵於山上營盤施放大礮傷斃多名該逆退至距城七里之段家莊適臣派去之營總常陞帶領馬隊二百餘名先隨傅振邦由東山套一路追剿夜間趕至徐城復恐徐郡兵力尙單不敷兜剿續撥步隊一千餘名派臣子編修袁保恆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並陞用道知府李榮帶領赴徐一面飛咨山東巡撫飭屬一體嚴防旋據徐州道稟稱該逆連夜拔隊竄至郡北三十里之毛村一帶傅振邦等追至毛村探得前路賊在潭山盤踞隨經馬隊前進迎剿陣斬馬賊十數名賊遂越過該山之東面奔往柿莊么莊一帶傅振邦旋督大隊竭力跟追斬殺一百餘人生擒三十餘名內有穿黃馬褂長髮捻首七名賊向東北小吳家莊遁匿乘夜復往東竄傅振邦由柿莊追至汴塘集遇賊接仗復殺賊八九十人正在追剿間另遇馬賊七八百匹護車行走我軍上前衝殺數次將賊登時擊退截回輜重車五十餘輛訊據獲犯供稱該賊被追情急擬向邳州一帶繞至徐宿以東回巢

等語臣查此股捻逆北擾經官兵跟蹤追擊直至山東嶧縣邊境無日不戰該逆喘息未遑銳氣已挫現飭宿營撥去步隊繞至徐州以東約會傅振邦前後夾擊復派副將王鳳祥等督帶馬步一千五百人駐紮宿北四十里之褚莊集預備邀擊並先已飭調練總苗沛霖緊逼澮南各賊圩紮營攻其必救復於宿東一帶預設伏兵倘該逆果由東路回巢必可合力痛剿一氣掃蕩所有捻逆復圖北擾官兵迎剿迭勝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剿匪事務徐州鎮總兵傅振邦合詞由六百里恭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奏

臨鳳賊匪水陸並下會同傅振邦各路兼顧片

咸豐八年十月初五日

再據遊擊滕家勝稟稱臨鳳賊匪水陸並下於二十七日竄陷五河縣城仍分紮五境之張家溝一帶意圖攻撲鍾陽集團寨經該遊擊派令藍翎外委滕家棟帶勇二百名星夜馳往督同該處練總聶永隆等糾集團練數千人極力堵禦於三十日卯刻與賊接仗自卯至申六時之久殺賊三百餘人該匪尙未遠退又據泗州知州李承穎稟稱鳳臨大股意在由五河蜂擁過河漸入州境經該州沿河堵禦當即退回仍在五境焚掠等情臣查五河以下水陸要隘即係浮山盱眙蔣壩等處臣相距數百里未能深悉勝保翁同書及河漕兩臣必已嚴密守禦若由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陸路直犯清淮則泗州適當其衝臣力所能為斷不稍分畛域已飛飭滕家勝糾練數千人迅往泗州會同堵剿並與南東各路軍營聯絡聲勢臣所日夜焦思者緣徐宿軍務六七月間辦理已有眉目旋因張落刑竄回雒河一帶勾結各股分路竄擾伊興額失利之後我之元氣大損賊之兇燄愈張迨傅振邦竭月餘之力整頓兵勇仍趕緊駐紮濰溪又以紮營未定為賊所乘西北門戶洞開已屬防不勝防而懷遠之賊復陸續竄出宿營兵勇先撥千餘人歸傅振邦統帶以厚兵力復添派千餘名隨同北去左右支絀萬難措手前奉諭旨飭催湖北援兵臣現已專員迎提行抵何處尙無消息至

苗沛霖團練人數過多只可用於四面賊巢之間攻剿頗為得力其良莠參半之區一經該練久居即不免於騷擾思威駕馭尙須隨時斟酌臣惟有會同傅振邦先就現有兵勇各路兼顧總期殫竭血誠盡一分心收一分效以無負聖主委任之至意謹附片具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兩路追賊伏兵邀擊大獲全捷摺 咸豐八年十月十二日

奏為兩路追賊獲勝復經伏兵邀擊大獲全捷餘衆遁回老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追剿北竄捻逆迭獲勝仗並預備截其歸路各緣由詳細具奏在案時傳振邦帶領馬隊由銅山縣之雙溝張家集一路追賊南奔不令喘息於初十日未刻該逆至下刁山迤東孫家寨地方路隔一河中有橋梁甚窄該逆見追兵緊急將輜重先行過橋遂扼橋橫列馬步數仗以禦追兵迨傳振邦馳至極力衝壓數次相持時許賊勢漸卻且戰且走適臣子編修袁保恆知府李榮亦帶步隊由潘家屯楊莊一路竭一晝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夜之力一氣追趕至下刁山西面遙見賊衆蜂擁前奔遂催隊趨行與傳振邦之軍會合乘勢追殺擒斬數十名截下輜重車數十輛該逆見追兵漸增不敢稍停乘夜奔竄由宿北之符離集折向正西斜竄臣已先期派副將王鳳祥等督帶兵勇一千五百名在宿北四十里之褚莊左右埋伏該逆甫過符離王鳳祥等馬步齊出攔腰橫擊該逆猝不及防捨命狂奔傳振邦等馬隊亦復趕到併力追殺二十餘里由奶奶山至火食集一路賊屍枕藉殲斃及撲水淹死者約有一千餘人生擒王寬等五十二名頗足振軍威而寒賊膽惟西路濰溪一帶迭被逆擾並屢次在該處裝旗聚眾居民大半被脅若不於濰溪紮定營壘

則北路門戶洞開難保該逆不再圖竄擾因與傳振邦商酌統帶徐宿兩營馬隊由平山刁山一路疾馳而西沿途撫卹難民搜捕匪一面挑選勁旅赴濰溪趕緊紮營再圖相機進剿至苗沛霖團練已飭令在澮南衆賊圩之間修築營壘探聞連日趁賊疲乏迭獲勝仗俟稟到再行詳細具奏所有追賊回竄邀擊獲捷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剿匪事宜徐州鎮總兵臣傳振邦合詞由六百里恭摺馳奏伏乞

奏

皇上聖鑒訓示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咨會山東撫臣嚴飭州縣確報軍情片

咸豐八年十月十二日

再臣接准山東撫臣崇恩咨稱前因清淮緊急會調山東兵勇

前往協助旋准河臣庚長咨會令此項兵勇前赴徐州援剿現

在賊由徐州繞越北竄應將前項兵勇酌量撤回東省等因臣

查前准漕河兩臣咨會以賊擾甯宿遷各境令東勇六百名

歸徐州調撥當經臣以傅振邦追賊獲勝賊向東竄咨覆漕河

兩臣令將此項東勇仍歸清江調遣先固東路嗣復探聞臨鳳

大股竄陷五河勢將下趨清淮恐又喫重復劄飭該帶兵官無

論行抵何處迅即折回清江各在案是此項兵勇並未到徐可

否撤回應由漕河兩臣酌量辦理至各州縣探報軍情緊急礙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難往返飭查而近日探報往往失實即如此次北竄之賊傅振
邦由宿至徐跟蹤截剿並經王夢齡將蕭縣步隊調赴徐州立
將賊匪擊退東省探報所稱徐軍先勝後敗傅振邦退守蕭縣
等情毫無影響其分擾豐沛之賊係由徐西續來一股馬步不
及千人意欲趕併大股因被傅振邦帶兵阻截遂折向西竄經
豐碭各官兵分投截擊即於初二日由蕭碭境內踉蹌回巢並
未據有輜重亦無與河南牛頭會句結等情總因賊蹤飄忽風
鶴頻聞各該州縣等遇有警信無論虛實並不認真防守設法
偵探率以風影傳聞張皇具稟為諉過請兵之計積習相沿到
處貽誤不獨東省州縣為然也除將近日軍情隨時咨照山東

撫臣並嚴飭各該州縣確切分探據實稟報外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陳報楚師來援啟程日期片 咸豐八年十月十二日

再湖北撥來援剿兵勇現接督臣來函約於本月初十前可以啓行惟取道英霍山徑崎嶇兼以所過之區地方凋殘諸多不便何時到宿尚難預定查官文等於兩湖境內一律肅清後分兵四援所向克捷實因所部兵勇歷年訓練調遣誠信相孚是以五月間分兵東征時曾經奏明軍心向背攸關未便改歸他人節制該督撫之思慮周詳總期於公事有濟也臣與官文等向未謀面因見其公忠體

國既無畛域之分並無矜張之氣真能以實心行實事宏濟艱難爲近日不可多觀之人是以本年三月間始通信於胡林翼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五月間始通信於官文嗣接其來函謂深知臣兵少餉缺所處萬難北路軍情喫重欲練勇數千咨送臣營以助成功因選將籌餉頗難尙未定局等語臣此次於伊興額失利後奏請湖北撥兵來援亦因其先有此意也在官文等籌兵籌餉顧全大局並非有私於臣而迭次來函均稱此項兵勇供臣指揮並諄諄以機宜相示俾臣得此勁旅防剿稍有把握其爲北路籌畫者洵屬不遺餘力臣力小任重幸獲匡勳斷不敢不奮勉圖功以期迅掃妖氛稍紓皇上宵旰之憂所有楚師來援原委並啟程日期謹附片具奏

北路軍情喫重驟難分兵馳赴正陽摺 咸豐八年十月十二日

奏爲北路軍情十分喫重驟難分兵馳赴正陽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九月初二日奉

上諭剿匪事宜本係袁甲三督辦俟唐訓方等所帶湖北兵勇四千名到徐宿一帶卽著與傅振邦會同辦理徐宿剿匪事宜袁甲三卽行酌帶所部兵勇折回潁州正陽一帶妥籌防剿以杜匪衆沿淮上竄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

聖慮周詳通籌南北全局

指授機宜臣自當遵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三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旨前往不得專顧北路惟現在北路喫重情形有什倍於正陽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宿南數十圩賊與張翼諸逆呼吸相通其衆不下十餘萬近因懷遠各營退紮較遠該逆勾結往來更覺出沒靡常並非懷鳳爲一股而徐宿另爲一股也前次竄擾豐沛曹單之後被擊回巢不及十日再撲濉溪口焚搶東山套另股由汴縣東擾靈泗蔓延宿睢經臣與傅振邦極力邀截始分兩路回竄乃抵巢甫經數日而李大喜又由懷遠帶賊數千糾合北犯由奶奶山先撲徐城被擊後又直奔東境復經傅振邦跟蹤追擊又由臣撥派馬步會合助剿馳逐十餘日幾於無日不戰賊始

拚命奔回至符離集遇伏敗竄大受懲創星夜回巢現據探聞該逆等本擬卽同孫葵心一股竄周家口因此次受創復邀約孫葵心等再圖合力北趨爲報復之計懷鳳之賊亦同時水陸東下思犯清淮臣軍實有應接不暇之勢况徐宿扼南北之衝西自商永虞夏東至靈泗邳睢並無重兵專侍臣等一軍左馳右突疲於奔命東省防務喫緊既不能出境合剿其邊防亦皆單弱以致傅振邦追賊北去轉戰數晝夜而東省韓莊台兒莊兵勇遇賊潰敗不能前後夾擊更有孤掌難鳴之勢且臣所部兵勇初到徐宿尙爲壯盛是以所向頗能得手自伊興額淮漢口失利之後統計該副都統原帶及臣添派之兵勇摧折不下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一千數百人元氣大損雖經傅振邦極力整頓尙未能一律強盛一遇賊竄專恃臣儘力撥派方成隊伍此時卽臣與傅振邦同在北路合力布置尙不克勁氣直達必俟楚兵到後方能一鼓作氣進逼賊巢若臣再將所部兵勇抽帶南去不但傅振邦一人難以兼顧且兵分力薄必致兩邊防務均無把握臣非不知馳赴正陽專顧淮南一隅責任稍輕而北路大局所關實不敢避難就易致有貽誤現與傅振邦悉心商酌未敢稍涉拘泥輕議移師且軍情朝夕異宜現准翁同書鈔咨奏稿知西路捻逆已退回馬頭城情形稍鬆至勝保前奏係規復天長喫緊之時不暇西顧現在天長已克滁城已獻又得李世忠率黨投誠

翊助官兵昨接該大臣來信擬回駐池定之間策應西路若勝保能設法兼籌固屬呼應一氣否則提督德安既無兵可帶現由揚州馳回勝保軍營可否卽令前赴正陽督兵剿堵仍由勝保等就近籌策可資得力蓋懷鳳之賊注意下竄其回撲西南或係藉圖牽制亦未可知正陽殘破之後非如從前商賈雲集爲該逆所必爭也再查已革安徽藩司李孟羣前此未能扼堵廬賊咎有應得然究係甫經到廬接署撫篆數日部署未定之故且久歷戎行平日頗著威名該司現駐壽州以南尙帶有素練兵勇可否先令就近回軍力扼壽州正陽俟德安到後卽隨同會剿必當力贖前愆堵截有功也臣受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恩深重凡心力所能爲斷不敢不兼籌並及而事之緩急輕重有必須隨時變通者亦不敢不權衡妥善致誤事機所有北路情形喫重驟難馳赴正陽各緣由謹會同幫辦剿匪事宜徐州鎮臣傅振邦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進攻滄北賊圩立時平毀摺 咸豐八年十月十九日

奏為進攻滄北賊圩大獲全勝立將賊圩平毀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 臣前將符離集擊賊獲勝餘匪遁回老巢各情形詳悉奏

聞在案旋因該逆遠歸疲乏驚魂未定飭令知州苗沛霖趕帶團練乘賊不備馳赴滄南任家集一帶於眾賊圩之間搶築營壘扼其東北竄路並以牽制圩賊使不得大股四出乃該逆兇狡異常東北既被遏截復思由西路北延志在跨踞滄河兩岸使滄北官軍無從進剿遂挑選各圩千餘賊令捻首趙學泗帶領在滄河北岸距宿州六十里之牛家牌坊連夜築圩深溝高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壘以為負隅固守之計 臣以該處附近新築民圩本多首鼠兩端一經逼脅勢必盡入賊黨且該處為濰溪前路相距不過六十餘里倘經久踞則濰溪之營萬紮不定西北防剿仍無把握因派副將王鳳祥等選馬步二千五百名飛速進攻於十四日已刻行抵該圩正在分派隊伍間西北突來馬賊二百餘名經我馬隊衝擊陣斃十餘人逼入圩內忽有賊馬三百餘名由圩之東南門突出向我兵步隊衝突都司孫之友向前迎擊賊勢兇猛幾於抵敵不住王鳳祥復飛調張學醇等由賊後抄襲孫之友等亦會合夾擊賊飛遁圩內復於各營挑選奮勇八百人懸以重賞令各帶刀矛噴筒火箭藥包輔以馬隊為前敵加

派礮隊五百名為後應又將各兵勇頭目招齊面前親加鼓舞

密授機宜於十五日落時趕令拔隊期於攻賊不備即有援賊亦必趕救不及該文武等帶隊乘月色趨行黎明趕到未到賊圩三四里即聞該逆鳴鑼齊人我兵馬步疾趨直抵牆外先將馬隊撤開周圍旋繞防其外援並於圩南渡口站隊以防南岸之賊俾步隊得專力進攻該文武等督飭步隊由東西北三面齊攻圩內槍礮如雨我兵齊心協力一擁而進扒至濠根火箭藥包噴筒一時並發該逆槍礮施放不及雜以磚石我兵勇間有帶傷仍復冒煙直上勇氣百倍守牆之賊有被火器燒傷者旋缺旋補抵死不亂我兵火礮放入圩內燃著草屋當被救滅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火具幾於用盡忽見火箭連入數支賊房及草堆一時俱焚煙燄猛烈該逆始立腳不定王鳳祥等即督飭兵勇乘勢扒牆而入北面牆高濠深不能翻越大眾踏肩而上賊見官兵已入復併力抵拒勢同巷戰我兵先入者登時陣亡二人受傷者十餘人幾為壓退幸後隊繼進一齊砍殺刀矛所傷應手而倒該逆見勢不支始奪門越牆拚命奔逃我兵盡力截殺馬隊由牆外槍箭並施四面兜截將餘賊盡驅歸河岸紛紛撲水而過頃刻填積水為之平間有由屍上踏過者我馬隊復下馬持槍向南岸施放擊斃殆盡該文武當飭將圩內未焚房屋一併燒燬伏匿之賊搜殺淨盡復將附近數里賊村同時焚燒統計圩賊二

千餘人除殺斃淹斃外漏網者不過百餘名據生擒十七名僉
供擒首趙學泗實係於圩內殺斃其次如王化倍卜殿班張舉
等著名捻頭約斃數十人奪獲百餘斤以下槍礮四十餘桿偽
太平天國精忠果毅衝鋒統領馬隊元帥及偽指揮偽檢點各
大旗二十三面五色雜旗七十六面騾馬牛驢及衣物等不可
數計實足快人心而振軍威北路官軍自伊興額濰溪失利之
後元氣大傷今得此全捷軍心大振實臣到北路後第一快事
斃賊之多亦以此次為最從前捻逆迭次北擾雖經截回而完
善之區被擄將士不敢言功此次進攻關係滄北大局未敢沒
其微勞所有尤為出力及首先入圩之分發補用知府張學醇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擬請

賞還花翎直隸涑水汛藍翎守備王清泰擬請以都司儘先補
用並

賞換花翎山東泗水汛把總儘先千總王元魁擬請以守備儘
先補用先換頂戴藍翎把總黃家相擬請以守備補用壽春鎮
藍翎把總孫廣泰擬請加五品銜並

賞換花翎山東兗州鎮藍翎候補千總姚廣武擬請以守備儘
先補用並

賞換花翎遊擊壽鎮候補都司孫之友同知銜江蘇候補知縣
張汝梅擬請

賞加勇號其餘出力員弁兵勇由臣先行存記彙案請獎所有
進攻獲勝立破賊圩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剿匪事宜提督銜
徐州鎮臣傅振邦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鎮臣傅振邦現已督隊至蕭縣之瓦子口暫
行駐紮一面防守西路一面於濰溪口挑濠築壘以期步步為
營依次進紮合併聲明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三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派員駐紮五河以上會同進剿片

咸豐八年十月十九日

再前探逆捻撲陷五河卽在該境之張家溝一帶屯聚並據泗州告急恐賊由陸路直趨清江經臣先後飛飭遊擊滕家勝派兵馳剿獲勝前曾附奏在案嗣據泗州稟稱滕家勝之兵直赴五境之鍾陽集迎頭截擊該州亦相機接應旋據滕家勝稟報五河捻衆時出衝突意在乘間東擾迭經把總陳振邦等督練擊退擒斬頗多兇骸稍挫該遊擊復派雲騎尉黃國樑外委陳立喜等帶領馬步健勇並臣派去馬勇共二千人馳往攻剿於初五日在鍾陽集會同陳振邦等所帶勇練八千人併力前進探知該逆於沿河排列礮船賊衆半居船內因將大隊分路埋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九

三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伏誘賊離船登岸突出伏兵連開槍礮煙燄冲天喊聲四起該逆不知虛實登時驚亂我軍卽乘勢衝殺轟斃紅衣賊首五名餘匪一百餘名奪船二十餘隻旗幟器械數十件賊勢不支卽於初六日遁回懷鳳查看五河城鄉內外盡成焦土兵勇不能在彼屯紮等語泗州來稟大略相同惟稱竄擾雙溝之賊卽係五河分股臣一面復飭滕家勝等扼要分紮聯絡附近鄉團以資堵剿一面咨商安徽撫臣派員接署五河縣事辦理善後事宜並撫集流亡重整鄉團現據探報該匪全回懷鳳其雙溝一帶已無賊蹤等語查此次賊陷五河後時圖直撲清淮狡悍已極雖經臣飭派滕家勝等逼剿迭勝並未大寒賊膽五河亦非

攻克其所以竄回懷鳳者或係飽掠而歸運送老巢或先行探明路徑查看防兵再爲一氣直達之謀均未可知逆衆窺伺清淮處心積慮已非一日設再被擾大局更不可問再查五河以下竄路漕河兩臣及勝保翁同書均派有兵勇防守臣前因五河失陷亦於無可抽撥中分兵協擊稍有補救但恐大股水陸並下無論臣於數百里外鞭長莫及卽南岸分門別戶之師零星湊合亦萬不可恃臣才力短淺時切杞憂應請飭下在事諸臣急籌添兵並趕備大小礮船聚各處之防兵進至五河以上賊以愈逼而愈緊兵以愈合而愈厚路以愈截而愈少再派大員或文或武駐紮統帶以專責成並與各路會合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九

三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進剿或可維持全局較易收拾也是否有當伏乞聖明訓示謹附片具

奏

蒙毫擒逆合股西竄布置各路兜剿摺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奏為蒙毫擒逆合股西竄豫省十分喫重現在分兵馳援並布置各路兜剿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西路擒逆垂涎陳州周家口一帶時思竄擾經

臣豐次奏明並屢飭各該地方官及駐防鹿毫各軍一體嚴防

署河南撫臣瑛榮亦專委大員督辦周家口防務並於周家口趕

築長圍整飭團練為先事豫籌之計隨時函會各在案詎於本

月二十二三等日豐據陳州歸德各府縣稟報擒首孫葵心劉

狗等糾合蒙毫各擒擬分三路西竄一由阜太走沙河兩岸一

由亳州南境一由歸德南境會合西趨於十七十八等日至歸

德府南宋家集高辛集一帶兵練迎擊均未得手並探聞賊之

前隊已至鹿柘交界一帶臣聞信之下焦憤難名查歸德陳州

均為豫省東南門戶該逆現踞歸德以南數十里宋郡已屬可

危恐其一面牽制官兵一面仍赴陳州周家口一路周家口商

賈輻輳為通省銀錢流通之地設有疎虞不堪設想並據河南

總局司道稟稱據阜陽縣探報該逆有由陳州禹州擾竄

汴省之說臣於徐營選配馬兵馬勇三百餘名由傅振邦統帶

並於宿營選配馬兵馬勇四百名由編修袁保恆等管帶隨同

傅振邦星夜馳往相機迎剿再查此次西竄之賊以孫葵心一

股為最多而最悍其老巢均在蒙毫阜太交界一帶臣已飛飭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練總苗沛霖由渦河以南擣其老巢為攻其必救之計逼令該

逆情急回顧較易著手至湖北赴援淮北之師臣早經派員由

六安一路迎催尚未知行抵何處現以擒股西竄復飛囑唐訓

方如行抵潁毫一帶即先其所急就近督剿能否趕上尚未可

知其亳州以南賊勢何如亦尚未據各州縣續報惟該逆既已

分路齊出眾逾數萬其勢甚為兇猛豫省防兵單薄難資抵禦

接瑛榮十九來信據稱延榆鎮總兵楊昌泗尚無到汴確信該

署撫復飛調南陽鎮總兵邱聯恩逕赴陳州亦恐緩不濟急傅

振邦督帶馬隊八百名如與鹿邑防兵會合一處或可力挫兇

鋒至宿南擒逆自前次牛圩被創後賊膽大寒正擬乘勝進剿

又因豫省喫緊馬隊精銳均赴援於數百里外急切未能回營

仍恐滄南各圩句結懷鳳之賊乘虛再出幸濰溪營盤業經紮

定稍可放心臣仍飭各營一面嚴防一面不時派隊在沿滄一

帶巡哨藉壯軍威以杜該逆北竄之志斷不敢顧彼失此稍涉

大意也所有賊竄豫省分兵援剿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剿匪

事宜徐州鎮臣傅振邦合詞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四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軍餉萬分竭蹶謹再瀝陳摺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奏為軍餉萬分竭蹶謹再瀝情具陳請

旨飭催山西山東兩省按月照數撥解並將欠解銀兩迅速解清以資軍食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臣營軍餉前經奏請自本年六月為始由河南山

東山西三省每月各撥銀二萬兩復又兩次奏催均蒙

俞允在案查自六月奉

旨後至今已五閱月除河南按月撥解外山東解過銀四萬兩

現又報解一萬尚未到徐計欠解銀五萬兩山西僅解過銀三

萬兩計欠解銀七萬兩核計該二省共短解銀十二萬兩之多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四十二

天津華泰印書館代印

臣前次奏明月需銀七萬餘兩自伊興額濰濰失利後賊勢猖獗兵力摧殘不得不添募馬步各勇現計每月餉銀連一切製造共八萬餘兩方能敷衍臣督飭王夢齡核實經理較之各路軍營節省實多共見共聞此時各該省即照奉

旨准撥之數按月解到尚多不敷支放仍須就本地另行籌畫以資補苴萬難再有短少刻計各營口糧已欠發六十餘日時值嚴冬兵勇號寒啼飢實有不能支持之勢在各該省動稱庫項短絀亦係實在情形而臣營餉源惟恃此三省撥款今一月所得不足半月之需每遇出隊移營幾致無可措手即如此次赴援豫省急如星火而兵行裹糧糧臺絲毫無存向各市場設

法挪移竭兩日之力僅得數百千勉令成行此後如何接濟仍毫無指項臣渥承

寵命忝領軍符未能迅掃妖氛上紓

宵旰撫躬自省愧悚難安更何敢以餉絀兵飢屢煩

宸聽第軍營以餉為命當此寇氛滋蔓將士飢疲目擊情形萬

分可慮惟有仰懇

天恩俯念餉需萬窘

飭下山東山西各撫臣嚴督藩司將欠解臣營十月以前餉銀

限十一月內掃數批解以後務遵奉

諭旨每月撥解二萬兩如有短少即由臣按數提催緣各該撫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四十二

天津華泰印書館代印

臣原非過分眈域而協濟各省均有按月定數亦各有委員守提臣營若不指定數目但令隨時協濟則該省有詞可措臣亦萬難指催仍恐屢呼罔應貽誤事機也謹會同幫辦軍務徐州鎮臣傅振邦合詞籲懇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山東撫臣遵員抽釐助餉片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再近年各省軍餉多賴勸捐抽釐以補撥款之不足即如徐州著名瘠壤數年以來經王夢齡集錢至六十餘萬串之多於軍需大有裨益現因疊被兵燹無可再為籌措而行之於饒富之區必能有效查山東省素稱殷實除被水各州縣外本年秋收十分豐稔若由該省撫臣飭派公正大員督同地方官宣布皇仁妥為勸諭該紳富等受二百餘年

深恩厚澤具有天良以數十萬餉需並不難於籌畫至抽釐之舉係取之於商尤屬無累於民生而有裨於

國計江浙兩省辦有成效即湖北每月數十萬餉亦大半取給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四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於此山東登萊青三府屬海口數處均為商船聚泊貿易輾集之所較之陸路稽查無虞繞漏如能一律舉辦抽釐則為數必有可觀其小本貿易一概不准抽取似於商民兩無妨礙而源源抽積實可取之無窮惟此事易於朦蔽創始尤難必需專司其事者實力奉公不至於中飽可否

飭下山東撫臣遴派精明穩練之道府大員分別舉辦如果經理得宜不但該省應解營餉銀可以取資於此兼可挹注他省之用臣目擊時艱深知部臣疆臣畫策之難僅就管見所及縷晰附陳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四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官兵赴豫中途截擊大獲全勝摺

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奏爲官兵赴豫援剿中途截擊大獲全勝殲擒二千餘名餘賊
遁回老巢豫境肅清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前將蒙毫捻逆西竄豫境趕卽選派馬隊兵勇八
百名由傅振邦等督帶往援各情形詳悉奏

聞在案維時賊在歸德府南數十里之高辛等集盤踞滋擾傅
振邦率同編修袁保恆等統帶各起馬隊卽由永城逕赴歸德
詎賊聞風先遁竄往睢柘甯陵太康一帶各該州縣紛紛告急
稟報相同汴省亦頗震動料該逆等窺伺陳州周家口垂涎
已久所以繞向西北者原欲牽制官兵肆其狡逞萬不遂近省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四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垣我軍若不由陳郡一路抄截必至墮其奸計當卽飛知傅振
邦星速赴陳正在由鹿邑會合豫兵向陳州迎剿間接據探報
賊已搶掠周家口欲由淮太鹿毫交界一帶奔回老巢因卽一
面商令駐防鹿邑之候補道趙書升等飛調赴陳步隊折赴李
興集一面探賊疾進扼要設伏爲中途截擊之計頃又接傅振
邦函牘呈報本月初二日督隊至青泥淺會同豫兵齊向李興
集進發夜間遙見東南火光冲天探馬飛報大股賊匪約有萬
人本欲由古堆集逕渡茨河因該處橋梁先被民團拆斷卽折
赴李興集東南之磚橋搶渡傅振邦因步隊太單恐不足制賊
死命商令袁保恆先期親赴各團調集附近十餘寨練勇共五

六千前往協助初三日併力集剿當派副將博崇武知府張學

醇常文選知縣張汝梅帶先鋒及大同馬隊爲中路遊擊高玉

振守備黃凌雲帶鎮標仁勇義勇各馬隊爲右哨參領穆克德

布帶吉林馬隊爲左哨遊擊巴揚阿羅仲保帶領步隊兵勇在

後接應袁保恆督帶團練張兩翼策應馬步各隊於巳刻向東

南迎剿將至橋口該逆趕催車輛飛速前行另以馬步大隊在

後護衛拒敵我軍一擁過橋該逆馬步抵死抗拒馬賊左右旋

繞意欲抄我後路鏖戰時許斃賊數十名仍不少退我兵步隊

趕到聲勢益壯馬隊再四衝突三路吶喊齊進賊勢已卻適豫

省管帶馬隊之參領納音保伊興阿等亦由陳郡帶隊趕至幫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四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同追壓賊護衛車輛輻重屢敗不退復經我軍箭槍齊施刀矛
並進斃賊三百餘人賊勢不支始各拋棄車輛捨命狂奔傅振
邦傳諭兵勇不准收拾財物飭令團練先將輜重運回各寨一
面盡力追殺四十餘里屍橫滿地逼近淝河賊衆搶渡不及復
行回拒我軍一氣追逼賊衆紛紛撲水落河淹斃不計其數統
計是日殺賊二千餘名生擒三百餘名救出難民二千餘名現
在豫境已無賊蹤擬卽帶隊馳回等情查此次西竄股匪擒
首孫葵心劉狗等尤爲賊中著名巨惡人多且悍若不痛加懲
創任其飽掠而歸則賊路已熟賊志更張豫省將無安枕之期
傅振邦等遠道赴援疾馳八晝夜竟能出賊不意以少勝多滿

網餘匪踉蹌回巢且所掠輜重車馬盡數奪回尤足寒賊心而奪賊氣是皆仰賴

皇上天威得以迅速掃蕩豫境一律肅清除豫省會剿之兵已由傅振邦咨會河南撫臣查核請獎外所有臣營派去員弁兵勇往返千餘里同心協力剋期奏功均屬著有微勞可否仰懇天恩准臣等擇其尤爲出力者與前次奉

旨彙案保奏各文武一併覈實酌保以示鼓勵出自

逾格鴻慈所有赴豫援剿大獲全勝各緣由謹會同幫辦剿匪事宜提督銜徐州鎮臣傅振邦合詞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四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奏

陳報截剿淮北圩賊歸路片

咸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再淮北圩賊因見我軍精銳均已馳往西路遂欲乘虛狡逞再犯北路且探知濰營新紮各營甫經創立未必穩固突於本月初五日糾合數千人由永城縣境之百善站鐵佛寺一帶直逼濰營連撲數次異常兇猛幸各營防守甚嚴待其近營開礮轟擊斃賊數十人卽時退向濰口迤西之丁家寨圍攻練丁奮力堵擊斃賊四十餘人賊卽由永境之青里集保安山一帶斜向北趨臣恐其擾近徐城先派遊擊戴世熙帶領步隊四百名馳往徐郡藉壯聲威復派知府李榮督帶馬步兵勇七百餘名抄赴蕭縣探明賊蹤就近與徐州道王夢齡商派徐州兵勇相機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四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追剿現據稟稱該逆復由熟路竄向豐沛一帶臣已預飭山東毗連各州縣一體嚴防並飭苗沛霖團練由滄南出隊於初八初九等日繞攻賊巢殺賊二百餘人爲攻其必救之計惟追剿之兵馬隊太少正在焦慮間傅振邦已帶隊回至濰營當卽商令酌帶兵勇會督李榮等前帶之隊趕緊截剿臣仍嚴飭濰宿各營及各處團練預備截其歸路以期就地殲除不至再有蔓延謹附片具

奏

北竄股匪中途截擊逼回老巢摺

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奏為北竄股匪經官兵中途截擊大獲全勝斃賊甚多餘賊逼回老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滄南圩賊北竄豐沛經臣先後派兵馳往並令傅振邦會督截剿各緣由附片奏

聞在案拜摺後旋據探報賊欲仍由徐北直趨山東滕嶧邊境及江蘇之邳州宿遷等處肆意擄掠因知東北一帶經臣督飭徐州道王夢齡密調各鄉團練數萬助以兵勇先期布置防守甚嚴無隙可乘復折回向北繞竄東境之金嘉一路聲言欲擾濟甯等語臣先已飛飭山東奉委督辦曹濟防務之濟東道黃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四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良楮迅督兵勇迎頭堵遏旋據稟報賊已擾及鄆城鉅野嘉祥濟甯各境經該道督飭各該地方文武及鄉團人等疊次接仗斬擒均多賊已分股出境復因臣所派追兵逼近恐被兩面夾擊無路可逃因即退而西向暗圖仍由舊路回巢傅振邦等沿途探悉賊情即擬由豐單一帶迎賊而前直趨東境並知會各地方官會合夾攻十六日寅刻行抵碭境之唐家樓探聞前隊賊馬約四五十匹由東而南察探路徑即時飛調步隊一面先派副將博崇武等分投埋伏候賊馬過半突起截擊四面繞襲立斬馬賊二十餘名餘匪狂奔我軍正欲分追賊股大至馬步接連約二十餘里當派協領常陞等分三路迎擊賊鋒甚銳意

欲四面包裹我軍極力衝擊槍箭齊施當見賊眾紛紛落馬傷斃甚多該逆仍恃人眾拚命死戰傅振邦即督副將博崇武等帶領馬隊攔腰衝入賊馬迎敵者被我軍縱橫衝突斃殆盡步賊被壓數次仍復不動適升用道知府李榮等帶隊繼至傅振邦囑令從兩旁分擊博崇武張汝梅王有功等直抄賊後首尾夾攻匪眾力不能支向西奔竄沿途溝濠擁擠溺斃者甚多我軍乘勢追殺三十餘里共計斃賊八百餘名梟取老長髮首級七十餘顆生擒擒首魏輔等十九人我軍無一傷亡實屬全勝所有北竄股匪追剿獲勝逼回老巢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剿匪事宜徐州鎮臣傅振邦合詞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四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傅振邦現奉恩命以提督遇缺題奏謹另行繕摺叩謝天恩交臣甲三附驛呈遞合併聲明謹奏

顛懇飭令東豫兩省迅速會剿一氣掃蕩摺

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奏為通籌剿匪全局亟須合力大舉謹瀝情縷陳顛懇

天恩飭令東豫兵勇趁此得力馬隊迅速會剿以期一氣掃蕩

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奉

命督辦剿匪日久未能廓清撫衷自問愧悚實深斷不敢故作危言致煩

宸廑而通籌全局實非各路合力大舉斷難了事若再緘默因循愈久愈形決裂彼時即將臣從重懲處而大局已不可收拾謹為我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五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皇上披瀝陳之自古用兵之道氣勝為先故兵家要略貴合不貴分誠以兵分則勢孤而氣弱兵合則勢聚而氣強此一定之理也况以今日之賊情兵力而論更有萬不可不合之勢緣張宮等逆聚踞懷鳳長淮之險賊扼其要自懷鳳以達蒙寧橫亘一千餘里中間跨有三城儼為藏身之固其餘數百里內遍地賊圩難以數計彼此串成一氣來往自由呼吸相應東可以下竄清淮西可以分擾歸陳北可以窺伺東省無一處非緊要之區亦無一處非四通之路無論句結粵逆併力竄擾為患不可勝言即但此逆捻愈聚愈多不下數十萬人賊巢附近盡成焦土該逆糧盡計窮勢不能不時圖分竄肆行搶奪加以各處不

逞之徒垂涎飽掠欣然附和其被害之民棲食無所亦往往相

率隨從為苟延性命之計以故賊二外竄動至盈千累萬而完

善之地幾於無處不遭蹂躪此賊勢之大可慮也再查咸豐六

年四月間臣由歸德一路統領全軍直搗中堅彼時撫臣英桂

調集馬步兵勇兩萬餘人江皖兩省會剿之兵亦不下萬餘人

四面逼緊一鼓作氣是以累戰皆捷無巢不破今臣所統兵勇

除各處留防外不及彼時三分之一即以全力攻剿已與該賊

眾寡懸殊况一經牽制則愈分愈單掣肘萬狀即如此次西竄

之匪甫經派兵援剿而滄南之賊遂欲乘虛北趨臨鳳巨股亦

復同時下竄祇此兵勇竭力分應岌岌難支幸各路均屬得手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五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尚未至大肆披猖然東馳西應奔命不遑亦不過為應敵之兵不能制賊死命於剿務全局仍無把握至豫東兩省各有防兵而賊蹤所到仍任意奔突非防兵之過也零星分布無險可扼以偏師當巨萬之寇其勢斷斷不能現豫東皆為賊之熟路無一處不防實無一處能防人心渙散日久愈餒此兵力之大可慮也臣籌思再四前於八月間曾奏請江南分兵旋以江北之變未果又請楚師來援已報啟程而皖北又生波折事機中阻日夜焦籌迄無良策幸仰蒙皇上逾格恩施現飭撥駐紮天津之吉林兵二百五十名黑龍江兵五百名察哈爾兵一千名派協領關保統帶前來助剿交

臣調遣計下月初旬可以到營

聖謨廣運於北路賊衆兵單情形洞悉無遺不惟臣聞

命之下感激涕零卽各營將士亦莫不頂感

鴻慈人人思奮兵心大爲鼓舞若不趁此聲威力圖掃蕩更何顏以對

聖主惟上下千餘里頭頭是道一經分竄兵力又爲牽制剿辦

仍無了期因思河南撫臣恆福業經調撥兵勇六千餘名責成

邱聯恩扼要防守山東撫臣崇恩亦專委濟東道黃良楷督辦

曹濟一帶防堵聞亦有兵勇數千名計該二省籌防之地距賊

巢均不過數十里及百餘里不等與其畫界散處終歸無濟不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五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若同時前進逼近賊圩必可一氣壓倒應請

飭下河南撫臣集成兵勇七八千人統交邱聯恩督帶山東撫

臣亦卽於防邊兵勇內照豫省之數籌撥添派武職大員會同

黃良楷統領均進至永亳一帶與臣營聯絡一氣臣擇要駐紮

居中策應會同傅振邦督飭各軍由西面北面合搗賊圩一經

得手勢如破竹彼時卽可分別裁撤揀選精銳直進懷鳳爲掃

穴擒渠之計惟東路臨淮以下勢成側重門戶洞開清江仍屬

可慮應請仍遵前奉

諭旨責成勝保翁同書邵燦庚長等力籌扼剿塞賊竄路臣力

所能及亦卽隨時應援則四面兜圍一網可盡臣受

恩深重當此時事孔艱不敢自惜心力亦不敢稍避嫌怨總求早紓一日之

聖懷卽早救一日之民命並早省一日之

國帑如蒙

俞允成功必易撤防必速不惟東豫均獲安靖卽皖北亦可次第清理實淮北大轉關也臣爲通籌剿匪全局起見不勝惶

悚急切待

命之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五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謝子保恆賞給伊勒圖巴圖魯名號 恩摺 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於本月十一日將派兵赴豫援剿獲勝各緣由恭摺具奏在案茲於本月二十日奉到

硃批已有旨汝子保恆奮勇衝鋒甚屬可嘉欽此同日又奉到本月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恆福奏官軍追剿皖捻大獲勝仗豫境肅清一摺所有此次剿匪尤為出力之翰林院編修袁保恆著賞給伊勒圖巴圖魯名號等因欽此臣聞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五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命之下感悚莫名當即率臣子保恆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謝

天恩伏念臣學昧虎韜訓慚燕翼師干謬掌已蒙

寵錫自

天

罪命頻膺復荷

賞延于世臣子保恆詞垣濫厠戎幄追隨愧輅略之未嫻沐

絲綸之瑩沛躋清班於

講幄曾晉冰銜

錫異彩於戎冠更同山戴方愧涓埃之未報難酬

雨露之殊施茲以小醜方張大軍遠涉賴

天威之遠播用能迅掃塵氛實臣職所應為敢憚親冒矢石迺

聖主微勞必錄加

溫語之褒揚俾儒臣

異數邀榮荷嘉名之

寵錫

恩隆三字感切一門竊思

逾格酬庸本文職前邀武功之號自當顧名思義勉臣力以報

君德之隆所有微臣父子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附驛呈遞伏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五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飭河南山東兵勇剋期大舉摺 咸豐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奏為逆捻復圖紛擾經臣預派兵練分投堵擊迭獲大勝即時遁回老巢惟該賊糧盡計窮勢不能不急思竄突必須及早合剿先發制勝請

旨飭催河南山東兵勇迅速前進剋期大舉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北竄股匪追殺獲勝餘賊遁回老巢並請豫東兩省合兵會剿各緣由縷晰具奏在案查該逆等迭受大創所掠財物盡被官兵奪回接濟已窮必不能甘心困守其乘間窺擾本在意中臣於傅振邦回至濰營後即令趕將營盤嚴密分布以固要隘兵勇苦戰經月必須稍加休息以鼓銳氣旋據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五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探稱藍黑兩旗捻首劉添福李大喜等欲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由東北西北兩路分竄打糧因為雨雪所阻改於十二月初二初四等日當經飛咨河南山東撫臣一體嚴防一面密飭知州苗沛霖派撥守備邵徵祥徐立壯鄒兆元等分帶練丁萬餘人進紮距懷遠三十里之趙家嘴等處相機規取縣城並以牽制賊蹤為勝保所派官兵之助復令該牧另出數千人進紮澮河南岸之板橋一帶逼近賊圩使賊東西不能通氣既以孤懷遠之賊勢即以遏澮南賊眾使之不敢出巢亦另行派隊時在澮北巡哨以亂賊心初四日探聞賊已出巢復飛商傅振邦派撥馬步會合宿營所派兵勇迎頭堵剿於初五日由百善站直

至陳家老家遇賊前隊馬步千餘人我兵步隊列仗迎擊另以

馬隊從西路繞至賊後該逆猝然驚潰步隊亦奮勇合追殺賊百餘人生擒王禮等十七人餘匪奔回臨渙天晚未及窮追臣復飛飭苗沛霖於澮河南岸相機截殺旋據該牧稟稱自初二日以後在任家集一帶連次接仗獲勝殺賊甚多初六日復遵飭出隊躡賊之後適值官軍將賊截回該牧帶練邀擊該賊因距巢穴甚近拚命死拒交戰竟日斬馘二百餘名探聞賊於次日復擬糾合大股直撲苗沛霖澮北營盤該牧一面稟請臣營派隊接應一面親自帶隊過河嚴陣以待是日已刻賊眾萬餘四面圍撲該牧堅守營盤賊屢進攻均被擊退申刻賊力漸疲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五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該牧忽率眾出營直衝賊隊另飭把總苗天慶從九品年玉田由左右兩營衝出賊遂向後撤退適與傅振邦派出馬隊馳至會合追殺共斃賊二千餘人奪獲槍礮三百餘桿旗幟四百餘件騾馬八十餘匹該逆亡命奔回落河淹斃者更難數計查點兵練僅受傷十餘人陣亡一人有此大捷實足快人心而寒賊膽惟該逆人眾糧缺附近百餘里無可擄掠賊計愈窮斯賊竄愈急現據賊中密探報稱各捻首會議圩中不必再蓋房屋候至來年正月初間合夥出竄惟是賊之處心積慮勢將他往若待其傾巢衝突而走險其勢甚眾其鋒甚銳辦理恐無把握此時乘賊未動迅圖逼剿較易措手臣前以分防不如合剿

奏蒙

恩諭飭令恆福崇恩各就本境防兵派員統帶以剿為防不得區分畛域致令賊勢蔓延並

飭令臣會合該撫等派出各軍併力進剿迅速掃蕩其巢穴仰見

聖心遠照訓示精詳感佩實難言喻當經臣恭錄

諭旨分別咨行一體欽遵復函商恆福崇恩等擬請河南兵勇由亳州而東山東兵勇由永城而南傳振邦由宿州西南同時並進屆期臣或移紮永城居中策應以資督率俾彼此聯絡呼吸靈通聲勢猛壯一氣直壓必可制賊死命惟該撫等如何分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五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撥前進尚未接准咨覆賊勢甚急萬分焦盼且計吉林等處各起馬隊官兵本月望後總可到營新到之兵其氣更盛正宜豫齊馬步合力並舉應請

飭催河南山東兵勇迅速前進分路會剿以期直搗賊巢盡殲醜類實為軍務一大轉關臣仍當嚴飭各營密速布置防剿兼籌並一面派撥兵勇與苗沛霖練勇犄角分紮以期愈逼愈緊斷不敢稍懈致誤事機所有堵賊回巢疊獲全勝並請催會剿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剿匪事宜徐州鎮臣傳振邦合詞恭摺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六十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調催兵練合力痛剿摺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爲逆捻疊受大創圍竄未能復糾集匪衆數萬圍逼苗沛霖
澮北營盤經臣設法應援一面調催兵練合力痛剿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兵練堵擊逆捻迭獲大勝賊即回退老巢並
分兵練助攻懷遠各緣由縷晰奏

聞在案旋據探報初八日賊糾五六千人攜帶攻具圍撲澮南
練勇營盤彼時苗沛霖已在澮北與賊相持該弁勇王永年等
一面守禦一面飛請臣派隊應援臣當派遊擊戴世熙等督帶
馬步千人星夜馳往初九日四更時行至距營五六里該逆猝
然驚覺不知我兵多寡甚爲驚慌其時守營之勇因知援兵已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六十一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到奮力衝突槍礮齊施該逆恐腹背受敵時即潰敗經兵勇合
力追殺斃賊四百餘人焚燒裝載門版草捆之大車二十餘輛
奪獲馬十三匹旗幟礮械五十餘件臣以澮南之圍雖解而澮
北練營五座緊扼賊吭阻遏竄路該逆必不甘心因飭苗沛霖
加意嚴防布置甫定賊果於初十日擁衆大至紛撲各營異常
兇悍志在必破而後已幸各營預有準備立時擊退斃賊甚多
詎該賊詭詐百出即在營盤周圍連夜分紮賊圩十一座各路
要隘復分賊把守爲截糧坐困之計臣一面密諭該牧示以防
守機宜一面商同傅振邦於十二日派副將傅崇武帶馬隊由
百善站一路進衝知縣張汝梅帶馬隊由西五鋪一路進衝各

殺賊數十人而賊勢過厚竟未衝開復派該文武於十四日繞
赴澮南會同練勇於檀城五溝各老巢之間房屋盡行焚燒竟
日往來殺賊三四百餘人以斷賊援而亂賊心俾澮北之賊或
將回顧老巢自行掣動此逆捻在北路受創之情形也至懷遠
之賊經臣前次派令守備邵徵祥鄒兆元等帶練助攻以圖規
取縣城嗣據該守備等稟稱探聞宮逆糾衆赴淮南打糧城內
勢有可乘因於本月初五日晚間會合署懷遠縣鄒筍帶領馬
步五千餘人乘夜銜枚直抵河北小街逕撲內濠邵徵祥親率
勇目張士端蒲學寬王傳等躍過賊濠先將巡更賊匪立斃多
名賊衆聞聲慌亂我軍一擁而上乘勢砍殺屍橫遍地其越牆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六十二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外走者復沿途殲斃及落河淹死者共計二千餘名逃出馬賊
復經鄒兆元追殺數十人鄒筍亦率練勇於南岸殺賊數百人
共奪槍礮旗幟數百件河北賊巢一律燬平該逆南去之衆旋
即聞信撤回此捻逆在南路受創之情形也現在懷遠之賊既
不敢任意南出蒙宿之賊亦不敢乘隙北竄復糾合數十圩賊
約兩三萬人爲困獸之鬪並與苗沛霖勢不兩立冀逞報復之
心即以開竄逸之路而澮北各營實爲北路緊要關鍵苗沛霖
既困在垓心倘有疎失所關非細急須厚集兵力方能一氣壓
倒以遏兇鋒此時賊受牽制不敢遽圖遠竄正可乘機聚殲臣
已飛調守備邵徵祥等除留守南路並攻懷遠外酌帶練丁五

千人立即啟行赴營助剿所需米糧酌量協濟復飛催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各起馬隊迅速前來前准崇恩咨稱截留黑龍江官兵五百名派防韓莊等情此時東境亦無賊蹤防務稍緩臣營需兵萬緊因卽一面咨照該撫一面派弁迎提約計二十日以後催調兵練總可一律到齊卽可一鼓作氣以期迅解賊圍乘勢掃蕩除再咨催東豫兩軍迅圖會剿外所有逆捻受創後悉衆圍撲設法援剿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剿匪事宜徐州鎮臣傅振邦合詞由六百里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正在繕摺間苗沛霖已乘夜帶勇數十人突圍來營稟商一切據稱滄北各營糧草頗足已飭營勇嚴密守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九

六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禦暫時可保無虞合併附陳謹

奏

連次攻剿獲勝分營進紮摺 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爲連次攻剿獲勝卽分營進紮以期愈逼愈緊並分籌布置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查自十七日以後練總苗沛霖來營而稟審察賊情地勢現在該逆等分圩環逼該練營盤而其大股麕聚孫町一帶爲阻截援兵之計必須先將此路疏通不但重圍易解亦可直赴滄南節節進剿遂商同傅振邦於十九日調派副將博崇武等共帶馬兵馬勇八百名復派副將王鳳祥會同知州苗沛霖各帶步隊協助我兵甫經到齊賊果出巢迎撲兇悍異常我軍步隊居中開放連環槍礮馬隊卽從兩翼衝擊賊勢不支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九

六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一齊潰散我軍乘勢截殺約斃匪七八百名仍一面列隊嚴陣搶築營盤兩座由宿州至滄南糧道已通復於二十一日調派各營馬步千餘名乘勝渡河會合苗沛霖團練進攻滄南畢家圩賊巢馬隊先抵圩邊分東西兩路撤開以防賊援步隊如牆而進一聲喊起三面齊攻賊衆負隅抗拒槍礮如雨下我軍行近牆根先將噴筒火箭向內拋擲旋各冒煙直上該逆槍礮施放不及亂投磚石我軍間有受傷賊衆亦多轟斃正在酣鬪之時忽見圩內房屋連中火箭立時焚燒我軍趁勢直撲該逆一面救火抵死相持堅守不出此次攻剿賊圩雖未能卽時立下而賊經屢創其膽愈寒且已扼紮孫町要隘更爲得勢因飭令

苗沛霖回至龍亢諭止前調邵徵祥等步勇五千人無庸前來就近察看助攻懷遠情形趕緊布置並飭該練總酌帶練勇由蒙城以西掃蕩而來與雖宿各營會合夾擊趁此新到馬隊口糧如能敷衍即可併力大舉爲一網成擒之計至臣前請會合東豫兩軍先發制勝亦以賊勢過衆必須大氣包舉方能斬草除根制賊死命惟合兵悉赴前敵後路未免空虛誠如聖諭更應防其繞竄致落後著

神機燭照洞徹無遺自當敬謹恪遵妥籌辦理所有疊剿獲勝臣營進逼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剿匪事宜徐州鎮臣傅振邦由六百里恭摺具奏伏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六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特參山西藩司玩視軍餉摺 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爲特參玩視軍餉延不解濟之山西藩司請

旨先行議處勒限清解俾濟軍食而資進剿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營餉需急迫疊經縷晰具奏在案臣初到徐州時所請河南山東山西三省每月各撥銀二萬兩原因

國帑支絀樽節覈計即令全數解到尙不敷用豈能復任短欠乃自六月至今共計七箇月除河南一省按月撥解外山東尙欠解銀六萬兩其山西一省自七八月間先後解過銀三萬兩計共欠解銀十一萬兩臣節次函札嚴催並經戶部行令嚴飭各該藩司設法籌解又經臣奏准部議行令將欠解各款限十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六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一月內掃數完解仍遵

旨按月協解二萬兩該藩司常績置若罔聞不解不覆致各營鹽糧積欠三月有餘該兵勇當此嚴寒實有凍餒交迫之苦且關係所帶各起馬隊均已抵營其直東豫三省補額兵馬亦指日可到口糧草料均須立時支應以保此新兵銳氣現在糧臺既一空如洗市肆亦無可挪借本月十一日傅振邦派兵往永北居家集剿賊傳令五更出隊夜間湊集小米每人半盃煮飯以作乾糧行未數里飯已成冰該兵勇藉詞欠餉散走二百餘名當經傅振邦立將首先倡潰之勇查明正法並將管帶官棍責摘頂各勇均卽時投回安定如常而撫此饑軍驅策固難鉗

束亦屬不易臣且夕焦愁寢食俱廢以致喘嗽復發現在力疾籌維分投委員提催總期大局不至決裂查軍餉為最要之款藩司有專籌之責即使庫項支絀亦當權其重輕移緩救急俾軍需不致貽誤乃山西一省積欠至十一萬兩之多不惟臣催罔應卽部催亦置高閣若不擇尤指參不獨無以鼓士氣亦且無以服軍心相應請

旨將山西布政使常績先行交部議處責令將欠解臣管餉銀十一萬兩趕緊籌撥務於來年正二兩月內照數分作兩批委員馳解來營庶兵食有資可冀掃靖逆氛至山東省欠解銀六萬兩現亦委員馳往催提如果該藩司仍事宕延不卽籌解臣

端敏公集

卷九

六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亦當據實奏參斷不致再任貽誤所有指參藩司誤餉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賞福字荷包銀鏢食物 恩摺

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接准軍機處知照並由驛遞到年節

恩賞福字一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並銀錢銀鏢食物等件臣當卽焚香祇領望

闕叩頭合甲士以騰歡撫寅衷而增愧伏念臣虎韜忝掌駒隙虛馳序已屆夫星回報未傳乎月捷迺荷

垂慈優渥

端敏公集

卷九

六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恩沛春光仰邀

賜予隆蕃

福從

天降

皇猷敷錫徵

瑞應於洪疇

宸翰親揮耀

光華於

寶墨繡錯五文之采

德荷包容範成三品之珍

恩深陶鑄

頒從亥陞分酥幸荷

殊榮羅列辛盤懷核時銘

寵貺沐

鴻施之逾格益蚊負以滋慚惟有北望輪忱效華封之進祝尤

冀南疆永靖慶率土之蒙

麻懸

藻采以肅觀瞻輝生幃幄奉

荷囊而深感佩綵綯橐鞬偕衆士以分甘共祝

萬年有道應嘉名於歷勝咸歌六合同春所有微臣感激下忱

端敏公集 奏議卷九

六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附驛早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奏議

卷之十目錄

進攻滄北賊圍乘勝掃蕩摺 咸豐九年正月初六日

陳報東路大局嚴密堵剿片

張逆東犯痛剿獲勝摺 咸豐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顛懇賞假回籍省親摺 咸豐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謝署理漕督 恩摺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日

陳報到任日期摺 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

陳報經過地方情形片

請通飭地方修守城池摺 咸豐九年 月 日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修築淮安舊城片

請拆變朽壞軍船摺 咸豐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請操練漕標片

參招領衛灘地畝委員摺 咸豐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請派員勸捐片

請撥餉籌防摺 咸豐九年六月十七日

請留漕標副將辦防片

嚴防蔣壩並各路情形摺 咸豐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嚴防懷遠逆捻東竄摺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陳報調度兵勇情形片

通籌大局擬請大舉掃除南賊摺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請飭僧格林沁肅清南賊片

謝子保恆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恩摺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會陳盱眙復陷籌備情形摺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大股逆匪屯撲三河竭力堵禦情形摺 咸豐九年九月初五日

請撥准關稅銀濟餉並催山東協餉摺 咸豐九年九月初五日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進攻滄北賊圍乘勝掃蕩摺

咸豐九年正月初六日

奏為進攻滄北賊圍全勝殺賊甚多並平燬賊營兩座現仍整齊馬步即日進紮以期乘勝掃蕩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剿賊獲勝紮營進逼各緣由縷晰奏

聞在案自我軍進紮孫町兩營以後圩賊掠糧不便勢漸窘急正值關保督帶各起馬隊一律到齊趁此銳氣即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飭令關保派撥全隊合以宿淮兩營舊有馬隊分為兩路一由西四鋪一帶前進復派步隊會合苗練由中路行走同時進攻該匪等見我兵大至不敢離巢迎拒均靠賊營排隊互開槍礮輾轉兩時之久該逆總不肯前行一步即乘夜密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遣二十餘人越賊壘而至苗營訂於二十九日內外夾攻臣與傅振邦會派馬隊數百人於二十九日卯辰間前至賊壘以外四面旋繞以亂賊心守備苗希年苗景開督帶練長趙玉成汪東海尹朝宗等帶勇數百人突然出擊直趨西北面擒首曹金斗賊營賊見內外馬步齊至據圩死守我兵乘賊驚惶以火箭火毬轟擊踰時該逆遂拚命越牆向別圩奔逃其別圩之賊亦齊出救應共排十三仗苗希年等率眾佯退誘至我營濠邊回身向擊連開槍礮賊陣遂亂我馬隊亦乘勢衝入共斃賊五六百名將曹逆賊圩立即平燬正月初四日苗希年復挑選精壯二百餘人乘夜往劫逆首張寶全賊圩該圩盡係賊之馬隊

擒首多住其中苗希年銜枚疾趨先將守門賊砍殺數人闖入

賊圩齊聲吶喊賊眾驚亂自相踐踏被殺者二百餘人當時辨識內有擒首八人惟黑旗大旗總董銳一名可認其餘尙未查明名姓當將該圩縱火燒焚自是賊氣愈餒而守備愈嚴臣復與傅振邦妥商本月初七日由宿營撥馬隊一千會合淮營馬隊步隊八百在後接應關保由宿營帶馬隊千名由賊營東南孫町一路進攻另派步隊五百在後接應關保行距賊圩十餘里即遇打糧馬步賊六七百人見我兵至列陣迎敵經馬隊分路壓退追殺八九十人餘匪遁回老巢博崇武等行至百善站即聞賊中礮聲不絕當即催隊前往探係該賊正攻苗營望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我兵飛奔回圩我軍向前衝突賊立圩間不動我兵一面列陣一面另派馬隊三百將所帶子藥六百斤並火毬火箭等件送至苗營賊亦不敢出營迨送藥人回另由東面來馬步賊千餘人故作追勢經博崇武等督隊疾壓即行潰散追殺數十人生擒五人此疊次獲捷平燬賊營兩座之實在情形也現與苗沛霖面商仍令該練在營堅守隨時出擊藉牽賊勢使該匪腹背受敵並擬即日再移官兵馬步四營扼要緊逼仍以馬隊四面巡繞斷賊接濟為一鼓成擒之計至會剿一層接准崇恩函牘知會已派兗州鎮總兵富新濟東泰武臨道黃良楷會督兵勇四百名定於開印後出境會剿等情臣已飛復該撫商令前項

兵勇仍照前議進紮永城之會亭集一帶扼住曹單前路以便節節進剿仍可步步回顧至河南兵勇疊據恆福函稱已預籌布置聽候約會臣擬俟東豫兩軍出境即馳赴永城居中策應一面先就滌宿兩營兵勇極力兜剿以仰副我皇上蕩寇綏疆之至意所有連獲全勝立破賊圩兩座即日移營進紮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剿匪事宜徐州鎮臣傅振邦合詞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東路大局嚴密堵剿片 咸豐九年正月初六日

再臣正在繕摺間接據駐防固鎮遊擊滕家勝飛稟逆賊糾合萬餘人由臨淮北竄直撲鳳靈交界之新橋連城一帶到處焚掠逼近滄河經該遊擊督率勇練萬餘人在滄河北岸堵守該逆勢甚兇猛志在搶渡等情臣查各路探報懷賊本有由靈泗竄往清江之說又有赴桃源宿遷分轄之洋河集一帶打糧之說現既糾衆萬餘欲渡滄河其詭謀尙未可測宿營正值萬緊兵勇勢難抽撥而東路大局所關又不敢不極力兼籌除飛飭該遊擊及靈泗桃宿各州縣調集團練嚴密堵剿外刻即先派馬隊六百名馳往援剿俟續報賊情何如再行酌量辦理理合
附片具奏伏乞
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張逆東犯痛剿獲勝摺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奏為張逆由懷遠擁眾東犯撲居泗境之草溝民圩計圖直竄
清淮經臣飛派馬步破圩痛剿大獲全勝籌商乘機進剿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捻逆由臨淮北竄勢欲搶渡漕河當經飛派
馬隊馳往會同遊擊滕家勝併力堵剿旋據滕家勝稟報搶渡
漕河之賊經該遊擊督帶兵練於初八日擊殺二百餘人奪船
四十餘隻該逆立即遁回等情臣以該逆雖經即時擊退而賊
情狡獪異常難保不去而復來且賊之窺伺東北兩路已非一
日仍飭該遊擊多集鄉團聯絡防守並飛咨漕河兩臣飭屬一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體嚴防各在案十四日接據泗州知州李承穎遊擊滕家勝稟
報懷遠逆首張落刑糾集馬步一萬餘人繞由五河水陸並竄
直趨東北勢極兇猛請兵馳剿等情經臣先派馬隊五百名飭
令知縣張汝梅馳往會合該遊擊原帶兵勇並調集民團截剿
去後又據稟報該逆等攻破泗境之草溝民寨並兩次圍撲泗
州情形萬緊等情臣復派令協領關保面定機宜即帶馬隊一
千五百名星馳繼進又派步隊二千名為之接應旋據關保稟
稱十八日探知逆首張落刑等均草溝圩內並於該圩西北
另築一圩以為援應協領即會商張汝梅督帶馬隊滕家勝督
帶步隊並調集民團三千人分層列仗一擁而前賊見我軍大

至即將新圩之賊歸併大圩其守牆之賊鱗次稠密復分數股

出圩迎拒縱橫排列六仗我軍奮勇直前馬隊分左右翼
一氣衝壓該逆拚命死鬪齊開槍礮復以長矛伏地蛇行冒煙
突進勢甚兇猛關保復商令張汝梅分帶馬隊七百名由東北
極抄賊後竭力衝擊該逆漸覺立腳不住我軍大隊直壓斃賊
無算賊眾大敗飛奔入圩滕家勝親領奮勇步隊更番直撲千
總崔廷桂督率數十人搶上礮臺立斬十餘人關保下馬親督
兵勇即時搶入拋擲火毬火罐煙燄冲天守牆之賊大亂馬隊
亦即飛進所向披靡該逆即時潰散向東南兩門擁擠翻牆逃
竄自相踐踏落濠死者不計其數其逃過濠牆者復被我軍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後兜截沿途殲斬數十里屍橫如麻前面另有沱河一道餘匪
被逼落河人馬堆壓四五里內水為不流當經關保等會商以
該逆之來既經假道五河仍恐另有屯聚復令滕家勝帶隊緊
追十九日沿途搜殺一百餘人二十日追至五河縣西雙渡口
該逆正在奪船過河我軍開槍轟擊除落河淹斃外殲三百餘
名生擒二十二名內有逆首張落刑養子張從儉一名供稱張
落刑敗後被追落水伏思該逆倡亂數年實已罪惡貫盈天人
共憤茲復擁眾萬餘水陸東竄竟圖窺伺清淮且該逆以宿南
數十圩牽制我師料我軍萬難分兵遠出於二百里之外迎頭
截擊陰懷叵測幸蒙

皇上天威遠被派撥勁旅得以出賊不意破圩大創萬餘悍賊
殲斃殆盡倘張逆果已伏誅更足彰

天討而快人心現在清淮一帶可保無虞卽風臨撫議日久尙
未定局有此大捷張隆等諒亦易就範圍所有東擊竄敗逆賊
大獲全勝並據犯供逆首張落刑已經伏誅各緣由理合會同
徐州鎮臣傅振邦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再臣接奉部文奉

旨飭令回京供職所有三省剿匪事宜派傅振邦督辦並派伊
興額幫同辦理當卽恭錄行知伊興額因久病甫愈尙未到營
接傅振邦來信趕將濰營事務妥爲料理卽行來宿臣俟兵勇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一

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交代並面商一切機宜後卽行遵
旨啟程北上合併聲明謹

奏

籲懇賞假回籍省親摺

咸豐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奏爲遵

旨回京供職籲懇

天恩賞假二十日回籍省親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奉

命督辦三省剿匪事宜任大責重兢惕時深祗以智才疎淺師
久無功夙夜焦思抱慚無地乃蒙

皇上逾格優容不加譴責復令回京供職聞

命之下愧悚交并當卽欽遵知照傅振邦等敬謹接辦俟傅振
邦日內到宿臣卽可起程北上惟念臣母現年八十二歲雖精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神尙可支持而年老多病刻不放心自臣於道光己未年分部
供職後臣因不服水土未能時常就養臣定省久疎二十餘
年僅於咸豐六年回里省視一次乃在家不及一月卽重奉
恩命馳赴軍營至今又逾三載烏鳥私情莫能自己每接臣母
來諭慰勉交加讀之淚下祗以軍務喫緊不敢冒昧請假今幸
仰荷

殊恩飭令回京計繞道回籍不過較遠數百里卽可藉慰依闈
之望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體恤下情無微不至可否懇

恩賞假二十日俾臣得稍伸孺慕卽可由河南一路回京親聆

聖訓循分供職臣子保恆亦卽遵

旨隨臣回京所有臣請假省親緣由理合繕摺附驛呈遞伏乞

皇上聖鑒再臣交卸起程後卽由徐州歸德一路恭候

批摺遵行合並聲明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謝署理漕督 恩摺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咸豐九年四月十九日奉

上諭袁甲三著以三品頂戴署理漕運總督等因欽此竊臣中

州下士知識庸愚自樞曹洊歷諫垣毫無報稱旋以時艱會值

忝與戎行數載馳驅迄無成效每以愆尤叢集曲邀

聖主優容自分庸材已切涕零之感昨自軍營回京復蒙疊次

召見

訓誨周詳曾未浹旬遽叨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寵命戴

天知感伏地增慚伏念轉運之司筦乎八省現雖南漕改由海

道而督徵趨運責有攸歸况清淮為南北咽喉遇有緊要軍情

尚須與督臣河臣力籌兼顧臣之拙魯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深恐樛材未能勝任惟有仰求

恩訓敬謹遵循俾於轉輸防堵一切事宜不致措置乖方上辜

委任則感荷

鴻慈益無既極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到任日期摺

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

奏為恭報微臣到任接印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渥承

恩命署理漕運總督疊蒙

召對跪聆

訓諭感戴難名

陛辭後遵卽起程南下沿途遇雨稍有阻滯六月初四日行抵

淮安任所准兼署漕臣庚長將漕運總督關防及文卷等項委

員賚送前來臣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任事訖伏念臣渥邀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恩遇重任有加自愧庸愚益慚報稱現在暫停河運事務較簡而催徵糧課稽察幫弁在在均關緊要惟有勉矢愚誠實力整頓以冀仰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至清淮為北路咽喉粵捻兩逆窺伺已久前

此賊竄盱眙人心搖動岌岌可慮經河臣庚長竭力布置嚴加

防範蔣壩以下得保無虞臣與庚長面為籌商一面嚴督在防

文武相機堵禦應否酌添兵勇隨時查看辦理除將籌辦情形

另行會同奏報外所有微臣到任接印日期理合繕摺附驛呈

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陳報經過地方情形片

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

再臣沿途經過地方留心察看直隸景州以北久未得雨農田
望澤甚殷一入東境疊次渥沛甘霖二麥有收秋禾暢茂民情
甚為熙恬惟泰安沂州各屬時有本地土匪成羣結黨擱劫行
旅現經各地方官嚴密查拏尙不至釀成巨患足以仰慰
聖懷所有察看前途地方情形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一

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請通飭地方修守城池摺

咸豐九年 月 日

奏爲地方城池宜講求修守以遏賊氛而固民志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制賊之法不外戰守然守之易十倍於戰戰則冒
鋒衝鋒本無獨全之策守則憑高據險先立不敗之地自古設
險守國首重城池我

朝定制凡失守之地方文武分別有城無城罪名稍有等差從
未有革職留營旋卽開復者道光三十年粵匪起事之初廣西
修仁荔浦等縣失守各官經原任撫臣鄭祖琛奏請革職留營
効力已蒙

俞允不數日復收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成命仍

飭令查明治罪誠以失守城寨律有常刑一經寬縱人人效尤
天下無守城之官賊可縱橫自如矣乃近年粵逆土匪各省肆
擾經過各州縣往往一闕而陷推原其故皆由該地方官既不
修築城池爲守禦之備又不講求訓練謀守禦之方百姓見城
無可恃一聞警信紛紛逃避地方官或先民而逃或隨民遠去
迨城既被陷復藉詞賊到之時出調團練並先期在某處防堵
冀倖開脫該管上司亦卽明知不問曲爲解釋隨營自効旋卽
免罪開復相沿成習視爲固然在上司以爲地方官死生所關
不妨稍示寬厚不知以

朝廷疆土委之寇盜本屬罪無可道况數百萬生靈徙於溝壑
付之灰燼而釀患者竟置身事外天理

國法將安在耶不但此也我不守而賊守之官兵往往經年累
月不能克復一城損將折兵糜餉殃民是誰之咎耶夫堅壁清
野爲禦寇良方今之鄉民半地築圩賊卽不敢犯而謂城不可
守其誰信之且各處城池相距數十里及數百里不等處處守
禦嚴密則賊慮夾攻必不敢深入其勢不至蔓延各路官兵不
爲所牽以致日久相持剿辦較易爲力守與不守其得失之相
去何啻倍蓰失守治罪照例辦理非格外從嚴也應請
皇上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嚴旨切責飭令各路統兵大臣及各省督撫於所屬地方遇有
失守城池者一經查明卽奏請按律治罪不准飾詞解脫藉口
留營並飭所屬州縣如有城池不完趕緊修築使民咸知有城
可恃有官作主不惟在城者不思逃避卽在鄉者亦聞警入城
共圖守衛何至賊之所至皆如入無人之境耶或謂戎馬擾攘
官民安有餘力修城不知百姓咸思自保患在地方官不爲督
率卽如豫省毗連皖省之夏邑虞城睢州甯陵各州縣均以坍
塌殆盡之城逼近賊氛近因曾被賊擾百姓知非城無以自保
現已民捐民辦不動帑項修理完固可見城之修廢民之安危
係之一經提倡斷不至畏難苟安也抑更有請者軍務省分

修理城工者曾經奏准照捐例議敘不以尋常城工例請獎方
今無賊省分亦均辦理防堵應請

皇上特降

諭旨無論有無軍務省分凡係修城捐資者照捐輸議敘出力
者照軍功請獎庶地方官知守城則生不守則死利害判然無
所趨避且百姓一聞

巽命重申賞罰懷然人心更爲鼓舞實軍務之第一要義也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十七

大清高宗純皇帝御製

請修築淮安舊城片 咸豐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再淮安府向有三城現在官民所居名爲舊城歷代修築從無
遷改舊城之北一里許名爲新城新舊之間有牆以聯之名爲
聯城俗名夾城查府志內載新城於明季傾圮殆盡

國朝乾隆十一年發帑興修其夾城係明嘉靖三十九年漕運
都御史章煥疏請建造當時知府范櫝力言其不便狀及工成
舉宴櫝不往曰非吾意且他日淮難爲守計矣此三城從前之
沿革也臣到任後率官紳周歷各城見舊城坍塌裂數十丈
急宜修築以備守禦該紳等聞言踴躍捐資購料即日興修現
已將次完竣惟查新城牆垣坍塌頗多城內零星居民不過數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十八

大清高宗純皇帝御製

十家餘地盡種蒲葦夾城之牆亦多倒塌前漕臣邵燦於上年
辦理守城事宜因夾城與舊城相聯有礙防守復拆卸數段臣
查看形勢新城既少人煙已成廢地萬一賊至佔據略加修葺
卽與現在議守之舊城緊聯對峙其爲患不可勝言從前知府
范櫝所見卽係此意已與該紳妥商舊城如有要工卽將夾城
新城現存磚塊拆用以免爲賊巢窟實於舊城防守大有裨益
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請拆變朽壞軍船摺 咸豐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奏為停歇軍船朽壞殆盡請

旨飭令各省查明存數無論已未滿號概行拆板變價以節經費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自咸豐三年以後各省漕糧惟山東河南照常起運其餘各省或辦理海運或改收折色所有各幫軍船有卸歇在次者有停滯中途者其應領苦蓋銀兩及行糧月米仍照例支給咸豐七年經戶部奏准自七年冬月為始銀米概停發給而以前舊欠仍紛紛補領有一船即有一船之費其勢然也且每年由漕及各糧道派員看守故事奉行徒滋虛糜查戶部先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於六年奏稱漕船十年滿號例准拆變現在停泊河干請擇其年分較遠將次鈔朽者迅即拆板變價已拆之船銀米即行裁停並節次奏奉

諭旨飭催查辦經前漕臣邵燦以在次在途船隻散泊各處漕督遠駐淮安駁查需時請由有漕各督撫分省查辦以期迅速各在案嗣經江蘇浙江湖南各督撫查明復奏除湖南已未滿號各船一律拆變底料價值解繳道庫外浙江奏稱滿號軍船每船應追底料銀五十一兩於應給苦蓋銀內扣收未滿號船屆期另行核扣江蘇奏稱滿號船盡行拆卸共扣追底料銀六萬五千餘兩未滿號船屆期另行查辦其湖北江西安徽各省

存船若干如何辦理至今未據查奏即江蘇浙江前次查奏之後迄今又歷兩年其中已經滿限及鈔朽損壞為數當亦不少

臣查軍興以來各處停泊空船有被賊焚擄者有被兵勇駐紮踐損者其據報被火及失風漂沒聲明該旗丁情願俟起運之年買補賠修其中私拆盜賣百弊叢生其起運賠修一語亦不過以不可知之事徒託空言藉圖搪塞臣聞現存各船因修驗無力管理無人均已日就朽腐即使河運可以復辦而此項船隻板片已斷斷不堪配造况河運尚屬無期該船修造出廠至遲亦在咸豐二年停泊一年算運一次再歷一二年全行限滿而此時先以有用官物任聽丁役等私拆私賣且應收底料銀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兩盡歸烏有於經費大有關係不但此也江楚等省防堵在在喫緊所有逼近賊氛各隘口嚴禁民船停泊以防逆匪搶劫偷渡而漕船身本笨重移運頗難往往一為賊有大者藉為巢窟小則任意拆造是現存漕船無論停泊待盡甚為可惜且與防務亦大不便臣到任後已札行各糧道確查存船數目承造年限分別呈送聽候查辦惟相距較遠蒙蔽易生且往返批飭恐致延誤應請

飭下有漕各督撫查明各該省存船若干無論已未滿號一概儘數拆卸應交底料銀兩照數扣繳其船板變價除酌給了舵稍示體恤外餘俱報明存庫聽候撥用即將來籌辦河運亦可

作津貼造費之資如蒙

俞允除由 咨行各督撫嚴飭各糧道趕緊辦理外其山陽清
河高郵寶應各境內停泊本幫及外幫船隻由 臣就近派查一
律拆變以歸簡易而節經費是否有當伏候

奏

皇上聖裁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請操練漕標片

咸豐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再查漕標額設官兵三千四百一十六名統計存城及外汛共
七營果能認真訓練悉成勁旅自可獨當一面且在營日久頗
諳紀律較之召募鄉勇往往以無賴充數其得失大相懸殊 臣
到任後即擬就舊有官兵挑選操練由少加多以期漸收實效
乃據各營稟稱自咸豐三年以後積欠月餉已逾四年該官兵
餉口無資不能禁其不各自謀生惟欲按日操演非酌給錢文
又安能責以枵腹從事且營中軍械缺乏過半均須及時補添
兼以出防兵勇計口授食刻不容緩存款告罄不名一錢一時
實難措手當查淮安府庫有江甯藩司陸續交存雜款制錢一
萬三千六百餘千實銀一萬六百餘兩當與該藩司商議並咨
會江南督撫卽以此項留為操練防堵之費並另行設立籌防
局責成淮安府知府恆廉督同山陽縣總理局務撙節動用事
竣覈實報銷除專案咨部外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二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參招領衛灘地畝委員摺

咸豐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奏為招領衛灘地畝委員日久遷延稟詞含混顯有侵挪情弊請

旨先行革職勒交並澈底查辦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大河衛舊有草地八百餘頃所收租價津貼造運道光四年清丈以後間有新淤地畝前漕臣邵燦因近年該衛漕船停運並無應支之款且租價連年延欠並不繳解轉使自然之利盡入旗丁私壘新淤地畝又為奸民隱佔於咸豐七年五月內奏明將舊額新淤一律招民領墾所收領價租課作為防堵經費當委候補知縣舒文彬試用知縣陳緒芬勘丈招領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並札行藩司飭遵各在案當此經費支絀待用孔亟該委員等宜如何勤慎自矢迅速蒞事以濟要需乃開局已歷三年初次稟報勘丈舊額新淤一千餘頃繼稱九百餘頃原定上中下三則分別繳價給領約計地價總在二萬數千兩乃該委員等並未隨時分晰報帳僅籠統解過一萬一千餘兩臣到任後再四催提僅續解一千九百餘兩即照該委員等現報二萬五百餘兩之數亦尙欠解七千餘兩至詰以地數因何不符則又以道路圩溝牽混計算互異其詞並稱此中有已墾復荒地一百餘頃誤丈學地十數頃措辭尤屬支離究竟此項地畝上則若干中則若干下則若干已領若干未領若干已繳地價若干未繳

地價若干已領之地應即起租未領之地一經丈明即作為官地前漕臣邵燦曾經出示曉諭由現種之戶按季完納花息現計勘丈已逾兩年究竟收租若干花息若干現存何處經臣疊次札催該委員等總以飾辭支吾並不明白稟覆難保非侵挪在前意圖矇混若不據實參辦難期水落石出應請旨將委員候補知縣舒文彬試用知縣陳緒芬先行革職由臣一面勒限催交地價一面提齊案卷澈底查究如查有侵挪入己情弊即奏請從重治罪以儆貪墨而重帑項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請派員勸捐片

咸豐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再近年淮安防堵經費衛灘地價之外向恃勸捐接濟而至再至三民力實有未逮臣到任後查看地方情形由清淮至揚鎮通海各屬凡水陸要道均經河臣及江北糧臺設局抽釐勢難再議添設然非藉資民力此外更無良法惟有勸諭紳富動以大義曉以利害或尙可以量力捐助但經理必須得人方可有裨於

國用而又無害於民生查有記名浙江候補道支方廉辦事結實潔己自愛且籍隸鎮江於清淮一帶人地最爲熟悉現因引見領照赴浙道經淮安臣向河臣咨取舊存空白執照一百餘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張擬交該員親往附近各處先行多方勸導銀米並收米收本色銀收官票一切折算均照臣前在宿營章程捐有成數卽行填發執照由臣分別咨部辦理果能辦有成效再行逐漸推展惟該員係分發記名人員可否暫緩赴浙自備資斧留於淮安一帶勸捐軍餉之處臣未敢擅便恭候
欽定謹附片具
奏

請撥餉籌防摺

咸豐九年六月十七日

奏爲賊氛環伺防剿兼籌餉需實在不敷籲懇

天恩飭撥以免匱乏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前河臣楊以增暨臣庚長所籌捐輸釐捐僅敷清江募練兵勇之用上年皖捻竄踞臨淮湖岸設防需用較鉅迭經奏蒙

恩准飭撥兩淮鹽課每月一萬兩因鹽路梗塞銷滯課絀計自八年七月十五日奉

旨之後僅據解過銀一萬餘兩此後絲毫未解皆於籌防款內竭力通融撥用支絀情形已屬萬難欠發各款甚鉅乃前月盱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盱眙警沿湖要隘添兵募勇各數百名分投駐防現在盱眙雖復而天長久爲賊踞三河衡陽一帶倍應加嚴且洪湖水長西捻思逞又須顧及湖面兼以邳宿一帶時有匪蹤亦須備勇剿辦臣等通盤籌計每月餉需總在三萬兩上下而捐輸釐捐等款每月所收不過三分之一查兵勇鹽糧計口授食軍火器械卽不能寬爲預備亦須源源解濟當此萬分喫緊之際若欠發過多兵勇未能枵腹以致臨時掣肘或呼吸之間稍有貽誤所關實非淺鮮臣等渥蒙
委任目擊情形不敢緘默惟有仰懇
天恩俯念清淮兼辦防剿

飭部於鄰近省分每月指撥銀二萬兩依期委解俾資應用感戴

鴻慈洵無既極至解到軍餉臣等自當各率所屬撙節動用如果軍務漸平即當奏明酌減以重帑項臣等爲餉需實在不敷起見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請留漕標副將辦防片

咸豐九年六月十七日

再查清淮一帶水陸紛歧臣等現有兵勇本屬不敷撥派而經費支絀非萬不得已又不敢輕議添募全在將領得人或可指擇如意以少勝多現在派防衡陽之漕標中軍副將鶴齡前蒙簡放徐州鎮總兵當經臣庚長以防務喫緊奏請暫留因徐州亦係重地未邀

俞允臣等當即遵

旨會商委令候補副將秦懷揚接辦衡陽防務以便鶴齡交卸赴徐前經奏明在案正在分飭遵照間接勝保函稱捻逆粵逆合攻定遠情形萬分緊急北渡東竄在在堪虞等語查該逆等

端敬公集

奏議卷十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窺伺清淮本非一日刻下捻粵勾結一氣統計淮河以南洪湖以西賊蹤幾徧竄路甚多清淮實較前更爲急迫秦懷揚駐防將壘力扼衝要既未敢輕易撤動而鶴齡久駐衡陽甚得民心該處團練樂爲協助並捐輸錢米以佐軍餉之不足此時遽易生手難期得力並恐人心不免動搖惟徐州亦屬緊要總兵不可無人傅振邦督辦三省剿務實恐難以兼署查有總兵銜現升副將徐州城守遊擊李恆清在徐年久人地熟悉以之暫署徐州鎮總兵可期勝任臣等再四籌商可否將漕標中軍副將新授徐州鎮總兵鶴齡暫行留防其徐州鎮總兵一缺即以副將李恆清暫行署理俟此間防務稍鬆即令各歸本任實於軍

務地方兩有裨益軍情變幻靡常臣等爲因地因時起見冒昧
瀆陳伏乞

聖鑒訓示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謹附片具

奏

嚴防蔣壩並各路情形摺

咸豐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奏爲遵

旨嚴防蔣壩並詳陳各路應防情形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七月初十日奉

上諭蔣壩爲清淮門戶與皖省東北境地相連勝保因北路懷

遠爲張翼二逆老巢日肆猖獗定遠復新遭失陷督兵回剿不

能仍紮蔣壩該處有和春派往之安勇一軍卽勝保所留都司

陳德雄一軍尙恐兵力不厚難資堵禦袁甲三久歷戎行所有

蔣壩防堵事宜卽著就近督率籌辦應否擇要進紮何處並著

酌度辦理其清淮一帶水陸紛歧雖盱眙已克而天長尙爲賊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踞如袁甲三進紮前路卽著庚長妥籌後路防護機宜勿令賊

氛旁竄爲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仰見

聖慈垂厯東南

訓示至爲切要臣等跪誦之餘莫名欽佩伏查蔣壩爲清淮門

戶歷奉

上諭責成漕河兩臣防堵數年以來練兵募勇據險嚴防未敢

稍行鬆懈上年九月賊踞天長後遽撲裏河幸賴

聖主洪福臣庚長先期將浮山防兵調至蔣壩得以應手堵禦

本年五月賊氛闌入盱眙勢將擄船肆竄繞越蔣壩臣庚長復

揀派河中協副將聯昌等於沿湖周橋高澗等處節節設防以

為抵禦之計現在勝保移師進剿仰蒙

恩命令臣甲三就近督辦蔣壩堵堵事宜自應遵

旨督率該處原派員弁兵勇悉心籌辦遇有應行會商者仍與
臣庚長和衷籌辦期於妥協惟現在蔣壩情形與上年迥不相
同上年盱眙一帶藩籬尚固賊自天長而來舍蔣壩不能北犯
尚可扼要而守今則長淮以南由六合天長直達懷遠捻匪粵
逆勾結一氣現據各路探報及拏獲奸細均稱該逆等聚眾數
萬人購船千餘隻集馬數千匹意將水陸齊下直闖清淮以陸
路而論自五河之張家溝上下踰淮而北由泗睢直達桃宿已
入清淮地界等前派候補道吳棠馳往該處整飭民團築修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一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應請

飭下勝保於盱眙以上扼其下竄咽喉較之下游分路防堵其

難易不辨而自明現在參將滕家勝駐紮張家溝為水陸要隘
被處扼住則下游均可無虞惟兵力尙單臣等已函致勝保傳
派邦迅速添撥以資協助而杜竄越抑臣等更有陳者清淮壤
接山東捻匪出沒靡常前派赴沐陽兵勇尙未蒞事設遇邳宿
告警即須調撥兵勇馳往剿辦又天長密邇揚州與高寶僅隔
一湖高寶之東為裏下河八州縣素稱富庶自咸豐三年以後
江北富紳又大半遷避其中早為賊所覬覦且高寶為揚州後
路設揚州有警吏不能不聯絡堵禦臣等現在派員設局激勵
湖西團練並勸辦水團以壯聲威臣甲三於本月初間親赴高
寶各州縣察看地勢鼓舞人心並渡湖而西距天長數十里復
折赴蔣壩歷湖隄東面而回至清江與臣庚長面商一切蔣壩
不可不防而蔣壩之外應防之處甚多並非蔣壩一路即可以
捍衛清淮也至臣等現有兵勇除就漕河兩標各挑選數百名
外其募勇一項因限於經費急則招聚緩則遣散忽多忽少難
以悉成勁旅且淮北地勢平坦利於馬隊衝擊而臣等營中並
無馬隊總兵安勇原帶馬步二千名內馬隊二百經勝保調赴
西路其步隊現在分駐三河南北兩岸勢力頗單擬令進紮三
河以南距蔣壩三十里之馬家壩地方與陳德雄一軍聲勢聯
絡並防汴澗小路如天長有機可乘即可會合進逼以圖攻取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其原派將壩防兵仍令照舊駐紮復添奏留京員承志前往會辦並與勝保隨時函商互相應援斷不敢稍存推諉亦斷不敢稍分畛域也總之時事艱難竭_臣等之心力亟圖補救祇得就現有兵勇斟酌布置相機策應庶幾力保危疆仰紆

宸厪至進紫一節原奉

諭旨令_臣甲三酌度辦理今統籌各路形勢若進紮過遠轉有續長莫及之勢第軍情變換無常容_臣等隨時詳度情形再奏明辦理所有嚴防將壩並詳陳各路應防情形謹合詞由驛恭摺覆奏並繪圖貼說敬早御覽伏乞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嚴防懷遠逆捻東竄摺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奏為懷遠逆捻旬結西路股匪沿滄東竄現飭水陸嚴防並布置各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查前奉

諭旨以張家溝為水陸要衝參將滕家勝兵力較單飭令勝保就近添撥扼要駐紮力堵上游嗣聞勝保行抵五河距張家溝二十里已分撥馬步隊助守張家溝_臣等亦遵奉

諭旨將高良澗所存萬斤火礮派弁速運入淮以應勝保急需旋接傅振邦咨會逆捻沿滄東竄經該提督派隊於南平丹縣湖溝部溝固鎮等處節節堵剿迭獲勝仗賊復在九灣一帶盤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踞狡逞該逆久有東犯清淮併力下竄之謠亟應水陸嚴防該提督一面親督大隊馳赴固鎮一路截擊等因又據著徐州鎮李恆清稟稱接南路探報東竄賊股馬步不下數萬逼近張家溝圖撲營盤勢甚兇悍傅振邦已抵固鎮派撥馬步兵勇迅赴張家溝助剿等語_臣等查捻逆圖竄清淮疊據各路探報衆口如一早已在人意中此次該逆聚衆數萬直撲張家溝是否因勝保擬攻懷遠協力併拒抑或繞赴勝保後路徑竄清淮尚未可知惟據_臣等探報該逆前在九灣之順河集劫奪牛車填河搶渡並有分兩股繞越五河後路至清淮聚齊之說又據探張落利因懷遠勢孤糾合孫葵心一股會同下竄聞勝保已親往

策應能否擊退尙難預定是該逆若繞過勝保大營不與久持
徑赴清淮固屬可慮倘併攻張家溝等處營壘我軍稍有疎虞
卽大氣直壓清淮更屬難支臣等現已飛飭靈泗宿桃各州縣
嚴防確探並飭候補道吳棠督率各處團練各於要隘地方一
體堵剿如探賊已渡澮而北卽行派撥兵勇前往迎擊其將壩
高澗在防文武亦飭令糾合附近團練聯絡聲威爲節節堵剿
之計惟臣等所部無一馬隊倘賊馬蜂擁圍裹步隊不能立腳
萬難制勝查副都統德楞額現駐韓莊及台兒莊一帶距宿遷
二百餘里倘該逆大股直逼清淮則宿遷係必由之路可否
飭令德楞額如探賊有下竄信息卽帶所部馬隊馳赴宿遷縣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之洋河一帶會督兵勇民團併力堵剿一經得手卽仍回原處
駐紮庶該兵勇民團一見馬隊倍加奮勇雖未能確有把握亦
尙可竭力堵禦斷不敢以兵單爲詞稍失機宜也所有逆捻勢
將下竄布置防禦各情形謹繕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安勇一軍前經臣等擬令進駐馬家壩兼防
汶澗小路并相機攻取天長奏奉

諭旨允准在案原期與勝保所留兵勇會同進紮聲勢較厚嗣
據安勇稟稱勝保留防之兵勇一千餘名均已調赴西路該鎮
所部馬隊亦爲勝保調去僅餘步隊千餘名若遽令進駐馬家
壩四面賊蹤難資堵禦是以臣等仍令暫駐三河俟兵力稍厚

再行酌量進紮合並聲明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三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陳報調度兵勇情形片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再甲三接奉寄

諭將壩為清淮門戶地方緊要前已諭令袁甲三督率籌辦所有和春派撥安勇一軍及勝保留防盱眙將壩之兵均歸袁甲三節制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莫名欽佩查將壩距淮安一百三十里安勇一軍向可就近調度嚴密防守如天長有機可乘亦可與和春隨時籌商酌量前進至盱眙相距二百餘里水路則遠隔洪湖陸路則繞越清桃臣此時既不能遽離淮安已有鞭長莫及之勢况盱眙以上五河明光兩路本與盱眙息息相通必須呼吸一氣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三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方可無誤事機若分歸兩人調遣無論將士兵勇不免各分畛域臣於二百里之外亦斷不能為臨機應變之謀勝保駐紮五河距盱眙較近一帆風順半日可到且留盱眙兵勇本皆隸其麾下調度更易得手臣已函致勝保囑令盱眙兵勇仍歸該大臣節制以期靈通而免牽制至東路高郵寶應一帶逼近天長湖而甚為喫重臣營兵勇萬無可分函商督臣何派撥礮船四十隻水勇七百餘名歸臣調遣仍由彼處發餉臣已飭該管遊擊張金榜於高寶兩湖擇要駐紮聯絡巡哨庶聲威較壯東竄之路稍可放心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三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通籌大局擬請大舉掃除南賊摺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奏爲通籌全局南路亟須添派重兵合力大舉謹瀝情縷陳顯懇

天恩特簡親信知兵重臣統帶南來節制各軍迅速兜剿以期掃除南賊卽以廓清北路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粵逆倡亂已歷十年

皇上宵旰焦勞不惜數千萬帑金分路出師原欲拯民水火卽以綏靖疆域乃近日捻粵勾結勢極披猖江淮之間東西南北各千餘里遍地寇氛賊愈強而兵愈弱積儲竭於上蓋藏罄於下內患未平外夷亦乘間而窺伺之日甚一日將有不可收拾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三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之勢謹爲我

皇上披瀝陳之伏查皖省全境統計大江南北其未被賊據未經賊擾者僅廣德州暨所屬一縣耳從前該逆曾兩次北趨一抵津門一抵臨清先後迅就殲滅是以數年來雖時思狡逞猶未敢遽至淮濱也卽張宮各逆盤踞懷鳳等處騷擾迨遍並河南之歸德府屬江蘇之徐州府屬到處蔓延而其間寥寥數城官民固守猶相恃以無恐者以賊鋒雖盛淮南北各軍猶可聯絡聲威也詎定遠失陷由江抵淮捻粵併爲一氣呼吸相通加以不逞之徒欣然附和被害之衆偏脅隨從計賊衆何止數十萬况大江之險既爲賊據長淮之要復爲賊扼藩籬俱撤水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四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陸交通不惟南接金陵彼此應援且東可合竄清淮西可紛擾豫境北則侵犯東省卽可直達畿疆一旦潰裂四出其禍有不堪設想者此賊氛緊急之實在情形也各路防剿之兵與各路賊數衆寡本自懸殊而復處處牽制我分其力以攻賊賊合其力以禦我我分其勢以防賊賊合其勢以破我况賊之勢日大緩急可以互救賊之地日廣往來可以自由官兵零星分布各路將帥不相統屬卽不免各懷意見附和則相率貽誤爭執亦有失和衷各辦各事非不竭盡心力乃不獨南北不能兼顧並聲息幾至隔絕現在淮南僅翁同書一軍暫駐壽州四面皆賊餉道阻滯已有坐困之虞勝保渡淮至五河與傅振邦遙爲聯絡亦欲同顧北路然東至清淮四五百里西距河南會剿之兵六七百里中間水陸紛歧頭頭是道一有緊急恐東馳西應力有未遑江南和春等一軍督辦江南江北兵力雖視各營爲最厚然儀揚天六可就近兼顧清淮一帶已慮鞭長莫及且疊次分兵渡江而江以南愈分愈單亦恐戰守不敷至西路河南會剿之兵分紮鹿毫縱能固守難期進攻由鹿而南至潁州又南而至光固門戶洞開毫無防範賊衆所至任意奔突不特剿無以爲剿抑且防無以爲防此兵力單弱之實在情形也臣等身任疆防未能廓清羣醜日夜焦籌迄無善策因思天津重地防海之師萬不可一日遠離但此次夷人大被懲創聞英酋自天

津回至上海意欲蠱惑羣夷而羣夷不應以爲我等以貿易爲生並不興兵構怨此次天津之禍費自爾開任爾自發自收等情是其糾集復來之說不過虛聲恫喝即使果有其事而夷船北駛必候風潮方今夏令已過風潮不順天津礁多港淺斷不敢仍蹈覆轍卽令隄防不測亦應在明年春夏之交南風司令之候當此軍情萬緊不獨南路喫重卽直東兩省亦有噬臍之憂此時移緩就急似可將北路馬步大隊酌撥數千人卽派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統帶南來節制各軍自督撫提鎮而下胥聽調度並請

飭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共籌軍餉二十萬以備臨時撥給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四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飭令勝保會同傅振邦率水陸各軍由淮河下游上攻翁同書關保率水陸各軍由穎壽一帶沿淮下攻其由天津新到之兵自北而南馬步並進先搗蒙亳老巢次取懷遠水陸會合盛氣衝壓必可不攻自下俟淮北捻逆肅清一面渡淮而南會同湖北江南之師分途進取一氣掃蕩破竹之功不難立見况江北既有重兵則和春張等卽可專顧江南迅圖攻克使賊不能互相救援江北破則江南之賊瓦解江南破則江北之賊瓦解彼時或分別撤回或相機前進均可操縱在我况軍威一振不惟捻粵兩逆到處披靡卽各夷聞之亦當寒心喪膽就我範圍蓋各路官軍一有所統呼應不患其不靈各處脅從一有所

1184

1183

震黨羽不患其不散且統兵諸臣既不敢各分畛域卽不致各存意見我軍愈逼而愈緊賊勢愈蹙而愈窮轉移之機在此一舉此誠萬不可失之機也臣等職司一隅尙恐布置未能周妥何敢妄談大局惟受

恩深重目視時艱若再隱忍不言恐遷延貽誤日久難圖卽各路偶有捷報而賊勢東奔西突迄無了局心腹之賊未除倘夷人乘勢來犯何以應之卽夷人不能闖進天津一步而重兵久持餉精難繼事變又不可知

聖懷何日可紓民命何日可避卽

國用亦何日可足耶冒昧瀆陳不避嫌怨如蒙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四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聖明乾斷

特允所請不特江皖之幸實中原大局之幸也臣等爲通籌全局起見不勝悚惶迫切之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僧格林沁肅清南賊片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再天津拱衛

神京一切防範較他處尤宜嚴密夷務現雖得手而夷情尙未大定賴僧格林沁布置周妥聲威震懾俾該夷帖然聽命此時所以請

飭令該王南來者原以時屆秋冬風潮不順該夷斷無窺伺天津之理况該王不必深入皖境但於山東毗連江南地方如徐州清江之間擇要駐紮即可統轄各軍聲息相通為南路之總統仍以增北路之屏蔽大抵人心一振軍令一肅三兩月內必可一氣呵成即或大功不能告成而沿淮亦必可肅清北竄既

端 敬 公 集

奏議卷十

四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已無虞各路統兵大臣均可從容布置開春以後仍令該王折回北路程途不過十餘站似不至有誤事機且該王南來後如天津未能放心仍即照舊設防或

簡派大臣一員循其規模暫行駐守一切機宜

聖明就近指示趁此數月功夫大局即可轉移亦孟子所謂及是時之義也是否有當伏乞

聖裁謹附片具

奏

謝子保恆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恩摺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三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閱邸抄敬悉臣子保恆於八月初六日奉

硃筆派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臣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伏念臣家傳儒素教守一經臣子保恆學少師承識疏

三雅備員芸館時虞貽誚於金根珥筆木天敢冀量才於玉尺

迺當

恩科宏啟猥承

聖澤優加掄材與

四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首善之區校士厠同考之選隨試官而鑠院

九重沛

錫宴之

榮比學士以登

瀛十八愧吹竿之濫拜

龍光於虎帳曾以詞臣膺勇號之

褒襄鸚薦於蟾闈復以末學預文衡之

命雖任司分校未專棄取之權而職在明揚宜審妍媸之鑑昔

時哲匠猶患遺珠臣子庸材焉知剖玉荷

隆施於非分聞

殊寵而如驚臣惟有策其驚駘勉圖報稱佐貢舉以求賢稍裨

詩考作人之化勵官箴以訓子同效文章報

國之忱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附驛呈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四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會陳盱眙復陷籌備情形摺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奏為南路逆氛愈熾徑抄勝保後路衝破明光涇溪竄陷盱眙

謹將現籌分投布置竭力扼守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昨將懷遠捻逆句結西路股匪逼擾張家溝營

盤亟須水陸嚴防並通籌大局嚴扼北路各情形奏

聞在案拜摺後正以西路軍情如何未據勝保等咨會差探亦

尚未回忽據探報南路髮逆糾合數萬衆圍撲明光張得勝營

盤我軍屹立不動嗣以該逆復調悍賊層層圍裏張得勝營內

糧米火藥俱盡萬不能支冲出重圍撤至涇溪紮營未定賊即

跟蹤而至復退盱眙臣等以張得勝素稱驍勇經勝保派駐明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四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光屢獲勝仗雖暫退盱眙自可會同留防盱眙兵勇力圖復振

乃續接蔣壩在防文武來稟盱眙於二十三日失守沿湖情形

岌岌可危請派勁旅嚴防等情臣等接信之下不禁髮指伏查

盱眙濱臨洪湖西控五河東連蔣壩為沿湖最要之區且山岡

叢雜賊若據險以守擄船四出則水路數百里固屬頭頭是道

即西北陸路唯宿桃泗各州縣亦實有防不勝防之勢臣等當

就現有兵勇竭力商籌臣甲三飛調駐紮高寶湖之遊擊張金

榜管帶礮船三十隻水勇五百名由湖路星夜駛赴蔣壩隨同

安勇等嚴密防範並以張得勝既已退至蔣壩即飭令收集潰

兵與安勇等協力扼守復令熟悉蔣壩情形之候補道吳棠馳

往會辦其洪湖西北一帶並與臣庚長商派補用道張學醇會同原辦團練委員郭禮圖江綬麟督飭該處練董趕集團練分途堵禦至淮城猝聞警信人心不免驚惶現在一面鎮撫一面將新挑標兵湊集軍械布置稍定應否酌量前進再與臣庚長查看情形隨時商辦臣庚長前因錢糧支絀將湖防各兵勇酌量裁撤茲湖上情形又復一變不得不格外嚴防以杜竄越查十三堡地方有張福口引河一道爲由湖達運要隘原派兵勇有限茲揀派最爲得力之升用遊擊德興管帶河標兵丁三百名配齊軍械馳往駐防又高澗地方向爲湖船北來停泊之區原派淮揚遊擊楊鎮華帶領兵勇扼守茲仍添募練勇二百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四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以壯聲勢並飭將往來船隻晝夜盤查俾免奸細混迹又束清壩地方爲湖船入湖總路仍派候補知縣吳炳輝管帶募勇二百名稽查防範此外無兵可撥惟與臣甲三激勵團練互爲聲援並抄咨奏稿函商德楞額迅帶所部馬隊進紮清江以西藉壯聲威相機策應總之清淮地當孔道久爲賊所覬覦現在西路情形尙未知勝保能否得手盱眙以上亦不知其如何布置賊已愈逼愈近道路紛歧兵單餉絀臣等惟有竭盡心力分投布置嚴固北路咽喉以期仰副

委任所有盱眙復陷竭力籌備緣由謹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查防守高澗一萬二千斤水礮臺一座前經

欽差大臣勝保奏明調赴淮河上游以備攻剿懷遠之用當經臣等飭令管帶礮臺之千總李楹飛速運往因礮體笨重湖水深淺不等行走遲滯探聞尙未入淮茲值盱眙有失花園嘴一帶已見匪蹤未便再令運送致有疎虞且查湖面寬闊設若賊匪竄入別無制勝利器臣等熟商祇得飭折回高澗以資防守俟淮路通行湖防稍緩卽趕緊運往應用合併陳明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四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大股逆匪屯撲三河竭力堵禦情形摺

咸豐九年九月初五日

奏爲大股逆匪撲擾三河經官兵迭次擊敗仍未遠退現在竭力堵禦萬分危急謹將布置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南路逆氛愈熾盱眙復陷經臣等於前月二十五日具奏在案發摺後分飭文武各按地段實力嚴防毋許稍懈

欽差大臣勝保咨會抽調馬隊並撥礮船回顧盱眙旋探報賊已退去總兵張得勝亦帶隊進紮盱眙原冀稍爲停頓兵威即可復振詎本月初一日據蔣燭在防文武稟報大股逆匪於前月二十九日寅刻復襲盱眙張得勝一軍及勝保留防盱眙之

端敏 公集 奏議卷十

四十九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副將格洪額所帶兵勇新挫之後喘息未定加以賊勢過重力不能支仍退三河南岸我三河上下游各軍知賊衆回竄必趨三河一聞警報卽秣馬蓐食成列以待旋探賊於花園嘴一帶偷紮木牌當經候補道吳棠承志會同安勇派兵會練乘夜往擊將該逆所購門板房料全行搶回初二日辰刻賊已竄至三河南岸五色旗幟漫山遍野馬步隊莫知其數當經我營開放槍礮擊倒執旗馬賊二名步賊數十名賊猶沿岸往來指揮抵禦我營管帶水勇之把總沙殿魁於船上開礮連斃數賊旋中賊礮登時陣亡賊復沿河下竄經副將秦懷揚同知董保成等跟追抵禦適遊擊德興帶領河中營兵趕到槍礮齊施該逆未

敢停留又向衡陽一帶搶船紮筏擁衆爭渡經鶴齡於初三日

親督水陸各隊槍礮齊施轟斃岸上逆匪數十人並將賊筏木牌十數隻全數擊碎賊衆百餘人均經落水溺死賊勢稍卻退向黎城全溝一帶計馬步實有數萬並有藍綠大轎十餘乘人衆計議不可測度在防文武飛請添兵助剿前來臣等伏思該逆於退出盱眙後不旋踵復糾合大股回撲三河衡陽是其處心積慮注意清淮必圖一逞臣甲三因存城兵單賊既耽耽虎視新挑標兵原未便遽行前進而衡陽以下無兵之處甚多萬分空虛不得已移緩就急挑選存城兵丁四百名派委都司穆恆德徐鶴等管帶星夜馳赴衡陽一帶隨同鶴齡等分投堵禦

端敏 公集 奏議卷十

五十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並因張德勝等潰散兵勇在三河以南散亂無歸飢疲固屬可憫裏脅亦屬可虞因於萬分拮据中湊銀一千兩飛交張得勝等趕緊收集勿令別滋事端臣庚長因清江存礮無多不敷湖面攻擊飛飭淮揚道朱善張於揚州趕撥大礮解浦濟用並因三河兵力過單飭令前派十三堡之遊擊德興統帶所部官兵星夜馳往三河以資協助又令遊擊楊鎮華統帶練勇爲後路接應惟十三堡爲湖達連要口深恐賊情詭譎或於湖汊撈船猝至反墮其奸計當又添募勇三百名以補其缺臣等又因湖北面淤灘十餘里平曠無險酌調團練二千名擇要扼守晝夜在防若概令該團自捐經費民力實有未逮不得不酌給飯

食以免枵腹並嚴飭候補道宋玉珂晝夜巡察嚴防湖面一面將沿湖南岸船隻全數調歸北岸以免賊匪擄船入湖以上悉心布置已屬不遺餘力而此次賊數甚衆其氣方張現已相持三晝夜尙未稍衰萬一乘隙搶渡則清淮高寶完善之區一旦被其蹂躪咽喉既塞南北不通大局何堪設想然臣等兵勇只有此數現已飛咨

欽差大臣和春等飭令江北防兵向天長一路進剿俾該逆回顧藉示牽制庶不至以全力北注清淮大局或可保全再悼捻孫葵心一股前爲張宮二逆勾結東竄因張家溝五河等處布置周密未能逞志遂折回西路聲稱由永亳等處渡河取道唯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五十一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靈以撲清淮傳振邦來咨亦有此說查南路髮逆有三河天險尙可以兵力堵禦唯靈一帶緊接宿桃地勢平衍無險可扼設竟豕突而來於北路大有關係臣等前次函商德楞額帶隊進紮清江以西尙未接有回信現在情形愈緊擬請

飭下副都統德楞額迅帶所部馬隊進紮桃宿之間則捻匪東來可以迎擊而距東省邊境不遠仍可鉗束門戶亦不致鞭長莫及所有大股逆匪屯撲三河竭力堵禦並請撥兵助剿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請撥淮關稅銀濟餉並催山東協餉摺 咸豐九年九月初五日
奏爲清淮用兵臨敵無餉實在刻不可緩就近酌撥淮安關稅並懇

飭催山東餉銀以濟要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臣等前因清江兵勇餉需不繼奏蒙

飭部議撥江海關每月餉銀二萬兩等因旋准督臣撫臣函稱無款可撥正在躊躇間復准督臣函稱現在兩淮運司請將淮北鹽斤仿照淮南辦法在盱眙之舊縣地方驗票補稅此項如能有成可以就地支用等因在督臣於統籌江皖大營軍餉之際復念及清淮於無可措手之中作此挹注之想實屬顧全大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五十二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局共濟苦心惟逆氛未退舊縣尙不能行鹽卽令道路稍通而委員查辦運費有需時日萬不能應時濟用現在大敵當前兵勇晝夜接仗一切口糧軍火等要需均須立時支放稍有缺乏卽虞貽誤臣等詢知淮安關尙有徵存稅銀最爲近便可以應急因事在呼吸實係刻難遲緩不敢拘泥候

旨遂咨商該監督陸續撥解銀二三萬兩以濟急需除俟實收若干專咨報部外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

飭部查照准撥俾免掣肘再山東前次撥款除已解外尙短銀二萬兩歷久未解併懇

敕下山東撫臣迅卽飭司集款委員起解俾資接濟洵於軍務
有益所有臨敵無餉潰散堪虞就近酌撥關稅並請催餉銀緣
由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

五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端敏公奏議

卷之十一目錄

會陳堵禦三河逆匪獲勝摺 咸豐九年九月十六日

會報楚師赴皖請飭分兵兜剿摺 咸豐九年九月十六日

辭欽差大臣 恩命摺 咸豐九年十月十三日

陳報懷遠匪勢片

謝補授漕運總督仍署欽差大臣 恩摺 咸豐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遵 旨赴皖督辦軍務摺 咸豐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進逼臨淮獲勝摺 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臨淮下游防堵情形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目錄 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臨淮南岸築營接仗獲勝摺 咸豐九年十二月初七日

東路剿賊獲勝片

派兵援助宿營情形片

陳報克復臨淮摺 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陳報搜獲逆信片

進攻鳳陽踞匪獲勝摺 咸豐十年正月初四日

圍逼鳳陽獲勝並擊退援賊摺 咸豐十年正月十五日

會陳克復鳳陽摺 咸豐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陳報逆首正法片

招撫天長逆匪片

分剿定遠正陽清江等處逆匪片

克復涇溪摺 咸豐十年二月初九日

陳明拊循李世忠片

克復清江並擊敗定遠竄賊摺 咸豐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謝賞穿黃馬褂 恩摺 咸豐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調子袁保恆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目錄 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會陳堵禦三河逆匪獲勝摺

咸豐九年九月十六日

奏為撲擾三河逆匪經官兵竭力擊退現仍晝夜嚴防以杜復竄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大股逆匪撲擾三河臣等督飭兵勇極力堵禦情形於本月初五日奏

聞在案拜摺後旋據在事文武疊次稟報該逆大隊佔踞三河南岸下至八里隄觀音寺衡陽黎城金溝一帶自西而東袤延八十餘里處處皆賊道員吳棠承志會同安勇鶴齡鼓勵文武員弁督率兵勇往來策應並於三河頭添備礮船以資攻剿初四日賊以數百人於三河尾紮筏爭渡我軍開礮對轟立時擊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碎各賊紛紛落水是夜賊又在觀音寺迤東竹園莊河疆壩紮篝火光中匪眾林立勢甚洶湧該鎮道等卽令長龍礮船飛往接應一面遴派員弁選帶兵勇乘坐礮船連夜下駛並將三河預集之練船飭令該董事管帶同行行抵該處正值同知董保成等與賊鏖戰我軍膽氣益壯連聲吶喊槍礮齊施登時將木牌多具擊沈賊眾溺斃者難以數計南岸馬賊始漸遁去初五日賊匪廣集衡陽南岸各村莊放火擄掠並分三路冒雨撲至河邊參將蔡觀賢會督原帶礮船守備張林錦等飛催各船連環施放大礮該賊馬步紛紛倒地適值鶴齡所派弁兵乘舟趕到分投轟擊餘賊登時潰竄初七日賊眾全撲黎城鶴齡奏懷

揚並安勇撥赴下游之副將馬國升遊擊德興各帶所部兵勇乘雨轟擊守備張林錦等管帶長龍礮船往來伺擊殲斃逆賊甚眾初八九等日馬步賊匪時至河岸窺探均經我軍擊退大股已向南遁臣等伏思此次逆眾屯聚三河一帶相持八晝夜之久現探賊之大股暫退天長一帶尾隊尙距黎城不遠且三河南岸天盱六揚處處可通該逆或暫爲喘息另圖他竄或伺我稍懈銳意復來均未可知臣等仍飭各營加意扼守不許鬆懈並飭遊擊張金榜督率湖內礮船二十隻於高寶湖西各隘口往來巡哨以杜賊東竄之路所有連日擊賊獲勝賊勢暫退謹以稍紓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宸厪仍加意嚴防各緣由謹恭摺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會報楚師赴皖請飭分兵兜剿摺 咸豐九年九月十六日

奏為探聞楚師赴皖進剿北路兵力不支恐致紛竄請

旨飭令分兵繞由北路前進南北兜剿以期一氣掃除恭摺奏

聖鑒事竊皖省賊勢猖獗北路防不勝防疊經 臣等奏

聞在案近聞兩湖總督官文會同湖北巡撫胡林翼以寶慶解圍湖南全省肅清請會國藩之軍會合楚北官兵同剿皖逆候李續宜等由楚南回來分路前進並請勝保兜住東北翁同書截住北捻等因其如何定議如何具奏 臣等相距甚遠未能深悉伏思官文胡林翼公忠體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國宏濟時艱數年來廓清本省旁及鄰境凡人所難能之事無不力任艱鉅此次李續宜等帶領馬步官軍援剿寶慶立解重圍辦理均屬迅速湖南已一律肅清現值皖北捻粵句連長淮以南大江以北糜爛不堪言狀勝保力扼五河而前後左右不能兼顧懷遠一城急切亦難進攻翁同書一軍駐紮壽州餉道尚未通暢勢難進取捻粵兩逆時思旁竄不惟清淮為南北關鍵刻刻可虞即山東直隸各境亦岌岌可危官文等力籌大局以得勝之師全力注皖必可蕩平狂寇重奠江淮惟楚師進剿必於楚皖交界之安慶潛山太湖一帶入手南路一經得勢恐至驅賊北趨淮北勝保傳振邦兩軍兵力單弱本有應接不暇

之勢若再加以南路逆匪大股北趨萬難撐持此 臣等所目觀心憂而又自愧無能不克助官文等一臂之力為

皇上綏靖疆域也查楚師自成一家此番入皖賊勢過重必須步步為營互相應援斷不宜零星分布致被牽制日久不克成功况胡林翼身任封疆親歷戎馬一切軍務賴其總持萬難分身北來諒亦該督撫等熟籌計及無可如何者也惟侍郎曾國藩向來督辦軍務本係獨來獨往與楚師可分可合若率本部兵勇取道光州固始潁州一帶繞赴北路會同勝保傳振邦等諸軍併力南攻仍與楚北各軍擊其東面翁同書關保等擊其西面如此面面兜裹既可收夾擊之功即以杜北竄之路 臣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本擬與官文等函商妥辦而一信往還動經數旬恐致有誤事機應請

旨敕下兩湖督 臣官文湖北撫 臣胡林翼侍郎曾國藩等妥為籌商即令曾國藩督師繞赴北路會合進攻實於南北剿務大有裨益 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辭欽差大臣 恩命摺 咸豐九年十月十三日

奏為皖省軍務萬分喫緊臣難勝重任謹瀝情陳明可否另行

簡派大員署理

欽差大臣仍以臣督辦軍務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現奉

恩命署理

欽差大臣督辦皖省軍務仰承

倚畀倍切悚惶當此時事孔艱

宵旰憂勞凡臣心力所能為斷不敢不殫竭愚忱藉效犬馬惟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皖省軍情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賊勢如此披猖地方如此殘破數千里賊氛句

結皖北幾無駐師之地較之臣前在皖省時情形大不相同現

在勝保所部兵勇若干臣亦未能深悉據探報傳聞大約得力

者并不甚多且帶隊將官可以自成一旅者亦屬寥寥此時即

有餉可籌而添兵既緩不濟急募勇亦多半烏合一時實難措

手况向來總統帥千必有親兵以供指揮多則數千人少亦數

百人臣向日所帶均已星散一時驟難招集本年抵任淮安挑

選本標官兵極力操練尚不敷分防及守城之用此外並無親

兵一人亦恐動多掣肘因思前聞楚兵赴皖會剿恐北路兜截

不住曾經臣會同河臣疏請侍郎曾國藩率所部一軍繞由北

路進剿嗣准軍機處知會臣摺已奉

旨抄給官文等閱看如何定議尚未接其來信臣查曾國藩視

師已久累著戰功且善於選將人才均樂為用現聞所部除水

師外尚有馬步六七千人均係訓練之師久經戰陣若以現成

勁旅由北路進剿合以北路各軍足可制勝較之驟議增兵增

餉更覺事半功倍可否請

旨飭令曾國藩迅速前來署理

欽差大臣督辦皖省軍務如蒙

俞允臣或仍以署理漕督辦理清淮防堵或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賞給臣虛銜作為曾國藩幫辦臣尚可因人成事不致貽誤事

機上負

聖明也臣賦性迂拙從軍數載從未敢稍涉趨避且用人之權

操之自

上量材器使

聖心自有權衡亦斷非臣所敢妄擬惟事關軍務大局臣既有

所見不敢緘默理合瀝情由六百里馳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陳報懷遠匪勢片 咸豐九年十月十三日

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懷遠一城居鳳穎之交久為賊踞亟宜迅圖攻克與翁同書一軍合而為一以便進攻淮南兼顧北路袁甲三接奉此旨俟聯到任交卸後即赴勝保軍營接受欽差大臣關防統領各軍即當進攻懷遠迅掃賊氛毋得株守一隅致成渙散之勢勝保屢次挫敗該營布置未必悉臻妥善袁甲三到營後須力加整頓所有帶兵各員如有遷延觀望不用命者即行嚴參懲辦以肅戎行至李世忠投誠後仍踞滁州傳聞有縱兵出掠之事今勝保已撥給月餉一萬兩自當知感知奮約束麾下不擾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居民並著袁甲三妥為駕馭使為我用不可稍存大意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指示機宜莫名欽感查皖省軍務以掃清淮河為第一要著淮河不為賊踞則進兵之路通即籌餉之路亦通壽州五河水陸各軍均可聯絡一氣懷遠跨渦淮之間自當迅圖攻克所慮者鳳陽府縣兩城均在懷遠下游臨淮關跨淮為市距鳳陽十餘里現在三處犄角均為張濬所踞且疊於臨淮關負隅抗拒傷我兵勇逆跡已屬昭著現據探報懷遠賊數無多機有可乘惟臨淮不破由北路繞攻懷遠又不能另派一軍牽制臨鳳賊勢無論該逆往來應接且恐張濬自臨鳳抄我之後必

至腹背受敵臣曾將此意函致勝保囑其相機前進現在勝保若何籌畫能否得手臣亦未得確信竊恐張濬不除則該逆由懷遠直接廬定中以臨鳳為樞紐我軍水陸均難進取臣此時尚未目視情形不敢遽存成見擬隨時相機辦理斷不敢敷衍粉飾致誤大局至李世忠既與賊為仇似不至再有反覆但恐跋扈擄掠不為我用終成肘腋之患臣惟有欽遵諭旨妥為駕馭不敢稍涉大意以期仰副委任謹附片具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謝補授漕運總督仍署欽差大臣 恩摺 咸豐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 臣接准兵部火牌遞到咸豐九年十月十九日奉

上諭袁甲三著補授漕運總督仍署理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

務欽此 臣聞

命之下感悚難名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伏念 臣數載戎行時形竭蹶疊邀

恩鑒曲予成全暫權轉輸之司兼控江淮之每要虞管籲之稍

疎有負屏藩之重寄何圖非分竟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賜真除載傳

巽命於

天廷俾統師于於皖省

鴻慈下逮

訓辭不惜乎再三蚊負滋慚勝算難操於萬一 臣惟有仰秉

訏謨力加整頓駑駘自策當益矢以小心駕馭難周弗稍存乎

大意敢云掃蕩塵氛克拯生靈於億萬總期綏靖疆域稍紓

宵旰於

九重所有 微臣 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附驛呈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遵旨赴皖督辦軍務摺 咸豐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奏為遵

旨馳赴皖省督辦軍務並探聞現在賊情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十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月十九日奉

上諭本日已明降諭旨著袁甲三補授漕運總督仍署理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該署大臣當仍遵前旨迅速起程以便勝保交卸回京等因欽此查安徽軍務正值喫緊之際臣前奉諭旨後即疊次函催署漕臣聯英趕緊來准一面料理赴皖事宜正在束裝以待復於十月二十九日接奉寄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諭據聯英奏所署江南藩司及糧臺事務尙未由何桂清等派員接替一時未能赴准而安徽賊氛尙熾統帥需人著袁甲三即將漕運總督關防派員賁交聯英接授即日馳往安徽調度一切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莫名欽佩當即恭錄飛咨聯英並以其所署藩司及江北糧臺先准督臣咨開已委候補道喬松年兼署是聯英已可即日交卸且所駐之邵伯鎮距淮安僅止二百餘里一水可通商令該署漕督如可一二日到淮當此道途不靖關防即當面交以昭慎重如尙需時即將關防委員賁送計日內即可接其來信臣亦可即日啟程斷不至稍有稽延致煩

宸厯至皖省現在情形前接勝保咨函備述懷遠克復軍威大

振乘此兵勇銳氣上下游水師會攻疊獲勝仗臨淮指日即可攻拔並稱張漣遣人訴告情願一律薙髮歸誠等因是皖省軍務大有轉機惟張落刑究在何處是否歸併鳳陽尙無確信又據駐防揚州之淮揚道朱善張等稟稱拏獲逆匪巧林等二名據供宮瞎子與陳四眼狗均到揚州並約張落刑分派兩軍來助已到揚添紮營壘等語臣查捻粵各逆久於皖省會合果如賊供張宮等逆現俱赴揚是東至揚州西至鳳陽均已聯絡一氣即使臨淮攻克而臨淮以下不惟五河盱眙處處可通即天長六合亦皆呼吸相應官軍若不兼籌並及恐顧此失彼終無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以戢其兇燄臣於清淮防兵及團練人等連日諄諄告誡諭以臣到皖後仍與清淮息息相通互相策應究應如何籌布臣此時尙難臆斷俟到彼查看情形並與勝保面商機宜固不敢因循貽誤亦不敢操切圖功總期聯民心而鼓士氣視賊所向力爭先著以仰副我

皇上廓清綏靖之至意所有臣馳赴皖省並現在賊情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進逼臨淮獲勝摺

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奏為官兵進逼臨淮添築營壘疊次接仗獲勝賊勢漸窮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次遵

旨馳赴皖營當將到營日期及與勝保面商機宜等情恭摺奏
聞在案臣接受關防後與勝保悉心籌畫大營仍宜駐紮張家
溝距臨淮三十餘里既可就近督飭前敵各軍相機進取並可
於下游小溪浮山五河雙溝等處長淮各要隘水陸設防遇有
緩急隨時策應惟新舊交替之際人心每多懈弛一面嚴飭總
兵張得勝等會合水師礮船認真攻擊不准稍涉鬆懈並飛催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道員苗沛霖所部練丁迅速來營助剿旋據各營稟報北岸圩
賊自十二日以後無分晝夜時思衝突每出游賊數百名或一
二千名往來攻撲意在乘隙奪路突圍逃竄我兵或出營盤抄
殺或用槍礮轟擊陸續斃賊甚多十四日復據探報張翼兩逆
見我北岸各軍進攻甚力由定遠率眾數千屯踞臨淮南岸遙
見關之西南黃白各旗如林人馬往來亦甚稠密並時用槍礮
向我營轟擊臣當即嚴飭水陸各軍加意嚴防適苗沛霖挑選
練丁八千名分起到營臣即於賊圩西北空闊之處指定地勢
飭令多備鐵鋤一面列隊在前防其衝撲一面集夫挑築十餘
座營盤一日而成詎是夜二更後該逆度我立營未定各圩出

賊三四千名齊向新營擁撲槍礮聲騰吶喊不絕我軍分投迎

敵正在酣戰之際該逆膽敢另出悍賊四五百名蛇伏而行抄
至營牆後面一齊填濠撲牆而上勢極兇猛我軍矛刺刀砍傷
斃悍賊無數逆眾一面拖屍一面扒倒營牆數段我營兵勇堵
定缺口齊用槍礮轟擊斃賊百有餘名生擒七名餘賊始踉蹌
奔回其南岸接應之賊隔河吶喊助勢經管帶水師之副將黃
開榜知府秦榮等督飭各起礮船往來轟擊復以萬斤大礮對
準開放逆眾紛紛倒地力不能支未敢搶渡北岸直至四更後
我軍甫經收隊喘息未定該逆又於北岸擁出二千餘人分撲
各營我兵站立牆內槍礮齊開於月光之中瞥見斃賊數十人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該逆喊聲震天不敢前進相持時許旋即敗退自是以後十五
十六兩日北岸之賊大隊不敢復出據投出夥匪王成等十餘
人供稱十四日終夜之戰實係張落刑親自督隊追被我兵擊
敗回圩痛哭其計窮已可概見十七日臣親赴前敵各營察看
情形現在北岸賊築五圩均極堅厚踞賊將近萬人今將調到
苗練八千名分紮西北十一營外挖長濠一道布置尚為嚴密
惟南面臨河賊船附巢停泊時用小划暗通接濟雖我營水師
礮船上下梭巡隨時轟擊而該逆跨河為營槍礮甚密勢難鼓
楫中流斷其船隻來往查南岸霸王城之西本有舊廟基址為
我礮船上駛屯泊之所該逆時思就地為壘阻我船路當即密

飭張得勝等挑選兵勇千餘名渡過南岸卽就廟基搶築營盤俾與北岸各營聲勢聯絡且爲進攻臨關之地並慮及北岸圩賊乘我之後豫令副都統穆騰阿帶領馬隊於北岸排列以助聲勢乃兵勇甫經登岸卽見關內從東門突出黃旗悍賊五六百名蜂擁而來經我軍轟斃十餘人卽行敗回我兵一面列隊一面趕緊修築頃刻間該逆又由關南繞出數百人飛奔而來經我軍矛刺礮擊約斃百餘人餘賊鼠竄回巢我軍立就兩營並與礮船互爲防衛該逆不敢近逼亦不敢併力北拒大受牽制臣查長淮關鍵全在臨淮一關而欲拔關隘必須先清北岸立定腳根方可節節向南掃蕩現在北岸之賊萬難衝出臣已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飭各營先行以守爲戰再擬分兵淮南於關西連紮營壘以斷該逆由鳳陽接濟之路至北岸逼近賊圩經我兵開挖地道已有七八分工程惟賊濠過深能否卽時得力尙未可知連日士氣奮揚頗有踴躍用命之意臣惟有多方激勵乘機攻剿以早奪關隘肅清長淮再爲步步進取之計所有連日布置並疊次接仗獲勝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傅振邦由六百里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臨淮下游防堵情形片

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再查臨淮下游至盱眙三百里中間如舊縣一帶查有淺灘二十餘里冬寒水涸不過一二尺人馬均可涉渡恐定城之賊由此竄越則我營後路不免震驚昨已嚴飭知府丁承鈞都司蔡福同等督帶礮船於各要隘處所嚴密巡防並責令將路通明光之王擺渡口內船隻一律提放口外以杜該逆擄船及奸宄溷跡偷渡自明光津泥澗溪直至盱眙之河梢橋一帶二百餘里水面遼闊添派駐守小溪之守備何天保帶領礮船隨同進剿而小溪爲張溝屏蔽未便空虛又抽調派攻臨淮之千總呂殿揚礮船前往駐防以臻周密至駐防盱眙之副將格洪額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帶兵三千照舊駐紮另以都司余通海礮船輔之亦可互爲聲援以壯軍威而定人心理合附陳伏乞聖鑒謹奏

臨淮南岸築營接仗獲勝摺 咸豐九年十二月初七日

奏爲兵勇搶築臨淮南岸營盤斷賊糧道逆衆出撲屢經官軍力擊獲勝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臨淮北岸踞賊經官兵層層逼困各情形恭摺馳奏在案嗣據各圩脅從難民乘夜逃出者甚多均經酌予雍髮遣歸惟老賊堅伏巢中並於附巢屯匿划船以爲往來接濟之路臣審度兩岸機宜分攻既遽難得手合攻又無此兵力臨淮援賊日集均自鳳定而來其火藥糧米亦皆取給鳳定兩處非設法斷其糧道絕其外援未易奪此關隘查關之西南爲通鳳陽要道東面爲通池河定遠要道我兵前於賊巢東面搶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築三營聲勢頗振因復飭令水陸各軍分起南進陸續登岸該逆突出三四千人直撲前來營牆初就該逆復一齊擁出直奔新營拋擲草把火彈喊聲震地我軍既整隊迎敵當即敗退回關二十五日黎明該逆又出悍賊數千來勢洶湧我營馬步兵勇奮力裹殺斃賊無算該逆捲旗狂奔總兵張得勝親帶兵勇三百餘名一擁齊進立將圩中賊衆砍殺殆盡平毀土圩該逆見我立營逼近忽於東面添設數卡阻我進兵之路三十日張得勝復率兵勇二百餘人出其不意奮勇攻入當將賊卡二座踏毀斃匪四五十人日來我兵疊次挑戰賊不復出兩岸關之東西共已築就十一營一律完固惟偏西南有淤泥積水一段

不能立營賊於積水之南築營兩座以固糧道我兵必須繞折而前再添營盤十餘座方能制其死命臣現已飭令一面留兵牽制河北一面分率所部渡過南岸節節進紮總期斷絕接濟使該逆不能負固久踞所有連日臨淮南岸築營接仗獲勝各緣由謹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傅振邦合詞恭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聖鑒再總兵張得勝脇下受傷礮子業經取出現已飭醫調治漸次就痊合並聲明以慰

聖懷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東路剿賊獲勝片

咸豐九年十二月初七日

再臣以東路津泥明光澗溪直至盱眙之河梢橋一帶二百餘里水面遼闊知府丁承鈞等所帶礮船防剿難遇遂添派守備何天保帶領礮船前往進剿並以磨山口為明光下駛要隘飭派都司蔡福同駐紮嚴防前月二十六日守備何天保帶領礮船前赴津泥一帶巡剿牽制明光賊勢我兵巡至孫趙營見有陸路馬步賊數百名並於水路輔以大小賊船十餘隻均架火槍見我礮船即駛出抵拒經該守備督率水勇楊景淮等飛棹迎戰開放連環槍礮儘力轟擊賊勢不支我兵直逼賊船水勇唐有許慶鎔等即躍上賊船揮刀亂砍拋擲火罐火彈賊眾披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靡傷斃甚多賊船一律擊燬我軍乘勢登岸該逆抵禦不住紛紛敗退追殺十餘里奪獲槍礮刀矛數十件都司蔡福同復乘此聲勢進攻明光即派漁船練總丁芳桂周有才張大春王懷等率領漁船乘晚駛進明光卡內該都司督同守備蔡福成把總程大聚帶領礮船駛至磨山口外黑夜登岸潛赴卡旁噴筒火箭一時齊發即將賊卡焚燒賊見四面火起不知我兵多寡紛紛亂竄被我軍截殺殆盡漁練丁芳桂等亦同時駛進磨山口內出賊不意將火罐打入賊船賊眾慌亂落水死者甚多焚燬賊船十餘隻奪獲大小船八隻一齊放入淮河東路賊匪經此次痛懲後兇鋒稍挫現飭丁承鈞蔡福同等仍前扼要分紮

晝夜嚴防並派礮船上下巡剿相機進搗明光以期盡殲醜類所有東路剿賊疊獲勝仗情形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派兵援助宿營情形片

咸豐九年十二月初七日

再臣於前月二十三、四日連接傅振邦來函據稱宿州官軍於攻破兩圩後捻逆糾眾圍撲濉口營盤官兵進剿未能得手賊眾愈聚愈多分股北竄情形甚屬緊急該提督一面力疾前往一面馳書請援臣以宿營勝敗關係北路大局當於無可抽撥中飭令營總郭興阿帶領馬隊二百配以馬勇二百又飭派遊擊張正光等帶領步隊八百速往助剿並恐徐宿路梗倘餉道不通士卒益覺驚惶當由臣營撥銀三千兩迅解宿營以濟軍食而安人心本月初四日據傅振邦函稱二十八日該提督乘夜親督各隊分路衝進豫約總兵富新副將龔耀倫等由濉營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帶隊衝出查點兵勇器械並無傷亡遺失該提督於倉里一帶節節紮營以守為戰其由銅蕭北竄之股已令臣派去之營總郭興阿副將高玉振等會督馬隊馬勇赴北路相機截剿等因頃奉寄信

諭旨以徐宿情形喫緊飭令臣將前撥德楞額馬隊五百名先其所急派赴傅振邦軍營會合兜剿臣查賊眾撲擾宿營前於聞信後已抽派馬步一千二百人星速合剿現在濉口兵勇突圍而出幸獲保全傅振邦來信亦稱力圖前進不致遽行決裂臨淮軍事萬緊正值攻剿得手無庸再分兵力等因是北路情形稍鬆可以暫緩派撥惟前准德楞額咨調原數馬隊五百名

臣當以臨淮攻剿正值萬緊統計馬兵可以出隊者不過五六百人業經分撥宿營萬難再行派遣咨覆在案旋據統領馬隊之副都統穆騰阿報稱德楞額已經札營總岳興阿等調隊北去該兵等藉口奉札私去數十人呈請覆辦前來臣以德楞額發札時自係尚未接臣覆文已飭穆騰阿將私去之兵趕緊追回以歸原隊一面再看宿州軍情應否撥隊續往隨時與傅振邦商辦總期統籌兼顧斷不至稍分畛域貽誤事機也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二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陳報克復臨淮摺 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奏爲親督官軍逼攻賊圩立將臨淮關克復平毀南北兩岸賊壘四十餘座擒斬匪衆萬餘名長淮一律蕩平現仍乘勝分兵相機直搗鳳城恭摺仰祈

聖懷事竊我軍自攻取臨淮西面各圩後卽就地駐紮節節進逼鳳定接濟之路僅餘一綫賊勢益窮逆情愈急遂晝夜於南岸搶築土圩復招集鳳定悍賊前來助守又聞張落刑在紅心池河一帶驅其黨衆遙爲接應並遣奸細四出乞援臣深慮日久變生又添枝節必須急圖攻剿卽飭川北道苗沛霖帶領練勇渡淮於水涸泥淺之處連夜用土填壓添築五營並將臨鳳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要路賊營一座乘勢奪獲以期力扼賊吭總兵張得勝亦於是日由東路進兵直逼關下奪獲賊營二座截其要路詎該逆懼糧道已斷乘我西路新營初立竟敢擁出大股賊衆三四千名將新營重重圍裹在營練丁併力守禦轟斃賊匪甚多而該逆拚死不退致我營水洩不通飲食斷絕甚至咽雪以解飢渴臣以該逆既悉銳死戰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卽於十七日黎明親赴臨淮前敵傳集將士面授機宜懸以重賞並飛飭副都統穆騰阿營總克蒙額等管帶馬隊會合南岸兵勇相機助剿十八日又令總兵張得勝滕家勝補用道張學醇於黎明各帶兵勇南援攻擊甫經交戰槍礮齊開立斃悍賊數十名賊勢少卻我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兵奮呼直前該逆以馬賊居中步賊列仗兩頭橫長約七八里槍礮對擊堅持不動我軍馬隊一齊衝突直搗中堅步隊分頭迎剿該逆馬賊先潰步賊亦截成兩段站立不住其西段由關外向南奔逃東段敗竄回關留守關內之賊見勢敗不支亦傾巢而出吶喊助勢並貼近河邊排列臣先已鼓棹中流調齊水師礮船橫截河心豫備兩岸應援並約水陸各軍均以煙火爲號齊力環攻先將其黃衣騎馬之賊轟斃十餘人我陸兵乘勢擊殺勇氣百倍該逆遂驚呼亂竄我兵逼入關內兵刃交加折臂斷頭屍填街巷間有冒火衝煙而出者亦經兵勇擒殺殆盡槍礮器械盡爲我有其由關西奔逃南路者經我馬步追殺二十餘里死傷枕藉幾於血流成河戍刻始行收隊其北岸各圩踞賊先經我軍於北面挑挖長濠萬衝不出是日先飭穆騰阿酌留馬隊百餘名會同記名道李榮等嚴督各營防賊鋌走該逆先見南岸交戰仍開礮搖旗齊聲吶喊以冀亂我軍心迨望見南岸賊敗巢穴攻燬喪膽忘魂號呼乞命並將圩中槍礮刀械紛紛拋棄臣因其抗拒日久均屬窮兇極惡人人切齒一面嚴飭各軍合力撲進一面傳令除七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老弱丁口暫免駢誅外其餘悍賊概行誅戮偶有冒死撲河者均經淹斃並爲水隊擊斃統計北岸三四千人並無一名漏網統計此次馬步水陸各軍血戰兩晝夜斬關奪隘斃賊萬餘人救

出婦女二千餘人奪獲大小槍礮一千三百餘件偽太平天國九門御林旄天福偽鍾天燕及各將軍等偽印共二十八顆偽文偽詔書一百餘件黃帽黃衣黃傘共十餘件大小船隻四百餘號旗幟刀矛及騾馬牲畜均不可以數計其生擒之逆首翼天侯顧大龍承天侯李天遠合天燕陳兆雄偽羽林軍帥宋魁左軍大將軍張茂奇右軍大將軍嚴夢弼前營偏將軍馬學水殷富恆上軍尉陳文香等均已訊明正法兵民歡呼觀者如堵實足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查長淮爲南北關鍵而臨淮一關尤爲長淮鎖鑰該逆所以將舊城修理完固併力守者一則阻我進兵之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路以固鳳定門戶卽以屏蔽浦六一則扼踞中權可以四出蹂躪俾沿淮失業窮民均入逆黨且淮北鹽務專恃淮河爲流通自上年四月以後引課百餘萬均已化爲烏有此次仰仗皇上德威復我關隘長淮一律暢行進兵之路通籌餉之路亦通實爲年來第一大捷並爲皖省軍務一大轉機自應乘此軍威迅圖鳳陽府縣兩城當卽飭令各營於十九二十兩日分出隊伍直逼鳳陽城下覘賊動靜該逆閉門不出亦不多開槍礮似賊數不甚衆多且鳳陽西南五十餘圩前陷賊中不免首鼠兩端近已一律薙髮情願隨同殺賊鳳陽東路亦於兩日內收撫十餘圩乘此賊氣大餒民心大定臣卽暫駐臨淮飭令兵勇

團練力攻計取同時並用固不敢冒昧貪功亦不敢因循貽誤至此克復臨淮臣雖親臨前敵相機指揮而矢石之險並未親冒所賴人心士氣異常鼓舞雖餉項時有不繼而人人踴躍用命文武將弁無論馬步水陸亦均能和衷共濟隨事商摺得以迅奏膚功所有文武員弁及兵勇團練前次奏報勝仗摺內聲明俟臨淮克復後彙案奏保今復同在行間異常出力可否仰懇

天恩准臣查明實在出力者分別開單請

予獎敘以作士氣而勵軍心所有克復臨淮掃蕩逆匪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傅振邦合詞由六百里加緊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陳報搜獲逆信片

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再查捻逆倡亂數年蔓延數省總以冀得張落刑為渠魁而張
隆次之翼逆句結粵賊踞守定遠並佔住北蘆橋經撫臣翁同
書派兵進剿疊獲勝仗斃賊甚多兇鋒漸挫據南路探報均稱
翼逆於蘆橋戰敗後中途受傷身死臣營前在臨淮南岸生擒
捻逆王詳唐喜等亦供稱鳳陽城內喧傳翼逆已死等語本月
初九日在柳圩附近拏獲形迹可疑之方茂鎔王小德等二人
身上搜出逆信一紙並蓋有左軍前營大將軍偽印訊據該犯
等供認係賊首何自賢等於初八日交給屬其扮作乞丐繞道
飛送等語查閱信內係因臨淮被剿緊急向西路捻逆孫葵心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等求救信內敘及翼逆已死詢之柳偉據稱前在鳳城探悉翼
逆係自蘆橋回至定遠西南十五里之顏家橋被其旗下陸大
老四用背槍擊斃再四詰問言之鑿鑿證以賊供賊信均屬符
合究竟是否確切尚須進兵定遠後能否尋獲該逆屍身再行
分別辦理臣一面咨會翁同書再行確查務於蘆橋一帶嚴密
防剿以杜賊援再逆信係粗紙草書字畫亦故有訛錯除將原
信封送軍機處備查外理合另鈔恭呈

御覽伏乞

聖鑒謹

奏

進攻鳳陽踞匪獲勝摺

咸豐十年正月初四日

奏為進攻鳳陽踞賊疊獲大勝現仍督飭各軍添營合圍以期
早拔堅城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官兵疊獲大捷克復臨淮關並乘勝進兵攻
取鳳陽各情形分晰奏

聞在案該逆自失關隘精悍之衆又為我軍剪除殆盡喪膽亡
魂已有不支之勢惟鳳陽為定遠門戶勢不得不併力拒守以
固南賊藩籬遂於鳳定之間驅其餘衆擔薪負米蟻附兩城並
接據撫臣翁同書函稱瓦鋪地方大股賊衆於我軍克復臨淮
之次日即行撤退為赴援鳳陽之計又據各路團練稟報自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月二十以後逆首張落刑等四出搜括糧米招集股衆不分晝
夜繞赴鳳城臣查由定赴鳳山僻小徑甚多必須官兵合以圩
練隨處邀截方可斷其接濟因一面嚴飭兵練認真巡探一面
分撥勁旅節節向鳳陽進紮以圖進逼圍攻乃該逆竟敢於三
十初一等日糾合匪衆數千撲我新營節經我兵相機攻擊旋
據官溝練總周曰岸等稟稱二十七日探得定遠馬步賊運糧
前往鳳城當調各圩練丁三千人豫伏殷家澗該賊果於二更
後連糧而行該練丁出其不意吶喊齊出槍礮連施將賊擊潰
四路追殺斃匪四百餘名截獲糧米一百三十餘石又據探附
近鳳城之黃家圩該逆屯糧甚多擬即搬運入城有練總徐德

鑑等被脅蓄髮在彼看守當派知府秦榮帶兵馳往攻取該練衆愾我軍威盡行薙髮並將儲糧一千石全數繳出運赴臨淮該逆糧道將絕益形窘困本月初二日臣督飭馬步各軍逼城進紮甫成五營該逆忽從南門擁出悍賊數千旗幟如林分作六股拚死向前很撲我兵列仗迎擊力戰時許斃賊百餘人羣逆恃其人衆並中路馬賊七八百名內夾步賊背槍直前衝撲我兵奮力抵敵屢壓不退復飛飭委參領色普清額等添調馬隊二百名繞出賊後奮勇衝突步隊亦在前擊壓先將馬賊擊斃數十名餘衆驚潰奔回是夜一面嚴守已成之營一面整齊臨淮隊伍次日黎明前進仍搶築營盤該逆初猶偃旗息鼓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匿不出繼見官兵連築十餘營恐成坐困遂由西南兩門先出悍賊千餘名直奔東面營盤我營槍礮齊開未容撲近城內逆衆復捲旗蛇伏陸續出賊四五千名貼近城邊潛由城北繞伏九華山後詭圖抄我後路未申之間乘我軍饑疲搖旗吶喊分三路蜂擁撲來我兵亦列陣從兩頭抄殺前進擊斃悍賊數十名仍拚死不退我馬隊即搶上山岡迎頭壓下中路馬步賊衆不能抵拒遂即敗退兩旁賊股亦被我兵步隊衝爲數段四路奔逃我軍奮力追剿馬步交衝約計七八里內賊屍縱橫盈野直將賊壓入西門統計連日進戰共斃逆匪三千餘名生擒一百二十餘名臣查鳳陽踞賊本係殘敗之餘因關係該逆南

路屏障招集定遠各賊衆負固死守以爲背城之戰今既疊受痛創其膽愈寒其勢愈蹙現仍飭諸軍添營合圍俾賊援賊糧一時齊斷似克復尙不甚難所有逼攻鳳陽兩城連獲大勝各緣由謹會同幫辦軍務撫臣翁同書提臣傅振邦恭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圍逼鳳陽獲勝並擊退援賊摺 咸豐十年正月十五日

奏爲官兵圍逼鳳城擊剿獲勝並分兵擊退各路援賊仍嚴飭諸軍緊逼圍攻力杜外援以期就地殲除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疊次擊賊獲勝並圍攻鳳城各情形縷晰奏陳在案該逆因連次大敗又見官兵營盤步步逼近惟西面尙未合圍突於初四日午後由府城西門出馬步賊二千餘名向我營分撲另於南門出賊千餘人意在拼命衝撲爲背城一戰之計我營兵勇各留一半守營餘俱分投迎剿西面之賊先經該鎮道等壓退擊斃二百餘人南面之賊經苗沛霖親督各隊屢壓屢進鏖戰時許前鋒悍賊刺斃無算穆騰阿另飭馬隊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路抄襲賊後斃賊一百數十名逆勢不支向後退撤我兵趁勢壓擊逆衆紛紛倒地死命回奔該逆創後兩日未出我營已紮過西面將次合圍復於初八日未刻由西門潛出逆匪二三千人伏匿關廂殘垣之中搶築土圩意在破我範圍以爲倖逃之路當經各營兵勇奮力撲擊立斃悍賊百餘名餘匪敗退城中我兵即將土圩四座立時平毀自是賊不敢復開西門臣一面嚴飭各營搶築營壘一面飭南鄉團練分路堵截定遠援賊旋據練總周曰庠等先後稟報初十一十二等日各齊練丁於殷家澗卸甲岡等處截擊定遠援賊並攻破朱家圩謝家圩兩處賊巢共殲斃一千餘名生擒六十餘人臣復加派知縣尹沛

清帶馬步三百餘名督同團練分布數十里以防南賊來路又

派參領恆德等分帶水陸兵勇駐紮模山口一帶以固臨淮後路節據恆德許保清等稟稱有明光逆首爲赤忠先鋒李佩琳僞軍帥胡建藩僞副先鋒李幹臣僞參謀賂雲錦等來營乞降願作內應立功自效當卽酌量分留遣回十一日許保清等於五鼓率領隊伍馳赴明光分布已定由北面賊卡直闖而進齊聲吶喊內應亦舉火爲號裏外夾攻逆衆猝不及防四出亂竄我兵奮勇追殺砍斃逆匪三百餘名迨香花寺圩賊來援我兵已將明光克復餘賊膽落俱向澗溪奔逃官兵圍攻鳳城連營五十餘座加挑長濠該逆已如釜底遊魂萬衝不出現飭各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加意防範並多發偵探總期力杜外援斷絕聲息俾該逆糧盡力竭自可爲一鼓殄除之計所有攻逼鳳城踞賊大兵業已合圍並分路截賊獲勝各緣由謹會同幫辦軍務撫臣翁同書提臣傅振邦合詞恭摺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聖鑒謹奏

會陳克復鳳陽摺 咸豐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為逆捻糾合大股撲援鳳城經官兵力擊大捷殲斃殆盡立將府縣兩城克復並生擒逆首張濬即張元隆及悍賊頭目三十二人明正典刑餘眾分別遣散地方一律肅清恭摺馳奏仰 慰

聖懷事竊 臣等前將擊剿各路援賊情形縷晰奏

聞在案伏查該逆見官兵連營五十餘座加挑長濠三道飛走計窮惟有死守待援冀得乘隙逸出而張落刑自敗竄定遠後亦四處糾約腹黨敵血為盟誓死報復 臣甲三日飭各營加意嚴防 臣同書亦督飭兵勇趕緊圍攻爐橋以分賊勢並斷賊各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路接濟十九日接據探報南路援賊約萬餘人攜帶乾糧錘鍬齊赴鳳城先於梁家岡地方築壘四座為步步接應之計其前鋒悍賊於二十日辰刻漫山遍谷馬步夾擁而來距我營里許紮定逆首張濬見援賊踵至即於縣城擁眾登陴遍插旗幟吶喊助勢我軍分別戰守背營列陣而以馬隊暗伏山岡之後以逸待勞避鋒擊惰延至未申之間該將領等議定以記名總兵滕家勝道員張學醇李榮等督飭各營嚴防內賊衝突川北道苗沛霖見賊隊久列生懈袒臂大呼身先士卒副將黃開榜亦督率各隊同時並進直搗中堅副都統穆騰阿即揮令馬隊從山後突出先將兩翼馬賊壓退步賊立足不住我軍乘勢齊壓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槍箭並施追殺四十餘里直至梁家岡以南賊屍遍野該處新築賊壘望見官軍追及亡命奔逃經我兵一律平燬統計此次生擒擊斃約共六七千人二十一日因伏府城之頭目鄧正明等潛至我營涕泣乞降情願立功贖罪 臣甲三即於二十二日親赴鳳陽城外調齊各隊示以兵威並因總兵張得勝前隨勝保攻剿本與張濬認識且又以投誠之說函懇張得勝代為轉稟希圖逞其故智遂密飭該鎮至縣城外計誘張濬即時擒縛來營 臣甲三以兩城之事未定暫令緩死勒令將城內槍械繳出並縛獻兇悍頭目以剩餘孽府城鄧正明等一聞此信即於二十三日將槍礮馬匹全數繳出並掘出偽丞相張先等十四人 臣甲三以兩城餘賊均係附近脅從加以本城居民老幼男婦約計萬餘斷無盡行屠戮之理惟有令投誠之人指出悍賊姓名即時斬首其餘分別遣回各令歸業惟兩城必須同時並下一律辦理方可滅賊燄而定人心乃府賊俯首聽命而縣城賊眾觀望遲疑猶復懷有異志當飭該鎮道等將張濬綁赴縣城外凌遲處死傳首梟示並於二十五日令各營四面環攻另於附城山上安放礮二十餘尊連向城中轟擊約斃賊數百名城中各匪夜半後環跪城頭號呼乞命當令各營暫行撤隊次日縣城細出統帶步賊頭目常四統帶馬賊頭目邵殿倫等十七人其餘一切均照府城辦理時 臣同書亦到臨淮遂商同

傳令於兩城之外營濠之內隙地另築營盤七座將兩城之人全行放出驅入營內分別點名又誅兇悍三百餘人其餘一律遣散派弁分起管押該民人等悲喜交集啼笑同聲無不感頌皇仁臣等卽飭令署廬鳳道黃元吉署鳳陽府秦榮署鳳陽縣高啟林等隨同各營鎮將入城安置一切附近居民歡呼震地重睹昇平臣等查鳳城距淮河十餘里南爲廬定門戶北爲宿徐屏藩粵捻兩逆聲息旬連專恃此兩城爲樞紐所以張濬踞守兩年臨淮克復後仍糾集各路悍賊併力死守以通逆匪道路幸官兵乘臨淮破竹之勢移師圍攻自正月初二日以後大小十餘仗疊獲全勝殲賊不下兩萬此次援賊大至痛受懲創除淨盡復我城池脅從解散地方一律肅清此皆仰賴

皇上威福

訓誨周詳實爲臣等初念所不及所有在事員弁兵勇竭二十餘晝夜之力防則無懈可擊戰則無役不捷均屬著有微勞除記名都統穆騰阿總兵張得勝記名總兵滕家勝記名道李榮補用道張學醇前於克復臨淮案內已蒙

天恩各予升階此次請

旨交部從優議敘外其餘文武兵勇團練可否由臣等查明另行具奏籲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恩施以示鼓勵出自

聖主鴻慈所有克復鳳陽府縣兩城並擒斬逆首張濬卽張元隆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傅振邦合詞由六百里加緊

馳慰

聖懷伏乞

皇上聖鑒再臣同書拜摺後卽回壽州督攻爐橋合併聲明謹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逆首正法片

咸豐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再查逆首張濬卽張元隆兇悍狡獪本爲諸賊所推服自倡亂以來攻陷城池戕害官弁早爲

國法所不容上年經勝保曉以大義設法招撫原望其悔罪投誠立功自贖且迫於時勢不得不暫爲權宜之計乃該逆詭詐多端陽順陰叛上年定遠之陷實係該逆親自率衆攻打東門並勾結張落刑宮得等及廬郡粵逆同力合攻以致定城不守擒粵會合蔓延愈廣披猖愈甚上下數百里生民塗炭該逆實爲禍首勝保交卸時曾與臣面商囑以應剿應撫斟酌辦理臣接任後仍復示以信義責令擒斬張落刑藉以贖命乃臣於正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月初間密遣鳳民潘田等潛入府城作爲內應謀殺張落刑並獻出府城經張濬查知信致張落刑以致潘田等卽時被害若非該逆洩露機謀則張落刑早經授首且逼令兩城逆黨堅守待援此次定遠援賊來至營邊該逆卽率衆登城插旗吶喊遙爲聲援若非我軍一鼓作氣登時將逆衆擊敗該逆勢必齊出夾擊大局有無決裂尙不可知二十二日將該逆拏獲臣親自驗訊蓄髮並未全薙逆迹昭著共見共聞是以凌遲之日兵民爭先鬻割迨梟示以後鄉民尙有請剗其肉者伸天討而快人心各路擒逆當亦聞而奪氣至擒殺兇悍頭目張先等三十二人內有受鸞天侯及丞相檢點將軍指揮各名目

僞封者二十一人張濬係僞封鍾天福訊據供稱粵逆以安福燕豫侯爲五等最上僞封搜獲該逆所受洪逆頒發僞朝冠一頂繡龍傘一柄繡龍袍一件繡龍旗二十四面未便全行進呈謹將其銀質象紐僞太平天國九門御林征北大佐將鍾天福張元隆僞印一顆僞黃馬褂一件隨摺賚送軍機處備查再府城投誠之鄧正明等七人從賊已久現雖被困情急同謀獻城亦僅足贖其前愆未便遽予獎勵臣等現令留營責以隨剿立功藉觀後效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招撫天長逆匪片

咸豐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再天長踞賊投誠之議前據副將格洪額稟稱都司李紹銘與該逆頭目黃姓並未晤面風影傳聞難以憑信並探聞黃姓已被陳四眼狗調赴六合辦理恐無把握經臣附片陳明仍密飭格洪額督飭李紹銘就近詳探相機辦理隨時稟報在案茲據李紹銘稟稱天長偽鄉官周璠述稱城中頭目龔長春係廣東人前充勇丁被粵逆裹脅已歷數年現在悔罪獻城並將金陵偽將軍李標六合偽檢點黃得勝設法約來情願率眾投誠後攻取六合以為贖罪立功之地該都司當即改裝進城面見龔長春曉以大義動以利害該逆誠心向化感激涕零稟請查辦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前來臣等查各路軍務均屬漸次得手賊燄自當稍熄且九洲現經克復金陵業已合圍浦六天長等處果能次第肅清於軍務大有裨益揆諸目前情勢自宜剿撫兼施以孤賊勢而定人心惟該逆是否向化來歸抑或別有詭謀尙未可知且如何獻城及獻城後黨眾如何安置來稟均未敘及現已密飭參領恆德知府姜錫恩攜帶行營獎札馳往查看情形會同格洪額等相機妥辦固不可執法太嚴阻其自新之路亦不可稍涉含糊致貽後患如果撫局可成再酌派鎮道大員前往收復城池安撫降眾除咨照漕臣河臣一體會辦並函致和春張國樑安籌應援外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分剿定遠正陽清江等處逆匪片

咸豐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再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正月十九日奉

上諭和春奏官軍攻克浦口沿江一帶賊壘及九洲賊巢賊勢窮蹙請飭楚皖各路官軍乘機進剿各等語袁甲三自攻克臨淮後軍威甚盛翁同書一軍進攻爐橋亦漸得手均可迅速進兵等因欽此仰見

宸謨廣運指示周詳跪聆之餘莫名欽感伏查懷遠臨鳳等處業經官兵次第掃蕩其西南爐橋踞賊迭次擊剿獲勝指日可望得手長淮南北兩岸漸就肅清臣等自應合軍一處相機攻取定遠以分賊勢而壯軍聲惟蒙宿等處賊勢蔓延傳振邦一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軍不敷防剿不得不飭川北道苗沛霖帶練前往以固北路門戶至定遠距臨淮一百餘里距壽州將及二百里附近各圩民情本屬强悍自上年為賊逼脅悉多蓄髮現擬分兵前進剿撫兼施務令人心安定餉道疏通以為節節進紮之計正在籌辦間接據西路探報孫劉各捻分遣大股已竄近沙河阜陽穎上均屬緊急臣等當即飛派壽州南召等處防兵前往應援並加派升用知縣楊德昌管帶礮船由臨淮駛赴正陽協同防剿又接北路探報另有孫劉等捻合股竄過宿遷縣之洋河一帶該處為清淮門戶關係南北大局並為臨淮後路餉道現已飭派管總克蒙額等統帶馬隊四百名副將向得聰等統帶步隊一

千二百名馳赴清江以西堵剿兼助東路聲勢以固完善之區臣等仍當審度輕重情形隨時妥籌辦理謹附片具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克復澗溪摺

咸豐十年二月初九日

奏爲捻逆盤踞澗溪經官兵會剿殲殪甚多立將澗溪克復地方一律肅清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次飭令守備許保清等克復明光餘賊奔竄澗溪各情形業經縷晰奏陳在案查澗溪係水陸交衝本爲盱眙前路定遠後路前以鳳城未克臨淮兵勇難於抽撥當飭副將李世忠派隊由滁州前來先攻澗溪以便克復鳳城後會合諸軍進剿定遠該副將於正月二十五日派遊擊朱元興等由四里橋一路進攻臣復飭令駐防盱眙之副將格洪額酌派馬步兵勇由河梢橋一帶進攻並派撥礮船扼截水路以防該逆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北竄均於二十八日辰刻各路隊伍齊抵澗溪合力環攻該逆伏匿牆內以礮對擊朱元興等督飭勇弁四面圍攻斃賊不計其數屢次逼近濠牆該逆拚死抗拒相持一日之久朱元興等見賊壘堅固非誘賊出巢乘勢截擊恐難得手時已將及二更朱元興等令隊伍全撤於賊壘西面節節埋伏該逆見我兵一退果乘間出巢向西奔竄我兵吶喊齊起追殺二十餘里擒斬五百餘名澗溪一帶均已一律肅清臣查遊擊朱元興本在李世忠部下總統各軍此次帶隊攻剿澗溪初次開仗卽能迅掃賊巢斬獲甚多蔣立功等各帶各隊同心殺賊兵勇亦人人用命實屬奮勇可嘉臣當經分別賞給頂戴銀牌以示獎勵並

據專差請領火藥鉛丸及火箭火毬等項亦卽照數發給飭令該遊擊等酌量駐紮或俟鳳陽各軍規取定遠時該隊卽由明光一路會合進攻或先令攻取全椒以牽賊勢統俟隨時相機再行飭遵所有掃除逆壘克復澗溪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明柎循李世忠片 咸豐十年二月初九日

再查李世忠自投誠以來駐守潞來兩城屢被賊圍均經隨時擊退惟從未派隊出剿以為官軍之助臣到營後訪知該副將喜怒無常性情不免暴戾其部眾亦未能人人帖服查所派總統各軍之遊擊朱元興向來驍勇善戰上年臘月來營謁見臣假以詞色復曉以利害該遊擊人甚明白頗知感奮遂諭令回滌後稟商李世忠聽候札調並以該遊擊既立意向上則潛移默化自可就我範圍且一經帶隊出城既可孤李世忠之勢即以定李世忠之心此次克復澗溪爭先立功實足助軍威而寒賊膽惟訪聞李世忠從前積有資財近已揮霍殆盡勝保任內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曾准每月助餉一萬兩臣到任後按算前欠給過銀二萬五千兩其餘以鹽作抵現在清江既被逆陷不惟餉路梗塞即鹽亦無法可籌若但以空言拊循駕馭頗難著手臣惟有隨時相機悉心籌畫以期降眾歸心不至別生枝節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克復清江並擊敗定遠竄賊摺 咸豐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官兵會剿清江踞賊大獲勝仗立將清江克復乘勢跟蹤西追並擊敗定遠北竄之賊以杜南北結連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北路逆捻竄陷清江先後派撥水陸馬步飛往援剿各情形奏明在案旋探該逆分股竄赴安東沐陽各境誠恐句連山東蘭郊等處幅匪希圖北犯當飭前派之候補道張學醇記名副都統克蒙額等統帶馬步各隊由宿遷縣之洋河北渡以期抄出賊前迎頭截擊折其北竄之心適幫辦徐宿軍務總兵田在田亦帶馬步趕至探聞該逆偵知大兵雲集已有立腳不住之勢遂分股屯紮距清江八里之王家營以備抗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拒迨我軍於十二日二鼓另挑雷勇數百人由鹽河搶搭浮橋突至王營街內該逆猝不及防驚潰亂竄除沿途擊殺外追至清江北岸之張家碼頭時江南派來援兵亦由淮城同時趕到該帶兵官彼此不及知會各自巷戰賊屍縱橫不可數計我兵追至開口一擁過河該逆見勢不支奪路狂奔清江卽時克復臣派去之隊卽於十四日由清江西追三十里外已見賊蹤該逆以步隊護持輜重前行馬賊在後嚴陣以待克蒙額等督飭馬隊向前衝壓該逆且戰且走被我兵沿途擊殺數百名十五日我軍追至桃源西北之倉家集該逆回頭迎戰馬步各賊橫列四五里克蒙額等與田在田所帶之隊分路衝擊賊隊登時

散亂紛紛西奔我軍奮勇急追又斃賊數百人因前隊之賊均於各村伏匿我兵追至賊忽四面合圍各隊奮力衝殺賊亦紛紛亂砍正在危急間副都統銜善慶遊擊尹嘉賓等從北面河隄下大呼馳入賊勢披靡我軍追殺數里擊斃無算該逆即乘夜竄逸克蒙額等當即挑選人馬精壯者二百餘名會合田在田一軍並參將胡元昌所帶之隊仍由洋河一路前追計洋河以上地勢寬平路途分歧我軍步步緊追難保該逆不分途竄擾臣先據傳振邦函稱東竄之賊有由大店走并縣回巢之信當派遊擊朱玉成帶勇二百名前赴固鎮調集團練四千人預備該逆如由宿州東南回竄即可與傳振邦兩面夾擊至定遠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逆賊先聞清江之信意欲由東路渡淮會合北捻前於十四五等日竄過戴家巷一帶經臣前派管帶水師之知府丁承鈞等於舊縣明光等處擊斃數百人該逆一半退回定遠一半東擾盱眙先由煙山清水壩一帶搶奪民船三隻經都司余通海等督率水勇開放大礮將船立時擊沈並斃賊數十人該逆又圍繞保積山營盤經副將格洪額督飭開礮賊勢稍卻復於夜間另挑奮勇數百人暗抄賊隊之後該逆散處各村驚潰奔逃經我軍擊殺數百人次日查看賊向馬壩一路而去是否欲撲三河尚未探確臣查清江被陷關係全局幸援兵星速趕至未為該逆久踞卽南路定遠之賊志在渡淮聯絡北捻亦幸沿淮各

要隘防堵嚴密未獲逞其狡獪惟蔣壩以下三河衡陽一帶防兵前以淮城喫緊經漕河兩臣全行調往實屬空虛可慮臣先派都司張得魁帶礮船三十隻又續派記名總兵黃開榜帶礮船二十隻星夜馳往並一面飛咨漕河兩臣清江既經克復卽飭安勇鶴齡等趕帶防兵仍赴三河衡陽照舊駐紮如三河無事臣卽一面函商翁同書分路布置相機規取定遠所有克復清江追剿西竄並擊敗定遠北竄捻逆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恭摺馳奏再吉林佐領委營總富珠隆阿前鋒委參領巴青阿八品廕監委參領喜春已革遊擊楊國正浙江候補未入流史冊等均係勇敢素著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屢立戰功此次出境馳援奮勇深入竟至效命疆場均屬可憫相應籲懇天恩敕部從優議卹已革遊擊楊國正並請開復遊擊原官一併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傷亡兵勇容俟查明咨部辦理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謝賞穿黃馬褂 恩摺 咸豐十年二月初二十三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以鳳陽兩城克復首逆就擒恭摺奏旋於二月十三日由兵部火牌遞到咸豐十年二月初五日內閣奉上諭袁甲三督師皖省月餘以來連次克復地方城池生擒積年逆首翦除黨羽實屬調度有方著加恩賞穿黃馬褂以示優獎欽此當即焚香拜命望

闕叩頭伏念臣韋布儒生縫掖下士荷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絲綸而建節擐甲冑以從戎仰託

皇威幸馳捷報迺蒙

恩頒異數

服錫殊榮光分

寶幄之華雲章燦爛瑞染

金爐之采日影輝煌據鞍而用便抽旋製同短袂被體而威崇

表牽色重中央協元吉於坤爻沐

恩光於

離照方古人之賜紫無此

褒榮比僚案之紆青倍增焜耀臣服慙不稱時懷鶴翼之濡衣

若弗勝難忘

龍光之錫惟當廣敷

闔澤勵三軍挾纜之心庶可淨掃塵氛贊

一人垂裳之治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附驛呈遞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五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調子袁保恆片 咸豐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再臣視師皖省現擬分路進兵地面愈闊事務愈繁本屬驅策乏人且喘嗽舊疾不時觸發一遇事急往往夜不成寐精神恐有不到之處查臣子翰林院侍講銜編修袁保恆現在本衙門供職從前隨營數年尙能留心軍務且舊部兵勇大半歸其操練亦尙能與共甘苦可否籲懇

天恩准令袁保恆來營俾於戎幄之中稍分勞動藉資歷練出自
皇上逾格鴻慈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奏議

卷之十二目錄

規復定遠摺 咸豐十年三月十三日

擊敗圍滁粵匪并克復全椒摺 咸豐十年三月十六日

粵逆撲攻滁全派兵援剿摺 咸豐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剿三和集賊獲勝片

夾擊滁全逆賊獲勝摺 咸豐十年閏三月初七日

分兵駐紮殷家澗等處片

陳報全椒解圍摺 咸豐十年閏三月十八日

進攻定遠踞賊獲勝摺 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

奏議卷之十二目錄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剿平濰澗土匪片

全椒境內逆匪肅清摺 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

江北大局喫緊請簡大員挽救摺 咸豐十年四月十二日

報子保恆到營日期片

擊敗定遠援賊摺 咸豐十年四月十二日

滾營進攻定遠摺 咸豐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進剿定來踞賊分路圍攻摺 咸豐十年五月初八日

擊退竄撲全滁逆賊并力圍進取摺 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東路水師剿菱塘橋賊獲勝片

定來等處三路剿賊獲勝摺 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東路水師會剿叛匪獲勝摺 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進剿澗流營逆賊獲勝片

全椒解圍並進規來安摺 咸豐十年六月十三日

截剿定遠竄賊獲勝摺 咸豐十年六月十三日

進逼定遠擊賊獲勝摺 咸豐十年六月三十日

請催江西等省速解欠餉摺 咸豐十年六月三十日

奏議卷之十二目錄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規復定遠摺 咸豐十年三月十三日

奏爲西路逆捻擊敗回巢東路竄賊亦被剿仍回定遠現在移營進逼力圖規復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克復清江跟蹤西追並擊敗定遠竄賊各情形專摺馳奏在案旋據營總克蒙額等稟報沿途追剿會同田在田胡元昌各軍由岱山口抄擊直追至宿西之巴溝河與傅振邦一軍會合夾擊斃賊數千人餘匪遁回老巢等情克蒙額等於本月初八日帶隊回營其定遠下竄之賊經格洪額等擊敗後竄往馬壩欲撲三河該處兵練堵禦嚴密沿途礮船節節兜剿該逆無隙可乘遂竄古城一帶又爲遊擊朱元興等攔路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截擊殺斃甚多該逆驚潰奔走退回定遠臣以兩路軍情均尙得手亟宜乘此聲威爲規取定遠之計疊據探報定遠賊勢雖窮其衆尙有二三萬深溝高壘並於城外添築賊營以圖抗拒其東北五十里之三一和集爲賊往來糧道本有賊壘兩座近又新築三座添聚黨衆四出擄糧並勾結廬郡粵逆遙爲聲援附近民圩良莠不一亦有爲賊探謀接濟之事屢經拏獲分別正法若非絕其外援斷其糧道一時恐難得手臣先已派委江蘇候補知縣尹沛清管帶馬步銳勇四百名駐紮殷家澗又派候補直隸州裕恭督辦南路團練與尹沛清互相聯絡現復添派遊擊邵徵祥帶領勇練四千人進紮殷家澗會同相機剿辦並

探聞定遠城內雜髮潛逃者頗多當卽出示曉諭悉予自新仍

一面函商翁同書飭令爐橋兵勇由西路前進一面挑選精銳由北路節節進逼攻取三和以孤賊勢或直搗定遠以拔堅城隨時審度機宜斟酌辦理惟軍行以糧餉爲先前因道路多梗兼以陰雨不息臣營五十餘日無一餉到江蘇報解餉二萬行至淮安又爲署漕臣聯英截用以致愈形支絀兵勇停釜待炊饑寒交迫幾至潰散幸飛商翁同書由壽州向各紳商挪借錢一千串銀二千兩管理江北糧臺兩淮運司喬松年劃解陝餉一萬兩於初十日到營臣與各營將士再四熟商除兵勇略爲點綴外卽於此內酌量提出飭交廬鳳道黃元吉督帶委員分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赴殷家澗迤南購備米麪雜糧妥爲存儲以資挪營口食日內或再有餉到兵勇得以飽餐卽當激勵衆心一鼓作氣掃蕩而前也所有西路官軍追賊獲勝定遠逆捻擒獲回巢現在添撥兵勇力圖進取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奏再上年十二月間接據南路探報擒首宮得於爐橋戰敗後中途受傷身死等情當經附片奏聞並聲明是否確切尙須進兵定遠後能否尋獲該逆屍身再行分別辦理一面咨會翁同書再行確查在案現據拏獲奸細供稱宮逆於爐橋戰敗後受傷屬實其在定城身死係宮逆之叔宮大木因此喧傳宮逆身死至前給孫葵心之信係張濬等

求援情急因孫逆素與官逆不睦恐其不來故詐作此語冀其
來救等情究竟官逆是否尙在賊情詭譎必須克復定遠後方
能知其底細合併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擊敗圍滁粵匪并克復全椒摺 咸豐十年三月十六日

奏爲粵逆大股圍撲滁州經官兵會合夾擊疊獲全捷力解城
圍乘勝進取烏衣腰鋪踏毀賊營三十餘座擒斬無算密約內
應立將全椒縣城克復地方一律肅清恭摺馳奏仰慰

聖懷事竊臣前次飭令副將李世忠派遊擊朱元興等帶領弁
勇克復澗溪掃除逆壘各情形業經專摺奏

聞並聲明飭令該遊擊酌量駐紮或俟規取定遠時會合進攻
或先令攻取全椒以孤賊勢隨時相機飭遵在案嗣緣西路捻
股竄擾清江定遠逆匪乘機下竄經臣飛飭朱元興等在三界
石壩攔頭截擊斬馘甚多該逆驚潰奔逃未獲逞其狡獪而南

路粵逆相距甚近難保不聞風蠢動希圖牽制我軍臣甲三一
面函商臣同書飛飭西路兵勇繞攻舒廬以亂賊心一面密飭
李世忠先期防範並飭令朱元興等分撥隊伍南北兼顧復飭
防守滁州之副都統銜全福防守來安之直隸州李元忠整齊
隊伍相機策應據李世忠稟稱二月十六日黎明時烏衣賊目
糾合腰鋪逆衆萬餘兩路抄襲直撲滁州圍繞東西北三門勢
甚兇猛幸城內先已預備李世忠等勇練登陴固守自辰至未
力避其鋒申刻後逆料來安援兵將到遂撥馬步由東西二門
齊出賊亦分兩路抵拒槍礮如雨喊聲不絕正相持間李元忠
自來安帶隊趕到由東路奮勇夾擊全福指揮馬隊從旁截剿

該逆腹背受敵東路一股先潰西路亦立腳不住踉蹌奔逃我軍跟殺二十餘里十七日該逆復糾大股在城外搶築營壘十三座欲爲久困之計李世忠商同李元忠等趁賊壘未固於次日天明出隊李元忠由南門攻賊之右遊擊蔣立功由小西門攻賊之左都司陳廣俊遊擊倪文藻帶領勁旅直搗中堅該逆列陣迎拒李世忠率同李元忠首先接仗所向披靡斃賊不計其數該逆退伏營壘堅匿不出適朱元興亦由三界石壩帶隊馳到協力圍攻於三更時銜枚急趨直至賊營噴筒火箭一齊點放登時火起賊衆大亂我軍乘勢擁入刀砍矛刺該逆奪路狂奔朱元興蔣立功等及馬隊官軍俱各踴躍爭先踏毀賊壘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營全破盡退入全椒縣城內先是李元忠李顯發劉士貴等在霍邱縣之葉家集時曾與湖南人唐禧菁熟識交好唐禧菁身陷賊中受僞職爲岡天豫屢欲投誠苦無機遇今僞忠王李受懲因全椒危急派令帶領賊隊二千協同守禦遂浼本地武舉楊利見來至我營備陳被脅及悔罪情狀願投誠李世忠察看情形似無奸詐遂與再三要約唐禧菁感激涕零約會其盟弟杜宜魁誓以死報並分布部衆於營城之中作爲內應二十一日我軍大隊進至東門營邊分作三路攻擊一路攻城兩路攻營以杜接應該逆見我軍猝至並不迎敵亦不施放槍礮相持一日之久勢難得手唐禧菁部卒在內亦不敢輕易舉事直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十三座斃賊一千餘名十九日李元忠等跟蹤追至烏衣派營倪文藻一軍駐紮賊營五里以外以防腰鋪接應朱元興蔣立功陳廣俊分路攻撲均爲該逆槍礮抵拒李世忠遙望賊之後營旗幟稀少卽派蔣立功會同馬隊由後抄殺賊勢不支紛紛敗潰後面東西賊營隨卽踏毀前營之賊驚惶無措我軍於槍礮如雨之中越牆爬濠施放火器殺斃生擒無一得脫烏衣賊營六座一律平毀我軍卽就烏衣駐紮其腰鋪賊營相距甚近李元忠蔣立功等恐該逆乘夜劫營隨卽分兵前進半途適與賊遇我軍攔路兜剿賊衆驚潰乘勢追至賊營該逆繞營而奔未及天明又將腰鋪賊營七座全數平毀小店之賊聞各處賊

至二十二日未刻東營之賊乘我軍饑疲吶喊出隊冀抄我軍後路李世忠揮令馬步兵勇分路撲剿內應火起倒戈相向該逆自相殘殺我軍兩邊夾攻登時將營內股匪盡行殲殪逃脫無幾我軍遂架雲梯李顯發首先登城冒雨直上李元忠蔣立功相繼而進拋擲火毬火罐賊衆不敢進前城中內應遂將東門大開我軍一擁而進奮力砍殺斃賊無算至天明二十三日立將城池克復餘賊歸入南門外營盤我軍跟蹤躍上拋擲火彈賊衆奔潰又將南門賊營八座一律端毀先後踏毀賊營三十餘座斃賊五六千人生擒千餘人內有僞傳天侯楊映斗僞映天侯范得和僞涯天福黃銀亮其餘僞官甚多洵足彰

天討而快人心所有滁州解圍乘勝進取烏衣腰鋪踏毀賊營
並克復全椒縣城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穆濬阿合詞
由六百里加緊馳奏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粵逆撲攻滁全派兵援剿摺 咸豐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奏爲大股粵逆於全椒克復後糾衆報復竄擾滁全勢甚兇猛
現飭李世忠極力堵禦並先後派兵前往援剿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滁州解圍乘勝踏毀賊營克復全椒各情形
會同撫臣翁同書奏

聞在案拜摺後旋據副將李世忠稟報粵逆四眼狗陳玉成糾
邀黨衆數萬人由和州含山竄至全椒西南六里搶築營壘又
分股自滁西福興集竄至李都營聲言復仇兩面圍攻該副將
以全椒城內外均已布置妥貼惟陰雨連旬米糧搬進無多利
在速戰隨飭遊擊朱元興等實力守禦一面飛調直隸州李元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忠帶領奮勇助剿本月十四日逆衆分撲城濠朱元興等奮力
截擊鏖戰一日之久彼此互有殺傷詎該逆倚恃賊衆分隊向
北路紮營斷我由滁往來糧道李元忠屢次衝擊均被攔截滁
州小西門外已有賊蹤稟請撥濟軍火並派馬步官兵飛速應
援等情臣以全椒克復正可飭令李世忠由東進兵協攻慮定
乃忽有此波折隨即撥給火藥鉛丸火彈等項飭令防剿兼籌
一面派撥記名副都統烏勒興阿遊擊尹嘉賓管帶馬隊三百
馳赴滁州相機援剿去後續據李世忠稟稱逆衆又在腰鋪十
五里墩小山頭等處紮營直逼滁城徑撲東門經李世忠督飭
蔣立功開放大礮賊勢稍卻十六日朱元興密遣親信繞道致

信李世忠據云全椒城外四面賊營約四五十座朱元興於十五日夜四更擊賊獲勝踏破賊營四座生擒偽丞相等六名斃賊五六百名該逆拚死不退被毀營盤次日復行搶築全椒糧道不通飛稟告急前來臣查滁全上通和含廬郡下達浦六天長密邇定遠四面皆賊實為東南緊要關鍵李世忠駐守兩年其力足以自固今因克復全椒致觸賊怒糾黨報復竄踞兩城斷絕糧道其勢岌岌可危並據李世忠稟稱疊次拏獲奸細均供該逆欲由江浦進攻九洲洲以解金陵之圍惟恐滁全之兵抄其後路是以假道於此全力相爭此時但得糧道一通滁全兩城儘可保守除飛飭李世忠竭力堵禦又派副將向聰得管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二

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奏

皇上聖鑒訓示謹

帶兵勇一千人於二十一日星速赴滁助剿一面飛商和春張國樑酌撥勁旅由江浦一帶會合夾擊以期就地殲除如杲滁全肅清不但九洲洲後路無虞卽皖軍亦可專攻定遠冀與楚軍聯絡廬定自成破竹之勢矣所有大股粵逆竄撲滁全先後派撥馬步馳往援剿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剿三和集賊獲勝片 咸豐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再定遠逆捻敗竄回巢經臣等添撥兵勇擲營前進力圖規復各情形業經專摺奏

聞連日我軍進紮殷家澗聯絡各圩民團星羅碁布以期節節進逼十九日密派總兵張得勝副將向聰得帶領馬隊由臣穆騰阿親自督率二十日黎明由紅心出隊至烏雲山遙見賊匪馬步千餘蜂擁而來張得勝將步隊埋伏山凹向聰得帶領馬隊向前迎敵該逆見我兵少極力抵拒並分隊抄我後路向聰得且戰且退誘至山邊伏兵盡起槍礮連環攻擊該逆不知我軍多寡紛紛撤退我軍跟蹤追壓直抵三和集賊巢該逆隨出大隊約三千餘人排列五仗從旁包抄我馬步亦分隊由左右抄擊自午至申鏖戰三時之久該逆力不能支計共斃賊二百餘名生擒二十餘名該逆經此懲創不敢再行北窺除仍督飭兵練相機進剿外理合附陳伏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二

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奏

皇上聖鑒謹

夾擊滁全逆賊獲勝摺

咸豐十年閏三月初七日

奏爲逆賊竄撲滁州經官兵夾擊全勝踏毀賊營二十餘座全椒守禦之兵亦疊次獲捷惟糧道未通現飭馬步援軍會合進剿以期速解重圍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大股逆圍撲滁全先後派撥馬步馳往援剿各情形縷晰奏

聞在案旋據李世忠疊次稟稱三月十八九日又有步賊數千馬賊數百由滁北二十里之沙河集繞至五里菴搶築營壘與十五里墩李都營小山頭各賊營聯爲一氣我軍因火藥未到固守城營未經出隊二十一日三更時該逆合股潛至滁州西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二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門外圍劫我軍營盤幸營內先有準備槍礮齊施無從搶進城上亦連開大礮二十三日奉撥軍火解到李世忠遂挑選精銳於二十五日黎明派參將蔣立功等會同副都統全福馬隊由小西門分襲五里菴十五里墩小山頭賊營該逆分股迎拒李都營之賊亦傾巢來援我軍紮定隊伍屹立不動相持兩時之久該逆後隊掣動我軍一擁而前槍礮連環刀矛並舉馬隊官兵從旁抄擊先將五里菴一股壓下我軍勇氣倍加西南兩股亦均立腳不住紛紛奔潰李世忠指揮各隊奮勇搶營火彈火毬隨手拋擲立將五里菴十五里墩小山頭賊營全行踏毀復由小路直抄李都營後逆賊未及回營我軍卽已搶進又將該

處賊營一律端平焚燬淨盡共計是日踏毀賊營二十一座賊屍遍野幾難數計其全椒之賊層層圍裹水洩不通十八日卯刻朱元興督飭守備劉士貴約會投誠之唐玉田杜宜魁帶領奮勇出其不意將大橋內古樓賊營攻毀斃賊五六百名擊獲奸細並生擒賊匪均云逆首陳玉成對衆倡言全椒一日不得一日不走等語由李世忠黏呈朱元興原信飛稟求援並聲明腰鋪添賊全椒糧道仍屬隔絕等情前來臣查滁全地當衝要本爲逆賊所必爭幸李世忠守禦有方將附近賊營全行踏毀得以轉危爲安而逆衆仍踞腰鋪距城僅止二十餘里必須先通糧道方能力解城圍江南援軍何日撥到尚未接准咨會臣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二

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派去之副都統烏勒興阿副將向聰得等馬步各隊於二十六二十八等日先後到齊擬於本月初一日會出全隊合力大舉先將腰鋪逆壘一鼓掃除即可疏通糧道進逼城下內外夾擊以靖妖氛而固要隘除飭令趕緊進剿迅解城圍外所有滁全連次獲勝糧道尙未能通情形仍屬喫緊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奏

皇上聖鑒訓示謹

分兵駐紮殷家澗等處片

咸豐十年閏三月初七日

再北路官軍聯絡民團星羅棋布極為嚴密該逆斷難窺伺惟南通廬郡東至滁全本屬捻粵交通呼吸一氣難保不旬結為患臣密飭駐紮殷家澗之遊擊邵徵祥等會同督辦南路團練之知州裕恭相機進剿以牽賊勢翁同書亦派員前赴該處整頓民團會合攻剿適官逆部下頭目率眾攻打王司陳民圩希冀開通道路各練趕集一萬餘人分前後中左右五路包抄殺斃生擒約共一千餘名餘賊脫逃無幾竄回定城查該逆前次東竄既未逞志此次南奔又經截剿兇骸屢挫詭技漸窮臣已飭記名總兵滕家勝帶領兵勇三千駐紮殷家澗總辦鳳定團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練飭令隨同茶營又派補用道張學醇知府張汝梅帶領兵勇五千進紮黃泥鋪站尖鋪一帶與滕家勝邵徵祥等互相策應連營三十餘座節節進逼以期會合大舉力拔堅城除隨時會商相機剿辦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陳報全椒解圍摺

咸豐十年閏三月十八日

奏為派援滁全馬步官兵會合大舉疊獲全捷踏毀賊營二十餘座進至全椒城下內外夾擊立解重圍恭摺馳陳仰慰聖懷事竊臣前將滁全連次獲勝逆眾踞守茅草嶺腰鋪糧道尚未能通飛催援軍會合進剿各情形專摺奏

聞在案旋據升用總兵李世忠會同副都統烏勒興阿副將向聰得等先後稟報我馬步援軍齊到滁城會齊商酌機宜當此茅草嶺腰鋪賊壘林立相為犄角分攻既驟難得手合攻又限於兵力若不出奇制勝斷難制賊死命遂於本月初一日四更派定隊伍副將向聰得參將蔣立功知府李元忠都司陳廣俊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為中路烏勒興阿為西路李世忠為東路街枚急走直趨茅草嶺賊營並派遊擊倪文藻張茂元千總薛成修帶領勁勇攔截腰鋪應援之路黎明時中路兵勇先到該逆已有準備列陣迎拒鏖戰兩時之久不分勝負忽聞賊營號砲連聲伏賊盡起向聰得儘力衝殺身受矛傷馬匹中礮立斃猶復裹創力戰蔣立功李元忠陳廣俊等亦各率所部奮力衝突烏勒興阿督飭馬隊由西面包抄直衝賊陣該逆力不能支登時散亂李世忠指揮各隊分路搶營火箭噴筒絡繹釋放該逆驚惶失措棄營而奔營外之賊立腳不住均各潰逃我軍乘勝掩殺斃賊一千餘名生擒四百餘名該處連營四座並營內所儲子藥糧米一併

奪獲當我軍初至茅草嶺與賊交戰時腰鋪之賊聞信來援倪文藻等伏於附近讓過頭隊攔腰截擊該逆首尾不能相顧均各回竄我軍緊追踏毀賊營二座賊仍踞營十座死守不出相持半日迨茅草嶺得勝之軍一齊馳至四面合圍該逆不知虛實連夜棄營奪路狂奔我軍分路進剿計又斃賊七八百名生擒二百餘名逆首陳玉成圍困全椒專恃二處賊營阻遏要隘斷絕糧道今均爲我軍攻破糧道漸通向聰得及李世忠等即在腰鋪駐紮一面分隊進至全椒城下一面趕運米糧子藥豫備接濟城中初三日尹嘉賓蔣立功各帶馬步直薄城外賊營該逆氣忿不平擁衆出戰相持時許烏勒興阿派令營總和山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郭興阿分路抄擊朱元興一見我軍旗幟亦由城內帶隊衝出兩面夾攻該逆死傷枕藉紛紛撤退我軍逼至河邊該逆泅水而逃淹斃無數東門賊營五座一律平毀城圍立解米糧子藥陸續運進李世忠烏勒興阿均卽入城慰勞將士仍復出紮營先是克復全椒後李世忠逆料賊必報復隨於南門外趕築大營一座與城相連並於西南路小山添築小營以爲犄角派委守備袁興旺唐玉田部下勇目何璜等駐守逆衆連次攻撲屹立不動屢挖地道亦爲朱元興灌通堅守兩旬實賴此營之力初三日獲捷解圍隔河賊營仍復對峙李世忠添派蔣立功駐紮營中協同守禦詎料該逆先於營之西南暗挖地道乘我軍

得勝歇息之時於初四日丑刻舉發響震地磚石飛走營牆轟塌八丈有餘內外洞開站牆兵勇轟斃六十餘人蔣立功等先有豫備於煙霧迷漫之際趕帶兵勇直前堵禦槍礮噴筒磚石灰包同時並放小山營盤連開大礮各隊兵勇吶喊助威該逆旋卽卻退我軍卽用門板磚土登時填塞加派勁旅嚴防該逆無計可施又復不肯遽逃初五六七日疊邀大股過河衝撲均經擊退初九日我軍續運米藥入城該逆復來攔截烏勒興阿會合朱元興等分投堵剿殲斃多名該逆大潰而去河北一帶均已肅清所有援軍會合大舉全椒城圍立解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奏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進攻定遠踞賊獲勝摺 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

奏為進攻定遠踞賊大獲勝仗踏毀城外賊營九座現飭滾營
進逼以期早拔堅城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節將進規定遠接仗獲勝並派兵訓練擄營前進
各情形先後馳奏在案查該逆占踞定城深溝高壘負隅死守
非將附城營壘掃除勢不能直薄城下為聚而殲旂之計前飭
令記名總兵滕家勝補用道張學醇知府張汝梅進紮殷家澗
梅家圩黃泥鋪站尖鋪一帶前敵營盤均已完固於本月二十
六日派撥馬步五成隊伍分東西中三路乘夜徑襲約定時刻
齊抵城下四更以後東路張學醇張汝梅督飭遊擊宋慶等帶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領奮勇至北門外兩賊營甫抵濠邊齊聲吶喊乘勢擁入刀砍
矛刺並縱火焚燒斃賊甚多兩營逆眾倉皇失措奪路狂奔城
內外各處鳴鑼賊已齊隊分股拒守時天尚未亮中路滕家勝
等西路薩薩布等並豫派接應之副都統克蒙額善慶等遙望
火光已知我軍接仗催隊趕到加以遊擊邵徵祥等帶練同來
知賊營以東北角一座為最大且濠溝三道尤為難破我軍乘
其慌亂之際越濠扒牆槍礮火箭一時齊發該逆抵死抗拒兵
勇頗有傷亡鏖戰時許營內火已延燒該逆力不能支我軍擁
進一面追殺將附近另營三座環繞分攻同時燬平時東門突
出悍賊二千餘人靠城排列施放槍礮都司黃國安所帶廣勇

素稱勇敢衝突直前該逆不敢離城一步而拚力死鬪城上槍

礮磚石灰包勢如雨點我軍屢次衝進東關均被抵回驟難得
手兵已饑疲遂傳令收隊先是善慶等以東面賊勢雖眾我軍
僅數攻剿另帶馬隊百餘騎繞至西面約會西路之薩薩布于
昌麟等馬步各隊以圖乘隙而進詎該逆城上先有準備惟城
外賊營三座望見我兵奔向西門我兵追殺百餘人當將三營
焚燬統計踏毀賊營九座斃賊一千餘名生擒二百餘名現飭
各將弁即日滾營前進直逼城根以期早拔堅城掃清殘寇所
有襲攻定遠接仗獲勝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
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拜摺後擬即親赴前敵各營及定城西南
一帶查看情形並與各將領面籌機宜復商由臣穆騰阿駐紮
前敵親自督催合併聲明謹
奏

剿平濰泗土匪片

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

再臣前因清江捻匪擊退後所過之處恐有土匪乘間嘯聚靈泗睢宿一帶尤為往來通衢並臨淮大營後路關係甚鉅當飭各地方官嚴密巡緝認真搜拏以期消患未萌茲據署泗州知州趙季輔稟稱訪聞濰泗交界地方有已獲正法巨匪李三闌族黨李攀桂藉名團練聚眾搶劫並勾結外匪祭旗盟誓欲赴山東鄒城縣境乘騾馬會市搶奪馬匹謀為不軌當經就近稟明藩司張光第面授機宜選帶役勇百餘人以查閱團練為名馳抵該處查看匪圩先與隨帶之軍功張元泰等密約定計進圩傳見李攀桂出其不意以擲杯為號立將該捻首斬於席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二

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並將其胞弟李五雲同時戮死維時圩外之匪聞風逃散圩內伏匪驚亂四起該州恐眾寡不敵退出圩外而圩門業已堅閉適藩司張光第派往接應之把總李忠臣帶勇趕到並調附近團練會同攻剿兩日之間擊斃甚多餘黨盡行解散查該處巨匪李三闌曾經聚眾萬餘臣前次駐師臨淮時派兵往剿立時擊敗旋將李三闌擊獲斬梟此次該族人李攀桂嘯聚黨眾祭旗盟誓逆迹顯露正值地方多事之秋若不及時撲滅為患何可勝言該州趙季輔訪聞後設計剿除餘黨解散辦理甚為妥速除飭令搜捕餘匪勿留餘孽遺患並將出力弁勇查明稟報由臣存記彙獎外相應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二

二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全椒境內逆匪肅清摺 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

奏為全椒解圍後官兵渡河剿賊大獲全捷全境一律肅清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援軍大舉立解全椒城圍各情形繕晰奏聞在案查全椒城南有河一道俗名三汊河前次官兵擊賊先清河北未及渡河攻剿城圍雖解而賊蹤仍未甚遠茲據李世忠會同向聰得等稟稱該逆潰而復聚仍有窺伺北渡之意並在南岸屯紮又於五里岡險峻之地趕築營盤為持久之計遂密商定議於十一日乘夜趕搭浮橋次日黎明向聰得協同都司姚紹修蕭志清等挑選奮勇五百名搶過河南紮定隊伍以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遏要路知府李元忠參將朱元興蔣立功等各領大隊陸續進發直趨山岡營總全福等帶領馬隊馬勇由左右兩路包抄該逆分股迎拒我軍轉戰而前橫衝直擊該逆抵擋不住紛紛撤退李世忠親督銳勇徑搶山頭一擁而上憑高視下拋擲火器磚石山下賊營亦均屯紮不住未及半日河南賊壘全行踏毀我軍追殺二十餘里斬馘無算生擒五百餘名餘賊分路遠颺全椒境內一律肅清臣查逆首陳玉成為賊中渠魁兇悍刁狡迥殊常類此次因全椒克復糾眾報復經旬累月屢受大創卒以未獲逞志踉蹌奔逃滁全均可無事惟全椒距江不遠一水可通和含浦六近在咫尺不可不加意嚴防臣已飛飭李世忠

督同朱元興等各將善後事宜妥為布置務保無虞所有官兵渡河擊賊獲捷全椒境內一律肅清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江北大局喫緊請簡大員挽救摺 咸豐十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江北大局萬分喫緊 臣一面妥籌布置仍請

皇上迅簡知兵大員力圖挽救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 臣接奉寄

諭以金陵大營官軍退扼鎮江飭令督飭兵勇防其竄越並一面趕緊嚴防清江一路正在與撫 臣翁同書函商籌辦間旋於本月初四接幫辦江南軍務李若珠咨稱高郵一帶湖防緊急江南原派礮船三十隻已全數調回請由 臣另撥礮船防守並稱九洲洲薛成良一軍已退回揚州天六之賊糾集大股擄取民船已抵東溝勢將水陸併力東犯又接據來函內稱守備李

端敏 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興邦面稟丹陽於閏三月二十九日失守蘇常震動鎮城孤立江干勢甚岌岌 臣當於無可抽撥中派記名總兵副將黃開榜帶大礮船三十隻兼程東下督同前次派去之遊擊張得魁等礮船三十隻於蔣壩三河以下高郵寶應等湖擇要扼紮往來巡防並飭令就近酌添沿湖漁划及打生槍手以爲礮船輔佐且免此項熟習水性之人爲賊所有總期將上下數百里水路先行扼定使賊不能飛渡然後從容布置方可措手查江北全局自浦六天儀相繼爲賊占踞惟恃李若珠一軍在揚州極力支持並賴和春何桂清張國樑等隨時援應今金陵長圍既潰賊氣方張分頭竄突其鋒甚銳和春張國樑遠在江南鞭長莫

及何桂清亦爲蘇常牽制深恐李若珠孤軍不能水陸兼顧况

江北大局萬分喫緊 臣一面妥籌布置仍請皇上迅簡知兵大員力圖挽救恭摺奏祈聖鑒事竊 臣接奉寄諭以金陵大營官軍退扼鎮江飭令督飭兵勇防其竄越並一面趕緊嚴防清江一路正在與撫 臣翁同書函商籌辦間旋於本月初四接幫辦江南軍務李若珠咨稱高郵一帶湖防緊急江南原派礮船三十隻已全數調回請由 臣另撥礮船防守並稱九洲洲薛成良一軍已退回揚州天六之賊糾集大股擄取民船已抵東溝勢將水陸併力東犯又接據來函內稱守備李

端敏 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上可以截捻逆來路下可以應高寶緩急中可以堵蔣壩至黎城百餘里要衝至籌兵必須籌餉計兵勇六七千名連軍裝等項每月需三萬餘兩現聞有裁撤南河以河工歲銷帑項養兵之議誠因時制宜之要策如正項不足再加以清淮抽釐下河勸捐當不致有缺乏惟是兵之強弱事之緩急非有得力大員統轄調度不能悉合機宜現在江南諸帥不能遙制江北李若珠專守揚州已覺應接不暇聯英庚長素不知兵亦難當此重寄 臣駐紮臨淮籌剿南路並控制湖淮千餘里若再顧東路誠恐力有不及即現在派將撥兵亦恐官卑望淺處處稟商於人臨時必多掣肘應請

皇上迅簡久歷戎行聲威素著之大員使之專辦軍務而以漕河爲之籌餉勿令互相牽制或卽令統管漕河之人急籌防剿以期事權歸一亦可稍資補救臣爲江北全局起見冒昧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再庚長等前次所奏西捻出巢揚言再竄清江之說係屬訛傳合併聲明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二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報子保恆到營日期片 咸豐十年四月十二日

再臣子袁保恆遵

旨來皖現於四月初一日行抵臨淮軍營面述蒙

恩召對時仰承

皇上訓誡周詳愛惜裁成之至意臣恭聆之下感激涕零惟有

隨時策勵使於實心任事之中倍加謹慎冀酬

鴻慈於萬一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二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擊敗定遠援賊摺 光緒十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兵練分路擊賊均獲勝仗現仍督飭將弁力杜外援相機攻剿以期迅掃拾氛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襲攻定遠獲勝毀營並飭將弁滾營前進情形專摺奏

聞在案該逆經此次懲創之後城外賊營不能復紮遂堅壁死守並密約外援再圖抗拒本月初二日聞廬逆僞功天福陳得才僞宏天福陳學禮帶領馬步賊衆四五千人突至馬隍寺紮營牽制我軍爲救援定遠之計隨即分兵迎擊都司辛占泰把總徐宏德由東路前進五品藍翎向會林由西路前進該逆分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股迎拒我軍槍礮齊施賊亦拚力抵敵勝負未分賊即遽退初三日賊出大隊四面來撲其鋒甚銳我軍排列以待該逆屢次衝突均爲槍礮抵拒相持半日千總宋克仁馳入賊陣砍斃執旗賊目一名都司徐登善王友順帶領馬隊把總王友從曹文士等帶領步隊一擁而前橫衝直擊賊陣散亂紛紛撤退外委任廷向帶領奮勇越濠施放火器立將該逆頭營攻燬逆衆退入後營探聞該逆有撤回廬州之議尙未甚確統計是日斃賊四百餘名臣以該逆既堅守待援現在粵燄方張儻我軍進逼城下而逆賊另以大股旁竄爲伐魏救趙之計勢將處處牽制別生枝節因於初九日親赴前敵會同臣穆騰阿查看情形並

傳集各將領妥籌機宜刻下不急於挪營但須四路多發偵探

力杜外援一面不時出隊以亂賊心俾該逆路斷計窮自成釜魚之勢十一日臣穆騰阿親督馬隊並副都統得春等分三路

直趨定城又派營總勒興阿等各帶勁旅先於附近麥田及殘破村莊內豫設埋伏滕家勝等首先帶隊挑戰我軍由北門繞

赴東門旋又折赴西門適副都統薩薩布等均由西路帶隊趕到該逆仍不出城迎拒我軍隨即分路撤隊行未數里東北兩

門突出悍賊數千人亦分三路直撲我兵且戰且走行近麥田號礮連聲伏兵齊起攔腰衝擊立將中路一股截斷東西兩股

均各不能相顧踉蹌回奔我軍分路追殺復抵北門該逆繞城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而走由南門擁進共計斃賊五百餘名生擒四十餘名臣查該逆屢挑不出顯係以逸待勞專盼外賊來援幸東路打糧股匪屢經截剿分路鼠竄一時未能聯絡南路援賊又被擊退西北兩路均有重兵扼紮該逆已成坐困但能力杜外援斷絕糧道似不致再有他虞所有兩路兵練擊賊獲勝並力杜外援相機攻剿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滾營進攻定遠摺 咸豐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奏為進剿定遠踞賊連獲勝仗現已滾營前逼迅圖克復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兩路兵練擊賊獲勝並力杜定遠外援各情形專摺奏

聞在案該逆自廬郡援賊擊退遂踞城死守臣與穆騰阿斟酌定見連日派撥馬步更番出隊為滾營進逼之計十六日副都統善慶等率領各起馬隊近城巡哨適有黃旗股匪四五百名由東南哨探而來我軍一面催趨後隊一面向前迎敵斃賊五

六十八該逆且戰且退距城二里東門突出賊匪五六百名西

門亦出賊匪千餘名兩路包抄勢截我軍後路善慶等指揮馬隊分投迎擊都司馬培基等步隊馳至奮力兜剿該逆被我軍橫衝直突斃賊二百餘名生擒四十五名十七日我軍又以數百人出隊賊匪不出十八日穆騰阿親督營總得春等帶領馬兵馬勇全數出隊總兵滕家勝等率領步隊以一半為馬隊接應一半於沙澗之南搶築營壘步步進逼我軍前隊至北門外之三里橋該逆馬步約共二千餘名列陣以待滕家勝及遊擊尹家賓首先接仗甫經交鋒該逆即退我軍料有埋伏扼住橋口並不深追該逆回身復戰我軍槍礮齊施斃賊百餘名生擒十七名副都統薩薩布西路一軍亦約期直至西門斃賊四五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奏議卷十一 二十九

十名該逆忽分忽合旋退旋來相持五時之久我沙澗營盤已

築成二座連日於山坡及村落內或虛設旗幟或分隊埋伏該

逆不復出擾而我軍於沙澗以南並陳家圩等處又趕築營盤

四座馬隊亦進紮吳家大莊一帶均距城不過十餘里其廬郡

援賊經前次擊敗後旋即退回廬城隨飭徐立壯整齊隊伍號

召民團進紮定遠城南茲據稟報已於二十一日進至曹劉集

一帶紮營十座相距南門亦不過十餘里其眾不下萬人並派

馬隊將嚴家橋賊卡踏毀殺賊數十名西路官兵亦飭令於三

十里店迤東進紮六營與南北諸軍聲勢聯絡臣查定遠踞賊

經我軍愈逼愈緊必將拚命血戰而竄路既少似無難於得手

奏 皇上聖鑒訓示謹

軍務臣翁同書 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奏議卷十一 三十

進剿定來踞賊分路圍攻摺 光緒十年五月初八日

奏爲進剿定遠來安踞賊均獲勝仗現飭分路圍攻牽制賊勢力圖克復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定遠剿賊獲勝滾營前進及來安縣猝被賊乘各情形分別奏

聞在案查定遠之賊經我軍更番圍剿已成坐困之勢其句結古城土匪由東南小路竄踞來安原冀開通糧道抗拒我軍臣一面飛商臣穆騰阿督飭前敵輪流出隊直逼定城使該逆喘息不停無所撈掠一面密諭李世忠由東路迅克來安以杜通連四月二十五日記名副都統得春補用道張學醇知府張汝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梅分東西北三路進攻該逆閉門不出我軍徑趨東關該逆伏短兵於斷垣之中突出撲拒我軍將馬隊勒住步隊向前迎敵斃匪三十餘名生擒五名逆衆遽退入城至本月初四日西路官兵出隊於十八里崗遇賊馬步二千餘名薩薩布指揮馬隊奮力兜擊遊擊陳開玉吉學盛知府袁懷忠兵分兩翼左右包抄橫衝直擊賊勢不支我軍追殺近城共計斃賊一百餘名生擒十七名該逆連受懲創料其必不甘心遂派得春善慶色普清額等於初六日寅刻帶領全部馬隊赴齋郎鋪一帶設伏旋探該逆於北門撲出四五百人立即齊隊迎剿該逆捲旗回遁我軍追殺五十餘名生擒六名據生擒賊供該逆於是日五更

已派花白黑各旗約有萬人赴西路報仇等語得春等遂會商出其不意從後抄截當即帶隊西驅果見步賊排列十數仗馬賊五六百人於兩旁護立正與薩薩布等相持得春等從旁衝突槍箭齊發並約會前隊同時夾擊逆屍遍地縱橫十餘里我軍追至城根餘賊悉竄入城共計殲斃六七百名生擒十三名遊擊徐立壯回紮定南距城十餘里正在約會圍攻探聞東南老人倉戴家橋一帶路通巢縣尚有賊卡數座爲逆賊往來之援卽爲我軍肘腋之患遂於二十九日亥刻齊隊初一日黎明時馳至該處出其不意將賊卡六座登時平燬斃賊二百餘名生擒六十七名至來安縣爲賊占踞東路梗塞據李世忠繞道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稟稱該鎮於四月十五日由盱眙督同知府李元忠等分帶馬步隊伍繞由河梢橋黃泥崗沙河集雨夜星馳沿途衝越賊營殲斃數百人於十九日回抵徐州查知捻逆句結部下勇目作爲內應以致來城失陷滁州城內亦有蒙宿之人狡焉思逞該鎮查獲七百餘名立正典刑得免蠢動並加犒賞軍心大定二十日子刻派令將立功陳廣俊倪文濱挑選勁旅由北門直逼賊營連開槍礮該逆驚亂奔逃我軍連踏賊營十二座分路趕殺二十餘里斃賊一千餘名救出被擄婦女七百餘口賊膽大寒新裹土匪多已乘間逃逸臣查定遠攻剿正在得手忽來安添此波折幸各軍分路進攻均獲全勝尙不至接通一氣連日

由定城逃出勇丁訊係來安陷城時被賊裹脅解赴定遠乘間逸出可見李世忠軍心尙固臣已飭交該鎮之子都司李顯爵逐一認明妥爲收管俟來安克復後押交李世忠分別查辦至南路折回之遊擊徐立壯已於初五日來營謁見臣面加獎勵賞給鹽油銀兩及子藥頂翎等件以資鼓舞一面密授機宜約期大舉起圖攻復定遠以牽賊勢所有各路剿賊均獲勝仗現飭分路圍攻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擊退竄撲全滁逆賊并力圍進取摺 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奏爲大股粵逆竄撲全兩城經李世忠督剿連獲勝仗滁州圍解全椒亦漸肅清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賊撲滁全我軍截剿獲勝情形附片陳奏在案旋據李世忠稟稱攻剿來安之軍於本月初一日布置內應已乘夜潛開西北兩門詎爲該逆識破未能得手又該逆由和合糾邀黨衆復來圍撲全滁以圖牽制先於四月二十九日亥刻突竄滁州東南二門多設燈火故作疑兵李世忠料係誘敵必伏賊於黑暗之中遂先派參將蔣立功帶隊出西門由小路繞探至賊伏之後並派參將朱元興千總薛成修等出南門都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司陳廣俊李昭宸出東門迎頭截擊遊擊張茂元出北門繞赴東南該逆不戰自退我軍就勢跟追該逆忽聞伏賊之後有官兵喊殺已覺倉皇無措又見蔣立功兵從東來誤認來安援賊趕至向前迎問我軍驟開槍礮賊衆驚駭四散奔逃經我軍截剿殆盡該逆經此懲創愈不甘心復於五月初三日糾合大股至西南兩山之上搶築營壘副都統銜全福遊擊李明富帶隊攻擊勝負未分李世忠懸立重賞於初四日派撥各隊齊往攻擊藍翎把總李士恆中礮陣亡我軍憤極併力齊上火器並發連燬由滁至來安道中賊營九座斃賊不可勝計該逆銜恨愈深次日突於七里岡五里墩三里店朱龍橋李都營等處分紮

營盤不下三十餘座李世忠與各將領會商以賊計如此狡猾若不迅速掃蕩不特來安難復卽全椒亦勢必隔絕遂激勵將弁襲取力攻各隊輪流血戰先將七里岡賊營八座踏毀以次進攻勢如破竹儘初八初九初三晝夜之力將賊壘一律掃除斃賊二千餘人生擒三百餘名滁圍立解此滁州城外剿賊連勝之實在情形也全椒之賊自四月二十八日擊退後又由含山新調大股賊衆至赤鎮駐紮經代理知縣陳炳遊擊李顯發等會同計議乘其喘息未停於初二日子刻潛兵疾走直抵赤鎮該逆占踞民房鼾睡未醒我軍猝至火箭火彈一齊施放民房火起登時延燒焚死賊匪無數生擒四十餘名餘賊奔潰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初四日又來竄撲逼近城根並於北門外北極閣山下挑濠築牆在城員弁乘其營壘未成趕往攻擊屢戰皆捷賊勢披靡惟敗退後去而復來不知是何詭計此又全椒城外擊賊獲勝之實在情形也 臣查滁全一帶捻粵旬結屢經李世忠痛剿勢不兩立此次乘來安之變分股竄突滁全牽制我軍幾至竭蹶不暇幸李世忠曉暢戎機力戰旬餘無不應手立解滁城之圍全椒亦連獲勝仗可望廓清剿辦尚有把握 臣已飛飭添撥勁旅掃蕩而前務使全椒境內一律肅清或乘勢攻取和含斷賊來路或派隊先規來安以絕粵捻旬結之階總期隨時相機掃一股卽少一股之牽制也至該營出力文武除前次克復全椒及

解圍案內遵

旨查核另行奏獎外此次出力員弁兵勇應由 臣 先行存記俟來安克復後一併奏懇

恩施所有滁全剿賊獲勝並力圍進取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 臣 翁同書 臣 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二

三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東路水師剿菱塘橋賊獲勝片 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再天六賊匪前次竄至菱塘橋打糧經黃開榜礮船趕到轟擊獲勝情形業經附陳在案茲據黃開榜鶴齡等稟稱該逆退至陳家集聚黨數千復竄菱塘橋紮營三座勢甚披猖必須設法攻退高寶方保無虞五月初一二日遊擊張得魁知縣楊得昌守備楊得榮千總龔文林更番攻剿斃賊數十名奪獲划船一隻生擒紅衣賊目劉盛一名初五日亥刻張得魁楊得昌潛襲賊營殺賊數十名初六日該逆由菱塘橋後面牧馬湖竄出一二千人搶擄民船經揚州營把總謝春榮外委張鎮江將民船全數護出該逆無船可擄遂撲菱塘橋力拒我軍高郵練船首

奏議卷十一 三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先接仗楊得榮等指揮礮船四面轟擊自辰至酉斃賊頗多賊始敗退初八日該逆全股撲出沿湖上下蔓延二十餘里紛紛搶渡黃開榜督率員弁由烏龍莊過河奪獲划船三十餘隻溺斃賊匪無數餘俱登岸奔回張得魁等跟蹤追剿並會合附近團練連破賊營三座賊勢不支於初九日卯刻全行潰竄我兵追殺十餘里統計斃賊一千餘名奪獲槍礮刀矛二百餘件復將菱塘橋奪回此東路水師連日剿賊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臣查黃開榜督帶礮船嚴防湖面連日剿賊均獲勝仗且奪回沿湖要隘使高寶完善之區得以安堵辦理甚為得手現據探報邵伯仙女廟敗兵潰勇紛紛滋事並探聞由菱塘橋敗竄之賊

天六均不見納仍在數十里外窺探往來高寶湖面廣闊防剿尤宜認真除飭令該鎮督率巡防勿以屢勝疎懈外所有此次剿賊奪隘員弁兵勇團練人等當賊勢方張人心未定之時力戰旬餘所向克捷實屬著有微勞可否准臣擇其尤為出力者酌覈保奏以示鼓勵恭候

欽定謹附片具奏

奏議卷十二

三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定來等處三路剿賊獲勝摺 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奏為三路剿賊均獲大勝斬馘數千人現飭逼城為壘設法環攻以冀迅掃賊氛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進剿定遠來安踞賊均獲勝仗各情形專摺

聞在案查定遠迤東五十里之三和集地方路通來安東南老人倉一帶又可直達巢縣實為賊之要衝米糧由此運應援亦由此通屢次築立營卡均為我軍踏毀而距營過遠該逆旋退旋來時圖占踞若不迅速掃蕩必至一氣通連別生枝節臣前於遊擊徐立壯來營謁見時即經而授機宜又准撫臣翁同書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三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添派副將馬昇平等帶隊前來會同西路紮營飛商臣穆騰阿調齊西北各軍於五月十二日卯刻直薄城下合力圍攻俾該逆不能出援一面由臨淮另挑馬步派委總兵張得勝等選帶各隊銜枚疾走直抵三和集賊巢我軍奮勇進攻該逆傾巢出拒約三千餘人背營列仗相持兩時之久我軍佯退誘其出巢該逆果以相距漸遠突來齊撲我軍轉身向戰參將王才秀衝入賊陣連斃數賊穆克德布親督馬隊左右衝突該逆紛紛敗潰繞營而奔我軍分頭截殺乘勢搶進濠溝火箭噴筒一齊燃放立將賊之大圩一座登時焚燬殲斃一千餘名濠內賊屍幾為填平生擒六十三名餘匪竄入東南小圩併力死守是日圍

攻定遠之軍相持四五時之久該逆於城上放槍吶喊我軍多方誘敵總不出戰遊擊徐立壯隨卽帶隊南趨紮營於高王寺以觀賊隙十五日黎明時賊馬步五六千人蜂擁而來徐立壯派令千總徐宏德等分投迎敵鏖戰半日之久賊隊勢若堵牆屹立不動都司徐登善辛占泰帶領馬隊知縣金汝霖練總吳開會等帶領步隊由南面進剿都司王友順徐全孝帶領馬隊縣丞方清綬把總徐登盛等帶領步隊由北路進剿把總王登位外委曹國振等分帶隊伍抄襲賊後層層包抄槍礮如雨該逆支撐不住跟踫回奔我軍乘勢追擊連踏老人倉迤西賊營三座並倉西卡一併焚燬該逆積存糧餉盡為我有勢不甘心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復連夜添調賊隊於十九日黎明至三官集立營十餘座徐立壯當派都司徐登善等帶隊迎擊而自率本隊及各圩練勇由後抄截東西夾擊自辰至申衝開賊隊擒斬偽奇天侯鄧承先偽丞相馬品一各哨合力進逼該逆敗入營內死守不出統計南路連日血戰共斃賊二千餘名生擒二百五十一名定城之賊因徐立壯南剿未回先於十七日突出大股馬步由南路南陽集驚鷺亭繞至西南朱家灣屯踞冀截西軍後路臣接據探報飛飭雲南鹽法道李榮馳赴西路會同知府袁懷忠並副都統薩薩布等抄出賊前迎頭攔截一面飛咨臣穆騰阿添撥馬隊分赴西路會合策應並派撥隊伍由北面攻城以牽賊勢薩

薩布等馳抵該處該逆列陣以迎我軍分爲三路橫衝直擊槍箭齊施斃賊約二百餘名薩薩布等激勵諸軍乘夜襲剿營總常喜委參領高福等帶領馬兵馬勇在前步隊團練在後時近五更一齊馳至火礮火箭儘力拋擲該逆猝不及防紛紛逃竄自相踐踏殺斃生擒共三百餘名該逆奔潰數里方欲齊隊我軍趕到奮力衝擊將逆衆衝爲兩段一向西南繞過永康鎮敗竄回城一由南路遁歸張橋夥黨臣查定遠逆賊負固已久我軍疊次進攻屢挑不出迨至收隊旋復出擾詭詐多端情殊叵測此次分路外竄均經我軍攔剿未獲遂其奔突探聞張落刑宮得現均敗竄入城難保不再圖狡逞若不逼城圍困恐難制

端政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其死命臣現函致臣穆騰阿激勵諸軍並由西北兩路分撥馬隊繞赴南路會合徐立壯一軍將三官集一股全數掃蕩即乘此聲威逼城爲壘設法環攻以冀早下堅城除查明出力員弁兵勇由臣存記彙案請獎並飭查傷亡弁兵另行請卹外所有三路剿賊大獲勝仗並飭挪營逼城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東路水師會剿叛匪獲勝摺
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奏爲東路水師會剿投誠復叛之薛成良大獲全勝立將全股撲滅擒斬淨盡地方肅清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薛成良自瓜洲糾帶黨衆至高郵湖停泊形同反覆派委都司李顯爵前往開導並咨明李若珠王夢齡等一體查辦復飭記名總兵黃開榜等嚴密防範固不可激之使變亦不可示之以弱各情形附片陳明在案旋據黃開榜等稟報薛成良船隻駛至高郵之王家港尾招聚敗潰兵勇沿途擄掠黃開榜派令都司倪柏齡前往勸阻冀其悔罪圖功詎該逆方寸已變遽將倪柏齡砍傷並殺斃勇丁四人搶去船隻叛形

端政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昭著附近數十里內居民逃避一空非合力痛剿無以挫兇燄而安人心本月十六日黃開榜會同李若珠所調江南艇師總兵曾秉忠賴鎮海等並王夢齡派委之都司朱光廷守備劉佐廷等兵勇正在會同派辦團練之記名道徐曉峯商議圍剿間是日亥刻薛成良隊下哨官唐春光王品裕周大有深以該逆復叛爲非隨將前次拘留之副將王萬青私行送出願爲內應我軍卽於十七日卯刻整齊隊伍曾秉忠賴鎮海及參將詹啟綸等帶領艇師並步隊堵截下游要路黃開榜及遊擊張得魁知縣楊得昌守備楊得榮等帶領礮船由新河口八里松王家港毛壇港四路並進復令高郵州知州裘輔督帶民練緣岸堵

剿該逆膽敢開礮拒敵對擊多時唐春光等內應舉發倒戈相向該逆紛紛落水淹斃難以數計我軍勇氣百倍槍上賊船紛紛砍殺統計水路各營共奪獲船隻四百餘號生擒三十餘人或就地正法或分別遣留內有薛成良弟姪二人據供薛成良被刺情急翻身落水是否淹斃未能指出實據等語餘匪數百人逃至王家港西小蘆灘上拋棄器械呼號乞命經艇師渡過東岸由該營分別辦理地方一律肅清此官兵合剿叛匪大獲全捷擒斬淨盡之實在情形也臣查薛成良前次陷身不義蒙皇上逾格鴻慈准其投誠効力屢加

恩獎宜如何感激激圖報乃因江南軍情偶控遽生反覆之心前

奏議卷十一

四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自九洲撤退所部勇丁有逃至滁州者經李世忠逐細盤問卽有不願爲官欲回三河尖築圩自固之說比時李世忠因與伊相處最久知其性情無常恐有反覆密稟到臣當經密致李若珠留心察看嗣接復函尙無實在形迹自未便使之疑貳此次藉餉滋鬧抱忿離營正值江北多事人心未定之時臣知李世忠力能制之是以派委都司李顯爵前往開導暫示羈縻散其黨衆撥赴滁州另行察辦今於李顯爵未到之前各路官兵水陸雲集四面兜剿儘一晝夜之力掃除巨寇無一漏網洵足彰天討而快人心且天六之賊前踞菱塘橋已經我兵奪回大振

軍威茲復將萬餘巨寇一鼓殲除百姓有所依歸團練從此整頓敗兵潰勇均不敢再圖嘯聚實爲江北一大轉機保全正復不少除札飭黃開榜等搜尋薛成良屍身有無實據再行酌辦並飭沿河各卡一體密查外查前次奪回菱塘橋出力員弁經臣懇請擇尤酌保尙未奉到

諭旨此次出力人員經李若珠王夢齡派出者應由該提督等查明酌保其臣營派去者可否歸入克復菱塘橋案內一併酌獎以示鼓勵出自

聖主鴻施所有會剿叛勇全股撲滅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祈

奏議卷十一

四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奏
聖鑒訓示謹

進剿澗流營逆賊獲勝片

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再定遠之賊前經我軍三路截剿勢窮力蹙時圖分突牽制本月二十日探聞由來安至定遠之澗流營另分數百人於港內盤踞以通定來接濟當即飛飭副將向聰得格洪額各挑奮勇三百人督同都司余通海水勇等於二十三日由河梢橋煙山進發時近五更逼近賊巢千總饒元馨由西南進攻千總李松山由東北進攻該逆排隊迎拒我軍奮勇爭先槍礮齊施該逆抵擋不住紛紛敗潰我軍追殺十餘里斃賊數十名生擒四名立將賊巢焚燬又三官集一股與徐立壯對壘相持另於小路運糧入城我軍於二十二日出隊衝擊殺斃數百名得糧百餘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石該逆敗退回巢負隅死守連日陰雨未能進逼而定城逆賊膽敢於二十三日夜間冒雨偷撲西路鳳勇營盤我軍早有準備開槍抵禦擊斃賊數十名賊即退去此連日各路擊賊之實在情形也一俟天氣晴霽即當督飭各軍分路並進力圖掃蕩理合會同 臣翁同書 臣穆騰阿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全椒解圍並進規來安摺

咸豐十年六月十三日

奏為進攻全椒賊壘屢次大捷立解城圍旋即進規來安接仗獲勝現於三界石壩等處扼要紮營以斷賊援而通糧道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 臣前將滁全剿賊獲勝各情形專摺具奏在案維時滁圍雖解全椒亦連戰皆捷而賊壘偏近城垣地方仍未肅清必須亟圖掃蕩方可以全力注來安茲據李世忠稟稱自滁州解圍後約會全椒守將李顯發等向外夾攻五月十二日該鎮督帶參將朱元興知府李元忠隊伍直趨全椒河北賊營向前迎拒我軍槍礮連環該逆拚命不退城內望見我軍交仗整隊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出城杜宜魁之隊先至浮橋堵截河南之賊周長福逕撲河北賊營李顯發截擊賊隊後路該逆兩面受敵紛紛潰敗其守營之賊正被周長福環攻又見李世忠帶兵親至亦登時紛紛亂越牆而奔立將河北賊營全數踣平十三日丑刻先令李顯發杜宜魁等搶過浮橋紮營河之南岸復令朱元興李元忠會同參將蔣立功等並吉林馬隊各督隊伍或以草捆填塞濠溝或以槍箭直衝營門該逆自知立腳不住驚亂奔逃河南賊壘亦即乘勢平毀該逆向西敗竄我軍跟追四十餘里先後斃賊一千餘名生擒二百餘名城圍立解旋即進取來安於二十一日潛師出滁城朱元興蔣立功等由東路進李元忠及遊擊董占品

等由西路進李世忠會同副都統全福並督李顯發李昭宸等由中路進三路齊驅銜枚疾走該逆探知消息先期派隊迎拒與西路之軍半途相遇我軍勇氣百倍極力轟擊賊亦拚命血戰東中兩路得信趕到三面兜剿擒斬甚多詎該逆退入城內閉門死守我軍卽逼城爲壘晝夜環攻李世忠因定來逆賊呼吸相通誠恐彼此援應糧道梗塞隨又分撥隊伍在於三界石壩張八嶺一帶紮營疏通糧道接運軍火以斷賊援臣查來安係滁全後路且與天六毗連斷難任賊久踞李世忠前次攻剿正在得手適值滁全告警不得不先顧根本今滁全均已解圍亟宜乘此聲威趕復來安以免另生枝節除飛飭趕將盱眙存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糧設法轉運以足軍食一面由臨淮籌撥軍火等項俾我軍併力環攻迅圖克復外所有全椒解圍及進規來安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穆騰阿合詞馳陳伏祈

奏

皇上聖鑒訓示謹

截剿定遠竄賊獲勝摺 咸豐十年六月十三日
奏爲大雨連旬河湖並漲定城之賊乘間出竄官兵冒雨截剿連獲勝仗逼賊回巢一俟天晴路通卽行合攻以圖掃蕩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我軍進剿定遠疊次獲勝情形均經奏

聞在案該逆援絕勢窮原可不日得手詎自五月二十六七日以後大雨時行連宵達旦淮河水勢大發各湖亦同時異漲營盤多被衝塌預料該逆必將乘雨繞竄惟有多撥馬隊分布山岡視賊所向設法兜擊隨派統帶黑龍江馬隊之記名副都統烏勒興阿等管帶現有馬隊分別布置並由臨淮派委佐領常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四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陸管帶臣親軍馬戈什全數馳往助剿本月初四日該逆突出大股馬步五六千人由山僻小路繞撲西路于昌麟營盤于昌麟飛知各營賊隊已近外濠我軍連放槍礮擊傷紅衣賊目一名賊未敢進正相持間副將馬昇平等帶隊趕到三路迎敵時又大雨淋漓該逆立足不住繞道北趨于昌麟等追趕數里擒斬數十人該逆扒山渡水由橫山寺竄至靠山集一帶沿途擄掠善慶常陞等或抄賊前或擊賊後該逆無可如何暫踞鮑家圩以定喘息善慶等於初八日帶隊往剿該逆一見我軍隨卽出圩列陣迎拒善慶奮力進擊烏勒興阿常陞等從旁包抄賊勢不支紛紛敗潰我軍分路兜剿立將該圩攻燬殺賊二三百

名我軍知該逆賊走計竊必將回竄遂約會西路各營以步隊設伏於零星村落及路之轉環各要口該逆果於初九日仍由橫山口僻路回竄馬賊在前步賊在後善慶常陞登高瞭望馳驟下山攔腰截擊槍箭齊施該逆首尾不能相顧踉蹌奔逃烏勒興阿帶隊馳到會合夾擊趕至楊家圩善慶匹馬當先衝入賊隊斃賊不少于昌麟等各率伏兵齊起截殺袁懷忠自率所部由南面旁擊合力追剿直至近城里許始行收隊共計斃賊六七百名生擒一百七十二名餘賊遁回城中現在上游山水下注勢若建瓴淮水陡長三丈有餘不惟各路營盤被淹且糧價頓昂柴草俱缺兵勇用船濟渡各於附近擇高阜之地暫紮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二

四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臣亦暫於舟中辦事其駐紮盱眙之副將向聰得一軍先已調回派赴前敵助剿仰賴

聖主洪福從此天氣晴霽即可激勵諸軍趕修營盤一鼓作氣早下堅城除飭徐立壯酌留兵勇牽制南路賊勢並飭調薩薩布得春帶隊馳回併力圍攻外所有冒雨截賊獲勝追逼回城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進逼定遠擊賊獲勝摺 咸豐十年六月三十日

奏為官兵逼城為壘經旬血戰斬馘甚多賊援分路竄撲均經併力擊退賊計已窮定城可望即克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將冒雨截賊獲勝追逼回城各情形專摺奏聞在案該逆屢經懲創忽於十四日夜間潛分股匪兩路襲我馬隊營盤臣穆騰阿早飭我軍設伏預備賊甫近營而伏兵已四面包抄殺賊數十名賊膽愈寒臣等會同計議原紮營壘距城稍遠亟宜乘勢並進力圖合圍十六日副都統烏勒興阿等統帶馬兵總兵滕家勝等統帶步兵兩路直趨進抵城下作為攻城之勢該逆僅於城上開礮抵禦自辰至酉我軍已於城外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二

五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東北角至西北角一帶紮營八里十七日照舊搶築復添紮九座距城均在一里內外其至近者不過百步西路副都統薩薩布副將于昌麟等各營兵勇先進紮於竹城寺該副將等復親至城下踏定營基二十日自城西向南搶築四營圍至西門以南該逆見我長圍已成勢將坐困突出大股步賊五六千馬賊千餘直撲烏勒興阿營薩薩布等營擋住馬隊不容馳驟張汝梅帶步隊首先衝鋒回環數十合自辰至未約斃三四百人副將阿克敦復從旁抄擊賊勢披靡退敗入城二十一日援賊大至探知于昌麟馬昇平兩營修築未完米糧火藥均未運入匪眾奮力圍撲薩薩布得春張學醇等帶隊馳救賊已層層圍裏

于昌麟等奮力抵敵該逆忿恨拚命誓死不退副都統銜色普清額等各帶所部立時援應左右衝擊統計連日接仗轟斃大擒首一名斃賊二千餘名生擒三百五十六名二十四日宮逆大股蜂擁而來我軍極力抵禦而該逆已另遣賊衆於西北我營之後築圩五處力爭要隘張得勝由西北攻剿踏毀賊圩三座滕家勝張學醇阿克敦督隊接應張汝梅列隊在東防賊包抄另以馬隊繞賊之後槍箭齊施斃賊百餘人該逆閉圩死守二十五日張宮南逆復自率大股賊衆由西門繞過河溝列仗於我營西北仍圖搶築賊圩而於北門另出賊匪數百衝我橋口營盤經遊擊宋慶等即時擊回西門一股亦爲馬隊壓退入

城二十六日該逆又出大股分路北撲以期擾我糧道直抵穆騰阿營盤得春克蒙額等分投抵敵復派楊明福馬培基設伏於二里外以待截剿該逆見我有備後隊撤動仍以悍賊直撲而前臣穆騰阿力疾親督各隊盡力衝壓前股紛紛倒地後股亦狼狽奔逃我軍追殺十餘里殲斃無算該逆退至沙澗山口紮營冀通道路維時張得勝帶隊馳至立將該處賊營踏毀殺賊百餘人該逆始敗竄退回南路徐立壯一軍先擬拔隊北趨探知合肥定遠巢縣交界之雞鳴橋朱家集天常集等處捻粵各逆分股來援定遠當派知縣金汝霖等分派隊伍於十九日由吳村繞截賊後馬勇王允書帶隊馳入賊陣生擒馬賊二

名賊勢漸卻另於馬陸寺竄出馬賊數百由南直衝復分步隊兩路圍裏都司徐全孝等馬步兵勇橫衝夾擊賊勢不支踉蹌而奔我軍連踏賊營三座徐立壯親督大隊由天常集向東截擊至岡子城遇賊馬步數千人定遠之賊亦派隊出迎儘先都司辛占泰等身先士卒四面包抄自己至申賊隊潰敗南北分逃我軍亦分兩路截殺共計斃賊一千餘名奪獲戰馬十八匹我軍既逼城爲壘該逆外援屢經擊退城賊已無他望現在徐立壯力扼廬巢來援之路附近南面尙有一綫空隙臣等已飛札催調囑令酌量分兵進紮何日可抵城下尙未接其確信現有兵勇除逼城紮營外其米糧軍火百里轉運尙須分撥防護

惟有竭盡心力隨時妥籌長圍既成似堅城可望卽復除查明此次傷亡將弁另行請卹並將尤爲出力人員存記彙獎外所有挪營逼城經旬接仗擊賊獲勝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請催江西等省速解欠餉摺 咸豐十年六月三十日

奏為 臣營日久無餉立盼接濟請

旨飭催江西山東河南等省遵照部議迅速籌解以拯飢軍而維大局恭摺懇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營餉需全賴外省協濟自江浙軍情潰裂之後東南協餉久已絲毫無望雖准北鹽課部議全充皖餉而統計終年卽按綱全銷不過三十餘萬兩 臣與翁同書軍營分半撥解每月不過萬餘兩况鹽務疲滯已久刻下舊鹽已完新鹽尙未到壩運解銷售斷難濟急此外所恃者惟部撥江西本年地丁並折漕項下銀十萬兩及山東河南專協各餉爲兵勇養命之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一

五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源查江西撥款係代福建籌墊部議限於七月前解到另由閩海關撥銀十萬兩解往江西歸款現在將交七月江西尙未咨報起解接准福建撫 臣瑞璜來咨以閩海關八九兩年所收銀兩動用無存自顧不遑萬難措解已奏請

敕部另行指撥等語如何奉

旨雖未接奉明文誠恐福建既不遵解江西必至推諉是否可指尙難預定又東省月餉除已解外實欠本年二三閏三四五六月分銀十二萬兩又部撥在京餉內劃解專款除解仍欠銀五萬五千兩又劃撥浙餉除解仍欠銀二萬六千兩共計欠解銀二十萬一千兩又河南月餉該省前將應解上年十一十二

及本年正月共銀六萬兩憑空提出作爲舊欠俟庫款稍充再

行陸續搭解 臣揆度該省之意或欲自本年二月起按月清解而以舊欠留俟帶完亦是騰挪之一法乃自二月至今亦祇解過三批爲數僅止六萬兩是前欠未清後欠又積勢將以新款又作舊欠耽延日久有著均歸無著矣 臣已飭令糧臺將該省所解三批銀兩仍接續前款按月作收自本年二月至六月共實欠銀十二萬兩以上各省應解銀兩均經部 臣奏奉

諭旨勒定期限嚴定處分 臣又公牘私函迫切諄求至今數月不但舊欠毫無清解卽新餉亦徒涉空談不但月餉半屬虛懸卽專款亦屢催罔應現值炎天溽暑該兵勇逼城爲壘日夜血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一

五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戰無論揮汗荷戈萬不能枵腹從事卽軍火米糧各處購買運解亦斷非空言所能搪塞 臣以一軍扼南北之衝自愧無能不克迅掃逆氛明知各省庫款均形支絀而事在燃眉不得不據實上陳籲懇

天恩飭催江西撫 臣迅將指撥之十萬兩無論如何總須設法籌墊委員星飛馳解並請

敕下山東河南撫 臣督飭該藩司接奉

諭旨之日東省先解銀十萬兩豫省先解銀六萬兩以應急需其餘仍卽隨時速籌按月清解不得再有延欠致誤全局所有 臣營需餉甚急緣由理合繕摺瀝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臣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二

五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端敬公奏議

卷之十三目錄

逼攻定遠踞賊獲勝並添軍合圍摺 咸豐十年七月十六日

請嚴禁販賣馬匹片

迭攻定遠踞賊獲勝摺 咸豐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遵旨酌保堪勝准揚總兵人員摺 咸豐十年八月初九日

請寬免知府恆廉等降調處分片

定遠援賊大至全軍撤回摺 咸豐十年八月十八日

請任知兵大臣與英法決戰摺 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籌辦鳳陽戰守片

端敬公集 奏議卷十三 目錄 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挑選川楚勇丁派員管帶北上摺 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留鄭魁士幫辦軍務片

陳報鳳陽解圍摺 咸豐十年九月初三日

剿敗渡淮逆匪並壽州解圍摺 咸豐十年九月十六日

請催專協各餉摺 咸豐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請率兵入衛摺 咸豐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借夷剿賊有害無利摺 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諫止遷都摺 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請整頓軍事摺 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通籌兜剿淮北捻匪摺 咸豐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敬請 回鑾摺 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再駁借夷剿賊片

請飭迅速撥餉摺 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團練尋仇滋事情形摺 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通籌剿捻諸軍事宜摺 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分兵助剿片

端敬公集 奏議卷十三 目錄 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逼攻定遠踞賊獲勝並添軍合圍摺 咸豐十年七月十六日

奏爲兵練逼攻定遠連獲全勝城外賊壘踏毀殆盡該逆亟圖出竄現在添調官軍由西路合圍以期迅拔堅城盡殲醜類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北路官兵擄營逼城擊賊獲勝並飛催遊擊徐立壯由南路進逼各情形縷晰奏

聞在案旋據徐立壯稟稱在老人倉戴家橋一帶扼截賊援屢獲勝仗因北路官兵逼城環攻該遊擊卽於六月二十八九等日由高唐埠滾營前進該逆遂於城之東南搶築營壘十九座冀通城賊出竄之路副都統克蒙額等更番出隊無日不戰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日擒斬逆賊七八十名或二三十名不等我軍亦間有傷亡該逆每於城東繞向東北列仗希冀擾我糧道若不將新築賊圩悉數掃蕩城垣未易得手臣於初四日派令編修袁保恆督帶馬步各隊隨臣穆騰阿赴黃花坂會商張得勝等挑選奮勇分路埋伏於初五日清晨飭令運糧兵勇押糧先行以誘賊出該逆果出馬步大隊約計萬人由東岡直撲而來張得勝等抄出糧米之前迎頭攔截滕家勝等衝賊中隊阿克敦等徑襲賊後三面兜剿該逆分股死拒我軍愈戰愈猛自辰至未鏖戰四時之久賊屍枕藉副都統克蒙額等馬步兵勇均各趕到併力衝擊賊鋒大挫狼狽奔逃全數逼入東關連踏賊營十七座殺賊

約二千名生擒二百六十一名初八日東南又到藍旗股匪步

賊千餘馬賊五六百逕趨黃花坂營盤臣穆騰阿預派副都統

烏勒興阿等管帶馬兵馬勇會同張得勝合力奮擊該逆隨即敗退初九日東關之賊又復出撲亦經向聰得等擊回初十日

滕家勝等以數百人攻其附城西北賊圩該逆又以大股來援張學醇張汝梅由賊後抄襲兩面夾攻縣丞李守潔所帶背槍

一隊五十餘人槍無虛發該逆紛紛倒地殲斃三四百人並擊斃手執大紅旗督帶馬隊之賊首一名餘賊退竄回巢閉門死

守南路徐立壯於初二日紮營城南五百埠初四日辰刻親督隊伍攻撲城東南賊營都司徐登善帶領馬隊由西南兜剿千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總吳魁森徐宏德分帶步隊由東南抄截徐立壯直搗中堅該逆死命抵禦千總宋克仁等衝入賊隊砍殺馬賊二十餘名副都統薩薩布馬隊適至併力衝擊賊遂大潰當將城東南小街賊營踏毀斃賊二百餘名生擒十六名徐立壯隨卽進逼南關紮營九座臣查南北夾擊賊援已絕城賊米糧將盡大有瓦解之勢惟窮極思竄仍恐拚命衝突西路兵勇日有斬擒賊亦未敢竄撲而營盤距城稍遠仍須逼緊進紮方爲無隙可乘臣翁同書前已派兵助剿臣仍嚴飭袁保恆會同各文武日夜嚴防迅圖攻拔固不可輕進以貪功亦不可因循以貽誤除傷亡弁兵查明另行奏辦外所有兵練連次擊賊獲勝並添調官軍由

西路進紮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 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嚴禁販賣馬匹片

咸豐十年七月十六日

再查賊中不惜重價勾串奸民販馬接濟屢經臣等出示嚴禁並於各要隘派員稽查疊次拏獲懲辦臣甲三近聞署泗州雙溝汛外委秦占鼇與練總趙金科等有得賄縱放販馬匪徒情事卽經飭提秦占鼇及趙金科並起獲馬三匹到營臣甲三親提研鞫據秦占鼇趙金科供認於本年五月初四十一等日查知塔河鄭家集地方有定遠回民王天通等兩次販馬三四十匹潛往定遠濟賊希圖重利當欲拏送大營因王天通等許給銀錢初次得受贓銀一百五十兩二次因無現錢以馬作抵現被起獲三匹到案此外並未得錢等語查秦占鼇身任汛官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稽查地面之責乃竟串通練總趙金科於奸匪販馬濟賊膽敢得賄縱放實屬大干軍律臣甲三於審明後卽將秦占鼇並趙金科一併處斬梟示以彰

國法而肅軍令又各營馬匹屢經傳諭非預先稟明不准私自買賣茲臣穆騰阿查有黑龍江卽補佐領委驍騎校奇克興阿於五月二十九日將馬私屬馬夫薛明轉託王家圩內民人唐華春售賣據巡查委員委參領寶福盤獲解送前來臣等會同審訊據奇克興阿供稱伊有馱馬一匹勞傷疲瘦不能臨陣思欲變價另行採購屬令馬夫薛明轉託圩民唐華春售賣該員與買主並不認識惟未經稟明實屬糊塗等語質之薛明唐華

春供亦相符現當嚴查販買之時該員奇克興阿豈得諉爲不知乃將馬匹私行售賣實屬故違軍令若不據實奏參恐各隊紛紛效尤與軍務關係非細除馬夫薛明及圩民唐華春另行懲辦並飭各路再行嚴拏外相應請

旨將卽補佐領委驍騎校奇克興阿卽行革職開缺責令留營自効以贖前愆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奏

端 政 公 集 奏議卷十三

五

迭攻定遠踞賊獲勝摺 咸豐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奏爲攻剿定城踞賊三獲大捷現飭各營趕緊圍攻嚴遏竄路以冀掃穴擒渠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兵練逼攻定遠連次擊賊獲勝各情形專摺奏

聞在案查城內賊糧將盡每於晝夜潛分股匪搶竊東南穀稻雖經屢次擒斬而賊蹤飄忽總未能杜絕淨盡臣以攻城必先絕糧方可制其死命會商臣穆騰阿派撥副都統銜花尙阿參將王致祥管帶馬兵馬勇於十六日黎明馳抵城下與副都統烏勒興阿等會同計議留總兵張得勝知府張汝梅力禦西北之賊其餘將領各率馬步繞赴城東預約副都統薩布克蒙額帶隊由南路馳至並遊擊徐立壯所派馬勇會合前進至東十八里岡該處紮有賊卡預備屯糧割稻之賊約以千計我軍擊至三面合圍立將賊卡焚毀該逆一時難以齊隊四散奔逃我軍分投趕殺追過桑家澗殲燼滿地又復折回搜捕途遇馬賊千餘並附城伏賊盡起截我歸路我軍以全勝之氣直衝賊隊瞥見黃衣賊目手執大旗指揮衆賊上前抵拒我軍槍箭齊施該逆登時落馬身死餘賊紛紛潰敗維時張得勝張汝梅等止與西關之賊隔溝相持得我東路獲勝之信軍心愈壯兩次衝擊踴賊甚多滕家勝等隊伍俱至併力攻剿逆勢不支退入

端 政 公 集 奏議卷十三

六

天津華西印務局代印

西關圩內不敢復出統計陣斬賊目一名殲斃五百餘名內有髮長數尺者二百餘名生擒二十六名旋據報藍旗擒首李允韓四老萬由巢縣帶賊千餘人於十八日搶進城內料必拚力死戰十九日臣穆騰阿親臨督陣徐立壯亦由南路趕到該逆分東西兩路齊至其城東一股步賊千餘馬賊百餘仍於東北舊圩搶築營壘經張得勝及守備黃國瑞奮力擊殺賊即退竄其悍賊皆在城西馬步五六千人以數百人過溝直撲餘俱隔溝列仗並於後面築營臣穆騰阿見賊勢甚猛力疾馳馬督率烏勒興阿克蒙額等分三路迎敵該逆死戰不退滕家勝親冒矢石大呼殺入黃國瑞等均各攘臂直前於槍礮如雨之中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短兵相接砍殺賊匪屍橫遍地該逆棄械奔逃我軍追殺過溝將新築賊圩二座一氣踏毀斃賊七百餘名斬首一百六十五級生擒三十六名該逆屢經痛剿不敢出戰而附城東北尚有新築賊圩與城爲犄角二十一日克蒙額烏勒興阿張得勝帶同都司于殿甲馬步兵勇於參將王才秀營後出賊不意直趨東北賊圩張學醇張汝梅等帶隊接應該逆於圩內放開槍礮與我軍對擊克蒙額頸受槍傷兵勇傷亡十餘人士氣愈憤攻剿愈力四面合圍噴筒火箭蜂擁齊發復用草填濠扒牆而入圩內卽時火起煙燄迷目擒首孫榮恩立被殲斃圩內三四百賊均係積年老毛該逆倚爲頭敵均被殺斃生擒竟無一名漏

網當圍攻緊急之時東關出馬步三千餘賊經阿克敦等迎頭壓退西關亦出馬步千餘賊意欲繞道接應見我軍勢盛未敢近前隨卽敗退我軍卽於東北添築兩營並修築礮臺爲轟城之計臣查該逆屢戰屢敗均已望風而靡當十九日我軍交戰之時據南路練總軍功吳開會飛報廬郡出賊萬餘人北援定遠業已行抵青龍廠我軍收隊後一面嚴備一面確探二十日午後探聞廬賊在青龍廠盤旋一晝夜旋即退回想因我軍聲威甚壯該逆見定賊已衰不敢復援並據生擒賊供城內實係萬難支持臣以該逆窮極思竄刻刻須防且困獸之鬪尤不可稍涉大意現飭徐立壯由東南再紮數營以期益臻嚴密並飭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臣翁同書續派之總兵尹善廷及添調副將盧又熊由竹城寺滾營進紮星羅碁布俾該逆飛走計窮不但犂庭掃穴復我堅城並須設法擒渠爲一鼓蕩平之計查各營將弁兵勇自逼城以來大小數十仗傷亡不下四五百人而臨陣踴躍仍復爭先恐後不以見傷而退不以缺餉爲詞茲復於六日之內三獲大捷俾該逆無從接應亦不暇喘息暑雨烈日之中其力戰可喜其苦戰亦可憐若不量予獎敘無以鼓舞人心其在事出力文武員弁由臣先行存記俟克復定城後再行彙懇

恩施至署營總富亮千總郭元齡力戰捐軀深堪憫惜並請旨將吉林署營總已革佐領卽補協領富亮開復原官與藍翎

千總郭元齡均照陣亡例議卹以慰忠魂所有進剿定逆連獲
大捷趕緊圍攻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 臣穆騰
阿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遵 旨酌保堪勝淮揚總兵人員摺 咸豐十年八月初九日
奏為遵

旨酌保堪勝淮揚鎮總兵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江南河道總督既經裁撤添設總兵一員已明降諭旨作
為淮揚鎮總兵暫駐清江現在粵捻各匪均未肅清難保不再
行窺伺必須久歷戎行深諳韜略之員方堪勝任著袁甲三會
同藩各於所部將領中詳加揀選擇其才略素著曾經出兵打
仗謀勇兼全者酌保數員迅速具奏候旨簡放以期防剿得力
等因欽此仰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皇上軫念疆域慎選將才之至意臣詳加查覈一時實難其選
惟查有提督銜徐州鎮總兵鶴齡滿洲正白旗人由漕標中軍
副將

簡放此缺上年臣在署漕督任內奏留衡陽辦理防堵該員謀
勇俱全戰功卓著駐紮衡陽兩載籌防籌剿無不切中窾要且
久在清淮不惟於地方營務情形甚為熟悉並與民團極為聯
絡所到之地民心悅服捐資出力莫不樂為所用若以之調補
淮揚鎮總兵必能力求實效措置裕如合無仰懇

聖恩俯將徐州鎮總兵鶴齡調補淮揚鎮總兵實於軍務大有
裨益如蒙

兪允所遺徐州鎮總兵員缺亦係要地似非現署之副將李恆

清所能勝任應請

旨另行簡放以重職守所有遵

旨酌保總兵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寬免知府恆廉等降調處分片 咸豐十年八月初九日

再淮安府距清江三十里水陸交衝為漕督駐紮之地守令必須得人方於防堵有益淮安府知府恆廉及附郭之山陽縣知縣顧思堯歷任有年深得民心現因本年清江演戲之案該府縣隨同陪宴與在事各文武均經部議降三級調用咎有應得應即飭令交卸惟查該府縣赴清江陪侍上司本係外官相沿舊習且捻逆於竄陷清江後由板開河下直撲淮城岌岌可危臣甲三上年在淮時該府縣隨同修築城垣積儲米穀已為未雨綢繆之計本年一聞警報督率士民登陣固守該逆疊次撲擾均經即時擊退竭八晝夜之力克保危城俾裏下河完善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區得免蹂躪是該員等倉猝應敵鎮靜有為其觀劇固與人同過而守城則不為無功現在粵逆熾於東南捻匪訐於西北淮安重地防堵未可稍疎若府縣同時俱易生手誠恐地利人情未能熟悉難遽望其得力臣甲三督師皖中切近清淮本屬安危與共况江北大局所關尤不容視為曠外臣王夢齡署理斯篆督辦籌防亦必賴守令賢能方能相助為理合無仰懇天恩俯念地方緊要該府縣功浮於過從寬免其降調仍准留任以為守城保民者勸再查淮安所屬之清河桃源二縣春間因捻至失守恆廉係不同城之知府例有應得處分可否一併免其查辦出自

逾格鴻慈臣等爲軍務地方起見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謹合詞
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定遠援賊大至全軍撤回摺 咸豐十年八月十八日

奏爲粵逆大股分路竄援定遠圍撲徐練營盤官軍會合援剿
鏖戰兩日先勝後挫徐練西撤官軍亦因賊衆兵單恐糧道被
阻暫將全軍撤回後路以全銳氣而圖再舉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我軍進剿定遠自六月中旬逼城爲壘大小數十仗
無戰不捷該逆被剿情急屢圖出竄均經截回添調外援亦均
擊退該逆麕聚城中實已智窮力竭前獲生賊據供粵逆大股
卽日來援臣以是否果有其事抑係捏詞以安賊衆之心一面
於前次奏報摺內聲明一面會商臣穆騰阿督飭各軍上緊圍
攻初九初十兩日南路賊隊驟添據練總緒開泰等稟稱僞平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西主將吳汝孝由廬州帶隊來援當派西南路兵勇會同副將
徐立壯合力兜剿交仗六次營總常喜受傷三處猶復裹創力
戰統計斃賊二百餘人奪獲槍礮旗幟器械多件內有吳汝孝
大旗三面南路賊鋒稍挫旋據東路探報僞英王四眼狗糾合
金陵大股粵逆由石埠橋過江至浦六交界之葛塘集號稱十
萬聲言赴援定遠由天長竹鎮石梁一帶晝夜疾趨臣得信後
趕飭副將格洪額參將許保清都司蔡福同等沿途抄擊轟斃
頗多並生擒十一人據供該逆避兵而走飄忽異常已由三界
石壩向池河一路南竄十二日由池河分竄定遠南路繞截徐
立壯糧道徐立壯出隊衝擊互有殺傷該逆愈聚愈衆城內之

賊亦乘勢出撲徐立壯前營九座均被圍困臣與穆騰阿接據稟報飛飭副都統烏勒興阿克蒙額總兵張得勝補用道張學醇副將阿克敦降調協領穆克德布等管帶全起馬隊並挑選步隊六千人會合西路總兵尹善廷副將盧又熊知府袁懷忠等馬步兵勇於十三日冒雨馳赴嚴澗橋援剿並派知府張汝梅等分列隊伍於東西岡以牽賊勢而遏北竄十四日該逆見我援軍驟至分股迎撲我軍以步隊夾馬隊奮勇衝擊賊黃色蜈蚣旗一股約三千餘人立被壓下我軍追過溝南槍斃執旗黃衣賊目一名登時落馬該逆拖屍奔竄徐練各營隨卽解圍詎該逆此竄彼來倚恃人衆更番迎拒我軍輾轉對敵勇氣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加斃賊甚多而賊聚愈衆隔溝相持一夜未經收隊十五日正鏖戰間東南又來另股直撲徐立壯後營張得勝張學醇督帶李守潔背槍隊奮力轟擊血路頓開徐立壯帶隊衝出營內火起練衆往西撤退我軍轉戰兩日兵已饑疲該逆由東南兩路包抄層層圍裹我軍分投截擊衆寡懸殊頗有傷亡幸張汝梅等帶隊接應始各撤回此大股粵逆分路來援定遠我軍先勝後挫之實在情形也臣查我軍進攻定遠長圍逼困本屬呼吸相通徐立壯管帶練勇獨當南路一面平日打仗甚屬奮勇茲以粵逆驟至糧道被阻營盤被圍雖經救援前營業經衝出而後營尙不知退紮何處東南偏地賊營除築壘六十餘座外其

帳房旗幟散處郊野者幾難數計徐練既撤竄路已通西北兩軍勢成孤注况逆衆十倍於我由沙澗可直達鳳陽由紅心可徑抵臨淮由嚴澗橋迤西可繞赴爐橋我軍祇有此數若仍逼紮定遠城下無論相持日久勝負未可預知設該逆由後路抄襲斷我糧道必致全軍坐困終成潰裂於大局所關匪細臣與穆騰阿熟商惟有飛飭西北各軍暫行撤退分顧後路扼守長淮以全銳氣現幸將士並無損傷軍械並無遺失一俟布置稍定再圖進取方可藉固北路藩籬除飛致撫臣翁同書一體嚴防並飛致湖北撫臣胡林翼於桐懷圍攻喫緊之際加意防範外所有大股粵逆竄援定遠我軍接仗先勝後挫暫將全軍撤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退以顧根本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任知兵大臣與英法決戰摺 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為逆氛竄擾畿郊

聖心亟宜堅定俾臣民得抒義憤并請

專任親信知兵大臣定謀決戰以一事權而安天下恭摺瀝陳

仰祈

聖鑒事竊維中國之馭外夷必須威足以制之而後恩足以結之我

皇上德被寰區

恩周中外上籌

國計下恤民生明知英法等夷犬羊之性貪得無厭而頻年議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撫者原期暫事羅縻期於無事也乃該夷詭詐異常句結各夷
串通漢奸要求愈甚近又竄踞津沽蔓延畿郊大肆披猖

皇上赫然震怒調將徵兵以期掃蕩羣醜凡屬血氣之倫莫不

攘臂奮呼踴躍用命 臣受

恩深重望

闕瞻依謹就管見所及為我

皇上披瀝陳之查夷人向以貿易為國惟利是視聞從前道光

年間英夷由廣東竄擾江浙係由各商船稱貸而來迨就撫後

所得僅敷還債各商無可再借是以十餘年來未敢再犯中國

此次連檣北竄仍係各國湊集有挾而求希獲重利並非覬覦

土地現已節近霜降西北風漸行司令該夷去國萬里豈能日
久逗遛况各國烏合勝則相爭敗則一闕而散此一定之理也
皇上深居端拱

命將出師不旬月間必將告捷萬無意外之虞溯查嘉慶十八

年林逆滋事變起倉猝京外人心大為震動

仁宗睿皇帝駐蹕熱河一聞警報兼程

回鑾入京之日人心大定此時夷逆雖竄近畿郊而

帝城守禦有備尤非從前林逆之預伏內應可比 臣所謂

聖心亟宜堅定者此也外間傳鈔

諭旨斬獲黑白夷逆分別優賞洵足勵士氣而鼓人心 臣查調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兵外省到京有需時日本恐緩不濟急况祇有此數安能處處
分布畿輔近地俱有民團生長北方習於剛勁情殷敵愾者頗

不乏人如天津之張錦雯等前於三四年間辦團擊賊曾著戰

功榮膺

懋賞此時若

明降諭旨某縣團練殺賊立功除照格給賞外仍加廣學額給

免錢糧必能處處皆兵不煩徵調悉與夷逆為讎從前廣東義

民為英夷所懼信而有徵况畿輔之民沐浴

聖化尤為優渥者乎以 臣所聞見民間聞

朝廷為犬羊所侮無不切齒痛心一見

恩旨自當益切感奮臣所謂俾臣民得抒義憤者此也屢年議撫而撫議無成是向來主戰者確有先見之明非謂必不可撫謂能剿而後能撫非有以折其氣必不能降其心也僧格林沁為

朝廷勳戚之臣歷著戰功能識大體臣與其並不認識而博採輿論均謂樸誠勇敢能與

國家共休戚能與士卒共甘苦且所部蒙古向稱富強均有可用之力前次天津之挫由於逆情狡獪而漢奸又洩我機謀迨退守通州布置未備兵勇之銳氣未復非督戰之罪也臣愚以為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乾綱獨斷專任僧格林沁一人准其便宜行事其餘將佐均歸節制庶可事無牽掣意無搖動必可雪此讎恨臣俯考史書旁徵往事若寇準高瓊之謀不用於瀆淵則北宋早為南渡之舉若李綱宗澤之計不撓於羣議則汴京安有靖康之憂伏願皇上勿為不戰所誤勿以輕戰倖功必能一鼓蕩平天下大局即可轉危為安此則臣千思萬慮昕夕默禱而求者也抑臣更有請者臣才識迂拙仰蒙

聖明委任視師數年於戎事稍有體會今聞根本重地如此危急不禁汗淚交流寢食俱廢倘蒙

俯采芻言臣情願即刻北上隨同僧格林沁身任其事如有貽

誤願執其咎以期殫竭血誠稍資補救斷不敢以孟浪之談上惑

聖聽也所有瀝陳下悃理合繕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臣無任瞻依戀

闕屏營待

命之至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籌辦鳳陽戰守片

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再臣前將大股粵逆竄擾定遠官兵勢難久持城下暫將全軍撤退以顧根本各情形專摺馳奏在案該逆為數甚眾勢極披猖我前敵營兵幸而及早撤退未致潰裂現在副都統烏勒興阿克蒙額總兵張得勝補用道張學醇知府張汝梅等馬步兵勇均紮營臨淮南岸沿河上下要隘亦已派撥礮船分別駐守南岸民船全數調歸北岸布置頗為嚴密其鳳陽府縣兩城本有副將吳秀遊擊伊米陽阿管帶陝甘潛山官兵駐紮防守臣又添派參將蔣得遇都司于殿甲各領一軍分駐府縣協同守禦本月十九日該逆分股竄撲府縣兩城署知府秦榮署知縣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高啓林會同吳秀等登陴固守該逆從南繞攻北門城上槍礮齊施斃賊甚眾賊勢益猛膽敢各挾柴草蜂擁而前堆塞府城北門放火焚燒煙燄迷目吳秀秦榮親督兵練用水灌救搬取礮石立時填塞并燃放大礮轟斃紅衣賊目一名逆眾向後撤退而圍攻縣城之賊仍復逼近城根臣與穆騰阿調派馬步兵勇分投截擊自未至西鑿戰三時斬獲甚多該逆力不能支始行退竄二十一日復又糾合大股數萬圍繞兩城搶築營壘阻遏糧道我軍連日進擊或乘夜阻擾或分路直衝雖擒斬不少而逆眾總未肯遽退臣現又飛飭知縣金汝霖趕調西路團練兩面夾擊以期力挫兇鋒此扼守長淮布置後路並賊竄鳳陽

我軍分別戰守之實在情形也臣查鳳陽兩城為臨淮屏障必須及早解圍奈賊眾兵單餉需久絀抽撥剿辦在在為難城內子藥米糧均形缺乏由臣設法運送接濟能否竭力支撐實無把握而西捻紛竄上自潁霍下至泗宿千餘里均與長淮逼近處處喫重幾於防不勝防除飭記名總兵黃開榜在於駐防高寶湖礮船一百餘隻內抽調四十隻交參將張魁管帶回營防剿其西路兵勇如何情形由臣翁同書另行奏報外所有臨鳳近日籌辦戰守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附陳伏乞

聖鑒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奏

挑選川楚勇丁派員管帶北上摺 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為遵

旨挑選精銳川楚勇丁派委總兵張得勝管帶飛速赴北路助剿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八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勝保奏夷氛逼近闕下請飛召外援以資夾擊一摺

著曾國藩袁甲三各選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鮑超張得勝管帶兼程前進刻日赴京交勝保調遣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

憂憤填胸不料逆夷猖獗一至於此

聖心如何焦勞臣子幾不忍設想亟宜添調勁旅星速赴援以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紆

君國之急查總兵張得勝所部兵勇三千餘名內川楚勇不及

二千名節次打仗間有損傷臣接奉

諭旨正值檢粵交乘竄逼鳳陽張得勝紮營前敵未敢顯為宣

布搖動軍心而北路重地待援甚急又不敢稍延時日因密飭

該總兵暗加挑選其年力精壯技藝嫻熟又能耐苦力戰者約

共一千二三百名飭令將行裝器械趕為整備遵

旨派令張得勝管帶星速由山東取道兼程北上聽候勝保調

遣惟據傳振邦王夢齡疊次函牘並各州縣稟報西捻紛竄尙

未回巢准徐一帶道途多梗除飛探何路可走即日起程並咨

會山東直隸督撫轉飭沿途州縣照例應付以期行程迅速外

所有挑選川楚勇丁派員管帶北上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

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奏再臣穆騰阿前請回

京辦理軍務經臣於八月初九日代奏請

旨計日當奉

批諭茲

批摺未回而京師如此緊急臣穆騰阿聞信焦灼與臣妥商不

敢拘泥即酌帶馬隊一百名督同張得勝所管勇丁一同北上

助剿合併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奏

留鄭魁士幫辦軍務片

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再臣前以皖北軍情喫重請暫留總兵鄭魁士在皖剿辦業經附片籲陳伏查皖省將領本無多人現在幫辦軍務都統穆騰阿請

旨回京總兵張得勝亦奉調帶勇北上總兵滕家勝前因打仗受傷甚重假赴徐州府就醫一時難以全愈當此粵捻紛乘扼守長淮上下千餘里實有應接不暇之勢必須威望素著熟諳機宜之大員隨時贊助方於軍務有裨鄭魁士久歷戎行曾任皖北總統為兵民所畏服撫臣翁同書分部之軍亦半其舊屬呼應驅策尤能一氣靈通近日諸事而商意見均屬相同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若再改調鎮江未免有失眾望亦有獨力難支之虞現聞將軍都興阿已於本月十六日由英山啟程前赴揚州督辦軍務揚鎮相距數十里更可統籌兼顧相應再行籲懇天恩俯念皖北萬分喫緊鄭魁士仍准留皖幫辦臣營軍務以資匡襄且現因畿疆不靖憂憤填胸業經另摺陳明如蒙皇上飭臣北上則皖營接替有人庶免聖明南顧之憂亦皖北兵民之幸也理合附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陳報鳳陽解圍摺

咸豐十年九月初三日

奏為兵練會合擊賊力解鳳陽府縣城圍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定遠逆捻旬結大股粵逆竄撲鳳陽府縣兩城我軍戰守情形經臣於八月二十七日附片陳明在案查該兩城本屬岡巒環繞該逆倚恃人眾在龍興寺九華山馬鞍山及眉山獨山等處據險紮營三十餘座四面圍困幾於音信不通臣與臣穆騰阿連次派隊進剿並設計誘戰均多斬擒而該逆據山倚溝總未肯遽退城內子藥既不足用米糧尤為缺乏臣派守兩城之副將吳秀知府秦榮等激勵兵團竭力固守該逆因前次搶燒府北門未得逞志遂屢次扒城或乘夜攀援或聚眾直撲均經城上槍礮磚石一齊擊退共計斃賊四五百名賊膽漸寒人心益固臣與臣穆騰阿並總兵鄭魁士籌商剿辦飛調知縣金汝霖等西路團練約會二十九日已刻兩面夾擊臣穆騰阿親督馬步各隊直衝賊陣副將王才秀向聰得等首先殺入賊勢披靡旋又從山後繞出賊股拒戰甚力西路練勇趕至該逆分股抵敵兵練屢次衝擊一時未能會合臣以賊逾數萬明攻既如此為難登高瞭望九華山上下有賊壘兩座最為險要據生擒賊供係粵逆偽主將營盤隨密定機謀派令補用道張學醇等於初一日乘夜襲攻並派馬隊馬勇抄赴南路預備截剿張學醇等選帶奮勇四百餘人於三更後分路銜枚潛至山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前比及賊營牆外一擁而入吶喊砍殺並拋擲火彈延燒藩棚該逆猝不及防登時慌亂黑暗之中不知我兵多少兩營賊衆跟踉奔逃維時金汝霖亦至縣西之青洲營地方焚燬賊壘一座火光燭天城上又連開大礮該逆莫知所措均各棄營狂奔我軍奮勇掩殺城內兵勇及西路練勇亦會合追趕副都統烏勒興阿克蒙額等帶領馬隊馬勇由南路分隊抄截於林家橋一帶殲斃淹斃難以數計並有南路掠糧之賊不知城外逆黨已被擊敗正由西南山路駛載北來適與我馬隊相值除生擒三十九名外餘俱擊斃淨盡共計斬首一百二十餘級割取耳記二百餘副生擒三百八十六名內有長髮老賊一百餘名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時正法臣查我軍自定遠撤退後布置未定該逆遽以大股圍撲鳳陽府縣兩城茲幸官民同心兵勇努力相持旬餘之久明攻暗襲仰賴

皇上天威以寡擊衆轉危爲安實爲軍務一大轉機保全正復不少該文武等督率兵練晝夜辛勤戰守不遺餘力若不立予優敘無以鼓舞人心可否籲懇

天恩俯將守城督戰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團練人等並定遠案內遵

旨存記彙獎此次守城擊賊均著微勞可否准臣查明酌量保奏出自

逾格恩施所有兵練擊賊明攻暗襲力解鳳陽府縣城圍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剿敗渡淮逆匪並壽州解圍摺

光緒十年九月十六日

奏為逆匪竄撲淮河搶船偷渡經水師礮船兜剿獲勝賊船一律燒燬並救出被擄難民船數十隻賊蹤遠颺淮河上下一律通行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派撥水師礮船駛赴懷遠以上清理河道並為壽州聲援各情形附片具奏在案旋據探報逆匪竄逼壽州擾及石頭埠一帶又有另股賊眾由北爐橋竄至淮河南岸之姚家灣地方勾結土匪搶奪船隻意在偷渡淮河臣飛飭參將成桂督飭駐防懷遠礮船先往截擊並催令參將許保清管帶原部礮船三十隻迅速上駛又派遊擊劉明典添帶礮船三十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二十九

天津華泰印書館代印

隻駛往會剿並為赴援壽州之計初四日許保清礮船行至洛河守風初六日三鼓出隊黎明已抵姚家灣望見賊馬由西徑撲河沿該參將指揮都司彭楚文等開放大小槍礮並派奮勇上岸兜擒該逆隨即敗竄初七日劉明典礮船趕到正在會合上駛間探聞圍撲壽州之賊經臣翁同書督飭水陸兵練分路攻擊斃賊甚多城圍已解沿途賊匪均向西南竄逸該參將等遂即解纜直抵正陽關清理河道商船上下一律通行等情稟報前來臣查此次粵捻合股竄突意在奪我長淮以遂其北窺之志且淮南各民圩前因賊蹤竄擾不免又有搖動今幸沿途追擊使其喘息不停無敢北犯民心亦為大定且壽州城圍已

解臣與臣翁同書軍管呼吸已可相通正陽三河尖現均無事以目下情形而論惟有扼守長淮徐圖進取除商同臣穆騰阿並總兵鄭魁士整頓馬步水陸隊伍分別嚴密布置外所有礮船擊賊獲勝並淮河上下通行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臣穆騰阿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奏

皇上聖鑒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三十

天津華泰印書館代印

請催專協各餉摺

咸豐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奏為各省專協各餉屢催罔應兵勇飢寒交迫情形萬難措拄請

行再行飭催並酌撥江西新漕以資接濟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營餉需支絀前於七月間奏蒙

皇上天恩敕部議准嚴飭福州將軍仍遵前次奏案撥銀十萬兩卽行委解江西並由江西本年地丁內先行墊解勿得觀望

推諉復令山東迅籌銀十萬兩河南迅籌銀六萬兩卽日派委

委員星速解交臣營濟用其餘欠解之款於月餉外按月帶解一二萬兩趕緊解清以濟要需倘再延誤由部查明嚴參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因在案茲據總辦糧臺安徽布政使張光第查明山東專協各餉前於六月底截數實欠銀二十萬一千兩扣至九月底又加應協銀六萬兩僅於七月十八日解到月餉銀二萬兩又於八月初三日報解銀二萬兩至今尚未解到河南月餉前於六月底截數實欠銀十二萬兩扣至九月底又加應協銀六萬兩該省前以寄儲川餉一萬五千兩劃抵皖營應解勝保軍營之款又兩次批解現銀二萬八千兩至今並無續解至奉撥閩海關稅十萬兩並無絲毫解至江西而所撥江西本年地丁十萬兩因此觀望推諉亦並無絲毫解至皖省統計皖營兵勇口糧積欠六七個月之久天氣日漸寒冷兵勇既無衣以周身復無食

以餬口若不亟思調劑潰裂即在目前詳請再行奏催並援照上兩屆成案酌撥江西新漕以固軍心等情前來臣查皖營餉需之窘迫兵勇之艱難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疊蒙

飭部撥款接濟各該省如果依期批解何至如此掣肘現在夷逆竄徧郊畿各路徵兵入衛一切餉需自不能不移緩就急

營如稍可支持亦何敢以行間窘狀上塵

聖懷但各省應解臣營餉項為數甚多縱不能全行清解而皖軍屏蔽北路亦當兼顧統籌乃自部文飭催後臣又公牘私函

再三懇請至今兩月不但並無委解亦且均無咨覆該兵勇啼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飢號寒之狀目不忍睹支發委員束手無策咸思告退近日若非李世忠捐解漕斛米一千七百石直無以敷衍目前且粵捻大股雖已退竄而相距尚不甚遠設或偵知我軍飢餒竄突而來長淮鎖鑰一開大局何堪設想相應懇懇

天恩俯念長淮一綫關係北路藩籬迅賜飭催江西山東南各撫臣飭令藩司遵照前次部議撥款從速委解以拯飢軍而

維全局抑臣更有請者皖營每當冬令協餉不敷經勝保奏請截留山東河南米麥折價濟餉有案今江南蘇常未復海運能

否舉行尚難預定東豫新漕卽全數起運尚恐無補

天庾臣亦何忍作截漕之想因思江西漕米為數甚鉅自咸豐

三年以來改徵折色並不運赴京倉可否於江西新漕酌撥十萬石飭令按照折色章程於年內解至臣營充餉稍資接濟出自

逾格恩施所有臣營缺餉懇請催解籌撥緣由理合瀝情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臣無任迫切悚惶待

命之至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請率兵入衛摺 咸豐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奏為逆夷犯順撫議尚未大定必須盛兵以奪其氣方可力杜反復臨淮接替有人賊蹤已經遠遁防守漸臻嚴密臣擬親帶精兵星馳北上以抒義憤而靖

畿輔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次奏請親赴北路隨剿逆夷一摺於本月二十一日奉到

硃批覽奏均悉現已退守臨淮况圍攻鳳陽二城賊氛正熾汝斷難遠離所請著毋庸議欽此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上諭現在撫議漸有就緒恐其反復無常尙令勝保嚴兵以待穆騰阿既已管帶馬隊起身著卽前來幫辦勝保軍務穆騰阿離營後著鄭魁士幫辦袁甲三軍務該大臣自請來京之處現在鳳陽賊氛正熾業已批示無庸前來矣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軫念南疆統籌兼顧之至意已商令穆騰阿剋日起程另摺馳報矣又准河南撫臣慶廉恭錄咨送九月初七日寄信諭旨現在夷人焚搶圍庭稱兵要挾守城王大臣業已令其入城聽候恭親王等辦理撫局議定卽行退出亦可不煩兵力若再行猖獗不得不痛加剿洗等因欽此臣跪聆之下欽佩莫名仰見我

皇上不願以贖武竭臣民之力亦不甘以忍辱貽社稷之憂仁至義盡

聖慮至深遠也竊思逆夷數萬里重洋而來退無後援本屬孤注一擲一經戰敗必不能復振此一定之理也現在兵威屢挫賊饑愈張不得不將就議撫以救目前之急非

聖明之本意也獨是撫亦何可易言姑無論犬羊之性得隴望蜀要求無厭不能滿其所欲卽令俯如所請或今日定議而明日食言或此國順從而他國復叛必致日久遷延爭執不決况畿輔不靖萬一附近不逞之徒乘間竊發羣盜蜂起更有不可收拾之勢不但此也該逆執意入城中懷叵測隱隱有窺竊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神器之心現已闌入京師陽以求和爲緩兵之計卽陰以引類爲衷甲之謀倘或疏於防範禍在目前根本一搖天下從此多事言念及此能不寒心流涕計惟有厚集兵力嚴陣以待未戰而先有敢戰之氣卽不戰而示以能戰之形譬之猛虎在山使逆夷不敢正視顯消其狂悖之迹卽隱奪其要挾之心庶幾撫議可以速成免致另生枝節卽或冥頑不靈仍思構難而我有備之師當既老之寇或夾擊以分其勢或合剿以挫其鋒必能一戰成功藉以伸

天討而振

國威近接勝保來咨知已蒙

皇上授爲欽差大臣必能極力振作以備不虞且久歷戎行向來衝鋒陷陣不避艱險特恐夷人分股來戰勝保亦應接不暇或至心有餘而力不足且夷氛方熾非首尾牽綴不能制其死命斷非京城一路之兵所能決勝必須另有勁旅或自通州衝其中權或由天津兜其後路使該逆不知所應庶幾議戰則必勝議撫則速成不至變生不測矣臣自聞

聖駕秋獮

闕廷震動憂憤填胸髮皆上指往往中夜徬徨投袂而起所以未敢遽離臨淮者祇以大股粵逆會合捻匪數萬人圍撲壽鳳志在奪我長淮之險鄭魁士甫到臨營兵將尙不相習倘臣輕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三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離一步必致門戶洞開長驅北犯又增

皇上下顧之憂是以審顧徘徊而不敢決計也今幸壽州鳳陽相繼解圍賊蹤遠遁粵逆上趨懷桐方將與楚師爭鋒不暇北擾捻匪屢經痛剿之後其膽已寒粵逆既退捻匪不敢獨逞淮河上下經礮船往來衝擊現已一律暢行可保無虞鄭魁士自派充總統之後諸事認真整頓不辭勞瘁鳳陽府縣兩城及臨淮上下布置已略有把握臣悉心察看該鎮老成諳練與之籌商防剿亦動合機宜况渥承

恩命幫辦軍務更當感激激圖報以之暫行接替實可放心且現在皖省軍情祇須扼守長淮以固南北鎖鑰不必亟圖進取守

一步再進一步更該鎮所優爲也臣乘此機會正可奮同仇之志而紓

君父之憂現擬除留守臨淮兵勇萬人外挑選精銳親軍二三千人趕緊料理啟程或駐山東或駐直隸或駐直東交界之德州景州一帶北可以策應京師東可以旁擊天津與勝保爲犄角之勢似足以厚兵力而操勝算若撫議不成固可爲滅賊之地卽撫議就緒亦可速退敵之期至臣帶兵無多東豫等省入衛之師應以何軍歸臣節制出自

聖主鴻裁非臣所敢瀆請也所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三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皖兵民之望且使南路素歸駕馭之衆知臣暫時北去仍辦皖省軍務不日卽復南來庶不生驕橫之心而啟攜貳之漸現在皖省軍務請

旨卽交翁同書鄭魁士會同辦理具奏如遇通行告示仍會列

臣銜以安人心臣受

皇上倚畀殊恩不敢以因循誤

君國之急亦不敢以輕率撤藩籬之衛夙夜焦思南北籌畫區

區愚誠差堪自問一俟接奉

諭旨卽日就道緣逆夷一日不靖卽

變輿一日難歸天下臣民之心亦一日難定臣因情急勢迫不

辭冒昧恭摺由六百里瀝陳曷勝悚切待命之至謹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三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借夷剿賊有害無利摺 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奏為遵

旨體察借夷剿賊有害無利謹就管見所及密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十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年秋間英法兩國帶兵撲犯都城業經換約退兵俄羅

斯使臣伊格那替業幅亦即隨後換約該酋見恭親王奕訢等

面稱髮逆在江南等處橫行請令中國官軍於陸路統重兵進

剿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又稱明年南漕

運京恐沿途或有阻礙伊在上海時有米國商人及中國粵商

情願領價採買臺米洋米連京如令伊寄信上海領事官將來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三

三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洋船沙船均可裝載用俄米旗幟即保無虞等語中國剿賊運
漕斷無專借資外國之理惟恐江浙地方糜爛兵力不敷剿辦
如借俄兵之力幫同辦理逆賊若能早平我之元氣亦可漸復
但恐該國所貪在利藉口協同剿賊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
思患豫防法郎西在京時亦有此請著曾國藩等公同悉心體
察如利多害少有可為救急之方即行迅速奏明候旨定奪至
代運南漕一節江浙地方糜爛明年能否辦理新漕尚無定議
然漕糧為天庾正供自不可缺該商所稱採辦運津之說是否
可行應如何妥議章程辦理之處併著曾國藩薛煥王有齡酌
量情形迅速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撫夷剿賊

聖慮周詳而於利害相因

虛懷下問臣忝統師于自當以愚慮所及縷晰上陳以備

聖明採擇查我軍剿賊向來水陸兼籌并非專恃陸路長江上

下各水師均與旱隊互相策應如艇船紅單長龍舳板拖層等

船不下數百號所招廣楚各勇器械精良疊著戰功果能統率

得人妥為駕馭不難得其死力非中國無水兵也亦非中國水

兵不如外國也今該夷酋請我軍由陸路進剿該國撥兵三四

百名在水路會擊以每船數十人計之夷船不過數隻而謂必

可得手臣愚未敢遽信也且我軍現用廣楚各勇係內地民人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三

四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尚有因糧餉不足延不起碇並結黨肆搶情事矧外夷之人祇
能將就牢籠而不能服我節制者乎此時協同剿賊自謂自備
口糧而我之隨時犒賞亦必不可少幸而戰勝則矜功要挾所
求無厭豈能滿其所欲不幸而偶有小挫或船隻損壞或兵丁
傷亡勒索賠償又將有詞可借誠如
聖諭該國所貪在利格外要求不可不思患豫防也不但此也
我軍水師廣勇居多該夷之與我為難亦多挾廣勇而來萬一
私相勾結其禍更烈即令杜其勾結而以桀驁不馴之徒兩相
猜忌則爭端競起必至枝節橫生况夷人平素習教本年六月
卽有墨利伽國借英夷船隻駛赴金陵傳教之事經李若珠奏

明有案髮逆所以煽惑人心亦借天主教爲名與該夷等所欲相同前次既赴金陵難保無暗中串通情弊一旦奉命而來久居內地是不僅引虎入室並且爲虎添翼恐此時招之使來他日不能麾之卽去也體察情形熟思審慮非特利少而害多實覺有害而無利區區愚誠竊以爲必不可行惟求

乾綱獨斷計出萬全與其悔之於後不若慎之於初也抑臣更有請者夷人名爲就撫實則包藏禍心不惟我不可借其力其有利於我者該夷亦斷不肯爲我謀也卽如俄夷上年請進火器一萬件彼時外間聞之均以爲兩國相爭斷未有肯以利器與人者該夷必別有詭謀繼果藉詞遷延其愚弄之計本年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四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各夷犯順安知非俄夷之唆使耶且俄夷向於內城設館人地最爲熟悉聞本年在天津議事者卽皆前數年駐俄館之人都人尙能識之該夷距我甚近水陸兼通尤不可不加以嚴防也臣愚昧之見本應與曾國藩等公同體察會核具奏但相距較遠道路梗塞一函往復動經數旬且軍情機密設驛站稍有漏泄所關匪細至交商買米借用俄米旗幟保護運津一節以現在夷情揣之其氣甚驕其心愈侈萬一發價之後事有變遷更爲無計可施都中需米甚殷臣於海道運務未能深悉應如何設法轉輸確有把握之處曾國藩等自能遵旨妥辦另候

聖裁所有借夷剿賊有害無利各緣由理合瀝情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臣無任戰栗屏營之至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四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諫止遷都摺 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奏爲燕京爲天下根本控制一統全局不可輕議遷徙顛懇

聖心堅持定見勿爲衆議所搖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九月以後外間傳聞皆謂逆夷不靖我

皇上欲遷都以避其鋒或以爲山西或以爲陝西臣以爲未見

明文必無其事乃近日陝西之說傳播愈廣浮議愈多人心愈

加搖動其事之有無臣亦未敢臆斷萬一果有此議是必狃於

苟安者以因循積弱之謀搖惑

聖聽而誤天下之大計也查燕京建自明代我

朝定鼎因之以其據形勝之地可以控制中外開國之初幾經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四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審定而後定見也今若以一時事變遽議遷移無論

宗廟

社稷斷不可棄而不顧城郭宮室二百餘年締造艱難

列聖在天之靈必有愀然難安者此千古公義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無待臣之曉曉也卽以利害言之帑項如此空

虛民生如此凋敝置鞏固金湯而別圖營繕

國家安得有此力耶若謂長安去海濱較遠可以暫息兵力殊

不知我能往寇亦能往一旦示弱將不可復振若謂長安暫時

無事可以從容布置殊不知漢中毗連川省逼近賊氛且距新

疆不遠路路可通亦非安枕之地况建都之初一切興築必非

旦夕所可竣事萬一新都未成而敵人乘之又將何以禦之耶
且既議遷都則燕京勢不能不議置留守

翠華一去羣情益靡以

皇上天威尙不能震懾醜類而謂留守者必能極力支柱此亦

事之未敢遽信者也况東三省爲我

朝發祥之地土厚而人強卽以爲京師屏衛現在俄夷眈眈虎

視日思侵我疆土所恃京師與三省相犄角得以聯絡聲勢倘

聖駕遷移人心渙散俄夷乘間而來必將望風退避帶甲百萬

鐵騎千羣非復

國家有也不但此也內地軍興日久百姓習於戰鬪地方官撫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四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馭無方或以賸削而驅爲盜賊或以抑勒而逼成強梗處處有

不逞之徒時時有竊發之慮所以不敢遽起者懾於

朝廷之威令不知根本之虛實也若

變輿一動遠近聞之必將謂區區海寇遂致不能復制徧地伏

莽並起跋扈之萌而妄生割據之想天下尙堪問乎說者謂陝

西爲漢唐舊都何獨宜於古不宜於今耶不知漢唐幅員不及

我

朝之闊今若

帝畿偏於一隅無論東北東南邊疆難於控馭卽近如兩江兩

湖一爲長江所隔亦恐有分據之勢且自古天子所居糧儲爲

先漢唐之都陝西河渭通漕當時歷數世之經營費帑何止數千萬今則轉輸無路興修無力其坐困可立待也至禦敵之道不外戰守兩端而守之易什倍於戰今天下城池之堅固未有過於燕京者其易守亦未有過於燕京者每見一郡一邑但能堅力固守賊未有破城者城不破則賊計自窮此臣近年目擊情形卽小以見大而謂守之必有把握也臣歷觀往代凡遷都以後未有不日就衰廢者蓋根本一搖則全局立變史册俱在殷鑒匪遙不可不熟思審處也此時計惟有

乾綱獨斷堅定不移並及早

回鑾以繫天下之望而安中外之心如有敢以遷都之議進者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卽治以誤

國之罪以杜浮言而堅衆志至臣工相率因循原難驟挽頹風然志者氣之帥志堅則氣自壯

皇上總持於上深固不搖斯羣情惕厲於下艱危不避矣臣眷

戀

闕廷寢食俱廢千慮一得不敢不據實密陳伏願

皇上諒其顛愚

俯賜採納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謹

奏

請整頓軍事摺 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奏爲夷患稍紓

國威未振亟宜力圖整頓以杜禍患而固根本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自逆夷犯順我兵屢戰不利不得已而議撫暫紓目

前之急非

聖明之本意也今幸和約已成夷兵漸退而賊情叵測後患方

長亟宜力挽積習預備不虞臥薪嘗膽

皇上與臣民共之此時之謂也臣愚以爲首在慎採納節糜費

精訓練選將才庶幾外侮可禦

國恥可雪若因仍簡陋積弱自安恐愈久愈難收拾也津沽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四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釁以來防備不爲不嚴兵力不爲不厚亦曾屢戰而屢敗之矣

近時之失利非我兵前勇而後怯亦非夷人前愚而後智也祇

以宜戰宜和左右既無定見卽若迎若拒將帥無所適從盈廷

聚訟不能戰勝於內安望其制勝於外耶夫戰不勝則和不久

雖暫時言和亦必終歸於戰從古如斯不待智者而後知是在

宸衷獨斷不爲衆議所搖然後忠義之士得堅其敵愾之心雖

示強示弱

權自運於無形而轉弱爲強事竟成於有志臣所謂採納宜慎

者此也京城旗綠各營額兵不下十餘萬歲糜巨帑數百萬數

既不能充足人亦不盡精強游手者得以坐耗斯敢戰者疲於

不飽說者謂

國家以旗兵爲根本不可使有缺望似也然

朝廷聚天下之財以養旗兵例餉之外歲有加賞體恤可謂至矣近日領餉稍有不足怨望橫生蓋推恩者循例而以爲常斯受恩者身受而不知感人情固然不足怪也且旗兵不聽其自行謀生食指日繁正供有限一旦餉缺束手待斃生之適所以死之非計之得也臣未諳旗例聞從前謀

國事者曾經慮有今日疊有條陳思爲變通之計其所以未能盡行者臣亦未悉其詳竊謂

國家深仁厚澤淪浹二百餘年普天率土同受豢養之恩有共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四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切同仇之志似應無論旗綠各營其不願入伍不能打仗者均聽自便或另作安置俾有生路特選精銳三四萬人優其糧餉專習戎政庶幾士飽馬騰所向無敵矣臣所謂糜費宜節者此也京城八旗兵丁以操演爲具文其訓練尙勤者以健銳火器香山各營爲最技藝亦能嫻熟然一遇大敵望風而靡者各該管統領大員向係循例簡用本不盡知兵之人該兵丁向不輕易從征其平日按式學習幾如紙上空談觀旌旗而色變聞鼙鼓而心驚亦人情所必至也且統領不常其任臨時派人管帶兵將不相習卽進退無所措安望其呼應靈通耶若於各該營不拘官階大小擇其年力精壯者酌撥十數人或數十人分置

各路軍管俾資歷練定限換防仍於原營無損則日久均經戰陣膽以練而愈壯摧鋒陷銳皆將視爲故常再擇久歷戎行堪爲統領者專其責成久於職守平日兵知將意將識兵心斯臨敵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號令一而情誼聯以戰則克以守則固臣所謂訓練宜精者此也自古練兵必先選將語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所貴乎名將者無驕矜之氣然後可以服衆心無猜忌之私然後可以集羣力不敢好大喜功自不致粉飾以上陳不敢欲速見小自不至急遽以僨事

試屢驗默識於

皇上臨御之初卽值疆土多事十年以來所得將才若干已屢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四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宸衷矣現在京營帶兵者除勝保僧格林沁外多未身經行陣僧格林沁屢挫之後物議在所不免然其生平赤心爲

國與士卒同甘共苦實不可及各路兵勇隨其打仗者無不愛慕不忘蓋其忠悃之感人者深也惟事變不可預知軍情亦難預定非多儲將才期與相輔而行恐應援不暇將成孤注一擲耳且不試之於平日而欲責之於臨時用人者既將就而不暇擇任事者又竭蹶而不敢辭此兩誤之計也此外偏將亦須得人全在實力甄拔以待有事應請

飭下各路統兵大員將素經行陣能得軍心者各保數人以供選擇庶幾羣策羣力緩急足恃矣臣所謂將才宜儲者此也凡

此數者皆當時之急務所願

皇上持之以定見行之以實心聚精會神歷久不懈斯

上有怵惕維厲之心下有堅固不搖之氣

天威丕振我武維揚根本固於苞桑外患內憂以次削平矣臣

視師數年不能紓

皇上南顧之憂愧憾何可言喻當此

國事危急不敢不亟思補救之術愚慮所及是否有當不勝隕

越悚惶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四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通籌兜剿淮北捻匪摺

咸豐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奏為淮北捻氛益熾深恐搖動東直人心牽掣江淮兵力各路

官軍亟宜聯絡聲威速籌兜剿以固北路藩籬即為南征地步

恭摺遞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粵逆未平捻匪竊發

皇上不惜數千萬帑金命將出師各路督剿而賊氛四起燎原

日甚非賊之不可平也特以統率無人事權不一兵愈分而愈

單賊愈延而愈廣近更疊潰東省之防漸有北窺之志此歸彼

出竄突幾無虛日今

皇上軫念南疆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五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特簡僧格林沁為

欽差大臣統兵南下而以已革大學士瑞麟輔之將見提綱挈

領次第廓清是軍務一大轉機也臣謹就現在兵力賊情全局

通籌為我

皇上漚陳之淮南州縣多被粵逆竄踞與江南呼吸相通所以

未獲與捻逆合夥併力北竄者長淮為之限也臣前於鳳壽解

圍後與臣翁同書往返函商會同計議扼定長淮之險以守為

戰上自三河尖下至高寶湖分設水軍往來策應屢次擊賊獲

勝使南路之賊未能北跨一步而捻首孫葵心前由汝甯竄擾

光固旋由固始南趨與廬定賊匪會合欲解安慶桐城之圍幸

楚師有備未獲逞其狡獪現據探報該捻首屠聚六廬之間與粵逆時合時分該捻等均係淮北土著未必肯遽歸江南其旬結北竄事在意中長淮千餘里要隘甚多防範均應嚴密若銳意南征卽規復一二城池而無重兵以守之仍恐旋得旋失且捻蹤在後萬不能無回顧之憂此淮南守急於戰之實在情形也徐宿一軍本不滿萬近因餉需支絀裁汰甚多且自八月間一挫之後至今元氣未復苗練撤退亦復不能相顧防剿均難著手傳振邦憂慮成疾具摺請假能否及時全愈尙未可知竊辦之總兵田在田威望尙輕閱歷亦淺難以獨當一面山東河南之兵祇能扼守本疆不能越境會剿是以前次捻匪北竄奔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五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突千餘里如入無人之境也且從前之賊專以野戰爲能近則築圩屯踞賊壘林立官軍以全力圍攻累月經旬未能破其一寨且此破彼築亦屬徒煩兵力况與東豫境地毗連道路可通現在北竄之賊雖暫時回巢而附巢無可擄掠必至旋歸旋出東豫兩境皆成熟路况到處伏莽畿輔以南萬一有聞風繼起者人心騷動大爲可虞至苗沛霖所帶勇練本屬良莠難齊前次所撫沙北各圩近日多懷觀望尤不可不加以防維此淮北戰守並急而又兩難措手之實在情形也爲今之計惟有先清北路然後併力南征尤須聯絡聲威撫綏團練合東豫徐宿諸軍統歸僧格林沁節制調度 臣暫緩進取一面扼守長淮一面

分撥兵勇先與僧格林沁之軍會合夾攻或同時並進或分路抄擊倘能三五次勝仗後賊餒一衰人心一定卽可相機收撫以次蕩平東豫江皖之間民氣得資休息卽兵力可以會萃然後鼓行而南粵逆不難一氣掃除矣惟僧格林沁現抵何處 臣尙未接奉明文業經切實函商專員迎投不知東豫兩省僧格林沁如何布置統容隨時妥籌相機辦理所有賊氛日熾籌議兜剿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 臣翁同書 臣穆騰阿 臣鄭魁士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奏

皇上聖鑒訓示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五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敬請 回鑾摺 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奏為灤陽地處邊隅勢難久駐

御蹕籲請

變輿早還以衛

聖躬而定國計恭摺奏乞

聖鑒事竊自本年八月夷氛竄擾京師

皇上出狩灤陽原以暫避賊鋒非播遷之計也 臣前以遷都陝

西必不可行切實上陳幸蒙

採納諭以撫議已成斷無輕議遷徙自就偏安之理等因欽此

仰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五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謨廣運

宸志堅定 臣跪讀之下欽感難名惟何日

回鑾前閱邸抄知明春再降

諭旨 臣竊以為灤陽非

駐蹕之地

聖駕一日不還即人心一日不定謹就管見所及為我

皇上瀝陳之查灤陽毗連蒙古該部落諸王各據一方我

朝定鼎後聯之以姻戚優之以官爵厚之以賞賚復定秋獮之

典每年

巡幸一次行圍講武俾瞻

天顏而觀兵制於親睦之中寓鎮撫之意當

國家全盛時

列聖之貽謀至深遠也迨嘉慶十八年經林逆內變後論者謂

萬乘之尊未可遠離京城亦未可深入邊地

仁宗舉行木蘭秋獮當時臣工交章諫止致觸

聖怒嚴旨切責而深謀遠慮者仍敢冒死以陳

仁宗亦有其愚戇不加之罪至今傳為盛事

宣宗御極後竟廢此舉歷數十年其理可深長思也尤可慮者

該處地勢遼闊既無城郭可守又無山川可據此次

車駕猝臨園圍宮室未遑修葺其荒涼落寞之狀可想而知逆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五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夷前次直逼京師道路形勢均已熟悉現雖撫局已成而夷情

叵測未可深恃萬一再有他虞灤陽距京師三百餘里該逆不

必徑犯

御蹕也但於邊牆要口分布把持彼時

詔旨不能下逮章疏不得上陳

聖駕既進退兩難人心亦中外無主事變尙堪問乎即令如天

之福萬不至此而該處商賈不通食用昂貴宿衛官弁難保無

藉端請假潛回京城情事且八旗兵丁均係生長京城室家廬

墓之所在時切歸思勉強當差心必不固緩急何可恃耶若謂

距

盛京不遠

盛京濱臨大海且逼近俄夷安能悉精銳而入衛
蹕路耶况口外節氣與京師迥不相同每年三四月間居人尙
披重裘其嚴寒倍於京城於

聖躬起居大不相宜臣非敢以婦寺之忠上瀆
宸聽也惟念

聖躬之強弱關係天下之安危此尤宜隨時珍衛斷不可於風
霜沙漠之區重勞

宵旰上貽

祖宗在天之憂下違臣民就日之望方今各路軍務諸多棘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五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而民心總未稍離以

皇上爲之繫也瞬屆元旦倘能

法宮早還朝祭典禮照常舉行則京城復觀昇平卽遠近聞之

亦莫不欣欣有喜色其消患未萌而根本固於苞桑者當亦

聖明所洞鑒無待臣之瑣瑣也臣瞻望

北辰不無過慮而既有所見亦不敢不言謹繕摺密陳伏乞

聖明乾斷早定

宸居京城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悚惶待

命之至謹

奏

再駁借夷剿賊片

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再臣前准軍機大臣密寄

諭旨以夷兵剿賊能否利多害少飭臣與曾國藩等悉心體察
具奏當經臣將有害無利情形切實覆奏奉

硃批著交軍機大臣暫行存記欽此欽遵在案茲據江蘇撫臣
薛煥抄咨覆奏摺稿前來臣細繹摺內所稱似於全局利害尙

未通籌恐多窒礙也如所稱外夷貪利兵費必鉅江蘇南北兩
糧臺每年軍餉一千餘萬兩俄法兵費雖鉅若早得肅清所省

不可勝計一節查江浙兩省半多淪陷餉源已無可籌而南北
兩糧臺仍不能不設若再加夷兵鉅款從何籌給况肅清毫無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五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把握而可竭中國以飽外夷乎又所稱俄法由水路而進先取

金陵以次廓清江路我卽可收長江之利以贍陸軍一節查夷

人火輪船於江面不能十分靈動上年曾被髮逆擊壞二隻是

其明證今據謂能先取金陵廓清江路未免言之太易且縱能

掃清江面而夷人惟利是視必將把持壟斷肯令中國收長江

之利乎又所稱該夷會派陸路兵再由京師揀派精兵前來會

剿一節無論撫局初成軍情尙未大定京兵斷難遠派且曾與

各夷交鋒必不相安勝則爭功敗則諉過枝節橫生如何統馭

又所稱俄羅斯爲海外之雄英夷所深畏若聯絡俄國爲我用

英夷自必戢其驕心不至與髮逆句結一節查夷情叵測變詐

靡常髮逆爲我之害焉知夷人不因以爲利儻俄羅斯竟與髮逆句結又烏得而制之耶又所稱和約中本准內地遊歷通商卽不藉夷兵亦不能禁其不入內地一節查通商則開禁講和恩出中國助剿則因人成事權操外夷且尋常遊歷萬不能結大隊而來尙可設法箝束若一經添兵助剿則其氣更驕其慾更熾近年夷患日深逼處蕭牆皆因內地通商日引日近之過安可於通商之外再壞藩籬耶又所稱請

飭下恭親王奕訢等照會俄法將如何議給經費酌議章程兩執爲信一節查上海爲夷商輳集之地命脈所關其助我守城實以自爲計也而該撫在上海僱用夷兵聞每名每月須洋數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五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十圓若藉大隊夷兵其要求更不可以數計卽將就定章而羣夷驕縱又豈能執以爲信且內地積欠軍餉往往累月經年若夷餉不以時給彼執信以責我何以應之又豈能停發內地之餉以供夷人誅求坐視各營譁潰而待夷兵之滅賊耶尤不可行者另片所稱克復地方預與各國議定均分賊贓一節無論地方未易克復夷人未肯遵令且亦無此政體况向來克復地方後所遺賊贓各營搶奪隱匿雖峻法不能禁止蓋軍餉不繼士卒所以冒死力攻者未必非貪取財物而謂其血戰所得能聽官爲分給耶卽夷人亦豈肯帖然而聽我分取耶總之夷性貪婪我無餉以給之能令彼踴躍用命乎我有餉以供之肯令

我迅速蒞事乎且髮捻各逆分股肆擾固屬傷我元氣而烏合無主未必遽有大志俄法各夷則立國已久幸而金陵等處助我克復必以爲中國已失之城池自彼得之卽不能不聽彼佔之割據之勢成而天下不堪問矣爲今之計夷人撫議已成祇可遵約行事萬不可別增轆轤致令有所藉口再啟爭端若其急欲通商早復口岸則是夷人自爲謀利起見聽其自行攻取中國亦不給兵費若其由上海等處圖復蘇常可令薛煥與之酌定進兵之路藉示聯絡使攻賊所必救以牽綴賊勢暗紓中國兵力儻能克復一兩處固妙否則夷與賊兵連禍結粹不能解我得坐觀其憊無論賊勝夷勝皆我之利而夷人無所施其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五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要挾矣以上各條臣非敢偏執已見惟此事關係全局安危不得不思深慮遠計出萬全既有所見不敢不據實密陳以備聖明採擇並乞將臣片留中行止皆歸乾斷外間無所爭執也謹附片密

奏

請飭迅速撥餉摺 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奏為東竄捻股業經官兵追擊回巢而上游河道忽阻臣營餉無來源萬分難支顛懇

天恩迅速飭撥以定軍心而救危局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西路捻股東竄泗州派兵堵截獲勝情形具摺奏

聞在案適值連日風雪該逆退踞萬佛菴野無所掠並因總兵滕家勝帶領兵練先已進至雙溝著徐州鎮總兵李恆清亦帶馬步各軍由睢甯會合進擊該逆忱於聲威恐我軍三面兜剿已有立足不住之勢初二日天氣放晴副都統克蒙額善慶與

端敏 公集 奏議卷十三

五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署泗州鄭沅會同計議點齊馬步兵練逕趨萬佛菴該逆偵知信息全股回竄我軍從後掩殺追趕三十餘里奪獲賊馬十餘匹牲畜衣物多件滕家勝先已帶隊由北路抄襲擒斬甚多並經田在田撥派兵勇於宿北一帶分途截殺該逆亂竄回巢泗境業經肅清此追擊捻股逼回老巢之實在情形也至長淮上下千餘里必須通行無阻皖軍方可措手乃因上游團練構釁淮河梗阻遠近訛傳商賈裹足臣營餉無來源近地萬無可籌勢不能不藉資鄰撥查山東欠解專協各餉二十餘萬兩僅於八月間解過二萬兩河南欠解月餉十餘萬兩僅於九月間解過二萬兩至今九十餘日均無絲毫續解江西代墊閩海關稅

十萬兩因福建遷延不解多方推諉其新撥折漕十萬石亦無起解信息並接山東撫臣文煜來函以京餉及本省防餉並僧格林沁軍餉應解甚多催解甚急未能分濟皖軍臣接閱各信手足失措實逼處此指望毫無自缺餉以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現在天寒地凍軍情叢雜而糧臺銀無一絲米無一粒兵勇啼號之聲實屬不忍聞見衆心解體情形已萬分難支若再有意外之虞更將從何著手臣拊循無術咎本難辭即身命亦不足惜所可惜者長淮天塹之險恐一旦鎖鑰頓開又貽皇上南顧之憂也事在燃眉例撥難以濟急惟有顛懇天恩救下山東河南撫臣無論如何為難務於即日內首先提

端敏 公集 奏議卷十三

六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銀各四五萬兩河南並提餉票二十萬兩委員兼程馳解限日到營庶可挽回危局此後月餉究應如何著落批解並請

旨飭部速議俾臣有處催提以之安定軍心禦外侮而清內患實皖北生民之幸也所有東路捻股追擊回巢並淮河梗阻臣營餉需久匱萬分難支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翁同書

臣穆騰阿臣鄭魁士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臣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謹

奏

團練尋仇滋事情形摺

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奏為團練尋仇懷疑不釋據情陳奏請

旨遵辦以定人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准撫臣翁同書咨會十一月初一日壽州練局

殺害苗練七人究係因何起釁何人擅殺札委廬鳳道才宇和

秉公查明據實究辦適才宇和因公在臨臣即催令趕回速查

稟辦不准稍有偏袒旋據探報壽城練董員外郎銜孫家泰等

自殺害苗練之後咸有戒心與已革副將徐立壯帶領壽民於

沿淮兩岸防守自衛並聲言欲過淮攻打下蔡苗圩經撫臣極

力彈壓未釀巨患川北道苗沛霖先期告病其手下人眾恐淮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六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南團練過河亦集練於下蔡拒守並因才宇和尚未稟究疑撫

臣不為懲辦並疑臣不為該練作主將臣營行抵下蔡餉船扣

留當經臣函諭苗沛霖飭練靜候查辦頃接其公局覆臣稟函

以苗沛霖患病練衆積憤不平請臣發兵辦理人情洶洶有迫

不及待之勢查此案先經札飭才宇和查究尚未稟覆撫臣無

從核辦且值衆怒方張亦恐激成他變即臣亦不能意為輕重

致拂人心而事關沿淮大局未便久延別滋事端目下急迫情

形不敢壅於

上聞並將苗練原函恭呈

御覽請明降

諭旨隨摺抄發以便及早遵辦庶人心帖服不至懷疑妄動矣

所有團練尋仇請

旨遵辦緣由謹附驛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六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通籌剿擒諸軍事宜摺 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奏為通籌剿擒諸軍北路兵力不足南路事權不一急宜酌量變通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次奏請以東豫徐宿剿擒諸軍均歸僧格林沁節制與臣南北夾攻先清擒患再靖粵氛仰蒙

聖明採納飭臣與僧格林沁隨時函商統籌全局自當欽遵辦理惟恭釋寄

諭知僧格林沁駐紮東境急切不能南下僧格林沁來函亦稱遵旨駐軍濟甯力杜該逆北竄是僧格林沁之不能遽議前進其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六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勢然也近接各路探報均謂開春後擒逆仍圖結夥北犯並有全力抗拒北軍之說臣再四思維擒匪蔓延愈廣路徑愈熟直東藩籬在在可慮僧格林沁祇可暫駐濟甯如銳意深入賊股紛竄靡定萬一繞出其後必致兼顧不遑進退維谷為患不可勝言且畿輔夷務初定尙無十分把握設或再有反覆而僧格林沁以孤軍為賊牽制必不能回救根本亦不可不思患豫防也獨是擒匪猖狂已成燎原之勢若非及早撲滅豈惟東豫直各境岌岌可危卽沿海各營亦腹背受敵一旦藩籬頓開粵擒勢合為害更烈是剿擒更急於防粵擒不能剿並粵亦不能防也無如僧格林沁一軍兵數並不甚多非厚集既恐不敷

戰守欲添調又恐難籌餉糈必得就近素練並熟悉賊情之兵

與之並力合謀乃能操必勝之權而制賊死命此北路兵力不足不可不豫籌也至長淮為南北關鍵必須振領提綱握建瓴

之勢乃能一氣貫注操縱自如現在皖省情形六安以南歸楚師防剿壽州以上翁同書主之臣扼駐臨淮勢處下游各有統

轄分守要隘上下千餘里隔絕既多運掉不能靈動卽臨事難以策應聞新任臬司李續宜智勇深沈極有權略且久歷戎行

善於用兵在楚營督師剿賊入皖日久情形熟悉而一時不能到任卽令到任而責成不專不能盡其所長亦屬無濟况近日

團練構疊橫生枝節雖目前暫可敷衍而非有大權以鎮之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六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排難解紛之不暇又安能專心防剿此南路事權不一不可不豫籌也為今之計皖省扼擒粵之衝守重於戰但得強幹撫藩臬且長於武略者軍務地方合為一家據上游以控制全淮則勢順而易為力再得與李世忠苗沛霖兩營素相浹洽者拊循激勵而用之亦可收相助之效無須以大隊客兵徒滋掣肘兼糜糧餉也查楚師向稱勁旅為羣醜所憚胡林翼練兵籌餉志切澄清並知非清皖不能保楚數年來不分畛域為掃蕩江淮之計其所見甚大所謀甚遠特恐皖撫與楚師劃為兩家卽不相聯合莫若卽以現任皖臬李續宜授為安徽巡撫責令督辦安徽軍務在楚營不過少一帶兵之人而皖省督辦與楚師呼

吸靈通必能聯絡一氣大振軍威至臨淮上下目前既無進剿之機但須水陸數千以資扼守聯苗李兩營以爲輔助第必須駕馭得人乃不致互生猜忌且事歸皖撫統轄而以藩臬分任之更能指臂相聯查撤任河南藩司賈臻勇敢任事有幹濟才前隨勝保在皖營最久苗沛霖李世忠皆其經手收撫向爲兩人所推信按察使銜補用道張學醇在臣營帶兵數年頗諳戎機且屢與苗練會合剿賊精明幹練極有作用若以賈臻爲安徽藩司以張學醇爲安徽臬司均令駐防臨淮籌兵督練必能與李續宜協力同心相助爲理長淮可以無虞卽賊蹤不至北趨臣於此時藉可分身計抽現有之兵可得精銳七八千人赴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六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徐州一帶擇要駐紮期與僧格林沁聲威聯貫不必再調未練之兵亦不必另籌格外之餉卽以臣營與僧格林沁現需餉銀之數責令各督撫不准絲毫欠解士馬自可飽騰臣與僧格林沁隨時查看賊勢或前後策應或左右分擊再得徐豫兩軍爲之輔翼以扼旁竄不但北路可以屏蔽捻匪亦可計日蕩平然後以得勝之師鼓行而南當可有肅清之望矣伏念黜陟之權非臣下所敢妄擬而軍務利鈍所關一轉移間南北大局均有裨益又何敢坐視貽誤而隱忍不言臣受皇上倚畀之恩繫中路安危之重目擊時艱語多激切明知嫌怨不免而退避有所不安倘蒙

聖明垂察俯如所請卽懇

飭下該員等剋期來皖俾臣得與之悉心籌商以期妥善然後統師北去不致有回顧之憂至翁同書張光第皆老成穩練辦事結實爲大吏中不易得之人應如何另候

簡用出自

聖明乾斷臣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六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分兵助剿片

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再僧格林沁威望甚重此次督師南來軍務大局於此卜之可勝而不可敗也臣現擬暫行分兵助剿藉壯聲威欲令羣醜有所震懾不敢狡逞以定人心而杜亂萌倘能協同僧格林沁一軍先將北路掃蕩再行進至安徽自可次第廓清至安徽軍務斷非敷衍所能了事而籌兵籌餉別無長策故必須聯貫楚師並以撫藩臬一氣呵成自可日有起色如蒙

俞允應如何分兵分餉再行妥為商酌查藩司賈臻前奉

諭旨飭令辦理招撫捻首孫葵心該藩司前曾函囑李世忠為孫逆寫信開導仍由該藩司探交查孫逆自本年八月間由豫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三

六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境光固一帶竄踞安徽廬舒交界之大獨山等處至今未聞回巢賈臻如能迅到臨淮則就近辦撫似尚易於措手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端敏公奏議

卷之十四目錄

查辦團練構釁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謝御賜福字荷包等 恩摺

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陳明兵勇驟難分撥摺

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

苗練撲攻壽州情形危急摺

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陳報釐捐收數片

團練構釁現辦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布置防剿團匪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請催解餉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目錄

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豫防團匪派員分駐正陽等處摺

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苗練撤回分別籌辦摺

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密陳苗沛霖現在情形片

籌辦苗練情形相機剿撫摺

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遵 旨擬赴徐州防剿摺

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堵擊西捻獲勝摺

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壽圍日急請飭迅速察辦摺

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請飭指撥的款摺

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截剿定逆獲勝摺

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七日

團練構釁籌辦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七日

陳報開導苗練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滁州防兵力解城圍摺

咸豐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請添撥馬隊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目錄

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查辦團練構釁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奏為遵

旨查明團練構釁大概情形並添派大員秉公查辦恭摺由六百里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苗練與壽州團練尋仇一案經臣與翁同書先後具奏奉

旨飭令秉公查辦並勝保奏苗沛霖遣弁申愬將苗沛霖原稟信單一併進呈奉寄

諭苗沛霖所稟各情雖未可深信但既稱孫家泰徐立壯拘囚巡撫不許官軍進城強奪其印明調官軍暗句髮逆如果實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其事與皖北軍務大有關礙著袁甲三嚴密查訪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臣查翁同書駐師壽州本不能令官軍盡紮城內且恐兵民雜處易滋嫌怨是以官兵紮營城外出入皆有稽查歷年以來照章辦理並非徐立壯孫家泰不准官軍進城藉以挾制巡撫也所稱拘囚巡撫強奪其印尤屬毫無影響徐立壯曾隨撫營帶練助剿經翁同書先保之而後參之孫家泰本駐壽城現經翁同書參革職銜其為不受要挾更可概見巡撫為封疆大吏且有幫辦軍務之責一舉一動共見共聞此又不待訪察而知之也至所稱暗句髮逆與苗營打仗一節查穎壽蒙亳一帶幾於遍地皆捻有先蓄髮而後薙者有薙髮後而復蓄者苗

沛霖平日剿匪結怨亦復不少即如武進士蘇姓不知因何為苗練所殺其子懷恨報仇亦曾率黨攻打苗練徐立壯曾與苗沛霖同事剿賊其底細皆所深知此時構釁尋仇人心洶洶其暗中句捻報復亦在意中不能保其必無也總之苗練恃眾跋扈往往不循理法諒在

聖明洞鑒之中自壽練擅殺苗營得力之人七人復令積忿不平有所藉口誠如

聖諭惟將練勇尋仇一節剖斷平允自能折服其心臣前已遣人委曲開導漸就範圍而彼此懷疑浮言四起以訛傳訛總未帖然現復添派新任安徽臬司張學醇前往壽州會同原委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廬鳳道才字和迅速查訊務期兩得其平不敢稍有偏袒惟附近人心各有向背能否相安無事尚無把握臣惟有秉公持平寓和解於鎮壓之中以仰副我皇上綏疆安民之至意謹奏

謝御賜福字荷包等

恩摺

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軍機處知照

並由驛遞到年節

恩賞_臣等福字一方大小荷包銀錢銀鏢食物等件_臣等當卽

焚香祇領望

闕叩頭伏惟我

皇上五福斂而受福滋多

萬福同而錫福愈廣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天翰煥雲霞之采輝映錦囊

內帑頒山海之珍祥呈吉貝

景運迎新春而不泰塵氛隨舊歲以胥除_臣等才遜干城職分

節鉞序星回而已屆報月捷而猶稽迺蒙

恩沛春先

垂慈優渥共仰

福從

天降

錫予便蕃捧到

龍綸頂輓而甘和早逆佩逾魚袋腰懸而左右咸宜藉金錢以

卜兵銷止戈協吉嘗

玉食而榮盤薦正席彌虔五內感深三軍歡洽_臣等惟有仰承

福蔭永奉

皇猷散賞以勵軍心分甘而作士氣勉策勳於籌筆南疆督掃

夫妖氛期奏凱於同袍

北闕共飫乎

聖德所有_臣等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附驛呈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明兵勇驟難分撥摺 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為皖北軍情尙未定局 臣營兵勇驟難分撥謹先將大概情形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 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奉上諭此時捻勢張已向西北一路竄擾僧格林沁大營兵力尙單殊屬可慮袁甲三雖未能即赴徐州所帶兵勇諒可分撥著即派委得力鎮將與田在田伊興額等合力兜擊牽制後路俾該逆有所顧忌不敢徑行北趨是為至要並催令賈臻迅速赴任辦理招撫事宜毋稍遲誤等因欽此 臣跪讀之下焦灼愈深查捻逆結夥北犯欲以全力抗拒北軍 臣先經慮及是以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明擬將皖事布置周妥即抽帶精銳進駐徐州與僧格林沁會合夾擊原以捻勢張非此不能遏賊長驅制賊死命也今僧格林沁軍威頓挫 臣瞻顧北路憂心如焚乃皖省軍情朝夕變換其團練構釁壽城擅殺一案尙未據廬鳳道才字和查明稟覆 臣添委臬司張學醇赴壽會同查辦亦尙未接據稟報屢次行知川北道苗沛霖總以患病推辭而該練人多勢眾又以缺糧為詞糾約宿州小黃旗等練赴東路泗靈打糧枝節橫生遠近震駭據泗靈官紳紛紛呈懇 臣以苗沛霖屢荷優容受恩深重天良具在何至如此橫行當即分別函札剴切勸諭飭

令撤回一面派撥兵勇飭委總兵張得勝等帶赴固鎮相機遏截並飛囑總兵滕家勝由宿徐趕赴泗靈聯絡民圩以資鎮攝如果即日撤回尙可設法駕馭儻竟不服彈壓不得不以兵力箝制之又據蒙城官紳稟稱苗沛霖前調蒙練有圍攻壽城之說該練董等以其事多背理激動公憤將其城內所設公局辦事親信之人搜殺數名餘俱逐令出城一切稟命於官不受苗練脅制人心奮發深明大義與壽城之擅殺不同但恐民志未能堅定該練或又乘機報復惟有體察此間練情相機酌辦固結羣心倘邀

聖主威福軍情稍有定局各督撫體念兵艱遵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旨撥解大批餉項接濟即當派撥勁旅速赴徐宿與田在田伊興額等會合兜剿先以牽制捻逆後路一俟李續宜到任會商布置 臣即統兵北去與僧格林沁互相策應力掃捻氛以固北路藩籬除遵旨飛催賈臻迅速赴任外所有皖北軍務尙未定局 臣營兵勇驟難抽撥各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苗練撲攻壽州情形危急摺 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奏為苗練尋仇不候查辦徑撲壽州情形危急 臣營路梗兵飢萬難兼顧請

旨飭催李續宜迅速到任以遏強橫而靖疆圉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川北道苗沛霖所帶練衆恃強跋扈一切情形屢經

臣與翁同書據實具奏在案 臣以該練之得有藉口者因壽城

擅殺一案是以屢次遣人開導並奏明添派臬司張學醇前往

會同廬鳳道才宇和迅速查辦冀可折服其心牢籠駕馭備極

委曲乃張學醇未至壽州該練已渡淮滋擾疊據翁同書來咨

該練於正月二十六七日攻撲壽州城外五里廟及兩河口官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兵營盤直趨北關並於兩河口南岸紮營斷絕壽城柴米來路

張學醇由石頭埠得信趕赴下蔡勸諭苗沛霖勿許妄動雖將

撲城之練暫時撤退而次日又由菱角嘴渡淮立營馬步數千

直向壽南竄擾已襲據堰口集民圩附近居民紛紛逃避並聞

有欲攻正陽之說翁同書本有風痺舊病連日扶病登城督飭

指揮並周歷城外各營防備鎮撫不遺餘力水風所侵幾難支

持咨 臣迅發精兵數千撥餉萬兩前往援救並以西路恐有梗

塞文報不通則軍情無由上達請 臣據實縷晰代奏等情接閱

之下焦憤愈深 臣忝領皖省兵符本無畛域可分斷無不兼顧

統籌之理奈 臣營數月無餉屢蒙

天恩飭解總無大批接濟前奉

諭旨飭令撥兵赴徐宿兜剿捻逆後路以無餉未能分撥起程

業已據實具奏且苗練另股萬餘人赴靈璧打糧其意在兜截

臣營後路 臣前派總兵張得勝帶兵前往雖該練忱於兵威自

行撤退而能否相安無事尙難預定臨淮爲南北鎖鑰關係皖

北安危不能不分別布置鎮靜以待現在上游河路梗阻度勢

審時以 臣之餉絀兵飢斷難兼顧壽州除咨覆翁同書就現有

兵力一萬數千人嚴密防剿外一面飛飭張學醇會同才宇和

速將擅殺一案趕緊查辦並再行勸諭苗沛霖速將練衆撤回

但其勢已成燎原其心實爲叵測誠恐藉事生波不特壽頴可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危卽豫省之光固亦虞震動翁同書係奉

旨回京之員帶病守禦已屬儘力撐持其壽城以上亦恐難以

兼籌李續宜本駐桐城相距不遠應請

旨飭催迅速到任督辦防剿以一事權而重軍務並請

敕下河南撫 臣飛飭光固等州縣嚴密防範毋任闖入滋擾 臣

俟協餉解到應如何分兵再行妥籌辦理所有苗練尋仇徑撲

壽州翁同書力疾守城 臣營路梗兵饑萬難兼顧各緣由理合

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陳報釐捐收數片

庚申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再皖營軍需支絀經臣奏明在於臨淮等處設局捐釐稍資接濟並聲明按半年奏報一次在案茲據總糧臺藩司張光第詳稱抽釐之法專收行商必須百貨流通方能集腋成裘臣於咸豐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到皖維時臨鳳未復河道梗阻上游釐捐未能暢旺迨臨淮克復後節次疏通始有小販賣買往來截至十年四月初十日止連閏半年期滿各局共收錢二萬六千七百九十一千三十八文均經隨時解交糧臺作正支銷詳請奏報前來臣覆查無異除飭登收造報外理合附陳伏乞聖鑒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奏

團練搆毀現辦情形摺

庚申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奏為團練搆毀波折橫生謹將現辦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將苗練尋仇不候查辦徑撲壽州各情形續晰聞在案臣屢奉寄信

諭旨並鈔示翁同書摺片各稿飭令嚴密訪查相機辦理惟苗練撲壽之案雖已撤退而又渡淮立營直向壽州以南滋擾占據民圩殺掠焚擄幾無虛日遠近莫不震驚廬鳳道才字和係原委查辦壽案之員與臬司張學醇均在正陽藉以鎮撫人心屢次函諭苗沛霖速將練衆撤回乃極口應允而至今未退該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司道等若遽赴壽州辦案必至壽人藉口無以折服其心設或另起波瀾愈覺難以收拾此擅殺一案未能迅速訊結之原委也蒙城自搜殺苗黨之後慮其報復人心惶惶臣因蒙宿本屬毗連咨商田在田等就近派兵鎮撫聯絡而宿州官紳又以苗練恃強跋扈於本月初四日殺其城內辦事親信數十人義憤所激勢所難禁而民心能否堅定亦未見確有把握苗練因此愈有藉口昨聞懷遠苗練亦與官民互相猜忌誠恐再滋事端更難著手臣已派委延綏鎮總兵博崇武前往剴切開導務使民練相安官紳一體旋又探聞苗沛霖之姪苗天慶及并縣集圩主王玉科等糾約滄南團練不知意欲何往正在飛屬田在

田趕集團練防禦間接據宿州官紳稟報田在田已馳回徐郡宿城謠言四起民心大為驚疑並據泗州靈璧稟探苗練大隊又到該境殲糧臣先派遊擊張景春守備陳進福等帶領兵勇五百由泗州迎頭遏剿復加派副將向聰得參將許保清酌帶小隊馳赴固鎮會同原駐該處之參將朱玉成等所帶兵練相機妥籌以爲要截之計辦理能否得手尙未可知苗練如此紛擾但以空言撫馭恐日久更難收拾臣現已暗中布置防範並密商翁同書察看各路軍情緩急隨時斟酌妥辦倘該練有一綫可原仍願隨同剿賊尙可顯懇天恩寬其既往倘竟肆意橫行或有句通粵逆情事卽當糾合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團練謀力兼施以期早殄巨寇仰副

皇上思患豫防恩威並用之至意所有團練構疊波折橫生各緣由理合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再壽州需餉甚急而臣營自上年十月以後各處解到協餉不及三萬兩統計馬步水陸兩萬餘人空手支持已逾數月實屬智窮力竭前因壽城危急復函屬翁同書將臣上游售鹽抽釐各款酌提三五千兩暫濟眉急又以閩海關應撥之餉接據上年十一月來咨已報先解五萬兩計此時可抵楚境並屬翁同書與李續宜先行派員迎提分撥應用合併聲明謹奏

布置防剿團匪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奏爲團練尋仇驟難解釋先將上下游布置防剿情形繕晰具陳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團練構疊波折橫生各情形恭摺奏聞尙未奉到

批諭茲於三月初一日奉到二月二十一日寄信

諭旨李續宜到任需時六安壽州一帶防剿不容稍疏袁甲三務須妥籌兼顧不准稍涉顧預翁同書仍遵前旨嚴密布置力保危城不可專待李續宜到任致誤事機等因欽此同日又奉到二月二十二日寄信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諭旨苗沛霖攻擾壽州叛迹顯然袁甲三趕緊妥辦仍遵前旨察看該練可撫則撫儻始終怙惡卽迅速剿辦壽州正陽如有失事惟袁甲三是問等因欽此查苗練恃強跋扈本不自今日始而其肆意橫行形同叛逆者實藉口於壽城擅殺一案臬司張學醇廬鳳道才字和同在正陽因該練直向壽南滋擾若遽赴壽州辦案壽人必不甘心恐致枝節叢生該練現雖由堰口集退回而壽城愈逼愈緊水陸要道均爲該練阻塞情形甚屬危急昨據翁同書來函以屢次函諭苗沛霖飭其先行撤回並無隻字稟覆差派參將吳峻基與苗沛霖會晤苗沛霖自稱句結南路長毛但其事尙無成說並云身係監司攻城既有不便

不攻城又不能報仇等語是其意尙有顧忌不過欲將孫家秦懲辦以服練衆之心耳翁同書如何辦理臣尙未知底細且徐立壯逼近正陽名爲助官其實攔河搶劫與苗練相等其收撫捻匪多有未經薙髮者尤足動人疑慮臣已會同翁同書札委張學醇才字和統率西路團練並會同總兵札隆武黃鳴鐸統帶正陽水陸兵勇其壽城內外兵勇亦札委張學醇會同總兵尹善廷等統帶並酌調西路練勇一千名添募壯勇五百名以資鎮壓而利攻擊並由臣密授機宜如可飭令苗練撤退卽一面扼守正陽一面先赴壽州辦案斟酌兼籌至苗練西窺光固從前原有此說經臣據實奏明幸西路阜穎團練向均隨臣辦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寧知其人心嚮義守正不阿現據該處練總牛允恭等密稟以苗練屢次煽惑均經該練總等正言拒絕卽使苗沛霖仍願打賊亦不與其會合心志甚屬堅定臣因勢利導批示嘉獎既可分苗沛霖之權並可爲豫疆屏蔽此上游布置之大概情形也苗練另股擾及泗靈臣先派遊擊張景春等帶兵五百赴泗遏剿復派副將向聰得參將許保清赴固鎮會合原駐兵練扼要堵截詎該練占踞靈境之虞姬墓四出擄糧旋又有捻股由宿州之符離集灰古堆乘虛東竄或超出苗練之前或追躡苗練之後是否句結而來固不可知其勢披猖必須痛加懲創臣加派副都統善慶德春等管帶馬步六百前往泗州參將于殿

司李振國帶勇一千前赴固鎮爲會合兜剿之計臣查上下游均值多事臣以一軍居中凡有可以兼顧統籌者斷不敢坐失事機自蹈顛預之咎但以今日之情勢論之賊匪如此猖獗苗練如此強橫臣營餉需又如此支絀不得不示以鎮靜隨時察看情形或剿或撫安爲籌辦不敢預存成見亦不敢稍涉大意所有團練尋仇驟難解釋上下游布置防剿各緣由理合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疊次奉到寄

諭均經隨時密交翁同書欽遵查照其覆信亦均稱接到合併

陳明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奏

請催解餉片 咸豐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再至前於上年十二月具奏軍營無餉萬分難支請迅速飭撥一摺仰蒙

皇上垂念饑軍以臣所奏情形實屬萬分危迫若不速籌接濟恐有意外之虞

飭令山東河南無論何項各迅撥銀四五萬兩派委委員兼程剋日解赴臣營旋經部議以山東省正值軍務喫緊若刻日限令先解銀數萬兩轉致有誤急需該軍營餉無來源支用殷繁非另撥有著之款誠恐不敷接濟擬將所請由河南省先提銀四五萬兩並提餉崇二十萬兩行令河南巡撫刻即委員按數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解交仍擬在淮北鹽課內撥銀一萬五千兩臨清關稅銀二萬五千兩揚州關稅銀一萬兩行令解往濟用再令山西陝西於月協翁同書餉銀內提前兩月各撥銀四萬兩趕解分用並催江西奉撥新漕銀十三萬兩閩海關稅銀十萬兩趕緊籌解如再遷延貽誤由部查照新章嚴參等因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查此次撥催各省餉項共計銀四十一萬兩如果俱係有著之款各該省依期批解不特臣營足可支持即壽州翁同書營並可兼顧而無虞缺乏乃自奉旨並部文嚴催後各處均無絲毫解到淮北鹽課早經奏准全充皖餉著海州分司連判陳照扭於積習除以鹽抵餉外統計

將近一年解銀不及三萬兩揚州關稅昨據署常鎮道江清驥稟覆所徵無多儘解江南糧臺未能分撥解皖臨清關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江西應解各項屢經臣咨函頻催不但並未遵解且無隻字咨覆閩海關稅前准文清於上年十一月來咨籌撥銀五萬兩發交司庫委員管解臣以此項業已咨報計期可抵皖境乃又准慶端正月來咨以道路多梗為詞經臣迫切飛催亦不知何時可到各省所撥並無一處可指何以藉慰軍心現在團練構釁波折橫生不能不兵民並用防剿兼籌且北路搶匪鳴張南路粵逆紛竄臣以一軍居中駐紮四面賊氛數月以來惟賴以鹽易米近更米價日昂鹽價日跌無論以後鹽難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接濟即有鹽無米又將何以為炊連日泗靈告警派隊四出糧臺既無可羅掘市肆亦無可通挪甚至軍中裹腹餓以行其艱苦情狀每與士卒相對流涕不能自己雖兵勇尚知感奮而終日枵腹即義士亦難責以臨敵况二萬餘人豈能盡屬醇良儻一旦因饑潰散責臣以辦理不善之咎原無可辭特大局決裂更屬無從措手每一念及不惟寢食俱廢幾至心膽俱裂明知各省均有軍務遲延非盡無因臣如稍可支撐何敢以行間窘狀上塵聖懷奈實逼處此非有大批協濟斷難敷衍目前如何設法拯救以維大局出自

聖主鴻慈臣無任迫切悚惶待
命之至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104

預防團匪派員分駐正陽等處摺 庚子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奏為壽州城圍稍鬆而苗練無路可歸壽城亦良莠雜處恐生
他患臣一面函致翁同書斟酌妥辦一面嚴飭張學醇扼守正
陽三河尖並派李世忠總統水陸諸軍馳赴上游相機辦理以
冀迅就肅清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團練尋仇驟難解釋上下游布置防剿並翁
同書函致苗沛霖詳細開導似有轉機各情形縷晰奏

聞在案旋據翁同書來函以苗練所請二事一求壽城所殺七
人之屍骸歸葬一求賜卹七人家屬所言均在情理翁同書俱
已應允並許以撤退後即為辦案其事將有成說而苗沛霖忽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翻前議別有要挾其意總因七人之死由於孫家泰主使而與
徐立壯結怨已深更不能無所顧慮翁同書復又派員開導苗
沛霖因之泣下漸可就我範圍乃徐立壯孫家泰自知為苗練
所不容彼此結為腹心又因無力以敵苗遂招引捻匪自樹羽
翼所招之衆大半未經薙髮先赴沫河口搶劫官民船隻為張
學醇督練截回旋於正在解和之時遽將兩河口苗練營盤攻
破三座截其歸路以致和議無成而薙髮之衆進駐城內如果
真心投誠原未便阻其自新之路但該衆因何尚未薙髮臣固
不得而知翁同書來書亦深以後患為慮飭令薙髮紮營城外
能否一律遵行尚無確信儻竟良莠雜處則翁同書彈壓調度

能否確有把握未敢遽信雖壽城道路漸通苗練亦漸次撤動而患在蕭牆有不能不鯁鯁過慮者且據張學醇稟早苗沛霖親筆信函以歸路已斷人衆糧少措詞頗屬倉皇其挺而走險別生枝節尤在意料之中臣現又切實致函翁同書囑其斟酌情形妥爲防範如苗沛霖別無要求卽飭令撤回老寨聽候查辦徐立壯等所招捻衆斷不可令其久居城中並由臨淮酌派精壯二百餘人作爲張學醇親兵飭令會同廬鳳道才字和整齊西路團練扼守正陽兼顧三河尖毋許稍有疎虞適江南提督李世忠來臨稟商軍務亦以上游急須解釋河道急宜疏通該提督忠義素著謀勇俱優臣已密授機宜派水師礮船及該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奏
皇上聖鑒訓示謹

苗練撤回分別籌辦摺 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奏爲苗練大隊撤回下蔡誠恐另生枝節謹將臣遵旨密速辦理情形先行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壽州城圍稍鬆苗練退無後路恐生他患分別籌辦各緣由縷晰奏
聞在案茲於三月十六日奉到二月二十八日密寄諭旨仰見宸慮周詳
聖武布昭臣跪讀之下莫名感悚當卽欽遵傳諭李世忠一體遵照不敢稍有泄漏查苗練兩河口營盤爲壽州兵練攻毀後
其情頗覺倉皇而其心更懷叵測恐壽軍截其歸路遂卽併力退撤據翁同書函稱壽軍以全力乘之該練由兩河口泗水而濟其五里廟兩營亦經力攻遁去惟九里溝四營拒守如故尙須設法環攻並言擒獲生賊供稱苗練隊中實有廬州長髮七百餘人復據臣密探報稱苗沛霖撤回老寨偃臥兩日頗似悔悟而下蔡實有長毛或云六七百人或云三四百人打有太平天國旗號復又廣招練衆於十六日至楊村會話恐將與穎阜團練爲難以遂其西趨搶掠之計查西路團練誓不從苗前經臣因勢利導批示嘉獎人心頗爲鼓舞現又飛飭臬司張學醇速赴穎郡會同廬鳳道才字和嚴密布置可無虞其煽惑仍派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二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知縣姚德賓參將劉鳳芝帶練駐守沫河口以固水路門戶至李世忠水陸馬步隊伍均已齊備本可即日啟程因各路尚未一律聯屬密派員弁前往布置不日即當就道該提督慎重機宜臣又授以密計當此軍情朝夕變換操縱遲速殊難預必惟有遵

旨妥辦斷不敢輕遽以貪功亦不敢因循以誤事也現在壽州情形雖鬆而軍餉支絀與臣營同一艱難臣前於萬難之中由沫河口釐局撥濟銀八百兩已經翁同書收清奏報續據售鹽委員宋春翹等稟稱實在無銀可挪又將三河尖已買米石按照市價共合制錢五千一百串作銀三千兩交撫營委員知府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袁懷忠解赴壽城交收以資接濟此外凡有可以兼籌之處無不竭力圖維藉可上紓

宸厯除隨時督飭李世忠妥速辦理外所有苗練大隊撤回恐生枝節分別籌辦各緣由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再屢次奉到翁同書

批摺等件均由臣設法妥遞不致遺失現在西路已通似可照常接遞合併陳明謹

奏

密陳苗沛霖現在情形片 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再探聞苗沛霖前在壽南六廬交界之三覺寺與廬逆會話廬逆未能深信先遣數百人送給旗幟衣料偽印等件跟至下蔡以覘其動靜苗沛霖領收後復暗對練衆涕泣謂伊不受偽封俟報仇後赴京請罪並聞其回下蔡後又遣人赴勝保處投遞書函等情雖探報難遽盡信而其心迹誠不可測且向未與李世忠共事近日危不自安疑慮頗多恐非密函所能招致該提督現擬先赴懷遠相機設法能否迅速得手未敢遽定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密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二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奏

籌辦苗練情形相機剿撫摺 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奏為遵

旨籌辦苗練情形現已會商李世忠將上下游布置周妥相機剿撫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苗練尋仇枝節橫生並 臣 籌辦各緣由前經縷細奏聞在案茲於四月初二日奉到

硃批指示周詳並奉寄信

諭旨苗練人數衆多儻致激成事端深恐難於收拾且徐立壯等所招捻衆並未薙髮遽入城中情形亦極跋扈儻能以毒制毒殲除一二較之徒事羈縻似有把握該大臣現令李世忠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往查辦仍當持平辦理使之互釋嫌疑該練結仇已深不遵查辦亦惟有照此次批諭辦理但不可取一時快意致貽後來鉅患該大臣於操縱機宜諒必悉心斟酌朕亦不爲遙制也等因欽此又於四月初三日奉到三月二十二日寄信

諭旨翁同書但知苗沛霖之攻城狂悖而不思徐立壯等之假公濟私招集捻衆爲患將來著該大臣仍遵昨日硃批及寄諭悉心酌度妥速辦理不可因翁同書此奏稍涉游移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廣運

洞燭淵微 臣 跪聆之下欽感莫名現接翁同書三月二十八日來函據稱壽圍雖已鬆勁而九里溝苗練四營糧足壁堅我軍

疊次血戰幾克其巢而苗練大股來援橫踞我營之間又復紮營五座擬以兵練全力攻擊尙未知能否得手並云壽城投誠之衆徐立壯之外孫家泰實主之該撫慮其釀禍費盡心血均驅令出城紮營等語是翁同書亦知徐立壯等招捻之謬先欲藉其力以敵苗旋即不令人城以清內患能否不生枝節亦尙難以預定賈臻已到潁郡 臣 已抄行署撫

諭旨催令迅速接印所有疊次奉到寄

諭均經恭錄密交該署撫初到皖省無所用其迴護必能斟酌妥辦昨據臬司張學醇來稟已與賈臻晤商亦以解釋爲是 臣 諄囑其聯絡西練扼守沙河以保豫省門戶一面整集壽營兵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勇相機辦理西路似可無虞惟據探報苗沛霖糾邀黨衆於旬結粵逆後腐聚下蔡與徐立壯等勢不兩立以今日之情勢論之欲圖收撫苗練非懲辦徐立壯孫家泰不可但操之過急既恐激成他變且恐爲苗練洩忿後苗沛霖是否仍爲我用亦未能確有把握李世忠因上游人心洶洶剿撫尙難著手是以行數十里復折回臨淮與 臣 再四計議總期能守然後能戰亦能戰然後能撫現已收撫沿淮民團其向來未隨苗練者固結其心卽已隨苗練並苗沛霖親信之人亦均設法開導使爲我用散其黨羽潰其腹心爲釜底抽薪之計再行派員前赴苗寨宣示

皇上德威如苗沛霖果能悔悟於報仇後仍隨官軍剿賊卽當
欽遵

硃諭令其攻孫徐以洩忿而官軍坐收其利以期翦一人卽除
一患儻竟逞其狡獪叛逆昭彰我軍處處有備亦可收撫徐立
壯等責令前敵立功以贖前愆而助聲勢總當審時度勢料敵
決策斷不敢快意一時致貽後患也所有遵
旨辦理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遵 旨擬赴徐州防剿摺 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奏爲北路兵單賊衆東省門戶洞開徐宿人心騷動情形岌岌
可危擬卽遵照前奉

諭旨抽帶兵勇赴徐防剿以固北路藩籬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奏請將皖省地方軍務合爲一家責令皖撫妥

辦臣移師徐州與僧格林沁合謀併力先清北捻再圖南征仰
蒙

聖明採納飭臣俟李續宜到任後布置妥協抽兵赴徐當經欽

遵辦理旋因李續宜回援鄂省一時未能到皖而上游團練構

毀枝節橫生致臣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命日久未得抽兵北赴疊聞捻匪出巢東境蹂躪幾徧實覺寢
饋難安現據探報大股雖陸續撤回而黑旗全隊仍在滕縣境
內盤踞東昌教匪武定鹽梟勢俱猖獗莫制僧格林沁南征北
剿應接不暇其如何布置臣亦不得而知現在二麥將熟門戶
洞開外患旣防不勝防內憂亦剿不勝剿徐郡自伊興額陳家
勝陣亡後人心甚爲惶惑聚衆抗官處處有蠢動之勢加以邳
州新起土匪與東境莠民勾結愈裏愈衆西南逆捻復又出巢
襲破宿境之老龍集寨竄踞倉里築圩屯踞而苗練另股盤踞
蒿溝聲言攻撲宿州東關徐宿糧道勢將中斷田在田兵本無
多腹背受敵飛函求援准徐道吳棠徐州府知府汪堯辰無不

以士民危迫之詞請臣迅速前往以定人心臣聞信焦灼不意北路大局之壞一至於此以臣之愚及時前往布置未必遽於疆事有裨但蒙

皇上倚畀之恩凡心力所及斷不敢不統籌兼顧且地方之緩急隨時變遷卽如臨淮爲緊要關鍵者以長淮之險限分南北也前此賊在淮南故以全力守淮可免北竄之憂今捻巢俱在淮北環繞我軍後路苗練各圩均在北岸據守下蔡與廬逆相通若竟旬結北犯卽由下蔡渡淮我軍不能遏也况近日苗練打糧與捻匪若分若合其情叵測更不能不嚴密防範臣此時扼守臨淮只能杜苗練之東窺不能堵捻逆之北竄設或一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朝決裂著著落後臣瞻顧躊躇不能不於萬分棘手之時爲移緩就急之計現在賈臻業已到皖署理巡撫本有辦理軍務之責若以賈臻爲督辦練兵積壽據上游以控制全淮先守後戰必能聯絡遠近互相保衛再以李世忠爲幫辦責令固守臨淮據下游以壯我聲勢該提督前已由滁帶隊三千餘人現續調六七千人卽日到忠義之忱每與臣涕泣而道感激

天恩誓以死力報

國必能保全要津且使其籠絡苗練相機辦理尤爲要著現並函催張學醇迅速來臨與李世忠會同商辦該員資望較淺惟既合地方軍務爲一氣若不假以威權則將領不受節制卽呼

應不能靈通應請一併作爲幫辦以重責成而資聯屬至臨淮原駐水陸兵勇及各處分防現擬共留萬餘人臣卽遵照前奉諭旨抽帶兵勇三四千人進駐徐州會商僧格林沁並東豫徐宿諸軍妥籌布置固結民心分別戰守爲次第廓清之計如苗練就撫固可抽調剿賊卽或決裂知我北路有備亦不致墮其術中矣所有北路軍情緊急臣擬抽兵赴徐並請將皖省軍務責成賈臻李世忠張學醇會商辦理各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

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塔擊西捻獲勝摺 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奏為西捻大股分起東竄官兵屢戰皆捷現仍相機剿撫以靖地方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徐宿人心震動羣盜蠢起奏明酌帶兵勇進駐徐郡整頓聯絡以資控制因臨淮布置未周尚未起程旋據探報西捻糾約藍紅白黑四旗大股賊衆一由宿北夾溝一帶繞過靈璧縣城直趨泗境圖竄清淮一由宿南王家洲一帶徑竄草溝句結該處土匪紀遇濬等屬聚於泗五交界之界溝集四處裹脅日肆鳴張臣得信後派撥副將宋慶管帶勝勇八百星夜前赴泗州會同該處原駐之宣化官兵實力堵禦該副將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四 二十九

行抵界溝賊已扼要屯踞我軍列仗不動相持半日乘賊稍懈直衝重圍抄出賊後泗城得以無虞臣以該逆竄踞要隘必以全力死守若不添派大隊出奇制勝斷難迅掃逆氣隨即會商李世忠派撥總兵張得勝等管帶馬步兵勇一萬人於本月十一日由五河乘夜渡河直抵鄧賢安賊圩四面環攻該逆倉皇抵拒我軍槍礮齊施一擁而上先將鄧賢安賊圩攻破附近紀遇濬圩及丁圩王圩之賊出隊救應被我軍截為數段均各奪路狂奔賊圩同時並破殲斃二千餘人生擒三百五十六名盤踞界溝一股知逆巢已破亦即乘夜竄散其河東一股由青陽鎮朱山一帶東趨臣飛致署漕臣王夢齡飭屬撥兵嚴防復經

沿途團練截殺後路又有臣營大隊聲威甚壯該逆不敢遠出

遂由洋河折回大李集西竄其河西一股竄赴靈泗五毗連之張家集併入張家圩我軍跟蹤追剿臣先又飛飭駐紮固鎮參將于殿甲等帶兵集練前往助剿十六日會合進攻匪衆出拒立時擊退旋由金馬湖一帶來援賊數千排隊接應圩內捻匪亦均出撲經我軍馬步四面抄擊愈戰愈奮賊勢不支紛紛敗退我軍併力追殺一千四百五百人該匪受此大創業經喪膽圩中良民尚多即可分別招撫臣查此股逆捻旬結土匪為數不下兩萬且有馬數千匹駝數十隻勢甚披猖倘剿辦稍遲不特臣營糧道阻隔泗靈二麥必為賊有即清淮一帶亦必再經蹂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四 三十一

躪幸我軍於餉需極絀之時踴躍用命連破賊圩四座分投追剿得以大挫兇鋒保全完善其忍饑糜戰情形實為臣始料所不及所有此次出力員弁兵勇擬由臣先行存記彙案奏請獎勵現在該逆愧於聲威均已遠遁恐不得志於泗靈又將騷擾於徐宿擬俟兵勇撤隊回營後臣將臨淮布置周妥即抽帶勁旅馳赴徐州相機遏截以固北路藩籬所有擊退捻股大獲全勝各緣由理合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壽圍日急請飭迅速察辦摺 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奏為壽州被困日久苗練未退捻匪大至恐變生不測請

旨飭罷署撫賈臻迅速前往相機察辦以免決裂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遵

旨籌辦苗練情形縷晰奏

聞在案拜摺後即專遣委員前往苗寨宣示

皇上德威並因其老寨同事均不以苗沛霖為然飭令酌派數

人前往壽州力勸及早撤退至今尚未回營並據密探苗練所

句廬郡長毛六七百人屯聚下蔡頗懷疑慮大有廢然思返之

意臣與李世忠計議已由該提督密派親信前往離間令其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髮反正收為我用以冀翦除羽翼一面因徐立壯橫踞上游函屬賈臻設法辦理乃連接翁同書來函該前撫於本月初三日交卸因城內士民攀留未能起程而苗沛霖親率大隊復於九里溝築營二十餘座長圍掘濠以困壽軍前敵營盤初八日米糧軍火俱缺立足不住乘夜退回城下被苗練傷亡百餘人多有斷腕割耳縱回者初九日苗練出隊耀兵直抵南門教場東西排列十餘里數約萬人壽軍未與交仗隨即撤退是夜忽有大隊馬步由九里溝直趨城下喧傳徐練援軍該前撫登城瞭望馬約千餘匹步約萬人多係長髮並挾有駱駝十餘隻知係由山東竄回捻匪急令閉城斷橋而爭渡爭門者不可勝計遂

混入百餘人該前撫圍城清查始行逐出偵知此股本係徐立壯句結而來復聞為苗沛霖句通約為內應人言藉藉虛實固不得知而大敵在門隱患在圍情形萬分危急並據另函云稱苗捻均有願撤之信恐皆臣測等語臣接閱愈加焦憤現在臨營兵勇為東北捻匪牽制兼以日久無餉未能派撥前往雖飭署藩司張學醇督練數千嚴防正陽一帶而賈臻接印後未知進紮何處臣已將疊次奉到

諭旨恭錄密交並以壽圍緊急屬令速為解救該署撫如何辦理總未接其來信無從懸揣竊恐壽城被困日久若再苗捻會合為患何可勝言相應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旨飭催賈臻迅由潁郡督帶練勇並調集正陽兵勇前往相機妥辦如可收撫仍以和解為是倘或決裂該署撫到任伊始呼應靈通較之翁同書卸事之員坐困壽城難易大有區別也所有近日壽州情形請飭賈臻迅速前往察辦緣由理合繕摺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營前次派隊在靈境濠城一帶剿匪帶隊之參將許保清與苗營副將苗天慶本係舊識彼此交談被苗天慶強搗之去勸其親見苗沛霖此事自有轉圜頃據許保清稟稱苗沛霖自壽州給伊來信謂報仇後兵練合為一家再圖剿賊屬其靜候面談究竟其意何如尙難臆斷合併陳明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指撥的款摺 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奏為 臣營餉需東省奉文停解此外各省亦均難以指實兵勇急迫萬分軍務無從籌辦懇

天恩飭部再行通盤速議指撥實可速解之款以慰軍心而免決裂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現准戶部咨行議覆清盛奏山東現辦軍務司庫空虛請將各省協餉暫時停解一摺已照所議辦理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欽遵咨會前來 臣知北路軍需緊急東省之自顧不遑係屬實在情形但 臣營駐紮南北之衝兵勇二萬餘人

現值軍情叢雜移營分兵為保全大局之計而所需餉項統計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均無指望兵勇急迫情形不得不為我

皇上縷陳之查 臣營餉需每月樽節支銷至少需銀九萬餘兩上年奉撥閩海關稅銀十萬餘兩至今一載尚未起解 臣前經

函商可否由海道運送亦無信息江西折漕十三萬兩半載有餘亦屢催不解續奉部撥之臨清關稅二萬五千兩時歷數月

僅據咨報起解銀一萬五千兩尚未到營其餘一萬又不知何日方解准北鹽課一萬五千兩據運司喬松年詳覆並無現銀

揚州關稅一萬兩因供江南軍需經薛煥奏請改撥部議另撥江西地丁一萬兩該省距 臣營較遠道路本不通行前撥折漕

尚不遵解此項撥款斷難應急此專餉之無可指望也月協之

款東省向係二萬上年該省於籌濟僧格林沁軍餉案內將皖餉減去一萬兩奏明仍解一萬本年並未解過絲毫今既議准停解更屬無可催提豫省月餉二萬本年僅止解過銀一萬經臣咨函懇求現復報解一萬劃扣捐輸部飯等款實銀僅止六千一百兩零縱使日內趕到不敷兵勇三日之需山西月餉本係撫營軍需經臣奏明以閩海江西餉銀兌抵並准部議飭令提前兩月解銀四萬臣營與壽營均勻撥用前准報解臣營二萬為委員繞道羈遲至今未到其後批一萬仍又逕解撫營陝西之餉亦奉

旨仍解壽州准宿關稅本應月解一萬近因關徵稀少數月一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解為數不過二三千兩何能濟事此月餉之無可指望也從前臣營之兵尙未飢潰者提撥淮北票鹽運赴上游三河尖銷售採辦米糧稍資接濟今因河道梗塞數月之久鹽米不能流通且米價日貴鹽價日低較尋常差至數倍並以西壩滯銷票販裹足亦無餉鹽可提前以近處羅掘已空又向江蘇山陽寶應二縣及山陽在籍紳士丁晏託買米石而又無款可籌署漕督王夢齡深知皖軍窘迫急不能待於漕庫借銀二千兩喬松年亦於運庫借銀四千兩得以買米暫濟目前而挖肉補瘡之計可一而不可再也現在情形日難一日遠顧近望絲毫無可籌畫無論移軍赴徐固無川資可措到徐後又將如何耶况臨淮

軍務亦關緊要責成李世忠等會同妥辦尤不能使之枵腹從事日來將弁之艱難兵勇之急迫有非筆墨所能罄述者若不通盤籌畫指撥有著之款按月勒限協濟軍務無從著手設或一朝潰裂臣身命不足惜特恐捻粵交乘加以潰勇勾結淮南之地非復我

國家有也言念及此不禁憂慮填胸聲淚俱下合無仰懇

天恩飭部通籌全局再行速議派撥實可速解之款以何省何項解歸臣營何省何項解歸安徽撫營何省何項解歸臨營俾令各有著落按月催提以之維繫軍心即所以保全北路兵勇幸甚地方幸甚臣無任戰慄悚惶待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三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命之至所有急切請撥的款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臨營水陸馬步兵勇共係兩萬餘人除酌留分布要隘外擬抽帶六七千人先赴北路俟淮南軍情稍定再行接續抽調步隊以萬人為率並擬函商僧格林沁酌撥馬步二三千名方可力掃賊氛所有馬隊鹽糧係由何處抽調自有原餉可撥其步隊萬人加以軍火製造每月樽節支應總需實銀五萬餘兩於正月間奏明每月於皖餉內提撥淮北票鹽一萬包銷售濟餉而河路能否通行尙無把握合併陳明謹奏

截剿定逆獲勝摺 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七日

奏爲定逆預約西捻希冀北犯經官軍分投截剿屢獲大捷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據探報定遠逆首張落刑意圖出竄並約其胞兄現駐毫境雉河老巢捻首張闖帶領股眾至懷遠以下沿淮一帶接應張落刑回巢北犯當經嚴督淮河上下及鳳陽府縣兩城并水陸諸軍加意防範四月二十日該逆張闖帶領馬步賊匪四五千人已至懷遠之渦河北岸臣一面會商李世忠親督水師將懷遠所泊輕重船二百餘號全數放下一面飭令駐防沫河口之道銜潁州府知府李元忠扼要堵截該逆無船可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三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擴遂騰聚於蚌埠吳昆田圩內外蔓延數十里臣添派參將劉明典黃廷旗管帶礮船會合李元忠併力截剿自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無日不戰無戰不捷轟斃賊匪雖多該逆總無退志旋據南路飛報定逆張落刑屢次出竄均爲沿途團練截回復於二十五日五旗並出直撲鳳陽府縣兩城經記名總兵吳秀等會同兵練槍礮齊施該逆徑趨長淮衛與北捻張闖僅隔一河雖船隻早經撤盡而聲息必已暗通應先將南路剿除則北岸自無希冀隨於二十八日黎明派撥副都統得春克蒙額等選帶馬步精銳三千餘人從山後繞出賊前李世忠先於夜間赴沫河口一面與李元忠籌守營盤一面派令副將蔣立功等

帶領豫勝營勇三千渡過南岸在柳家圩之西南會合進剿該

逆一見我軍猝至排列三仗前來迎拒另以三仗在後策應我軍亦分三路衝之正在接仗間北岸之賊直撲沫河口營盤冀搖南岸軍心經李元忠督隊衝擊斃賊百餘名卽時壓敗克蒙額等專力南向奮勇直前遙見黃旗大纛上書太平天國鼎天福張字樣知係張逆逐一擁而上該逆倉皇撤退而執旗賊匪已爲我軍砍斃賊眾亡命南奔我軍追逐三十餘里賊屍枕藉維時副將蔣得遇等帶領鳳陽府縣兩城兵練偵知我軍得手截賊歸路向南追殺殲斃甚多行至鳳凰山邊該處忽有援賊馬步千餘人自南迎敵驟戰時許賊陣始亂適同知田端書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三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帶隊接應一同追逐該逆向南逃逸又爲沿途團練截殺張落刑僅以身免該逆經此痛創愈不甘心糾集各處捻黨以大捻首蘇添幅率領直趨長淮衛志在拚死渡河會合北犯臣於五月初三日復會商李世忠派撥兵勇以張得勝攻其南知府張汝梅攻其北蔣立功擣其中而以馬隊分隊輔之並於中路預設埋伏佯敗以誘之該逆趕至河邊伏兵齊起兩而兜剿喊殺之聲震動山谷且河中連開萬斤大礮遙見礮子所擊旗幟飛高數丈該逆卽時怯退我軍追逐七八里逆眾散而復聚隔溝相持臣以該逆憤急裹糧志在速戰我軍總以嚴遏淮河不使北渡爲第一要著是以初四日專用水師由李世忠親身督戰

並將大礮更番轟擊賊隊號呼之聲幾如鼎沸人馬交馳煙塵四起我陸軍預伏要隘團練亦沿途兜剿擒斬無算餘衆竄回定城不敢復出我軍卽於初五日會齊水陸進攻北岸連踏賊圩二座斃賊無算初六日復以陸軍屢誘不出迨以大礮直擊該圩該逆力難抵敵狼狽奔逃殲斃淹斃不計其數我軍分路追剿該逆紛向西北退遁大約仍由渦北竄回毫境老巢探聞距懷二十餘里之吳家圩內尙有餘賊藏匿現仍派隊搜剿以期掃除淨盡其懷遠縣官紳民練會同固守亦可保無虞臣查張落刑困守定城早已蓄意出竄此次預約張闖糾集接應志在渡淮而北設竟遂其狡計大局更難收拾幸經臣商令李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三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世忠先將懷遠船隻全數下駛使該逆無從飛渡復經我水陸兵勇於餉需極絀之時踴躍用命力戰旬餘竟能分投擊退迅就肅清俾該逆喪膽亡魂會合無路洵足伸天討而壯軍威所有定逆預約西捻圍竄淮河官兵兜剿疊勝均經擊退各緣由理合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團練構費籌辦情形摺 光緒十一年五月初七日

奏爲遵旨籌辦團練構費一案已將徐立壯孫家泰等分別正法監禁苗練仍未撤退現復派員前往開導以期速就範圍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壽州苗練捻逆同時紛乘請飭賈臻迅速前往察辦並探聞苗沛霖燒毀偽印偽衣尙有轉機各情形分析

奏聞在案臣以該練等結怨已深勢難兩立屢奉

批諭指示周詳自當欽遵妥速辦理幸翁同書雖已交卸爲士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四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民拳留仍在壽城督剿其給臣信函謂城外捻逆均已陸續退竄城內另籌機宜臣當委候選縣丞呂寅衷前往壽州當面稟商辦法嗣據翁同書咨稱四月十五日派委臣營在上游辦事委員知縣姚德賓會同壽州知州任春和不動聲色將已革員外郎銜孫家泰立時鎖拏監禁而徐立壯益覺危不自安率黨三百餘人盤踞城內意存叵測復經翁同書派委總兵尹善廷黃鳴鐸等督帶兵練於二十一日前往寓宅兜拏該犯等膽敢抗拒傷我官兵尹善廷等四面圍擊相持三晝夜斬殺頗多至二十三日始將徐立壯及其胞兄徐立言並餘黨全數捉獲共計一百五十餘人經翁同書逐加研訊分別正法徐立壯兄弟

等亦各供假公濟私句捻滋事等情歷歷如繪當即斬梟示衆城內外民練人等無不同聲稱快據委員呂寅稟報前來並據稟內聲稱苗練曾信致城內謂能照此辦理情願撤退另圖剿賊以贖前愆等語此時積怨已洩其同練之人凡與臣營及豫勝營委員相見者莫不同聲感激極稱斷不敢再有妄爲苗沛霖果能從此改悟仍願殺賊立功自當籲懇

天恩寬其截餉圍城之罪惟現據壽州鳳臺兩州縣初二日來稟苗練未撤城圍仍屬急迫是苗沛霖究竟何意能否力贖前愆臣亦尙難遽信現又派委博崇武再行前往約其老寨辦事之人設法開導令其迅速撤隊立功自效或可免生枝節總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四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苗沛霖人本強橫其練衆亦良莠難齊必須一律就範方不至貽患地方斷非敷衍將就所能含混了結也至孫家泰一犯如何懲辦臣已函屬翁同書就近斟酌並請

旨飭催賈臻迅赴壽州以定人心而資控制則皖北軍務從此可望轉機矣所有拏獲案犯分別正法監禁並設法開導苗練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陳報開導苗練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奏爲苗練藉口尋仇經臣飭委署藩司張學醇前往開導漸就範圍練衆即擬撤退謹先將大概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壽城拏獲徐立壯孫家泰分別正法監禁苗練仍未撤退臣派員前往開導各緣由專摺奏

聞在案旋據記名副都統博崇武自懷遠來稟據該練公局稟稱苗沛霖實無他意但欲於壽州城內設立公局並該州團練悉聽調遣等語臣以壽州係

國家城池設官分治權有攸歸若准其進城設局必將獨立一幟不受地方官箝束殊於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四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國體有關况壽州紳民與該練本有積嫌必不能相安無事後患何可勝言嚴詞拒絕斷不准行並告以苗沛霖如知悔悟仍願剿賊立功自當籲懇

天恩寬其既往若恃其強橫任意要求亦不能再爲寬貸該練知臣識破機關不敢再提而練衆仍聚城外未便任其遷延臣

一面飭催博崇武迅速前往一面飛飭署藩司張學醇趕至壽州妥爲籌辦茲據張學醇稟稱該司接到函札卽由正陽起程於五月十五日先至孫家祠堂面見苗沛霖知所句廬郡長毛業已遣回該練已換官兵旗號當卽勸其撤隊仍復剿賊立功苗沛霖語涉游移要求頗多該司隨卽進城稟明翁同書派委

總兵慶瑞副都統薩薩布一同出城剴切勸諭始據苗沛霖口稱伊所爲過當實係爲勢所迫並非甘心叛逆乞爲辨明心迹卽行撤退並云魯家口所屯捻匪阻塞河道係壽人勾引而來不能退去伊願前往攻打須壽人代爲籌糧等語張學醇等隨又進城稟商翁同書斟酌妥辦並許以前次被殺七人卽將屍骸送還其事粗有頭緒不日卽可撤隊至先經副將苗天慶邀往老寨之參將許保清疊次來稟總言苗練仍願打賊俟見苗沛霖面商一切臣以該參將自老寨來稟恐有未敢盡言之處現已飭令來營面加詢問知苗沛霖左右親信之人均思歸正亟盼事之解釋並云俟解釋後卽懇諭飭苗天慶與許保清同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四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辦淮北團練以資聯絡而嚴防範至苗沛霖之所以未遽撤退者亦自知其所行不義不免因懼生疑臣觀其與同練往來信函自稱待罪其心似覺難安而其性尙難遽馴現又密飭張學醇等開誠布公因勢利導釋其疑慮所求之事可行者推情允之不可行者據理折之上爲

朝廷存體制下爲地方弭禍患察看情形總須俟練衆全數撤回其事方確有把握除隨時督飭妥爲辦理外所有開導苗練粗有頭緒大概情形理合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滁州防兵力解城圍摺
奏爲駐防滁州官兵連次擊賊獲勝力解城圍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將粵捻會合圖竄滁州官軍接仗獲勝情形附片奏

聞在案查滁州逼近寇氛爲賊所必爭之地此次乘李世忠帶隊赴臨糾衆竄撲一圖牽制臨淮一圖奪我要隘雖經副將朱元興等連戰皆捷而該逆紮營東南其意將欲久困我軍臣與李世忠預籌機宜密飭朱元興遵照妥辦四月二十九日該逆馬步齊至城外四面圍紮該副將因連日出隊兵力疲乏遂令堅守不出該逆相持至夜亦未收隊該副將會商參將李昭宸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四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等周歷巡城並派妥勇伏於城外探其動靜三更後該逆於東南明燈執火吶喊攻城該副將等揣度賊情既於東南大張聲勢必於西北另有詭謀一面帶領勁勇至西北二城並令西北守城弁兵伴作懈怠之狀隨探該逆果分隊逕趨西北潛至濠邊搬運門板稻草擇淺填塞該副將等一聞聲息隨卽施放號礮衆皆分段站垛槍礮如雨無懈可擊該逆知我有備撤隊回營仍在數里內盤踞相持二日接到臨淮之信知四月二十八日淮南大捷士氣愈奮賊氣愈餒該副將等於五月初三日挑選精壯計劫賊營該逆因我軍久未出隊並不提防被我軍搶入濠牆火箭噴筒一齊施放該逆驚惶失措紛紛逃竄我軍環

圍擊殺前面賊營二座無一得脫後面三營亦即奔潰統計斃賊一千餘名生擒一百十五名次日偵探餘擒均竄回定來二城而浦六粵逆仍屯沙河口水口適遊擊杜宜魁等帶勇自全椒來援遂於初五日分兵三路往攻該逆列陣迎拒鏖戰數時未分勝負李昭宸等帶兵徑抄賊後該逆前後受敵勢始不支紛紛敗竄我軍分路追殺賊屍滿地餘賊均各竄回舊巢滁城圍解四境肅清等情稟報前來臣查朱元興有謀善戰久為臣所深知此次力守滁州從容布置連戰皆捷挫粵擒萬餘之衆迅解城圍洵足寒賊膽而壯

國威且滁境肅清李世忠得以專心上游尤為目前最要關鍵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四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除傷亡弁勇飭查另辦外所有滁軍擊賊力解城圍各緣由理合繕摺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請添撥馬隊片

咸豐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再現在軍營非馬不能制勝早蒙

聖明洞鑒臣營馬隊除歷次傷亡遣撤及撥赴僧格林沁伊興額軍營外所餘馬隊僅三百餘名近日淮南淮北四面賊氛應接不暇雖仰賴

天威士卒用命長淮未容搶渡兩岸及時掃除而四月二十八日之捷因馬隊過單不能盡力窮追卒令垂斃之賊拚死遁去可否仰懇

天恩將東三省馬隊之在北路者先撥二千名

飭赴皖營以利攻剿再撥定二千名俟臣赴徐有期再行定日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四

四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啟程其綏遠西安等處馬隊不甚得力應請
皇上飭令勿庸湊撥充數徒糜糧餉所有急需馬隊緣由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訓示不勝急切待
命之至謹
奏

端敏公奏議

卷之十五目錄

開導圍壽苗練撤退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苗練壽民相持情形設法籌備摺 咸豐十一年七月初八日

苗練要挾太甚現籌剿辦摺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擊敗王回子岡匪片

收撫丁朝臣片

密陳軍務大局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請嚴催速解欠餉摺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請飭江北籌餉局協撥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目錄

派員勸捐片

進剿苗練摺 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再陳布置剿苗實在情形片

瀝陳患病情形片

請飭皖撫迅速到任摺 咸豐十一年九月初二日

派兵援壽並毀平懷遠賊壘摺 咸豐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陳報三鎮辦理苗練情形片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開導圍壽苗練撤退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奏為圍壽苗練日久未肯全撤復經設法開導議定一律撤退

張學醇博崇武已進壽城辦理善後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開導苗練漸就範圍練衆即可撤退大概情

形專摺奏

聞並聲明苗沛霖自知所為過當其心似覺難安其性尙難遽

馴臣仍飭張學醇等開誠布公因勢利導必須練衆全數撤回

其事方確有把握等情在案拜摺後旋接翁同書來函並抄寄

摺片各稿據稱壽城雖已解圍附城練營撤退而九里溝及東

津渡迤東各營仍未見撤南路亦尙有大隊雖稱俟天晴陸續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撤回究未知其意何居也臣以該練既未全撤能否不生枝節

尙難預定且壽城外道路尙未盡通人心仍不免於惶惑地方

安危所繫不可不熟思審處當復密籌機宜飭令張學醇等妥

速辦理茲據該司等於六月十二日下蔡來稟據稱苗練先以

候翁同書前摺

批回為詞大半尙未薙髮苗沛霖雖知悔悟其手下人衆正言

規勸者固不乏人而危言聳聽藉圖於中取利者亦實繁有徒

經該司等法言異語再四曉諭本擬俟孫家泰解赴臨淮歸案

審辦後該練卽行薙髮將九里溝等處練隊全撤乃於起解之

前一日孫家泰畏罪自盡又復小有波折更有壽城練董數人

假調和爲名往晤苗沛霖私自納款告以壽城空虛長其氣燄此等莠民罪不容誅因其現居苗練營中拏辦諸多棘手而事機幾爲所敗復經張學醇等勸誡兼施苗沛霖茅塞頓開痛哭流涕固執之見現已解釋惟擅殺案內尙有練總蒙時中係愆患起意之人必須查獲審辦方足折服練衆之心張學醇等隨於十三日復進壽城查辦前案該練議定卽日薙髮全行撤退似不至再有反覆適翁同書前奏摺片已奉明降

諭旨將苗沛霖交部議處以示薄懲仍責令剿賊自効以贖前愆仰見

皇上恩威並濟寬其既往卽以勵其將來也臣當卽恭錄行知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該道具有天良自必知感懼惟壽州係淮南重鎮關繫皖北大局現署壽春鎮總兵陝西潼關協副將黃鳴鐸與本城兵練不甚浹洽臣現已飭調來營另候差遣記名副都統博崇武在皖剿匪多年與苗練壽民均稱熟悉臣已檄飭暫署壽春鎮總兵並將壽州防守事宜責成該署鎮督同地方官妥爲辦理藉以安定人心並以鈐制苗練所有近日大概情形理合會同督辦軍務臣李世忠合詞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再督辦軍務臣賈臻遠在潁州道路尙未甚通是以未經會銜合併陳明謹

奏

1665

1667

苗練壽民相持情形設法籌備摺

咸豐十一年七月初八日

奏爲苗練圍壽之際尙未全撤壽民亦添備守具勢仍相持現飭博崇武極力排解並由臣籠絡泗靈懷遠從苗各練均爲我用以孤黨羽而備擊剿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圍壽苗練未肯全撤復經設法開導大概情形具摺奏

聞並聲明必須拏獲擅殺起意之壽城練總蒙時中方能折服衆心等情在案旋據張學醇等稟稱該司會同博崇武進城後傳集十八坊團練查明從前擅殺一案實係蒙時中愆患遂諭令蒙姓族衆將蒙時中緝送到案博崇武帶齊十八坊練總親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赴下蔡與苗沛霖會晤議定城練聽官調度不許苗練城內設局並壽民捐資助糧折錢八千串苗練卽全數撤退其事已大有定局維時壽城由東南鄉買糧千餘石東南各圩練總護送入城至東津渡迤東地方適遇苗練巡哨彼此懷疑接仗互有殺傷苗練退回營內各圩練總亦卽運糧進城而壽城練董前次私自納款者欲假說和爲奇貨斂弄是非往來挑釁以致苗沛霖必欲壽城先助口糧並傳聞苗沛霖作有克復壽城公論愈以激怒人心現在苗練仍紮十里以外未敢進攻壽民嬰城固守亦未迎敵大有相持不下之勢臣已飛飭博崇武極力排解能否卽日釋然尙難預定至苗練西竄一股始因洪河一帶

有土匪攔路搶奪商賈不通苗沛霖派令苗景開苗希年帶練前往原爲疏通河道起見詎景開等爲西路土匪所勾擾及豫省邊境苗沛霖屢次函調而現在何處亦未能深悉聞爲豫省兵練擊敗是否確切尙未接據豫省咨報其屯紮泗靈境內之練係都司丁朝臣管帶該都司善於用兵且識大體臣前在宿州軍營曾加獎許此次派員開導該都司不忘舊恩單騎來見臣開誠布公責以大義該都司感激涕零並云伊雖苗沛霖部衆心實非其所爲如苗沛霖從此反正仍當與之同心剿賊倘別有異謀斷不隨同叛逆語言激切出於至誠臣已因勢利導給予劄飭令隨同副將宋慶辦理滄北一帶團練以拒北捻又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懷遠練總副將銜參將邵徵祥都司汪東海守備傅臨珠等均向隨苗沛霖辦練前因捻匪劉秉乾竄踞李家嘴圩寨相距龍亢不遠爲懷遠切近之災臣酌予子藥飭令帶練來攻邵徵祥等頗爲感奮現擬酌撥官兵二千名前往督率名爲助其剿賊實則收服其心默化潛移使爲我用則苗練之勢自孤總之苗沛霖性本陰鷲臣觀其所爲非不知感知懼而枝節屢生似有不能自主之意此時若遽與決裂則兵連禍結未必能即日掃蕩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冀力挽大局如該練全行撤退自當妥爲駕馭責令剿賊立功倘陽作緩兵之計而陰蓄肆抗之謀臣卽一面潰其腹心一面明白曉諭聲罪致討爲次第掃除之計

除督飭張學醇隨時相機辦理外所有苗練壽民勢仍相持並由臣籠絡各路團練以孤苗勢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李世忠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奏

皇上聖鑒訓示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苗練要挾太甚現籌剿辦摺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奏為圍壽苗練藉口要挾不肯撤退現籌添兵剿辦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苗練壽民相持不下情形縷悉奏

聞並聲明該練如陰蓄異謀臣即一面明白曉諭聲罪致討為

次第掃除之計拜摺後接奉寄

諭昨翁同書奏該練心生悔悟降旨責令剿賊自效乃正陽霍邱盤踞如故輒復分股擾及穎城兼竄豫境其為意圖大舉自無疑義本日已明降諭旨令勝保督辦皖豫剿匪事宜使該練知大兵不日南下有所顧忌稍知斂戢惟山東賊匪未平勝保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尚難分身苗沛霖桀驁性成仍恐迫脅民團肆行竄擾袁甲三專辦皖省軍務責無旁貸著即督飭官軍加意防範倘該練仍行猖獗即相機攻剿等因欽此查此案臣於前次具奏後又加派縣丞李國玠親持函劄赴下蔡向苗沛霖剴切曉諭茲據回稱該練又以黃鳴鐸吉學盛句引土匪進城為詞必欲圍攻壽州其心實不可問並給臣稟函貌似恭順請為具奏以遂其奸謀實則強詞奪理狂悖跋扈之狀溢於紙上非以兵力制之斷不能就我範圍並探悉壽城因苗練要挾無已黃鳴鐸吉學盛皆有自危之心率眾堅守誓不相下邀約南路王舟等練以為犄角接應連日接仗苗練傷亡甚多惟城中諸事地方官不能

作主博崇武等極力調護而壽人不免疑其左袒現與總兵慶

瑞尹善廷等均駐城外營盤其營中兵勇數百名因無餉無食

皆飢苦思潰臣當即趕籌銀兩兼程送往以維軍心而作士氣

並分諭該鎮將及黃鳴鐸吉學盛等內外協力和衷共濟尙未

接據該鎮等稟覆查苗沛霖中懷叵測臣所以屢示優容者原

以孫家泰等均非善類是以允為辦理冀其暫受羈縻以便從

容制伏乃徐立壯孫家泰及主謀之蒙時中或殲除或監斃或

細獻該練仇怨已伸又復以黃鳴鐸為話柄無論所稟黃鳴鐸

各情支離牽扯難以憑信即令許以查參而參辦黃鳴鐸之後

焉知其不另有要挾且壽州兵練之心亦不可使有缺望致令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羣情解體此萬不能包容之實情也但該練人數不下十餘萬濟以搶掠不仰外來糧餉而圩寨林立往往厚集兵力圍攻一寨累月經旬而不能必破恐掃除正不容易况臨淮四面皆賊無一路不須嚴防分布要隘外在營不過萬餘人又皆懸釜待炊何可稍涉孟浪現與李世忠妥商飛調總兵朱元興酌帶隊伍由滁州來臨一面仍與苗沛霖暫作和解俟我兵一齊即迅速進剿使其接應不暇庶不致激生事變臣現已將丁朝臣一股收撫可以使我為我用其龍亢等處之練攻破李家嘴賊營前來報功臣復為具奏請獎該處練眾亦有欣欣向官之意此兩處歸官苗練之勢已去

大半此外沿淮被逼各寨臣與李世忠已暗中收撫並因朱元
興本係壽人可以聯絡壽州東南各團練若淮南再能一律歸
官則苗練雖欲反覆兵練之力均足以制之其西路團練應如
何策應已函囑賈臻安速籌辦矣刻值事出萬難剿撫均不能
立求速效臣惟有殫竭愚誠不敢推諉亦不敢鋪張總期於事
有濟為地方除此巨慙仰副我

皇上恩威並用之至意所有現辦苗練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
軍務臣李世忠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苗沛霖此次遞臣稟函已隨摺封送軍機處
備查合併聲明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一

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擊敗王回子岡匪片 光緒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再定遠擒逆前次竄至長淮衛南岸被我軍擊敗後仍圖併力
北竄適有白旗賊目程二坎李廷燕自桐城敗回遂併股占踞
王回子岡民圩臣接據探報密飭南路練總軍功吳開會訓導
胡際韶設法牽制以孤賊勢茲據吳開會稟稱於六月十四日
派令千總吳奎森外委吳春喜帶領練丁乘夜進攻該逆不知
兵從何至守具未備被脅之眾已將營門大開四面搭板練眾
一闕而進該逆踉蹌奔逃練眾分投截殺斃賊二百餘名該逆
不勝忿恨於二十日全股出隊圍撲吳開會圩寨圩內槍礮齊
施賊不敢近相持至晚賊隊撤動吳開會派出長槍隊三百餘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人奮勇衝突殺賊數十名奪獲馬匹旗械多件賊向西南敗竄
由青龍廠繞回定城臣查練總吳開會係定遠土著處四面賊
氛之地團練擊剿屢著戰功此次奪回王回子岡民圩解散脅
從力挫賊鋒尤屬奮勇有為除批示嘉獎復酌給子藥飭令牽
制賊勢並確探城內賊情相機辦理外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收撫丁朝臣片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再都司丁朝臣向隨苗沛霖辦練臣前次派員開導該都司不
忘舊恩單騎來見臣發給札諭飭令隨同副將宋慶辦理滄北
一帶團練當苗練構釁之初人心惶惑滄北團練倚恃苗勢因
而迫脅搶擄者日多一日自收撫丁朝臣該都司感激奮興從
嚴約束且激勵衆心與捻爲仇近日靈泗境內老營湖官莊一
帶迭有捻股竄擾丁朝臣出隊攻擊擒斬頗多人心逐漸轉移
因勢利導可收實效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密陳軍務大局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奏爲密陳軍務大局實在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自上年秋冬以來捻匪十分猖獗僧格林沁統重兵
南來聲勢頗壯臣以爲當乘此兵力各路會合先清捻患再剿
粵逆是以奏請分兵會合並請以李續宜爲安徽巡撫督辦軍
務合楚皖爲一家合軍務地方爲一手接辦有人臣卽可抽身
北去冀以補僧格林沁之不足或於大局有濟仰蒙
聖明採納嗣以粵逆上犯李續宜不克來皖不得已以賈臻署
理巡撫已與臣布置本意相左適臣又以苗練牽制事與願違
彼時徐宿一軍雖不能進剿尙可自守經臣奏請歸僧格林沁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節制冀其就近聯絡先顧北路藩籬俟臣皖事定局再議北征
亦經奏蒙

俞允在案臣先以僧格林沁初次東來恐於地勢賊情未能盡
悉是以專函迎告累累數千言惟恐不詳不盡又派知府張文
林協領穆克德布齎函前往謁見凡筆墨不能達冀可當面細
陳無非欲同心協力共濟時艱不意伊與額私見未化聞臣差
人前去飛函密告僧格林沁謂臣差去之人均不可靠勿信其
說僧格林沁因有先入之言於張文林穆克德布到營時淡漠
一接並不詢及南北情形使臣耿耿關顧之心付諸流水厥後
僧格林沁果以不諳賊情地勢輕進失利東省門戶從此洞開

合境蹂躪土匪亦乘機肆起甚且蔓延畿輔至今燎原不可撲滅擒匪以東竄爲熟路此往彼來幾無虛日徐宿人心譁然騷動僧格林沁不能兼顧該處軍威遂不可復振刻下不但四面賊蹤往來不絕各處民寨逼而從賊者不可勝計事機一誤乃至如斯臣所爲扼腕太息者也自勝保視師畿南專剿土匪僧格林沁無北顧之憂得力專征近聞屢獲勝仗曹屬漸就清理軍情日有起色但令不再生枝節即可步步爲營相機前進惟聞各旗擒匪分路北去者又絡繹不絕其能否驅令回巢尙未可知查僧格林沁爲人慈祥愷惻勇敢樸誠實不多見惟軍務重大必須謀勇兼備文武交資且行軍之道必須各處聯絡呼

端敏公集

卷十一

奏議卷十一

吸一氣僧格林沁於漢文不甚通暢是以各營籌商軍務均不回信致於各路不通聲息臣處偶有書函來往亦皆略而弗詳孤軍獨峙苦無聲援且奏摺文移往往需人宣解而用人聽言遂不免於受欺此則事機貽誤之由來也徐宿爲南北咽喉近日賊氛之環逼民志之搖動岌岌不可終日臣前因官紳迭次飛函請救先派協領穆克德布參將韓文魁往辦銅蕭團練以定人心旋又派知府張汝梅前往確切查勘以便統籌兼顧該處紳民一見攀留不令張汝梅回營甚至街道跪攔城門看守泣求來營請兵水火望救之殷令人聞之淚下其情形可想而知乃田在田方日以鋪張戰功爲事名爲往來策應實則戰

守俱無布置近與徐州道吳棠意見不合動多掣肘雖田在田文墨未能甚通皆其幕中人所爲而究不能辭其咎也臣現因紳民哀懇未便稍拂人心已飭張汝梅暫留徐州並派參將于殿甲帶隊五百名往供調遣以慰衆望而資鎮撫頃據來稟已與該處官紳商酌擬抽練民勇以輔兵力凡有寨處所錢糧不能完納者卽責令每寨挑選若干名隨時訓練自備口糧無事爲農有事爲兵統計徐屬各寨可得三萬人勤加操演半年之後可成勁旅臨時以官軍領之戰守均有裨益紳民亦極樂從能否卽有成效尙難遽必也至賈臻徒手來皖本不如李續宜有可憑藉臣因其隨勝保軍營數年身歷行間必能曉暢戎機

端敏公集

卷十一

奏議卷十一

而自到皖以來未能由穎前進一步惟屢奏移豫軍來皖以爲得計殊不思從前之賊在皖防皖卽所以防豫近日豫省腹地土匪蠢起移軍入皖豈能聽本省之殘破而不顧且卽以防皖而論亦當以亳太爲衝非穎郡一隅所能遏賊竄路也持論殊欠周到此時惟有就穎郡可指之餉養現有之兵極力振作爲扼重淮穎上流之策無論勝保急切不克南下卽令來皖而既令督辦皖豫萬不能盡豫師於皖致顧此而失彼此不可因難而坐待也賈臻現在如何布置因道途多阻臣亦不得其詳只好就臣營竭力分顧惟帶兵將領可以自成一隊者前有滕家勝張得勝黃開榜張學醇張汝梅數人邇來滕家勝戰歿於山

東黃開榜羈留於高寶張學醇身任地方不能專力帶兵張汝梅又爲徐州截留不肯放行統帶乏人遇事掣肘不得已令臣子編修袁保恆幫同照料而因臣抱恙又不克遠離左右一切爲難情形有不敢盡陳於

君父之前者臣受

恩深重萬不敢稍存畏避之心惟視其力所能爲以期稍酬

高厚倘勝保肅清北路能及時南來臣得稍分重肩仰託

聖主鴻福身體日健則南北兩路惟

皇上所命竭力爲之不敢自惜身命也臣扼守長淮事多牽掣不克分身蒿目時艱夜不成寐心有餘而力不足徒增愧悚凡

奏議卷十五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心思耳目之所及不敢墜於

上聞謹將各處實情縷晰密陳以備

聖明采擇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嚴催速解欠餉摺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奏爲臣營本年已歷七月僅到協餉六萬五千兩近已三月之久絲毫未到兵勇萬分難支籲懇

天恩嚴催速解以定軍心而維大局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於本年四月十九日具奏臣營各省協餉均難

指實請籌撥實可速解之款以資接濟一摺奉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旋經戶部議奏江西應解漕折銀十

三萬兩臨清關稅除報解外尙欠銀一萬兩江西地丁銀一萬

兩淮北鹽課銀一萬五千兩河南欠解月餉十餘萬兩閩海關

應解月餉二十餘萬兩一併嚴催勒限兩個月迅即設法籌解

奏議卷十五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如再遲延卽由部臣按照新章參奏並請

旨將欠解遲延之福州將軍江西巡撫先行交部議處其東省

停解月餉行令山西將停解津防月餉二萬兩按月撥解臣營

接濟以符原額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咨會前來當經臣欽遵分別咨催去後至今三

月有餘臨清關一萬兩本係解存藩庫早經挪用之款今則總

以趕籌爲詞延不報解河南月餉本年已及七月除前兩次解

銀二萬兩外並無續解准北鹽課無銀可提閩海關稅欠解至

二十餘萬兩時逾一年並未撥解昨准慶瑞鈔咨奏稿仍以空

言搪塞江西漕折十三萬兩地丁一萬兩將及一載咨函頻催

竟置不理且道遠路阻催解頗難近日所指望者惟新撥山西月餉二萬兩以爲必可遵

旨速解藉慰飢軍正在懸盼間接據英桂咨稱裁撤津防之款前經遵

旨撥解僧格林沁軍營現在無可籌解是部撥奉

旨之案竟以空文回覆致令兵勇兩萬餘人並無止渴之望無論上年積欠已屬纍纍卽以本年計之二百餘日而不能領二

十日之餉提鹽餘米百計俱窮艱難困苦之狀亦

聖主所不忍聞臣每歷各營與軍士相對流涕而一經派隊攻剿又無不踴躍用命屢戰皆捷臣且喜且憐而終不能以空言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療衆人之飢也目下情形已到萬分爲難相應籲懇

天恩嚴催各省督撫將軍迅速籌解勿再推諉臣惟極力支撐以待接濟能否不致飢潰實未敢信有把握也至各省督撫支

絀亦係實情而畛域未免太分統兵者當時機迫切不得不涕泣上陳屢瀆

聖聽而

上諭部文均置罔聞竟若乞之而不見憐參之而不知懼明知理無可免而希圖空文搪塞往返奏咨已歷數月似此存心延宕不顧大局以後軍務實有不堪設想之勢應如何迅速維持並請

聖明乾斷以重軍務而免決裂臣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請飭江北籌餉局協撥片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再現值

帑項支絀各路軍需均不能專靠部撥必須於本地設法籌畫稍資接濟皖省則疊遭蹂躪遍地瘡痍統計皖南北偶有三二州縣稍可輸將者除津貼楚師外餘俱解歸撫營臣駐軍之地村落成墟往往數十里雞犬不聞經臣多方招徠偶有辦團自守者皆恐救死不贍無論徵收無可指望即捐借亦無從啟口且四面寇氛道途多梗百物之昂貴非法令所能禁止此臣所處較各路為尤難而所歷較各路為尤苦也即如前准王夢齡鈔咨薛煥會同該署漕督並都興阿巴揚阿議設籌餉局奏稿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聲明鎮江每月需銀二十餘萬兩揚州每月需餉十四萬兩除各省協餉及江北丁漕並釐捐雜款外新設籌餉局每年籌銀四百餘萬兩並聞南北兩臺七月之餉均已籌足此江省有為之地與皖北凋敝不同該將軍等籌餉裕軍不知費幾許經營辦理始有成效臣何敢與之比較但江皖相距不遠臣營兵勇與揚鎮兩營數目不相上下而餉項大相懸殊同一喫緊軍情一飢一飽相形見絀倘精銳之勇暗中去皖赴江相率效尤臣空拳徒奮何以禦賊氛而遏北竄况江皖唇齒相依皖軍不能自立則清淮裏下河必不能保江北亦有餉難籌此又理之甚明者也惟各營餉項向有舊章斷不能通暢協撥查江蘇本有

月協臣營餉銀二萬兩由籌餉局撥解上年蘇常失守此款遂停時勢所迫無可如何又淮南鹽課本有月協臣營一萬兩上年於部議准北鹽課全充皖餉案內經臣以江北糧臺正在窘迫幾於無人過問奏明將此款撥歸北臺以顧全局當時即有議臣之過於忠厚者臣以為同係

朝廷軍需自不應有畛域之分是以毅然上陳今江南北軍餉每月二十四五萬兩可望足發而臣營每月協款不及一萬兩萬分難支可否仰懇

天恩救下薛煥王夢齡飭令籌餉局仍照江蘇應協原額每月籌解臣營餉銀二萬兩並飭兩淮鹽運司仍將向來應解臣營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協餉南課一萬兩由運庫按月提解庶皖軍每月或可籌放數日之餉以之安定軍心即以之力挽大局亦與江北有所裨益也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派員勸捐片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再臣本任漕督江北各屬均歸統轄前年奉

命來皖稔知軍需極絀米糧尤為艱窘即經委員在於高寶二州縣勸辦捐米稍資接濟寶應業已竣事現在催辦高郵前已陳明在案本年裏下河一帶秋收豐稔米糧甚多而臣營缺餉情形較往年為尤甚委員前往江北察看如通州如臯泰興泰州東台江都興化鹽城山陽各州縣均以江皖唇齒相依急公報効者頗不乏人臣已札委補用道姚仰雲前赴各屬勸令量捐米糧隨時繳解臣營為敷衍支發之計惟臣營駐紮臨淮寇氛逼近該捐生等水陸周折遠道涉險實與尋常捐輸不同可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二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否仰懇

天恩按捐米例價准臣照軍功請獎以廣招徠而資軍食出自聖主鴻慈謹附片具

奏

進剿苗練摺

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奏為苗練怙惡斷難姑容現擬即日水陸進剿先扼懷遠縣要隘斷苗糧道並遏北竄之路以期一鼓殲除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設法制苗翦其羽翼潰其腹心一切查辦情形先後奏

聞並聲明一俟總兵朱元興到營即水陸並進相機辦理在案臣以苗沛霖包藏禍心圍壽之隊至今未撤並將前竄豫境之苗景開等夥黨調回抽換隊伍層層圍困其意總欲占踞壽城以遂其蠶食之計若不立加痛剿恐煽惑日多西趨北竄於粵捻之外又樹一枝勁敵南北大局更難收拾臣數月以來費盡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心力暗中布置散其黨羽沿淮圩練均為我用其未敢遽然背苗者均係懼其威縱苟且順從我軍必須先據要害示以必勝之勢方可鼓舞人心查懷遠縣地臨渦淮為上下游適中之地苗練設有公局不歸地方調度現聞積糧一萬餘石為苗練後路糧臺且有窺伺東北之意為今之計惟有乘其不備先將懷遠扼守與蒙城團練聯絡一氣斷絕糧道並遏北竄之路一面號召民圩聲罪致討水陸直趨壽州會合夾擊以解城圍並出示曉諭只誅首惡苗沛霖一人其從前隨同辦練剿賊有功曾授官職者果能倒戈殺賊一概免其深究以示我皇上寬大之仁而潛消其反側則苗沛霖勢成孤立雖狡詐多

端不難平定矣除趕催朱元興到臨卽速出隊外所有籌剿苗
練大概情形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李世忠合詞由六百里馳
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再陳布置剿苗實在情形片

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再苗沛霖跋扈悖叛本屬人所共憤臣前次屢示優容者原期
其翻然悔悟仍爲我用且疊奉

諭旨不可激生事變是以一面設法箝制一面極力疏解各處
兵力不足不欲再增強敵也迨撫議就緒前撫臣翁同書具奏
壽州解圍已奉

恩旨不加譴責而苗沛霖仍不肯撤退是其自外生成甘心悖
逆萬不能再事羈縻臣遂決意主剿惟因其人數過衆倘不能
一氣掃除爲害不可勝言誠如

聖諭謀定後戰必須計出萬全是以解散黨與以孤其勢仍外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示牢籠以弛其備然後出其不意剋日進兵可望稍有把握也
壽城黃鳴鐸等激於義憤本屬可嘉如參撤一人於大局有補
原不妨從權辦理若撤去黃鳴鐸而仍不撤隊則不如留之以
繫人心此臣前次所以縷晰奏明不肯出此也博崇武之委署
壽春鎮因其爲苗練所推服欲因之以懈苗練之志而救壽城
之危乃壽人疑其助苗並城外之總兵慶瑞尹善廷等所帶官
軍因其從前曾有撫苗之議亦遂疑其助苗此愚人之見不可
以口舌爭者臣前次奏明城內外未能和衷卽爲此也翁同書
疊次來函極言調停之難近日博崇武慶瑞尹善廷等均以兵
勇無可覓食暫紮壽南雙橋集臣已飭令整備一切候大兵上

駛爲夾擊之計並設法接濟免致饑潰總之大局未定不免枝節叢生訛言四起一經得手則羣疑自息也至賈臻駐穎與臣相隔數百里道路多梗一函往返動經數旬誠恐機宜不能湊拍已疊經諄囑由西路相機東下以備夾攻上游團練應如何整飭鼓舞臣實未能懸揣前經奏明由該署撫專管以收實效張學醇勸諭苗練幾於舌敝唇焦迨見其不可挽回遂於七月初間回營稟請專力剿辦現飭令在靈泗一帶收撫向日從苗各圩已多半欣然歸正此近日布置之實在情形也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奏

歷陳患病情形片 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再臣前因染患腹瀉心熱飲食減少等症具奏請假旋奉七月二十五日

諭旨賞假一月在營調治欽此渥荷

天恩體恤備至感激莫可名言當卽趕緊醫治急盼速痊詎因血氣大虧連日服藥腹瀉漸止飲食稍增而心中煩熱如常往往夜不成寐以致觸動左腿舊疾不惟運掉未能輕靈且舉步時防傾跌醫家謂風溼痰鬱於經絡非剋期所能奏效臣總統皖師正值軍務喫緊斷不敢一日離營且自揣年力尙強但得安心服藥不至竟成沈疴惟現在假期已滿病仍未愈相應籲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懇

天恩再行

賞假一個月仍在營趕爲調治倘託

聖主鴻福得以迅速就痊卽當奏明銷假以重職守而紓

宸廑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請飭皖撫迅速到任摺 咸豐十一年九月初二日

奏為皖省軍務喫緊上游楚師得手賊勢已鬆請

旨飭催本任皖撫剋日來皖聯絡楚豫聲勢共殄逆氛以維大局而遏北竄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奉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寄

諭以賈臻奏請派勝保督辦皖豫軍務外以備捻為名內為制苗之策已明降

諭旨准行復以山東賊匪未平勝保尙難分身仍

飭令臣督飭官軍加意防範仰窺

聖意似以勝保即急切未能南下亦或可以虛聲懾之乃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命已逾兩月勝保行文出示極力鎮壓而該逆跋扈悖叛之勢日益嗚張其非虛聲所能恐嚇已可概見並據探報山東遍地賊氛幾成燎原之勢適接督辦河南團練毛祖熙來函內稱與河南撫臣嚴樹森在太康縣相晤面商一切軍情均稱勝保南來無日即使果來而祇此兵祇此餉顧此失彼斷不能聯皖豫各軍一氣掃蕩此時湖北近省之賊均已擊退楚師將才甚多兵力亦厚李續宜儘可抽身來皖計楚師之在皖者本屬自籌餉項再由三河尖一帶鹽路籌濟二成豫省亦於無可羅掘中竭力協濟二成可期同心合力共圖廓清較之專候勝保來皖於軍務大有裨益囑臣酌量具奏臣以嚴樹森毛祖熙全局通

籌所言深中窺要而未得楚省確耗不敢冒昧上陳頃接官文

飛咨知安慶克復踞賊殲除淨盡並據南路探報確稱舒廬

江以次克復軍威大振現在廬州以上數百里均已一律肅清

卽黃州尙有賊據而逆膽已寒外援斷絕且下游有多隆阿鮑

超曾國荃等截擊之師上游官文胡林翼亦選將督師四面圍

攻堅城克復指日可待且臣前接李續宜來函極稱身羈於鄂

心繫於皖分身無術有負

朝廷畀任之重寢食不安並以皖軍力薄囑臣且保完善之區

俟勢力盛時再圖會合恢復又以皖省利弊諄諄詢問是該撫

公忠體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國之忱溢於楮墨其亟欲赴皖亦情見乎詞非尋常徒託空言

張皇無補者所可同日語也臣查前次奏請

簡放李續宜為安徽巡撫辦理安徽軍務原期聯楚皖為一氣

合軍務地方為一手仰蒙

先帝采納俯如所請方冀皖軍日有起色南北大局可以次第

收拾不料粵逆上竄李續宜回顧鄂省不克入皖臣亦未敢瀆

催不得已奏請以賈臻暫署巡撫並幫辦軍務時勢所迫不得

不變通以圖補救也現苗練猖狂萬難牢籠臣疊次函致賈臻

由西路督師會剿頃接其來信以潁東團練一概從苗一出城

關卽為異域該署撫不能督師東下須俟勝保南來再為擘畫

等語是事機之無從湊合賈臻之無可籌畫均屬實在情形今幸鄂事已鬆安慶及桐舒廬江各城先後克復賊踞安慶已歷九年阻上下之要津梗南北之全局全力抗守卒爲楚師攻拔拾粵各逆聞之氣沮楚師之圖皖者本可乘勝前進李續宜乘此時會或直搗廬州或先駐六安與臣營遙作聲援卽不能徑到壽州而苗沛霖亦當懾於兵威且楚皖之師中無間隔呼應靈動聲勢自增十倍倘得長淮無阻鹽路疏通餉項亦尙易籌况同係以楚餉養楚兵皖豫亦稍爲協濟祇須將帥一轉移間皖楚卽爲一家軍務地方卽歸一手皖省之兵威壯卽豫省之藩籬安勝保亦可專心辦理東省防剿北路可無他虞皖豫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幸亦大局之幸也所有軍情緊要請催撫臣迅速到任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臣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謹

奏

派兵援壽并毀平懷遠賊壘摺 咸豐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奏爲官軍派援壽州進至懷遠已將城外賊壘毀平斬殺淨盡並飭朱元興等帶隊直趨壽州以期力解城圍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壽剿苗練必須先扼懷遠要隘各緣由恭摺奏

聞在案旋據翁同書來函苗沛霖圍壽之際於城外挑挖長濠勢將久困城內米糧缺乏情形危急萬分臣聞信焦灼而臣營將領可以獨當一面臨機制敵者一時實難其選不得已挑選精銳五千人派臣子侍講銜翰林院編修袁保恆統帶前往於九月初十日水陸並進懷遠本無城池上年經苗練會同民練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修築石圩作爲城垣此時先期示諭懷遠公局迎官進城一概不究既往詎苗沛霖死黨張士端等逼脅居民不肯開城並糾衆於渦河口築壘抗拒選數百悍賊守之以阻我兵前進之路屢次遣人開導竟敢開礮抵敵不得不痛加剿洗十二日我軍出隊人人奮勇爭先立將賊壘攻破悍賊斬殺淨盡無一得脫該逆死踞新城我軍水陸環攻連開大礮斃賊不可數計袁保恆以城內負隅扼守不過死黨數人爲之主持其餘多係良民不盡甘心從逆若攻之太急必致拚命固守是以於渦淮兩岸咽喉之地分立營盤先據要害該逆屢次出擾均經擊退斬擒頗多已於十三日紮營三座十四日紮營兩座形勝全爲我有

可奪該逆之氣一面收復附近民圩告以此次出師專誅苗沛霖一人以解壽圍此外概不株連其從前剿賊立功得有官職者亦均照舊各圩練總感激涕零過河北岸均已反正其沿淮各圩先經出示安撫並選派委員親赴各圩勸諭陸續歸正者有三四十圩但苗沛霖尚在壽州城外聞知我軍進發勢必圍攻愈緊袁保恆一軍難以遽赴壽州臨淮爲根本重地四面皆賊亦難再行分隊正深焦慮間據記名總兵朱元興稟報帶隊五千人並副將蔣立功倪文藻等已到五河隨卽連夜催趨已於十五日到臨臣卽令朱元興等將現帶隊伍剋日統帶上駛徑越懷遠直趨石頭埠進解壽圍聲威所布逆賊當已膽寒查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苗沛霖以文生辦練仰蒙

大行皇帝天恩四年之間不次拔擢洵升四川北道記名鹽運使加布政使銜

賞戴花翎並給勇號稍有天良者宜如何恪遵法紀勉圖報効乃與壽州練董構費尋仇不候查辦遽爾稱兵已屬悖謬迨經臣再三開導於徐立壯伏誅孫家泰監斃後怨忿已洩猶復肆意要求圍壽愈急且甘受粵逆僞封逼令練衆蓄髮派黨四出搶擄兇淫殘暴人人切齒今大兵進至懷遠已獲大勝尙不自縛請罪轉違兇橫遺黨抵拒尤屬惑不畏死應請

皇上明降

諭旨將苗沛霖卽行革職拔去花翎革除勇號聲罪致討以正人心而作士氣並請

敕下賈臻迅速派隊由穎上正陽一路會合夾擊共翦巨兇仍飭令李續宜酌帶楚師星速來皖並

飭令官文胡林翼嚴樹森毛昶熙田在田一體兜剿以免紛竄其向被脅從附爲苗黨者仍設法解散不究既往庶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地間矣除由臣督飭諸軍迅速剿辦並分別咨行外所有進紮懷遠要隘並另派官兵赴壽解圍各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再據朱元興面稟六合內應之事急切未能得手李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世忠定於十二日由滁起程計日卽可到臨亦卽督隊繼進合

併聲明謹
奏

陳報三鎮辦理苗練情形片

咸豐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再八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苗沛霖黨與四出兼之北捻西犯穎壽正陽情形均極喫重袁甲三已決意主剿前據奏稱朱元興於八月初旬起程現在計已可到黃鳴鐸正在壽州與苗練開仗即乘此機會助以兵力並會合反正民圩內外夾攻殲除巨醜以免蔓延賈臻所呈黃鳴鐸等壽城戰守節略內開博崇武先傳壽州各董出錢八千串與苗練聯合驅逐孫家泰等家屬出城並傳令三門設局推苗練為主搜括城中兵器存儲四門又張學醇解去之壽城練董蒙時中逼降不屈被苗沛霖絞死各節是博崇武張學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醇辦理苗練專事遷就殊堪痛恨現在壽州人心固結攻剿苗練已經得手豈可仍令博崇武等在彼掣肘以致羣情解體如果該員等袒護苗練辦理不善即著袁甲三李世忠嚴參懲辦並迅催朱元興一軍趕到設法進剿仍須嚴防該匪渡淮北竄毋許貽誤等因欽此查賈臻所奏苗沛霖糾眾接應張落刑一節該逆張落刑困守定城已歷數月其窮極思竄亦在意中惟與苗沛霖素有嫌怨經臣屢飭南路練總設法離間其勢難以會合况定遠逼近臨淮一有動作臣必先知並無回撲壽州渡淮北竄之事賈臻前以此情插羽飛咨到臣並云下蔡已讓粵逆盤踞等語臣以該署撫相距甚遠往往誤聽訛傳作為實事

當經切實咨覆屬其偵探宜勤務求實在並飭各要隘慎密加防矣至苗沛霖跋扈悖叛本屬罪不容誅前此之所以議撫者因其人勢過眾屢年剿賊不為無功苟可駕馭牢籠不妨暫示羈縻徐圖鈐制上年該練構釁之初臣即據實密陳並非一意主撫翁同書亦主此說曾經奏明派人前往壽民亦無異說乃於徐立壯伏誅孫家泰監斃後猶復肆意要求逞其狂悖其勢萬難姑容不得不改撫為剿而壽民身受其害痛入骨髓歸咎於議撫之人此亦人情之常但張學醇本係帶兵之員曾與苗沛霖同時剿賊博崇武前在宿州曾為苗練籌糧為苗沛霖素所信服是以臣專委二人前往勸諭其總兵尹善廷慶瑞參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譚玉龍遊擊鄒學鏞等與苗練往來亦係翁同書派委不能責以通賊也嗣張學醇知撫局難成勢將用武先期折回臨淮稟請剿辦其所拏之練總蒙時中係屬主謀構釁之人無論苗練應撫應剿均須提究張學醇進城查拏蒙時中膽敢拒捕相持一晝夜始據蒙姓族眾細送到案訊認起意擅殺苗練七人致釀大禍等語張學醇解赴臨淮審辦路過下蔡適壽城紳董正與苗練議和可望轉圜是以酌派小隊暫押蒙時中在彼藉與壽城聲息相通迨經臣嚴飭必須提解來營張學醇派員往提而撫局已經決裂是以蒙時中即被苗沛霖處死張學醇曾經通稟並請將苗沛霖查辦有案至博崇武之委署壽春鎮總兵

並非苗練所願臣冀其牽掣不敢攻城曾經札示壽城文武各
 官有案况當議撫之初臣卽再三申諭斷不准苗練於城內設
 局博崇武亦以爲然如果有搜括兵器存儲四門之事何以翁
 同書原奏並未提及亦無一字咨會到臣惟該署鎮甫經進城
 接篆卽與城內紳練意見不合又復懷印出城與慶瑞尹善廷
 同駐城外營盤實難辭咎慶瑞尹善廷管帶兵勇六七百人本
 屬缺餉而城內勇練又不准其進城買食以致飢潰臣已兩次
 撥銀接濟並據該鎮等稟稱禁營於雙橋集經臣批飭收集約
 束一俟大兵前進聽候調遣在案翁同書所謂兵勇之飢潰與
 團練之強橫均係實情實爲持平之論臣前已將城內外之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五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成猜疑不能和衷兩次具奏現在該鎮等遠在壽南中隔苗營
 作何舉動臣未能深知其詳必須俟壽城解圍羣疑盡釋方可
 次第查辦臣斷不肯因三鎮而屈抑壽人亦不肯因壽人而坐
 罪三鎮總期賞一人而人人知勸罰一人而人人知儆以仰副
 皇上鑑空衡平之至意除一切詳細容俟會同賈臻李世忠查
 明另行覆奏外理合將臣所知大概情形先行附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奏議

卷之十六目錄

苗逆攻破壽州我軍回攻懷遠摺 咸豐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陳報苗逆入壽情形片

懷練乞撫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擊剿張逆片

密陳皖省軍務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 月 日

請簡員赴皖督辦防務片

遵 旨體察苗練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

密陳苗逆終難就撫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目錄

克復來安摺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再陳苗練怙惡情形片

克復定遠摺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

密陳苗練叵測情形片

謝頒賞冠袍等件 恩摺 咸豐十一年 月 日

辦理定遠善後事宜並規復廬郡摺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請分防清淮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苗逆攻破壽州我軍回攻懷遠摺 咸豐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奏為援壽官軍行抵壽東與南路約期進剿忽探苗逆句結內應乘雨破城沿淮各圩均懷觀望李世忠回攻懷遠先占下游形勢以圖進取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 臣前將官兵進紮懷遠要隘並另派官兵赴壽解圍各緣由專摺奏

聞在案九月十六七日駐懷之軍復於渦河北岸添築三營與前紮五營相犄角大氣包抄更為嚴密該逆以懷遠為壽州門戶聚集悍黨併力死守我軍儘力圍攻該逆或出或伏總不與我軍對敵十八日我軍誘出賊隊馬步千餘人更番交仗將賊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圍裏奪獲背槍十二桿斃賊二百餘名賊隨敗退入城遊擊銜都司杜祥首先追賊中礮陣亡餘勇亦受傷三十餘人未能搶進逆賊經此懲創亦遂堅伏不出往往乘夜紛擾均經我軍隨時擊敗並開大礮向城圩轟擊連日擊死並屋塌壓死之賊不計其數 臣以懷遠有編修袁保恆力與相持賊勢漸蹙壽州被圍危急亟須救援接翁同書十六日所發來函據稱城內民練聞知援兵在途歡欣鼓舞逆練因回顧下蔡懷遠撤去大半當即飭令副將倪文藻等先帶隊上駛一面飛催李世忠晝夜趨行該提督水陸大隊並新購紅單礮船於二十二日趕到臨淮二十三日督同記名總兵朱元興等連檣直上詎二十七日李

世忠行至壽境之姚家灣地方距城陸路僅止四十餘里忽遇城內逃出難民據稱苗沛霖知我大軍將到故撤城圍以懈城內人心並句結城內奸民乘二十六日風雨於夜間由東南角空心礮臺架進背槍一面先將城上更棚燃火一面縋賊數十人上城齊聲吶喊並放火數處以示恐嚇風雨昏黑之中城內驚慌失措守城兵練均各退散苗練遂於二十七日卯時率隊入城臣聞信之下憂憤填胸髮皆上指當以該逆甫經破城布置未定南路亦尚有團練相持飛致李世忠仍卽相機進剿迅圖復此堅城旋據前敵營務處雲南鹽法道李榮稟稱李世忠以壽城已破賊勢愈張沿淮反正各圩咸懷觀望我軍深入恐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河道淺窄後路阻塞則糧道不通勢成懸軍况苗沛霖死黨麇聚懷遠添調黨與有由懷遠以西龍亢過河乘虛徑撲臨淮之說不得不回顧根本先行攻克懷城以牽賊勢而遏北竄已於臣信未到以前全隊下駛二十九日到懷併力攻城已將城南賊營三座攻毀擒斬四五百人並添築營壘以杜逆賊往來之路一俟懷遠攻克卽行整隊前進臣查李世忠忠義奮發與苗沛霖誓不兩立所籌先攻懷遠再圖進取亦屬目前最要機宜現已飛飭會同袁保恆趕緊圍攻以通兵路而孤賊勢查壽民知援軍已到本可固守以待乃內應變起倉卒援兵相隔一日竟致解救不及總因臣未能先事妥籌咎無可辭應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李世忠係幫辦軍務之員未能先期趕到亦有應得之咎並請

旨交部議處並請

救下賈臻嚴樹森嚴密防禦以固疆圉除壽城失事實任情形及各官下落另行查明具奏外所有援師行抵壽境壽城已破全軍回攻懷遠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江南提督臣李世忠合詞由六百里加緊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臣無任悚懼恐惶待命之至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苗逆入壽情形片

咸豐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再臣繕摺正在封發間適翁同書專委候補直隸州陳之琦齋函來臨囑其面陳一切並帶壽州鳳臺二州縣公稟前來臣查閱稟信並向陳之琦詳細詢問所稱壽州破城情形與臣探報大略相同苗練進城後衙署倉庫監獄均未損傷亦未肆其殺戮且進謁城內各官均婉言請罪尚知顧惜名義並云苗沛霖只求辨明心迹並非叛逆仍願剿賊立功其所屬練眾亦一律難變勝保委員方模勳早經行抵壽城查看一切現仍力為剖白以為招撫之計查苗沛霖起事之初臣已縷晰奏明極力寬宥冀其仍為我用迨見其無可挽回不得不決意剿辦以存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國體而正人心現在苗沛霖欲避叛逆之名懇請投誠果能真心悔罪原不妨權宜辦理翁同書力疾守禦艱苦備嘗此次見事尚可為是以忍死以顧大局惟究竟有無把握來函未經明言詢之該委員亦未能確切指實據云翁同書已擬奏稿即日入

告等語臣已覆令相機妥辦務須操縱在我不致再有反覆臣一面仍攻打懷遠暫緩進兵壽州以觀動靜理合附陳並照錄原函原稟恭呈

御覽伏乞

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懷練乞撫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奏爲懷練被剿情急乞撫仍令李世忠扼紮淮河要隘以觀動靜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援軍行抵壽境壽城已破全軍回攻懷遠並翁同書委員來臨據云苗沛霖並非叛逆仍願剿賊立功各緣由分析奏

聞在案臣以壽城既破苗沛霖不害平民不凌官長是其顧惜名義不敢妄爲而懷遠練衆於官兵送官入城膽敢極力抗拒不特藐視

國法且將苗沛霖悔過之忱幾至無從剖白不得不勸懲兼施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以冀挽回大局隨與臣李世忠往返函商懷遠練情跋扈仍宜示以兵威並因自壽城失事後人心不無搖動李世忠暫將淮南練總金汝霖款留營中責令調練隨剿以資鎮壓十月初三日遊擊康錦文帶領練勇於老西門頭敵紮營袁保恆由東北李世忠由東南以次紮營並進大氣包抄層層圍困城練甚爲驚恐初四日冒雨衝出計奪我軍營盤副將王才秀等各帶隊要擊自辰至酉擒斬頗多初五初六等日記名總兵朱元興等更番進剿連次獲勝該練添調外援均被臣李世忠大隊擊退城內倉皇萬狀屢次乞撫罷兵適接翁同書鈔來奏稿以壽城之事係朱景山等力阻撫局苗練挾忿報復專爲尋仇並非爲

攻城起見苗沛霖並無二心仍願助官剿賊其練衆亦卽一律薙髮已由翁同書具奏籲懇

恩旨矜全自係爲大局起見臣將此意宣示懷遠城內該練等以苗沛霖尙且如此籲懇罷兵愈力情願迎官入城臣與李世忠再三計議始緩圍攻尙未遽允又接據翁同書函稱苗沛霖深以懷遠之事爲慮並云壽州之事業已完竣臣如撤兵苗沛霖亦卽撤隊薙髮一節亦屬易易等語臣查此次派撥隊伍本爲解壽州之圍今翁同書屢次來函云壽事業已完竣苗沛霖並無二心仍願助官剿賊已爲具奏臣如一意主剿兵連禍結恐無已時至懷遠相持亦因該練無端抗拒所致既願迎官入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城則其情非叛逆可知已札飭懷遠縣知縣英俊於十二日進至小街練圩該練總等掃除衙署迎請入城百姓歡呼重睹天日大局粗定仍咨令李世忠力守懷遠附近要隘以疏河道而觀動靜所有懷練被剿情急乞撫並迎官入城各緣由理合會同督辦軍務江南提督臣李世忠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並照錄翁同書原函恭呈

御覽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擊剿張逆片 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再定逆張落刑因踞定城無日不圖北竄前於本年四月間旬結西捻張闖竄至長淮衛蚌埠一帶希冀渡淮經臣與李世忠督率兵勇鏖戰旬餘屢獲大捷該逆僅以身免敗竄回巢近因楚師連克數城軍威大振該逆愈覺膽寒前據探報該逆有乘我懷遠用兵乘間北竄之說臣已嚴密布置該逆果於十月十二日各旗並出馬步約七八千由殷家澗一帶北竄路過鳳陽府縣兩城見我守備嚴密不敢攻城遂由西南繞赴長淮衛搶占柳姓民圩東西蔓延十餘里窺伺河路勢甚猖獗臣先期派委記名道潁州府知府李元忠紮營於沫河口並長淮衛北岸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扼要堵剿旋調袁保恆一軍馳回長淮衛會籌防剿斷不容一人一騎偷渡淮河復添派記名總兵阿克敦管帶水陸兵勇前往轟擊乃該逆狡獪異常我軍過河出隊則先即遁去不與交鋒迨我軍收隊又復回身挑戰連日被兵勇斬擒並礮船轟斃甚多而一河相隔未受大創袁保恆恐其另有句結詭謀迅圖掃蕩於十五日復出隊過河列仗一面趕挑營壘為立足之地該逆以五色旗分五仗來撲我軍選背槍擊之斃賊數十名步賊不敢近前又以馬賊包抄袁保恆親開大礮各水師亦均槍礮齊施賊遂撤退我軍意在搶築營盤未令深追賊之花白旗旋即南去而黑藍黃三旗列三仗於二里外相持至晚我軍營

成收隊賊再來再卻之夜間復三次撲營三卻之斃賊多名賊無計可施遂於遠處鳴鑼齊衆聲言撲營黎明乘霧遁去袁保恆約會李元忠阿克敦分路追擊臣得信後亦立飭臨營馬隊間道馳剿該逆已向西南山路踉蹌奔逃除探明是否回巢抑或屯聚何處另籌剿辦並飭南路兵練一體截擊外所有定逆出竄經官軍擊退緣由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密陳皖省軍務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 月 日

奏為密陳皖省軍務掣肘情形現在剿撫兩難非增兵益餉斷難濟事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用兵之道餉足然後兵精制敵之方能剿然後能撫此一定之理也臣於咸豐九年十一月間奉

命來皖視師維時餉雖不充而江蘇河南山東尚能源源接濟臣得極力布置兵勇亦皆應手四十日內連克臨淮關隘及鳳陽府縣兩城擒首張濬初以撫局圖騙我軍卒至就獲伏誅人稱快並分兵赴援清江擊敗逆捻收復重鎮復撥隊滁全立解兩城之圍正與楚師訂約南北會合冀可以次廓清乃自江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十一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南軍情潰裂東南之餉毫無可指東豫兩省亦復完解不前定遠之役功敗垂成亦缺餉所由致也然其時每月尚有一二批可望藉以敷衍維持本年已歷十月協餉僅七萬經臣疊次呼籲上陳屢奉

嚴旨勒解而各省均置罔聞從前猶賴淮北票鹽可以撥提濟用近因板浦被捻鹽河無水商販裹足久已無鹽可派萬不得已奏請江蘇籌餉局仍復每月二萬兩原額及應歸皖營之南課一萬兩乃已歷數月仍以往返咨商尚未允解臣點金乏術兵勇兩萬何以療饑况餉足之時兵勇時時訓練揀其精壯汰其疲輒然後可成勁旅餉需不足則疲輒者愈多隨汰隨補固

已難期得力其精壯者無餉以濟之豈能常保其精壯在無事

之時尚可於大營附近捕魚樵採藉添生計一朝有事派撥出隊而衣不蔽體食不充饑豈能盡人而責以忠義乎至賊馬動輒數千官兵時虞衝突此交仗時所共見臣初至皖時馬隊尚有千餘兩年以來因喂養無資並分撥他處及歷次遣撤現止

二百人僅有馬七十匹湊合馬勇亦不過百餘匹耳臨淮南北兼顧即無強練肆橫而捻粵紛乘剿辦已屬萬難况苗沛霖以團練起家性情陰鷲挾眾數十萬我藉彼以剿賊彼即藉剿賊以要我如我軍力足以制之尚可望其斂戢今知我軍之情形如此是以肆無忌憚逞所欲為闖入壽州後雖未殺害官長而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十一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城內已設公局城門派人看守假官勢以號召陽為乞撫轉圖陰實希圖佔踞臣非不知其詐特以餉項如此兵勇如此未能制其死命翁同書身在壽城業已代為具奏臣不得不將計就計暫示牢籠姑無論就撫後未必不生枝節也即使助官剿賊彼仍藉團練為名處處設立公局使民練悉歸所部其勢愈張其地愈廣是官軍轉為彼用不復能用彼矣值此剿撫兩難而欲以饑軍剪除亂萌其勢萬萬不能臣所以疊次奏明不敢自言把握也至現在隨剿之豫勝營人數較多既不能籌給餉項又不能優予犒賞即添置器械發給軍火亦俱不能如其所願臣加意鼓舞尚能均為我用而委曲求全必謂呼應靈通亦臣

之所未敢遽信臣受

先皇帝知遇厚恩假以專征重任數年以來殫思竭慮未敢好大喜功鋪張粉飾今皖省之情勢如此若緘默不言敷衍了事臣固有所不敢而貽禍於將來貽譏於後世臣更有所未安如皇上鑒臣之愚不以臣為不肖仍令剿賊務懇

飭撥東三省馬隊二千名月撥實解之餉十萬兩俾臣得藉以展布一年之內不能掃除苗逆廓清淮甸臣願從重治罪以為誤

國糜帑者戒若兵無可撥餉無可籌臣雖肝腦塗地亦與國事何補臣於本年五月間曾經奏明若長令撫此饑軍終恐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無補

國家大局卽此之謂今則又歷半年棘手更甚謹不避斧鉞據

實密陳伏乞

聖明洞鑒訓示臣不勝戰慄恐惶待

命之至謹

奏

請簡員赴皖督辦防務片 咸豐十一年 月 日

再查各路軍營均能制敵者該統兵大臣其才固勝臣十倍其餉之勝臣不僅十倍也如楚師有本省自籌之餉曾國藩有本屬江西之餉楚省亦就近接濟之僧格林沁勝保有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之餉嚴樹森毛昶熙有本省之餉都與阿巴揚阿有江北所籌之餉並各省協餉及本省釐捐卽田在田賈臻亦尙有山東山西陝西之餉雖多寡不同而每月總有可指此部中有案可稽者也獨臣所處之一片焦土既無從自為籌畫又不能乞貸鄰封以致如此掣肘臣以皖事非不可為要必有兵有餉方可力圖掃蕩儻此時無可籌撥徒託空言仍屬於事無補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查勝保李續宜各有重兵各有應得之餉且為苗沛霖素所憚服臣現接李續宜九月初一日來信據稱欽奉

諭旨暫署鄂撫擬卽進省並云現在皖事較難於鄂將必薦人

自代親自督師入皖於心乃安苗練如能就撫固佳否亦無足

為慮等語是該撫無日不以皖為念並不以苗事為棘手楚師

掃除皖寇勢成破竹辦理必有把握至勝保係因苗練之事於

六月間奉

命來皖早經出示曉諭派員來皖查看苗練亦早知而候之事

機至此臣智力俱竭愧憾無地應仍請

皇上於該二員中

特派一員

飭令星速來皖督辦力圖補救似較臣徒奮空拳高出萬萬也

况臣以病軀從戎本恐精神或有未周且臣母現年八十五歲

上年渥荷

天恩賜壽

賞賚優加臣世受

國恩萬不敢遽請歸養而風燭之勢刻刻懸心中原大局伏願

我

皇上及早圖之謹附片密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遵 旨體察苗練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

奏為遵

旨體察苗練情形先行密錄明發

恩旨派員前往察看如果真心歸正再將

原旨繳回發鈔一面仍嚴密布置以杜反覆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奏苗練攻破壽州仍請就撫等情欽奉十月十

一日寄信

諭旨如苗練尙係真心求撫則值此皖豫多事之秋不妨暫事

羈縻從權辦理倘必不可撫即著據實具奏毋稍遷就等因欽

此又奉十月十七日寄信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諭旨苗練反覆理宜主剿惟據翁同書代為乞請情詞懇切不

得已姑從所請發去明發諭旨一道交袁甲三收存務須熟察

苗練如果真心歸正即令立功自贖然後再將此旨宣示等因

欽此伏念臣忝統皖師除暴安良是其專責此事應剿應撫本

有一定之理但苗沛霖既不以叛逆自居而其衆又不肯遽行

薙髮惟以恭候

諭旨為詞翁同書

批摺已回若

諭旨祕而不宣必更增其疑慮有所藉口則大局登時決裂若

遽行宣布設該練陽奉陰違另生枝節亦於政體有傷臣正在

熟籌間適懷遠練總副將邵徵祥亦爲苗練乞撫而來該副將向知大義雖未能與苗拒絕亦尙不爲苗用據云此次

諭旨實爲苗練向背之緊要關鍵臣不得不暫假權宜一面密寄翁同書酌籌妥辦一面恭錄一分交邵徵祥帶赴壽州並與署壽春鎮總兵博崇武等妥爲計議如苗沛霖真心歸正飭令練衆薙髮卽宣示

諭旨責令立功自贖昨接翁同書十月十六日來信該前撫已出壽城移紮壽南二十里之雙橋集營盤與總兵慶瑞尹善廷等同駐操縱已可自由並稱卽擬啟程北上臣已函商該前撫如可取道臨淮尙可會商一切現在撫局未定臣仍飭令李世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忠袁保恆分紮蚌埠長淮衛扼定要津以杜反覆一面收撫附近民圩換給官督民團旗幟以分順逆而定人心至彭玉麟現在何處李續宜能否撥兵臣已兩次專差函商而道途多梗往返必須數旬聲息尙難相通臣惟就智力所能及先行相機籌辦以期靖地方而存

國體所有派員往壽察看苗練情形酌籌辦理緣由理合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密陳苗逆終難就撫片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

再查苗沛霖多行不義其悖逆跋扈情形難以枚舉卽如此次攻破壽州後仍欲乞撫從官而以恭候

諭旨爲名不令練衆薙髮是其存心叵測已可概見論理必應剿辦但以今日之情勢論之彼衆我寡彼飽我饑兵連禍結實無制勝之方不得不暫事羈縻以待楚師之會合而楚師現抵何處能否分撥前來臣總未得確信難以臆斷曠日持久誠如聖諭害且日深此臣不得已而請兵請餉之苦衷也且臣之兵單餉絀力不足以制敵疊經奏蒙

聖鑒此時若不據實再陳冒昧貪功尙有他虞臣身命不足惜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奈

國事何耶臣受

先皇帝高厚天恩畀以專征重任撫順剿逆責無旁貸斷不敢依違兩可稍存推諉且剿與撫本屬相因未有不能剿而遽能撫者此又理之甚明也前此李世忠懷遠之撤並非臣之本意該提督受

國厚恩其心原屬無他但於用兵進退之間往往審度未能詳慎此更臣不能明言之苦衷也天下事有見到而未能做到者多因掣肘之故此臣前摺所以不敢遽言把握而謂痛心疾首自愧無能者也總之苗沛霖性情陰鷲且深知臣營窺迫情形

斷難安心就撫現雖暫時議撫勢必終歸於剿苟不致十分決裂臣仍當委曲求全俟楚師會合有期再伸天討臣管見所及不敢不瀝陳於君父之前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謹附片密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克復來安摺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奏爲來安捻粵二逆交集縣城內外經我軍迎剿紮營環攻連戰皆捷克復城池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聞定遠逆捻有調來安賊隊同竄之信當即飛致臣李世忠轉飭滁全將弁相機襲取來安附片具奏在案茲於十一月十一日准臣李世忠咨呈前經密令防守滁全之副將李昭宸王茂元參將杜宜魁遊擊李顯爵陳元發周長福王廷瑞袁興旺遊擊銜都司徐耀山施照元千總李顯安薛有明等及駐防津泥之花翎遊擊銜都司馬超宏各整隊伍約期並進以冀迅復來安堅城旋據李昭宸等稟報十月二十二日探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聞來安捻匪將欲出竄句通粵逆僞康天燕來城接守並搬運六合江浦米糧以爲久踞之計遂於二十三日拔隊起程二十四日馳抵該縣詎捻匪尙未全竄粵逆前隊先已入城後隊亦離城不遠該員等會商以續來之賊不先擊退則人米愈聚愈多更難著手遂即督隊分兩路扼紮嚴兵以待未幾後賊果至我軍出其不意左右包抄逆勢不支紛紛驚潰殺賊三百餘名生擒七十餘名各營直逼城下連夜督飭於來安東西北三門分築營壘五座二十五日賊屢次來撲均經我軍擊退二十六日辰刻粵捻齊出南門不下萬人分爲兩股粵逆撲我東門營盤捻逆撲我西門營盤勢甚兇猛李昭宸等密飭東門守營將

弁勿許出戰而令北門營盤分隊繞至西門掩襲逆捻之後當西營將弁與捻逆數千人相持鏖戰時北營將弁督勇趕繞賊後賊殺震天我軍勇氣倍加腹背夾攻斃賊千餘捻逆驚惶失措不敢回城敗向沙河集珠龍橋一帶奪路狂奔其時出城攻我東營之賊直撲濠邊勢如潮湧迨我西北兩營之隊乘勝遞至始各鼠竄入城我軍分投截殺約又斃賊六七百名生擒一百餘名二十七日忽據探報六合江浦天長之賊麕聚來援李昭宸等各分帶隊伍向前迎剿杜宜魁馬超宏徐耀山施照元攔頭截擊槍斃騎馬紅衣賊目數人李顯爵指揮士卒奮勇衝入賊陣散亂斃其黃冠賊目一名賊眾呼號痛哭相率回竄我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軍乘勢壓下斃賊七八百名生擒六十餘名自相踐踏而死者尤多餘賊奔向江浦六合天長而去二十八日城賊伏匿不出是夜瞭見城上防守稍懈李顯爵王茂元杜宜魁陳元發均願帶隊爬城李昭宸遂飭東北二營各勇手執燈籠火把佯作攻城之狀暗伏敢死之士於西門城外城賊見東北喫緊羣相趨救西南漸漸人少我軍卽於是夜丑刻梟過城濠將雲梯安置西南兩隅李顯爵奮不顧身首先登城杜宜魁王茂元陳元發各率健勇分門而上齊聲吶喊將守陣賊逆悉數殲除砍開西門放下吊橋伏軍一擁而進殺至東門復將城門搶開於是三營將弁爭先入城賊始猶抵死巷戰繼見我軍人衆多無心戀

戰奪開南門遁去追殺二十餘里賊屍遍野來安縣城登時克復又在城內搜殺餘匪靡有遺類是役也統計先後殺賊三四千名生擒五六百名據生擒賊供內有偽丞相總制將軍指揮等三十餘名均經殲斃現已飛飭派隊固守城池其餘隊伍仍各撤回分守滁全津泥等處臣查來安距滁僅四十里又與全椒相爲犄角設被粵逆久踞不惟滁全無安枕之日該逆將南通浦六東接天長西北又結連定遠廬州一氣相通剿辦更覺費手今幸仰賴

天威將士用命數日之間立將堅城克復洵足伸

撻伐而寒賊膽所有來安克復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江南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提督臣李世忠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陳苗練怙惡情形片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再苗練恃衆怙惡本屬法所難容臣所以暫事羈縻者實緣兵力餉力均不足以制之不得不曲予姑容以待楚師之會合是以於前次奉到

恩旨後卽經恭錄密旨交副將邵徵祥帶赴壽州查看苗沛霖能否真心反正相機辦理茲據邵徵祥稟稱苗沛霖雖自云悔過而心中尙有疑慮須臣營再遣一大員前往始可定局轉圜等語並據署壽春鎮總兵博崇武會同總兵慶瑞尹善廷來稟亦如邵徵祥之措詞而於臣疊次嚴札飭令與苗沛霖詳細妥議壽州不准設立公局淮河一律通商正陽三河尖關卡均歸

編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六 二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官辦等事一概未提臣現復飛飭該員等迅速定議而苗沛霖能否就我範圍實難預定且聞苗沛霖邀衆會話深以前次革職爲恨至今練衆尙未一律薙髮此次張落刑傾巢出竄臣先於聞信後密飭邵徵祥傳諭苗沛霖如讓張逆渡淮則心迹難再表白如能誘擒張逆來獻卽係誠心剿賊必當奏懇恩施現據探報隨從張落刑之老弱婦女均由壽州附近之姚家灣石頭埠等處渡河張逆仍率衆盤踞淮南壽境之馬廠一帶是否苗沛霖留之以圖牽制官軍尙無確信而苗練之未能帖然歸順已可概見前撫臣翁同書交卸已逾半年兼以久病未愈無兵無餉諸事均難措手且現駐苗練境內更恐該練或

有挾而求反增掣肘前奉寄

諭飭令翁同書設法赴霍六約會楚師其勢萬做不到臣現已諄催該前撫迅速就道遵

旨回京並由臣密派大員由間道馳赴六安迎探楚師約會夾擊其蚌埠長淮衛一帶亦均慎密加防所有前奉明發

諭旨一道理合恭繳應請毋庸發鈔容臣隨時察看情形再行奏明辦理謹附片具

奏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六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克復定遠摺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

奏爲官軍密約內應克復定遠縣城分別剿撫地方一律肅清
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定遠機有可乘派遊擊張景春馳赴南路約
會團練句串內應期於迅克定城各緣由業經奏

聞在案當又函商李世忠加派守備胡占魁前往探詢旋據張
景春等回稱十一月十八日由間道至定南練總守備吳開會
圩復與吳開會赴廬境青龍廠把總褚開泰圩內詢知從前粵
逆攻陷廬郡附近居民均被迫脅內有吳殿元吳永璧本係良
民不得已而受賊僞職常與良民暗通信息屢欲投官苦於四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面賊氛難以自拔當定逆張落刑出竄時粵逆偽玲天福高意
成於前一日入城接守吳殿元等察知有機可乘一面帶衆進
城佯爲助守一面密致褚開泰飛稟到臣約期進攻願爲內應
臣素知吳殿元等並非甘心從賊是以親錄手諭一道派令張
景春胡占魁馳往與褚開泰等將吳殿元吳永璧招至該圩當
面開導吳殿元等感激涕零願効死力約定日期旋復潛入定
城張景春趕回報信當飭臣子編修袁保恆由長淮衛回營面
授機宜會同總兵張得勝統帶馬步兵勇三千人李世忠亦派
守備李不倬等管帶千餘人冒雪前往並飛調記名副都統克
蒙額善慶記名道張汝梅由北路趕回策應二十三日未刻我

軍行抵距定三十里之婁王楊各圩調集附近團練銜枚疾走

於三更後直抵城下該逆以時當雪夜毫無準備我軍開放號
礮兵練齊聲吶喊聲震山谷該逆正在糾衆守禦吳殿元等乘
勢恐嚇告以官兵連營四十里聲勢浩大萬難抵敵高意成亦
卽情願納款而倉卒之間各股頭目未經遍傳我軍見東門火
起知係內應舉發當卽飛飭南路各圩預備截殺一面直趨東
關奮力攻擊忽聞城上有人喊稱官兵業已進城守城之賊紛
紛逃竄東門大開我兵乘勝擁入高意成首先出城其所帶老
長毛猶有巷戰力拒者均被殺斃餘賊盡向南門竄去又經南
路張橋集江家巷各民圩沿途攔殺數十里屍橫遍野殘敗無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幾奔赴梁園店埠向廬郡而去定遠縣城遂於二十四日卯刻
克復袁保恆等入城安撫查點城外所獲槍礮一百二十餘件
城內城上數千斤及數百斤大礮並各樣槍礮共四百三十餘
件該逆已將城隍加培益覺寬厚更棚望樓色色齊備其滾木
撞石密布如鱗據生擒三十餘賊供稱該逆計將久踞以固廬
郡門戶四眼狗陳玉成約定天色晴明卽派大隊送糧酌量留
守吳殿元等備悉賊情是以迅速舉事並臨時恐嚇高意成一
併投誠當經袁保恆許以獎勵並令暫緩雜髮仍回南路串通
各圩於廬郡相機行事次日克蒙額等馬隊馳至卽赴南路巡
哨焚燬賊卡三處直抵廬郡之八斗嶺而回地方一律肅清狗

逆護廬之賊距定城已在七八十里之外此官軍密約內應雪夜攻拔定城之實在情形也臣查定遠爲九省通衢自粵捻竄踞以來南北聲息不通已歷三年臣上年於攻克鳳陽後派隊進剿自四月至八月大小數百仗斬擒甚衆業已四面合圍水洩不通且夕可下旋因狗逆率十餘萬衆分路來援以致功棄垂成臣每一念及不勝憤恨前聞張落刑西竄立派馬隊追剿以冀復我堅城乃已爲粵逆所踞恐曠日持久布置一定則與廬巢爲犄角剿辦更覺費手今幸吳殿元等被脅不甘逼爲內應我軍於風雪嚴寒之中不避艱苦糾約團練乘夜趕到四路環逼立將堅城克復此皆仰賴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聖主威福將士用命從此可冀會合楚師共圖掃蕩實爲皖北軍務一大轉機除統帶兵勇侍講銜翰林院編修袁保恆係屬臣子雖遵照上年

硃批不敢引嫌勿錄而世受

國恩冒竊衝鋒皆係分所當爲斷不敢仰邀議敘外其餘在事出力之文武員弁兵勇團練人等可否准臣擇尤保奏以昭激勸出自

皇上鴻施所有克復定遠縣城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江南提督臣李世忠合詞由六百里加緊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再據吳永璧稟稱高意成未回廬郡現至護城集民

圩仍與吳永璧兄弟等糾合各練欲於廬郡舉事惟該逆首係臨時納款是否真心投誠尙難豫定臣已飭令袁保恆隨時酌辦合併聲明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密陳苗練回測情形片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

再苗練之事經臣豐飭總兵博崇武等詳細妥議稟覆並派懷遠練總副將邵徵祥前往查看各緣由均經陳明在案茲三鎮等會同邵徵祥及勝保委員方模勳來臨面稟據云苗沛霖實無叛志但危不自安游移無定經該員等反覆開導翁同書路過下蔡亦正言切責苗沛霖始云先將淮南壽州正陽一帶各民練卽行薙髮其淮北各圩距捻較近恐薙髮後捻匪來攻懇仍暫緩等語查該練是否真心悔禍總以曾否薙髮爲斷且一經薙髮卽與粵捻兩逆不能合夥是以此時辦法總令其練衆薙髮以爲解散之計而苗沛霖所云淮南先行薙髮一層有無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翻悔尙未可定臣已嚴飭博崇武邵徵祥方模勳再行前往查驗如該練已經薙髮卽可因勢利導使之漸就範圍其壽州懷遠城內不准設立公局及關卡仍復舊制等事再行次第辦理惟苗沛霖性情陰鷲前次張落刑出竄之初臣卽剴切傳諭令其誘擒張逆以明心迹責之以大義復許之以重賞乃張逆竟於壽州附近之石頭埠姚家灣一帶率衆渡淮其爲苗沛霖之備船接護毫無疑義該練復揚言於衆謂張逆之衆皆思回家歸正若不令渡河恐別生枝節是其中心叵測更屬顯而易見臣惟有相機操縱暫爲敷衍現在定城已復臣前派副將徐鶴至楚師軍營密商一切容俟接到新撫臣彭玉麟等復函如何

兩軍會合共除巨惡則辦理方有把握也理合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謝頒賞冠袍等件

恩摺

咸豐十一年 月 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臨淮軍次承准恭理喪儀王大臣咨開本年十月二十日

頒賞漕運總督袁甲三

遺念冠一頂青胘皮袍一件表一件玉搬指一件等因並由驛

齋遞到營臣當即恭設香案祇領叩頭伏地涕零不能自已伏

念

先皇帝端冕臨朝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六

三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垂裳聽政

表正八方協璣衡而定時成歲

指揮萬國集共球而握珍闡符茲以

弓劍高騰

鼎湖仰泣復蒙我

皇上永錫孝思

優頒

遺念臣自顧何人膺茲異數憶昔年

賜衣

賜食類拜

上方之珍痛今日如見如聞猶承

法物之錫溯

帝德之生成涓埃未效思

天容之陟降哀慕彌深除虔誠供奉永遠瞻依外尤願

聖天子繼繼繩繩時懷迪惟

前光之義合臣庶樂樂利利長頌於戲不忘之詩所有微臣感

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附驛呈遞伏乞

聖鑒謹

奏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六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辦理定遠善後事宜并規復廬郡摺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奏爲定遠善後事宜辦理已有頭緒亟圖聯絡楚師規復廬郡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自定遠縣城克復楚皖兩軍聲息漸通亟宜乘勢進攻爲肅清江北之計奈粵逆四眼狗踞守廬州四面分布賊黨以圖抗拒定城初復必先嚴密布置無懈可乘乃能絕其窺伺並一面收撫南路圩練然後會合楚師兩面夾擊方可制其死命當經飭令袁保恆等悉心籌辦現留副將蔣得遇遊擊張景春各帶所部共一千五百餘人駐防定城復於西南西北兩路團練擇其醇良者挑選精壯練丁一千餘名發給口糧協同固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守於城上添修更柵安設槍礮並廣積糧草以資守戰復於城外山水回繞之處築堰停蓄俾令環抱三面可阻人馬以設重險其四鄉民練東路民氣柔弱逃亡殆盡西南北三路風俗强悍築圩自守而未能一律純正東南爲廬巢通定要道民練向多渙散現各選派公正紳董使各圩聯絡聲勢以扼逆賊來路並傳集練總剴切曉諭不得再有尋讎互鬪及攔路搶劫等事一律歸官約束復加委前署定遠縣知縣沈鏞幫辦定合團練以聯聲氣其東至滁來北達臨淮縱廣二三百里人少地荒亦卽設法招集墾種以蘇民困而儲軍食至前次內應克城之吳永璧吳殿元人極明白向與褚開泰吳開會等練極相聯屬且

均爲一鄉之望前經飭令來營面授機宜一面整備守禦一面密諭本地僞官及狗逆黨衆早日歸順並發給投誠免死告示使妥爲解散現據先後稟報狗逆屢挫之後人心離散復經多方開導由定退回梁園之玲天福高意成坐守店埠之僞軍帥童邦杰均已輸款約定官軍一到卽倒戈殺賊並稟稱狗逆統下之涵天義羅姓稽天義曾姓材天安黃姓叨天福蕭姓平日常於無意中吐露真言均思自拔現經密差勸諭翻然來歸暗中均有要約其近城各練被擾不堪亦皆思奮力助剿人心鼓舞廬郡機有可乘惟臣營兵力本單不敢貪功前進致上游或有疎失前次派赴六安之副將徐鵬頃已回營稟稱記名道蔣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凝學提督銜總兵成大吉蕭慶衍現駐六霍水陸布置尙未周密安未能直抵壽州荊州將軍多隆阿前隊距廬州數十里雖屢獲勝仗尙須步步爲營未能遽至廬城狗逆大隊前由青龍廠竄至獨山派河等處現又退回廬城西北數十里游奕未知所向現與多隆阿將凝學等往返函商俟會國藩李續宜彭玉麟等定見約期卽南北會合大氣包舉可期確有把握總之臣營四面受敵萬不敢一處疎虞而勢有可乘亦不敢坐失事機站穩一步再圖前進一步俟兵勢漸合餉項稍集當可勁氣直達也所有現辦情形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分防清淮片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再靈璧縣所屬之固鎮本屬北路衝途與宿懷鳳泗境地毗連濱臨滄河三面皆水為臣營後路最要之區十一月二十七日西捻馬步四五千竄至固鎮一帶經記名副都統克蒙額善慶記名道張汝梅總兵張得勝等擊敗斃賊三百餘名該逆復於北岸添築賊營意在與我久持十二日克蒙額善慶帶領馬隊渡河賊出馬步二千餘人分兩路包抄復經善慶張得勝等併力攻擊賊敗回圩訊據生擒賊供捻首任柱之弟是日槍斃並云該捻首等意在清淮恐被官軍截擊是以此死力相持而以另股馬步由靈璧縣之虞姬墓一帶東竄等語臣現已飛飭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六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該將領等渡滄紮營立定根腳以便日夜攻擊惟臣營兵勇祇有此數不能移師遠征該逆如果另股東竄則睢宿一帶處處空虛除由臣分別咨行各路嚴密防剿外相應請

旨敕下署漕運總督迅派勁旅前赴桃源一帶擇要紮營以固清淮門戶並請

飭令僧格林沁田在田派撥馬隊由北路確探進剿以牽賊勢而免竄突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端敏公奏議

卷之十七目錄

謝子保恆應升缺出開列在前

恩摺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遵查狗逆踞廬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請催山陝等省解餉片

覆陳布置各路防剿情形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皖省軍務實在情形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密陳苗練致叛始末片

進搗橋林烏江賊營獲勝摺

同治元年正月十九日

現在籌辦苗練情形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目錄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請將余安定等正法片

調撥官軍夾攻廬郡摺

同治元年二月初六日

進規廬郡奪回要隘摺

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

南北西三路軍情籌商進剿摺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七日

謝子保恆應升缺出開列在前

恩摺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奏克復定遠縣城一摺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內閣奉

上諭翰林院編修袁保恆遇有翰詹衙門應升缺出開列在前

等因欽此聞

命自天負慚無地當率臣子編修袁保恆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伏念臣忝操戎政愧乏義方臣子袁保恆自授職編修

後咸豐三年即隨侍臣營歷承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寵命加侍講銜

賞花翎錫勇號並荷

丹毫嘉獎許以奮勇衝鋒甚屬可嘉書生奇遇

恩榮已極迨咸豐九年隨臣赴都方入趨夫芸館旋分校於棘

闡仰叨

高厚之施更乏涓埃之報咸豐十年二月欽奉

恩旨發往安徽軍營交臣差遣委用仰蒙

召對訓誨周詳合兩世而承

雨露冀以分臣之勞借三軍以掃塵氛亦以補臣之過復奉

殊諭飭令實敘勞績不必引嫌每當冒鏑衝鋒藉資歷練何敢

片長小效遽沐

寵榮乃邀

異數而

恩出自上遇升階而開列在前仰賴

天威幸成功於雪夜渥承

帝眷待晉秩於冰銜臣惟有督飭臣子時切澄清益加奮勉竭

犬馬之愚忱不遺心力掃欃槍之殘寇仰答

生成所有微臣父子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附驛呈遞伏乞

聖鑒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一七

奏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遵查狗逆踞廬情形摺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奏為遵

旨查明粵逆陳玉成現仍屯踞廬境並無賊衆二十餘萬亦無

連營七十餘座謹將探實賊情及現在辦理緣由恭摺覆陳仰

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

十四日奉

上諭賈臻奏巨捻回竄大股粵逆意圖夾淮北擾請飭勝保南

下各摺片粵逆陳玉成前據馮子材等奏稱在鎮江白兔地方

屯踞何以此次賈臻奏稱該逆又在廬州且在廬定聚衆二十

端敏公集 奏議卷一七

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餘萬連營七十餘座袁甲三等從未奏及卽賈臻前次亦無一

字馳報如有此等大股賊匪豈可任其四竄著袁甲三商同彭

玉麟仍遵前旨迅卽繞由潁郡進剿以杜北竄原摺片著鈔給

閱看等因欽此粵逆陳玉成卽四眼狗偽封英王為粵逆中最

悍之賊前據探報該逆自楚北敗回逃至廬郡境內收集殘潰

不滿兩萬擾害青龍廠附近地方經該處練總緒開泰等屢次

截剿獲勝稟報有案現在廬境與店埠梁園踞賊及駐守廬郡

之偽佐將功天安陳德才均有猜嫌且因定遠克復恐官軍南

北進剿立足不住曾派偽職梁姓往壽會合苗沛霖圖竄河南

並據上游探報苗沛霖助給該逆米糧九百餘石已由正陽之

八里埭渡淮向潁郡一帶竄逸臣前以捻粵恐將西竄早經函致河南撫臣嚴樹森該撫亦曾以分竄陳州光固爲慮業經奏明請

旨飭令楚師由西路援剿在案諒已早有布置捻首張落刑盤踞潁上與苗練句連係屬實情探聞有攻撲潁郡之說賈臻所奏賊衆二十餘萬連營七十餘座係營總常海得之曾經附苗者之口顯係張大賊勢爲恫喝官兵之計該署撫既云勝保一到則苗之羽翼皆我之腹心並以籌餉自任自必確有把握勝保能否南來該大臣當已斟酌具奏現在潁郡既有馬步兵勇三千餘人勝保所派成祿之三千人當已馳到兵力尙不甚單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賈臻署任封圻責無旁貸必能因勢利導解散苗黨潁郡極皖省之西臨淮極皖省之東一信往還動經數旬且臨淮四面皆賊非與楚師會合斷難輕議進兵多隆阿尙紮舒城其前敵總兵石清吉進至合肥之七十里鋪臣接其覆信俟鄂省米糧解到卽當進逼廬城並以臨淮一帶苗練覬覦已久必圖撲犯臣嚴密防剿所言深中竅要惟尙未接到曾國藩李續宜彭玉麟覆信皖撫能否及時到任楚師能否卽日進剿均難懸揣臣惟隨時體察情形相機辦理所有現在賊勢及辦理情形理合繕摺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請催山陝等省解餉片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再臣營餉需萬緡其擲節為各營所未有其窘迫亦各營所未
經屢次呼籲上陳均奉

諭旨飭催乃自上年正月至十月各省協餉僅到七萬兩十月
以後經山西巡撫英桂撥解銀一萬兩兩淮鹽運使喬松年兩
次解銀一萬兩署准關監督啟裕解銀二千七百兩臣又奏准
劃撥准關洋藥稅等銀一萬三百兩隆冬三月始得敷衍而歲
除之日兵勇欲求百文度歲竟至不能捩湊此共見共聞者也
現查陝西雖報解五千兩尙無到營信息山東以奉

旨指撥臨清關之款為藩庫挪用催討年餘始接譚廷襄來函

增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有湊解一萬之說並無起解日期亦無公文知會此外則河南
除解餉票無絲毫現銀咨函頻催置之不理江北籌餉局雖奉
嚴旨飭解能否遵照至今亦無信息江西撥款兩年之久既未
解過分毫閩海月餉經文清撥交藩庫十萬兩又復為該藩司
挪用前經臣委員黃泰程壽祺航海往催尙未知何時方能提
到現在南路會合楚師北路堵剿逆捻上游苗練亘測時有分
竄之虞值此四面寇氛即使餉項充足尙難操必勝之權况撫
此飢軍本地既毫無可籌外省亦呼籲罔應臣本無統率之才
而又為餉所困動多掣肘倘有貽誤臣之咎無可辭臣之心實
難忍也若不通盤籌畫立定章程雖日奉

嚴旨飭催而各處之拖延如故應請

旨敕下山西陝西河南山東各撫臣督飭藩司悉心籌議每月
實可批解臣營餉銀若干兩自明年正月為始按月委解不得
再行延欠至江北籌餉局月協二萬兩淮南鹽課月協一萬兩
並請

敕下江蘇巡撫薛煥署漕督吳棠轉飭該司局一月一解毋許
遲延倘或貽誤由臣隨時查明嚴參其江西閩海關餉銀距皖
較遠應如何勒限嚴催並請

奏 聖明乾斷臣非急迫萬分斷不敢再三瀆陳也謹附片具

增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覆陳布置各路防剿情形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為遵

旨覆陳臣營布置各路防剿情形並現商撫臣李續宜酌調六安官軍赴援穎郡各緣由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所探穎郡軍情並籌辦防剿情形縷細奏

聞在案拜摺後接奉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寄信

諭旨袁甲三駐臨多年專辦捻匪兵勇不少何以云抽撥甚難並云子藥糧餉不足不能移師遠征意存推諉殊屬非是等因

欽此又奉十二月二十七日寄信

諭旨袁甲三駐軍淮甸於穎郡賊情甫於昨奏探有苗練句黨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八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攻撲郡城之說賈臻所奏未知是否即係此股穎郡一城關繫淮陽屏蔽北路當茲賊勢披猖該大臣責無旁貸李世忠因賊擾全椒帶兵回滁現在穎郡有警自應催令迅速趕回袁甲三回駐長淮衛亦應調回援剿以助兵力等因欽此仰見宸謨廣運

指示周詳臣跪讀之下莫名感悚查臨淮為南北衝要捻粵交乘臣不能兼顧統籌致煩

聖慮午夜捫心萬難自安而時勢所迫不敢不為我

皇上縷陳之臣營兵勇兩萬除水師礮船三千餘人分布淮滄

兩河上下數百里梭織巡查並安營盱眙以顧清淮門戶其陸

路兵勇約計一萬六千餘人駐紮鳳陽府縣兩城一千餘人定

遠一千五百人泗州二千人固鎮一千八百人王莊九百人長

淮衛三千七百餘人臨淮南北兩岸五千人南路進規廬郡須

於臨淮抽分北路堵剿捻匪亦須由臨淮抽分上游苗練巨測

前探開春後有下竄臨淮窺伺清江之說不得不以全力禦之

豫勝營所留數千人增減靡定分駐沫河口蚌埠與長淮衛互

作聲援均以備苗下竄且淮南北圩練以長淮衛為咽喉經編

修袁保恆極力整飭其決不從苗之九十餘圩人心甫定須鎮

撫牢籠方可操縱在我此兵勇抽撥甚難之原委也至製造軍

火泗州雖有專局而購辦物料甚難鉛丸一項雖赴鄰省採辦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九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且均無款可籌臣於上年十月間因乏用情急專差赴揚州淮安並徐州等處諄請酌借火藥共計僅得二千五百斤山東於七月間報解火藥二千斤旋因路阻停止其餘惟陝西河南各解到一萬斤現查泗局存藥不足一萬斤鉛丸僅止五千餘斤除供本營支用外其各圩呼籲請領者亦不得不稍為點綴豫勝營自上年以來除領過二萬九千五百餘斤外現在連復各城均須趕緊運解至各省協餉延不報解早蒙

聖明洞鑒上游為苗練所阻既無購米之路下游自高寶清淮

一帶連解而河道凍結時通時阻三軍望眼欲穿此臣營子藥

糧餉不足之原委也臣撫此飢軍處此窘况既不敢粉飾以瀆

聖聽並不敢推諉以重臣罪固鎮之役以少勝衆未任長驅東犯旋令署藩司張學醇馳回泗州堵剿另股亦已逼回老巢其未能直擣賊圩者限於勢亦限於力也至穎郡距臨淮正站五百四十里而懷遠以上均係苗練行走頗難南路須繞由六安中隔廬逆北路須繞由歸德而皆賊是以聲息未能相通前因廬賊路窮恐將旁竄卽經飛飭遊擊吳永璧等就近堵剿該逆卽乘除夕宵遁惟賊蹤既分向西路亟須速籌援救李世忠於江皖交界一帶連次克城剿辦正在得手斷難分兵前往袁保恆力扼上游並遵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兵吉順管帶兵勇二千餘人駐紮六安戰守向稱得力年前楚師赴六臣曾接官文來咨擬將吉順一軍馳赴穎州防剿並囑臣轉飭遵照旋聞爲記名道蔣凝學稟留現仍駐紮六安城外今穎郡情形如此喫重自當先其所急且李續宜現調安徽巡撫此軍本應歸其統轄臣已函商李續宜或令吉順管帶所部赴援穎州或酌撥楚師援穎而以吉順之兵防守六安由該撫就近斟酌辦理以上均係實在情形理合繕摺具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皖省軍務實在情形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皖省軍務大有轉機惟事權太分時虞掣肘謹將實在情形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惟皖省軍務叢雜南則粵逆肆擾北則捻匪披猖中有苗練譚張爲幻變態百出若非一氣掃除爲患何可勝言臣所以定見剿苗而仍牢籠以待楚師者欲令練衆雜髮翦其黨羽使與捻粵疑貳然後相機除之非苗沛霖眞能仍爲我用也現在楚師由舒六分圖廬壽皖軍藉資聲援連克數城淮南爲粵逆踞者除巢和含已被楚軍逼困外廬郡賊心渙散附近居民領諭助剿者絡繹而來均經臣面爲開導衆情鼓舞似尙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難得手是皖省軍務大有轉機廬州一克則楚皖聯絡一氣併力剿苗苗患平則約會豫軍共圖捻逆直搗賊巢淮北可望廓清此臣屢次上陳必須聯楚皖豫爲一家軍務方可措手也乃賈臻株守穎郡於一切剿撫機宜從無隻字函商而探報又不確輒以道路傳聞飛章入

告致匿

聖懷且穎郡界連楚豫該署撫並不就近籌援以期和衷共濟奏疏十餘上無一不請勝保南下在該署撫必別有所見皇上未允所請

聖心亦具有權衡原無待臣之縷述但勝保欲圖南下節制皖

豫之軍以重威權已非一日聞苗練向人語云勝某曾有書來囑待其來再行受撫或該練明知勝保之不能來特假詞以緩其難髮爲句結捻粵之計亦未可知前聞勝保所派記名道洪貞謙管帶千人先赴穎郡收撫各圩旋聞尚未到穎其成祿續來之兵亦尙無確信各路委員甚多均稱係勝保札派臣亦不能辨爲何人昨讀十二月二十七日寄

諭謂勝保勢難分身已諭令派兵赴穎援剿等因臣愚以爲無論北路未清勝保不能抽撥多兵卽再分援師而軍無統屬各出意見安望果能得力耶現在李續宜奉

命撫皖地方軍務均有責成臣屢接其來信總以皖事自任並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深以撫苗爲非官文曾國藩彭玉麟亦均一意主剿與臣所見相同但使事權歸一不難以次蕩平而勝保則仍主撫議究竟苗練如何具稟勝保如何具奏定見如何辦理臣總未接其來信李續宜之不得而知更可概見臣與該大臣共事多年深知其勇敢有爲而好大喜功未能平躁氣而去矜心現值時事多艱無論如何辦理苟能於事有濟何妨來皖一行但豫撫嚴樹森既與之諸多齟齬楚省將帥向與該大臣不相浹洽亦人人所共知此時正須會合聯貫恐彼此或有參差則事多掣肘實於軍務所關匪細應如何折衷定見俾權無旁假責有攸歸出自

聖明乾斷再皖撫本有辦理軍務之責臣是以前請以彭玉麟幫辦臣營軍務方可一氣貫注茲李續宜既調任皖撫可否明降

諭旨飭令幫辦皖省軍務伏候

聖裁既臣有所見曷敢緘默理合據實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密陳苗霖致叛始末片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再查苗沛霖本以團練起家咸豐七年時卽有恃衆自大之勢
經勝保勸諭收撫而覆信總多桀驁迨臣由亳州移軍正陽關
會同勝保給諭訓飭先數其罪而責之復誘掖而勸勉之遂帖
然歸順當經給銀四百兩飭令先赴蒙城打捻均經奏明有案
此苗沛霖就我範圍之始也自是勝保極力寵榮之而苗沛霖
總未隨伊營立功迨咸豐九年十一月臣接辦皖事苗沛霖親
自率練隨同克復臨淮關及鳳陽府縣兩城臣於日給練衆米
糧外並隨時犒賞苗沛霖毫無異言是以咸豐十年二月間撤
隊時復與該練約定先赴潁北紮營遏捻西竄以爲兜剿之計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所需雜糧由河南籌備三萬石不敷之數由臣與翁同書隨時
籌給河南覆信已欣然樂從迨勝保到豫遂翻前說以豫省米
糧尙須籌給本地團練不能給苗而另遣記名道洪貞謙親晤
苗沛霖商量議定每月由豫給餉一萬兩臣初不知勝保何意
也旋奉寄信

諭旨勝保奏苗沛霖與皖軍不睦不願聽袁甲二三翁同書調遣
此次西來助剿並非皖軍調之使來等語查苗沛霖豐經袁甲
三等保奏並無齟齬不合之處究係因何稍有不睦著袁甲三
嚴密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文宗顯皇帝洞燭幾微臣當將並無不睦之處縷晰覆陳遂未

續奉

諭旨嗣聞勝保又以苗沛霖信函進呈亦未蒙

先帝垂詢其真假臣俱不知竊以爲苗沛霖本非馴良卽使當
日果有意見勝保正言責之可也婉言勸之可也卽不然密函
致臣由臣潘移而默化之可也乃無一字達臣先以不願歸皖
營調遣入奏繼復以臣與河南商明允給之糧概不給予而另
許餉銀復令洪貞謙向苗沛霖挑唆其一切言語均出意外苗
沛霖亦卽揚言不諱皖人多有聞之者嗣勝保回京苗沛霖於
西路攻克程圩後復於七月間以情願助攻定遠等情遣副將
邵徵祥齎函來營面述一切經臣覆以定遠賊氣已餒無須該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道來助飭令於皖豫毗連一帶趕緊兜剿捻逆並據情具奏在
案是其並無異志已可概見乃自咸豐十年夷人竄擾京城勝
保奏調苗沛霖帶練北上本屬倉皇失計復因措詞失當文內
有

天子蒙塵百官失職禁旅蕃騎皆不足恃及勢若倒懸無奈作
秦庭之哭等語苗沛霖從此生心素服郊哭語多不祥臣當時
以苗沛霖本難駕馭勝保復時以都中近事告之恐此後之牢
籠更難當卽附片密陳聲明臣欲函致勸阻必不能聽

皇上明斥其非又恐逞其矯辯應如何禁止恭候
聖裁奉

硃批另有旨欽此想係將原片
發下另行寄

諭勝保妥爲飭禁乃勝保未能慎密不知如何信致苗沛霖臣
訪獲苗沛霖十年十二月初五日親筆致各練信謂天命已去
人心不可復留並云衆兄弟誅賊數年竟遭叛逆之謗勝官保
專信卽爲此耳等語此苗沛霖猖獗之由來也臣以爲勝保爲
國宣力斷不至樂觀其變大抵始則欲藉苗以成功而忌其另
爲人用繼則欲撫苗以示恩而未能確有定議事機至迫不敢
不密陳於
君父之前以備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明採擇再李世忠亦係勝保從前收撫之人臣接辦皖事設
法駕馭尙能爲

朝廷出力惟該提督於公事體例不甚諳練且性情未免躁率
嘗自謂有口無心可以原諒卽如上年其原籍族人被搶一案
該提督具稟到營臣卽咨請豫撫查辦其具稟勝保則勝保據
稟具奏有欲自往剿辦之語

先皇帝降旨詢問經臣將面詢李世忠情形詳細覆奏

聖心始能釋然現在此案已由豫撫辦結該提督並無異說是
勝保之率意入奏此其明證也總之該提督既歸臣統轄見聞
較切自當隨時妥籌似毋庸於數千里外冒昧上陳致有歧異

也事關大局理合一併密陳再臣此封一摺一片均請
留中以免猜疑而杜傳播謹附片密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進搗橋林烏江賊營獲勝摺 同治元年正月十九日

奏爲官軍進搗橋林烏江賊營連戰皆捷楚軍水師聲息漸通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江浦縣城南橋林地方及和州所屬之烏江均尚有賊營囑由李世忠相機剿辦並由臣另行預備馬步進圖廬郡各緣由分別奏

聞在案茲據李世忠呈稱正月初八日派撥記名總兵王茂元副將李顯爵各帶隊伍分路進攻該提督自率小隊居中接應王茂元先以前隊直抵橋林出其不意一鼓而進該逆開槍拒我軍冒煙直上後隊繼至賊勢不支踰牆紛竄立將該逆頭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營攻破其餘二營開門逃逸我軍跟蹤追殺斃賊五六百名奪獲槍礮器械無算李顯爵一軍亦同時行抵烏江正在列隊間突有悍賊二千餘人迎頭衝撲李顯爵傳令步隊毋許妄動以排槍連環轟擊而令馬隊伏於陣後觀賊動靜旋見賊衆敗退我軍左右包抄搶進賊營將守營老賊二百餘名斬殺殆盡乘勢擁進烏江街內立將賊營踏毀斃賊千餘名江邊賊營二座現仍趕緊圍攻如得手則與楚軍水師駐紮之地僅隔四十里聲息可望漸通現據探報楚師圍攻巢縣賊已十分窮蹙不過旬月之間總可得手和州含山尚有踞賊臣已密致李世忠相機攻取如巢縣不日克復更可與楚師聯絡以收夾擊之功

至廬郡之賊負隅死守力梗南北要路使楚皖兩軍無從會合臣前飭反正圩練密約投誠人衆安排內應嗣探狗逆踞守城中將從前守廬之人全行調往他處以防內變並積運薪米守備甚嚴急切難以計取其附近北路及東北西北各路歸官民練約近百圩均已一律薙髮預備以力攻取但該城周圍四十里牆高池深斷非偏師所能制勝臣現已先飭練衆五千餘人分布定廬交界各圩一面另抽官兵選派將領屆期統帶分進並函致曾國藩多隆阿密訂日期如楚師滾營前進皖軍即進攻梁園店埠以冀會掃賊氛惟探聞楚師有二月間方能前進之說現在道路未通臣前函係由間道遞送約計回信亦須出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月方可接到臣惟隨時體察情形妥爲辦理如果機有可乘斷不肯稍有遲悞至橋林毗連江浦爲江北最要關鍵應與江浦浦口兩城均由都興阿派撥大隊分別防守以固藩籬除分別咨行查照外所有奪回橋林烏江要隘並籌商南路進兵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江南提督臣李世忠合詞由六百里馳奏再此次攻克橋林烏江要隘在事出力員弁勇丁並請旨准令彙入江浦浦口克復案內擇尤酌保以示鼓勵合併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現在籌辦苗練情形片 同治元年正月十九日

再臣前將苗沛霖并未赴臣營求撫惟據署壽春鎮總兵博崇武及州同方模勳等自上游回營面稟壽州附近各圩漸多難髮似有轉機經臣告以該練句結捻粵各逆竄擾穎郡萬無就撫之理飭令傳諭苗沛霖如能速除穎州之賊自明心迹再行斟酌辦理附片陳明在案旋奉寄信

諭旨以穎州糧餉將盡恐難為持久之謀總兵博崇武尹善廷慶瑞等均各帶兵在穎州一帶

飭令臣嚴飭該總兵等各率所部迅赴穎州兜剿如敢遷延遲誤即從嚴參辦等因查尹善廷慶瑞原帶兵勇除在壽州歷次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傷亡遣撤外僅各留小隊數十名并未在穎州一帶駐紮上年冬月隨翁同書來臨經臣奏明將該二鎮暫行留營查看現在慶瑞已派赴固鎮防剿尹善廷擬令帶兵赴蒙署壽春鎮總兵博崇武苗練素所信服經臣奏明派赴上游察看情形以便相機操縱茲據博崇武回稱苗沛霖專心剿賊現已議定將穎州之圍於本月十六日派隊由南路三河尖一帶援穎并因張落刑眷口黨夥均屯穎上擬於二十外進逼穎上俾令張逆回顧穎上穎郡之圍自解並懇函致李續宜如帶兵前赴穎壽勿遽以苗練為賊又云賈臻兩次函致苗沛霖囑其速援穎郡等語臣察其情詞顯係忱於楚師聲威恐楚皖夾攻萬難自立且探

聞張逆自竄過正陽關後因與苗練爭糧大相抵牾各圩亦因苗練接捻粵過河梁心甚為不服現在東路各圩既逐漸歸官西路亦大有渙散之勢苗勢漸蹙又為此自全之計其鋌而走險原難遽信且賈臻從前一意主剿頃頃鈔咨上年十二月奏稿又云刻下情形又變請暫示羈縻等語臣以為自古用兵未有不能剿而能撫者且緩則欲示以威急則轉求其助不惟國體攸關即寇心亦萬不可恃現探穎郡已鬆粵逆亦有南竄之信而賊蹤未遠仍恐再圖句結併力一逞更難收拾若能使該練與粵捻互相疑忌一經接仗其勢自離我可於中取事未始非援穎制賊之一法臣現已札飭博崇武率其所部壽春兵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丁督飭苗練速掃竄穎之賊以定功過所謂將計就計非遽易剿為撫也臣查蒙城官紳自上年正月間更正團練後力守孤城與苗為敵經臣奏獎有案該處西北逼近捻巢東南均係苗練四面寇氛防剿喫緊臣每擬撥駐一軍以固人心今苗練既願西去打賊亦恐捻匪東擾我以禦捻為名分兵駐蒙懷遠練總副將邵徵祥願以疏通糧道為任亦由近及遠節節箝制之計臣挑選隊伍一俟該練進圍穎上即飭尹善廷統帶官兵前赴蒙城駐紮收撫附近圩練以孤賊勢而圖進取軍情變幻朝夕異宜臣惟就智力所及隨時妥籌斷不敢拘泥成見惟臣營兵勇祇有此數從前分駐鳳臨尙虞不足今南圖粵逆北剿捻

匪西制苗練派隊四出愈分愈單欲添募則糧餉難籌不添募則不敷調遣皖事非不可爲而所以諸多掣肘者缺餉故也前奏請

飭撥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江蘇及江西閩海關各餉應請

嚴旨飭催各該省迅速籌解斷不准藉詞延宕庶防剿均有把握不至失此機會再貽後患也所有現在籌辦苗練情形理合據實附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將余安定等正法片

同治元年正月十九日

再僞琳天燕余安定本係廬州人爲苗練句結而來久住壽州與粵逆時通消息屢次拏獲僞信均經臣照鈔進呈

御覽現聞該逆因賊勢窮蹙已薙髮歸順苗練其人詭譎狡詐斷不可使爲苗用又有信茂林者籍隸壽州亦係爲苗句粵逆之人屢見於僞信並聞其往來於廬郡販硝濟賊確有憑據亦屬法無可貸現在淮南漸就肅清此等莠民豈容倖逃法網相應請

旨飭下勝保飭令苗沛霖將二犯一併交出立正典刑以除民害而正人心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調撥官軍夾攻廬郡摺 同治元年二月初六日

奏爲楚師進逼廬郡卽擬攻城已派員督練於近城一二十里內相地紮營一面調撥官軍剋日前進會合夾攻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將函商楚軍約期進攻廬郡緣由具摺奏

聞在案旋接多隆阿函稱已派定總兵雷正綰石清吉統帶精選飛虎等十四營卽日進趨廬郡臣當以楚軍既進攻有期北路應趕緊布置隨派副將徐鵬參將韓殿甲前往整頓各練並據遊擊吳殿元稟稱前因逆首高意成有糾合各練於廬郡約期內應之意是以酌留長髮數百人以便舉事乃機謀中洩高意成被狗逆調遣西去各圩一律薙髮預備力攻現會同徐鵬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等先於前次所備五千人內挑出二千人於曹家古堆橫店等處紮營以遏北竄旋探楚軍馬步前已直至廬城南門西門外查看情形該逆負隅死守並未出拒步步爲營現已進至二十里鋪臣接多隆阿續信布置已漸周密擬卽派隊攻城但城大而堅恐未能速下等語臣又飭委副將朱淮森押解軍火前往會商徐鵬韓殿甲吳殿元等進至城北十三里古堆十八里岡七里河等處相地安營飭令駐防定遠記名總兵吳秀調撥參將張景春一軍再由臨淮抽撥大隊派委遇缺題奏提督總兵張得勝統帶前往聯絡楚軍會合夾攻此南路布置進兵之大概情形也北路捻匪自固鎮擊敗後時圖糾黨報復滄北附苗

各圩尙在首鼠兩端必須收撫歸官方免句結爲患逆首丁朝臣本係苗黨前由懷遠繞赴宿州之幷縣集偷渡澮河糾集靈泗土匪逼脅民圩肆行擾害總兵慶瑞帶隊截擊疊有斬擒而該逆等或出或伏總未能制其死命適署藩司張學醇因公來營臣撥派馬步飭交該署藩司統帶進紮靈璧之九灣鎮與固鎮聯絡聲勢相機剿撫乃丁逆竄踞黑劉匪圩力圖抗拒張學醇於二月初二日移營進逼該逆蜂擁來撲守備楊文魁於稠衆中見丁朝臣指揮匪衆遂大聲疾呼共捉丁逆協領花尙阿馳馬疾驅丁逆連受兩槍落馬倒地爲黨衆救護而去生死尙未可知我軍乘勢追殺斬獲甚多該逆敗退入圩不敢復出我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館代印

軍營盤卽於是日紮定附近被脅各圩忱於聲威多來歸順現復飭調練衆四面紮營爲久困之計此北路剿匪獲勝之情形也西路穎郡尙未解圍勝保計已可到自必亟圖援剿臣前奏函商李續宜酌派駐六之總兵吉順援穎一節嗣接吉順稟該鎮所帶駐六官軍除賈臻飭令裁撤外已調去官兵七百餘人於正月初九日赴穎該鎮因病留六未能前往並據記名道蔣凝學稟稱李續宜約於正月底自鄂啟行由安慶前赴六安紮定老營再圖進剿現已先飭總兵蕭慶衍成大吉候補道葉兆蘭於前月二十六等日分起星馳援穎由固始取道前進計日當已趕到並據另稟派委遊擊吉學盛知州毛維翼守備潘

廷選等帶勇一千名駐紮壽南以杜壽廬句聯並藉鎮各圩人心籌辦亦屬周妥惟博崇武一去並未將辦理情形稟報誠如聖諭所言未可輕信臣所派總兵尹善廷帶隊已至蒙城以圖收撫各圩散苗黨羽現在南路進攻廬郡北路剿辦土匪臨淮上游編修袁保恆所帶水陸各隊刻須嚴防苗練軍情正值喫緊臣惟盡智力所及兼顧統籌並與李績宜隨時妥商但期一處得手則軍威不振外患內侮無難平定矣所有各路軍務分別籌辦各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進規廬郡奪回要隘摺

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

奏為進規廬郡奪回梁園要隘平毀香積寺等處賊圩現飭滾營前進期與楚軍會合直逼廬城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調撥官軍會攻廬郡及西路援穎各情形於本月初六日恭摺奏

聞在案旋據都司褚開泰等稟稱前經臣指授機宜以梁園係進兵要路必須及早攻克方無牽掣該都司等遵卽妥籌辦理因楚軍已由南路進逼距城十里內外平毀賊營數座其東門北門外賊卡亦經北路練勇焚毀二座城外之賊無不驚恐該都司等偵知梁園賊匪缺糧糾合附近民練出隊環攻賊勢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支於本月初三日四更後潰營逃走該都司等追逐十餘里殺賊一百餘名隨將梁園鎮要隘奪回卽時紮營三座派令守備曹克宜軍功王金榜等會同駐守臣以附近梁園之香積寺等處均有賊圩若不亟圖掃蕩不特竄突可虞卽梁園亦未易為守復飭該都司等密籌妥辦該都司遂約五品藍翎許承恩等於初十日調隊先攻香積寺賊營其草塘冲黃大莊闖家圩等處踞賊齊出救援未能得手次日復分練三千人四處齊攻斃賊頗多該逆遂於是日乘夜逃竄我軍隨將該處賊圩四座一併踏毀現在梁園迤西迤北地方均已肅清惟東南店埠石塘橋等處尙有賊營數座與巢縣踞賊聲息相通臣仍飭令力圖

攻剿以免旬結並飭總兵張得勝副將徐鵬會同統帶一千四百人由吳家店一帶督同前派練勇五千人分別布置滾營前進茲據稟稱遊擊吳殿元等於十里埠七里橋等處紮營連日城中出賊一二人分路攻撲均經隨時擊退擬營盤紮定即馳赴楚軍籌商進攻機宜再西路軍情穎圍雖仍未解而人心日漸轉移前因苗練欲赴蒙城尋仇臣恐蹈壽州舊轍派委總兵尹善廷帶領官兵赴該縣駐紮現據該鎮及署蒙城縣蘇履中稟報苗練赴蒙之隊紮營十餘座因官兵進城即於本月十二日全行撤退臣飭令該鎮等因勢利導就收撫附苗各圩以孤逆黨人心頗為鼓舞並據博崇武來稟該署鎮收集壽春兵端敏公集奏議卷十七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置各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奏議卷十七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南北西三路軍情籌商進剿摺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為南路規廬營盤紮定已與楚軍會合商辦北路被脅民圩
反正更多辦理亦頗得手惟西路穎圍未解飭博崇武督練進
剿各緣由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南路奪回要隘及西路蒙穎懷鳳布置防剿
各情形恭摺奏

聞在案旋據總兵張得勝等稟報督率兵練進至廬郡城北二
十里橫店地方紮營遊擊吳殿元紮至七里橋都司褚開泰紮
至楊家冲參將韓殿甲及都司陳德厚紮至高橋及十三里古
墩該逆以我軍愈逼愈近於十六日分出兩股一由望城岡西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三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繞撲我七里橋營盤一由林家店大路撲我十三里古墩營盤
經張得勝等截擊獲勝十八日張得勝徐鵬隨帶六十餘騎赴
城南七里站楚軍營盤與總兵雷正綰石清吉等密商進攻機
宜次日徐鵬赴多隆阿大營代致臣意一切均聽指揮多隆阿
知我北路進兵甚為欣慰並以廬郡城大而堅狗逆死守待援
我軍姑如此紮定以聽賊之消息倘有援賊屬至我軍可戰可
守一經獲勝則城賊膽寒不攻可克若早紮城下轉致運掉不
靈等語囑令轉告到臣以其老謀深算足操必勝之權已諄
飭張得勝等遵照辦理毋許輕進二十及二十三等日賊賊疊
次撲我營壘均經擊敗擒斬頗多刻下先將各鄉民圩次第收

撫並先攻取店埠以孤賊勢現聞店埠機有可乘臣已密飭妥

辦並據巢縣練總舉人李蓮等來營稟報該練等合隊殺賊已
於本月十二三日將柘臯烱場河克復臣以柘臯烱場均居廬
巢之衝為該逆往來要道相距臣營太遠尚未能派隊往紮即
而諭該練總等責成駐守以杜賊由巢縣來援之路至西路穎
壽一帶先據韓殿甲稟稱有潛連白確接濟廬賊為該處練總
鄭桓等短截未得過去正在飭查間據張得勝鈔呈楚軍擊獲
奸細搜出粵賊余安定自壽州致廬賊信函有苗沛霖發白確
一千斤運赴廬城接濟因道路未能一律通行囑廬賊迎提護
解等語是壽廬句通賊心叵測沿途團練亦尚有接應之人臣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已嚴飭各路堵截嚴拏務獲懲辦北路靈泗五一帶自前次屢
戰屢勝後剿撫兼施附近之廬家圩喬家圩等三十餘圩以次
乞撫不再從賊臣已飭署藩司張學醇等察其誠偽責令抽撥
練丁隨營助剿其李相臣賊圩我軍業已合圍該逆恃其牆高
濠深死守不出現挖長溝以困之復添派馬步隊前赴濠城巡
哨以示我軍於困圩之外尚有餘力濠城一帶即係金馬胡之
巢穴該匪果懾於聲威不敢出戰亦有投誠之請惟聞丁朝臣
於我軍未經合圍之先乘夜逸出復糾黨眾聚張家集希冀
報復並聲言苗練大隊即日必到藉以煽惑人心臣飭張學醇
等出示曉諭不問其苗不苗但問其匪不匪果能一戰成擒則

北路軍情愈覺得手但西路潁郡之圍至今未解勝保已至太和該逆分股迎拒官軍雖連戰獲捷而賊衆兵單情形甚爲喫緊博崇武帶同苗練進至潁上之劉家集現據稟報已與捻接仗生擒大捻首尹滔江八宋麻山等三名並據勝營委員州同方模勳來稟已赴太和謁見勝保折回潁上催令苗練進兵並將勝保給苗沛霖親筆書函寄臣閱看內係催其速赴潁郡解圍勿爲潁上所牽制等語想勝保遵

旨辦理自當胸有成算也臣現又嚴飭博崇武迅帶所部兵勇並催苗沛霖帶練趕緊前進期與勝保會合力解潁圍能否照辦尙難懸揣至楚軍提督成大吉總兵蕭慶衍道員葉兆蘭等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早已行抵固始淮南之民請先攻附苗之潘圩淮北之民請先援潁郡潘闔父子尙非甘心助逆久有乞撫歸官之說昨據安肅道蔣凝學稟稱已囑成大吉等撫潘援潁斟酌妥辦並接李續宜自安慶來函據稱援潁之軍已由固始渡淮該撫在安慶稍爲部署約月杪可抵六安彼時與臣相距較近更可隨時籌商也現在臣營南北出隊臨淮已無多軍四面寇氛有防不勝防剿不勝剿之慮如李續宜到六後進兵正陽臣卽須進兵懷遠以聯聲勢而廬郡尙須添兵九灣未能撤隊潁郡雖力難兼顧而智慮所及萬不敢稍存膜視也所有南北西路軍情籌商進剿各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七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端敏公奏議

卷之十八目錄

克復店埠派員會辦摺 同治元年三月初五日

滁州官軍獲勝北岸肅清摺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奪回南岸要隘摺 同治元年五月十九日

陳請開缺簡員接辦摺 同治元年六月初一日

擊退南岸援賊摺 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

圍攻朱家圩情形片

再請開缺回籍摺 同治元年七月初一日

剿辦靈宿捻匪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八 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覆陳剿撫金馬胡各圩顛末摺 同治元年七月十一日

截擊竄捻獲勝摺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二日

請催解餉片

謝准予開缺 恩摺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二日

收復官溝各圩摺 同治元年八月初八日

克復店埠派員會辦摺 同治元年三月初五日

奏為南路兵練密約內應克復店埠要隘賊勢益孤現復添派大員前往會督妥辦以聯聲勢而杜賊援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南路規廬營盤紮定及與楚軍會合商辦各情形恭摺奏

聞並聲明店埠機有可乘密飭妥辦等情在案查廬郡城大而堅而由北路進兵非先攻取店埠斷難制賊死命臣知該處練總許宗芳係廬郡世族為賊逼脅心甚不甘前據密派親信遞稟來營臣因勢利導手書密諭一件飭令相機取事並飭張得勝副將徐鵬等就近辦理茲據該鎮等稟稱許宗芳接到臣諭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感激涕零密約心腹趙思明等前赴店埠石城內解散賊黨數百人紛紛逃去賊中頭目惶懼萬分該練總乘機開導內有能天安楊姓晶天福李姓辦天豫楊姓均各立誓投誠正在約期舉事二月二十六日狗逆由廬城添派賊首卜姓帶領數百人赴店埠助守該練總與楊姓等恐機事不密別生枝節隨密致張得勝等速行進兵伊等佯敗不守退入廬城以為他日內應張得勝察知非偽隨督參將韓殿甲等帶領兵練二千於二十七日乘夜前往直抵石城楊姓等一見兵至開門逃竄賊首卜姓正在攔阻我軍已一擁而入立將卜賊砍倒餘眾驚駭四散我軍乘勢掩殺追逐十餘里斃賊甚多楊姓等帶領餘眾退入

廬城張得勝等即將店埠克復現在廬城閉門死守其勢益孤
楚師由南路迭次進攻斬擒無算賊膽尤寒適河州鎮總兵吉
順稟送遊擊陳松管帶楚廣勇三百名來臨調遣臣卽令其駐
紮店埠會同該處團練嚴守石城以資防剿並飭記名道馬新
貽前赴南路會同張得勝等會合楚軍聯絡團練審度事機分
別妥辦所有克復店埠及添派大員前往督率各緣由理合繕
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現奉寄信

諭旨垂詢廬城西南有無賊營現在有無官兵進攻等因查廬
郡西南界連舒六楚師卽係由西南紮至東南又由東南紮至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東門外臣派撥兵練由西北紮至東北以截賊援而遏竄路現
在西南並無賊營亦非援賊來路惟正西官兵尙嫌單薄而楚
師西南之營可以兼顧是否必須分兵進紮容函商會國藩妥
籌辦理合並陳明謹

奏

滁州官軍獲勝北岸肅清摺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奏爲滁州官軍乘勝追剿擒斬極多餘賊由九洲洲渡江南去
北岸業已肅清現飭規取九洲洲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賊衆二次竄撲六合並擾滁來均經官軍擊
敗各情形縷細奏

聞並聲明飛飭李世忠務須乘此聲威力圖掃蕩以冀江北廓
清等情在案旋據李世忠呈稱前竄滁來敗賊歸併一處自四
月十八日被我軍設伏痛剿該逆死傷枕藉賊膽大寒麇聚江
邊於附近各村莊搬取磚瓦板片希冀紮營再逞該提督水口
營盤布置周妥卽飭記名總兵朱元興蔣立功等自來安折回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由北而南復飛調駐防六合記名提督李顯發遊擊黃承恩等
馬步各隊由東而西並分飭全椒烏衣小店三汊河各處抽撥
兵勇由南而北均至水口東南二十里小田莊地方會齊先令
記名鹽運使李元忠嚴飭隊伍準備出仗十九日辰刻據李顯
發飛報已至小田莊迤東二十里李世忠卽親督李元忠等由
西而東前往會合該逆正在各莊紮館四路搶擄一見我軍驟
至一莊之賊先潰各莊亦相率奔逃於空闊地方復又屯聚排
列七八仗以黃衣賊爲前衝前來迎拒李世忠麾軍掩殺並親
率馬隊奮勇直衝不覺身入重地爲該逆層層包裹李世忠手
刃悍賊七人躍馬而出賊衆驚駭各隊兵勇見主將如此亦均

奮不顧身一擁而上槍礮皆不及發純以短兵相接逆勢已覺不支適李顯發之隊從東路掩至朱元興蔣立功由北路記名提督杜宜魁等由南路亦均趕到四面包抄該逆見前後左右皆是官軍竟有無路可逃無地可立之勢李世忠豎立投誠免死大旗被脅之衆紛紛棄械赴旗下環跪乞命爲數不下三千餘人賊氣愈餒捲旗南奔我軍併力追殺殲斃二千餘名生擒九百餘名李世忠先期知會江浦守將記名總兵李顯爵豫備截擊李顯爵以精騎設伏於江浦東城地方攔路要截擒斬不計其數賊奔江岸爭船搶渡撲河落水者尤多餘衆遁回九洲爲天王洪逆責令仍攻江浦而敗殘餘賊經迭次痛懲不敢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立足均已渡江南去其九洲老巢仍係老賊踞守北岸現已肅清各等情前來 臣查此股賊衆竄擾江北各城營爲時六十餘日之久既被創於儀揚復圖逞於滁來經李世忠督飭所部鏖戰兼旬雖迭有傷亡而士氣愈奮卒使強寇遠遁全境肅清洵於大局所關匪細據該提督呈稱江北現惟九洲一處未復該處緊逼大江與金陵賊巢對峙爲南北第一關鍵前因奏調水師不至以致賊股北渡來往自由全局幾爲搖動今雖將賊擊退若不設法攔截難保不去而復來爲今之計欲保江北必先圖九洲欲圖九洲洲必嚴扼江面以斷江南援賊等語所言深中窾要現在上游水師已至烏江若下游礮船上駛聯

爲一氣則九洲賊巢孤立無援不難掃除淨盡矣除諄飭李世忠迅速相機進剿並咨商曾國藩都興阿妥籌辦理外此次豫勝營出力文武員弁可否彙同六合二次解圍案內存記人員擇尤酌保以示鼓勵出自

聖主鴻慈所有官軍乘勝追剿擒斬極多餘賊渡江南去北岸肅清現飭規取九洲洲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江南提督臣李世忠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奪回南岸要隘摺

同治元年五月十九日

奏為官軍乘間渡江奪回南岸石埠橋龍潭東洋等要隘現已嚴密布置一面會合上游水師共攻九洲洲力圖掃蕩恭摺奏

聖鑒事竊臣前將滁州官軍剿賊獲勝北岸肅清現飭規取九洲洲各緣由恭摺奏

聞在案旋據李世忠呈稱九洲洲四面環水非水陸夾攻難以制勝該提督正在設法布置間接到上游管帶水師之提督王明山來信已率大小師船四百號即日下駛約會該提督定期進攻臣當即趕撥軍火解往應用曾國藩亦由安慶善後局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撥給火藥五千斤米三千石以資接濟該提督以九洲洲對江南岸賊壘如林而石埠橋龍潭等處賊營尤與九洲洲呼吸相通我軍圍攻緊急賊必傾巢來援審度機宜必須先發制人以斷賊援即以通進攻金陵之路五月初四日密派隊伍由六合之通江集乘間渡江水陸並進直逼南岸石埠橋賊營該逆不意我軍驟至倉卒拒敵人盡驚慌參將曹玉梁何立香躬冒矢石奮力齊攻踏毀賊營兩座斃賊五六百名生擒二百十三名奪獲馬匹旗幟器械極多當將石埠橋要隘奪回復派參將黃國棟遊擊黃承恩通判楊瑞星等乘勝長驅於初六日夜攻破龍潭賊營三座賊眾敗潰又殲斃七八百名生擒一百四十七

名龍潭要隘亦即奪回詎該逆乘我布置未定初七日辰刻糾集大股悍賊數千撲我營盤我軍先守不戰待其氣餒整隊擊

之黃承恩直衝賊陣砍斃黃衣賊目二名賊遂大潰向東洋大路奔逃我軍跟蹤追剿於初七日又將東洋賊營兩座踏毀斃賊六百餘人餘賊向句容逃竄我軍即就石埠橋龍潭東洋等處分別紮營站穩一步再進一步現在九洲洲孤懸江北外援已絕記名總兵李顯爵由江浦進攻鏖戰一日一夜該逆困獸之鬪恃其險要抵拒甚力幸上游水師連橋下駛李世忠已與會合圍攻該處有寬河一道江汊一道賊船十餘隻防守甚嚴其陸路已為挖斷我軍現於河北紮營十九座立定腳根一面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設法搭造浮橋為滾營進逼之計此官軍乘間渡江奪回南岸要隘並會合水師圍攻九洲洲之實在情形也臣查石埠橋距金陵僅二十五里為江南第一要隘其附近龍潭地方為金陵至鎮江必由之路從前張國樑費無限兵力始能克復旋因江南軍情潰裂復又淪陷今經李世忠乘其不備派隊渡江深入重地次第攻拔不特九洲洲孤立無援可冀得手即進攻金陵皖揚鎮三營官軍均可長驅直入洵足寒賊膽而壯軍威除督飭李世忠一面會合水師圍攻九洲洲一面仍由江南相機進取以期愈逼愈緊迅速掃蕩外所有官軍奪回南岸要隘並會攻九洲洲各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江南提督臣李世忠合

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請開缺簡員接辦摺

同治元年六月初一日

奏為微臣續假期滿病仍未痊懇

天恩俯准開缺暫行回籍調理並請

簡派大員接受

欽差大臣關防以繫軍心而資掃蕩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右體患病運掉不靈兩次奏明請假渥荷

恩准飭臣在營調理臣聞

命感激當即趕緊醫治急盼速痊無如血氣太虛連服培補疏

通之劑手足雖較前稍覺靈動而起居飲食仍非人扶掖不可

每遇公事披覽過多或凝思逾時卽氣促發喘精神委頓舌本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亦因之強澀醫云勞心過甚陰陽兩虧血脈不能流通卽溼痰

不能融化非息心靜養難以望痊伏念臣年未六十身體素壯

從前供職京華十九年僅服藥一次迨出師皖省戎馬奔馳亦

最能耐勞苦自成豐十年春江南軍情潰裂維時楚師未能東

下江北徧地賊氛幾於無人過問臣兼顧統籌不遺餘力焦慮

過深以致左體忽患麻木之症狀類風痺臣以精神飲食一切

照常未以爲意未暇醫治上年夏間染患腹瀉心熱等症觸動

腿疾較前增劇不得已於七八兩月兩次奏請給假調理旋因

軍務萬分喫緊醫治未痊隨卽銷假蓋以受

恩深重正當

國步艱難稍可支持總當勉力圖報不料病未除根一再觸發竟如此其甚也臣受

先皇帝特達之知不以讒謗疑臣屢

畀以師千重任連年以來艱難困苦所處皆人所難處之境而百折不回堅忍以待者因咸豐三年奉

命出京辦理軍務目睹生靈塗炭誓不與粵逆俱生嗣駐軍臨

淮分兵滁和與曾國藩有聯絡並進直搗金陵之約迨為福濟

所排擠而捻患遂熾大局為之一變咸豐八年會剿六安官文

胡林翼欲臣先清北路無後顧之憂然後合力以圖粵逆又慮

臣兵力過單自願以五千人帶餉北來助臣掃蕩臣隨時奏明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在案嗣以三河之挫李續賓陣亡楚疆震動唐訓方等帶兵中

道折回臣到徐宿後勝保連疏彈臣

先皇帝不為所動深慮臣與勝保不能共事一方

特旨令臣回京供職

召對十餘次

訓誨周詳旋奉漕督之

命仍令辦理防剿幸無貽誤乃因廬州再陷鳳定不守安徽淮

南一帶無處非賊幾無駐師之地勝保自請回京又以臣接辦

其事既克臨鳳胡林翼又有會師廬定之議慮臣餉不足囑臣

持重以待蓋欲俟安桐得手與臣兩軍合剿也旋以捻粵併力

上犯楚軍回顧根本臣亦以苗沛霖中變河道不通餉竭兵疲

處處牽制遂緩師期然自李續宜擢授皖撫身雖回楚心實未

嘗一日忘皖疊次來函期與臣同心努力共平患難知臣所處

萬難囑臣先保全完善之區待兵力會合再圖大舉除苗曾國

藩亦謂臣缺餉太久囑臣忍辱負重以待事機之轉耿耿之心

竊欲與曾國藩共掃粵氛又思與李續宜共清內患也今幸曾

國藩前敵各軍已逼近金陵臣亦督飭李世忠進奪江南要隘

事機極為順利李續宜收復霍邱並復三河尖即擬順流而下

臣亦撥兵北路掃清靈宿以便溯渦澮西進與李續宜為南北

夾擊之策此誠不可失之機會臣之夙願亦庶幾旦夕可償矣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當此時勢臣不可言病不敢言病亦不忍言病苟能力疾從戎

共圖歲事實私心所禱祝乃不謂病勢纏綿愈焦急而愈不克

求速效既不能臨陣衝鋒又不能運籌決勝縱思勉力支撐究

恐無裨世局上無以紓

朝廷宵旰之憂下無以慰百姓來蘇之望即使放歸田里亦無

以答臣年近九旬老母平時策勵期望之心興言及此涕泗交

零然兩次假期扣至五月二十八日均已屆滿病體未痊若不

據實陳明知之者以臣夙願未酬不敢遽萌退志不知者則以

為因循戀棧徒誤軍機既有關於臣之進退大節而又於

國事無益輾轉籌思不得不瀝情顯懇伏乞

皇太后

皇上鑒臣之心憫臣之愚准臣開缺暫行回籍調理倘邀

如天之福早日就痊即當泥首

宮門求

賞差使斷不敢久耽安逸自外

生成如蒙

俞允所有

欽差大臣關防應請

簡派大員接受以重防剿而定軍心臣未經交卸以前在營一

日仍當竭一日心力圖一分補救不敢稍存諉卸也所有微臣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患病未愈懇請開缺暫行回籍調理緣由理合繕摺瀝陳伏乞

聖鑒訓示臣無任瞻依戀

闕戰慄屏營之至謹

奏

擊退南岸援賊摺 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

奏為粵逆糾合大股力爭南岸石埠橋要隘經李世忠將東陽龍潭各軍撤併堵剿並調派援軍水陸夾擊賊眾敗退恭摺奏

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滁州官軍奪回南岸要隘各情形縷晰奏

聞在案查石埠橋龍潭東陽等處係鎮揚皖三軍進兵要道又

為蘇常逆匪救援金陵必由之路石埠橋地臨江濱尤關緊要

臣早料賊所必爭屢屬李世忠嚴密防範旋據李世忠呈稱五

月二十日金陵城內突出賊眾萬餘乘夜攻撲石埠橋營盤都

司許本坦等先有準備該逆連撲數次均經槍礮擊卻適李世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忠派撥記名提督李顯發帶領水陸各隊由六合渡江趕到該

逆倚恃人眾列隊江邊不容我軍登岸管帶水師都司龔文林

參將胡占魁等將礮船排開用大礮轟擊血路頓開就勢上岸

搶進營盤會同原駐將弁實力守禦該逆計無可逞隨即解圍

而去二十三日復又乘霧來撲我軍再戰再卻之時另股賊眾

竄撲東陽龍潭營盤李顯發分兵往援亦獲全勝詎該逆連受

懲創愈不甘心調集蘇常大股悍賊由句容竄至東陽該處守

將參將黃承恩遊擊朱連陞等竭力堵剿賊來愈眾自金陵朝

陽門至石埠橋接連數十里遍地賊蹤東陽龍潭營內米糧無

多軍火用罄萬難為守遂於二十五日整隊撤併石埠橋聯絡

紮營以資抵禦該逆屢次圍撲明攻暗襲狡獪多端均經我軍擊敗訊據生擒賊首偽護王陳坤書奉偽天王洪逆之令必欲奪占石埠橋要隘爲金陵東北屏蔽是以晝夜攻打等語李世忠添撥記名總兵李昭宸杜宜魁鹽運使李元忠等各率所部兵勇由六合通江集划子口渡江援應一面飛稟到臣由臣趕撥軍火兩次解往接濟六月初五日李顯發密籌機宜會合皖營水師礮船龔文林等攻毀江邊賊新堆石壘一座斬首八百餘級生擒一百餘名賊氣稍奪復於初六日會合下游水師副將魏麟彪大紅單船並皖營水陸兵勇約定時刻先踏西面賊營該兵勇等因被圍日久無不切齒痛心誓以死戰連破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賊營五座擒斬一千餘名維時李昭宸杜宜魁李元忠等隊伍均陸續南渡水師密排江邊槍礮連環兵威壯盛李昭宸復聲言李世忠親帶大隊卽至並將生擒之賊放回二名使其傳語賊衆賊果慌亂紛紛棄營潰散我軍分投趕殺殲斃二千餘名生擒四百餘名偽護逆帶領賊竄回金陵附近石埠橋賊營十餘座均被我軍一律平毀要隘可保無虞等情先後呈報前來臣查石埠橋爲江南第一要隘此次賊衆糾股併力圍攻計在必得且東陽龍潭官兵先因軍火缺乏衆寡不敵暫時撤退石埠橋更覺孤立無援設或稍有挫失不但官軍難渡並恐賊匪乘勢北犯大局又將掣動臣病中焦灼莫可言喻是以先儘

臣營所有軍火解往應用並飛咨吳棠轉飭江北糧臺趕籌大批軍火接濟不得以奏定月撥火藥二千斤敷衍了事今幸李世忠鎮定有爲調派援軍分投渡江竭旬餘之力出奇制勝卒能以少擊衆轉危爲安留此要區卽爲將來進兵之路洵於軍務關係匪細頃據探報常州賊衆均已上竄金陵逆勢未衰一時尙難攻拔並接會國藩來函亦稱金陵城大賊衆尙須另籌勁旅先翦旁近州縣或兩路攻取東壩常州使金陵與蘇杭隔絕乃可徐圖合圍等語是金陵現在尙無機可乘臣已諄屬李世忠督飭將弁嚴密扼守石埠橋站穩腳步聽候會國藩調度再行進取現據李世忠呈稱此次擊賊獲勝實水師之力應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將管帶礮船都司龔文林免補都司以遊擊儘先補用並賞副將銜合無仰懇天恩俯如所請獎勵出自聖主鴻慈除飭查傷亡將弁另行彙案請卹外所有賊衆力爭石埠橋要隘現經官軍擊退緣由理合會同幫辦軍務臣李世忠合詞由六百里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九洲四面環水蘆葦如林該逆恃險負固李世忠所派李顯爵一軍仍在河北紮營相持未敢深入上游水師仍泊江心洲一帶亦尙無克復之機合併陳明謹奏

圍攻朱家圩情形片

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

再臨淮南北兩路剿匪情形疊經臣附片陳明在案南路自攻毀楊園等十餘圩遠近人心均已歸正惟朱家圩因匪首朱盛堂被官軍擒獲解營正法其兄朱長貴率領死黨五百餘人負隅抗拒臣飭總兵張得勝示以兵威仍冀其悔罪自新乃該匪恃其牆高濠深竟與官軍答話誓不投誠相持半月之久官軍屢次攻撲均被該匪槍礮抵回陣亡受傷兵勇三百餘名之多若不迅圖掃蕩何以明順逆而分邪正臣嚴飭張得勝上緊圍攻並申明賞罰限以時日張得勝督率勇練周圍挑挖長濠以困之該匪屢次衝突均經官軍逼回並絕其樵汲一面開挖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地道該匪十分恐懼記名總兵吳秀副都統克蒙額記名總兵徐鶴等攻破任化邦楊老舍等逆圩合併陳明謹奏

再請開缺回籍摺

同治元年七月初一日

奏為臨淮鎮鑰長淮控制南北軍務緊要臣病勢萬難再支顯懇

天恩俯准開缺回籍調理並請

旨將

欽差大臣關防飭交李續宜接辦以一事權而重防剿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奏續假期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回籍調理一摺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現在懷遠一帶捻逆尙未就緒而靈璧等處又當分兵策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應勝保已飭赴洛陽淮北事宜尤應兼顧李續宜尙在六安該大臣久在皖疆仍著暫領所部妥為防剿候旨遵行等因欽此仰蒙

皇上逾格天恩不以衰朽視臣仍令當防剿重任臣病中感奮

幾忘精力之不支而又恨醫藥之未能奏效也伏念臣此次來

皖之初不數月間關隘城池連次告復軍務尙稱得手旋以四

方多故餉源告竭局面頓更悍賊叛民饑軍降衆萃於一時而

措置之棘手遂較各路為最時歷三年事出萬變臣心力交瘁

雖倖免潰敗決裂之患而究無卓然獨著之功迺蒙

皇上不責臣以不效曲示

優容

知遇之深淪肌浹髓臣具有天良但使病勢可望輕減曷敢稍存推卸且現在軍威較前益壯賊勢較前益衰臣既不畏從前之難又豈肯辭今日之易况臣連年以來含垢隱忍以待事機之轉幸有今日更思勉強支撐與李續宜共圖賊事以冀不負朝廷委任即臣進退之節亦庶幾有始有終矣無如患病已三月有餘服藥至一百餘劑又值暑雨連旬涇熱交侵病勢時增時減軍情重大遇事又不敢不殫思竭慮勞心愈甚求效愈難以臣受

恩深重即肝腦塗地抑又何辭第恐以病軀承乏究竟難免貽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誤蓋臣未病之先每三五日必周歷各營拊循申警將弁兵勇雖處困窮尚知奮勉今足不出營已百餘日矣恐將士不無懈怠之心即賊眾易啟覬覦之漸倘或大局或有渙散臣負咎滋重更無以仰答

高深此臣輾轉籌思不能再三籲懇也查臨淮為南北重鎮從前廬定未復粵捻交乘孤軍屹峙關繫全局安危固屬緊要現在江淮肅清南岸較鬆而苗捻近在西北又勢據上游一經官軍進逼必以全力下犯設有疎虞各路軍務均為掣動情形仍屬喫重臣病既難再支必須

特簡重臣威望才力足以控制方可固藩籬而資進取李續宜

到皖數月臣屢與籌商軍務知其沈毅果決識力堅定實能肩此重任臣前年奏請以李續宜為安徽巡撫即聲明合軍務地方為一手辦理方有成效臣昨慮病難速痊曾與曾國藩熟籌接手之人該大臣亦以惟李續宜能勝其任可否仰懇

天恩飭令李續宜以巡撫接受

欽差大臣關防如官文之於湖北曾國藩之於江南事權歸一呼應靈通當較臣事半功倍伏乞

皇太后

皇上鑒臣苦衷准臣開缺

救下李續宜即行接辦俾臣交卸回籍靜心調理早痊一日早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圖一日報効其未經交卸以前臣仍當力疾支持盡心籌辦不敢稍存諉卸也所有臣病難支懇請開缺緣由理合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臣不勝悚懼恐惶待

命之至謹

奏

剿辦靈宿捻匪片 同治元年七月初一日

再臣前奏臨淮兩路剿匪情形接奉寄信

諭旨覽奏均悉卽著飭令吳秀徐鵬等節節進剿次第掃蕩其
花莊任橋一帶捻圩乞降尤須辨別真偽不得率行招撫致貽
後患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廣運

訓誨周詳臣曷勝欽感查宿州境內捻圩林立從前之得以猖
獗者一因徐宿一軍兵力過單不能遏其竄路一因臨淮一軍
爲南岸粵氛牽制不能進擣捻巢且匪首丁朝臣李春喜等假
苗練爲名在滄北一帶乘勢逼脅於捻匪之外又添附苗一股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二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枝節叢生幾於良莠莫辨臣是以先由滄北掃蕩仰藉

天威剿撫互用向來附苗各圩一律歸正悉聽官軍約束調遣
業經奏明在案靈璧境內自晏路口賊匪擊退後亦已肅清團
練從新整頓宿靈之氣已通六月二十五日記名總兵吳秀副
都統克蒙額帶領馬隊至宿靈交界之宿靈菴地方與田在田
所部之副將歐玉標等會哨附近捻圩忱於軍威多有薙髮來
營備述被脅情狀涕泣乞撫者臣以若輩築圩自固向來官至
從官捻至從捻苗至從苗若專以力攻取不特曠日持久徒被
牽掣且使知罪在不赦則結黨愈深抗拒愈力非計之得也是
以飭令該鎮等因勢利導果與捻首拒絕薙髮投誠概予自新

之路近日界溝之田圩婁莊之黃陳兩圩均已薙髮臣派令副

將銜參將張起鳳駐紮田圩副將李振國都司張士元等駐紮
黃陳兩圩一面飭令徐鵬由固鎮帶隊直至任橋該圩首等均
薙髮來見並收復附近之薛金圩楊圩衆興集部溝等圩並有
宿州東四十里鋪之捻首楊老舍者係黑旗任傳秀手下大頭
目任傳秀向來裝旗必賴楊老舍爲之招集前因捻首李成任
柱任弗得等糾黨北竄任傳秀亦欲裝旗續往共圖搶擄楊老
舍聞知臣營進兵遂有歸正之心不與任傳秀見面是以裝旗
不遂各捻首頗覺驚慌臣已密派員弁前往開導如楊老舍真
心投誠則宿州東南四十餘圩均可不煩兵力惟湖溝係捻首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積年老巢距已投之薛金圩僅十餘里臣已飭吳秀克蒙額等
酌留隊伍鎮撫金馬胡已順各圩一面調集馬步大隊均至固
鎮會合徐鵬等進紮薛金圩並調派礮船四十餘隻水陸並進
直擣湖溝一俟湖溝得手即可與徐宿兵勇會合併力向西南
掃蕩矣現探李成等各旗股匪竄至徐州東北之貓兒窩田在
田攻拔奶奶山後帶兵折回徐州僧格林沁聞亦有前往會剿
之說北路兵力較厚似無難於撲滅也除隨時審度機宜督飭
吳秀徐鵬等迅籌進剿外所有北路近日軍情理合附片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覆陳剿撫金馬胡各圩顛末摺

同治元年七月十一日

奏爲遵

旨詳細覆陳仰紆

宸廑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前因金馬胡練衆丁朝臣糾黨滋擾諭令袁甲三剿辦嗣據袁甲三奏接據勝保函稱該練衆隨同苗沛霖剿賊自贖囑官軍勿與爲難等語當經諭令該大臣等嚴加鈐束昨據勝保奏稱丁朝臣因臨淮之兵攻剿日急該練悉數譁歸約有二萬餘人等語該練衆既懷憤激勢必乘怒很鬪著袁甲三妥爲防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二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剿不得稍有疏虞等因欽此仰蒙

訓示倍切感悚惟勝保所奏各情實無其事謹將臣剿撫金馬

胡顛末及現在情形據實爲我

皇上縷細陳之查金馬胡各圩坐落靈璧縣東南藕莊一帶前被丁朝臣李春喜煽惑助苗爲虐荼毒良民臣忝統師干豈有不行剿辦之理迨丁朝臣遠去李春喜就戮該練衆始知官不可抗苗不可從翻然悔悟涕泣乞撫既可收爲我用肅清後路以便進擣宿境擒巢臣又豈有始終拒絕之理業已酌察情形以次收撫派隊前往駐紮於六月初一日附片奏明在案臣於收撫後派員清查戶口金馬胡並徐王呂六姓六圩計九百六

十七戶老幼男丁不足二千人其前隨丁朝臣西去者共僅二百二十名均有冊籍可查此外附近之棧塘廟二十餘圩被逼去者又六七百人先至蒙城之移村集爲苗沛霖調至江口集旋因無糧放歸曾據懷遠練總副將邵徵祥遊擊汪東海具稟乞恩寬其既往據稱各該圩衆聞聽家內事已平安均願回家安業並聲明所來之人尙有數百不敢冒昧前進請指明路徑飭令回家永不滋事等語臣以各該圩均已就撫其在外練丁自應准其回圩以安反側且使知從官之安勝於從苗隨卽諭令每四五十人爲一起由九灣過河東歸並飭沿途各營將弁妥爲彈壓行程甚屬安靜現據邵徵祥稟報金馬胡練丁業已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二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陸續回圩其因雨阻留懷遠之小黃旗練丁一百餘人係宿境

年家樓并縣之人亦已全數回去懷遠安謐如常等語並據駐

防金馬胡各圩守備陳德厚稟報按冊點驗前次西去練丁均

已全數回圩並無一人在外開具清單呈送前來覈與勝保所

奏二萬餘人悉數譁歸並懷憤尋鬪各情大相逕庭臣不知勝

保何故造爲此言上煩

宸慮也至丁朝臣本係夏邑捻匪投入苗練管帶馬勇前赴滄北騷擾實苗沛霖之所使留其母妻在苗老寨爲質並非滄北土著昨據探丁朝臣現在潁州南一百十里之簡家集並未帶人東來臣更不知勝保指定丁朝臣爲滄北之練其意何居也

該大臣前因臣派兵剿辦曾有信函致臣謂係前署藩司張學醇誤聽浮言尋仇報復又鈔送泗靈職員朱庚培貢生王道重等十二人聯名訴稟一紙屬臣量加寬宥免動干戈臣接閱不勝駭異當卽細加查訪朱庚培等均各在家並未赴勝保軍營具稟且查稟內仍係以上年壽州官兵句捻激變苗練因此泗靈練衆不服所行多有過當語言悖逆實堪髮指况覈其具稟日期已在臣收撫金馬胡各圩移兵剿捻之後其爲苗練捏造希圖挑釁顯而易見是以置之不覆不料勝保又以練衆懷憤譁歸爲詞率行入

告也將謂勝保以軍務爲重自當一面具奏一面咨臣嚴加堵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剿何以至今並未接其隻字幸而事屬子虛萬一實有其事臣直至接奉

諭旨再行辦理豈不著著落後該大臣此奏究竟爲公爲私難逃

聖明洞鑒夫金馬胡練衆來去人數多寡及臣酌量剿撫情形係共見共聞之事臣不必與之爭論謹照鈔邵徵祥等兩次來稟並守備陳德厚點驗清單恭呈

御覽一切底細不辨自明矣臣獨不解勝保故爲若此之說將以臣爲激變以掩其從前爲丁朝臣緩頰之過歟抑以見臣之駕馭失宜歟而不知金馬胡歸來之人則早已安然無事也惟

勝保於此等彰明較著之事尙敢詭詞以亂聖聽其平日之膽大欺節更可概見此後剿撫機宜正在喫緊應如何杜其簧鼓免致煩

宸慮而亂軍心出自

聖明乾斷非臣所敢擬議也所有遵

旨覆陳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截擊竄擒獲勝摺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二日

奏為臨淮官軍截擊北路回竄擒匪斬馘甚多悉數逼回老巢現又添兵進剿力圖掃蕩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派兵北路剿撫擒圩並籌進擣宿境湖溝擒集各緣由節經附奏在案旋據探報前次北竄各股擒匪在邳州境內經北路官兵擊敗東路亦有官兵堵截遂由徐境雙溝避兵疾趨意欲繞出東路官兵之後再圖竄擾臣得信後飛飭記名總兵吳秀副都統克蒙額督帶馬步分路堵剿並飭令記名總兵徐鵬留派隊伍牽掣湖溝王家洲賊勢一面親帶兵勇由固鎮至靈璧一帶策應七月初十日克蒙額帶領吉林黑龍江馬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隊官兵扼賊於靈境之虞姬墓據橋為險該匪幾次衝突均為我軍槍礮抵回相持半日折而西竄克蒙額等跟蹤追擊至界溝以西賊拚命回撲克蒙額攘臂大呼首先陷陣營總和山勝安等亦均帶隊衝入槍箭刀矛幾無虛發賊屍枕藉猶復死鬪不休克蒙額和山均受重傷裹創力戰直將賊隊壓下由寨子山一帶奔竄回巢訊據生擒賊供此股擒匪係陸老宣任柱之八卦旗其另股藍旗白旗李成任化綁等竄至靈西之大山為參將張起鳳守備陳德厚等擊敗復經吳秀帶領陝西四川湖南宣化各營馬步兵在任家廟迎頭截擊該逆被創情急盡去其衣赤身披髮死力格鬪有手執黃旗賊目指揮賊衆上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尤為兇悍吳秀用洋槍對準轟擊該逆應聲落馬我軍一擁直前賊衆散亂紛紛敗退吳秀督隊追逐斃賊不計其數追奔二十餘里賊見我軍窮追預於高梁地內埋伏吳秀僅帶隨身小隊深入陣亡弁兵亦間有傷損適徐鵬張起鳳等兩路趕到會合夾攻該逆見有接應無心戀戰均向西南孫疇一帶老巢而遁徐鵬等跟追至昏黑始行收隊復四路巡哨附近已無賊蹤當將吳秀屍身尋獲棺殮點查弁兵惟吳秀之子遊擊銜都司吳國榮是日追賊未回不知下落是否陣亡現飭查明另報此官軍截擊回竄擒匪獲勝逼回老巢之實在情形也臣查擒逆裝旗東趨北竄久已來去自由此次官軍截擊雖傷亡將領大員而一戰再戰斃賊甚多逆膽已寒現探該逆等各回老巢勢極狼狽其從前被脅各圩隨往之人見本圩歸正亦均忱於兵威一律薙髮金馬胡新附之衆並已抽調精壯二百人歸都司郭萬福管帶隨同官軍紮營助剿人心甚為堅定從此剿撫兼施該逆處處受制自不敢再行竄突惟該逆死黨大半麇聚湖溝有欲再逼東路民圩與官軍決一勝負之說臣又由臨營抽撥建甯鎮總兵張得勝記名副都統善慶副將馬培基各帶馬步馳赴固鎮會合徐鵬歸併兵力在於滄河南北兩岸聯絡進紮謀定後戰現據徐鵬等稟報營盤均經紮定臣已密籌機宜飭令先攻王家洲賊圩以孤湖溝之勢力圖掃蕩其宿州東南

大店地方距固鎮六十里並經田在田所部之記名總兵胡元昌派隊駐紮臣仍飭署宿州知州英翰往來各圩申警拊循以聯軍威而鼓民氣除查明傷亡弁兵彙案請卹外查提督銜記名總兵貴州清江協副將吳秀自咸豐三年帶兵來皖從征十載累著戰功此次進兵宿靈收撫各圩恩威並用民情極為感戴茲以追賊過猛中伏陣亡深堪憫惻相應請旨交部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議卹並准於靈璧縣死事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所有截擊回竄擒匪斬馘甚多均已逼回老巢現又添兵進剿緣由理合由六百里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催解餉片 開禧元年七月二十二日

再臨淮軍營餉項向賴外省協濟屢奉諭旨嚴催各該省總視為具文自臣患病請假更覺呼應不靈茲復仰蒙

聖恩准臣開缺各該省接閱邸抄尤必有所觀望現值暑雨連旬水漲路阻臣營銀米兩缺若非李續宜由六安解濟兵米一千石目前卽無以支持姑無論臣一日未經卸事總當籌一日之餉卽使交卸有期而臨淮一軍剿匪喫緊接辦之人亦斷難無米爲炊相應請

旨救下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江蘇福建各巡撫福州將軍准宿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關監督各將應解臨營軍餉照章迅速籌解毋許遲延以定軍心而資防剿謹附片具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謝准予開缺 恩摺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奏病再難支懇請開缺一摺同治元年七月初

八日內閣奉

上諭前據袁甲三因病兩次懇請賞假疊經賞假在營安心調

理嗣據節次奏稱病勢增劇倘貽誤大局負咎滋重懇恩開缺

等語袁甲三著准其開缺回籍調理前因壽州失陷袁甲三與

翁同書共辦一事且有督辦軍務之責降旨交部嚴加議處當

經吏部議以革職惟念該大臣督辦安徽軍務時閱三載雖未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三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能卓著戰功而時值艱危袁甲三竭力支持一切尙臻穩練該

部所議袁甲三應得革職處分著加恩寬免欽此並奉寄信

諭旨李續宜未到臨淮以前仍著袁甲三竭力籌辦等因欽此

仰蒙

皇上曲賜矜全

優加體恤臣聞

命感激莫可名言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謝

天恩伏念臣受

列朝知遇之恩膺三次督師之

命當此瘡痍滿目禍患未平正宜勉竭駑駘力圖掃蕩詎料染
患病疾屢逾假期未能奏效萬不獲已陳請開缺上無以仰酬
高厚下無以自慰生平撫躬懷慙捫心滋懼迺荷

聖慈之天覆故里容歸復蒙

詔語之春溫前愆曲宥且行間之艱窘與危局之支持無一不

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非木石能無感泣現值暑雨交侵臣於手足

笨重之外兩臂復染瘡疾晝夜呻吟益增痛楚然一日未經交

卸總當盡一日之心斷不敢稍形鬆懈惟臣於七月十三日接

李續宜來信該撫於七月初七日在六安軍營聞訃丁母憂已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由兩江總督曾國藩代為具奏李續宜威望素著為皖省必不可

少之人

皇上是否准其回籍守制如何俾令忠孝兩全臣難以懸揣曾

國藩等如何安排臣尙未接其來信既未能催李續宜接辦亦

未敢冒然齎送關防現仍照常開用藉以繫軍心而定民志惟

臣究屬病軀數月以來已屬不遺餘力斷難日久支撐軍務重

大應如何交卸伏候

諭旨遵行臣年未六十如能速整歸裝靜心調治尙不致竟成

殘廢倘邀

如天之福早日就痊自當再圖報効萬不敢久耽安逸自外

生成所有微臣感激依戀下忱並暫仍籌辦軍務請旨交卸緣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收復官溝各圩摺 同治元年八月初八日

奏為官軍收復官溝王家洲等圩乘勢直搗湖溝密約內應擊退大股捻匪克復湖溝要隘澮北一律肅清恭摺陳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將擊賊獲勝逼回老巢並添兵進剿湖溝捻巢各緣由縷細奏

聞在案查湖溝濱臨澮南黃單二姓共築五圩被捻首任異占踞恃為老巢每次糾黨東竄必於該處會齊其北岸十里之王家洲圩與湖溝為犄角欲圖掃蕩湖溝必先自王家洲入手臣於擊敗回竄各股捻匪後即經密籌機宜飭令記名總兵徐鵬等歸併兵力會合宿州勇練南北夾攻迅圖剿辦旋據探報捻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首任化綁在宿境之戴家樓裝旗救援湖溝必欲疏通東路再圖竄擾臣又申明軍律嚴飭各隊滾營前進上緊攻剿為先發制人之計七月二十三日記名副都統善慶記名總兵宋慶參將蔡福成都司李坤府經歷許懋德等擊賊於大孟圩以北斃賊二百餘名賊即敗退是日記名總兵朱淮森副將張景春參將陳松滾紮三營二十四日賊又來撲我軍再戰再捷賊馬之近河岸者為水師礮船轟擊殲斃甚多賊又敗退我軍又進紮四營維時署宿州知州英翰會同宿管暫革副將歐玉標管帶水練收撫花莊水池鋪及四鋪迤南之王家砦孔家砦支家砦直至官溝距王家洲僅止九里南北聯絡聲威愈壯官溝圩首

李昌玲隨卽率衆薙髮投誠王家洲圩首王之盈亦隻身赴營自投備述本係良民被賊逼脅並非甘心爲逆情願密約內應共剿湖溝踞逆並云湖溝黃家砦黃景安單家砦單欽宇單東山從前均係練總臣前在徐宿時曾經給過功牌後爲捻逆所逼自聞臣營進兵卽有殺賊自效之意等語徐鵬英翰察其情眞密遣守備黃秉忠潛赴湖溝與黃景安等晤面黃景安等感臣舊恩誓以死報隨與密約內外夾擊兵練右臂繫以紅繩爲號計議已定二十七日徐鵬善慶統帶馬步水師由南岸進至湖溝之東南十里地方英翰亦率勇練由北岸進至王家洲圩日已過午該逆任化綁任異率悍賊約七八千人馬五百餘匹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蜂擁迎拒徐鵬麾令參將李得勝以槍礮隊擊卻之賊復分兩路包抄經宋慶及副將劉鳳芝亦分兩路抵住善慶及副將馬培基帶領馬隊官兵繞出賊後副將唐萬清都司程之偉等隊亦均趕到前後夾擊賊勢不支紛紛敗退我軍奮勇追擊直到湖溝該逆逼近圩寨返身再鬪忽圩內槍礮齊施直衝賊隊我軍知係內應一擁直前賊衆驚駭莫知所措紛紛棄械狂奔圩內從捻之人亦均奪門逃竄我軍兩岸吶喊水師礮聲不絕宿營勇練亦已渡河會合跟追馬隊兩面抄殺該逆自相踐踏落水死者不計其數我軍追出七里至魏家廟地方又被該處圩練截擊餘賸無多向西奔竄羅家集戴家溝而去當將湖溝要

隘克復南岸圩砦五處北岸圩砦五處均已歸正滄北肅清人心大快此官軍會合進擣捻巢密約內應克復要隘之實在情形也臣查湖溝爲捻逆東竄要衝自被該逆占踞靈泗一帶頻遭蹂躪滄北幾無完土南北驛路爲之不通已及三年臣於上年冬間派委前署藩司已革按察使張學醇駐軍九灣卽爲進搗湖溝地步半載以來該文武將領等於餉需極絀之時激勵兵勇踴躍前驅先將附苗數十圩以次收撫其固結最深之金馬胡人衆亦均向化派練助剿後顧無虞隨由固鎮進兵捻首楊玉禧率領宿州大店東南四十餘圩首先歸正遠近響應共計宿靈境內收撫從捻二百餘圩署宿州知州英翰往來約束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深得民心聯爲一氣南北夾擊卒藉內應之力直擣捻巢俾數年狂寇狼狽西奔要隘得以迅克滄北一律肅清宿靈至鳳臨驛路亦已通行臣宣布朝廷德化出示曉諭人心無不鼓舞從此移軍進紮先固東路門戶再與各路統帥約會夾攻剿撫兼施北路捻氛可期掃蕩實爲軍務一大轉關所有異常出力功績最著之記名總兵甘肅靈州營參將徐鵬副將銜儘先參將李得勝均擬請賞加勇號藍翎知府銜安徽候補同知署宿州知州英翰擬請免補本班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並賞換花翎卽補協領新保擬請

賞加副都統銜五品花翎披甲魁亮擬請以佐領卽補候選府
經歷許懋德擬請免選本班以知縣不論雙單月遇缺卽選藍
翎守備黃秉忠擬請以都司儘先補用並

賞換花翎暫革留營副將歐玉標擬請開復暫行革職處分並

賞加總兵銜練總童生楊玉蓀史繼善均擬請

賞給鹽提舉銜並

賞戴藍翎練總軍功黃景安單欽字單東山均擬請

賞給守備銜並

賞戴藍翎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練人等自正月進兵滄
北大小一百餘戰剿撫三百餘圩傳數百里淪陷之地一律肅

端 綴 公 集 奏議卷十八

三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清均屬著有微勞可否擇尤酌保以示鼓勵出自

聖主鴻施所有官軍會合進擣湖溝捻巢克復要隘各緣由理
合由六百里馳陳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奏議

卷之十九目錄

覆陳苗練退出壽正情形摺

同治八年閏八月初一日

密陳豫防苗逆片

請飭員到防接辦軍務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五日

陳報各路軍情片

覆陳預籌東路防剿事宜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八日

敬陳管見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八日

恭送 梓宮請飭嚴加巡警片

謝子保齡中式舉人 恩摺

同治元年九月初七日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妥籌交代摺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

陳報交卸起程日期並妥籌防剿摺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遵 旨暫緩回籍摺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遵查苗練現在情形摺

同治元年十月初八日

保薦人才摺

同治元年十月初八日

恭報回籍日期摺

同治元年十月初八日

覆陳苗練退出壽正情形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初一日

奏為遵 旨覆陳近日苗練情形並壽州正陽均已退出道員蔣凝學業已進城各緣由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前次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元年七月初五日奉

上諭前因豫省河洛一帶匪蹤充斥屢諭勝保統率所部移紮該處本日復降旨嚴催諒不日即可拔隊前往勝保起程以後一切辦理苗捻機宜事權固可歸一惟苗沛霖心懷疑懼如失據依恃之太急恐其與張落刑句合則北路空虛不無慮該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大臣惟當與李續宜妥為籌畫以期計出萬全不激變於目前而又不釀患於日後如此辦理方為妥善等因欽此仰見宸謀廣運

指示周詳 臣跪聆之下莫名欽佩查苗沛霖假團練為名包藏禍心其一切狡獪情形均在

聖明洞鑒之中毋庸再行縷述自勝保離皖後苗沛霖頗有懼心誠如

聖諭如失據依當此捻患未平自不宜持之太急以啟句結之漸如 臣未患病李續宜不丁憂則上下游軍威壯盛亟宜翦此內患以正人心而靖疆宇今 臣既病難速愈李續宜丁憂又必

須回籍一行事局中變自應暫假權宜於設法羈縻之中寓力求鈐制之意使其不敢妄動方爲計出萬全臣前聞苗沛霖願將壽州正陽城關讓出旋聞復有反覆八月十一日苗沛霖親帶礮船十數隻馬步千餘人攜歌妓數十至懷遠縣爲該縣練局酬勞而遠近聞傳皆言苗練欲赴淮東打糧蓋臣上年派令臣子翰林院侍講袁保恆駐紮長淮衛蚌埠並派兵紮營劉府集原爲逼苗起見沿淮兩岸從苗者收撫一百數十圩發給官督民練旗號縱廣百餘里一概歸官由臨淮而論謂之淮南就懷遠而觀謂之淮東苗沛霖恨其歸官久有仍逼歸苗之意此次至懷大約因臣患病新舊交替之際欲乘間一逞也臣示以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鎮靜密派雲南鹽法道李榮藉校閱兵練爲名前赴蚌埠水陸布置並派儘先參將吳殿元管帶馬勇至劉府集以西巡哨一面函諭懷遠練總邵徵祥傳令苗沛霖來臨謁見苗沛霖知我有備遂於十四日失望而去現據署壽春鎮總兵李璋稟報甘肅安肅道蔣凝學於十五日帶領水旱各隊行抵正陽二十一日進至壽州現在壽州苗練業已全數退出正陽關卡業經安設軍民均甚安靖苗沛霖已回老巢下蔡地方仍係該練踞守此近日苗練情形並退出壽州正陽之原委也臣查苗沛霖自勝保離皖後跋扈已不如前此次率衆來懷人言洵洵卒知官軍有備失望而去卽讓出壽州正陽自係怵於聲威雖正陽尙

有一營下蔡未經讓出懷遠亦尙有苗練公局而因勢利導遂漸轉移自可翦其羽翼除隨時相機妥辦外所有近日苗練情形並退出壽州正陽緣由理合繕摺密陳伏乞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密陳豫防苗逆片 同治元年閏八月初一日

再查苗沛霖陰狠叵測斷不肯安心就撫早蒙

聖明洞鑒亦人所共知 臣前次疊請剿辦者以 臣雖因病去皖而李續宜謀勇兼優兵威壯盛必能殲此巨憝今 臣既病體難支李續宜又蒙

恩給假回籍穿孝不得不暫事羈縻權宜辦理昨因苗沛霖有退讓正陽壽州之說 臣即函致李續宜乘苗沛霖失恃畏懼之時因勢而導以期逐漸轉移不必驟與決裂李續宜深以為然現在正陽壽州既經讓出道員蔣凝學業已帶兵駐守必能相機操縱妥為辦理李續宜亦必能仰慰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八 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宸衷轉囑唐訓方與僧格林沁妥籌盡善之策僧格林沁公忠素著向來辦理剿撫均有斟酌勝保前辦苗沛霖撫事所以物議沸騰者不在因時權變而在顛倒是非有意欺飾既欲苗沛霖獨樹一幟不歸地方大吏調遣又創為報重施輕之說使苗沛霖悻悻於

朝廷賞不敵功至今心懷缺望在僧格林沁老成持重萬不致蹈其覆轍惟 臣鯁鯁過慮竊以為有不可不防者四苗沛霖倡亂以來未嘗輕離巢穴其衆亦未曾遠出恐僧格林沁未悉情形一旦調赴北路剿捻以獷悍之衆而又習慣行軍必將縱橫馳突愈不可制此不可不防者一也苗沛霖素仰僧格林沁威

名深憚官軍馬隊只可遙為控制不可與之合隊蓋恐竊窺北路虛實學習馬兵步伍更敢恣橫之心此不可不防者二也苗沛霖於楚師畏而惡之自勝保去皖無可倚恃氣頗自餒現雖退避楚師而其實未嘗甘心今僧格林沁處既有勝保為之先容又有博崇武從中簧鼓恐將多方挑唆使僧格林沁與楚師意見不能相合此不可不防者三也苗沛霖到處張貼告示自稱奉

旨督辦團練有不附從者則以違

旨攻之惑世誣民莫此為甚恐再假以威權則植黨愈多更不服地方官鈐束此不可不防者四也 臣交卸在即愚慮所及不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敢不直陳於

君父之前應如何密寄僧格林沁斟酌辦理之處出自

聖裁再壽州正陽收復均係楚軍之力應俟李續宜奏報再行

明降諭旨 臣此封一摺一片均請

留中以昭慎密謹附片密

奏

請飭員到防接辦軍務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五日

奏為臨淮軍務緊要 微臣 病體支離勢難日久撐持 臣 子袁保恆現又聞訃丁母憂亟須奔喪回籍請

旨飭催唐訓方迅速來臨接辦軍務其未到以前並請

飭令署安徽藩司馬新貽暫統臨軍守候交代以重軍務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 臣 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八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因袁甲三奏病勢難支降旨准其開缺並諭令俟李續宜到防再行交卸現在李續宜給假回籍到防尚需時日臨准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當南北之衝戰守事宜不容稍懈唐訓方甫經到皖一切情形尚未熟悉必須該大臣相助為理著袁甲三仍遵前旨力疾從公妥籌辦理所有欽差大臣關防著仍俟李續宜假滿回皖再行交卸等因欽此仰蒙

皇上天恩不以 臣 朽病無能仍令力疾從公妥籌戰守 臣 聞

命感激果能勉強支持斷不敢速求交卸惟 臣 染患此症實緣

十載軍營事多棘手以致操心過度氣血兩虧手足未能靈動

自本年三月至今已逾半載雖服藥有時見效而偶一思慮輒

復加劇藥力之培補總不敵心思之消耗現在天氣漸涼病勢有增無減而將士未以 臣 病稍形鬆懈者緣 臣 子翰林院侍講

袁保恆從征十年於 臣 一切調度布置素所習見且身親戰陣頗能與士卒共甘苦前自長淮衛調回臨淮侍 臣 湯藥一切軍事 臣 未能躬親者令袁保恆稟命而行悉心照料當此時事艱難餉需極絀各兵勇諒 臣 苦心尚能奮勉圖功未始非袁保恆維持調護之力 臣 以其世受

國恩本應力圖報稱且代父分勞分所當然是以歷次奏報從未提及詎料本月初八日 臣 接到家信知 臣 妻陳氏於八月二十四日在河南省寓病故袁保恆係屬長子例應丁憂該侍講隨侍 臣 營十載以來不遑將母驟聞凶耗抱恨終天 臣 以

國事軍務為重雖不准該侍講哀毀過甚而該侍講方寸已亂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又以 臣 扶掖需人萬難暫離左右不克即日奔喪瞻顧徬徨不能自己更何能助 臣 理事且 臣 母現年八十六歲近本多病兼以 臣 妻所遺子女半多幼稚觸目傷懷彌切倚闕之望 臣 傷悼焦慮病益增劇雖烏鳥私情不應上瀆

天聽而 臣 久病之軀當鉅艱之任設或捻匪聞而生心強練知而愈橫一經貽誤

皇上即重治 臣 以罪 臣 亦何辭但恐大局震動又貽

朝廷南顧之憂耳此 臣 病不能久留不可久留之苦衷也唐訓

方謀略素嫻久為 臣 所深知昨接李續宜來信據云唐訓方戰守事宜素所諳悉而又誠篤寬厚和易近情囑 臣 奏催唐訓方

迅速來臨接辦並接曾國藩來函亦云不日覆奏俟唐訓方到
皖後卽赴臨淮相應請

旨飭催唐訓方星夜兼程來臨接辦軍務以重防剿所有

欽差大臣關防是否卽交唐訓方暫署抑封送曾國藩存儲俟

李續宜銷假回皖再行接受之處恭候

欽定抑臣更有請者臣既病難久支袁保恆又哀痛迫切急於

遣歸軍務緊要刻刻有隕越之慮唐訓方到臨尙須時日而暫

時統率者不可無人查有署安徽布政使記名道馬新貽本係

臣營營務處且在皖日久熟悉情形現赴安慶省城稟謁督撫

籌商一切該員於北路防剿向本諳練又與臣營兵將相習臣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已專函與曾國藩李續宜籌商飭調馬新貽刻日回臨代爲照

料該員係本省藩司軍務地方本不應劃而爲二可否請

旨於唐訓方未到以前卽令馬新貽暫統臨軍以重防剿而定

兵心至臣任內兵勇交代該員平日經手熟悉唐訓方到臨並

可面詢一切臣俟布置稍定卽束裝帶同袁保恆先行起程回

籍庶上不負

皇上准臣開缺調理之恩希冀病可速痊以伸再圖報効之志

也除袁保恆丁憂日期由臣分咨吏禮部翰林院查照開缺外

所有臣病難支臣子袁保恆聞訃丁母憂亟須回籍請催唐訓

方迅速來臨接辦並先令馬新貽暫統臨軍守候交代以重軍

務各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臣無任悚懼急迫待
命之至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各路軍情片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五日

再前次西北分竄捻匪經官軍擊敗回巢意欲東竄臣飭令前敵湖溝各營密籌戰守情形業經奏明在案拜摺後嚴飭記名總兵徐鵬副都統善慶等分帶馬隊逐日往西路巡哨以亂賊心並勤加確探茲據稟稱探得該逆竄鞍山之敗精悍殲斃殆盡而李成趙克元兩股傷斃尤多其確有可驗者如小捻首曹平帶去四百餘人僅回二十餘人劉木匠帶去一百六十餘人僅回十二人單東瀛帶去八百餘人僅回九十餘人蕭家砦帶去五十人僅回一人桃園砦帶去一百餘人僅回二十餘人是以李成等此次糾黨東竄裝旗數日嘯聚無多又知東路各營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有備未敢遽行竄突其湖溝西南三四十里宿州懷遠交界之年家樓等處向歸苗練所稱著名慣戰之小黃旗是也臣於湖溝克復後飭前敵將領備以聲威示以恩信俾令知懼知感旋據派去管帶馬勇年大成帶領該處東南兩砦練首年長安年兆豐及張家砦練首張金普方家砦練首方如明劉家砦練首劉化久夏家砦練首夏宏彩陸家砦練首陸殿颺何家砦練首崔懷寶等來營謁見曉以順逆諭以邪正各該練總無不感激涕零情願歸官臣已飭令徐鵬等妥為辦理既以通進兵之路並以孤逆衆之黨一面會合徐宿官軍確探賊情如果有機可乘斷不敢因循貽誤總期扼定要隘使已撫各圩無虞反側未

撫各圩逐漸歸正以冀翦除羽翼為次第廓清之計除隨時督飭辦理外所有近日北路軍情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覆陳預籌東路防剿事宜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

旨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十八日承准議政王大臣字寄同治元年

閏八月十二日奉

上諭僧格林沁將由北路進兵將來各路約齊會剿之時賊如竄往北路自應即由該大臣撥兵追剿其賊竄西路應由唐訓方撥兵追剿賊竄東路應由吳棠撥兵追剿賊若南竄即行三路合力追剿著各責成先期妥為布置毋得臨事觀望遷延自干罪戾袁甲三尙駐臨淮其毫捻東路防剿應與吳棠等如何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各分汛地合力進攻之處均當豫為籌定總之各路責成均須嚴密部勒方能及時同心戮力聲勢聯絡著該大臣等會同詳悉商酌盡善迅即奏聞等因欽此臣查由臨淮至宿州二百數十里為捻逆東竄之路其間道里適均地形扼要以固鎮為關鍵經臣派兵駐紮兩年以來賊未敢由固鎮以南東竄一步詎因宿州軍力較單該逆遂得由固鎮以北之湖溝地方往來奔突是湖溝又為東路門戶矣臣從前兵力牽於淮南鞭長莫及自本年四月會克廬郡肅清淮南後即移師掃蕩滄北乘勝以全力攻復湖溝連營扼守冀近與徐宿一軍為犄角遠與僧格林沁聯絡聲勢本為分路並進約期大舉之計查現在由臨淮

進兵之路有二其一由固鎮湖溝并縣湖滄河而西可以直達

南屏臨渙以攻孫疇板橋曹市集李成劉天幅等老巢惟道遠而水淺軍火糧餉轉運維艱且須由捻匪邊境節節前進其勢迂緩而難不如宿軍由此進兵之近而易也一由懷遠龍亢蒙城湖渦河而上可以直達高爐西洋雉河等集以攻張落刑等老巢自臨淮至蒙城暢行無阻蒙城之西距雉河集僅百里鼓行而進不難直搗中堅捻逆之腹心既潰則肢體自解權其緩急輕重惟有將湖溝一路仍歸宿軍由吳棠督飭辦理抽出臨淮一軍除留防固鎮外專注蒙城一路既可勁氣直達迅抵雉河老巢兼可就近鎮撫苗練實為一舉兩得臣已飛商吳棠尙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未接其咨覆昨准僧格林沁咨詢臣與吳棠如何各分汛地合力進攻據稱已札令蔣凝學帶領楚軍即由西南督隊自沙河向東北進剿捻巢蔣凝學所統楚師分布各處能否照僧格林沁所議辦理臣尙未接其來稟昨接曾國藩來函並咨送奏稿知已奏請唐訓方接統臨軍俟其行抵安慶即催令迅速來臨頃據安慶來信知唐訓方已到安慶計九月初間可抵臨淮一經接手必能通籌妥議仰慰宸廑臣現在仍當督飭前敵將領嚴密布置一俟唐訓方到臨即將東路進兵機宜與之悉心籌商隨時奏聞至臨營兵勇計馬步水陸兩萬餘人近因淮南無事下游軍

情稍鬆外省協餉罕至且士卒因轉戰疲憊瘟疫傳染未能一律精壯除將定遠五河靈璧泗州盱眙及鳳陽府縣兩城各防兵酌量裁撤外復督飭水陸將弁嚴加裁汰以節糜費而收實效唐訓方到後是否仍應歸併及添募之處亦當與之商酌辦理斷不敢因交卸在即稍涉懈弛自取咎戾除詳細咨覆僧格林沁外所有預籌東路防剿緣由理合繕摺由五百里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敬陳管見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八日

奏為縷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維出治宜挈其大綱行政宜防其積弊大綱立則條理次第舉矣積弊去則隱患無由萌矣

皇上自御極以來上承

兩宮

皇太后勵精圖治下有王大臣竭智盡忠治法燦然中外想望

昇平兼之

聖心虛受言路宏開臣受

恩最深尤宜殫盡愚忱以期仰酬於萬一惟是督師在外聞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未廣即時於邸鈔內略知梗概又苦不能詳悉病中過慮明知迂疎之見未達體要而愚誠所迫有不能已於言者且臣已蒙

聖恩准予開缺不日交卸回籍瞻望

闕廷依戀無已稍有所見尤不得不為

皇上亟陳之謹臚列管見伏候

聖明採納

一曰

聖學之緩急宜權也我

朝家法自經史而外如

列朝實錄以及

國書清語騎射與各部落各國番語無不講習所以通達古今
綜括文武統馭中外法至詳也然當

儲宮養正之日歲月寬閒原宜同時並及我

皇上以冲齡踐阼日總萬幾聞

宸躬就學每日不過兩時

皇上天資聰明文藝技能一涉必皆通曉但爲時有限不能徧

及且精神常使有餘則心思愈覺靈敏臣愚以爲事有先後過

於驟則致功難驚於多則用心雜欲以成

聖學之大而立郅治之基非漸致其功而專用其心不可竊謂

四子五經道法之統會也歷代正史治亂之考鏡也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列朝實錄謨烈之成憲也此皆心法所垂治功所賴萬不可緩
者也此外藝文暫緩歲時似亦未晚是宜按日而立爲程於經
史務在講貫詳明精求古先聖王心法治法無徒爲章句訓詁
於

列聖實錄命儒臣恭擇明白易曉者每日課說一二事不可繁

多庶幾

聖心漸漬於義理審察於事幾而又懷遵

祖訓之垂昭將見

聖德日粹

聖智日開由此而博及藝能其爲功必更易且親近儒臣之

日多自無非幾之貢尤端本正始之基也

一曰議政之精力宜專也古者官盛任使以勸大臣故三公論

道經邦不復親及細務所以節其勤勞專其思慮也人之精神

有限事繁則心紛紛則慮擾雖資稟特異者亦往往以紛擾

而致疎虞况樞機爲政本所關事務極繁尤非若公卿以下分

任職司竊聞近來議政王兼理之事太多我

皇上冲幼垂拱凡綜理庶務其責任在王行政用人事事皆須

審慮宜使王勵精夙夜廣探博詢得以凝壹精神均平天下若

派各差使自有諸王大臣在方今兵興日久時事孔棘或軍情

猝至運籌策於頃刻之間或遇疑難權利弊於百年之後應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稍有失當卽挽回更費幹旋悉力殫心正在今日沈幾內斷尤
賴深思多任一事卽多費一心不宜以此分議政治事之時日
而耗其慮事之精神也夫權勢不可專者也王以至公至正之
心持親王之大體復以有翼有嚴之體竭輔政之小心斯足以
代

聖主之勤而贊成中興之業無難矣

一曰用人宜審也書曰明試以功又曰舉能其官天下全才常

少而偏才常多用違其才而曰天下無才非篤論也才寔於用

而前日之能臣卽爲後日之罪首尤非所以養天下之才也循

名責實考績程能不惟小臣之才不廢於時抑且大臣之才愈

宏其用卽如保傅之任首重儒臣而大體粹然者間或詘於肆應漢之經濟宋之理學罔非正人而從政臨民一代中卓然表著者可以數計其餘則大者爲師傅小者侍經筵咸能裨補聖明佐成

主德以此知任用儒臣重其德不必苛其才也若夫肅何饋運未聞參帷幄之籌韓信將兵豈可任關中之守黃霸名成治郡而爲相不過庸材段穎功在平羌而立朝不免敗節歷觀史冊成迹昭然蓋緣人之資稟各殊才具互異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卽用者當量其器之所宜也又或入仕之初任事各有蹊徑如由吏員進者簿書或易於見長由軍營進者地方或難於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九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勝任由科甲出者優於文教而條令或不如吏胥由州縣起者海升大吏而規模或不能宏遠是在朝廷因而用之曲而全之耳臣非敢謂其中必無傑出之才投而輒效者但慮得人之少不敵僨事之多及至僨事欲姑容之既不能坐使曠官而不明賞罰欲罷黜之又必致沒其偏長而難昭激勵用人不審於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臣愚以爲不必任之太驟亦不必徒採其名宜令內外大臣於一切保舉皆須實指所長既經確指何項才能自當觀其實效倘其人後不稱職仍追論其原保之人不惟杜絕濫保亦以澄敍官方此非獨三代以來以此爲因才授任之良策也有虞之世羣聖同朝而

稷契皋夔各司一事豈數聖人一移職守遂至無所見長哉用人之道固如是也伏願皇上審度而加慎焉

一曰聽言宜斷也近日天下多事全在得人而理而人之賢否視其心之公私心之公私見於言之誠僞以此察之百不失一矣夫地方安危係乎督撫軍務得失係乎統帥其尤不可不慎選也從前海內承平督撫各任封圻不相牽涉邇來統帥界乎督撫之間或督撫與統帥主客互相牴牾或統帥與統帥彼此不免爭執其間是非雜進邪正分途惟視批答之從違以決羣情之向背正人憂深

端 敏 公 集 奏議卷十九 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君國披肝瀝膽日仰望乎

聖明小人計售奸欺醜正惡直亦隱探乎
意旨抑邪崇正胥視此爲轉圜天下治亂之機莫大乎是所慮者

天心廣大概示優容邪正是非未卽顯示乎天下在

皇上量同覆載卽虞舜隱惡揚善之心原有默運

淵衷獨持權度未易爲淺見所窺測者但正言迭進既蒙

聖量之包涵邪論隱陳未奉

乾綱之決斷正人既心懷過慮小人更私幸售欺倘邪說復進而再嘗將正人被疑於三至陰陽消長辨之不可不早辨也縱

或論事互相左右非觸卽背慮開水火之端

朝廷不肯宣揚微寓協和之意然理有曲直事有虛實包容則反啟游移詰問則終難巧匿調停兩可亦非

盛世所宜也臣愚以為羣言雜進之時明辨從違自足以遏邪萌而扶正氣除言官獻替必須優之格外以開讜直之途其餘

論事論人孰是孰非立予分別是者卽議施行非者嚴加詰責邪說不敢更端而進正人不至隱爲所搖如此則老成之隱慮

皆消衆志之持疑亦定是非邪正顯然與天下共之

朝廷之黜陟當而任用專治理蒸蒸日上矣伏願

皇上俯鑒臣之私憂過計以謹道消道長之機則天下幸甚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二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以上四條或事關治本或慮在幾微雖土壤細流未必高深之能助而戴天履地豈其覆載之相忘臣久病之餘精神疲憊而

微誠所積無日不如在

君父之前輟轉思維竊以爲有所見而不爲

皇上陳之卽伏處田園此心終覺負疚謹不揣冒昧繕摺馳陳

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恭送 梓宮請飭嚴加巡警片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八日

再臣恭閱邸抄謹悉本年九月初九日

皇上奉

兩宮

皇太后恭送

文宗顯皇帝暨

孝德顯皇后梓宮奉移

山陵在我

皇上以如之孝思舉

恭送之大典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翠華所蒞警蹕清塵自無不倍昭慎重然臣愚有過慮者近日人情浮動到處伏莽堪虞兼之

禁衛巡防每多弛怠前見邸抄以內城門禁致煩

天語諄諄頻加申飭其廢弛之久不問可知內地尙然何况道

路不惟

蘆殿體制必不能如

禁樂之森嚴卽

皇上駐蹕行宮巡警諸臣亦必不能如在京之周密雖

聖人爲百靈所擁衛萬無意外之虞而臣子私懷惟恐稍懈周

防或形震動伏願

皇上嚴飭所司加意巡警毋得視為故事庶幾分外嚴密消患未萌矣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二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謝子保齡中式舉人 恩摺 同治元年九月初七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臨淮軍營接到家信知次子保齡由廩生恭應

同治元年壬戌

恩科河南鄉試中式第一百四十三名舉人聞信之餘感激無

地伏念臣早忝科第疊荷

寵榮長子保恆少入詞垣近除

講幄今次子保齡甫逾弱冠又列賢書一門並沐

鴻恩兩子盡登虎榜臣志傳詩禮方慚燕翼之未詒渥荷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生成遂使鶴鳴之有和既幸箕裘繼美復令棣萼聯輝慶溢家

門感深

天眷惟有勉崇實學懷義方訓子之規庶幾仰賴

恩培副

壽考作人之化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祇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安籌交代摺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

奏為署安徽藩司馬新貽業已到營現與悉心安籌交代仍一面咨催唐訓方迅速來臨以重軍務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馬新貽定於前月杪自安慶啟程來臨唐訓方已到安慶等情附奏在案馬新貽旋於本月初八日到營並接會國藩唐訓方各咨函據稱唐訓方因臨營缺餉太鉅擬略為籌備以贍飢軍且該署撫自楚來皖時即遣人回湖南原籍招其舊部數千人以作親軍擬俟此項勇丁到省方能束裝啟程並稱馬新貽已到臨淮臣如勢難久待儘可暫交代辦先行交卸啟程各等語是唐訓方來臨尚無確期必須馬新貽遵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暫統臨軍守候交代也以臣病體支離際交冬令恐長途愈難調攝亟盼剋日登程惟念受

恩深重倘非布置略有把握又曷敢自便身圖連日與馬新貽悉心籌商臨營糧餉久缺自夏徂秋往往懸釜待炊臣多方採買米糧大半係賒欠借貸而來是以閩餉三萬到手即空臣所以勉強支持者實賴士卒相隨日久知臣待人以誠自奉儉約願同艱苦毫無怨言馬新貽於臨淮兵將素習地方軍務極為熟悉而行間恩義固結自未能如臣之融洽遽然接手既乏現銀又少積米恐無以繫屬軍心萬一稍有疎失臣上無以對朝廷下無以對地方中無以慰數年力保危疆之願是以馬新

貽未敢即日接手臣亦萬不敢草率交卸除將一切事件逐一清釐嚴飭前敵加意提防並飭各營實力整頓勿使士卒稍生疎懈捻逆再動覬覦復分遣員弁上至正陽關三河尖下至清淮高寶廣招商販採辦米糧嚴催餉鹽趕緊撥運約旬日之間辦理可冀就緒俾馬新貽接手之後略有倚恃臣方可放心交卸至唐訓方到省已二十餘日想籌餉已有頭緒會國藩因江南軍情喫重暫留其駐紮省垣藉資臂助近日江南援師四集軍心漸定唐訓方一人在省亦於兵力無所增損其湖南所招之勇到省尚需時日現在臨淮以上苗事未定捻患未清唐訓方自宜趕緊來臨以重防剿除由臣再行咨催並函致會國藩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敦促就道外所有馬新貽到營安籌交代各情形理合繕摺由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陳報交卸起程日期並妥籌防剿摺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奏為恭報交卸起程日期遵

旨將

欽差大臣關防封交馬新貽收存並飭該署司暫統臨軍妥籌

防剿以重軍務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以臨淮當南北要衝湖溝固鎮又為捻匪東竄繞越之路倘未布置妥洽臣斷不敢遽爾起程連日與馬新貽悉心籌畫交代事件一切雖有端倪已飭交該署藩司暫時統帶安籌防剿以重軍務所有各條臚列於後

一臣前奏預籌剿捻機宜擬將湖溝一路仍歸宿軍駐紮防剿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抽出臨淮兵力專注蒙城一路已蒙

聖明采納嗣據吳棠咨覆以該署漕督尚須兼防裏下河一帶

未能專顧西路至總兵黃開榜所部徐宿一軍已奉僧格林沁

調赴濉溪口駐紮亦未能再顧湖溝等語是以湖溝要隘臣現

仍派令記名總兵徐鶴統帶兵勇照舊駐紮並加派記名總兵

宋慶朱淮森幫同照料現探捻首李成任縛得屢經官軍截擊

其氣已餒伏處老巢未敢遠竄其宿州西十里鋪西十五里鋪

呂家寨李家圩丁家樓孫家寨等二十餘圩均已薙髮歸正又

湖溝迤南之劉家圩崔家圩趙陳家圩亦經署宿州英翰會同

湖溝各將領以次收撫現在湖溝迤南三十里漸次肅清至湖

河兩岸姜台林等各入股西竄後滄南賊勢稍孤較易著手倘西竄之賊未能殲除淨盡一經回巢必致勾結復逞應如何分路進剿之處臣已諄屬馬新貽察看情形呈由唐訓方隨時籌商酌辦

一臨營兵勇除歷次遣撤外現在駐紮湖溝固鎮吉林黑龍江馬隊並綠營馬兵馬勇水陸步隊共七千三百餘名王莊駐紮兵勇七百餘名長淮衛駐紮水陸兵勇一千五百餘名蚌埠駐紮水勇二千五百餘名蒙城縣駐紮官兵一百六十餘名鳳陽縣駐紮護勇一百餘名劉府鎮駐紮兵勇三百餘名臨淮南北兩岸駐紮水陸兵勇三千五百餘名約共一萬六千餘名均屬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精壯可用已飭馬新貽按名點驗勤加訓練有不得力者隨時裁汰之

一臨營餉需向賴外省協濟自捻匪西趨北竄河南山東自顧不遑應協之餉十不解一陝西亦因軍務喫緊久已停解惟山西奏定每年協銀四萬兩本年僅止批解二萬兩閩海關月協銀二萬兩三年之久經臣委員坐催亦僅批解三萬兩江海關月協銀二萬兩本年亦只解銀一萬兩准宿關稅每月或有或無難以豫定縱有亦不過數百兩惟藉淮南鹽課鹽釐每月或一萬或七八千兩不等聊以敷衍杯水車薪其何能濟此後應如何籌撥之處臣已諄屬馬新貽與唐訓方隨時籌辦

一准北餉鹽奏明全充皖餉定立章程如西壩提存餉鹽一萬包以四成提解臨營二成提解撫營其餘四成撥充李世忠軍餉今臨淮軍務歸併本省撫藩辦理所有淮北餉鹽自應以六成由唐訓方馬新貽提解以充臨淮及上游潁壽六軍需其四成仍歸李世忠提解以符舊章

一臣於咸豐九年十一月到皖其時撫臣翁同書駐軍壽州距臣營三百餘里未能合爲一處餉需出納不能不分設糧臺經臣奏准在於泗州設立總糧臺委安徽藩司張光第總理其事聲明兩軍未合以前各歸各臺報銷以免牽混嗣張光第交卸又委前署藩司已革安徽臬司張學醇及現署藩司馬新貽先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後接辦今臣既經交卸所有任內所設總糧臺應即改爲報銷總局責令馬新貽督同歷屆隨營支發委員逐細稽核實用實銷分晰造冊詳由本省督撫覆核奏咨以重帑項
一臨營餉需支絀向由河南省提取餉票搭放兵勇口糧准其出售由捐生持票上捐并於潁州府城設立捐輸局嗣因河道梗塞餉票不能流通又由臨營設局代收仍歸潁局彙辦經臣歷次奏明有案今臣既經交卸隨營捐局應即停止惟兵勇積欠纍纍大半以餉票歸還現查已發餉票尙未收回者爲數甚多臣已飭糧臺委員將所發餉票底號封送潁州捐輸局俟收完由接任之唐訓方核奏請獎其應否裁撤之處亦由唐訓方

核明辦理

一蒙城縣駐紮官兵係爲豫籌剿捻疏通道路起見其蚌埠長淮衛駐水陸兵勇專爲防苗劉府駐兵亦爲安定民心不使從苗而設其中寓有深意不可輕議移動臣已諄屬馬新貽俟唐訓方到臨逐細告知斟酌妥辦

以上七條兵勇糧餉防剿事宜大概如此至於軍情變幻隨時轉移是在接任者體察情形苟有利於

國計民生不妨因時因事而損益之現探湖北賊蹤敗竄皖省邊境均已解嚴甯國金陵一帶戰守亦均得手唐訓方不日由安慶來臨該署撫久歷戎行夙嫻韜略更得馬新貽相助爲理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必能會同妥商力籌進取臣交代既清擬於本月二十七日帶同臣子詹事府右庶子袁保恆起程由泗徐歸德一帶回河南陳州府原籍臣屢接陳州府知府劉拱宸來稟陳州以南土匪猖獗本省無兵可撥該處紳董屢向僧格林沁軍營請兵能否撥往亦未可知臣因唐訓方此次來皖帶有湖南自募親兵數千名皖軍尙可抽撥是以臣隨帶親兵一千名業經知會河南侯臣抵陳後即由該省派員統帶籌給口糧酌留防剿以厚豫省兵力其奉頌
欽差大臣關防臣於啟程時即遵旨封送馬新貽收存任內一切案卷亦一併開單札發馬新

邀 貽存儲侯唐訓方到臨統交接辦此外並無未完事件惟冀仰

聖主福庇到籍後早日就痊仍可早圖報効是則臣之私願而不敢豫必者也所有微臣交卸起程緣由理合繕摺由五百里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臣無任瞻依戀

闕戰慄屏營之至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三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遵 旨暫緩回籍摺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奏為遵

旨暫緩回籍並皖南上下游軍情均已解嚴情形恭摺陳仰

宸廛事竊臣於九月二十六日遵

旨將臨淮軍營兵馬糧餉一切事宜飭交署安徽藩司馬新貽接辦臣擬於二十七日交卸起程緣由具摺奏

聞在案二十七日臣正在料理登程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袁甲三本擬俟唐訓方到臨准後交卸惟皖北軍情如此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之緊料理需人袁甲三在營年久著暫緩回籍俟李續宜到後再行交卸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廑念南疆之至意臣受

恩深重自當暫緩回籍現仍力疾妥籌防剿不敢遽爾就道但皖南上下游軍情現已一律解嚴臣前此之未敢交卸與此後之勢難久留一切實在情形敬為我

皇上縷晰陳之臣前因病體難支奏請

飭催唐訓方來臨接辦唐訓方未到以前請

飭令馬新貽暫統臨軍守候交代仰荷

天恩允准已逾一月所以未敢草率交卸者因江南軍情喫緊

曾國藩暫留唐訓方駐紮省垣尙無來臨確期恐貽

朝廷南顧之憂臣是以未肯交卸也旋據各路探報竄鄂賊衆經楚師痛擊敗回河南皖省邊境均已解嚴甯郡鮑超全軍移紮離城二十里之高租山郡城內有老湘營屯紮鮑超任戰臬司張運蘭任守足以制賊賊已漸退可保無虞金陵大營亦屢次擊賊獲勝並於賊地道舉發時竭力堵禦斃賊甚多營壘修築如常戰守均極得手並於本月二十四日接唐訓方十八日自安慶來函據稱前因皖南楚北之警啟程稍緩現在上下游均已解嚴擬刻期就道星速赴防等語復據李世忠本月十九日來稟擬撥萬餘人渡江助剿派令記名提督董占品赴曾國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荃軍營商撥船隻濟渡據曾國荃覆稱近日軍情已鬆無須再行撥隊李世忠以賊衆揚言北犯已飭江北各營加意堵剿請臣毋庸懸念等語又准曾國藩本月二十二日來咨以金陵大營已添調陞字全軍入壕助守並經都興阿添調五營馳抵援剿南岸軍事漸臻穩固毋庸李世忠帶隊渡江應飭專防九洲力扼北岸等因是皖南上下游軍情已鬆唐訓方不日來臨與前日情形不同臣可放心起程是以妥籌交代擬令馬新貽仍遵前

旨暫統臨軍也曾國藩前次具奏正值各路交警之時大局攸關不能不臨事而懼迫切上陳乃蒙

朝廷不以臣衰朽無能仍令暫緩回籍臣雖病體難支如果南北軍情萬緊亦何敢自便身圖惟各路軍務實已解嚴各處公牘私函確鑿可據並非傳聞誠如

聖諭軍情朝夕情形不同惟臣病因天氣漸寒復又增劇其勢萬難久留李續宜忠愛素著既奉

恩命催促來皖自不忍不剋日就道但該撫甫經回籍喪葬曾否料理完畢固不可知况於安慶起程時臣聞其舊疾復發能否及時就道尤未可定即使趕速前來以道路程途計之到皖總在歲底矣臣以病軀久待不能速痊其事小設因此而貽誤軍機則臣負咎滋重更何以仰答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高深再四思維惟有籲懇

天恩准臣於唐訓方到臨後即行交卸起程回籍以專責成而重防剿其

欽差大臣關防可否即封交唐訓方收存用昭慎重恭候欽定所有臣遵

旨暫緩起程並皖南上下游軍務均已解嚴臣病勢難久留各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前據探報楚北敗賊竄回河南臣因疊據陳州府知府劉拱宸稟稱陳州一帶土匪猖獗官兵無可分撥該

處與皖省毗連句結可虞此次逆衆鋌而走險更形喫重皖北現有唐訓方所募楚勇五千名不日可到是以臣前奏擬帶親兵一千名撥赴河南軍營助剿以厚兵力合併陳明謹奏

遵查苗練現在情形摺

同治元年十月初八日

奏爲遵旨查明苗練現無分竄豫陝及清江等處情事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因勝保有檄調苗練赴陝助剿之奏當經嚴飭勝保阻止并諭令僧格林沁等設法羈縻如苗沛霖必欲西行卽派兵截剿茲據賈臻奏風聞苗練蠢動擬於月內分派大隊一由清江行走一由潁西偷渡該練素無紀律貪戾性成由潁渡河猶爲赴陝必經之路若繞赴清江其心更屬叵測設西犯山左則

北路門戶大開固爲心腹之患抑東犯裏下河淮揚通海在在堪虞請密飭江北山東各路一體嚴防等語苗沛霖反覆無常本不甘心就撫近因勝保檄調入關該逆乘機思逞分股窺伺亦意中事自應預爲防範以備不虞著僧格林沁仍遵前旨如該練決志離巢不聽阻止卽視其所向調派得力將領遏截去路痛加剿擊鄭元善毛租熙接奉諭旨計已預作準備該練如有入豫信息卽著嚴飭各路團練調撥兵勇會同截擊毋令西竄并著袁甲三吳棠譚廷襄嚴密布置隨時加意偵探倘苗練果有前赴清江等處消息務各妥爲開導剛柔互用如不聽阻止卽著分撥兵勇併力兜剿毋許一人一騎闖入境內是爲至

要欽此仰見

皇上洞燭幾先預籌防範之至意臣跪讀之下欽佩莫名查苗沛霖性情陰鷲反覆無常誠如

聖諭本不甘心就撫勝保狂於一偏之見前於咸豐十年秋間調令帶練北上遂啟其輕視

朝廷之心卒成叛逆之禍至今難於鈐制乃不鑒前車而又有調令赴陝助剿之奏幸蒙

聖明鑒察嚴飭阻止北路大局得以保全此中原之福也臣營距苗練老巢二百數十里早經密布偵探加意防範前准毛昶

熙咨開據阜陽縣探報苗沛霖擬於八月二十六日起大隊赴端敏公集奏議卷十九三十六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豫由穎西渡泉河抵陳州府屬分股四出聲言赴勝保軍營隨同剿賊而傳令不必帶鍋盔其心已可概見并聞另有一股已由清江行走咨請嚴防等因到臣彼時臣已得密探苗沛霖本有藉勝保札調分股西竄之意因僧格林沁連獲大捷懾於聲威并接到僧格林沁飭令剿擒之札因而中止其另股竄擾清江之說係本年八月間苗黨嚴道洪於西壩築圩聚眾與李世忠爭鹽利早經吳棠查明驅逐清江安堵如常是賈臻所奏不為無因而其實尚無其事臣現又探得苗沛霖自勝保西去失所倚恃又恐僧格林沁未能如勝保之一力護持是以月前僧格林沁札飭苗沛霖令其單騎赴宿境并飭總兵黃開榜派員

護送苗沛霖始而應允繼而不果復派副將邵徵祥并前次占踞壽州之李萬春前赴僧格林沁軍營尚未回來練眾惶惑之至現雖名為遵札剿賊出隊至鳳臺縣屬之展溝一帶攻打捻匪郭明棟等圩聲言萬人實止三千有零苗沛霖聲言自去其實尚在下蔡且意存觀望以待僧格林沁回信并非真心打賊也又聞其調集各處裁縫至下蔡趕做帳棚聲言預備出隊剿捻之用究不知是否真心并據道員蔣凝學稟稱苗沛霖前奉僧格林沁札調志得氣揚欣欣然鈔示淮南北整隊派糧查苗隊旗分尖方如穎州穎上三河尖及淮南一帶均係苗練方旗因蔣凝學駐紮穎壽方旗均尚未調惟加緊濬濠修壘聚糧聞

端敏公集奏議卷十九三十七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訂於十月初十日齊赴苗老寨會話該練邀聚會話係屬常事此次未知所議何事臣以現時情形度之懷遠以東及滄河南北從苗者經臣收撫二百餘圩其正陽以上沙河以南正陽以下淮河以南亦經蔣凝學收撫二百餘圩并有壽州附近各圩均不從苗前赴臣營稟請歸官臣以相距較遠飭赴蔣凝學軍營具稟并諄切函致蔣凝學相機妥辦以苗練全勢而論已去十之五六苗沛霖從未輕離巢穴且刻刻以壽州之軍及臨淮分駐長淮衛蚌埠各營為慮一經妄動恐我軍齊躡其後年內天氣漸冷似可無虞但該練異常狡獪前聞其打造鐮刀多把強割正陽南湖蘆葦以斷楚軍樵採雖傳言未可盡信而開年

能否無事殊不可知總在僧格林沁之安其心而不資其力牢籠之而鈴束之或可漸就範圍也除俟唐訓方到臨逐細告知一切并勤加偵探隨時嚴密布置外所有苗練現在未經蠢動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三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保薦人才摺 同治元年十月初八日

奏爲治理需才謹臚舉所知以備採擇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邸抄屢讀我

皇上聖諭殷殷以求才爲首務

飭令中外大員各舉所知以備任使仰見

聖主虛己求賢深得大學平天下之要臣受

恩深重時念以人事

君之義竊謂風節不振人才之大患也無操守則心術不正無

氣骨則膽力不生高談經濟而或不合於時勢空言道學而或

不免於迂疏凡此數者皆非緩急足恃可以歷盤錯而靖禍亂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三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者也臣謹就平日察訪所及曾經委任者爲我

皇上陳之奉天在籍候選道前河南開封府知府朱光宇由拔

貢歷任河南州縣擢任首府去冬告養回籍其人練習民事膽

力過人持義抗志任事果敢所至均有政聲任禹州時孤城捍

賊垂破得全功尤表著臣觀其才器治軍治民皆卓然有爲可

以獨當一面道銜新授安徽潁州府知府英翰由舉人歷任安

徽州縣其人伉爽獨立沈勇有謀在事任勞兼識機變臣在臨

淮時剿辦滄北各匪圩均資其膽略茲復以拏獲張落刑新蒙

恩擢其餘翦除積賊消弭隱患勞動尙多而該員口不言功奮

勉無怠臣未與謀面而屢試以事并確訪人言均相符合河南

差委前任戶部郎中王正誼由四川進士久在部曹緣事監禁數年新蒙

聖恩仍予錄用其人勵節守正有古人骨鯁之風雖經挫折素志不渝現聞其精力尙健倘假以事權必能卓然自立不至唯諾債事分發補用直隸州知州黃泰由江蘇舉人歷次保升其人挺拔堅定不辭勞瘁遇事敢言肝膽呈露向隨臣營多所裨補候選道山東知府張文林由河南舉人洵升其人樸實老練能知大體嘗隨臣營無論委以大小事件從未苟且塞責嗣經山東撫臣譚廷襄由臣營商調回省另有差遣江蘇升用知府候補直隸州知州程國熙曾隨臣營隨辦文案其人取與不苟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四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辦事爽辣雖未免稍露鋒銜而明敏果決任勞任怨斷不至有趨避之心以上各員或曾荷甄敘或未經

簡任臣皆悉心察知通較生平不敢以未信之人妄希進用至於各員質有所近才有所宜是在

聖明俯鑒用當其才則裁成曲全均惟

淵衷默運有非臣所敢擬議者矣謹臚舉所知據實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採擇施行謹

奏

恭報回籍日期摺 同治元年十月初八日

奏為恭報微臣交卸起程回籍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奉

上諭袁甲三奏遵旨暫緩回籍擬俟唐訓方到臨卽行交卸一摺前因皖省南北軍務同時喫重諭令袁甲三於李續宜回任後再行起程茲據奏稱竄鄂之賊經楚師痛擊敗回河南皖省邊境現已解嚴金陵甯郡軍情戰守均極得手並據唐訓方函稱已擬剋期就道星速赴防請俟唐訓方到後卽行交卸以免病軀貽誤等語金陵及楚北軍情本日據曾國藩多隆阿等均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四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各馳奏與袁甲三所奏大略相同皖南上下游軍務稍鬆該大臣因天氣漸寒病復增劇恐以病軀久待致有貽誤自係為慎重軍務起見著准其卽於唐訓方到防後交卸起程回籍現在皖南楚北之警均已解嚴唐訓方可勿庸久駐安慶卽著統帶所募楚勇五千名剋日馳抵臨淮接統袁甲三所部將各路防剿事宜妥籌布置以專責成其欽差大臣關防卽由袁甲三封交唐訓方暫行收存以昭慎重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於慎重軍務之中仍寓體恤微臣至意跪讀之下欽感莫名查臨淮防剿並兵馬糧餉一切事宜臣前於九月二十六日奏報交卸摺內業經逐條縷陳現在僧格林沁由毫境進兵疊

獲大勝張落荆蘇添幅各巨擒竄伏雉河萬分窮蹙前次西竄之姜臺凌大股亦被官軍擊敗退回老巢西北兩路諒難再竄該逆計無復之難保不鋌而走險圖竄東路臣已飭令記名總兵徐鵬等小心防範唐訓方到營再加嚴密布置更可有備無患至江南軍情近日髮逆因李世忠在江浦挑挖長濠嚴密堵禦遂分股屬聚於九洲洲牽制江北兵力經李世忠親督兵勇扼要堵剿戰守均極得手臣已籌撥軍火派員解給以鼓其氣並咨曾國藩酌量加撥一面察看軍情代為具奏是各路軍務均有布置臣可放心起程唐訓方已於本月二十七日到臨臣與之熟商一切防剿其駕馭苗練情形亦已逐細告知該署撫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四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久歷戎行老成諳練必能妥為辦理臣即於二十八日交卸拜摺後遵

旨將

欽差大臣關防封交唐訓方收存以昭慎重臣於二十九日帶同臣子詹事府右庶子袁保恆起程由泗徐歸德一帶回籍伏念臣自咸豐九年十一月奉

命來皖其時粵捻交乘淮南北遍地寇氛幾於無從措手仰賴天威次第掃蕩軍務漸有轉機正擬竭盡駘勉圖報稱詎因近年事多艱苦積勞成疾迺蒙我

皇上疊次優容慰留至再臣身非木石能不感激涕零自本年

三月力疾從公雖大局幸免貽誤究因兵單餉絀未克直搗賊巢且強練未除梟獍之心鬼蜮之性無時不慮其反復臣未能始終其事此心尤耿耿難安惟願仰邀

如天之福回籍後調治就痊再圖報効是則臣私心禱祝者也所有臣交卸起程日期並感戀下忱理合繕摺由驛具陳伏乞

皇太后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十九

四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端敏公奏議

卷之二十目錄

苗練終難就撫摺

同治元年 月 日

嚴防捻匪竄擾片

逆練背叛宜迅圖剿辦摺

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

遵旨激勵團練摺

同治二年四月 日

豫籌屯積片

陳報蒙圍危急情形片

通籌東皖豫防剿全局摺

同治 年 月 日

請在吉林招募馬勇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遵籌蒙餉並歸陳防務摺

同治 年 月 日

陳報皖豫賊勢日急並病勢困頓摺

同治二年 月 日

病勢日危醫藥罔效摺

同治 年 月 日

苗練終難就撫摺

同治元年 月 日

奏為苗練終難就撫萬不可再令厚集財力占據全淮上游形勢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交卸啓程於十一月初七日行抵泗州聞粵逆由江浦渡江北竄巢縣驟被襲陷正慮皖北空虛曾國藩布置為難又恐苗沛霖乘機蠢動旋於行次碭山時接據曾國藩來函謂已調撥潁州霍邱三河尖各軍馳防廬州並因苗沛霖有稟請僧格林沁派兵駐守壽州撤出楚師之請擬將計就計移調蔣凝學駐守壽正之兵專守潁州霍邱騰出兵力以防南路其壽州正陽兩處或由僧格林沁派兵駐守或即令苗沛霖自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守就我緩急之用安彼反側之心並以成僧格林沁撫苗剿捻之謀等語臣查現在粵逆渡江志在掣動江南兵勢原非注意北犯而江北處處空虛斷不能不分路嚴防皖軍實在不敷調撥兼之苗沛霖疊次捏辭誣稟欲借僧格林沁之諭以撼楚師又據殺蔣凝學所部樵採之兵逼處太甚深恐不能相安曾國藩此番布置實具萬不得已之苦心惟臣在皖日久頗悉全淮形勢正陽扼淮沙澗之匯壽州跨踞淮淝障蔽南北城堅池深山環水阻人又習戰實為異常險要之區苗沛霖始意本欲踞為巢穴然後西吞穎亳東包靈宿為全據長淮之計適楚師克復安慶乘勝長驅臣亦派兵合力攻下廬州肅清江北僧格

林沁又連破捻衆聲勢赫然該練惟恐僧軍楚軍與臨淮之兵三路合攻萬難支持是以退出兩處爲乞撫緩兵之舉蔣凝學因得乘勢馳入壽州制其腹心臣亦分紮各營嚴扼蚌埠長淮衛與楚師爲犄角沿淮圩寨一時翻然而順雖素爲苗之死黨亦復觀望依違苗沛霖深悔失計乃思別啟豐端痛詆楚師肆爲狂悖以惑人心激蔣凝學之怒并斷其樵採使有匱絀之憂譎智陰謀無非爲復取壽州而設幸蔣凝學布置嚴密不墮該練術中其在防頗盡心力一旦令其撤退既棄前功又中賊計臣料楚師既撤之後苗沛霖未必俟僧格林沁派兵將先自馳入蟠踞必又揚言楚師不能固守我得諸棄擲之餘否則俟僧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格林沁派隊駐守後陽與官軍和好出入無禁陰則布置黨羽徐圖侵占既得壽州必更添兵積穀踞爲根本必更督制南練多抽壯丁將來西面已固必更專力下游別出詭謀以撓臨淮之軍而煽東北之練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他日雖大伸天討而兩處險要爲其所有聲勢已盛布置已堅非舉數萬之師糜餉苦戰百道並攻斷難一鼓而下此臣所爲預憂後患夙夜難安者也且苗沛霖下蔡老巢之釐卡月入以萬計正陽亦仍舊抽釐潁州城外又遣逆黨王金奎用勝保旗號添設釐卡若得壽州必又增釐益稅財多則能聚衆聲勢愈以鳴張此尤臣所深憂者也苗沛霖豐次朦稟僧格林沁皆稱自備資斧打

賊臣稔知其以貧賤出身所謂資斧皆強奪橫斂而來諒亦僧格林沁所深知近特給銀萬兩以示不疑亦牢籠之深心然偶加犒賞以結其心可也臣使自據形勝坐收財賦以傳之翼不可也且其具稟揚言以上年攻陷壽州爲克復顯然背叛又稱與漢人則抵牾與旗官則融洽多方挑構險詐尤堪痛恨僧格林沁既欲曲示駕馭自未便遇事駁斥特恐苗沛霖自幸計之得售益將肆其誕妄藉以煽惑愚民順逆不分附和日衆實爲大患似宜於包容之中暗示裁抑也况既力詆曾國藩豈真心服僧格林沁今日既得計於楚師之去他日豈不能逆拒僧軍之來其反覆陰鷲之性詭詐百出不過欲復踞壽州正陽盡撤官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軍而後快尤不可不杜其漸而防其謀也臣受恩最深督兵綦久不能爲國家翦除伏莽安靖淮疆負疚已深私憂尤切不敢以責不在身知而不言以負皇上臣亦深知曾國藩所處事勢無可如何非敢多設難端以增局中之顧慮惟是私憂過計有不能已於言者已馳書曾國藩囑其妥爲措置應請旨飭下僧格林沁曾國藩會同妥議具奏無論如何派撥必不可使逆練仍據壽州正陽留此兩處形勝深念異日攻取之難則大局幸甚臣現係告病人員例不由驛奏事緣事關緊急軍

情謹繕摺借用歸德府印由四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沿途感冒風寒行走未能按站甫於二十

三日行抵歸德約尙須五六日方可達陳州寓所此後漸交春

令天氣和暖當易於調攝足以仰慰

聖懷合并聲明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嚴防捻匪竄擾片 同治 年 月 日

再臣於本月十四日行抵徐州聞有捻股出巢之信當卽分路
確探並接據宿州知州英翰迭次稟報捻首李成等業經裝旗
出竄又有句來之藍旗捻魏五等白旗捻葛大牛等約計馬步
五六千人欲由靈泗東竄清淮打糧並有北撲山東句結東境
教匪南來抗拒僧格林沁之說臣查捻衆迭經僧格林沁痛加
懲創其勢已衰人數亦較前爲少捻巢又苦缺食或以裏下河
尙稱完善欲往就糧或欲與東匪合股暫冀苟延均在意中未
必再思與僧格林沁力戰教匪亦未必南來聞宿州湖溝之兵
追剿斃賊不少或未必容其遠竄惟僧格林沁之兵以山東爲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後路此時進擣捻巢剿辦得手萬一此股竄入東境歸併教匪
加以幅匪會匪處處有蠢動之意其勢必又蔓延僧格林沁不
免有回顧之憂不能一意進剿臣愚以爲但能嚴防清淮以保
裏下河完善之區力扼運河以斷東省句連之路賊既不得下
竄又不能北就教匪其技已窮必將折而回竄宿州胡溝之軍
斷其歸路使不得回巢俟其氣衰計阻合勢兜剿可以一鼓殲
除此股若就殲除餘捻勢將瓦解僧格林沁既無牽制之患剿
撫亦更易爲力矣是否有當謹附片具

奏

逆練背叛宜迅圖剿辦摺

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

奏為逆練乘虛背叛亟應乘其初起迅圖剿辦以遏凶鋒而定人心恭摺馳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陳州寓所接據各路探報逆練苗沛霖已於三月十五日與逆黨會語舉兵叛逆當將懷遠壽州鳳臺穎上各地方官分別逐殺佔據城池並沿淮水陸各要隘張貼偽示大肆狂悖隨即分股東下窺伺臨淮署巡撫唐訓方前以捻渠就縛經僧格林沁約商善後事宜旋至蒙城部署一切尙未還臨淮大營並據探稟該逆於十六七等日攔劫渦河兵餉船隻戕害兵勇又傳聞鳳陽府縣兩城為苗黨襲據唐訓方由蒙城繞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道宿州回赴臨淮各等情臣查該逆素蓄異謀詭詐百出從前

臣在臨淮時迭次辦理情形隨時奏陳

聖鑒在案去年十月臣交卸時與唐訓方面談一切囑為嚴備

並於交卸摺內將臣防苗辦法縷晰陳明又於旋里時行至歸

德途次復將苗練終難就撫情形詳細入告緣臣在淮日久深

知該練異志又知其陰狡很鷲之性惟恐或墮其奸謀以成其

逆計也伏念臣前此身為統帥於苗沛霖蓄志叛逆不能先事

消弭致貽

宵旰之憂負疚實深復荷

殊恩不加譴責私心感愧雖里居養病於該逆情勢未嘗一日

去諸懷也該逆自逆捻蕩平後僧格林沁屢次檄令來見原擬

敢有抗違即聲罪致討乃該逆震懼之餘反謀益急迨僧格林沁移師北討該逆見北軍已去楚師防剿粵匪不暇北來乘此中路空虛狡焉思逞且冀張落刑餘黨新經收撫野性未馴計可乘機煽動以益其眾此所以決然背叛也臣料該逆竄擾有兩途順流東下由臨淮直指西壩全據長淮獨擅鹽米之利此一途也上據壽正下據臨鳳以扼官軍進擣之路分股四犯由宿靈北窺徐州接連捻匪由穎太西窺陳汝薦食中州此一途也均須迅為防備以遏其鋒擬請

飭令唐訓方力扼下游鎮定人心勿令民圩震動吳棠極力固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守勿令西壩疎虞穎州為全豫門戶最當衝要擬請

飭令留防之楚師堅壁自固河南迅速撥隊前赴太和一路以

為穎州聲援一面

飭令僧格林沁迅即回軍直搗懷蒙為扼吭拊背之勢賊必不

敢分股四犯一面

飭令李續宜迅赴霍邱六安由穎上正陽而下賊必不敢輕離

老巢如此則情見事絀形格勢禁賊鋒已挫賊氣已衰然後厚

集各路兵力合勢進討可以萬全惟現在事勢宜急而不宜緩

若不早為布置該逆一處得逞其燄愈張矣該逆向來好用詭

謀盪惑人心况近日新收捻圩本懷觀望此中治亂機括爭遲

速於頃刻現在曾國藩專力粵逆恐不暇兼顧若使僧格林沁李續宜等大張威勢多設疑兵賊必先爲自固之計不敢四出卽唐訓方吳棠等亦得從容籌辦防堵不至倉猝失措矣至豫省兵力祇數剿辦本境並請

飭下張之萬體察情形於撥防太和外仍分遣游兵二枝一西巡光固以斷淮南上犯之路一東巡歸德以斷永夏西趨之路並以剿辦汝匪專交毛祖熙而張之萬身任東北一帶適中駐劄以便調度此目前應卽籌辦之事也抑臣更有請者苗沛霖早挾逆志各路地方官及統兵大員非不深知祇以粵捻交乘未暇專力剿辦是以暫事羈縻而鄉愚無知以剿辦未見明文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未免依違兩可茲既背叛剿辦之外別無游移應請

天威震怒明降

諭旨數其罪而誅之並飭當事諸臣急籌防剿此後毋得再及撫之一字則奸人氣折士志益堅其從賊之人亦曉然於順逆存亡之理必有自拔來歸者此邪正立剖之時亦勝負攸關之會也臣自恨不能手翦凶渠拊心頓足晝夜難安苟有所見不敢以養病閒居緘默不言臣以在籍人員例不由驛奏事緣係緊急軍務謹繕摺借用淮甯縣印由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遵 旨激勵團練摺 同治二年四月

奏為遵

旨激勵團練並酌定 臣子留陳幫同辦理及豫省兵力不敷防
剿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 臣於四月十一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四月
初六日奉

上諭陳州為太和後路袁甲三現雖告病回籍著即會商各處
紳耆激勵團練袁保恆已准張之萬調赴軍營如陳州團練分
辦無人袁保恆即著毋庸前赴汝甯軍營等因欽此續於十三
日復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奉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上諭陳州切近皖疆袁甲三務即號召紳耆團練速為備禦袁
保恆應留陳郡幫同辦理抑或遵前旨赴張之萬軍營即由袁
甲三酌定飭遵等因欽此 臣跪讀之下感悚交深伏念 臣久病
未愈 臣子現在縷絰之中仰蒙

聖明不棄畀以備禦重任 臣世受

國恩且誼關桑梓敢不實力激勸以期稍收實效袁保恆前經
張之萬奏赴軍營奉

旨允准當以母喪未葬兼之 臣病亦未大愈起居飲食須親自
扶掖不能遠離正在具疏懇辭間旋奉兩次
諭旨勵以報効之實並仍許在 臣左右感戴

聖慈淪肌浹髓其應行辦理團練之處義不容辭惟 臣病體支

持足既未能出戶而接見紳耆言語稍多即覺氣喘且張之萬

毛昶熙均在汝甯急切不能北來陳州當東路衝要十分空虛

門戶洞開 臣向時舊部除留交唐訓方外帶豫不及千人並經

奏明為豫省添兵均於到寓後交張之萬分派攻剿此時並無

一旅之師堪供驅策不能不留袁保恆暫駐陳郡藉以定人心

而作民氣悉已函商張之萬令 臣子袁保恆即遵

旨毋庸前赴汝甯嗣接其回信意見相同 臣謹將團練如何辦

法飭令 臣子袁保恆會同地方官並馳商各處紳耆刻即實力

整頓激以忠義曉以利害務使人心固結不使逆匪有可乘之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隙俟辦理情形如何再當隨時奏

聞惟豫省兵力本單張之萬毛昶熙現統之軍均不過數千人

前以南路軍情較鬆張之萬來函本擬以教天印劉自順兩隊

合併先赴太和而自調余際昌一軍隨來陳州旋以毫捻等股

由鄂回豫豫境應接不暇遂不果派猶幸張曜張士元等所部

三千餘人攻剿尙店得手即可移紮太和近因余際昌敗沒賊

勢猖獗張曜等亦均調赴南路而太和竟無兵可派此現在步

兵之難於抽撥也河南地多曠衍利用騎兵今通計各營馬勇

均係零星召募為數本屬無多兼之不耐衝突不敷抵拒賊馬

常數倍於官兵而欲以步卒當之長短之勢較然可見且豫境

股匪衆多南北路相去幾及千里數衙將就終無了期非

飭調東三省馬隊一二千名並於各營馬兵原額實力挑閱以資輔翼斷不能握勝算而制賊死命此馬隊之急須籌備也苗沛霖自占踞潁上正陽之後以全力分圍壽蒙若壽州得逞必將由潁州太和上犯以沙河爲糧道分窺陳汝若蒙城得逞必將由亳州鹿邑上犯以渦河爲糧道分窺歸陳非有重兵扼其西面則僧格林沁攻其北李續宜攻其南唐訓方攻其東勢必乘虛西走爲豫腹心之患此扼要堵禦之刻不可緩也且阜太等各境苗逆之所稱西營者如眞武集之董志誠鄧家圩之鄧林松等皆一方領袖向隨苗沛霖藉其勢以禦擒匪今苗沛霖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顯然叛逆決志不從此外心懷觀望者爲數更多特恐官軍日久不至無所依恃勢將爲苗所脅而人心愈加震動賊勢愈加鴟張矣此事機得失民心向背所關更不可稍遲也至團練禦賊守多戰少無兵勇以率之勢不能使練衆獨犯兇鋒臣卽極力激勵計其成效不過使之堅壁清野家自爲守賊至而不從賊不助賊不爲賊所裹脅不爲賊所攻陷足矣若用以堵禦強寇非臣力所能確有把握也

恩深重不敢以欺飾敷衍貽誤大局謹據實上陳伏乞

聖明迅飭籌計豫省幸甚全局幸甚所有臣籌辦團練及酌定臣子留陳並豫省速宜添兵各緣由除臣子留陳循例自行具

摺恭報附驛呈遞外理合繕摺借用陳州府印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臣胞姪四品銜刑部郎中袁保慶本於咸豐十年奉

旨隨毛昶熙來豫現在會攻尙店擒匪業經蒞事陳郡團練必須閱歷查勘恐臣子袁保恆未能徧及臣已飭令該郎中會同安籌分辦合並聲明謹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豫籌屯積片 同治 年 月 日

再防苗之法與防捻不同捻匪志在擄掠所至過而不留苗逆窺伺城池專務圍攻久困必須多積糧草以備固守待援陳郡戶鮮蓋藏三日關閉必因無食內亂臣極力勸諭與紳民明定章程使家自屯積官爲查考萬一有事官用則官爲給價民羅則官爲彈壓斷不使存糧者受累使人心無所疑懼以期多多益善奈人情狃於苟安見捻匪屢次經過未甚圍城遂皆不務儲蓄兼以收成歉薄力有不逮是以反復開導幾於舌敝唇焦略有端倪尙未報有成數此時若並勸捐輸尤恐人心畏沮觀望懷疑擬俟察看皖練塾解蒙城米糧如必須由臣籌款歸還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一

十四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之處再行舉辦勸捐無論在皖在豫均援照上年豫省捐米章程隨時具奏請旨立予獎敘以期踴躍輸將斷不至失信於民致令公事愈辦愈形掣肘也是否有當謹附片具奏

陳報蒙圍危急情形片 同治 年 月 日

再臣屢接安徽臬司馬新貽來信知苗逆圍攻蒙城官軍疊次擊敗後復添調賊隊滾營進逼直抵城下並知我營軍食不繼堅守不戰欲使官軍坐困現惟西北渦河一綫可通而軍餉已絕兵勇時有饑潰之慮情形萬分危急專委前任亳州知州劉蘭馨赴張之萬軍營求其協餉並囑臣加函諄催臣雖切囑張之萬儘力撥濟張之萬亦以唇齒相依爲念尚能如期送到尙不可知查蒙城逼近苗逆老巢足以制其腹心蒙城不失該逆必不能肆出滋擾是以抵死力爭萬一稍有疎虞人心震動亦倍難著手所關甚重應請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一

十五

天津華新印局代印

飭下僧格林沁倍道往援直擣蒙城內外夾擊必易得手倘稍遲時日使該逆合圍既定固守是其長技援兵雖到急切難以攻入城中糧盡不堪設想矣並聞前此投誠各捻匪近以堵苗爲名紛紛裝旗其心尙不可測苗逆僞示所稱旬結李成張宗禹等股近聞其黨羽已多由南北路潛回不知何意頃又據探報南路回竄之匪現已至沈邱縣城西南一帶賊勢甚衆窺其所向似欲乘僧格林沁未至由阜太搶渡沙河竄歸亳州老巢非僧格林沁趕緊南來聲威震懾恐已投之衆與思歸之賊旬結爲亂又不但苗逆猖獗已也全局所繫伏祈聖明迅速飭催謹附片具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一

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通籌東皖豫防剿全局摺 同治 年 月 日
奏為通籌東皖豫三省防剿全局必須增練勁旅以期合力蕩平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自苗逆背叛臣私心焦急知必與捻匪勾結為患非乘其初起迅圖殲滅愈久則煽惑愈眾蔓延愈廣必至大煩兵力亦急切不能翦除是以臣初次奏報即懇

飭令僧格林沁回剿蒙懷而請由豫撥派重兵越境進駐太和以爲各路聲援定人心而扼賊要可以一鼓蕩平乃僧格林沁既為東省挽留而豫兵亦為南路牽制蒙城兵練固守七十餘日至今無一旅之師前往救援賊膽未免愈張衆心未免稍懈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一 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加以捻匪四合愈逼愈緊倘有意外大局何堪設想臣屢奉諭旨飭令督練籌防自維久病之軀不能為

國宣力愚慮所及緘默不言非受

恩深重如臣者所宜出也竊謂僧格林沁威望為賊所憚而各省不自謀防勦專恃一軍豈能處處皆到援皖則不能專力於東迅圖蕩事顧東則不能以全力注皖力解倒懸若欲兼籌必致兵分力單兩誤戎機且東匪皖匪勾結已久無論淄川一邑不能計日攻克即幸而告捷而通省糜爛毗連幾輔有形之患與無形之患相逼而來僧格林沁又豈能去而之他耶豫省內患未除自應先清南路然祇此兵力張岡未克固不能分即張

聞既克而處處伏莽續來之賊與零星小股不可勝剿南路亦未可撤兵歸陳現雖無警然聞警而後設防百事無及矣近年來事變疊起官軍著落後者職是故也且使南路未清而東防告急又將何以應之卽以前事而論張宗禹等由太和之稅子鋪渡河竄歸老巢而餘捻遂熾降衆復叛不旬日間過河南北徧地皆賊向使太和先有重兵賊必徘徊顧忌歸者不得遽達叛者不敢輕發卽有蠢動亦可迅往撲滅蒙臺糧道不至阻隔卽不至如此危急此非豫中不肯分兵苦於兵少無可分也至苗捻均在皖境唐訓方勢處下游仰攻爲難但能力扼臨淮爲必取懷遠之計類毫各處鞭長莫及李續宜卽能速到而南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路進兵節節梗阻亦斷不能顧及西北此合東皖豫三省全局而論非於皖豫之間另籌一軍不可也添兵之道步不如馬平原馳逐利用騎兵能得鐵騎四五千可抵步卒兩萬僧格林沁所向有功專恃馬隊臣於咸豐六年由歸德直擣雒河深入賊中數百里連戰皆捷亦得馬隊之力居多迨雒河既克英桂遂以餉絀爲詞將馬隊分散各路以致死灰復燃至今爲患此臣輾轉籌計不敢避瀆請之嫌而必欲增此勁旅也臣前摺奏懇聖恩飭調東三省馬隊旋奉諭旨飭由鄂省撥調又因張之萬奏請馬隊諭令僧格林沁酌派數百名是馬隊之宜添已蒙

洞鑿惟東省所撥馬隊既續奉馳解蒙圍之

旨鄂省能否照撥尙未可知且亦爲數無多不能自成一隊臣素知東三省不獨正額官兵健勇無前卽吉林黑龍江餘丁亦皆騎射雄捷遠過他處吉林人又多以打牲爲業槍箭命中尤屬異常若能挑募成軍實力訓練其得力不減正兵臣在營時吉林黑龍江帶隊之副都統薩薩布記名副都統善慶協領穆克德布均隨防剿最爲得力該處馬隊情形臣逐細訪查所言均有可採現惟薩薩布赴深州剿賊善慶穆克德布均在原省擬請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人二千名作爲馬勇卽由該二員統帶來豫所需馬匹可否飭令察哈爾綏遠城各撥一千匹派員迅解來豫其不敷之數飭令河南就近設法籌備俟善慶穆克德布帶兵來豫卽責成該二員實力操練分起統帶如直省防務稍鬆可否卽飭薩薩布帶兵數百名來豫以爲餘丁表率薩薩布才具位望均較善慶穆克德布爲優一切彈壓調度約束訓練必更得力增此一軍則處處足數防剿僧格林沁亦不至以兼顧爲難騎兵足用則步隊更易見功臣所謂增練勁旅者此也從此歸陳穎毫之間屹爲重鎮不但苗捻不敢合勢西竄卽相機進剿與諸軍分道夾攻同時並進合而蹙之該逆如獸入阱中成擒有

日矣臣所謂合力蕩平者此也現在毫捻既盛由六霍竄光息之股亦志在踵前次張宗禹回巢故道歸併大股苗捻句結一氣其勢日益嗚張臣爲三省防剿大局起見所言萬一可探仰懇飭下張之萬等督率一切以專責成是否有當謹附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二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請在吉林招募馬勇片同治二年 月 日

再吉林打牲之人私入圍場例有明禁是以臣上年奏准招募獵戶該將軍等未肯奉行此時若奉旨指明招募圍場必至弛禁不成政體惟此項人等乘騎嫻熟槍箭有準不減正兵實爲勁旅當此待用孔殷未便因噎廢食可否請

旨令該將軍等以招募馬勇爲名選其長於乘騎習於槍箭者然後收錄一有成數剋日起程其安家整裝等項均比照正兵如一時無此鉅款或先給一半俟到豫後再行籌款補足其沿途盤費亦比照正兵由經過地方官照例應付以利進行庶幾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三省正兵不至撥調空虛圍場例禁不至藉端廢弛而平原馳逐可期得力伏懇聖明俯念攻剿緊急飭下該將軍等遵照妥速辦理軍務幸甚謹附片具奏

遵籌蒙餉並歸陳防務摺
奏為遵

旨籌解蒙城米糧並籌東路防務因豫兵無可分撥先行設法以孤逆黨而緩賊勢恭摺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五月二十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渦河南北偏地賊氛糧艘被劫蒙臺聲息不通城中現糧僅數五日萬難久持臨淮軍營糧食垂盡唐訓方與勇丁同食豆粥情形危迫如此豈容束手坐視現惟豫省相距較近臨淮蒙城水路亦惟陳郡可通袁甲三素顧大局著即在陳郡設法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二十二

勸捐無論米穀雜糧總以迅集成數即由水路運赴臨淮蒙城兩處以救倒懸該前督無論如何為難均著設法迅速籌辦斷不可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為詞置之膜外等因欽此臣奉命之下萬分焦急幾於食不下咽查臨淮蒙城兩處均舊日固守力爭之地萬無坐視饑潰之理但有可設之法自當力籌接濟惟陳郡水路向祇臨淮可達現自穎上正陽下蔡以抵懷遠上下三四百里皆為苗逆跨踞已久不通渦河向由鹿毫達蒙城現在擒匪阻隔蒙臺之間由寺兒集白龍王廟趙旗屯雉河高爐西洋等集中間二百餘里處處皆賊蒙城糧艘即在此路被劫亦萬無可通之路此運道之不可行也陳郡麥收歉薄

不及二分民間指望秋禾近復以飛蝗徧地人心惶懼糧價騰踊斗麥已過千錢民力萬分拮据現在勸辦積糧禦賊已覺萬分為難若同時並辦勸捐尤覺無從措手且即有現糧可捐而水道既梗旱路繞運蒙城必須曠日持久難以預定時日以救蒙城之危此又緩不濟急之大可慮也現於無可如何中為騰挪之計查亳境之高家寨太和境之鄧家寨阜陽境之董家寨皆距蒙在百里內外該練總高錫齡鄧松林董志誠等或素稱殷實或向屬急公已派員前往諄勸並分札該地方官督飭該練總等無論如何設法總期迅速籌送蒙城糧食千數百石若能如期運到許以從優奏獎其力能捐輸者作為捐辦否則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二十三

作為墊辦再由臣籌款歸還決不使該練總因公受累庶期事在必行至臨淮距陳郡水旱路均近千里斷不能達惟有清淮一水可通或尙可以運濟應請
聖明裁奪至臣前奏安徽臬司馬新貽委知州劉蘭馨來豫乞餉臣曾加函諄囑張之萬撥解張之萬關顧大局已飭司撥解一萬兩於本月初一日起解赴亳聞至亳而渦河已為賊阻臣正深焦慮昨有亳州專勇到陳臣面詢此項銀兩據稱已由署亳州知州李文森撥派馬勇分起攜送兩次共送四千餘兩於十三四日到蒙餘銀仍設法繞道永城期於必到又據河南藩司王憲稟稱僧格林沁因調護蒙城之義勇饋糧不繼移咨河

南撫臣飭司於月餉內撥解一萬兩已於本月十三日如數撥給委員由歸德繞解蒙城又據馬新貽提餉委弁李建勳稟報此項銀兩已於十八日行抵歸德府潁州府知府英翰現駐宿州之韓村俟餉到永城卽由英翰派隊迎護計日亦可抵蒙城得此足以稍定人心尙不至遽形潰敗堪以仰慰

聖懷其蒙城北路糧道據探宿州尙有一綫可通可否飭下吳棠督飭徐州鎮道籌糧由徐宿接濟之處出自

聖裁再苗捻句結早在意中臣疊奉

諭旨飭與張之萬毛昶熙妥籌歸陳防剿各就豫省兵團力籌戰守臣查豫省團防舉辦已歷十年向來僅能自守臣卽竭力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激勸亦祇能使之聯絡守衛不能強使之戰前經奏明在案惟有迅撥重兵進駐皖豫之交藉以鎮未叛之人心扼分竄之賊路並以壯鄉團之膽氣庶幾防剿略有把握無如豫省兵力實在不敷疊次函商張之萬毛昶熙迅籌撥派奈該撫等所部僅足圍剿張岡近聞自六霍回竄光息之賊本欲踵前次張宗禹回竄故道歸併蒙亳老巢因沿途河水漲發不能北渡因先趨張岡希圖援應張之萬毛昶熙又須於圍攻之外另籌迎剿是以張士元所部久經奏明亦至今未能來陳僅於本月二十日據張之萬派撥馬勇五十名前來實難壯軍威而作民氣臣日夜焦灼空拳徒奮不得已多張曉諭遴選委員與袁保恆等分

途徧歷圩寨極力勸諭並委籍隸穎亳之知縣程敏達都司李健陽訓導慕惠保馳赴阜太毫蒙各境會同地方官及堅不附苗之練總董志誠鄧松林等剴切開導各圩寨無論向日曾否從苗從捻但能力圖自拔倒戈向賊卽立予奏明分別良莠若能不俟官軍到境首先殺賊者卽予從優獎勵並以此意函致唐訓方做照辦理冀多一良練卽少一逆黨使賊知人心未附不敢長驅直犯豫東之防冀可稍緩須臾以待南路廓蕩此臣萬不得已之苦衷也所有臣運送蒙城米糧並籌布置各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陳報皖豫賊勢日急並病勢因頓摺
奏為皖豫同時震動情形日益緊急現在竭力籌辦及
增病十分困頓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籌解蒙城米糧並籌東路防務各情形業經

奏明在案旋據太和縣知縣張鍾翰訓導慕惠保等稟稱練總
高錫齡等已經辦糧千石因水大路阻不能前解即飛飭令
其設法將糧變銀繞道星送又據安徽臬司馬新貽間道馳函
稟稱前次豫省撥解銀二萬兩除收到四千兩外餘經唐訓方
委員截提赴臨現在蒙城銀糧俱絕危急萬分揣度情形蓋
因此項銀兩無路赴蒙唐訓方因而暫移濟臨而馬新貽屢函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一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告急情詞迫切實亦需糧孔殷臣焦急無計籌思勸捐多日羣
情不甚踴躍非首先捐解以為倡率無以激勸官紳臣受
恩最深雖生平清苦而當此籌糧萬緊之時義無可諉當即極
力挪貸銀一千兩派委遊擊呂浩然飛解赴穎并嚴催各官紳
明示賞罰飭令無論如何設法或糧或銀即日齊數星解臣前
後屢據穎郡各地方官並委員圩練等稟稱阜陽練總王金奎
向雖從苗而此次深明順逆絕苗不肯與通並願首倡義舉助
官剿賊實可保信該練總亦自具稟稱誓不從逆求為辨明心
迹等語臣思現在人心搖動但可因勢利導以孤苗逆之黨亦
可明示寬大且運糧赴蒙正在萬分為難該練距蒙較近或可

設法運去該練因係苗黨奉

旨革職臣以權宜許其開復原官遊擊花翎勇號飛札飭其極
力籌運期於必達突據穎州府飛報探稱苗逆已於本月初五
日併力急攻壽州併多運糧石堆積穎上圖為西犯之計穎屬
團練臣前派委員會同地方官多方激勸正在會集各圩寨擬
即抽壯丁協力助剿而壽州之信適至人心驚惶向順者更復
觀望該逆又廣布蜚謠誘脅並施人心尤多變動臣正在加派
員弁前往勸諭彈壓又據穎州府飛報自亳捻蠢動後旱西一
帶投誠之捻復行句結處處滋擾恐其西犯豫疆懇即移咨張
之萬派兵剿辦臣即飛咨去後旋據歸德府稟稱有捻匪一股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一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由該境西竄迭據鹿邑柘城太康等縣紛紛飛稟捻股由亳州
鹿邑之北分竄又探知亳捻各股擁張落刑之姪小閻王為盟
主分股四出直撲陳州臣無兵可派只可暫以練眾支撐即飛
飭各地方官齊集練眾合力堵剿所至城寨均能竭力固守並
有斬擒該匪東路不得逞志復由柘城西趨太康又續探另股
由亳鹿之南上竄亦距陳止數十里幾於防不勝防剿不勝剿
臣一面飛咨張之萬毛昶熙迅撥大隊一面截留張之萬派赴
歸德之遊擊呂振河所帶馬隊二百名並陳州營有馬兵丁及
呂浩然馬勇馳赴太康督同營練迎頭截剿兩次出隊擒斬不
少該逆見堵禦尚嚴折向東南奔竄復經柘城縣於城外截擊

該逆奪路回竄另股飄忽又至陳郡西北之臨蔡城距府城僅二十餘里臣又飛飭副將孫之友一面由商水星馳合剿一面飭臣子袁保恆督同在城文武兵練登城守禦賊未敢來撲繞向西南奔竄復檄飭孫之友由周家口一路迎剿毋令撲犯該鎮以保要區再圖撲滅查此次各股竄捻據探報句有苗黨粵逆在內分股出沒詭譎剽疾歸陳各處均無實在籌備禦堵且不足何望於剿張之萬等圍攻張岡尙未竣事臣雖迭次咨函亦恐難多派隊伍設使歸陳一處疎虞苗逆由穎上西竄聲勢相接其患何堪設想壽州既陷苗逆勢熾更張蒙圍之急不問可知而馬新貽糧援無望何以持久自穎以西上至豫境捻蹤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四布其與苗捻句連一氣何疑苗逆之計圖西犯亦屬勢所必至皖豫全局同時震動情形危急如此臣現不統兵其各路統兵大員或因事牽制或力難兼顧臣亦難以濡緩咎及他人惟有竭盡愚忱以期仰酬

聖恩於萬一臣始爭壽州正陽不可撤防蓋慮苗逆之乘虛盜據繼請以重兵扼駐太和蓋慮餘捻之間變思遑旋又奏明蒙城需糧並屢次函商張之萬亟爲撥濟蓋慮蒙城之難以待援

疊邀 聖鑒無不立奉

諭旨而事機多變無一事如臣所籌坐令苗逆猖狂捻股紛逞

壽州失守蒙城危急皖豫交界之處實爲全局所關苗逆陰狡深鷲詭謀百出且長於攻圍頗識形勢其患百倍捻匪淮河爲南北咽喉沿岸地勢闊遠城池險固其攻取之難亦百倍捻巢歸陳門戶洞開若苗逆與捻匪合股而來雖各處星調大兵其勢亦萬不及事臣懸念大局心氣無刻少安加以籌辦團防並急籌蒙糧猝辦城守事端叢集年餘久病精力本已衰疲經此晝夜憂勞有呼莫應鬱結之氣乘毒熱而上發遂於背間右穴突起一瘡膿血潰溢痛苦倍常輾轉牀褥坐臥不安原患痰滯之症因之增劇精神時而瞢亂時而清醒每清醒時必聞警報愈覺疲憊難支然危急之時所有遵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旨籌辦之事不敢自惜心力惟是迅解蒙圍力支穎屬以及豫境剿辦各匪非再飭援兵兼道而前斷難有濟成大吉一軍雖奉有赴援之

旨而苗逆分布黨與非止一處三河尖實爲利藪賊所垂涎潘垠向素附苗現尙恐官軍卽來徘徊未動逆股一到勢必風靡穎州之危已如累卵又不但蒙城難守爲可憂以臣揣此情形成大吉若能倍道而來急扼三河尖鎮遏苗黨以固穎州其力已懋若必越穎上而援蒙城恐非其力所能到欲解蒙圍惟由宿州進兵較爲得力現在直東布置當已周妥仰懇

宿州進兵較爲得力現在直東布置當已周妥仰懇 諭旨而事機多變無一事如臣所籌坐令苗逆猖狂捻股紛逞

可比救援若遲壽州卽目前烟鑿臣以爲援蒙之軍當捲甲疾驅剋日必達亦斷非尋常行兵可比也惟有顛懇

聖恩急飭張之萬調撥馬步四五千人痛剿新竄捻股僧格林沁急統大軍由宿州星夜赴蒙曾國藩亦卽厚集兵力進攻壽正穎上唐訓方乘下游水師陸續到臨亦迅督各軍併攻懷遠使苗逆專力自顧不暇旁擾庶可暫濟燃眉徐圖大局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謹將皖豫緊急情形並臣竭力籌辦勞鬱增病各緣由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三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病勢日危醫藥罔效摺 同治二年四月 日

奏爲微臣病勢日危醫藥罔效長辭

盛世報稱無時恭摺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上年十月遵

旨回籍養病十二月初二日抵陳州寓所嗣卽加意調治冀得復痊再圖報効詎意痰入經絡清理最難本年三四月間日服導痰之劑頗見功效謂可漸期輕減正在靜以調理突聞苗逆背叛深抱隱憂迭次具摺馳陳

聖鑒在案續奉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諭旨飭辦歸陳團練防務又以蒙城需糧孔急

命籌接濟臣力疾籌辦不敢固辭復聞壽州被陷辜捻紛起道路梗塞蒙城之糧難以送到臣恐紳民不甚踴躍自行挪貸銀一千兩以爲倡率究未據有解到之報正在焦急捻股又分竄歸陳處處告警臣現居陳州捻衆屢抵城下督飭城守強起指揮而豫境上下恬嬉呼之莫應以爲賊不攻城無須守禦臣且急且憤嚴爲申飭並飛催各將弁孫之友呂振河張士元呂浩然等會同練衆分路防剿幸東捻未得逞毒竄回老巢臣內鬱外勞久病之餘氣弱不任兼之時方毒熱遂發背疽轉更危篤治瘡法須涼劑與病久者不利瘡雖漸愈勢遂不支本月二十

二二三等日自覺氣息喘急飲食阻隔而阜沈交界之捻匪秦軒等股又由周口渡河竄至陳州距城數里臣正在飭調將弁迅速剿辦而積痰上湧神氣更昏自以統兵日久不能翦除苗逆疾恨常在於懷茲該逆句串捻匪志窺中原臣又不能力疾誓師痛殲醜類河南積習不振尤恐後患方長臣病已極危自知不起老母現年八十有七奉養不終遠瞻

楓階則拜覲無期近觀萱堂則晨昏誰侍

君親兩負痛戀交深臣身雖亡臣目不瞑伏念臣資本鈍拙性又迂方通籍後由部曹歷任科道入直樞廷內歷卿貳外督漕運遭時多難屢秉將麾思竭力以仰酬究成功之難奏中遭物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議幾至孤危

先帝察臣狂愚知臣勤慎愈隆

眷注久任疆場既嬰疾以歸田尙蒙

恩而詢事涓埃未報壽命難延雖家無餘財終守戰兢之一念而歿有遺憾未酬蒙養於

三朝伏望我

皇上聖學日勤

聖心日廣

宏啟中興之業

永隆邦治之規更願

飭諭中外任事諸臣勿輕視苗逆俾得逞其陰計豫皖間關係至重臣久擬請置重兵於歸陳徐穎之間遴派知兵大員擇要扼駐惟念勝任實難未敢以空言上瀆此後應如何布置仰祈聖謨默運早定機宜倘中原稍有疎虞恐大局更難收拾臣愚忱未已伏枕哀鳴不勝銜

恩感激之至謹口授臣子恭繕上陳所有遵

旨籌辦團練防剿並蒙城籌糧各事宜均請

聖裁另飭辦理臣前奏明白刻木質關防一顆合併銷燬伏乞

兩宮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端敏公集 奏議卷二十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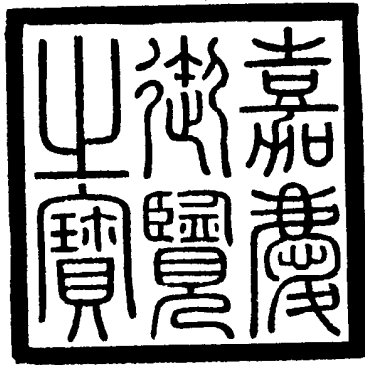
奏



策

要





嘉慶御寶印於此

策要卷之一

臨江後學梁寅述

易經

周官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 漢志曰易道深矣人更四聖世歷三古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以授橋庇五傳而至田何及秦禁學易為卜筮之書故傳者不絕

三易之不同何也曰說者以為夏易因炎帝而曰連山其卦始艮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也商易因黃帝而曰歸藏其卦先坤歸藏者萬物皆歸藏於中也周易則其卦始乾謂之周者以別夏商也夏商易取七八以不變為占也周易取九六以變為占也重卦或云伏羲或云文王何也曰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觀十三卦制器尚象既義農所取重於文王之

前明矣二篇之卦多以不同何也曰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以反觀之皆十八卦也蓋卦之無反者八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上經反卦二十四止為十二而不反者六為十八卦矣下經反卦三十二止為十六而不反者二亦為十八卦矣程朱言重卦不同何也曰朱子重卦即印子加一倍法也蓋大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始分一奇一偶則為二畫謂之四象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三畫謂之八卦八卦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以漸加之至六畫則為六十四卦引而伸之六畫之上又漸加之則為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此焦贛易林變卦之數也卦象之難明者何也曰三聖人之取象各異坤之牝馬離之牝牛文王之象也咸六爻象人漸六爻象鴻周公之象也說卦乾馬坤牛之類孔子之象也朱子曰易之象不可復考姑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

以為訓成而決吉凶其亦可矣程朱卦變不同何也曰程子以為諸卦皆由乾坤而變如剛上柔下之類求之三陰三陽之卦則皆可通若訟與无妄四陽之卦則云陽自外來非復自上卦而下故朱子以為難通而別為例皆以本卦二爻相易而成則六十四卦無不通矣蓋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始而來二陰二陽之卦各十五皆自臨避而來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四陰四陽之卦各十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此蓋發先儒之未發者也

易傳

隋志卜子夏易傳二卷 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注云淮南王聘明易者九人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魏王弼注上下經晉韓康伯注繫辭說卦序卦唐孔

氏為正義

漢初傳經者傳其文而已未嘗自為訓說也至丁將軍寬作易說三萬言則訓詁之學興矣焦延壽遂陰陽災異則穿鑿之說起矣若子夏之傳不依古易篇次而遵費氏則為後人之假託可見也九師之易王通以為易道因之而微則無資於聖經可知也王弼之傳則高談理致祖尚清虛而已孔氏之疏則隨文生義依徇王氏而已迨程子作易傳易之義理始大明朱子作本義易之象占始益著蓋程子之易發揮孔子之十翼者也朱子之易則推三聖教人卜筮之旨者也若乃朱子畫卦揲蓍之法先天後天之義又皆祖述邵子而推明之尤為有功於易道云

圖書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

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圖書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且河圖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洛書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矣然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爾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

一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數方方者極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三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故圖書皆五居中也易範之則於圖書者何也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據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大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三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曰論其取則易乃伏羲之得於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乃大禹之得於書而未必追考於圖是固異矣然

圖書實未嘗不相通焉蓋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然則所謂經緯表裏者何也曰經緯者非謂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蓋主圖而言則圖為經而書為緯也主書而言則書為經而圖為緯也表裏者以所取則者為表以相通者為裏故圖之表為八卦而其裏亦可明疇也書之表為九疇而其裏亦可以畫卦也

先天

邵子曰大傳天地定位至易逆數也一節明伏羲八卦大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

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消則翕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嘗有詩曰乾遇姤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識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成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按先天八卦離東坎西巽西南對震東北兌東南對艮西北此對待之體也八卦相錯為六十四此交變

之用也自震至乾為順者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自巽至坤為逆者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一分為二二分為四此言六十四卦橫圖也乾以分之陽之闢也坤以翕之陰之闔也震以長之一陽生也巽以消之一陰生也此言六十四卦圓圖也元極者復坤之間也元極之前陰含陽自坤反姤也有象之後陽分陰自復至乾也乾與姤相值月窟也坤與復相值天根也三十六宮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合之為三十六也天地定位否泰反類方圖外第一層乾西北坤東南泰東北否西南也山澤通氣損成見義方圖內第二層兌西北艮東南指東北成西南也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方圖內第二層離西北坎東南既濟東北未濟西南也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方圖中心震巽恒益四卦也朱子曰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方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圖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也又曰先天圖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死生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此

後天

邵子曰自帶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明又王八卦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

卦交而為既濟也乾主於子坤主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偶以應地之方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文王八卦始震為春巽為春夏之交離為夏坤為夏秋之交兌為秋乾為秋冬之交坎為冬艮為冬春之交故艮謂之成終而成始乾坤交而為泰以下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交者東自上而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震兌皆陽下陰上故云始交坎陽

在中離陰在中故云交之極艮巽皆陽上陰下故云不交

書經

漢志曰孔子刪書為百篇又秦焚書孔子末孫惠與秦博士伏勝各藏其本於屋壁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文帝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而伏生老不能行使晁錯往受之其後有歐陽生大小夏侯勝建之徒皆學伏生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以隸古定為五十八篇號古文尚書

尚書多可疑諸儒之說紛紛唯取決於朱子可也朱子之疑者數事謂今文多艱澁古文反平易或謂記錄之奇語難工閏色之雅辭易好此為近之然伏生

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可疑一也孔安國傳恐魏晉人所作託安國為名序文亦不類而漢文字此可疑二也書小序亦非出於孔子乃周秦間人作之此可疑三也又謂禹貢言三江及荆揚地理所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乃不曾見爾此可疑四也及教人讀書則謂如大甲伊訓之類明白者當熟玩如盤庚康誥難曉者當缺疑此可以為稽古之法矣

書傳

隋志曰伏生書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孔安國為五十八篇作傳並盡事起不得奏上後漢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為之注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

按隋志之說世或未深究今據其說而推明之其曰女子所得泰誓者即偽泰誓也孔穎達言張霸作偽書無泰誓篇則偽泰誓先出非霸作之也若以女子所得為真泰誓馬融何以疑其偽蔡沉不考女子得泰誓之言而謂亦霸所作誤矣其曰伏生作傳則書之訓解由伏生始也伏生書二十八篇而傳四十一篇者古人解經不附於經下故其篇之多少與經異也其曰孔安國為五十八篇作傳蓋其古文已上之矣及傳既成巫蠱事作未及上之而未立學官故至於絕漢儒林傳贊言平帝時古文立之學官者乃張霸偽書也至東晉之世梅賾始得孔傳奏之而又缺辭典齊建武中姚方興始得辭典乃列之國學也若乃伏生之傳竟亡者蓋自馬鄭之注盛行則伏生之傳亦復講習故唯秘書府之秘書既亡則是傳亦遂

亡矣至於近世之注則朱子之所取者僅四家謂王
安石蘇軾呂祖謙林之奇也然又曰王氏傷於繁蘇
氏傷於畧呂氏傷於巧林氏傷於繁及蔡氏之傳訓
二典三謨皆朱子所定其餘大槩亦多朱子之意凡
論制度則本之注疏然朱子論書多缺疑蔡氏已有
不能缺者矣今之人雖欲求詳於蔡氏竟何益哉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劉向
任成帝時集上古以來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說推亦
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凡十一篇號曰洪
範五行傳論

洪範自初一日五行至咸用六極乃禹之本文九疇
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乃箕子之叙論九疇之傳
也範以五行為先何也曰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於

水水夫其性則五行皆亂五行皆亂則九疇皆戩矣
然九疇之則於洛書者則其九類而已若以五行配
九疇則非也然則劉向五行災異之說果得高箕子
旨歟曰向之論以為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
罰常雨厥極惡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
鳴厥極憂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咎恒燠厥
極疾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昏
思之下睿是謂不聖厥咎蒙厥罰恒風厥疾凶短折
夫人事之感有得失之殊則天道之應有休咎之異
固常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咎應某事失則某
咎徵應其亦拘矣且人於一事之得則五事皆得一
事之失則五事皆失若使人君之貌不恭矣而言又
不從焉則既雨而又鳴乎視不明矣而又聽不聰焉
則既燠而又寒乎何其說之膠而不通也箕子之大

意言五事得則休咎各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各以
類應亦謂其屬當如是爾而五事之得也則當雨而
雨當鳴而鳴是即休咎各以類應矣五事之失也則
雨不宜恒而恒雨鳴不宜恒而恒鳴是即咎徵各以
類應矣若向之論豈盡箕子之意哉且五事之得由
於極之建五事之失由於極之不建今不論皇極而
專論五事舍其本而治其末遺其內而攻其外亦非
格君心之善道矣若孔氏之訓皇極以皇為大以極
為中則朱子非之曰未嘗謂於人君修身立道之本
既誤以皇極為大中又見書解多含宏寬大之意因
復誤認中為居中之中蓋不知無過不及之中乃義
理精微之極非含糊苟且而不分善惡也今以誤認
之中為誤認之極不謹乎嚴密之地而務為寬廣之
量則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箕子

之告武王者豈如是哉朱子之論其有功於聖學者
大矣哉

詩經

漢志曰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
孔子錄之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史記曰闕里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
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韻
武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
王道微諸侯無正風

夫天子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在先王之盛時
則然也至春秋之時王靈不振巡守禮輟而陳詩之
事亦廢矣魯為人望之國周之禮樂皆在而夫子又
因流曰方詢其殘缺故自衛反魯而刪定之其實皆
非天子巡守之所得也然則謂子夏作詩序者信乎

曰非也朱子以為新在作而毛公又增唐國邑之其
考之書矣而又謂請者尊信小序有所不通必為之
委曲遷就寧使經文條戾成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
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其破世俗之限固亦善矣
史記謂古詩三千餘篇者然乎曰孔穎達以為書傳
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分
去九遷之言恐非也關雎美后妃之德而魯詩以為
刺周康后是起而作何歟曰此漢儒誤解關雎之亂
以為淫亂之亂故妄為之說爾夫亂者樂之卒章也
孟子之作離騷終之以亂曰乃取法於國風者也而
漢儒聞見真陋非惟不明詩之義亦且未見騷之文
故鑿空以誣聖經而誣後學往往以此史遷號為博
採亦且踵訛故又曰幽厲之亂始諸莊帝是又以以
關雎為幽厲之詩矣何其謬哉史遷又言夫子弦歌

三百五篇以合於韶武信乎曰此亦或於大序言止
乎禮義而誤也觀儀禮射或歌或笙皆擇詩之善
者爾未嘗有取於變風變雅也今必曰皆合於韶武
則淫哇之辭豈能強同於正聲者哉孔氏言正雅之義
然否曰孔氏以王道明或政出一人故諸侯不得有
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

詩傳

隋志曰漢興詩分為四魯詩起於中公而盛於韋賢齊
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國所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
齊魯盛行於時韓詩唯燕趙間好之毛詩最後出未大
顯也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後漢魏毛氏詩而立齊
魯韓氏其後鄭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詩其學
遂盛而三家遂微至魏晉時齊魯詩發絕韓詩雖存而
蓋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鄭謂曰大毛公為訓詁傳於

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

齊魯韓三詩既亡而毛詩獨行雖其義未能盡合於
經而考三家僅存之說其不合者尤多焉觀魯詩則
謂關雎者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也燕燕者衛定姜不
見禮於獻公而作也齊詩則謂黍離者衛公子壽閔
其兄及而作也韓詩則謂采芣者婦人傷夫有惡疾而
作也柏舟者宣姜自誓而作也商頌者正考父美宋
襄公而作也若此者皆與毛氏異矣齊詩亡於魏代
魯詩亡於西晉韓詩至唐始亡今存韓詩外傳十篇
非嬰傳詩之詳者也三家又謂關雎鶉鴝巢鹿鳴等詩
皆康王時作王風為魯詩鼓鍾為昭王時詩皆不足
信至于趙宋歐陽氏王氏蘇氏呂氏皆為之訓釋雖
各有發明而其畧無遺憾者未有如朱子之傳者也
蓋嘗求之諸儒之所以誤者皆以篤信小序之過爾

學要卷一

十一

而小序之所以誤者又以誤認思無邪之意爾夫子
言思無邪之意非謂作詩之人皆無邪思也亦謂彼
雖以有邪之思而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
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也而序
者不達以為如桑中溱洧之類皆出它人之譏刺而
非其人之自作故其思皆無邪也皆能止乎禮義也
三百五篇皆可合於雅聲而用之宗廟朝廷也殊不知
桑中等詩聖人存之以為戒爾若被之筦弦則豈
用是哉朱子曰三百篇皆宗廟朝廷之所用乎則如
桑中溱洧者當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
其譏之當矣而或疑夫子欲放鄭聲不應錄淫奔者
之辭則又曰夫子之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
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亦猶不語亂而春秋之書
無非亂也嗚呼自朱子之傳一出而三百五篇之旨

燦然復明如大空之日月而出於雲霞之積陰也今之誦詩者何其幸哉

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因史記作春秋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賦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以繩當世貶損之義行則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大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戮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董仲舒

董仲舒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異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又曰春秋變古則譏之 王褒曰春秋發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注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漢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重三正謹三微也注三正者天地人之正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故王道取法焉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兩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解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爾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法之用也 又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傷矣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 曰以魯史由是而始詳也古者

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則列國之事皆王朝志之也迨周東遷左右之史失其職諸侯強僭而私史之紀載競出矣魯周公之後兼禮之邦天下諸侯之所慕朝聘慶弔之所通故魯史也記時事而獨詳於列國聖人欲因舊史寓王法而平王之末隱公之世世道益變紀載漸繁春秋亦由是而始焉觀之史記世家春秋以前之諸侯歷世雖多而行事罕見蓋列國之史猶未立故也雖然春秋之始固因舊史而託始之義實在聖心蓋春秋之始於隱所以傷西周之下復也所以見平王之無志也所以著天下之亂日益滋甚而王法不可以不行也然則春秋之終於獲麟何也曰自三傳以來其說多矣而程子之義愚獨有取焉嘗推之曰國家將興必有預祥天瑞之降者人事之符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以帝王之德而與帝王之治固其本心也然在陳有嘆則不合於人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則不得於天矣道果何由而行哉麟之瑞亦鳳凰之類也而出之非時是天應之疾於人事也以聖人感焉而作春秋以道之不行於當時則必垂之於後世也其始也感麟而有作其作也絕筆於獲麟固當然爾然則程子所謂大義數十兩如日星者何哉曰春秋之大義在於大一統正三綱內夏外夷尊王抑伯誅亂討罪而已夫子嘗欲行夏之時而春秋所書之工在周正又於每歲之首必書之曰王正月此則大一統之義也聖人懼吾臣之分夫也故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書天王狩于河陽懼父子之恩絕也故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懼嫡妾之分亂也故書昭惠公仲子傭信公成風此則三綱之所以正

也乃若楚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外之
國皆自稱王則止書曰子且削其弊此內夏外夷之義
著矣齊桓之霸也則北杏之會四國既而稱人于幽再
盟而後授之諸侯晉文之霸也則書執曹伯界宋人以
著其講書程泉大夫盟王人以著其序此尊王抑伯之
旨明矣會于稷而不討華督之罪則特書曰以成宋亂
會澶淵而不能討蔡般之罪則特書曰宋災故此誅亂
討罪之法嚴矣以是推之則所謂炳如日星者豈不可
見乎若其時措從宜而微與者亦如化工之隨物賦形
各有攸當雖神妙莫測而亦未嘗不昭著呈露也嗚呼
聖人於筆削之際其正大之情即天地之情也而或者
乃欲以穿鑿求之謂之奧義則愚不能知矣

春秋傳

漢志曰仲尼有所褒諱貶指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

而異言却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
傳 漢初張蒼賈誼張敖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賈誼
為左氏訓詁授賈公 晉杜預為左氏傳集解 公羊子
名高齊人也受經於子夏漢初胡毋生治公羊春秋與董
仲舒同業公孫宏亦頗受焉武帝用公孫宏董仲舒因尊
公羊家何休注涉譏偽李育習公羊知名嘗作難左氏義
四十一事休乃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
肅殺梁發疾 殺梁子名淑一名赤魯人也受經於子夏
以傳荀卿卿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武帝命衛太子受
公羊大子私問殺梁而善之宣帝聞衛太子好殺梁亦善之
晉范甯為殺梁集解 漢初有公羊殺梁郭氏夾氏四家並
行王氏之亂郭氏無師夾氏無書 漢初立博士唯春秋公羊
而已宣帝時復立殺梁平帝時又立左氏左氏比二家最後歸
白漢以來三傳優劣之論何紛紛而莫之一乎武帝

因公孫宏董仲舒之言而好公羊宣帝因章賢蕭望
之之言而好殺梁平帝時又因劉歆之言而尚左氏
至于何休杜預范甯各守一家黨同伐異皆一偏之
失非持衡之論也 要之根據國史考事精詳此左氏
之所長也然而博而不知義奢而不求實則未免於
誣矣發明書法義理頗正此公穀之可取也然以日
月為義例一字為褒貶又且黜周而王魯則誣謬亦
甚矣至唐趙匡咬陸淳始辨三傳之非而專求聖
經之義雖未能盡善而其開示後人者其功已多遠
二程朱子出而六籍之義於是昭昭矣明道雖未嘗
著書而教人讀春秋則曰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
之經伊川既著春秋傳而又教人曰以傳考經之事
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曰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
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為權義也時也朱子雖未嘗

昔春秋而深病傳注之泥嘗曰春秋之書聖人且據
書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
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今之
學春秋者苟能以程朱之言而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其次則永
嘉陳傅良也文定之傳精白而傳瞻慷慨而精切其
於義利之分夷夏之辨綱常之正亂賊之討彰彰乎
烈日之明也稟稟乎秋霜之肅也然所失者信公穀
之大過求褒貶之大詳多非其本旨若陳氏之論世
變以為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
昭襄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
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噫蔽雲霧者終
不能以見青天航池潢者終不能以至滄海欲求聖
人之大意又曷若東三傳而究遺經也哉

周禮

漢書武帝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獻周官入于秘府五
家之儒莫得見焉又曰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
官一篇王乃取考工記以補之 劉歆校理秘書始得
列序著于錄畧奏立學官 後漢杜子春年九十能通
其義爵達受業 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其子鄭
眾傳周官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

論先王之法度莫備於成周論成周之制作莫詳於
周官故前代之有取於是書者王通則曰先師以王
官極是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唐太宗則曰周禮真
聖人作也不井田不封建不內刑而欲行周公之道
不可得也朱文公則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法
度盡在於是非聖人不能作也以此觀之周官為聖
代之道制也審矣然其書雖河間王之所獻而入于

家要卷一

十一

秘府諸儒罕見好者亦寡林孝存則以為讀亂不驗
之書而有十論七難何休則以為六國陰謀之說近
世歐陽氏則以難行而可疑蘇轍則以為秦漢諸儒
之所損益此好者之所以少也今考其樂治官之屬
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
屬七十刑官之屬六十六而小宰皆曰六十舉成數
爾然六官之中冢宰雖與五官並列而於六典無不
掌於六官無不統非五官之可同也故程子曰天官
之職須襟懷宏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
心欲事事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一大必不能得
也朱子亦曰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
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
可見又按冢宰與王論道之官而酒漿財用會計等
事皆領焉自後世論之則以為宰相不當親細事矣

而聖人之意則不然蓋有事雖小而所關實大昔尤
下可以不謹若財計酒漿之類雖各有司存然有司
不可與人主較可否惟冢宰兼領之則可以節制人
主之度心是乃格君之要務固不待事之已出而後
有司紛爭之也若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者非唯一
官可以兼眾職而有其事則設無其事則廢者蓋亦
多也如軍司馬則因出征而設之田僕則因田獵而
設之方相氏則因季冬雉而設之司盟則因盟誓而
設之禫人則因巡邦國而設之若此之類豈常置其
官而多費粟祿乎蘇氏疑王畿千里無地以容之者蓋
王畿四方相距千里凡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
都畿然整齊如畫其局亦其設法則然爾而其地則
包山林陵麓在其中安能如一圖哉非特此也如溝
洫之畫亦設法然爾至其或短或長或或正固當

家要卷一

十一

隨其地勢不然則萬夫之地必有川焉使過岡阜之
隆亦必去之而為川乎若冬官之設而以考工記足
之者按考工記亦秦前之書故韋氏棗氏皆有其名
而缺其事豈非周官乃未成之書而冬官本缺故多
識者作此書以備六官之職乎然其文體異於五官
者蓋不欲以偽亂真而改異之爾若五官之屬不止
於六十者蓋亦以其書之未成故未及以類相從爾
臨川俞氏壽翁乃緣此而作復古編以為冬官未嘗
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其言似是實亦不然謂冬官
未嘗亡則大司小司空者乃冬官之首河漢亡之
乎俞氏分地官大司徒之半篇以為大司空之職則
司徒既分裂而司空亦破碎必項增益其文然後成
篇其亦無謂矣蓋嘗論之凡周官之制度以節目而
言則未免煩碎之疑以綱領而觀則實為治道之要

故月之法八柄屬大宰而任相之意專小宰掌六官
之職事而無官之政和詳於禮樂之官而有以爲出
治之本司馬施九伐之法而有以見仁義之兵田有
井牧清血之制而民有所養居有比閭族黨之分而
治有所統教人以三德三行而俗無不美刑人以三
刺三宥而法無所私爲之五爵九畿而大小足以相
維爲之朝覲聘問而上下足以相親當是之時君民
猶一體天下猶一家以爲聖人致大平之書者信矣
雖然程子嘗曰有開雕麟趾之化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是則欲興三代之治者又必人君以一心爲
萬事之本歟

儀禮

漢志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說孝宣世后蒼最明戴
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禮古經者出

於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本
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 漢有禮經七十篇記百三十
一篇君臣不好尚至宣成時大小戴外劉向所錄止十
七篇 高唐主禮有喪服一篇子夏爲之專

按儀禮十七篇冠昏士相見三篇皆士禮鄉飲鄉射
二篇大夫禮燕大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士
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
半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喪祭禮喪服
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竊詳此書蓋周衰禮廢於朝
廷而此皆士大夫之所傳用故獨得不廢其以士禮
列於前者以其常用也其餘諸篇雖或非士禮而亦
士所當習者故皆存之也若使十七篇果爲王朝之
禮則則如燕射之類宜先著王禮何爲獨言侯禮而
不及於王乎然以冠禮言之止有士禮而無天子諸

侯大夫之禮何也蓋古者二十而冠五十而後爵爲
大夫是大夫之無冠禮首亦宜也若諸侯亦無冠禮
故記曰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蓋天子之元子
猶但用士冠禮况諸侯之子乎故冠禮自天子至士
一而已至於論鄉飲酒之禮則其別有四賓賢能而
飲一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婚祭而飲二
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酒三也鄉大夫飲
國中賢者四也論燕禮則其別有二一是燕同姓二
是燕異姓然君臣之際其分甚嚴而其情甚親故君
不自獻而使宰夫爲獻主者臣莫敢與君侑禮所以
嚴君臣之分也及君舉觴以酢賓則賓再拜而公答
拜所以通君臣之情也論鄉射之禮州長春秋以禮
會民而射于州序謂之鄉者州乃鄉之屬鄉大夫或
在不改其禮也論大射之禮則諸侯將祭與羣臣射

以觀德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也
觀親禮則鄭氏謂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
見曰遇愚謂周官雖有四者之名其實通謂之朝覲
也何以明之春秋兩書公朝王所一在於夏不曰宗
也一在於冬不曰遇也且覲禮一篇未嘗明言於秋
行之而經文又有來朝之辭是則朝即覲即朝明
矣論聘禮則諸侯使卿大夫相問之禮比年一小聘
則大夫也三年一大聘則卿也觀之朱子奏劄云周
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
本經而禮記卻特性冠義等篇乃其義疏也項在山
林當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
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
之下而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觀於此言可以知禮之
要領矣

禮記

館閣書序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蓋七十子之徒共撰
所聞或述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體要或雜序
得失中庸孔氏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
所修王制漢文帝博士所錄 大戴禮八十五篇戴聖
又刪為四十九篇號小戴禮

揚雄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今之禮記聖人以後之
書也其將何以折衷乎亦稽之先儒之言可也程子
曰禮記多出於孔門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
諸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經
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
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間居燕居緇衣表
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
次也觀此則諸篇之粹與駁者可知矣以月令言之

柳宗元以為事有當俟時而行者有不當俟時而行
者而月令一反時即有災異此乃巫史之說其非之
當矣又觀其明堂之制四時異居車旂服玉悉依方
色以陰陽之拘忌非人情之所安此甚謬者也以王
制言之則九州之國摠為一千七百七十有三而大
曰百里次曰七十里小曰五十里又各有多少之差
果如其說則王者封建之際黜陟不以公罪裂地唯
務整齊於人情可乎又其言爵位則竊孟子之文言
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巡守則竊尚書之文餘則雜
取公穀等說而益以己見其爭謬亦多矣且周公之
佐成王位冢宰以攝政而已而明堂位乃曰周公朝
諸侯于明堂是君臣之禮安在乎禹湯文武成王周
公非後世可及矣而禮運乃曰六君子者兵由此起
而謂之小康豈非孝氏貴大道而薄忠信之意乎又

如儒行乃戰國處士自大之言非聖賢之意亦不足
信矣雖然其言之疵者大略如是而言之粹者固多
也故朱子曰漢儒家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
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之言必自古流傳有
是書矣今之讀禮者雖曰不可盡信而亦安可不深
考乎

大戴禮

大戴禮韓元吉後序曰漢興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
為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
禮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為信都大傅聖則為九江大
守今德書乃題曰漢九江太守戴德撰未知何所據也
今記始主言第三十九終易本命第八十一蓋小戴
取其四十九篇而此記篇第尚循其舊也
按大戴禮之文多與諸書同何也蓋嘗究之矣漢目

孝惠除挾書之律孝武廣獻書之路天下學者散於
利祿故山巖壁壑之間舊籍往往出焉然多務廣其
篇帙以眩于當時故適相採撫不免復見今大戴所
存者或與小戴同或雜見他書蓋以此也如荀卿賈
誼皆吐辭成章名能著述必非剽掠舊文者而此記
勸學禮三本乃見荀子書保傅篇則見賈誼禮書
之雜說於漢儒也明矣又觀今孔子家語多與此相
類則所謂二百四篇者其即家語之類耶否則別有
其書而亡之也夫大小戴之記尚多舛突况其餘者
哉使有其書而亡之其無益可知矣雖然大戴記之
善者如夏小正則有以見夏時之正曾子立事以下
十篇則皆君子修身之格言武王踐阼則丹書之戒
與諸器物之銘尤有資於君德似此之類皆學者之
所當究也

策要卷之一終

司馬遷自叙曰遷為大史令補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述
陶唐以來至于麟趾周羅天下攷失舊聞昔十二本紀
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七百三十篇藏之名山
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班固曰司馬遷據左氏國
語承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記于大漢其
言秦漢詳矣至于採摭經傳分載數家之事甚多疏畧
或有越括並載者當傳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
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傳貨殖則崇
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傳極厚書
皆稱遷有良史之才眼其善叙事理詳而不華質而不
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

一

遷之博物治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
書亦信矣

史記之作也廣稽之載籍旁採之四方其纂述可謂
詳矣易編年之法為紀傳之體其立例亦甚精矣其
得之載籍者叙五帝則因世本大戴記叙周氏則因
左氏國語叙七雄則因戰國策叙秦漢則因楚漢春
秋采之四方者如作伯夷傳則因登箕山見許由冢
而悲之過梁而問夷門知魏公子入楚而觀故宮知
春申君荆軻傳則云夏由且道其事衛青傳則云蘇
建語余欲叙張良則見其畫圖狀貌故傳韓信則見
淮陰人言故曰纂述之詳也其為帝紀則事雖不詳
而一世之大際無不備書其為表則世表以觀百世
之本支年表以觀年代之先後至于秦楚月表則一
時之興亡又皆備見為入書則制度之源委具焉為

世家則一國之首末詳焉為列傳則一人之賢否見
焉且或同一事而互出或不持書而附見或有所抑
揚則必備論之其詳畧相因莫不有法故曰立例之
精也然如稱舜從匿空傍出謂仲尼既卒而門人推
奉有若宰我與田橫作亂而見殺子貢游說而存魯
亂齊亡吳霸越強晉纂述若此非不覈之過歟如項
羽未嘗稱帝呂氏女后干位而皆為本紀陳勝起於
匹夫而列之世家豫讓之大義而槩以刺客西門豹
之治民而附於滑稽立例若此非與奪之失歟非持
此也其大夫又有二焉一則分裂聖經之文二則未
明聖人之道也蘇明允曰遷之解雄健簡直足稱一
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五帝三王紀多尚
書之文齊魯以下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
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經傳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

一

不善也今夫綺綺錦毅衣之美者也尺寸而割之以
為服則締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觀於此言
則分裂聖經之謬可見也朱文公又曰近世學者推
尊史遷之書幾以為賢於夫子然其說亦戰國以下
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
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以折衷
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意思
淺未識義理之微而墮於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
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等而已觀於此言則未明聖人
之道又可見也

西漢書

後漢書曰班彪作史記後傳數十篇子固欲就其業人
上書告固曰改國史即收固係獄固弟超乃馳詣關上
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固亦上其書固宗甚奇

古曰蘭臺公史遷為即典校秘書乃受詔為漢書三十餘年始成起高皇帝元王莽二百三十年為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凡百卷 范曄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職謂之作大美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又直而事嚴固文贖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說不抑抗雖而不稱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盡盡而下取信哉其能成名也况同職遷以為是非頗認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賊守節愈甚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世之論良史者莫不以遷固並稱觀固之敘述比遷雖稍詳密然遷之義例由已而創始也固則循其成法而已遷之傳採乃散缺之文也固則整齊其舊傳而已固之著作異於遷者如此而文未免於乖謬其不及遷也明矣夫遷紀呂后而固亦紀之遷叙陳涉而固亦取之猶十表而為八增八書而志十因天官為天文以封禪為郊祀因河渠為溝洫不能自立一字而依乎遷藩籬下此固之失也况漢書記漢事可爾而古今人表自三皇以來之人物悉列之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於聖賢愚智之等差又安能一皆當乎雖不作可也若其廢賤之得則先儒嘗論之矣如公孫宏矯飾之偽行則實其釣名之言東方朔諛諂之詭謀則顯為滑稽之權此不數說之體也蓋竊疑抗言而為狂者也則以為邦之司直悔福去官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靡而及於臨功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堂聲色之樂則以為垂

何之論此其略而不稱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萬言皆切於世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其詳而有體也

東漢書

宋范曄為宣城太守作後漢書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曄謀反伏誅十志未成梁劉昭續成之 韋觀李翱與人書云漢高帝起布衣定天下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皆不明於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請之詳也足下請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罕請者事跡晦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疑望左邱明司馬

遷班固之文哉

三國至隋史

晉陳壽撰三國志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 唐太宗命房元齡褚遂良等修晉史類例多出敬播天文律歷李淳風為之惟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乃太宗自為而摠題曰御撰 齊沈約撰宋書梁裴子野為宋畧 梁蕭子顯撰齊書吳均撰齊春秋 陳姚察修梁陳二史末就唐初察子思廉受詔與魏徵因成之 北齊魏收作魏書 隋李德林作北齊史 唐令狐德棻作後周書 隋書顏師古撰魏徵繼之于志 李淳風又同撰高宗時上之 三國志之大誤者在於漢昭烈也魏為帝紀而昭烈父子為傳又別呼備權之名以劉焉劉璋二傳列於其前設諸葛亮將畧非所長若此者皆非公論也舊

史言壽之文為馬謖軍謀為亮所誅而壽又亦被
亮故壽抑其君臣以萬世之史而徇一己之私矣可
哉習鑿齒嘗為漢晉春秋起於光武終於晉愍尊昭
烈為正統正曹氏為篡逆則公論之伸在晉世已然
及近世有清漢書有通鑑綱目而壽之失益彰矣晉
史凡十八家而唐之所修亦出於文士好採詭異而
語多駢麗此其失也至於蕭子顯之齊書則論者議
其更改破析則雖藻繪則南史之謬推此可見矣魏
收之魏書則論齊而貶魏貴北而賤南舊家有悲被
以醜言受其善事時人薄之謂之穢史則北史之謬
亦不足稱矣李延壽作南北史司馬溫公稱其叙事
簡勁賢於正史陳壽而下唯此庶幾但恨其不作志
使制度不見爾若梁陳周齊之史皆唐初諸臣所撰
劉知幾曰朝廷貴臣必祖父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

唐書

所為而訪彼流落詞諸故老事多失實昔秦人之不
死者言符生之厚誣蜀老之猶存者知葛亮之多枉
斯則古今所共嘆也觀知幾是言彼四史者亦未絕
於君子之疑乎

舊唐書晉宰相劉煦撰新唐書歐陽脩作紀表志宋
祁作列傳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首於舊聞見錄曰朝
廷以一書出兩手詔歐公刪修列傳為一體公曰宋公
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
無所易

唐三百年之間其舊史多矣初則溫大雅姚思廉等
皆有所論撰後則劉知幾徐堅吳兢柳芳等亦相繼
纂修如知幾之隋書皆賢者然文體尚循當時之陋
其可以追古之作者唯韓愈而有順宗實錄則它無

足觀可知矣至歐宗二公之重修固勝於舊而亦委
任不專非一家之體故紀有失而傳不覺傳有誤而
紀不見其採摭之詳而事增於前者固然也而謂文
首於舊則未為善元城劉安世曰宋祁好簡畧其辭
故其事多闕而不彰且新書所以不及漢史者其病
正在於省文而反以為工何也此言得之矣

五代史

宋仁宗命歐陽脩重修五代史其立例皆寓褒貶之意
本紀十二家人傳八梁臣傳三唐臣傳五晉漢周臣傳
各一死節死事傳各一一行傳一唐六臣傳一義兒伶
官宦者傳各一雜傳十九司天考二職方考一世家十
二又有十國年譜二四夷附錄三

歐公五代史論必以嗚呼發之蓋以為亂世之書故
致其慨嘆之意也其言曰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

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又曰吾用春秋之法
師其意不襲其文而議者以為功下下司馬遷又謂
爭功相馳上下無駁雜之說至於紀例精密則遷不
及也宋祁為列傳欲簡其文而事鬱滯公之叙述則
文簡而能暢事增而不贅非高才而工文者豈能如
是哉觀其篇名曰家人傳則帝王正家之義見矣曰
梁臣傳唐臣傳則忠臣不事二君之義昭矣曰死節
傳死事傳則節義著矣曰一行傳則高尚見矣曰唐
六臣傳則背恩附梁之罪明矣曰雜傳則皆歷世累
朝之臣其無操守可知矣所謂紀例精密非遷之所
及者豈夸辭也哉

資治通鑑

司馬溫公嘗依左氏例約戰國至秦二世為通志八卷
上於英宗詔讀其事乃辟官馬編集前後漢則劉向又

三國至隋則劉道原唐說五代則范純甫公乃刪為一書凡一千一百六十二年二百九十四卷神宗制序賜名曰資治通鑑公又畧舉事自年經國緯以備檢尋曰日錄參考詳書評其異同曰考異晚年又以其書大繁

普通鑑舉要
史之為編年古法也自司馬遷為紀傳而後之修史者宗之如荀悅漢紀習鑿齒晉春秋于寶陸機之晉紀裴子野之史畧吳兢韋述之唐春秋是皆編年之體而終不能以行于世司馬公為通鑑并包歷代而一覽且見其在氏以來之所未有者乎是書之大要以開國家興衰主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則皆錄之至於文章之無關於治亂勸戒雖工不錄也其始於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首蓋以前為春秋之世故不起獲麟以後以見不敢續經之意也若其大

夫者莫其甚於黜昭烈進曹氏至於謂四皓之輔大子為以子制父謂姚崇所陳十事為以臣要君若此而下書者亦大拘矣然則論其刪述固有大功而考其去取豈無或失此所以猶有待於綱目之作乎

通鑑綱目

朱文公因溫公通鑑目錄舉要歷及胡文定公舉要補遺別為義例作通鑑綱目其序曰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既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幾皆矣有始終廢興祥公革之正例有善可為去惡可為戒之變例
朱子論春秋以為聖人之褒貶不可知及其為綱目則有所廢暖何也曰春秋非無褒貶也謂直書而善惡自見不可求之一字之間綱目之作褒貶甚明

然其文亦史筆之常初非以私意加損之也程子言大義數十柄如日星綱目亦然故常求之綱目主於尊正統即春秋大一統之義也於南北之年並書即春秋書吳晉兩霸之義也於中宗之紀年每歲書帝之所存即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至如衛驍號曰侯衛更貶號曰君則豈非春秋書杞侯杞伯杞子之例乎如留侯指四皓以定大子見削於通鑑而綱目取之又非春秋嘉齊桓定世子之意歟且其隨事褒貶雖不拘拘於法春秋而莫非春秋之大義如削曹魏以誅篡也尊昭烈以明正也揚雄本仕於漢而曰莽大夫誅阿附也陶潛本歿於宋而曰晉徵士表貞節也孟軻一士也而持書去齊重吾道也狄仁傑仕於武氏也而卒不徇周原其心也漢史曰辛大學而改辛曰視雖天子必有師也唐史曰尚公主而更尚

三皇五帝

曰適雖貴當執婦道也是求之所謂師春秋之意而不師其辭者非朱子之心歟

大戴禮有五帝德帝繫姓史記為五帝本紀而首於軒轅蓋用大戴之文也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則見於孔氏尚書序與大戴不同至司馬自補三皇本紀則五帝仍史記之舊而又以伏羲女媧為三皇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吾觀諸軒轅以前標枝野鹿之谷增巢營窟之居皮革羽毛之衣血腥草木之食是時之民熙熙然皞皞然無為之治固可見也及黃帝堯舜氏作而制度日興刑政漸用矣然記禮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矣其所以下不可及者何也蓋以唐虞之時俗尚淳古風氣未開德又為極

盛是以謂之泰和之治也程子嘗曰三代之治後世
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法者終尚道也後之論治者盍
致思於是

帝堯

大史公曰堯知子丹未之不肯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授
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未病授丹則天下病而
丹未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
天下

史記堯之言其真知聖人之心哉使丹未商均有中
才如大甲成王則堯不授舜而舜不授禹矣惟丹未
之不肖故授之舜惟商均之不肖故授之禹其不敢
以天下為己私也如此故禮器曰堯舜之禪授湯武
之放伐時也

帝舜

蘇轍曰史記舜本紀舜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
北狄放驩堯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
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大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
言時有可考可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皆窮奸極
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
則鯀剛而犯上爾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夷之俗哉
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殊死亦不廢棄遷之遠方為
要荒之君長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
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也

蘇氏因史記之言而推明其意如此足以破後世之
謬而或謂堯之不誅四罪者留待舜之自誅庶天下
之心皆服於舜其謬又甚焉夫聖人之授受公而已
矣堯豈有私於舜而舜豈藉此以惛服人心然後據
天下而有之哉抑又有說為蘇氏之佐者焉夫四族

者皆聖人之後堯朝之世臣大家也堯以子之不肖
將求賢聖而嗣位如共工驩兜鯀者固自謂足以當
之矣而堯乃一旦舉而授之疏遠之族側微之人故
彼皆不服是言也朱子語錄中云爾或曰若然則舜
之罪四族乃以其不利於己而除之非天討也是不
然四凶固將不利於舜也不利於舜即所以不利於
天下也三監亦將不利於周公也不利於周公亦所
以不利於天下也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為天
下而已矣必避嫌哉

三代

史記曰夏之政忠忠之蔽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
敬之蔽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蔽小人以儉
故殷儉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 表記
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虞夏之質

殷周之文至矣

夫天下之道萬世之所同而王者之政隨時而各異
其所同者天地之常經所異者古今之通義然聖人
豈好為更張而求異於前代乎亦世變使然有不容
於不異爾夏之尚忠即質之近似也殷之尚敬則忠
之稍變而文之漸矣周之尚文則與忠遂相遠矣夫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當周之文極此變通之時
也秦人為苛法非唯去周之文乃併夏商之質與敬
而皆去之是不知天地之常經而不善於變者也然
其法如尊君卑臣父子異宮之類則常經終不可以
廢也吾夫子嘗告顏子以四代禮樂是則得文質之
中而萬世常行之法也善於變通者其唯聖人乎惜
哉其道之不行於當世也雖然後之人由此而推之
則王道之行也易矣

夏禹

淮南子曰禹既鍾磬鐸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
以道者擊鼓論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
擊磬有獄訟者搖一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是以勞
天下之民 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
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
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觀大禹之德若無異於堯舜也而荀卿乃曰禹入聖
域而下履河也曰觀之吾聖人之言與諸子之言而
堯舜禹之德可見矣聖人之稱堯曰唯天為大唯堯
則之稱舜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其稱禹則曰禹
吾無間然矣諸子之稱堯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其
稱禹則曰一饋而十起見罪人而泣蓋堯舜之德天
也禹之德則猶淺乎人也堯舜之心無思無為也禹

之心則由思為以至手無思為也堯舜性之禹一及
之其氣象之不侔蓋如此

商湯

史記曰伊尹處士湯使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言素
王及九主之事湯舉而任以國政 蘇轍曰書序稱伊
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于莘野既
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
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
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
於是捨而歸爾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
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
欲遽奪之如此

孟子曰伊尹耕于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又曰聞其
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夫堯舜之道何道也

仁義中正而已矣處而俯已此道也出而治人此道
也若以割烹要湯同非矣而所謂素王九主之事亦
豈堯舜之道哉蓋亦戰國游談迂謬之士割為此說
非尹之事實也

周文王

史記曰西伯敬老慈少禮下賢者士多歸之後出自姜
里紂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西伯乃封洛西之地
請除炮烙之刑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
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遊畔民俗皆遜
長虞芮之人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焉遂
還俱讓其田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以是為受
命之年受命凡九年西伯出崩

夫善言聖人之德者莫如詩大雅其言文王之德也
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則其德天德也言文王之征

文王

伐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則其討天討也言文王之
以德服人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則文王之德純而不已而天
命之人歸之皆自然之效也若史之稱文王皆以為
有意而為之矣夫聖人之為善固未嘗求人之知也
然聞然而日章亦自有不可掩者今日西伯陰行善
諸侯歸之是謂文王陰行善以結人心而畏紂之知
也如是則文王之得人心亦若齊之田氏而已殊不
知天下之叛商歸周者政緣紂之日為惡文王日為
善故人自去彼而就此爾文王豈有意於傾紂哉若
武成云九年大統未集者言紂命文王為方伯凡九
年也泰誓言惟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者言武王即
位十三年也而漢孔氏謬謂文王以虞芮質成之歲
為受命之元年而改元稱王又謂武王即位之年即

觀兵三年即伐紂遂謂十三年者乃通文王之九年而數之先儒辯之詳矣今史言受命之君不知果何命乎以為受商紂斧鉞之命則不待虞芮之質成然後為受命之君以為受命為天子則至武王克商然後可謂之受命以文王之天德天討為受命則文王自始至終無非奉順天命亦不專於是年也史代之誤大抵如此

武王

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曰在冊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入王東面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下仁得之以

一家私教

十一

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器物為銘焉

史記言西伯以大公望為師與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大公吁為此言者亦烏知聖賢之道哉夫以文王之聖而師於大公則大公之德學非常人所及者也自史有是言後世莫不以大公為好勇之夫凡言用兵詭計者皆曰大公兵法何大公之見証若此哉觀丹書之言純粹切要大公以師道自居於此可見而武王之尊禮師臣進德不倦尤足以見其自強之心云

漢高帝

班固曰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收原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

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漢高之得天下也芒碭有雲氣之祥大澤有斷蛇之應其天之所佑乎蕭曹為股肱信越為爪牙良平為腹心其人之所助乎且以帝王之器遠好謀無三王之德學而行事亦有暗合於道者如入關之後乃約法三章不殺子嬰為義帝發喪過曲阜祀孔子置鄒三老下詔求賢若此之類皆庶幾仁義之意使得真儒輔之則三代之治亦可復矣而其佐命之臣非伊周其人良平任智數蕭曹起刀筆陸賈叔孫通皆陋儒俗士不知大體是以規模雖謂之宏達而治具未能以畢張此漢之所以止於漢而終有塊於三代之歎

文景

班固曰文景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盛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又曰漢興掃除煩苛與

一家私教

十四

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善為天下首順民之欲而已矣當秦漢之際天下之民苦於干戈如執熟者之欲濯故曹參之相惠帝唯尚清靜文帝之為治猶參之心也故其所任輔相多先帝功臣務於持重不樂浮躁其與民休息幾致刑措固可美矣然易之解曰无所往其來復吉天下之難既解則當進復先王之治道然後可以久安而無患文帝惟不明此也故禮制不立諸侯強大卒致七國之禍如賈誼之年少新學雖少持重然亦可謂識時之俊傑矣而文帝方務黃老之術未遑周孔之道卒使誼之才志不能少伸惜哉若論景帝之行事又非文帝之比也文帝寬仁恭儉景帝天資刻薄觀景帝之殺周亞夫晁錯而君臣之恩虧廢太子榮而父

子之道失廢皇后王氏而夫婦之情薄過寵梁王使之失行而兄弟之愛踰於禮是亦烏得為賢哉然則史以文景並稱者亦以其養民一事言之爾

武帝

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缺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叶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今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漢武之功罪相當者有三而得之不掩其失者亦有三其外事四夷窮兵黷武培堯在伍海內虛耗刑罰嚴峻多殺不辜此三罪也然匈奴衰弱稽首稱藩昭

宣以後邊鄙無警則可以蓋其黷武之罪矣委任霍

光以輔幼主輕淫薄賦與民休息使天下復見文景

之治又可以蓋其急利峻刑之罪矣故曰其功罪之相當者有三至於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善矣而不能過其縱侈之心勝却祀改正朔定歷數紹周後善矣而不免於惑方士之誕明於知人文武之臣各效其用善矣而董仲舒之賢良汲黯之伉直河間獻王之博學好古俱不見用於當世故曰得之不掩其失亦有三夫武帝英銳之君志於有為者也而其治尚霸道病於多悲竟不能比隆三代惜哉

宣帝

班固曰孝宣承繼名實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宣帝五旬以衰氣崩惟亡同存單于慕義稽

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裔高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矣又曰孝宣由剛陋而登至尊輿于閭閻知民事之難難自霍光後始躬勤儉屬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有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嘆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歎息愁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呂東萊曰宏恭石顯以明法得進宣帝用之其後元成亦用之遂至于亡則宦官之禍始於宣帝許史以母黨之親而宣帝用之其後許史衰則有王氏王氏衰則有丁傅丁傅衰則有王莽漢遂以亡則外戚之禍始於宣帝愚以為不然夫小人之有材而制馭以用之念母氏之屬而推恩以及之賢君之所不免也至於恭顯之擅權王氏之大橫此自元成之失於宣

帝何者乎宣帝之所失者在於雜霸道不用儒而已

惟其雜霸道也故賞罰之必信而少忠厚之風惟其

不用儒也故言及於王道則以為迂闊之論觀於趙蓋揚韓之誅與夫王吉之上疏而不用斯可見矣雖然其屬精為治勉勵守相而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則漢世之治無踰此矣至於孝元繼之遂以柔儒而基禍盛之極者衰之始此人為之歟而亦天為之歟

光武

范曄曰光武身濟大業統統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提攬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牛馬雖道未亨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光武起於宗室疏遠而能因人心之歸嚮用天下之智力芟刈羣雄克復大業厥功偉矣方其行事如首應卓茂則良吏知勸設用代湛侯霸則舊典明禮

聘嚴光周黨王良則可以勸高尚之風愧奔競之士
知官之冗而祿之薄也則併省州縣而增小吏俸知
民之苦於異斂橫賦也則三十稅一如舊制懲高帝
之殺韓彭也則保全功臣懲武帝之虛內事外也則
解西域之質子却臧宮之請兵至于投戈講藝息馬
論道建立三雍尊寵經士以柔道治天下上書不許
言聖賢劔以賜衛士名馬以駕鼓車於三代賢王之
道蓋庶幾焉所深惜者獨廢后一事為日月之蝕大
主之玷而亦當時無力諫之臣乎

明章

范曄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
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
十一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宋
均之徒常以察察為言豈宏人之度未優乎 又曰魏

文帝稱明帝察察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
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
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剖裂名都崇建周
親平遙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
故乃藩輔充諧厚后德遜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明帝雖有察察之譏然其紀綱脩舉治效卓然豈易
及哉乃若臨雍拜老尊禮師傳宗戚子弟莫不受學
則三代以下之僅見也而時無子思孟子之倫開之
以二帝三王之學所尊禮如桓榮李躬皆章句節儒
無益治道君臣之俱賢者何其罕見哉章帝厭明帝
苛察而承之以寬如解楚王英與淮陽之獄除其支
黨之禁錮其仁厚可見又容受直言第五倫之爭議
朱暉之爭均輸莫不以溫辭慰籍之至于諸王受封
遲遲不忍使之去東平王蒼為一時名德則凡事皆

則若夫嚴密憲以權而刑賞失中信賞信之禁而察
長立少則皆寬之失也易蠱之九三以剛治蠱則雖
小悔而無大咎六四以柔治蠱則不免於吝如明帝
之察察者為剛之無咎如章帝之過寬者乃柔之吝歟

唐太宗

歐陽公曰成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
治之美無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西漢以求未之有也
至其降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才
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義貴備賢者是以後世君子
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范祖禹曰太宗以
武撥亂以仁勝殘村廈於漢高而規摹不及也恭儉不
若孝文而功烈過之跡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
義好賢屈已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
之治也

史氏之論太宗者可謂得之矣夫湯武之除暴救民
以德行仁者也而太宗佐高祖以取天下如斬高德
儒尊代王為天子皆假仁之事故曰比跡湯武而已
豈真有湯武之德哉成康相繼四十餘年刑措不用
皆躬行之化而始終無間者也而太宗即位之四年
雖有斗米三錢之效至其後漸不克終者十故曰庶
幾成康而已豈真可與成康並稱哉若與漢之高文
共論之則漢高與項羽相持屢戰屢敗而太宗與羣
雄角力勢如拉朽此其材之優於漢高也然漢高雖
不修文學而豁達大度其入關除暴為義帝發喪猶
彷彿湯武之仁義而太宗之取天下則詐力居多較
德有愧又豈非規摹之不及漢高歟漢文欲作露臺
而吝百金之費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而太宗則毀隋宮殿乃復營洛陽宮方征高

麗乃復營華宮此恭儉之不若孝文也然漢文之世匈奴屢入寇尉陀據南粵皆不能討而太宗於創業之初則削平僭偽於即位之後則拓地回夷又豈非勲烈之過於漢文者歟至於殺建成元吉而使尉遲敬德探甲以進逼高祖傳位斯則所謂勇不顧親者也古之賢君不能無過而貴於改過然過之屢改而屢見焉則亦不足為賢矣太宗之世王珪魏徵之諫不知其幾而馬周張元素等之諫又不知其幾是則矜功自縱者其本心從諫從義者其勉強斯又所謂矯揉為善者也太宗比三王為不及視兩漢以下為最優皆於是見矣

元宗

范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殺周子諒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諫則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焚珠玉錦綉詆神仙禁言祥瑞豈不正哉及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濼洋以一人之身而前後之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易豐之象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言人臣當豐之時則威極心衰故不能無憂然徒憂之無益必當戰戰兢兢如奉盤水如馭六馬不使至于傾側故云勿憂宜日中雖然此唯真知實蹈者能之非徇名矯假者之所能及也元宗初年撥亂反正擢用賢輔登清弊政開元之治有光前烈矣然乃昧持盈之道忽忽承承之戒忠良者斥廢奸佞者并用小人逢其惡指婦蓋其心始之治而終之亂由已成而由已敗扭二十餘年之安而道後世二百年之患其故何哉蓋以其無聖賢之忠子而志之見盛也觀元宗少年以諸王純綺

之習而收敬自好其離離走馬塢清六博固其所樂及其乘微得位而銳意圖治亦天資高明而然非學問之力也故其於夫婦也色盛則愛淡色衰則愛也而於古者天子理陽道信治陰德初未嘗知也其於父子也愛之則骨肉惡之則前除而於古者始教之法與夫選左右前後之正人皆未嘗問也矧輔相之臣恩禮不終方其思治則姚宋韓張用及其偷安則仙客林甫進其用其舍徇奸惡之私爾而於元首股肱之一體豈能顧哉吁或言人君之治天下無待於學問胡下於元宗之事觀之也

憲宗

歐陽公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睿知苟有感焉未有不為患者也

愚觀漢元帝言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唐德宗言不覺盧杞之奸邪然後知人君寵信小人者初未嘗知其為小人也憲宗未平淮西之先志在於戡亂故朝臣將順其美者皆君子而帝亦以為君子淮西既平之後志在於安逸故朝廷逢迎其惡者皆小人而帝反以為君子當元和七年李吉甫言於帝曰天下已大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為大乎遠為樂哉帝甚悅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媚悅如李絳真宰相也夫吉甫之意即皇甫湜程异之意也而與帝意或忤或合皆以吉甫言之於先也又十二年誅吳

元濟十三年相皇甫鏞程異裴度數直言且求退帝
反以為朋黨至十四年度竟罷相夫一裴度爾昔也
言之則從善如流後也言之則以朋黨以帝後日之
志非復前日自強之志也由是觀之帝之心豈不以
鏞異皆君子而度之晚節有變於前乎然不知已之
智慮心術為有變而度之節操則未嘗變也嗚呼人
君不能窮理居敬而志氣為血氣所移使邪正黑白
之混淆一至於此雖欲令終難矣哉

聖學

書疏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詩歌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行肩示我顯德行 董仲舒曰堯統統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 國語文王在傅傅弗勤在師師弗煩 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東方朔曰陛下方積思六經留神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 光武自平隴蜀後數引公卿即將論經理夜分乃寐 明帝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 後魏孝文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 唐太宗與諸儒討論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宋太宗讀書每至夜分日閱大平御覽三卷 哲宗時范祖禹上帝學八卷凡帝王學問俱載其說以為自古

策要卷三

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人主不學也

古帝王之學見於經者皆躬躬行心得非記誦辭章之學也自漢以來聖學不明世主雖有高明之資好學之志往往遺本務末舍內事外如陳後主隋煬帝俱有文集何足謂之學乎近代如宋之諸帝多稱好學然以太宗之勤而惟務博覽不究義理以高宗之勤而喜工書翰無闕身心神宗之世有二程而不能知其賢孝宗之世有朱子而不能行其道則其學亦可知矣嗚呼人君為學而不能求諸心則無以措諸事無以措諸事則無以補於治矣朱子嘗入對或要之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願勿以是言進朱子曰某平生所學止在於是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然則臣之勉君以學可不以朱子之心為心乎

王霸

表記曰至道以王義道以霸又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霸者之民離虞如也王者之民離離如也 荀子曰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也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 又曰粹而王駁而霸 漢宣帝謂太子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雜之奈何純任德教乎 董仲舒曰五霸之於三王猶砥礪之與美玉是故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謂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程明道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仁義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 王霸之分誠為公私而已如戴記至道義道之分至

策要卷三

孝至弟之別皆莫知所謂殆非聖人之言也必如孟子董仲舒程明道之論王霸然後為明白而切要蓋嘗因其意而推之王主於道義而其事反易霸主於功利而其事反難王出於純誠而始終無間霸出於矯假而銳始忽終王德勝於威而人服之也有甚於威霸威勝於德而人服之也不及於德考之春秋桓公同盟于幽曰尊周矣悼公同盟雞澤王臣至矣然皆不能率諸侯以朝周故桓公歷二十餘年始僅能伐楚悼公歷十餘年始僅能服鄭蓋以道義不聞則惟較強弱故敵不退避此非國事之反難乎桓公盟葵邱之後楚威黃伐徐而不能救文公會溫之後以大夫而會王臣于翟泉悼公會蕭魚之後助衛之亂臣以大夫會于戚此非銳始而忽終乎桓公始而威譚遂後而再伐陳文公始而侵曹伐衛後而會秦圍

鄭是皆不尚德而尚威故諸侯或貳或服終不能以得其心又非威之勝德而人服之者不及於德乎能反是道則三王之事業可復見矣

禮樂

樂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周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漢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賈誼以漢興天下和治宜更正朔易服色定制度輿禮樂文帝謙讓未遑也董仲舒言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是時上方征討四夷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宣帝時王吉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漢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願述舊禮明王制上不納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亦不果唐志曰三代而上治出于

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以下治出於二而禮樂以為虛名

禮樂之興非難也而遇其時者為難遇禮樂之時非難也而得其人者為難得其人者非難也而有其實者為難虞朝有垂裳之治以舜為之君伯夷后夔為之臣故其禮樂皆盛德之所發成周有文明之治以文武成康為之君周公為之臣故其禮樂亦盛德之所發當虞周之世時也人也實也皆兼有之矣此其禮樂所以非後世之可及歟當周之末孔門弟子皆志於禮樂矣而不得其位則非禮樂之時也漢之文武宣三帝皆治平之時可以興禮樂矣而賈誼說文帝則不用董仲舒說武帝則不用王吉說宣帝又不用是三帝者或好清淨或內多欲或尚霸道非禮樂之人也光武建三雍明帝享明堂行大射養三老

五更唐太宗興學校作雅樂禮樂之興既得其時又得其人矣然三君者徒修禮樂之文未能以躬行為之本是又無禮樂之實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有其實則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也無其實則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遂為虛文也有天下者能知禮樂之用為急而又知禮樂之先於其實斯可以興帝王之制作矣

禮制

舜命伯夷典三禮周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六禮者冠婚喪祭鄉相見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雙峰饒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其目有三百曲禮如升降俯仰揖遜之類其條有三千

嘗考宋文公之論禮矣其言古禮則夏商之禮止是視親長之意至周公而貴貴之禮始詳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則簡畧未具也其論後出之禮則謂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可備而不敢為卒至於大不備而後已又謂有聖賢者作必不盡如古禮唯當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又謂禮不難行於上而難行於下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每一舉事則按故事施行之惟州縣之間士民之家禮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其論古之禮書則謂古禮非必有經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闈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故

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則豈必簡冊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者為書以傳後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也又謂今儀禮止為士大夫禮漢河間獻王得禮五十八篇獻之乃邦國之禮班固為漢書之時此禮尚存諸儒注疏猶時有引其說者而後則亡矣其論後世之禮書則謂漢初叔孫通制禮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敢諠譁失禮者此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大不同蓋乃秦人尊君卑臣之法爾然通所制及曹褒之書亦皆無復存矣又謂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禮亡開元襲隋舊為之宋之開寶禮又因開元為之及政和五禮則又不如開寶矣又謂二程橫渠溫公皆有禮書唯溫公為優以其多本之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也伊川禮則唯祭禮可用婚禮則不及溫公蓋以古服古器今

皆難用橫渠禮書則不本儀禮而出於杜撰矣及文公所自著家禮則大槩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崇本實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焉而其言又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隨其大小而致其用不必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吁美哉言乎

郊祀
周禮大師樂曰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圓丘 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祀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犢幣用繒長丈六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蹲及薦道醴器並以瓦爵以芻片為之以藁秸及蒲為

籍神席凡樂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鼙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祭日之晨鷄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鷄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大常大司樂宿懸王將出奏王夏王所過之人各於田首設燭農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設大次小次張壇案設皇邸王親奉牲而殺實牲體玉帛而燔之 漢高帝立黑帝祠名北時命有司祠 文帝始親幸雍郊見五時作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成帝初用匡衡言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又罷五時哀帝以疾復甘泉秦時 唐志曰古者祭天子圓丘祭地于方澤以其類也而後世有合祀之文元宗定開元禮遂合祭天地於南郊終唐之世莫能改也 唐元宗好道因

人言老子降乃建元元皇帝朝號太清宮將行郊祀則一曰祀太清宮一曰祀太廟一曰祀南郊謂之三大禮宋因之特郊則首謁景靈宮次太廟圓丘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時蘇轍為門下侍郎聞安世奏將上請降旨罷議安世竟不得上 唐宋有五使曰大禮使禮義使儀仗使國簿使橋梁頓遞使 後世之郊祀與古皆異何哉古者天地分祭而後世多合祭一異也古者唯曰昊天上帝而後世或云六天或云十帝二異也古者歲行之而後世或三歲一郊或終莫之行三異也古者唯據典禮而後世或信異端四異也按周禮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先儒胡宏又謂郊特牲而社稷大牢郊祭天社即祭地是分祭

之明驗也而自王莽為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
與之語蹟慢天地唐宋以來率多合祭矣按周禮稱
上帝者摠言帝也稱五帝者五方之帝也稱昊天
上帝者天帝也所謂以主宰言者是也五方之帝但為
天帝之佐而已而鄭氏乃以昊天上帝為北極而五
帝之名曰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黃樞紐白
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遂有六天之說又誤釋大傳
禘其祖所自出以為祀感生帝靈威仰至於後世帝
號重復遂至於十帝矣按周禮天子一歲親祀天凡
九孟春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冬至圓丘其四也
四時迎氣又五也唐宋之郊則先告原廟次享大廟
然後郊祀又自五代以來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
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而有眷賜故人
主常以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下行其繁文

濫恩皆非禮之禮也夫周之郊祀悉循典故而漢高
之祀九天則用巫首文帝武帝之祀五時則因方士
唐宋之大清景靈則崇老氏至於用青詞設素饌其
清謬亦甚矣請以先儒之言折之朱子曰古者天地
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享之禮如是則
合祭之謬可見也又曰天帝一也為壇而祭故謂之
天祭帝於屋下而以神祇禮之故謂之帝又曰一國
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如是則六天十帝之
謬可見也程子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久至祭
天而以祖配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於帝人成
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如是則孟春祈穀孟夏雩天子不親祀猶可也而冬
至季秋之祀必不可廢凡三歲一郊者豈非失乎

明堂

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曰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
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
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
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
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戶二牖其宮方
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此天子之路寢也 史記
曰黃帝接萬靈于明庭即明堂也其制有殿而無壁蓋
之以茅圈之以水

明堂之議孰是乎以愚考之莫善於大戴之說而莫
謬於呂不韋之月令也然後儒習月令之文而大戴
或不作可也吁豈其然乎苟能通於大戴之說則明堂
之作甚易而為行禮布政之地亦甚宜也其曰九室
者非其中有壁間之為九蓋實摠為一堂而以間計

之則九爾而為月令者誤解九室遂謂如井田之制
而每月居一室非謬乎其曰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
六戶七十二牖者蓋謂九室之外四面分為十二方
每方四戶八牖然戶牖之多取其虛明而已戶之常
開則止二處凡十五月中亦由一處而出一處而月
令誤解三十六戶遂為十二月遂方開門又非謬乎
其曰外水者以行禮之時或位於堂中或布於水外
故四夷之人皆外布則貴賤不雜亦猶大學四面皆
水而可以限節觀聽之人也其曰明堂月令者言天
子每月皆於此而頒政令也然十二月之中所居摠
為一處爾曷嘗曰某月居某方乎其曰赤綴戶白綴
牖者綴之言飾也亦猶今人之居綠其牕而未其戶
也其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室雖為一而實
分九區若洛書之龜文也其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者九尺曰筵總計之則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四尺也史記載公玉帶之說以為其制有殿而無壁蓋之以茅環之以水正合大戴之制而論者惑於月令於公玉帶之說多不謂然是亦未之思也然其所謂復道從西南入者則謬矣若通典稱明堂曰高宮者亦謂覆之以茅爾而漢儒誤注乃謂周時德澤洽和高茂大以為宮柱嗚呼以此推之謬儒之釋經而誤後人者多矣奚獨高宮也哉

社稷

周制天子立三社曰大社王社亳社諸侯亦三社曰國社侯社置社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諸侯之社則以當方土大夫以下各以地所宜木而立之禮神之玉皆用兩圭有邸其牲天子大牢諸侯少牢皆黝色王及尸皆服絳冕樂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酌以三獻 朱子曰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陞稷壇如社壇之制社在東稷在西四門同一壇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 石為主長二尺方一尺刻其上倍其下半社稷主一也

朱子從胡氏之說以為社即祭地此確論也若方澤之祭則唯周官言之周官自為一書非周家定制也天子諸侯必立三社何也蓋大社國社為百社立之者也王社侯社乃天子諸侯於藉田立之也亳社則亡國之社存之以示戒也祭日用甲祭日之始也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神朱子言社稷壇主之制蓋唐神龍中韋叔夏引韓詩外傳言之也

諸祭

雩祭月令仲夏命有司祀祈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日

月周制以柴祀日月星辰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山川周制以血祭祭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 六宗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七祀周制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庶人一祀 蜡祭天子大蜡八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猫虎也防也水庸也昆蟲也伊祈氏始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

雩祭之禮春秋或書雩或書大雩雩者旱而禱雨之祭爾其雩之大小視旱之大小非異禮也左傳言龍見而雩以四月而月令以五月蓋為旱則或以四月或以五月亦無不可而其所祀之神尊則上帝次則山川百辟卿士亦無定制也祭日月之禮古人多以

春秋二分行之而朝日以旦于東郊夕日以暮于西郊其以旦暮者柳宗元曰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是也祭山川之禮亦無常時或因雩或因蜡或因天子所過或因災患行禱而漢儒乃謂一歲凡四祭何其拘乎祭六宗之禮見于舜典在上帝之下山川之國引之蔡氏亦用其說而舊說紛紛孔光劉歆以為乾坤之六子鄭元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馬融以為天地四時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嶽張髦以為宗廟三昭三穆張迪以為六代帝王魏孝文以為天皇大帝及五帝而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盧植注亦謂六宗之神凡此諸說固未知孰是而祭法之說亦安知其心然乎如祭時當於四時祭之寒暑當於春秋二仲祭之水旱當於夏祭之今

書曰禋于六宗則是同時而祭矣周官既無六宗之
兆祭法亦無六宗之文未之能考則決之可也七祀
之文獨見於祭法而曲禮但言五祀則鄭氏以為商
制其實本無所據又五祀之神亦多不同左傳以為
重該修然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為戶竈門行中雷
白虎通則井與其一而行不與鄭氏釋大宗伯五祀
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
王制五祀則用祭法之說是豈有定論哉蜡祭則行
于十二月蔡邕章句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
蜡總謂之臘蓋泰始更蜡為臘也而或謂臘與蜡為
兩祭誤矣又有風師雨師之祭出於周禮歷代及今
皆行之司寒之祭出於左傳唐世亦行之若郊祀之
時合日月星辰山川百神設位同祭朱子以為非古
禮云

廟制

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社稷右宗廟 王制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
而三士一廟 漢惠帝始立原廟原重也先有廟而更
為之也 漢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別室
同堂異室之制自此始
夫有天下而建七廟禮之正也原廟始於漢惠而昭
穆之位置無復見同堂異室之祀始於明帝而七廟
之規模無復有以天下之大崇高之位生於九重之
尊而歿止一室之奠人子之心終不安也於是或託
之浮屠老氏之宮以伸其奉先思孝之意而先王七
廟之制則終不復講為博士禮官者可不以禮制秦
請施行哉按朱子論廟制曰太祖正東向之位其南

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
穆蓋原廟之制則左為昭右為穆祭之位則北為
昭南為穆又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
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
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
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于一室
然後序其尊卑之別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
無所易唯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
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
設位於祖之西禘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
至於或禘或否則馬氏曰祖以功建故不遷昭穆以
親宗故親盡則毀夫廟制復然後正宗祧宗祧正然
後備祭器祭器備然後盡祭禮祭禮盡而原廟之類
始可除矣聖人以孝治天下其在茲乎

時祭禘禘

周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禘夏享先王以嘗秋享
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
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五年而再殷
祭 趙臣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
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也 程子曰天子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
皆合食於前此謂之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
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謂之禘天子禘諸侯禘大夫
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
周公有大勳勞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大廟以上
祀周公魯於是時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禘也
伊川春秋說
時祭之名不同言祠禘烝嘗者周官大宗伯也言禘

祠丞音皆詩天保也言約禘嘗蒸者王制也言春禘秋嘗者鄭特牲祭義也記云夏禘者鄭氏以為夏殷祭豈周以禘為大祭而更時祭之禘曰約乎四時之祭曰祠者吉祠也論者薄物也嘗則薦新之義也蒸則衆多之義也大槩祠禴禮簡以春夏物未成也嘗丞禮備以秋冬物既成也禘祭之禮有二何也曰時祭之禘羣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而毀廟之主不與王制所謂禘禘禘嘗禘是也三年大禘則毀廟未毀廟皆升而合食於大廟公穀所謂大禘是也禘祭之義不同何也曰祭法言禘郊祖宗大傳及喪服小記皆言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氏之說蓋本於此也諸儒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者昭穆合食禘者審諦尊卑其言與祭法大傳不合此朱子所以獨取趙氏也然趙氏之法亦有

可疑者焉春秋閔公二年書曰吉禘于莊公蓋莊公初入新廟而禘也而謂祀文王周公於莊公之廟而不及羣主可乎唯程子釋禘之義言上祀所自出之帝下及已毀未毀之羣主乃與詩長發大禘之說合而祭法不言羣廟合食者蓋主言天子有禘諸侯唯而祭法無禘故未及羣廟之主合食耳蘇轍釋詩之長發引盤庚大享先王之禮以為大禘併享先王之功臣其論亦是朱子於程子蘇氏之說皆不取而獨取趙氏愚未知其何如也

五經精義曰鹵者首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人也秦制大駕駕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為省中漢武三年一部車駕必幸雍甘泉故有甘泉鹵簿天漢四年定制曰大駕郊祀用次曰法駕

記明堂用又次曰小駕祀宗廟用大駕號千乘萬騎公卿奉引大僕大將軍駟乘光武止用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唯河南尹執金吾雖陽令奉引詩中駟乘奉車即御宋制導駕押仗服從開元禮用綉袍其執仗次第之色則以五行相生為次

自黃帝始作車商為木路猶尚樸素周制五輅益趨於文迨於周末列國皆借王制矣秦併六國則侈於先代者數倍矣漢承秦制遂有千乘萬騎之盛唐宋誇靡復有綉衣五色之華有虞五載一巡守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王仲淹以為虞之巡守頻數者以其儀衛少而徵求寡也考鹵簿之儀者又當明於此

朝儀

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正朝儀之位大僕掌燕朝之服位朝士掌建外朝之法漢叔孫通起朝儀

唐制以月朔御紫宸殿行入閣之儀

周有三朝之制者蓋天子之路寢有五其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群公以下常日於此相見謂之燕朝其位大僕掌之應門之內曰中朝夏官司士掌之臯門之內曰外朝秋官司士掌之又有一詢事之朝在雉門之外小司冠掌之然非常設故不與三朝同也漢叔孫通制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大抵皆尊君而卑臣若唐制則以含元殿為大朝即周之外朝冬至設仗衛朝萬國則於此也以宣政殿為正衙即周之中朝漢之前殿凡朔望起居及冊后妃太子諸王三公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則於此也以紫宸殿為上閣即周之內朝漢之宣室復日常朝則於此也入閣者蓋自元宗避正殿而移於紫宸故於宣政殿前

立黃麾仗俟契勅畢喚仗自東西門而入故謂之入閣昭宗以朔望御前殿而行入閣禮則誤矣

先聖

禮凡始立學子者必擇奠于先聖先師 唐貞觀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以前或有學而無廟十四年詔尊孔子為宣父 開元七年先聖廟從祀十哲皆坐又圖七十二子及二十二賢於壁二十二賢自左邱明至范甯 開元二十七年始謚孔子為文宣王 宋加至聖元加謚大成 釋奠鄭氏曰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釋奠簡執事

廟學祀先聖或以周公或以孔子唐貞觀三年始定以孔子為先聖其配享或止以顏回或以顏回孟子元延祐三年始定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又七十二賢之下諸儒從祀者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

橫渠邵康節司馬溫公朱文公張南軒呂東萊許魯齋共為十人斯可為不易之典矣

養老

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享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皇氏曰養老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為國難而死者二也致仕之老三也司戶校年養庶人之老四也 祭義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注曰三老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五更者訓於五品或事三老兄事五更 漢明帝臨辟雍行大射養老禮以太子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壺在後 唐制仲秋吉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

養老之禮有乞言之益焉有教孝弟之道焉帝王之世常行之其亦宜也然如王制者多出於漢儒之傳會而記者援引率合誤又其馬夫飲食之禮虛室夏商賈殷周彌文大畧然也而王制乃定言虞夏殷禮之上行之於國學外行之於泮宮至於尚書賢宗禮儀化風俗其然歟則或豐或儉惟隨其時固不必為定制也

宗法

周官大宰九兩五曰宗以族得民 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宗法

別子者何也諸侯以嫡長繼世為君適子母弟以下為大夫皆謂之庶子庶子不敢祖諸侯故謂之別子也為祖者何也以其為後世之始祖也或曰別子有三者何也此言諸侯嫡子之母弟一也或異姓始來為卿大夫於此國而別於本國不來者二也或起自民庶為卿大夫而別於隱淪者三也繼別為宗何也別子之嫡子繼別子而為大宗世世以嫡子嗣之而凡群庶子之子孫無不宗之也此大宗也而不言大宗何也以下文繼禰為小宗對言之則知為大宗矣繼禰者為小宗何也禰即別子之庶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嫡子自繼其父而尊為禰廟其群兄弟宗之謂之小宗者以其比大宗為小也小宗有四何也其第一世曰繼禰小宗為親兄弟所宗其服期第二世曰

繼祖小宗為同堂兄弟所宗其服大功第三世曰繼
曾祖小宗為再從兄弟所宗其服小功第四世曰繼
高祖小宗為三從兄弟所宗其服緦麻自五世之外
則無服矣百世不遷之宗何也即大宗也小宗有四
而大宗惟一雖五世之外亦為之齊衰三月也五世
則遷之宗何也即小宗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
廟以義立故百世不毀小宗高宗之統高祖之廟以
恩立故五世則遷此喪服小記所謂祖遷於上宗易
於下者也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
何也朱子曰之所自出衍文也此復解上文繼別為宗
之義而已又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何也此復
解上文繼禰為小宗之義也四小宗初皆繼禰而未
皆繼高祖故原其始則云繼禰舉其終則云繼高祖
也有小宗而無大宗何也謂君無嫡弟以為大宗而

一經要卷二

十七

以庶兄弟一人為小宗使領群公子也有大宗而無
小宗何也謂君有適弟使為大宗以領群公子不復
立庶弟為小宗也有無宗亦莫之宗何也謂公子唯
一人無他公子可宗亦無他公子來宗已也而又結
之公子是也言此三例者乃先君之公子今君之兄
弟也禮疏言為後而不服斬者有四何也蓋有曰體
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曰正而不體適孫為後是也
曰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曰正體而不傳重
嫡子有廢疾而不立是也此四者皆期而不斬唯正
體傳重乃極其服爾摠而論之凡言宗者以祭祀為
主非以已而宗人乃以旁親兄弟皆宗於已也大宗
所主者始祖別子之祭小宗所主者適宗祖禰之祭
宗子暨宗人於外宗婦厭族婦於內此族人祇事宗
子冠娶以告喪練祥必赴錮富貴不敢以入其家為

支子者不敢于其祭若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
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
事又按通典為宗子者雖或昏庸亦當宗事之族中
雖有齒齒賢智在於其上亦不得以干其位唯罪大
而惡極至于殄宗滅祀然後告于廟而更立之程子
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頂是
明譜系立宗子法又曰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
本而朝廷之勢自尊此言宗法之係甚重也又曰宗
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未絕不
相識又曰宗子法壞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既廢
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
薄此言無宗法則俗不美也夫宗法立則有以重正
肅有以一人情上祀祖禰而盡尊尊之義下合族屬
而篤親親之恩禮法之關於治道豈不大哉揆之方

一經要卷二

十八

今之宜大宗之法雖難復用而小宗之法不可不行
朝廷以禮尊民士大夫以禮正家宜有考於此

策要卷之三終

策要卷之四

後學梁寅述

歷代樂

葛天氏有牛尾歌黃帝作五鍾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昊作大淵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削周官大司樂有六代之樂曰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護大武鍾師奏九夏曰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城夏鷲夏漢宗廟有嘉至樂休咸樂承安樂又有昭容樂禮容樂大抵多因秦舊武帝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司馬相如等作十九章之歌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作也惠帝更名安世樂其歌十七章東漢樂有四品曰大予樂郊廟用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用曰黃門鼓吹樂宴群臣用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晉荀勗依古尺作新律元帝南渡無雅樂宋

樂以永為名梁樂以雅為名陳樂以韶為名隋樂以夏為名唐祖孝孫定雅樂制十二和開元中增為十五和十三大舞曰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九部樂曰燕樂伎清商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康國伎及平高昌以其樂自是為十部元宗樂分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祖考以配上帝夫古之制樂法天地之和為音聲之和無非以褒崇其德也故黃帝之咸池以象其德之皆施堯之大章以象其德之章明舜之大韶以象其德之紹堯禹之大夏以象其德之廣大洪之大濩以象其德之夏故周之大武以象其德之克商除暴凡此六代之樂洋洋乎泱泱乎何其盛也迨周之衰桑間濮上之立音作而政散民流雅音息矣及吾聖人語大師以樂而

後學梁寅述

後學梁寅述

樂始復正一時伶人賤工皆能識樂之正惜乎有德無位不能用之朝廷而達之天下故適齊去蔡入河洛海聖人不能不為之慨嘆也下至戰國惟道淪喪魏文侯賢君也然猶聽古樂而惟恐卧聽鄭衛而不知後况荒淫之主乎漢興禮樂未振有制氏者雖世為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實公樂書者見於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王所獻雅樂又博采諸子之言以為樂記而已蓋自高祖樂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武帝好趙代秦楚之謳而以協律付之閹宦彼叔孫通制為享祀之樂特因襲於亡秦司馬相如所為之歌詩徒馳聘於變調則漢之所謂樂者果何德之可象而又何六代之敢望乎自是以降正音寥寥曹操因破荊州得杜夔始有先代之樂東晉因敗符堅得楊最始具金石之音以

律呂

至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聲唐之祖孝孫雖制雅樂然亦文之以雅之名而不免於俗之實至於所謂十部之名坐立之伎則又純乎俗音矣朱子嘗言後世之樂淫雜益甚雖古者鄭衛之音亦無復有矣吁可歎哉方今之時制作之時也朝廷之上將必伶倫后夔者出以興咸韶之正音以賢雍熙之治化豈非幸歟

漢志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法陽宣氣十二律相生之法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得一終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五音有長短清濁則必以十二律和

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得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所謂旋相為宮也

論作樂者莫先於定六律定六律者莫先於審黃鍾蓋六律為衆音之根本而黃鍾又為六律之根本也是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圓得九分是為律水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二律由是而損益故曰黃鍾為聲氣之元八十四聲之中至為純粹者也然律有所謂中聲五聲角居中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蓋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是以宮聲在五行為

旋相為宮

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焉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也所謂變律者何也蓋變律者其聲近正律而少高於正律也自黃鍾至中呂相生之道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八寸有餘然黃鍾君象非諸宮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又缺其半蓋若大呂為宮黃鍾為變宮則黃鍾最長所以只得其半也所謂子聲者何也蓋子聲者謂之半聲又謂之清聲蓋正聲者全律之聲子聲者半律之聲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只可折半用子聲黃鍾大簇大呂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其餘諸律皆有子聲矣豫章胡氏曰旋相為律有正變倍半得聲氣之全者正

也不得聲氣之全者變也得氣之全而聲過之者倍也得氣之全而聲不及者半也然有倍半之聲無倍半之氣聲者鍾也氣者律也故變自倍律而倍半則但於計律為鍾之時損益其數度而已杜佑正律之外有子聲是不察夫計律為鍾之義於氏十二律皆有半律蓋鍾倍之失也變宮變徵不為調何也蓋禮運謂旋相為宮始黃鍾終南呂凡六十聲而已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為八十四調非古人之意也上下相生不同何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於中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則至蕤賓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終於中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中呂止三寸三分有奇則雖三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鍾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而可以復生黃鍾也蓋一上一下相生之正也蕤賓重上生吹候之

旋相為宮

用也京房有六十律何也蓋論律者皆以十二律為循環相生不知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反中呂再生黃鍾止得八寸有奇不成黃鍾正聲房覺其如此故中呂再生則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其三分損益不盡之算或棄或增是不知變律之數止六十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而無所用也造律之以黍何也蔡季通言一黍之廣為分故累九十黍為黃鍾之長積千二百黍為黃鍾之廣古人蓋參伍以存法也胡氏非人曰古人用黍以制量衡非數而稱量之也一論所容必以千二百為之準有餘則易之以小不足則益之以大小大得而後稱量之是其多寡輕重雖出於黍而黍之大小則制於律矣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古人參伍之法蓋如此如蔡之說則律命於黍黍不命於律藉使長之所累廣之所積參會無

差亦非古人之意况決不能以相通乎截管候氣之說不同何也觀蔡氏多截管之說實得造律本原今宜依其說先多截管以擬黃鐘之管或長或短長短之內每差纖微各為一管以理地中候冬至驗之若諸管中有氣應者則知此管台於造化矣此所謂無泥於不同之制而生於自悟之心也蓋諸家論律唯蔡氏為精故朱子序其書曰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之成法蓋若黃鐘圓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改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大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于元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方班班然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者要以及程子朱子之言

而他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以此觀之其用心亦可見矣

歷法

漢志曰黃帝迎日推策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摠六術謂之調易少昊以鳳為氏為歷正元為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司啓丹鳥氏司閉 顓帝則南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為元是為歷宗 自黃帝歷至魯歷凡六皆以四分起數 漢武帝詔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造大初歷選鄧平唐都洛下閎等推算以律起歷海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遂更元封七年為大初元年 考成時刻歌作三統歷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大簇為人統 章帝時編新半凡作四分歷 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歷漢歷凡五變大初最密其次四分

自魏至隋歷莫善於皇極 唐歷凡八改莫善於大衍開元中僧一行所作也其法本於天地之中始於冬至之中氣以晦朔定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 後周王樸作欽天歷

大易推變革之義而治歷明時所當先周官設馮相之職而歲月日辰有所掌自古帝王之世莫不以歷為尚然天之高遠難窮人之智力有限亦安得而妄論哉歷觀前志稽其大槩自黃帝迎日推策而歷法所由起顓頊作歷而始以孟春為元帝堯以閏月而定四時帝舜察璣衡而齊七政春秋因魯歷而譏置閏之差秦歷無定法而置閏用在十月之後漢至作大初歷而後始用夏正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有遲疾隋劉焯造皇口歷始悟日行有盈縮昔李淳風造

麟德歷以古歷口部元首度分不齊始于張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以是論之後世之歷果能精密過於古人乎嘗觀朱子曰古歷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密而愈多差由未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又曰古人歷法疎闊而差少今歷法愈密而愈差蓋以界限密而踰越多也蔡季通曰非是大運無定乃是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尔以歷元言之則先儒有曰歷元止據目前考驗無證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宣測鴻濛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大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煜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以中星言之則古今不同者由歲差歲差之法當以七

十三年者為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迨元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至延祐又經四十餘年冬至日在箕八度昏亦壁中以閏餘言之則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蓋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經三十三月則氣盈朔虛之數即及一月便合置閏前閏距後閏亦三十三月數內大月多則過數而閏三十四月者有之大月少則不及數而閏三十二月者有之消其盈而息其虛也歷始於冬至者朱震曰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而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用復還牽牛

莫與笑曰

之一度而歷更端笑又曰冬至日月必會于牽牛之一度而晦朔弦望分至啓閉者得其正或日月不會司歷之過也又曰日月盈縮與天錯行積久則必差差必復會于牽牛之一度牽牛一度乃上元大初起歷之元也元之授時歷乃許文正公及王恂郭守敬等共定之嗚呼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大統既正治歷宜先考論者或有徵於斯

戶口

歷代戶口之數見於載籍者夏禹之時戶口二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周成之時戶口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西漢戶口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六十八東漢戶口一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十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唐天寶戶口九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口五千

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 宋崇寧中戶二千一萬九千五百四十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九十六 元至元二十七年戶一千三百三十九萬九千二百六十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 王者必稽天下人民之數所以知戶口之登耗而均賦役之輕重也故周官大司徒掌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矣而稽其人民以周知其數又小司寇之職也小司寇大比以登民數矣而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又司民之職也且獻之于王而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而內史司會貳之則其事重矣歷代戶口之數極盛者大槩可見雖未必皆能覈實而學以待問者亦所當知焉

田制

莫與笑曰

井田之法自黃帝而逮于周其法始大備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大司徒之造都鄙辨其不易再易之差遂人之辨郊野別其土地中地下地之等至秦用商鞅遂廢井田開阡陌漢武帝時董仲舒言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田以贍不足 哀帝時師丹建限田之議欲吏民毋過三十頃丁傅用事而其議格 唐均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受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不復授 周世宗見元稹均田圖乃歎曰此致治之本也乃頒其圖於天下期以一歲均之有井田之制而天下無游惰之民民無游惰而天下富天下富而國家乃可以久安井田之法壞而天下多游惰之民民多游惰而天下貧天下貧而治不以

久矣成周之世田皆井授而民有定志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其俊秀者舍農而為士則可矣而難其人也其貧利者欲舍農而為工商則又不許也如是則游食者自而起哉故曰成周之久安者以井田之法行也自秦廢井田而富益以富貧益以貧富者恃其財力則舍農而為商為吏者益眾矣貧者無以贍生則舍農而為百工伎術以游食者又益眾矣故曰後世之治不久者以井田之法壞也然西漢因秦制而治王莽復周制而亂何也曰時不可也漢高承秦亂之後是時田野多曠人民稀少政變通之日使高帝得周公其人為之輔以復三代之制而又去繁就簡因時制宜則天下大治矣漢之為漢豈止如是哉若王莽之時則承漢之久安天下之民既繁既富而莽乃擾亂之困苦之民其不畔乎唐均田之法

雙野表四

亦近古矣然令民得遷徙又得賣買其田則游食兼并自若也其法之易壞宜矣今之可以講求者唯限田之法而蘇洵所謂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者尤為良策若夫嚴工商之令重游閑之禁則又與限田之法相為表裏者也先儒有曰鄉遂之兵不可復也也田以省費亦鄉遂之兵也肉刑不可復也不數赦以幸茲亦肉刑之刑也井田不可復也不踰制以有限亦井田之田也論隨時之治者斯言得之

賦稅

周大宰以九賦斂財用而取之為有度大府以式法受則用以待餼服賜予而用之為有節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則取之於田者不至於過屢人掌斂市布則取之市者不至於多自秦人以頃曾算斂盡括天下財賦而民不聊生矣漢興田租十五而稅一或三十而

而稅一或五十而稅一或賻田租之半或令民無出今中租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出賦錢百二十民生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成禮則曰更賦唐初田賦輸粟稻謂之租丁歲輸絹布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謂之庸德宗時楊炎為兩稅法耗竭編配日月滋甚

周制田賦什一而漆林之征二十取五漢世田租三十稅一而市肆之租無所蠲減皆所以厚本而抑末也今田野之細民既多空窶而富民之家亦往往困於徭役十室九耗而日市田宅恃財驕縱者非貧賤吏胥之家則寡高巨賈之室也苟不為之防制則賦役之苦在於消乏之戶而源源之利徒歸兼井之人為政者必有以慮之也

役法

雙野表四

周官之役法詳矣五兩師軍之法此兵役也田獵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受此鄉役也司徒因地之善惡以均役鄉師校民之眾寡以起役鄉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行役漢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置三老以事相教畜夫收賦稅游徼禁盜賊使民者歲不過三日武帝天漢四年數役發七科之謫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昭帝時產役有三卒更踐更過更北齊文宣帝定九等之戶富者捐其資貧者役其力唐太宗立租庸調之法庸即役也歲不過二十日宋之山陰縣行義役勸民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戶長仍從縣定差既有義田民自樂充不至甚相糾計簡易可行朱文公取之

今之所謂後者即古之所謂力役也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今則無期限惟遇事役之爾今之所謂里長即周官之鄉胥漢世之耆夫也漢之耆夫與三老游徼皆郡守之所署一歲秩百石故稱之曰鄉有秩今則以有產之民為之爾宋世有差役有雇役而所謂雇役者民出錢而官自募之也雇役固有弊而田當差亦有三弊一曰詭寄之難併二曰供給之繁重三曰私募之為害夫州縣之治莫先於推收稅糧併合詭寄然縣官止憑耆宿供報彼有力之家互相容蔽詭名自若其自首者僅中下之戶百十中之一二而已故曰詭寄之難併也凡郡之百費取辦於縣縣之科需取辦於民故供役者循良怯弱則以多費而喪家強橫桀黠則因官以漁利彼漁利者為一家之肥而致百室之瘠喪家者因一歲之供而瀕累世

之產故曰供給之煩重也夫糧之多者或此處給役而他處亦給役或今歲被差而來歲亦復被差於是無復親身多為雇募彼受雇者既無產力豈顧廉耻唯假徵科之名以遂貧賤之志故曰私募之為害也以此論之以隨田當差而又行義田之法且雇有產之民其庶幾乎雖然所以正本清源而革其弊者又在守令之賢也

勸農
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遂人以土宜教時以時器勸時 古者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將出民里胥登於右塾入者必持薪樵冬民既入女人同巷相從夜績 魏文侯時李悝有盡地力之教 秦孝公用商鞅以三晉地使人貧秦地廣人寡於是誘三晉之人務本於內使秦人應敵

於外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漢文帝二十餘詔為農而下者大半 賈誼勸上歐民歸農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是錯言乃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 武帝末年封田千秋為富民侯

成周八百有年之天下以重農為家法后稷躬稼穡公劉務積倉大禹遷岐而勤於疆理文王繼之而畊者九一武王重民食周公為成王述豳風作無逸皆拳拳於農事其有道之長也宜矣自三代而下最重農者無如西漢雖武帝外事征伐天下騷動然末年深自悔過復思富民元成以後雖外戚專政而民亦安業至王莽然後大亂以二百餘年之治平而天下富庶為漢之民者何其幸歟然竊嘗論近世之弊夫農不必勤也唯在於毋擾之而已農不待教也唯在禁游惰而已凡吏之出鄉豈有非為民者哉豈有非奉行詔旨者哉今日曰勸農也明日曰勸糶也今日曰勸視義倉也明日曰檢踏早澇也里胥奔走供給常恐有缺吏有得則去而詔旨未嘗行也農事未嘗問也及其既去里胥又科歛下戶以償其所費矣然則不勸農者豈非去擾民之弊乎夫治道之所出則由於朝廷治道之所施則先於鄉里鄉里之吏在周則族師閭胥職也在漢則三老力田其職也近世則社司其職也論鄉里之治宜重社司之職里長督科徵社司任民事令社司置白直民或游惰或奸惡或傷風敗俗皆得詰而答之其職與里長並設均任至於賞罰勉厲則又縣大夫之責也

水利
古者言水利者史起引漳以富河內鄭國鑿渠以注關

中李水鑿江以灌蜀地蓄係引汾以既蒲阪以至白公之放渭召信臣之於南陽馬臻之於鐘湖張闔之於新豐塘劉義欣之於芍陂李龍稱之於雷陂史臣皆書之以為異績

今之言水利者與古異古之開溝渠以聖人漸次而興治水之功間有未至故水或壅塞而不能疏通上之人必開鑿以為民利焉今則州郡之小水無不各順其道矣容開鑿乎唯為之陂堰以障固水利者不可不盡人力尔然溝洫不可鑿也而曰間之為池為井者獨不可鑿乎嘗觀之畝畝之間若十畝而費一畝以為井則九畝可以無旱乾百畝而費十畝以為池則九十畝可以資灌溉民非不知此也蓋以膏腴之壤人之所惜一家之田止十數畝或二三畝百畝之中孰能棄十畝之地以為眾人之利乎民知口水爭地而不知與田畜水一遇亢旱則坐視苗稿見小利而失大利不思甚矣為縣令者誠能躬行田野勤同溝共井之人率鈔買旱田以鑿井池而眾共其利則亦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之道也

荒政

周官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以種食貧民也二曰薄征輕其租稅也三曰緩刑凶歲陷罪者多故寬之也四曰弛力息徭役也五曰舍禁謂官無禁利聽民采山澤之物以為食也六曰去幾謂關市不設察而去其稅也七曰薄禮凡享皆去其禮也八曰殺哀省凶禮也九曰蕃樂開藏樂器而不用也十曰多昏不備禮而昏姻者多也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冀其救旱也十二曰除盜賊饑饉盜賊多嚴刑以除之也魏李暉平糶法中飢則發中熟之所餘大飢則發

大熟之所餘而糶之故雖遇饑饉糶不至貴而民不散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隋長孫平請立社倉委社司執帳檢校若或不熟當社以此賑給宋富弼在青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散糶其人以便薪水凡活五十餘萬人韓琦在益州蠲稅而募人入粟檄劔閣流民欲東者勿禁逐貧殘罷冗吏為饋粥活一百九十餘萬人范仲淹在浙西則興造以發金財而民不流徙趙抃在越州榜於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以糶而米商皆輸漆朱文公提舉浙東活飢民數十萬又於建之崇安請立社倉歲一斂散俾願貸者出息十二而不願者勿強小飢則施半息甚飢則盡蠲之既而建之諸邑皆效置焉

災異表四

昔人言救荒無善政信哉夫天地之間陰陽失和則為旱譬猶人身之血氣不調則為疾故歲不能以無旱在備之尔人不能以無疾在調其服食以防之尔然所以備旱者果何術哉計天下農民一歲之粟止有此數不在小民則儲於富室不在富室則儲於官廩至凶年而不足則官廩散矣富室之廩亦散矣彼富室者雖欲騰其價然亦必發世而後已其蔽之歲久而不泄者能幾何哉是則蔽之官廩蔽之富室皆將以為民之食無以異也何必取之彼而貯之此以為善政哉凡曰義倉曰常平徒事煩擾以長吏奸雖不行可也故救荒之計唯歐未後之民轉而歸南面至於講播種之法修陂池之利則又所以為農之助也夫民勤於農則積粟自多積粟既多古人所謂九年之食者庶乎可積矣或曰民皆歸農善矣其如田止有此數何哉曰不然今以百畝之田而一夫耕之

又悔其事則得穀必寡或一家而數夫耕之人勤其事則得穀必多是人之力之至則地利盡人之力之不至則地利不盡穀之多寡實係於人力之勤惰不係於地之廣狹也故力農者故荒之上計也而精貯者其次也若夫賢守令臨時指畫或勸富民之平糶或誘商人之輻湊則不過以見存之粟而存一方之民至於它所之飢則不遑恤斯為下計而亦賢於坐視民之飢死者也

權鹽

高貢青州厥貢鹽絺 周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鹽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給鹽 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道新煮沛水令北海之衆毋得聚徒而煮鹽董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仲舒言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鹽官子年益敢私鑄鐵器置鹽者斬左趾 唐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劉晏上塩法輕重之宜云塩吏州縣擾出塩柳因舊鹽置吏停戶糶塩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塩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之始塩利纔四十餘萬緒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緒天下塩利居半 順宗時李巽為鹽鐵使初歲之利如晏之季年後三倍晏時 鹽之尤者有三種一曰木鹽海鹽也即周官散鹽二曰野鹽解州池鹽也即周官監鹽三曰井塩西川所出也又有崖鹽出永康軍又有煮鹽而成者出河東并州又湖中有鹽出於水又或出於石或出於木西夏鹽出於也在鹽州五原及靈會二州其色青 海鹽者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凡六路其

煮鹽之處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窰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錢兩浙又役軍士煮焉在京東曰密州丁州河北曰滄州濱州淮南曰通泰楚海州連水軍兩浙曰杭秀温台明五州福建曰福漳泉州興化軍廣南曰潮惠廉化瓊崖儋萬安九州諸鹽之利唯煮海最資國用煮海之利唯淮鹽尤重 解鹽者出陝西解州安邑其鹽如明種疏畦隴圍塹其外決水灌之候南風鹽一夕而結無南風則失課利或多雨圍塹不容則外水參雜亦不成鹽必車出外水乃可復每歲二月墾畦四月引池為鹽八月乃止籍解州及傍州民謂之畦戶復其家歲出夫二謂之畦夫歲給戶錢四萬夫米日二升解鹽味不及契丹西夏鹽且價貴故公遣多盜販二國鹽奪解池之利宋常設法防之而西夏亦常謀相入中國界宋初官自運賣之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入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六

錢邊郡售鈔至解州請鹽任其私賣遂省運賣蜀井鹽者為井共六百餘陵州有大井後井口頽圯毒氣上如烟霧煉匠進入者比日死井益塞民艱鹽食宋初通判賈連始建議浚井逾年至泉脉井深五十四丈初煉鹽日三百斤稍增日三千六百斤大宗端拱中川鹽不足詔許陝州井鹽永康崖鹽入川真宗時諸井歲久泉涸馬亮盡免其負課或廢其井川鹽止贖一方無與於大興 元之世北方常鹽二州產紅鹽又有疙疸鹽即長廬所產其塊如白石所謂水晶鹽者是也 三代之時以鹽充貢而已官味嘗權之以為利也自管仲興鹽筴以富齊國而鹽利始興漢武帝用桑宏羊孔僅唐用劉晏而鹽利益大譬言之江河由鹽解之源而至滔天之勢軍國之用鹽居大半亦安得而復弛乎若以近世言之權鹽之故亦有三焉一則舊鹽

之傳信也二則私鹽之為害也三則已或苦於鹽負也亦有司設法使官無虧利商無阻艱鹽價常平而民食無告斯為得矣

權茶

唐憲宗時趙贊議統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為常正木錢未幾罷貞元中張滂復奏行之歲得錢止四十萬諸稅宗時王播請茶稅每百錢增五十其後王涯置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民大怨武宗時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重稅或掠奪舟車置有塌地錢千餘有剩茶錢公稅加重私販益起而罪有論死者矣 宋初江南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餘二分復稅其什一然後給符聽其貨鬻商人傍緣為姦禁若水請禁之仍增所市之直以便民 嘉祐中沈立言茶每歲纔得四十萬緡而民以茶獲罪者歲不下數萬人

錢法

乞行通商法令園戶出淨利之半餘收商販之稅而四士萬數可得有餘於是三司使張方平以為請而富弼韓琦皆力言於上乃詔議之 慶曆中議欲弛茶鹽之禁及歲商稅范仲淹言為今計莫若先首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先也

夫茶之為物不著於經傳之中茶之為課不見於三代之世然自今言之則民間之用不可以一日而缺國課之重不可以一歲而虧觀唐宋之所得歲止四十萬緡而為民之害莫此為甚然欲寬茶商之稅則可不思范仲淹之言而以首寬農民為先

權酒

周官司酒 暴掌市飲之禁 漢氏掌酒 謹酒 鄭氏云 錢者 議宗古 買過 多及非時者 謹者 使民節用而無 肆也 漢興 有酒 酌之 禁其 律三 人 以上 無故 群飲 酒 罰 金

四兩 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 昭帝時賢良文學對策願罷酒權均輸等官無與民爭利 後漢末曹操奏酒禁 唐代宗時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

古之聖人制為燕享之禮以極權忻之情燕於朝廷則上下以和燕於鄉黨則長幼以序燕於家則冠昏之禮成燕於學則養老之禮盡其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非徒在於醉飽也以成禮而已故書有酒誥以致其丁寧周官有萍氏以謹其過用一則恐其沈湎而致禍亂二則慮其糜穀之多也漢法三人無故群飲則罰金故常有酒酤之禁間賜民酤則所以示君上之恩而其隄防禍亂者猶有先王之遺意至武帝始權酒酤則志在奪民之利與先王之意始異矣歷代相因權貨加重則固不能節制民飲而間以歉歲禁民釀酒則立法雖嚴而終莫之遏甚哉人心之流而

策要卷四

檢制之難也且風俗日奢用度無節司馬公所謂飲饌之盛酒必內法食必珍味往往有之有位者欲移風易俗可又為之倡導乎必如周官之議酒謹酒如漢法之羣飲有罰而母以嚴令為嫌母以虧課為病是亦防亂之一端乎

坑冶

管子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禮賣子者 湯七年旱以莊山之金鑄幣 周禮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厲禁 漢史金之所產不見於志惟吳鄧銅山錢遍天下 唐權萬紀奏宣饒部中可鑿山台銀大宗曰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斥使歸第 唐銀銅鐵錫之治二百六十八陝宣澗饒鄜信六州銀治五十八銅

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榷杏山七 宋產
金之所六產銀之所四十有七產銅之所三十有六產
鐵之所四十有七產鉛之所七產錫之所一水銀朱砂
之所一金歲入五萬餘兩自景德至寶元金增至五萬
五千斤銀增至二十一萬斤

六府之修金與其一荆揚之貢金有其三夫五金者
藏於山川砂石之中而出以為人之用雖云地不受
寶而其出有時興廢無定此有所洩則彼有所闕不
可常得也國家之金貢期無乏用可矣若過求之則
非也倘輕信言利之人增置坑冶之所則勞費一方
為患無已唐太宗之黜權萬紀蓋慮之深遠明君重
五穀而賤金玉固當如是哉

夏商以前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

錢幣

幣 周外府掌邦布鄭註以布為泉 大公立九府
國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背園含方輕重以鈇故寶於
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市束於帛 周景王鑄大錢文
曰賢貨 漢高帝鑄英錢文帝鑄四銖錢除盜鑄令賈
誼諫有五禍七福之說不聽 武帝以為大用莫如龍
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造白金三品文有龍馬龜
之異又鑄三銖錢錢輕易女效詐乃兼鑄五銖錢 王
莽變法大亂 光武中興復鑄五銖錢 魏罷五銖用
穀帛人競滋穀作薄絹乃復五銖晉因之 漢昭烈鑄
大錢一直百平諸物價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吳孫權
鑄大錢一當千人不以為便 晉沈充鑄小錢謂之沈
即錢 宋廢帝時錢一千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劣
於此者謂之縷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
旅不行 隋錢五銖大業末私鑄起錢薄惡或裁皮糊

紙為之貨賤物貴 唐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積十
錢重口口兩輕重大小之中 宋神宗之世歲鑄錢至
五百萬熙寧以後銅窟消耗始浸鐵為銅謂之磨銅詩
錢監唯饒州永平監為最古自唐起用開元錢料堅實
可以諸州以為法 孝宗禁錢出界一文以上流配一
貫以上罪死 宋錢一當二起嘉祐一當三起慶曆心

楮幣者蓋起於唐大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
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為飛錢 宋張詠鎮蜀
患鐵錢重不可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文一緡以
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始祥符辛亥至熙寧丙辰六十
五年二十二界雖智巧有不能易元因宋之交會而
為鈔大小凡十八料迨

今朝造鈔益精止於六料而與錢兼行觀歷代錢貨
之弊有三曰大小之失中也私鑄之亂真也輕重之

錢幣

不平也如吳之當千蜀之當百宋徽宗之當十則大
而非中漢之三銖四銖晉之沈郎錢劉宋之鵝眼錢
環錢則小而非中若五銖則始漢武以至隋中雖屢
罷而卒無便於此者開元通寶則始於唐武德而迄
于南宋皆以之為準錢若此二等可謂適中矣夫盜
鑄如雲而起雖日加之罪而不能禁止者以多利故
也若鑄錢者能不惜銅愛工如孔觀之說能堅實可
久如饒州之永平監則盜鑄者無利而自止矣錢大
少則人以為重而物賤大多則人以為輕而物貴若
上之人能制其輕重少則增鑄而使之輕多則減之
而使之重如是則輕重得宜而物不至於甚貴甚賤
矣蓋嘗論之自古及今貨幣凡三變焉夏商以前人
唯知用寶貨而未知用錢此一也自周至五代人
唯知用錢而未知用楮幣又一時也自宋有交會迨

元而造鈔又一時也今為經久之計以鈔與錢並行
而舊錢禁銷毀為器禁私挾渡海比必嚴其令夫錢
者母也鈔者子也母子相權而制其輕重詎非公私
俱便而可以經久之者乎

策要卷之四終

官制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周六測其屬比自六十凡大事從其長小事專事 秦罷侯置守以大尉主兵丞相總百揆御史大夫貳丞相 美官多仍秦舊賈誼請更官名絳灌等沮之武帝頗有增益大初以後寔天 漢九卿曰奉常後更名太常掌禮樂之事曰光祿勳武帝更即中令掌郎衛曰衛尉掌宮中徵巡曰大僕掌輿馬曰廷尉或名大理掌平獄曰大鴻臚或名大行令即秦之典客曰宗正掌親屬曰大司農即秦治粟內史掌穀貨曰少府掌山海也掌之稅 光武務從節約併首官職 唐太宗大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唐官沿隋三省曰尚書曰門下曰中書又有秘書省

策要卷五

殿中省內侍省通謂之六省 尚書分六部各有屬吏部之屬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戶部之屬曰金部曰倉部禮部之屬曰祠部曰膳部曰主客兵部之屬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刑部之屬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工部之屬曰屯田曰虞部曰水部寺有九曰大常光祿衛尉宗正大僕大理鴻臚司農大府 宋沿唐制中書門下尚書雖為三省長官多不除中書門下平章事即為宰相有二人即分日知印上相為昭文次為集賢樞密與丞相號二府 元豐三年定官制倣唐六典建三省中書造命行無去式事門下書覆行有法式事尚書則奉行之政柄悉歸中書

天子之命官者必先正其名然後責其實帝王之世官簡而能治由實之稱名也然世官愈多而治不若古由名實之不相副也夫古今之官沿革不同蓋有

隨時而不容廢者有重複而可併省者有有在正而莫能更考焉夫唐虞有四岳周則為左右二伯唐虞水土未平則司空為九官之首周官作於治定之後則司空處六官之末虞禮樂之官為二周則合禮樂為一虞兵刑之職為一周則兵刑分為二樞密之職古無有也唐太宗如以臣者為內樞密使使承受書奏及後初始以士人為之至宋則與中書號為二府矣御史之職初甚卑也周官御史止於掌贊書受法令秦以御史監郡縣而其權始重漢以御史大夫為丞相之副唐則始謂之憲臺宋則始分為三院元有內臺外臺而任益重矣凡若此者皆隨時為治而不容廢者也 漢有九卿而六部未立也唐則既有六部復有九寺司農大府戶部之職也大常宗正禮部之職也大鴻臚禮部之主客也光祿勳但供糧醞

策要卷五

禮部之膳部也唐及五代理財之官有三使曰鹽鐵也度支也戶部也至宋則設副使一人曰鹽鐵副使度支副使戶部副使而三司使一人總之其司謂之計省亦其重矣然自元豐改官權一歸於戶部三司使遂不復置而財用亦未聞不理凡若此者皆重複而可併省者也丞相古官也而自漢以來或正其名而不重其權或重其權而不正其名如漢武之世九卿更進用事而事不關決於丞相昭帝之世大將軍秉政而丞相止取充位相之權何若是之輕耶至東漢則不置丞相以大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即宰相之職唐則上以尚書左右僕射為宰相其後常以他官居相職或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或曰同平章事或曰叅知機務叅預朝政是皆宰相之職凡若此者又名之不正而莫能更者也

通典曰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大常而察地理得倉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 又曰舜臣堯舉八元八愷謂之十六相 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 周世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漢史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幸 呂與丙魏有聲 唐史曰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以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房元齡善謀杜如晦善斷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夫為相之道有六曰務學問二曰明去就三曰持公正四曰用人五曰知大體六曰戒紛更昔漢之霍光輔昭帝雖有大功而不學無術為史所譏宋趙普為相太祖常勸之讀書而又謂宰相須用讀書人

欽定四庫全書

夫相臣以一人之身而任天下之責必講學明理然後能正己而正人故曰當務學問也成湯三聘而得伊尹高宗旁求而得傅說故任之專信之篤而功業非後世之所及諸葛亮煩昭烈之三顧姚崇以十事與元宗為要約故亮能興美業於蜀都崇能致開元之治故若乃魏相張九齡冠準亦皆賢相也然相因許伯以進身九齡不待終喪而入相準再相以天書而媚直宗皆不免貽譏於君子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必難進而易退然後可以有為故曰當明去就也諸葛亮開誠心布公道房元齡任公竭節知無不為宋璟刑賞無私犯顏正諫裴旻器局峻整人不取干以私司馬光以不通書而薦劉安世為相而能絕朋比之私則上而君心無所疑下而小人莫能入矣故曰當持公正也周公為相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哺起以待士恐失天下之賢人諸葛亮治蜀薄刑峻法房杜共贊朝政引拔士類常如不及秋仁聲遠賢為國非以為私呂蒙正有夾袋冊集元文有村館錄以記人才夫以天下之賢士天下之事則已不勞而獲終理其曰當用人也起相好觀美故事數取賢臣賈誼董仲舒等所言條奏施行之凡四方水旱逆賊輒以奏聞而丙吉則尚竟大不問小事姚崇先有司罷冗職宋璟不賞邊功杜亮字韓琦自大夫事而典故則問趙鼎文學則問歐陽修為相而如是則知所先務而得大臣之道故曰當知大體也曹參遵蕭何約束無所變更趙普置大甕受所投利害文字為足以報國又言不當用新進少年喜事之人夫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苟百官得人則不憂法而亦治官

不得人則雖變法而不治况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唯行清靜之政則天下自理故曰當戒紛更也相之得失觀是六者而見矣

臺諫

漢御史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大夫佐丞相中丞專掌糾劾御史貞四十五秩比六百石十五人給事殿中受章奏三十人留府治事其奉六條察州則為監察御史又有諫大夫光祿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居常議論 林少穎曰唐高宗常謂左右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面陳或上疏終日不絕今公等何不言也夫高宗固無足取而求諫如此豈非有所視微而然哉憲宗時久無論事者故穆宗耳目無所睹記至諫議大夫鄭覃崔鄆當入閣之際諫其宴海乃甚訝之問宰相此輩何人雖曰穆宗之不明而無以使之視微者

亦憲宗之過也 蘇轍曰宋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起拜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識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循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致致臣之立明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矣

翰林

唐元宗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為學士 職林曰唐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 憲宗始命鄭絪為承旨位在諸學士上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書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莫不專受專對選周益重禮遇益親狎為內相又

以為天子之私人 晉開運元年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

詔諭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漢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閣藏之於內禁 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始置秘書監 直有集賢殿書之陰讀書者作之庭昭文宗文之館應正集賢之書院又有修文館宏文館司文館曰蓬萊書殿曰乾元修書殿曰秘書內外省曰內庫曰三館曰秘書必府曰蘭台有錄臺命各詳殊崇文之意則一也

經筵

周官師氏掌以教詔王保氏掌諫王惡 漢武時兒寬見帝語經學 宣帝詔諸儒講論五經于石渠閣 光

武每令桓榮敷奏經義 明帝時張輔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 章帝建初四年會諸儒于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帝親臨決如石渠故事 唐太宗置宏文館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直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 元宗置集賢侍讀學士以諸無官馬懷素為之每入閣門則令乘肩輿以進躬自迎送以申師臣之禮 宋舊禮講讀每見先賜坐軒自起講復坐仁宗富於春秋乃令儒臣並就御床遂為故事王安石程頤皆嘗請賜坐不從

史館

史官自黃帝以來有之夏商曰大史周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而侯國亦置史 漢武帝以司馬談為大史令子遷嗣之 唐開元中史館寓於集賢宰相監修國史而有學士直學修撰直館校理之職皆以他官領之 唐制

每皇帝御殿左右史夾香案分立殿下螭頭之側和筆

以俟有命臨陛俯聽而書之李元以授史官 宋有日正所掌修日正以時政起居注金史之屬修國史即置國史院史修實錄即置實錄院又有會要所唐貞元間蘇冕始為會要武宗時崔鉉續之宋初王禹偁之屬中書得家譜之說字王珪續之總三百卷二十一類八百五十五門其後又續之斷為宋朝會要陳騏又編中書會要

古史之官直職詔載也而秦置大史令漢因之乃云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則專為占候之官何也蓋秦漢之大史令不專掌記載也司馬遷父子為此職亦掌天文而已故遷自云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戰國之世御史掌記人君言動秦漢去戰國未遠豈亦御史記事司馬遷雖不專記載之任而奇口

才多置有志大興故以史記為己任後宣帝之出修撰以他官領而大史唯知占候非是時始失其職也蓋大史者有遷之才則為史非遷之才則但掌星歷如六爾然如遷固之史皆采輯成之而其叙事則有法近代之史皆史官所記而叙述反不及於遷固何也蓋以遷固之史成於一家而近代之史則衆為之也況史記創於談而成於遷西漢書創於彪而成於固皆歷年之久而近代則以宰相監修責其成史何由而善哉此劉知幾所以有五不可之論也雖然此言修史者爾若夫掌記注則古有左右之史不可不復也然左右史者止於執簡直書不當專獲貶若有音褒貶則先懷好惡而忘其事實矣由是論之記注者不加褒貶刪修者專任一人史庶幾無愧於古徵

國子學

周官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以六藝之儀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自晉以來名國子祭酒清始置司業一人監丞三人大學博士始於晉品服同國子博士宋國子監無博士有直講八人元豐改直講為大學博士每經二人

東宮官

記曰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秦漢以來皆置庶子詹事秦官漢因之掌太子家隋門下坊置左庶子典書坊置右庶子唐龍朔中改門下坊曰左春坊典書坊曰右春坊其官有左右庶子左右諭德及中允舍人左右贊善大夫之類賈誼曰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止則太子正矣古之王者太子乃生

國子以禮自為庶子而教固已行矣成王幼在強抱之中召公為大保周公為大傅大公為大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三少皆上大夫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而又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人聞正言行正道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古之言教太子者莫善於賈生之言其意蓋謂教以道術者師傅之職也與太子居處出入而輔翼之以正道者左右前後之人也使有賢師傅而左右前後多不正則一齊之傳衆楚之咻焉能成其德哉故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誼之言如是而文帝不察其輔翼太子者乃臆錯刑名之學刻薄之人故景

帝立而有七國之變矣後世如太子大師之類則師傅之職也如庶子諭德贊善之類則左右之官也人主多不思久長之道或嫡庶不分或教養無法師傅之職既為閑官而左右之人類多嬖寵故范祖禹嘗曰有千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至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輔之而愚之乎

遣使

周官澤人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漢武之世或遣博士巡問鯨寡或遣謁者賜三老帛或遣博士錄冤獄賑流民又專置綉衣直指之使順帝時遣杜喬等八人巡天下刺史有罪亦得奏聞唐太宗遣李靖等十三人巡天下令其所至如朕親睹

封建

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由八州州二百一十里王制之言封建果先王之制歟曰非也此漢儒以意言之也嘗觀慈湖楊氏論之曰堯典言協和萬邦春秋傳言執玉帛者萬國其大數云爾而鄭康成乃曰州十有二師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也百國一師師十二則千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是截然為萬國不加一不少一吁噫哉言也公羊傳曰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亦或據古志云爾而漢儒作王制則曰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合為千七百七十三國此周千八百諸侯之數也武王孟津之會諸侯八百康成又謂此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也其牽合類如此蓋

嘗思之諸侯之建不知何所始也林林之民皆有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而爭鬪以起其中之才德傑出者能服其比隣於是或五或十或百或千各有其長其才德愈大則所服者益廣故有小國之君有大國之君然君愈多國愈大則君又不能以無爭也而又其為君者皆諸侯也天子者既為天下君長之所歸則固不能以私意增減其數而求合己之法制矣而其功則如地罪則削地亦能幾何雖如周之滅國五十其新封者亦非甚眾大抵多因其舊也而漢儒乃以是為等差而邪楊氏之說如是足以破諸儒之惑矣惟是而論之則封建者勢也秦之制郡縣者亦勢也柳宗元謂封建不可復矣而宋之胡氏又謂必可復宋又公則曰天下之法未有全利而無害者

封建古法豈敢非之但以骨梁不學之子弟而處於士民之上恐為患非小又曰少時讀史祖禹唐鑑言郡縣亦足以為治也常帶勸之以為若謂因循之論及今思之誠然則於此言則封建之利害判然矣

監司

秦置御史監諸郡 漢武初置都刺史以六條問事一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侵漁百姓三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四曰二千石受署不公苟私所受五曰二千石子弟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曰二千石遺公下比阿附豪強 成帝更置州牧未幾復為刺史 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後改曰採訪使又改曰觀察使 德宗以度河等處置使陸贄請以八計聽吏治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守視銀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冒視案籍繁簡以稽

聽斷視繫囚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俗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 古之封建有方伯今之守令有部使此隨時之制也 漢之部刺史秩六百石善矣而後為州牧則秩二千石固不若刺史之卑秩也近代或慮風憲過重而守令大輕乃命憲臣多除郡守亦漢制刺史拜守相之意也風憲與守令皆當久任乃有成效若但令守令久任而風憲往往遷轉之速亦非專委任之意矣是故擇守令者風憲之責擇風憲者又朝廷大臣之任也漢賈琮朱伉為冀州刺史李膺為青州刺史范滂為清詔使郡縣貪吏多望風解印綬而去嗚呼使為部使者人人以琮等之心為心何患有貪汚之守令乎宋范仲淹為參政視不才監司之名即勾之富強曰勾之止一筆焉知一家哭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

陸哭而司馬公亦曰天下得賢蓋司不惠無賢太守
嗚呼嗚呼朝廷大器者人人以仲淹光之心為心何
患有不才之司馬司守

郡守

秦置郡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董
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宣帝
時二千石有治理效斬以屬書起厲增秩賜金王嘉
曰孝文時吏治官或長子孫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
其後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才苟容
大全下才懷危內懼一切營私者衆吏更受易之唐
太宗疏都督刺史名于屏風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
于名下以簡黜陟

漢世郡守重其權而亦重其罪甲兵財賦得以專用
豪強凌暴得以專誅郡之賢才得以辟署此重其權
也治民如嚴延年趙廣漢韓延壽皆不免於誅戮此
重其罪也

縣令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漢制縣萬戶以上為
令或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亦如之唐制縣有六等之差
今欲縣令之著治效豈無其道哉夫激勸之出於朝
廷者有三責效之出於郡使郡守者亦有三所謂教
勸之出於朝廷者何也一曰加褒賞如卓茂為密令
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則以為大傳而封侯德侯劉平
為全椒長民或增賞就賦減年就役則拜為議郎夫
以令長之卑而受知于上者如是孰不觀感而自勵
乎二曰重選任如漢世以上應列宿之即官而出宰
百里唐元宗召新除縣令試理民策而擢其高第夫
天下之縣至多固不能一一而親擇然各道劇縣之

令能選任數十則臺察部使安敢不以點附為心乎
三四用守試其代守試之法滿歲稱職者為真不稱
者歸本官宋元豐之制下一品者為守下一品者為
試元祐以來守試之外有曰權者所以待資淺之人
今宜斟酌其制令部使到任之後舉權試縣令一人
三年有治效而無瑕玷則遷轉為真而舉官加賞否
別免官不叙而舉官加罰夫以一道之廣而上進一
二人豈計勸賞之道乎所謂責效在於部使郡守者
何也一曰許便宜昔韓詔為襄陽長也縣流民入縣界
無開倉賑給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詔笑入
地矣太守素知詔名竟無所坐今之為上司者待州
縣不以寬大凡官吏之為奸受賂者多違制之事則
莫之詰也間有才幹者欲行一二善政反為上司所
權沮能待以寬容而許其便宜則賢者之志無得以

縣令

行矣二曰責大體昔魯恭為中牟令河南尹遣吏往
察其治不問其吏事之如何而嘉其德化之三異今
上司之責州縣者於接風易俗則未嘗訪問而聚斂
文簿則督促嚴峻故撫字之勞者無復賞催科之拙
者有呵護上司誠能緩其所急而急其所緩則善治
庶可興矣三曰省徵求昔朱文公與鍾戶部書論徵
斂之弊曰州迫乎縣縣迫乎民譬如轉丸於千仞之
坂至於地則其勢窮矣今居官者於財用不能博節或
以供暮夜之求或不革循常之費故郡有求於縣縣有
求於吏吏有求於富民富民有求於庄戶民之膏髓罄
竭而飢寒不免誰之咎哉故上司者誠能正本清源則
縣令之撫字者庶幾得盡矣若夫孜孜六事而無墮其
職則有志之士尤當自勉程子嘗言一命以上苟存心
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蓋以是思之

策要卷之六

後學梁寅述

銓選

成周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子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大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史贊子奪而式於中司士掌其板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漢成帝置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光武改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安帝時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已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後黃瓊又增孝弟及能從政為四科魏文帝時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中正以州郡之賢者為之行脩則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行虧則降者亦然及其弊也愛憎由已或唯知閥閱不辨賢愚故晉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請用土斷復鄉舉里選之法不從

魏書

宋文帝限年三十而仕守宰以六其而代久者十餘年後魏崔亮奏請不問賢愚以停解月日為斷總之失才自亮始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六品以下官吏或吏部所掌自是州郡無復辟署矣唐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文武各分為三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凡選始於季冬終於季春擇以四事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辯正三曰書指法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者備則先德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勅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駁之審者上之於尚書尚書不由吏部謂之南選高宗時選人多裴行儉設長名姓歷榜列銓注之法開元中裴光庭作簡資格資馬心實而掄才之方失矣德宗時沈既濟言入仕大多世由大優利祿大厚賢員大薄

古者任官惟賢任事惟能何資格之拘哉然資格非良法而其弊竟莫華世變然也漢世雖未有資格而用人甚嚴郡縣守相高第乃為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乃為九卿九卿稱職乃為御史大夫而丞相必大夫之稱職則為之至於左雄之限年四十則拘矣所用之儒與吏則狹矣魏晉以來之中正尤為無用惟魏晉之取人以閥閱故朝廷多放誕之士少勤事之吏而卒致中原之亂其後雖以元魏孝文之資猶不免取人以閥閱是則伊傅之臣非特後世之所無雖有亦不能進也然有辟署之法士猶得以漸進至隋則一命以上皆由吏部而無復辟署士之進又難矣隋之時又置進士科至唐而進士科愈盛雖非古法亦往往得人歷宋以來雖欲廢進士科而別無取士之法亦世變然也唐制取士之途二由學校曰生徒

魏書

由州縣曰鄉貢貢必也二法兼用而任使之以如考課之以嚴庶有以致治平之效乎

薦舉

書周官曰惟賢讓能無官乃和舉能其官惟爾之服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穀梁傳曰人之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左傳祈奚外舉不棄隴內舉不失親舉讎解狐也舉親其子午也漢武帝時紡衣使者薦人尤峻有自縣令至二千石者晉羊祜所進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唐太宗謂房元齡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求賢才凡聞日調得數百豈暇求人哉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肅宗謂崔沆甫曰人言卿擬官多親故曰夫薦擬者

必求其才行如不聞知何由得賢

古之舉人者或以親或以歸或以遠或以近或以貴或以賤惟其賢而已非由也至於後世公卿往往不能求士於是士之奔競者益眾其有祿位者亦唯務交結當路通事致讀以求薦舉不自以為耻遂致權門雜還有如市賣其好利者既專私人以爵而張其聲勢或厭事者又見賢不舉而緘默辟遠雖問有正直之君子欲與拔賢良抑奔競而或權不在已則亦未如之何昔有上書於韓持國以求薦者程伊川適見其事問之曰公為相不求主而及使士求公何邪持國曰百執事求薦章常事也伊川曰不然正緣來求則與之不來則不與以致人之求者眾也持國大服其能薦士而又能抑奔競者如張詠司馬溫公其人乎張詠之薦士必薦恬退者謂人曰彼奔競者能自得之何待吾舉乎温公為相薦劉安世謂之曰光閑居足下問訊不絕及在政府足下獨無書以此相薦爾嗟夫今之舉人者其可不以二公之事為法乎

其與卷六

三

貢舉

王制曰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然後官之焉 射義曰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官 漢選士之法有賢良如晁錯董仲舒皆以賢良對策也有孝廉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如王吉龍其勝皆以此進也有茂材有明經如王嘉加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是也有掾史趙禹

以佐史進于定國以郡功曹進是也亦多貨入

之以貨為騎郎司馬相如以貨為郎是也亦有從軍而子李廣趙充國是也或下詔特舉高帝十一年之詔是也或公府辟召曹公擇郡國吏為丞相史是也或上書如嚴安徐樂是也或以童子科進何武是也 隋煬帝始建進士科 唐之科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有史科此歲舉之常數也其天子之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寶曆中楊綰上疏言進士者但記當世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又投綜自舉非先王求賢之意請依古察孝廉將薦之州州達于省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其後進士益重而明經稍衰是以鄭覃疾進士子等屢請罷之而文宗不從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蓋實議亦不行 宋進士極盛往往為將相而明經之科正為學究哲宗紹聖二年罷制舉置宏詞科以繼之試章表露布文用四六頌銘戒諭序記雜用古今體許進士登科者試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至高宗又增詔誥詩等總十二事三題分為三場不拘有無出身 元延祐甲寅始以明經科取士明經之外有茂才異等舉有晦跡邱園舉

其與卷六

四

鄉舉里選者成周之制也而後世卒不能復進士科者自隋煬帝始也而迄今行之有不容廢何也蓋人才之得失係有司之賢否何如爾非係乎法制之變與不變也夫世道雖有升降之不同而人才之出以為世用者無時無之也然人各有能有不能其溫良敦樸者或短於才華文思清新者或垂於記問才幹之過人者或剛正之不足操守之有餘者或知謀

行 宋進士極盛往往為將相而明經之科正為學究哲宗紹聖二年罷制舉置宏詞科以繼之試章表露布文用四六頌銘戒諭序記雜用古今體許進士登科者試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至高宗又增詔誥詩等總十二事三題分為三場不拘有無出身 元延祐甲寅始以明經科取士明經之外有茂才異等舉有晦跡邱園舉

之弗逮上之人能用其所長恕其所短則官有不同而各得其職人有不同而各竭其用豈待一一得英才而後用哉然古今之俗既殊則古今之法亦異鄉舉里選之不可行於今者蓋有成周之風俗然後可行成周之法度故唐之楊綰嘗欲倣周制以取士而終不能行以後世之人心非三代之人心也漢世用人初無定法唯隨時取之爾然其時人才往往多稱求賢良則賢良至求孝廉則孝廉至募武勇則得武勇之士募奉使則得奉使之非朝廷別有異術以致之也蓋其時俗猶近古而然爾為有司者必曰上欲求如是之人也則必得如是之人然後可以稱上意為士者亦必曰上欲得如是之人也我非如是之人則奚可以妄求迨其俗之愈下則其法愈詳故自循資格立而漢之辟署不可復矣自進士科置而漢之賢

良方正等科不可復矣進士科既不可罷則漢唐以來之諸科復何用哉或言進士科不足以得人則易其科名豈真得人乎苟主司之公明而進士之得人也則為賢良者有焉為孝廉者有焉為宏詞者有焉能法律者有焉主司之私暗乎則雖求賢良孝廉諸科之人而其所得之賢良孝廉即前日之求為進士者也故曰科不必更也在主司之公明爾今科舉之外獨晦跡邱園可以待非常之士然謬舉之法不嚴則晦跡者不舉而舉者非晦跡者周家八百年無愧於晦跡者唯一師尚父美以來數百年無愧於晦跡者唯一諸葛亮何後來晦跡之多乎名器不可假冒濫不可縱惟薦舉者慎焉

漢官儀云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子弟 汲黯

為大子洗馬劉向為郎蕭育為大子庶子蘇武亦為郎于永為侍中中郎將皆以任子也 宣帝時王吉曰今俗吏多任子弟率多驕恣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裴行儉以諫補宏文生李德裕以蔭補校書郎德裕深疾進士曰朝廷好官願公卿子弟為之 帝王之世仕者世祿不世官祿所以報功故延及於子孫官所以待賢故必擇其可任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尚書戒之周之尹氏齊之崔氏皆為世卿而春秋譏之爵之不可私人也如此觀之漢氏以降大抵祖宗之朝鮮有世臣至於中葉多論閹閹漢唐文之世如蕭何曹參張良陳平雖有子襲侯而未嘗執政也至於後則金張許史之族盛矣宋初如趙普為相雖云專政而未嘗為子求官也至於後則宰相蔭補至於十人矣雖然商之中興也有伊陟巫賢周之中興

也有召虎申伯故國者豈可以無世臣哉公卿大夫之子弟要在教之有素選之有道爾前代達官之子多取以門蔭入仕而必由科第進身者蓋多有矣凡職官之子弟必使之由科第以進覓其程試而優其除授是亦得賢之道乎

俸祿

自周至戰國皆以粟制祿 漢承秦制三公號萬石有中二千石直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下至百石 漢官儀曰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月俸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俸百斛百石俸十六斛其下有斗食在史月俸八斗為下史 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俸錢月六萬貢禹上書元帝曰臣為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是時亦有俸錢之差史文不見然往往較多而較少 光武增百官俸千石以下咸於西京

六百石以下增於舊 唐貞觀定俸祿之制以民地租
充之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至從九品米
五十二石錢一千三百外官皆降京官一等所給錢以公
廩錢充公廩錢者官給本錢以取其息也 其職田則
古者自卿以下必有圭田 通典曰後魏孝文帝時刺史
守相給公田唐武德初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親王
一品六十頃至從五品五頃自上柱國三十頃至文武
騎尉六十畝以傳之子孫凡京諸司各有公廩田內自
司農寺二十六頃至率更府各二頃外自大都督府四
十頃至中書下戊各一頃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
田一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外官二品十二頃至九品
二頃五十畝

先王之任官也制爵以德制祿以功德有厚薄故爵
有尊卑功有多寡故祿有豐殺周官八柄二曰祿以

馭其富洪範亦言凡厥正人既富方毅官必班祿則
廉介者有以自養中才者亦或其貪然其班之也常
有不均之患故職田者所入有多寡之殊往往職同
而祿異固宜官田租計月班給然後為均也抑班祿
之宜又有三焉曰加小吏之俸也曰賞廉潔之吏也
曰給致仕者之半俸也昔漢宣帝光武皆以小吏勤
事而祿薄故加其俸給今若加小吏之俸而重其職
罰則有以贍生而且知廉耻矣漢之郡守有政績者
必增秩賜金今賢不肖渾淆黑白不分故治效罕見
若能賞廉潔之吏則善者以勸而貪者知戒矣漢世
致仕者三分故祿而以一予之終其身今致仕之官
貪者厚產而自娛善者閑居而困乏今若能令臺憲
訪問致仕官有貪之者不問官品高下例給月俸三
之一而自有產產者勿予則可以示優老敬賢之意

矣昔司馬島公之為相也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
或詰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理事邪大
臣統百官均四海其必有溫公之心然後可

考課

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周官大宰歲終詔王廢
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漢之課吏猶有
古意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
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畫天子則受丞相之受
元帝時京房作考功課吏法公卿以房言煩碎不許
魏明帝時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崔林以考
課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職則不敢不肅烏在考課哉
晉杜預作考課法委任連官各考所統六歲處優舉
者超用處劣舉者奏免優多劣少者叙用優少劣多者
左遷然亦不行 唐置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百

善惡

官功過善惡之考法考以四善曰德義有聞清慎明著
公平可稱恪勤匪懈自近待至于鎮防有二十七最
善有去為最 徵一最而有四善為上一最而
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而有三善或無
最而有二善為上一最而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
為中上一最而無善或無最而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
善最弗聞為中下受僭任情屢斷乖理為下上背公悞
私職務廢缺為中下居官誦詐貪濁有狀為下下
至正中詔以六事課守令曰學校興與農桑有成盜賊已
息詞訟少賦役均平常平得去
歷代考課之法詳矣然如京房劭劭杜預之法皆不
能行善之四善二十七最難為定令而掌之不得其
人亦豈不為虛文乎且唐專置考功員外郎亦未見
其效也夫人臣得人則課監司監司得人則課郡守

郡守得人則課屬縣如是則考課之法雖不備而黜陟之典自可行若專設一官任一人則以天下之廣命官之眾雖其人秉心公正亦止未詳於文狀多信於風聞而無以覈其賢不肖之實也况未免於私監者乎是則任人而不任法雖老生之常談而責實之道亦唯此而已矣

學校

五帝之學曰成均有稟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殷大學為右學亦曰敷宗小學為左學周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虞庠又云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陳氏曰辟雍即成均也周設四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敷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成均頌學政東序養老更右學祀樂祖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云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漢武帝時文翁為蜀守起學宮成都至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然西京未立辟雍五經博士屬太常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不果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大學中元元起明堂靈臺辟雍後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立國子大學曰門小學唐太宗貞觀五年國學增學舍千二百間生徒增至三千二百六十人此皆飛騎亦給博士授經外國酋長皆遣子入國學凡八十餘人國子監領六學曰國子學大學四門學書學律學算學宋元豐二年大學置八十齋一齋生徒三十人三舍生徒二千四百人其初入外舍限二千人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諸齋月書行義以帥教不戾規矩為行治經義又合格為藝凡試中必參以所書行義乃升胡瑗教授湖州科條備具定存者數百人慶曆中興大學

下湖州取其法者為今後既為大學官其徒益眾大學至不能容斥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隋才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以為瑗弟子也晏殊守南京范仲淹遭母憂多苦下味請掌府學公訓督有法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比日一時刻往往至齋舍同之見先讀者詰而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亦使學者以為準由是從者輻湊

漢世郡國有學而未嘗偏立也至宋而天下郡縣始編立學矣自宋以前學之有書有田者尚罕也至宋而天下學校始賜書與田矣若夫國學者萃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教官之選尤必得人謂宜倣宋之三舍法督其行藝嚴其課試頗為升黜以示勸懲而其生徒選補亦宜以鄉貢之外程文稍優者以次補監生

之缺也

循吏

大史公循吏傳序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脩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史記所傳五人孫叔敖以楚民之不便於更幣出一言而郢市復子產在鄭班白不提挈道不拾遺公儀休後園葵出織婦石奢不敢廢法李離不敢傳罪下吏西漢書所傳六人文翁興學於蜀王成有治聲於膠東黃霸在潁川務耕桑而獨以寬和名朱邑在相鄉有遺愛於民龔遂治渤海勸民農桑召信臣為民興利通溝瀆以灌既東漢書所傳十二人其中尤著者衛胤守桂陽則修庠序之教任延教越駱之民以嫁娶之禮秦彭守山陽以禮訓人而不任刑罰王與為雒陽令得寬猛之宜孟嘗在上虞輯孝婦之寬

第五琦守張掖歲饑開倉而不待上報劉寵在山陰民不見吏唐書所傳十五人其尤著者高祖之世韋仁壽治越雋人人安悅太宗之世張允濟令武陽路不拾遺薛大鼎開屯田交無隸渠而民感德之中宗時何易于為益昌令自為大守挽舟而不肯妨民於推茶之詔而下戶賦役或以奉代輸元宗時李重登在隋州興利除害政自清淨田畝闢戶口增蓋宗時韋舟在江西教

耕桑築堤捍江

循吏之傳始於史記然其所列皆秦以前而漢興之賢守令乃缺焉豈其事之無聞故不得而書之歟至如河南守吳公雖治平為天下第一而無事可紀故僅見於賈誼傳若乃董仲舒為江都相公孫宏見寬汲黯嘗為內史石慶鄭當時為二千石皆有治效者

漢書卷六

而不列於循吏以其官尤著於朝廷也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壽張敞或為郡守或尹京兆亦比皆有政績矣而不列於循吏蓋循吏者言其奉法循理不尚威嚴而民自化也如廣漢等之為治則或尚嚴猛或用智術非以德化民故亦不謂之循吏然如延壽好古教化而閉閣思過可謂循矣而乃以其見殺而外之此固之失也義縱尹賞之嚴又過於廣漢等則置之酷吏宜矣若東漢循吏之外如劉昆為江陵令劉寬為東海相皆善治矣而亦官顯于朝廷者也郭伋為漁陽潁川太守虞詡為朝歌長則又比日以除盜著名是亦治尚嚴明者也故皆不入於循吏然如吳祐為膠東相政崇仁簡而民不忍欺可謂之循矣而亦外之此畔之失也若唐之循吏則舊史所傳凡四十餘人如倪若水政尚清淨循好禮為政孜孜

祐甫則人頌善政李清則稱為良吏去職有遺愛皆開元之吏治也而新史俱不載於循吏雖取舍各有意而亦豈能無遺憾乎

兵制

通典曰周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六十四井為甸甸出兵車一乘戎馬四牛十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司馬九制置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有帥五百人為旅旅亦有帥百人為卒卒有長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司馬五人為伍伍有長管子作內政而寓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十里為連故二百人為率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族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漢高祖置材官於郡國

漢書卷六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平百越內增八校尉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唐兵制三變其始有府兵後廢為彊騎又廢而為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太宗置府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凡府千一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有事則命將以出事已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古者寓兵於農後世兵農為二兵之出於農則因蒐苗獮狩之時而教之以戰攻守禦之法其出也老弱不與而訓練有素故雖敵有餘其罷也將歸於朝兵歸於農故養兵不費若兵農分為二則兵有老弱不擇之患國有養兵不費之費矣然則必兵寓於農而後可歟曰不必然也夫井田之與軍賦實相表裏田比井授則兵寓於農可也田不井授則兵農為二亦

可也此所謂隨時之義也如唐為府兵之法雖云有三代之遺意然至天寶之亂點民為兵民之悲痛死亡有不忍聞故韓魏公以為養兵雖非古然既收召無籍之徒以為兵使之守禦而良民得以保其妻子安其田里雖供給繁重猶賢於出征以是言之古今之異宜亦明矣若夫選兵之法蘇軾論之曰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餘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良民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于少衰氣弱蓋亦有悔而不敢復者矣宜令五十以上願復為民者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

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年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心思適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除其籍則應募必眾而兵皆精矣蘇氏此論實合人情乃可行之策也

將帥

蘇氏曰天下之實才不可求之於言語又不可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爾戰不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之治兵于為為賈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猶足以取信於闔閭故凡欲知將帥之賢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親兵以試之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比自不可強也其律中之法猶有可取其將帥多由於環衛皆

天子所熟識隨其才而器使之故夏侯嬰以奉車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甘延壽以羽林郎衛青霍去病以侍中無不為漢名將韓信為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而奇之卒拜為大將李陵將兵於外天子召見於武臺而後用至於設大郡良家子以為求將之方置羽林期門以為畜將之地夫取之於山西而養之於宮禁一旦有警則選而用之真可謂頗牧在林中者也

刑律

周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墨劓之刑三千而大辟之屬止二百重刑成於前輕刑增於舊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漢蕭何摛撫秦法作律九篇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十八篇武帝時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隋文帝令高穎更定律令其刑名有五一日死刑二日絞

雜要卷六

斬三日流刑三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二年半二千
里三年三日徒刑五有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四日杖刑五自五十至一百五日笞刑五自十至五十
又敕蘇威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禁衛
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既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
鬪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
唐貞觀中房元齡等始定律令格式高宗時有留守格
散頒格唐志曰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
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刑書惟恐不詳俾民之知所
趨也其為治雖殊而用心則一蓋皆欲民之無犯也
唐之刑書有四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
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者也式者其所常
守之法也凡國家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而
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

蘇氏曰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聖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延蔓于天下而形見於禮下之民被其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下而至于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身亦或相勉而為仁義唐之初房杜輩為刑統毫釐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異此但不能務為仁義使法律之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之時然要終亦能使民勉為仁義而其不若三代抑有由矣政之失非民之罪也

孔門

程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

漢書卷六

五

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迹著周子曰夫富貴人之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賤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者爾得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朱子曰聖人渾然仁智之全體顏子是仁孟子是智顏子有智亦仁中之智孟子有仁亦智中之仁又曰仁智雖一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子貢得智之深劉彥冲曰時無孔子顏子歿於陋巷而少正卯為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為廉士

由周公而上道傳於君臣故是道施之政事措之天下由孔子而下道傳於師弟子故是道著之方策垂之後世夫道措之天下則不以立言為事故堯舜禹

湯文武之言史臣記之天下誦之非聖人有言於言也至仲尼有聖德無其位故始以立言為事其贊易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皆主於立言以傳道者也然於聖門如顏曾亦能言矣而有聖師在上故學道在已任道在師凡顏曾之言亦學者記之後世誦之顏曾亦未嘗以立言為事也至於孟子則道既不行世變愈下邪說並作孟子又不得不以道自任故志在於立言而所傳之書乃其自著然孟子之言比之聖人尤詳懇切雖聖賢之分如此亦世變然歟聖人之道學者終身求之如天愈高如海愈深莫得而量測矣而孟子救世傷時之言往往與於孔子則後之

漢書卷六

五

而謂能知孔子亦非也荀卿始著書以非孟子而王仲壬又作刺孟篇謂子孟子非賢與俗儒無異李泰伯又作常語謂孟子以畔教諸侯彼皆設心不與孟子相似學者可以聽之而不爭唯司馬君實之書亦有疑孟子十數條公大儒孔子徒也而亦云爾蓋其於孟子之言思之未熟滿皮日休云伊尹之道不以與諸人下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為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雖然孟子不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後及之乎吾固以為思之未熟也子登之言蓋知子孟子者也知子孟子則知道矣

道學

周子著大極圖說及通書朱震以為其傳自陳搏神放穆脩而來而胡宏作通書序謂先生非止為神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朱子曰其書推一理二氣五行

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又曰大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足以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源而畧於進為之目有不可驟而語者也又曰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進道理其為南安司理時洛人程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程伯子明道卒弟伊川為行狀曰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又曰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

一東坡卷六

七

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又曰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自獲其益如群飲于河各充其量又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又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達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確精深尤耐咀嚙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功 邵子卒明道為墓志曰先生之學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朱子曰康節言老子得易之體子孟子得易之用體用可分為二乎二程謂其不雜恐亦未然又曰伊川之學於大體空徹而小節目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而大體乃有未粹又曰大極不如先天之大先

天不如大極之精 張橫渠在京師嘗坐虎皮說易及聞二程論次日撤去虎皮語學者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女輩可師之。張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又曰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曰西銘原道之宗祖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朱子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朱子少聞李延平得龜山之傳遂從授業行狀曰先生平居拳拳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缺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之國執力之未振則感敷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自視事以至屬纊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四十日道之難

一東坡卷六

六

行也如此紹聖統立大極為萬世宗則不以用捨為加損也 自堯舜至于孔子而六經之道始大備則集群聖之大成者孔子也自周子至于朱子而六經之義始益明則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觀周子之學有大極圖說而陰陽變化之道明有通書而脩己治人之事備論其政事則曰精密嚴如美其曾次則曰如光風霽月明道則德性寬大規模廣濶如顏子之純粹伊川則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如子孟子之自任邵子皇極經世於天道人事無不備張子西銘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以是觀之周程有以接不傳之緒邵張有以發前聖之微比自夏商不世之儒也至朱子後出工左大明斯道豈不尤有光於先賢乎當是之時如東萊呂氏南軒張氏亦皆有志於道而天不假年獨朱子

年雖高而志彌卻是以此擬然為一代之宗師其著述之大者易本義則足以見四聖之本心詩傳則足以破小序以來之固陋四書之精粹為六經之階梯綱目之謹嚴得春秋之大法偉哉斯文之功千萬世之幸也又觀朱子同時陸子靜與其兄子壽以理學見稱謂之江西二陸其學尤崇信孟子欲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其在白鹿講君子小人義利之旨尤切於學者之病而時相薦之者曰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此可以見其學之大際矣然其論多與朱子為冰炭如鵝湖相會之辨六極性復之書在於當時彼固不屈而後世公論判然矣大抵子靜之學重在於存心而朱子之學則先致知而後存心二者雖不可偏廢而用功則有次序蓋朱子之言非一已之言即孔門傳授之言也

策要卷六

十九

而子靜乃欲非之不亦過乎當元之初魚目齋許公為中州大儒近考程朱之諸言遠窺周孔之大道蓋年三十有四而始得讀程朱之書則其求道也可謂難矣與諸生日夜淬礪或躬畧山田以給日食則其任道也可謂篤矣至於姚竇二公之薦而被徵命佐中書則其行道也亦可謂遭遇其時矣當時文臣贊之有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大行之野或判事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為荒涼挂組軒冕不為揮光斯可以見其出處之大節矣其名繼道統而從祀廟學宜矣哉

荀揚王韓

荀卿名況趙人善詩禮易春秋仕齊三為祭酒以讒適楚為蘭陵令孟子道性善卿為性惡一篇以非子孟子揚雄為王莽大夫好古樂道以為經莫大於易作大元

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王通隋文帝時嘗詣闕獻大平十二策下報歸教授於河汾所與門人薛收等問答名曰中說有續經唐韓愈作原性原道等篇

自西漢之後世之所共稱者荀揚王韓四子也荀卿善詩禮易春秋揚雄好古樂道有深沉之思王通教授五經喜論王道韓愈作原道排釋氏其志皆卓然自立非俗儒所及矣然指諸先賢之言以論其平生之學則不能無蔽荀以人之性惡而列孟子於十二子雄為大元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通之議論詳於世變而畧於性情又續六經以陷於僭竊之罪愈因學文以求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身以是觀之四子於聖賢之道尚未能深探其本乎卿仕齊三為祭酒知道之不行而不能去卒以讒見逐又仕楚為蘭陵令苟祿而不知耻雄黽勉於莽賢之間至為劇秦美新之文以取媚於莽通詣闕陳十二策則又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愈伏光範門而三上宰相書及富貴利達之求以是斷之四子之出處去就又安能無媿於聖賢者乎噫四子皆有志於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而醇疵相半於道有間其接孟氏之緒者卒有待於周程朱數君子是以尚論千載者不能無責備之意云

大元

揚雄傳曰雄作大元畫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為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台七百二十九贊外有尚書二贊每卦曰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九贊每贊曰自有則卦始於中終於養又曰元與大初豈相應亦有顯帝之歷焉為其泰曼患不可知故有

首齊指則雜筮數又視圖告十一篇七日以解卦六體雜
歌其文

夫大元之作以準易也然其九贊自下而上八分下中
上三體而又各分之以上中下如禹貢之九等與所
畫無干涉凡兩贊直一日前贊為晝後贊為夜通八
十一首皆一陰一陽相間而不易八十一首通計七百
二十九贊正當三百六十四日半乃以時贊當半日
氣贊當四日之一而後一周其為數元通曰
易之卦氣陽生於復陰生於始元以周配復而陽始
於中以遇配始而陰始於迎中者復之漸而迎者始
之前也又曰易有六十四卦主一歲以坎離震兌四
正之卦當一至二分四正之氣卦有六爻爻主一日
凡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
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分爲二十分以

六十卦分之一卦主六日七分也元有八十一首
七百二十九贊主一歲凡二首主九日八十首主三
百六十日而歸餘於養周天之度亦如之日月之行
有離合陰陽之數有盈虛躋躔二贊有其辭而无其
畫故附之於養以象閏焉又曰冬至陽始於中以陽
氣替萌於黃宮故曰中凡四日有躋而一變至於應
而極陽極陰生上下相應故曰應夏至陰始於迎謂
陽極而陰生故曰迎亦四日有躋而一變至於養而
極養者處陽氣將復之會不可無所養也陽無間斷
之時亦無躋生之理故貴乎養盈天地之間者一陰
陽消長之機故元曰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
不芽此元之所以準易也又按邵子嘗作正元所以
正大元之未正也元有十二卷正元則以九天分爲九
卷元有八十一首正元則以九首各爲一卷元九首

僅以配土正元則以水火木金土隨次序而品第之
至於象工象元象示象正象器象示象坐象光象幽
之類無非正數大元而為子雲鑽皮出明者也又按
大元始於中終於養做京房卦氣始於中乎終於顯
卦氣之說本謬而法之向為哉諸儒好異者往往推
演其說而實無所用姑述其大要以俟稽古者擇焉

若虛

司馬溫公作替虛自序曰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
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
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基也性者神之賦
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

司馬公之作替虛也自謂元以準易虛以準元故後
人以虛與元同論易之作則由大極兩儀四象八卦
以至於六十四元之作則由三方九州二十七部以

變要卷六

至於八十一家而有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
虛之作始於五行以天之中數五五而乘之為二十
有五以地之中數五六而乘之為三十合而為五十
五故有五十五行三百六十四變易有象象之類而
元則首以準象測以準象文以準文言繫辭則以準
筮視圖告準之說卦則以告數準之序卦雜卦則又
以衡錯分準之虛則行以準卦變解命準象象氣體
名性四圖又有做於邵子之數圖易之畫加六位
自下而上順陰陽生生之序也元之畫布四重自上
而下取尊卑相統之義也虛之畫分左右自左至右
取主客相對之象也易之卦有六爻自初至上陰陽
九六互居之元之首有九贊則曰初一次二次三次
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虛之行有七變則曰初
二三四五六上易則或以當位不當位為吉凶或以

有應元應為吉凶元則以三百五十四算當畫三百五十
四算當畫三百五十四算當畫三百五十四算當畫三百五十
則七變之間有吉凶不日平五者之異所謂平者在吉
凶減否之間也易體數八而用數六元體數四而用數九
虛體數十而用數七八者天之體數也四者地之體數也十
者天地之足數也易之著策本乎天而虛其一元之著
策本乎天地而虛其三虛之著策本乎五行而虛其五故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而計之凡
三百有六十以當期之日衍而積之凡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以當萬物之數此易之著所以用四十有九也天之數
十有八合而計之凡三千有六以律七百二十九算
衍而積之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當歲之日
此 之著所以用三千三也五行相乘得二十有五
又以三才相乘得七十有五以占五十五名衍而積

策數六

三

之凡三千八百五十策以成變化之用此虛之著所
以用七十也八分而為二掛一於指揲之以四歸奇於
此則易之揲法也先掛其一半分其餘揲之以三
并餘於此則元之揲法也八分而為二右掛左一揲
之以十歸餘於右再分揲右皆如左法此則虛之揲
法也七八為元變九六為有變此易之占法也曰筮
用經夕筮用緯休則逢陽星時數從客答則逢陰星
時數辭違此則元之占法也左為主右為客先主後
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此
則虛之占法也易始於乾則以萬物之資始所謂有
天地然後有萬物是也終於未濟則以變故之不可
測所謂易不可窮故以未濟終焉是也元始於中則
以一元之氣所由基所謂一氣替萌於黃鐘信無不
在其中是也終於養則以一歲之氣所由復所謂冬

至之氣起於元是也夫元虛之配於易者大畧如此
然朱子嘗言見道惟變所適不可為典要而大元以
書為吉以夜為凶則乃死法也又言潛虛之數用五
如今之算位其直一畫則為五下一畫則為六橫二
畫則為七與大元皆補湊之書也又按朱子為潛虛
題辭言晷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其書未完全州
本首尾完具者乃屬真本也

皇極經世

邵子著皇極經世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造
化之生成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
體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
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實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
其言曰天有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大小大
陽日大陰月少陽星少陰辰為天之四象自者寒晝夜天
之所變也性情形體物所感於天之變也地有剛柔剛柔
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大小大柔水大剛火少柔土少
剛石為地之四象雨露風雷地之所化也走飛草木物
所應於地之化也人得天地之全者寒晝夜無不變及雨
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
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
之味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萬物故靈
於萬物而參天地也

策數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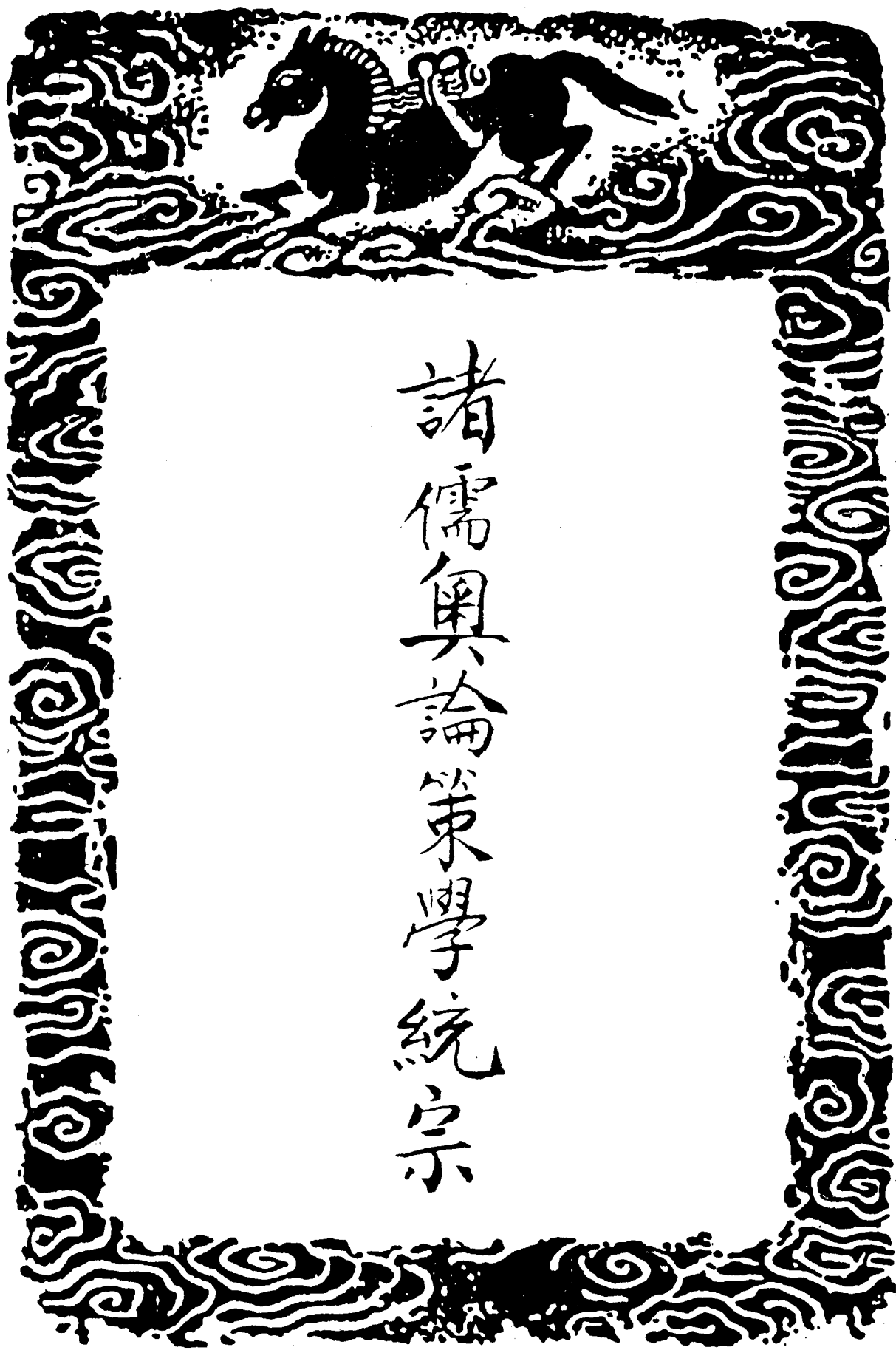
蔡氏曰皇極經世書命數定象自為一家古所未有
學者所未見然亦本於易今以伏羲卦圖列之於前
而以皇極經世疏之於後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
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又為
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詩書春秋為道德功力天
地之數窮于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於

六十四也陽數以三十起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
三十年也陰數以十二起者一日有十二辰一歲有
十二月也又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一元有十二
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
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為息後六會
為消即一歲之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開物
於星之七十五猶歲之驚蟄也開物於星之三百一
十五猶歲之立冬也黃瑞節黃瑞節曰堯之時在日甲
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九百九十六年之半以上為
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為六萬四千八百年
之方來是以謂之中數也又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
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
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
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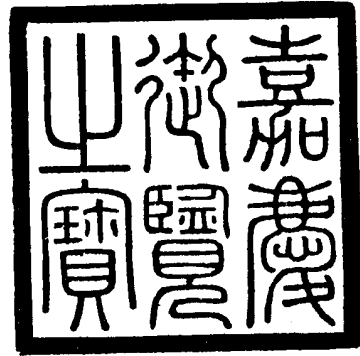
長安本云

卷五

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
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
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
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二百六十
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
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
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
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
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而
力索也表明善善曰禹即位後八年得甲子初入
午會迨元泰定甲子得六萬三千六十一歲



諸儒輿論策學統宗



嘉慶御覽印於此

新刊精選諸儒輿論策學統宗目錄

前集

古雲後學心易譚 吳中叔剛 校正

古雲後學存理譚 金孫叔金 選次

古雲後學桂山譚 正孫叔端 訂定

卷之一

堯舜 屏山

堯舜 東萊

堯舜 止齋

三王 敷文

大禹 屏山

大禹 東萊

大禹 止齋

卷之二

成湯 屏山

成湯 東萊

成湯 止齋

文王 屏山

文王 東萊

文王 止齋

武王 東萊

武王 止齋

卷之三

精選諸儒與論策學統宗目錄



伊尹

東萊

伊尹

止齋

周公

屏山

周公

東萊

周公

止齋

孔子

屏山

卷之四

曾子

屏山

曾子

誠齋

曾子

誠齋

曾子

誠齋

顏子

屏山

顏子

誠齋

顏子

誠齋

卷之五

子思

屏山

孟子

屏山

孟子

誠齋

老子

敷文

卷之四

卷之五

精選增入文筌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卷之一 前集

堯舜 屏山

道之不明也闇之者晦之道之不行也執之者拘之也聖人既歿步驟聖人者日益眾此甲彼乙不能相統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承舛聽訛浸失其本聖人之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有密知其旨者發而揚之眾必愕眙非詆而弗之信也夫其弗信也非判聖人之道也陷於所長而不能反也故博以求約也而聰或陷之於雜思以索理也而智或陷之於鑿文以表義也而才或陷之於浮說以明疑也而辯或陷之於夸用其所長陷於所短者由失其本故也不覩其全各

守其偏聖人之道始亂互攻其異不及其同聖人之道始孤不有卓然英睿者出焉孰能引而歸之會而通之哉夫道一而已堯舜之心不間乎此視聽言動必有司也仁義禮樂必有宗也堯舜有傳道之名而無可傳之迹後世聖人豈喜託虛名而強追遐躅哉必有授也書曰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旨也昧乎一則莫知元本滯乎一則入於虛妙悅於談聽而不可用豈所謂允執厥中耶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隨動而非捨此合彼也且性外無物安得有二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歛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嘗變異意形而自絕思正而忽

無緩而不逸急而不危意而不隨受而不蓄此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一因有見焉見立情遷莫之主宰違徙欣厭之所紫拂憂懼哀樂之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有百千萬變頃刻之間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堯舜禹口傳而心授也三聖既歿斯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湯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湯歿又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文王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純亦不已儀刑萬邦文武周公口傳而心授也三聖又歿邪崩邪詖翼詖鎬裂鼎沸莫敢誰何孔子出焉氣足以壓其聲譏量足以吞其

區穴排異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會其言有曰吾道一以貫之此祖述堯舜之妙也故河圖昧乎大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滯而不通春秋不知探本則責人而不責己是非之數也禮樂不知治躬則事外而不事內觀聽之具也書非得於精微則政事之編乎詩非止乎禮義則葩藻之辭乎發明異用理則同歸此惟一之旨所以為六藝之淵源九流之管轄也有先知焉知則無先有後覺焉覺則無後學者學為堯舜可不明其用心哉堯舜之心見於從事者兢兢致道而已孳孳為善而已惕然如有所警勉焉常若不及終日乾乾無少斷續安樂利易此心發之鄙詐邪投此

心拒之故一日兢兢孳孳一歲兢兢孳孳一歲兢兢孳孳日復日歲復歲焉洞達疏通與道不隔則子為堯舜乎堯舜為子乎蕩蕩巍巍復在吾目中矣

堯舜

東萊

道離於天下或者聖人為之也亦時之變為之也道函於泰始隱於渾淪而藏於未雕未斲之天者未離也已而裂於乾坤洩於河洛分於八卦散於九章而其體始離矣雖然體固離矣而猶若未離也何者乾坤判而未鑿也河洛呈而未支也八卦具而未演也九章叙而未疇也迨夫既鑿而支既演而疇析之而後分也斲之而後散也詳之而後乖也彰之而後晦也嗟夫道之全體

至是而始睽矣吾嘗求易於未有易之前蓋未始意一畫也而畫則始於伏羲義之屢未詳也畫而三之卦而八之其端倪畧發也已而文王重之孔子繫之而易之體始分矣雖然不重不繫不可也人心惰然中則無見也不灼其影昧者弗覩也不烈其聲蹟者弗聞也洗心退藏者聖人之分也吉凶與民者聖人之餘也為其餘而不及其分聖人之心亦缺然矣是故易之書為憂世而作也無所憂則不作也嗟乎彼文王仲尼又何等時耶吾固曰非聖人為之也亦時之變者為之也昔者堯以是道而傳之舜則曰中舜以是道而傳之禹則亦曰中中果何物耶蓋者堯不免於強名而舜不過於循襲

也夫強名以言道循襲以語人非意也勢也河洛出矣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雖然言之可也堯之命自中之外則無說而舜則有曰人心道心也危微精一也營營然若慮夫其擇之者不精也其語之者不詳也其守之者不固也繼而曰無稽之言勿聽也弗詢之謀勿庸也吁強名而言中亦既贅矣而奚至於哉吾深悲夫舜之時不逮夫堯也自堯舜而有執中之說精一之說然後有吾道一以貫之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說已而為性善性惡之說為善惡混之說而道始益離矣嗟乎堯固憂乎後世之不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慮夫後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說立二說立而後世之說卒以窮吾又悲夫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天也不特此也九疇之錫禹得之無說也而箕子則反覆言之未幾漢儒得篇之以文其誕而皇極之道孤向非箕子開其源而漢儒何以承其流也噫彼箕子又何等時耶吾固曰道離於天下非聖人為之也亦時之變為之也然則處時之已變則何為則亦曰伏羲堯舜而已矣文王箕孔而已矣以酒而解醒可也惡醒而去酒不可也吾獨悲夫數聖人之不得以歸乎天也

堯舜

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夫聖人有所利於天下者必有所病於天下火之伏也噓之則然扇之則爇猛獸寢

於山其怒而隤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夫天下之機心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聖人之初蓋不急於立而震之也茲非其材之不足於立而智之不足於慮也如是則亦無好於有為也夫如是則可以治矣而好於有為者皆起於愧其所不能而求工其難聖人惟不求夫工也則雖有所遲焉若畏缺焉若偷而弗以為已愧是聖人非惡夫成而固遲之也而憂其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夫備而固缺之也而憂其備之極而巧也吾力足以成矣足以備矣而畢取焉以為名則風俗之變巧日益滋弊日益亟而後之人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已之快而後之人無繼者聖人不為也

故寧有屈於其名而推其餘以及後人昔者觀書至於堯未嘗不惑之也共工之欺堯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四岳舉鯀堯曰不可而岳猶曰試鯀堯聽之未害也鯀用而無成則岳之責也奚辭而堯不加夫知其欺而縱之不若未之知猶憚也責之無辭而難之則是苟有辭者莫得而詰之也已然則宜去弗去宜責弗責亦奚以厲天下者嗚呼堯非不知其無以厲天下惑者將有以議已也而犯人之議也弗恤而且安之唯憂天下之變而不敢震之也一傳至舜四凶之未誅誅之十六相之未舉舉之夫族大者難擊而新進者易疑舜奮焉擊人之難而進其所疑動之以其所未嘗而收天下之權而

天下健其誅之之決而快其舉之之驟而舜斷天下之詳於天下噫詳天下之法者舜也而斷天下之樸者亦舜也孔子之論堯舜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蓋思堯也夫其嘆舜也夫

三王

敷文

聖人之事後世傳之審矣即其事而論聖人者凡民也聖人之心貫乎萬世其事則不必同如斗量權度之不相為而卒合也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至禹始揖遜而私其子後世亦無以易之其大道隱而家天下者歟曰以事言之信然矣不家天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吾何從而知之吾聞聖人無二心堯舜禹湯文武一聖

人也而心有二乎哉以一心觀聖人則揖遜與賢不家天下下一也傳之子以及孫亦未嘗有家天下之心也禹以天下傳啓而四百年為夏湯以天下傳太甲而六百年為商武王以天下傳成誦而八百年為周吾知其不較短長也子孫之不能皆賢不肖固也使其賢耶而天下安之其不賢耶而天下不安焉有賢者取而代之吾固樂天下之得其所也操百金以游于市而失之塗有得而用之者吾金為不失矣忘天下之失其所而推子孫之戚匹夫憂憂自計者之為而謂思天下之溺由已溺者為之乎曾謂為匹夫匹婦復讎者為之乎故曰禹湯文武亦未嘗有家天下之心也三代之紀綱法度禮

樂文章纖悉備舉非維持天下以私子孫也憂天下之易以亂而吾赤子之易以失其所也故盡吾精神心術而為之使可以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可以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可以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不幸而大弊極壞不可維持則吾固期乎一世百世千萬世之有聖人者出而易置之而又憂乎一世百世千萬世之聖人不時出而弊壞之不能速救也三代之紀綱法度禮樂文章雖不必使子孫千萬世保之後世聖人固有取而用之者使後世能用之以安天下不必吾子孫可也營洛之議曰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易以興則無德者不能久其惡易以亡則有德者之功利

可朝暮及於天下此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心不以語人而周公獨知之者也悲夫吾不意後世謂禹湯文武以天下為己物也雖然嘗試言之秦政自為始皇帝欲以一傳萬未嘗其為公天下也然自為謀則踈矣自漢以來鑒其覆轍思為子孫堅久不可動之計其勢不得不創立法度以維持之得失既重則操心愈危智慮既殫則防範益密是故天下亦賴其自私之心而得以安樂無事由是言之禹之心上徹乎堯舜而其事又下慮乎天下後世復有作者憂然為子孫愛惜天下凜然如不終日則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故曰三王不家天下也或問三國蜀魏之興孰近正曰吾何論其正與不正

哉曹孟德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悲夫終身乃願羊鼎曾不得一染指歸晚鄰柵之雞豚指為子孫藉露之感良可憫笑善子蜀昭烈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公自取之其志不獨為漢也况肯為子孫計哉雖然孔明不取也夫醉夢之言覺時語也二公垂沒吐出肺腑所謂不可揜者吾何以論其正不正哉

大禹

舜山

私於家者隔墻樊而分比鄰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羸衣枵食如己飲温羹膏憤醒如己蘇快非強為博愛之名也有生之類實同體耳禹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何其責己大深切

哉滔滔之害天實為之惻然不忍斯民葬魚腹中極力牽接此仁心之常也若曰昏墊生靈如己所致焦心勞思胼手胝足逆旅其家惟愛人利物是圖無乃差過乎然而萬世無異辭聖賢共推尊者豈不以偉人所行無可擬議理當然耶因知泣辜祝網惠困思飢視民如傷無異骨肉者聖人之心不約而同也嘗泛論之兩儀既判萬彙成形人得其中物得其偏又推其原皆同所自是以聖人無世雖有差別莫不欲愛利之焉草木昆蟲欲感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叙誠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疇疇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為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知是與草木土石何異

然不肯輕毀傷者體之所生也吹為風呵為露唾為濕呼為響怒為慘喜為舒皆吾身之氣也何自而來哉均天地之氣也人莫不尊頭目而賤足解也扶之則痛均焉必失色營護之是尊賤之各異而受重之實同也今答其兒則心怛焦以吾遺體也答其婢僕則心慘憤以吾屬也有毀其一錢之錐必失色營護之彼非遺體也非吾屬也特認物為己物故傷物如傷己也至乃一怒而刀鋸百生一鯁而類醢千命容態怡然曾視一錢之錐不若是何心哉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不量輕重惟欲適己故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蟻蝨王愷發一快心截蛾眉如芻備李斯發一切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

一嫉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口哉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有戕賊灰焚及其至親而不少悔是曾虎狼螻蟻之不若而不可謂之無惻隱之心者同之也同之者何冀其反也彼有而不知有也私心勝之也然則何自而反其同耶有生同體初未嘗不公也各公其公私乃生焉私立則異好惡相攻其來久矣千形萬量皆出一私不撤其私未有能合其公而反其同也噫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哉人心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呱呱之泣私愛徹矣縱而為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徹矣觸而為憤又其疵也禹不以絲誅而發國事私憤徹矣

聞而為夸又其疵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選師私夸撤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靜然應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滅也應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歟宗禹之道有如墨翟得其大端而不明其用當莠周之時人各私已聞見陋甚翟唱是說於拘孛刺促之中學者翕然從之至與吾夫子並馳於世皆曰翟之心也是禹之心也其弊已胎而未形夫子默知之而不之詆也慮其日滋禹道遂暗使後世謂聖人所行其波流如此或得而輕議之乃立言曰禹吾無間然矣蓋

禹雖一視同仁而約五典於臯陶陳九功於虞舜其於藩籬等衰之別固已甚嚴若翟之薄死過矣故明禹致孝子鬼神翟毀禮過矣故明禹致羨子蔽冕大抵皆指其同推其異所以約其失而歸之正也其後翟道益猖風俗大壞孟子出而排之同於仇敵書禹於三聖人之列而承其道焉噫微孔孟則禹墨同流玉石俱焚矣易不云乎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學者可不謹思歟

大禹

東萊

聖人之舉事亦難乎其始也曷難乎其始也始者終之的而創者述之表也始者創之終者述之吾見創之者一線而述之者滔天也嗟乎聖人則亦無心待天下來

世而已矣奈之何天下後世之不以無心待聖人也蓋嘗讀書而至於苗未嘗不悲舜而嘆禹也舜聖人也禹亦聖人也而有心乎哉苗之不率非一日也在堯之時則然也堯嘗一過絕之矣而苗不悟舜嘗一分北之矣而苗復不悟然則堯舜何汲汲於苗之悟也悟不悟無足介也而鯀寡則有辭也庶戮則無辜也民棄則弗保也堯舜無心於苗而有心於民也徂征之舉蓋再悟之也嗟乎聖人其亦待苗以速化而示以無心之太過也歟吾聞聖人無心也以有心議聖人者凡民也奈之何其不以無心議之也彼固謂揖遜之治征伐則未見也都俞之化誓師則未聞也征伐未見而見於舜誓師未

聞而聞於禹則是起戎者舜先之而召亂者禹首之也雖然苗逆命猶可也苗不逆命則舜之征也為無名禹之班也為無功而益之贊也為不切矣夫起戎而至於無名召亂而至於無功吾固悲夫聖人以無心之用而得有心者之議也嗟乎聖人亦不計後世之議此也夫有心於伐人者其籌之必工也其計之必審也工而審焉者故其勝必決勝而決者巧於中人者之為也然則聖人固巧於中人也哉聖人寧可以失師之名歸之己而不忍中人以圖幸也吾固曰聖人無心也有心者之議不計也吾亦不責有心者之議而嘆聖人不幸而有苗也向使無苗則無征無征則無誓征誓之名不立吾

知舜可以遊乎堯之天禹可以遊乎舜之天而天下來世有心者之議皆可以相忘於不可致語之域矣惜也以舜禹之無心而不得以遂乎此也是故自夫有舜之征然後有嗣使之征成湯之征武王之征雖征其所可征然征之名此乎出也自夫有禹之誓然後有甘野之誓鳴條之誓孟津之誓雖誓其所當誓然誓之名此乎立也舜禹之心夫豈以征誓而示後世也哉吾固悲夫始者之一線而終者之滔天也吾固曰聖人無心也有心者之議不計也吾亦不責有心者之議而嘆聖人不幸而有苗也

大禹

口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之人者矣吁愈作而愈勝吾口憂其所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美事也時之及聖人不能知其來則勢之積雖聖人亦不可保其往也則舜禹亦不得以為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遂至於窮焉而無所歸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嗟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已矣何者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之相仍故法不可以極而弊常生於積羨之後民之初混焉生羣焉居而已夫其混焉生羣焉居貴賤無別而彼此不相為用甚逸而可樂也則其戴聖人而君之者非意也勢也唯

其利也而昏於其智之不察也其害也而窮於其材之不禦也其爭也而紊於其謀之不決也彼見夫聖人之不類也而其智之足以察也才之足以禦也謀之足以決也則因聚而君之以求其如是之欲而已聖人者亦供其如是之求而已上之人初無所取於其下也下之人初無所奉於其上也夫上之人無所取乎其下是無法也下之人無所奉於其上無禮也後世聖人謂是不可以久也於是乎有貢鳴呼自其賤賤之無辭彼此之不相為用至於上得以取其下而下得以奉其上則亦既詳矣羽皮不如絲麻絲麻不如裘冕佩玉至其有裘冕佩玉人始艱於自檢且將放焉以惟安之求則曰

口如袒裼之適夫絲麻雖質民不病於寒而裘冕佩玉之飾盛民始病於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盡飾者蓋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乎其無餘巧也以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彼秦人以其功利之心一旦廢先王之井田而阡陌之天下亦卒不以此患苦之而甚秦也破先王之舊而天下不患苦之者亦已有所厭而喜其新幸其有所縱而解其甚也已故孔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吁聖人固已憂天下之必秦而嘆虞夏之道不可復見也哉

新刊諸儒論卷之一

前集

精選增入文筌諸儒論策學統宗卷之二

成湯

屏山

前集

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懵懵不為汲汲者耶故悠悠者最為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為常始焉色受聽竦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脩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蛇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

假脩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自誣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懶學者悠悠之嘆也且有所思也有所欲也有所美也有所矜也皆心之累也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能澹其欲畏義則能安其畏矜志則能靖其矜轉累為通惟其所向學者苟無是心所能疊疊求益哉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連茫茫振屐而升蒼蒼愈高鼓棹而遊茫茫愈遠然後知向之所覩未盡也學之日新亦猶是也緝熙不已造次無忘舊習運運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耳觀湯之伐桀也排眾必往無少可疑既而勝之也則惟有慙德湯非慙於伐桀也慙於放桀

而遂代夏也夫以應天順人而革命孰不恭然自居而湯愧慙之情默形於中不自藏匿而宣之於下以思自洗焉是其方寸之間常存警覺不敢自是故從諫則弗弗改過則不吝一言一動念慮少差隨即冰釋詩人善其日躋亦善知湯者湯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雖然學者孰不欲一意於此勉強牽率而無日新之樂也至樂本全而不能久其樂者由世味分之也外樂之厚內樂之薄也故曰以禮制心禮者內外之衛也夫人心一也今曰有制之者是復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翻覆實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實

一聲也心過則邪制邪為正心過則妄制妄為誠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靜語嘿惟吾是令過心不貳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萬世者其用心如此

成湯

東萊

言不足以孚乎民也言出而民孚者是必有孚於其先者焉非言也言焉而孚未若不言之孚也易之革曰巳日乃孚又曰未占有孚蓋字之於巳日者革而字也字之於未占有孚而革也然則巳日之字又不若未占之

字也何者求信於人者是必難乎其信也難信而信非信也中字之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而夫子以為居室言善而千里之外應夫居室之言若無與於千里也而千里之外應者理之所在不求字而自字也君子烏可以言而求字哉吾觀典謨所載蓋數千語不啻也而未嘗有一語令乎民且堯舜非愚乎民也知民之不可以一語令也以天下之大而傳之人前此未聞也而堯舜徑行之不告也已而薦之天暴之民而謳歌獄訟者自來也諸侯朝覲者自至也堯舜非期之而使會約之而使同也無他字焉而言言焉而字是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也嗟乎以言字人者其出於李世之聖人也

歟蓋嘗讀書而至於湯未嘗不悲湯之窮也吾聞湯聖人也奚為而至於此也湯居時之窮者也居時之窮而不能變則益窮也夫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易也而美以累乎湯吾不悲湯處時之窮而悲湯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湯之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者示民以不敢專之之辭也又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示民以所未論之辭也又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者責民以信而督民以必信之辭也嗟乎動天下之兵而加諸天下之主其迹誠逆也其理誠悖也而曰予不敢專爾所未諭也信之者賞而違之者誅也吁迹逆而掩

之以順理悖而覆之以誠如之何而冀民之孚也吾因知非聖人之事也而湯之心亦卒以不安雖然使湯安於其窮而不變不可也安而不變者是助桀者也放桀之罪身罪也助桀之罪心罪也身罪之罪其罪小心罪之罪其罪大小不可以易乎其大而身不可以掩乎其心也身罪而心非後世或可以原心而定罪身脫而心陷焉者吾不知其罪之如何也嗟乎此湯之本心也而難以告夫人吾觀當時曰舍檣曰其如台者非助桀之言也不急以伐桀者之言也夫安於虐而不急以伐焉者何也意者執於其好而不忍也夫不忍以賊乎其君而上之人誠忍焉湯之心又何如也吾固曰湯處時之

弱者也雖然此猶可也湯之斬有曰予忍求世以台爲口實蓋憂無以釋後世之辭也夫有所創而懲其述焉者難免也而湯顧憂之湯非爲武王伐紂者設也爲千萬世聖人者設也夫自加乎人之君而憂其子孫加於人是笑房杜者之智也非爲匹夫匹婦復讎者之爲也過非桀也心非湯也罪非紂也心非武也援湯之言定桀之過按武之訓數紂之非其禍不淺也嗚呼此湯所以終慙而不釋也而虺之詰則曰王無慙天之錫於王者然也民之戴於王者然也王之聲色則不邇也貨利則不殖也其寬仁是信也其大德足昭也王奚慙哉吁虺之詰誠然也湯然乎哉吾固曰湯處時之窮未窮也

而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雖有百虺之詰亦奚釋

成湯

止齋

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懼其天下之變也聖人而有所變則亦趨天下而詐之也巴矣凡人之情弗堪於尊卑貴賤之檢耻役於人而樂於亡辨未嘗不欲一決而逞也而聖人爲之禮爲之法禮之可愧而法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雖然禁人已詳而人情不自勝猶懼其僭而至於篡狎而至於無所忌也而聖人又將易之而自肆乎其外動天下之兵加諸其天下之君而曰吾亦以爲理吁吾身禁之吾身犯之則天下蕩然弗顧且至於大亂亡日矣聖人憂焉曰道之在天下覺

之而信愚之而尊故爲之明以易天下之見而道信爲之幽以難天下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吾道之常而尊以通吾道之變心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謂之卜者果何取也見獨而未字議擢而未固心失其明知士失其賢庶人失其公卜一施焉則獨者乎擢者固故心也卿士也庶人也爲之明而卜也爲之幽吾取焉而用其自神之機而寓之曰天天之說行則斯民也動於其所不測而安於今日之所未嘗意其固然而忘其前日之所不可其見聖人也天而不人而見其君也獨夫而不君而後禮法可以無廢吁天之說所以愚天下之耳目而濟禮法

之窮而聖人病矣嘗觀於商其書必言卜其詩必推祥異其懼民必以其祖考而其禮必嚴於祭孔子亦曰夏道尊命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商俗之鬼自湯之援天以自神焉始也蓋嘗論之當周之衰諸侯之僭極仲尼欲繩之而位匹夫也以匹夫之位而繩諸侯之是非其名日益僭春秋之作於是乎書王湯欲加其所不可加於天子而託之天仲尼欲加其所不可加於諸侯而託之王吁吾是以爲聖人病也

文王

天有力故行健地有力故博載日月有力故運照而不息惟人亦然矚洞幽眇目之力也聽別洪纖耳之力也握持運掉手之力也趨盪趣蹠足之力也惟心亦然人知充其力於四體而不知充其力於一心心之力藏於恍惚發於精微失其養則彫耗弱懦不能勝微得其養則運量酬酢動無抗心心苟無力何事能集文王其聖流之冠冕乎何其力之大也商紂季世事之方殷以助然之躬憂勤經理日昃而食不暇焉他人觀之其中襟豈能頃刻靜謐耶然而不磷不緇養成聖德淵懿純一曾不以膠膠擾擾爲妨自非操之有道未易能也夫事物之交茫然自失小者出入而不純甚者放辟而不反於是有避世自全遠塵見獨者其心非不足也一有接焉又憤憤矣蓋力之大者由其心之精也以火煉金則

金精以事煉心則心精爲貴夫烈然謝事哉心之不精非特外物汨之也亦中襟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安寄均曰性也惟聖人能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均曰神也惟聖人能神其神彼不能者意雜之也情性神意足爲一區若同而異若異而同遇事紛然迭爲主宰焉知其爲雌雄者由煉之不精也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爲靈明虛靜之府雜之則爲塵垢滓穢之囊謹其所養動無與抗故心有兼人之力者應對起居而不亂力又倍者喜怒哀樂而不亂人倍者死生憂患而不亂文王姜里之囚死生憂患之至矣而從容演易安時處順無異凝旒端冕南面而居蓋其平昔涵養之功政在事物

變遷之際與之循習無所駭異也昔晉文公欲爲襄公擇傅胥臣曰文王在傅不勤處師不煩非專教誨之力也彼言稟之於天從容自合云耳殊不知聖稟雖異未有不因涵養而成者譬之甘泉珍木滌其源則益清培其根則滋茂此文王之純亦不已也胥臣又曰若有邪責教將不入猶矇瞽之不可使視聽也既不知聖之所以聖又不知愚之所以愚絕學棄類傷教爲大予讀國語未嘗不歎息於斯也且善潛心文王者莫如孔子孔子之聖固天縱之而造次顛沛未嘗捨是自志學至從心十年一化大聖自脩猶節節而進况他人乎

文王

東萊

古今論無憂者必曰文王憂之深者亦莫若文王夫文王果無憂也而奚憂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憂而在焉非憂也人咸知有憂之憂而不知無憂之憂無憂之憂深憂也憂不在堯而有驩兜之憂者堯之深憂憂不在舜而有瞽叟之憂者舜之深憂然則文王之憂其亦不于其身于其人者乎人皆曰父王季而子武王者文王可以無憂也予則曰無王季之父無武王之子無憂也父而季也子而武也文王之所以深憂也何者王季且王而不王者也武王且王而未王者也彼天下之人思其所不王而疑其所未王文王之憂何如也雖然其憂也文王以為憂也易之他人則非憂也幸也廣土

衆民君子欲人之所同然也而文王則顧以為憂嗟乎文王之心其異乎人之心歟天下之生久矣尊卑之不可易也而紂為之君夫紂誠君也文王誠臣也臣不可加乎其君者理也而天下亦必知其王夫文王固宜王也而文王之心則以為我奚王也岐山之民王之民也江漢之民王之民也東海北海亦王之民也無王則無岐無江漢無東海北海而予奚得以君之也今岐之民則曰是文王之仁也江漢之民則曰是文王之化也東海北海則曰是文王之善養老也嗟乎我何有於天下而天下過知有我而已而虞芮不質成於王而質成於我昆夷不遣聘於王而遣聘於我甚矣文王其無以

謝天下也吾將有以率邠岐之民江漢之民東海北海之民與夫虞芮之臣昆夷之聘而歸之王可也是故姜里之囚人皆以為文王之不幸也而文王則以為宜也我無以取信於君而得罪焉者宜也君奚過哉是故易之書為明大分而作也自夫文王安於姜里之囚而不敢以過紂夷明養晦益堅事上之小心然後天下始曰文王聖人也聖如文王而且不敢過紂我何有哉是以當時之人怨不至於叛憤不至於激者皆文王以身挽之也雖然文王固可以身挽之也然文王能挽之於其身而不能挽之於其子孫能使其民之不叛而不能使紂之必改能遏汝墳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畢集能率

天下以事紂而不能止牧野之投戈是則文王之憂至此而終不可釋也吾固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尤文王之深憂也文王望道之心何如哉惜也文王有此心而不得以如其時也昔者堯以天下與舜舜逃之舜以天下與禹禹逃之二聖人者逃之而不得免焉者也禹以天下與益而益之避卒得以遂其志吾嘗謂舜禹之心之不得以如益也使文王而生於此時則堯自堯舜自舜禹自禹文王自文王交相忘於無事之域縱有不得已焉則猶可以為益之避而得以遂其心惜也文王不生於舜禹之時而生於商也

文王

止齋

吾於書得聖人之人於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大湯武之誓曲而重伊尹之訓峻厲周公之誥優柔聖人之事亦略盡矣蓋至於易然後喟然嘆曰天下之難極於文王文王之心見於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於此得文王之天且天下之不可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晡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固也彼天之雷獨何為其然耶方一陽之復五陰之剝也以理推之陰猶怙其盛而不却以遜陽陽有寔隆之勢而無

已於陰剝復之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之擊宜先於陰陽之戰而乃伏其聲於杳冥無用之表蟄跳踉叫號之物於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中又進而臨進而泰凡天地之間風之披雨之偃形不能自緘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於繫之辭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噫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入天下之勢又方來而不容禦從而為之則於道虧卻而不為則於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矣犯出入之機而不傷雖朋來也而可元咎惟易之復也有之故用其至神伏其道而整其民謝適至之時而逃既窮之數噫禹不能避謳歌獄訟之歸湯不能使後者之無怨

故禹而辭歸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為異湯而簡怨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為忍夫使一人而有異禹之言而後禹從而聽之則人將以禹為要已使一人而甘忍湯之言而後湯從而為之則人將以湯為要已夫如是則雖天下而不可以居是故禹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夏湯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商周文王也夷其明於虞芮質成之後而避禹之所不能避化汝墳之婦人悲王室之如燬而無異心而使怨湯者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沒其身焉以臣事商迫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下之民卒立武王而君之曰西伯之子也而不曰其要我也其厲我也噫禹湯猶

人也文王其天矣哉

武王

東萊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湯之慙未釋於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光而伯夷則非之何者湯無伯夷則慙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慙不見於湯則非必見於夷光未見於武王則釋先見於

虺湯之慙夷之非武王之光虺之釋皆同此憂也無武
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
後世無寧君吾固謂數聖賢者同乎其憂不同乎一世
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爲之而身慙而武王則假於人者
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慙矣非徒爲湯之
慙而且慙乎爲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
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非無君之責使
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
亦深矣而其亦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字乎人
今觀數紂之辭則詳而明誓衆之辭則油而直援文王
之辭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取其心而著文王之

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吁以已之意而求以字乎人
人亦既德矣而況於援親之德而強以說人吾未始不
爲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
而亦何俟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信於我也秦
誓之書吾當略其數紂之辭而考其自誓之辭然後可
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
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
之意如此其字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
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辭而伐至
不仁之紂天眷人予而猶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

心也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
逃後世之議以天下之責而萃于一身天下何與於武
王而武王爲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
其身以忠也是以放牛歸馬爲天下也散財發粟爲天
下也武王何與焉吁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昔者夫
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固謂非
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
者意者以謂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
可立則立之所以爲仁可歸則歸之所以爲義而
武王一以无心處之斯其所以爲皇極之君也歟吁蓋

至是而後益見武王之心

武王

止齋

聖人之始爲天下也同之而已矣而未始震之也其次
則震之也已而未始慙之也又其次則愚之也已而未
始媚之也媚天下焉以利而厭其心而幸其不叛而聖
人之術蓋至於治周而已窮嗚呼亦其風俗之世薄也
古者君近民以寬而民之待君以嚴故聖人之治簡而
直安而无忌天下之情亦愿而聽命懼愉而无怨是以
堯舜之於天下取之不謝捨之不請儻然受之當時不
怪其無故之獲悶然釋之亦不尤其爲是苟異也自商
以來上之心不固也以懼下之心未孚也以疑夫上日

以懼雖欲有專焉而不敢肆意以爲下日以疑則少有不嫌於其中也已族而竊議於其後聖人遭風俗之會亦因以其術維之而已幸而便於治今則雖欲留焉以資後人亦不可得吾於周之治蓋悲武王周公之居其已甚而出於其元可爲而說者曰是其所以爲能亦惑也已孔子論商民之敝曰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民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嗚呼盡之矣武王之所以偃兵而自疏其非忍散財發粟以致其愛多其文章綢繆其禮樂以調伏其怒蓋皆治之以歡揉之以柔以鎮其靜而滿足其無耻之俗之心而其弊也則利而巧雖歡之而不德也文而不慙雖柔之而不情也則雖有武王周公者承之天下且不可以復治况乎其無武王周公者承之也子貢贖人不受金孔子過之曰魯自是不復贖人矣以賜之賢贖人而不利焉宜好名之趨也而遂至於不贖何也天下之情惟期乎已勝也不可以復加者則亦莫之勝也已莫之勝者無繼則魯之人不贖也果矣因之道其所以不可勝者是其所以不可繼也

伊尹

東萊

古之聖人苟有不足於其中者無諱也夫無諱於其心則亦無諱於其人故後世有得議焉者無恤也湯武之師非不知後世之議已而周公之過亦自知其不免也然安於其議而不之顧知其不免而卒不獲逃焉者何也湯武周公非嫌名也吾身獲萬世之美名而天下有不可一朝居之禍茲固湯武周公所深憂也是故寧以吾之不足而易天下之大利而不敢以吾身之名而廢天下之安是以湯之德寧有慙武之樂寧未善而周公亦安於其後之貶也天子序書於鳴條則曰戰於受則

曰殺而孟子於周公之過則亦以為宜夫曰戰曰殺者直書之也曰宜者然之也以湯武之師而夫子則直書之而不貸以周公之過而孟子則然之而不辭嗚呼彼三聖人者誠以為未足也於後世之議矣郵哉吾觀伊尹之心蓋有甚於此者焉鳴條之役創之者湯也而從之者尹爾而夫子序書則曰伊尹相湯伐桀夫先尹後湯則是首伐桀之謀者尹也雖然此猶可也太甲既立不明于德而桐宮之遷蓋居憂焉而夫子則書之曰放嗟乎首伐桀之謀亦既非矣嗚條之師始釋而放其君於桐人其謂我何吾固謂伊尹之心有甚於湯武周公也蓋嘗觀桐宮之遷非放也書曰太甲既立不明而不

曰不明見於未立意者未立之前太甲如故也既立之後聲色臭味有以盡之者多矣脫聲色臭味之盡而俾之密邇先王之訓此伊尹悟太甲之機也嘗觀伊尹告太甲之書有五而居桐之後無一焉意者言不可以悟太甲所恃以悟之者湯之訓爾此又伊尹之心也已而自然自艾天理頓發居仁由義與湯匹休向非桐宮之訓則舊習猶不免也然則遷桐之制亦古人亮陰之制亮陰之制古也非創也今觀之書自居憂之外則無說而復位則即見於三祀之末年雖一日不過也是則無古人亮陰之制尹不敢為也雖然其心誠然也而其亦則若悖也其制雖古也而其事則若今也尹豈不知後

世之議及此哉然亦不可得而竄也則亦曰吾聽之而已矣是故夫子不得掩於一字之名而伊尹亦不可逃於一字之內非為伊尹設也為後世無伊尹之志者設也以尹之聖猶不免而况於非尹也哉此孟子所以續夫子之志而名之以篡也夫子書法不隱而伊尹為法受惡雖一毫之私不貸也嗟夫天下任與於尹而任之重如此哉吾固謂伊尹之心有甚於湯武周公也昔者陳司敗以黨君之過目夫子夫子聞之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且夫子安於受黨君之過而且幸人之知己者何也則亦曰無諱於心故無諱於人耳知夫子所謂幸則知湯武伊周之心也不然非夫子先有此心其

何以議聖人之心也哉

伊尹

止齋

人心之疑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不辭也而唯一無心者足以定之均千金之產雖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鄰二人之爭必塗之人曲直之而後釋蓋無心者天下之所信而自固也昔者湯之仁天下之德之殷矣桀之不仁天下之讎之者亦殷矣彼其德湯而讎桀也則湯之與天下必以為是而其伐桀天下亦孰以為非雖然或者其所德而非其所讎天下之心猶有疑也何者天下之人固有不忍思湯以自便而雖被桀之虐必有不取怨焉者在也且夫君臣之分甚明而理亂者勢之常

數則幸國之變而易其君又仁人之所不為豈有天下而無仁義之人也哉天下而有仁義之人則湯之仁也吾將以為固然桀之不仁吾亦安之於無可奈何而已必不忍德湯以叛君不敢以桀棄而不之臣也夫使天下之大有一夫惻然乎湯之不忍歸而惕然乎桀之不敢去則聖人所不取嗚呼此伐夏之師所以至伊尹而定也彼伊尹者耕畝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者也桀之暴也不加湯之聖也不聞彼其心何嘗利湯而病桀哉湯三聘之而悶然而薦薦之桀者五反而行然而適則其心又非欲興湯而亡桀也夫其不病之也而又非欲亡之也而至於醜莫而不留夫其不利之也而又非欲

興之也而至於歸亳而不辭然則桀誠不足以有天下而天下果不可以無湯夫然後向之不敢者恃以自決而不忍者亦以安而湯之伐桀天下始晏然無疑孔子序書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相湯伐桀微伊尹雖湯亦無以自信於天下也哉周公之東征邦人有艱之者周公曰民獻有十夫為之也而後邦人無異議蓋嘗論之以湯伐夏猶假伊尹以信以周公伐商猶假十夫以信故夫湯周公有無心之實而伊尹十夫有無心之形與聲徒實而形與聲不字焉而動天下之兵者三代不為也嗚呼而况乎其實之併亡也

周公

屏山

聖人明為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以利心苟有異焉不如其已謙者盛德之事也易但言其終言而已安而行之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之法也有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同言病行之有莫是計效課功也利心存焉出於竊激反悖其性有所歆慕益亂其真故無利心而為惡其惡可移有利心而為善其善日墮大譟靜其容大辯訥其口貪倚廉為地依假真為媒非無善迹也利心存焉浪浪紛紛覓其資吾術借聖人以濟其私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下之士而沽一時之名乎非也何為拳拳勤勤若是耶成其已也易曰謙以自牧謙之妙用也周公所行也豈有

利心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孔安國以謂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凡人之念念相承循環不已在於德乎則意清情澹樂其生苟為不然則念念縱逸滋蔓難圖倏然生於毫髮之微紛然成於邱山之積甚哉此心之難馭也時焉不存之則躁動輕擾惟欲飛揚日焉不存之則桀驁橫肆莫可循伏逐物從好急於兩絞故君子戒須臾之離造次之失它人則玩歲愒日終身弗反焉原其所由皆自一念之逆譬之良牧夫其所以化頑與暴御悍消狠者必有術也善牧畜者謹饗勤於未放之時善牧民者嚴禮法於未犯之時善牧心者攝思慮於未萌之時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於言言

端不能弭必見於動動端不能弭必流於過過深於動動深於言言深於慮是以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過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稔滔滔於潤土滅赫赫於焦薪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謙之功也有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慮無枝蔓之謂直言無背向之謂式動無悔吝之謂宜過無藏襲之謂白迹其用心非一朝一夕也溫恭黃異常有以制於冥冥其始也角銳抗衡若競若爭其中也勢緩力紆或從或違其終也恢然同粹然一忻忻然而大順周公進黜理矣負聖人之才成天下之業光明盛大如此而驕吝之氣不萌乎中豈矯抑

而然耶其處之有素矣學者有意於周公由是而習焉可也或曰周公萬古一聖人也果可習而能歟今技藝至微也力窮人習僅有毫髮之進其出倫絕類得之自然者終不可近况聖人耶則將應之曰子所論者才也受之天不可過強道德本於性性可習也夫性一也狂聖同之惟氣質之稟則異異者可同而同者初不異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點化氣質之妙也知其可必而取必焉此學問之功也氣質之稟小學問之功大惟學者確然不以周公為邈不可及而自止焉勉勉孜孜力鞭其所不至則氣質潛化於漸磨積習之中而聖性復焉然後知造物之無物而物物之自造也

周公

東萊

天下之變生於激而變之說焉者生於循蓋不激則變不生不循則變不說故變之激非可畏也而變之循可畏也循之為可畏者何也人心溺於變而安於激而不知禍之可戒也陰陽激而為雷為電茲變也已而聞之者不懼而見之者不駭也彼固以為朝聞而夕見之也則亦奚懼而奚駭嗟乎人之情其亦駭於所未常見而懼於所未常聞者乎蓋上世未嘗有放其君者矣而湯徑犯之是以當時猶有舍穡之言其如台之言者蓋不安於其心者之言也已而武王繼之而天下習矣孟津之師一集而不期之會者相踵也彼紂固有罪也而

當時征伐之事無亦繫於所見者乎吾觀牧野之師一卷而歸馬放牛之事隨至者武王其亦憂於天下之習也夫幾武王既喪卒之變生於藩籬而成於肘腋尚動東山之師而周公亦敢於為天下之大不義嗟乎周公非若人也而亦安焉者何也蓋亦逼於其時值乎其變者然也蓋嘗讀書而至於管蔡之誅未嘗不果於周公之一舉也蓋周公之一舉誠果也以臣而放君前此固聞也而戮手足之愛者奚見也以象之傲而佐之瞽叟之頑猶不得逞也而卒怙於不義而况於無瞽叟之頑而又非象者何如也吾固謂周公之果也且武庚之立蓋武王之意也殺其父而立其子人情則同然而

周公武誅之彼天下之人則曰是武王立之也而周公誅焉無以若是惘然也哉萃子周公其何以謝天下也殺其父而又戮其子人固以為不仁也既立而復黜之人固以為不信也一旦而戕二昆人固以為不友也夫以一周公之身而萃不仁不信不友之責而周公則亦安焉吁周公非誠安之也周公之意以謂吾寧以身負管蔡而不可以身負武王也吾寧以身負武庚而不可以身負天下也吾寧以身負天下之謗而不可以身負寧王之責也向使管蔡不鋤武庚不削天下殆且無周也而奚管蔡武庚之足恤也哉此周公之本心也而實難以語夫人吾觀金縢之書鴟鴞七月之詩且有以見

周公之不知有身也夫不知有身而奚以恤夫人死生大事也忘死生之分而欲以身代武王者此其心何如也七月之詩為遭變而作而鴟鴞之什則急於救亂者然也今讀其詩若無與於遭變救亂之辭切切然惟知有先公創業之難而自述其為國之不易安於墮成主之疑初未嘗急騁以求擇彼亦何心以脫天下之謗也哉然則周公非欲全名也蓋欲全周也非果於不仁而果於仁天下非果於不信而果於信其心非果於不友而果於友文王向使時不遭變變不激不貳吾見周公之心得以遊乎其天矣彼管蔡武庚所以自貽勦覆者亦既變幸災之所召也於周公奚其貶

周公

止齋

武王之封武庚也存商之仁也固存商之仁也亦安周之心也以人之臣虐其君而取其天下雖盛德民之不疑者蓋寡而重棄其孤剪焉其族而覆之祀民心之疑不解矣民疑而不解天下不可居也故夫封武庚亦安周也吾行仁而不失其自安之道武王之計得矣而周公從而殺之周公之殺武庚非武王之意也聖人之為不如是其甚也兄殺其父弟殺其子人則曰吾固疑其弗利於商也其號曰存之而固將徐絕之也武王之繼商不情也周公一誅而彼武王不情之名則周公之心豈安焉呼周公之諫管叔其諸以謝天下歟且管叔非

叛周也叛周公也武庚則叛周也非叛周公也管叔之罪私而武庚之禍大蓋武庚蓄未逞之謀而發管蔡之隙管叔不勝其忿以成武庚犄角之勢則周公之致辟于武庚而寬管叔之誅也似可何至於戕其兄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以謝天下也武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而施於武庚而置管叔是情屈於親而法獨行於讎也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偏周公之情則不情武王者管叔不忍殺也是故周公寧忍於管叔夫周公而猶忍於管叔則非甚於武庚矣天下無甚周公之辟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能以其身犯戕兄之不祥亦不累其君父以弗利商之謗悲夫其仁於君父

也夫昔者帝舜誅四凶人而封其欲殺己之弟而天下咸服石碯殺州吁而及其子享君子曰義蓋象不濟四凶之惡則舜可以私厚與州吁之謀則石碯不得不殺也由此觀之管叔無連商之罪則周公可以無誅吁管叔之無連商而可以無誅周公欲也雖然吾亦悲周公之未有以處武庚者

孔子

舜山

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物表舉輿而知輕重者必在輿外游生死而知其終始者必踐形理也魂魄之變茫昧莫測豈可以情識猜揣哉知之必有道也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

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歿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髻未真姑立言廣意以勝之終為生死所囿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奇耦也然當時弟子微言與義問答多矣季路一發問夫子拒之學者遂謂吾儒所急修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負手曳杖消搖而歌往來之際湛然如此

非平日有見焉不能也所以不切切言之者懼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贖之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嘗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噫聞學妙矣其踐形梁徑歟學者何言之淺也登堂親炙佔畢領會固日聞所不聞矣歿身勉勵莫際其極不幸奄忽於桑陰未徙之間政恐有惜乎之歎也夕死可乎因知聞學之妙非口傳耳授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剖石者乘其鑿開鑰者透其簧義有會理有解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為口勤誦心勤記目勤此耳勤剝映瑩雪雖股髀童元兀方寸不暫開焉聞

性何由發哉余欲無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决引學者於中正不倚之地可矣噫踐形固非易事得正之斃君子之終它人固有未能從容於此者矣楊雄有投閣之駭范滂有爲善之疑大賢猶爾况其下耶盖方其平日志充氣盛自謂了了及卒然當變無以應之盡失其素守矣是以學者不可不自考於未然且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况生死之變耶學者須論此但當畫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惟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耶

曾子

屏山

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為本而敬者脩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為孝乎成百善哉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之發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康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者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

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靈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靈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誦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既露虛明洞達躍如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脩乎內也曾子之孝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為超警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

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為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諛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博量禍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專其所

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為拘囚專精為滯著求其有卒者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為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夫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曾子

誠齋

道不可以易言也徑則詣差則離道之難言不差之難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乃愚與魯者得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愚與魯道之資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也而差也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而不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為真也者參之魯夫子言之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

之言而以參爲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愚則納天下之人於莊周之瓦礫佛老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其蒙然虫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據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虫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無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歟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廢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道之汲而汲者非道也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道也言語之不給曰魯可也文學之不敏曰魯可也而魯非道之賊也非道之賊而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明有所能者事之資也明者道之資也參之魯者短於能

者也非事之資而已矣非事之資而移以爲道之資道之資而非道之寓而資有所能道明可以入聖能可以入道者大妄也道則有可至不可至之理是也參也能之短而明之卓則知爲道之資者以其卓者也今也取其短者而謂爲道之資又欲去其卓者而謂爲性之翳不知其所謂翳者乃參之所以爲資而所謂資者乃參之無所用於道者也今夫錐之銳刀之利此物之敏者也然其能不出於錐刀之用而已窮日之力以瑩焉曾不能以燭跬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而天地之大萬象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焉以爲鏡往而鏡未始往以爲物來而物未始來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

無非也則明之功也錐刀有是哉雖然鏡之明也反而照焉則與錐刀何擇曾子之心鏡也曾子之心非鏡則一以貫之之妙何以一照而洞見也則其所謂魯者亦不能爲錐刀之敏而已不能爲錐刀之敏而以爲道之資則錐刀之鈍者亦可以爲鏡乎且人之學於道惟根於一明也去明則於道何徹焉謂智慧爲性之翳則是欲反鏡以求照也豈不誤天下之後學哉故曰言之似也而差也子曰由之瑟奚爲於止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之敬不敬於吾子路無所損益也而門人自憐聖人之言不心造其微而貌執其粗聖人安能一一而盡也哉子曰參也魯夫子

未及盡也而參遂爲真魯嗟乎參真魯也參何病哉學者不學參之非魯而學參之魯參誤學者耶學者自誤耶

曾子

誠齋

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則親見堯舜周孔而無所覲博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經道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見其人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學道不可也謂之學道亦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明也布之可以溫故人取之以衣其身粟之可以飽故人取之以實其腹今且有人積布而不衣藏粟

而不食則雖積藏如邱山而夫人者不免於凍餒而死矣夫布與粟如邱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安以道為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此曾子之始學也彼固有所用之也然則曾子之用何所用用之者體之也體之者身之也學道而至於體之以身夫然後道為吾之有矣故夫世之學道者吾見其學道矣未見道為吾有也學而不能有則道自道我自我也必使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可以言道為我之有矣曾子之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與道之一二也身與道果一也曾子之幸也若猶二也曾子其

得不省乎省之則不二矣且夫身與道為二者豈身非道而道非身哉道與身為一者又豈道自外至而身從中受哉謂身非道則身安得有夫道謂道非身則道安得有於身謂道自外至則有所至必有所見謂身從中受則有所受必有所盈迎其至而無見也反其受而無盈也則道非自外至而身非從中受也道非外而身非內則不可謂身非道而道非身也身與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子思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之之妙上際于天下極于淵無一理之逃也而况於反是察而用之於吾身之道乎匹夫有璧而藏之於家既久而偶忘之不勝

其困而假匄於其鄰自以為天下之至貧也而不知其富也三年而忽憶其璧也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而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在也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璧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曾子者有璧而日察之日察之而日憶之者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而信傳道而必習學者豈無是哉有而不有者誰之過歟曾子一日而察者三豈有脫而不存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知反宜學者之無所樂也曾子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歟

曾子 誠齋
無聖人之天而求至乎聖人之地其至者否也然則其孰為地孰為天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力也者聖人之天也堯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顏之所傳惟此一事故夫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學聖人而不求至其地是欲歸其家未及門而宿於牆之外也然則仁何事於力子曰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其為道遠行者莫能至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而冉求亦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泰山為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於非力之力而烏獲為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

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辯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動靜語默弛然廢舉其辯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此不重之重者也蓋夫口易強而有辯也身易強而有勇也資難強而有才也非有其天其誰實能之故曰力也者聖人之天也無其天而求至其地無其力而求舉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學焉而死者也昔者楚人有慕焉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千鈞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也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然有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能秦強而楚焉不十步而絕力折脛以死學者無聖人

之力而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負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不秦也故夫鳥獲可慕而不可學也有鳥獲之力而舉焉獲之負可也無鳥獲之力而試焉獲之負可乎鳥獲之力千鈞之負不可試也而况聖人之仁而可試乎哉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子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宏然後有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曾子之於仁宏以有之毅以步之其至於秦無難也雖然輕天下之重者重而不之覺適天下之遠者遠而不之慮曾子猶覺其重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者安仁安則重者輕夫

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適夫何慮此聖人之事也曾子未及也故曰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雖然任重而能堪堪之而不釋道遠而能趨趨之而不息秦雖去楚遠矣其庸不可至乎而况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曾子也雖未能如聖人之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子其不至於仁乎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曾子之謂矣

顏子

屏山

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必自戶始學易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遠而復稱焉庶幾

夫子嘗以復禮為仁之說告之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已既克天下歸仁復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無彼此迷而不復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天地在吾仁中亦一物耳學者曉此方是想像得仁體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然洞徹為一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為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為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機

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者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耳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

顏子

誠齋

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踰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君子之學至乎大則止矣雖然止而未足者樂心誘之也蓋至其大則見其大見其大則樂其大未見則未樂愈見則愈樂樂心之長足心之消也人之未有得而足心生者無怪也彼未嘗食熊掌也而強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肯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樂而遷其

安也人必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見見則樂人惟無所樂也有所樂則競而不厭不厭故立焉而不倦非不倦也忘倦也競故禦焉而益勵挫焉而益振室焉而益決奪焉而益悲夫如是奚其足奚其足且大學無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何者見其卑則非卑無見見其淺則非淺無見見非卑則卑者不足照也見非淺則淺者不足臨也蓋有隔而不得見者矣未有不隔而不見不見而有不見者也見則無不見矣而猶卑高淺深之足存哉雖然至而後見耶見而後至耶吾以為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

以為山之端即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聞京邑之麗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爾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仆藩墻去陞級徹堂室而納之於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微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已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覺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去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

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眾微者非唱融者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眾無唱也焉得隨至則皆不至則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之仁非達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雖然夫子於此遺顏子以其憂者也何也顏子領之而樂既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微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顏子也其求所以居其大者歟孟子曰仁宅也人有聞宅之安而不得至則戚至不得見則戚見矣而又曰吾將十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

也於吾何有吾亦於宅何有夫子指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少緩於居則一動目一搖足而失是宅矣得之不易失之之難豈不大哀耶是則顏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顏子有憂而夫子無憂矣

顏子

誠齋

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不遇則不相受而求相傳是煮石以求其為粥也新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傳於不相受

者耶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孳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暗然不知所以觀之彼非不受不觀也彼固無以受無以觀也學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翫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觀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觀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觀不可閉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不遇而不傳天下將以吾為絕不遇而必傳天

下將以吾為拂拂之則有所不勝而絕之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耶曰非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冰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冰而怯乎木哉冰與日相受而木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於回其日之與冰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顏子之聽則聽人也耶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啓矣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

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笑而回已領矣而况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其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而道猶不傳也回也日居於韶獲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失之也一失而為訓詁再失而為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

學回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盛者未衰而衰者未
盛曰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

新增諸儒輿論統宗卷之四

前集

子思

屏山

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者似膚淺發
微者似迂闊循誘者似秘吝廣譬者似支離直指者似
凌施樂告者似強聒察其似領其要可以因言會道矣
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心甚切章微析
妙惟恐人不解了字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
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
不稟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智
者夸愚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已然後中
之本昔焉情封欲閉塞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為嫡是

中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爾故以中為
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為易知耶或沒齒終
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其近也目察秋毫不見其睫以
其近也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以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
高竒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慮之表是猶駕
舲艤而素舟策飛黃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
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授初甚秘密發端指蹤使人反
求諸已焉敬以直之誠以明之廣之達之充之足之日
就月將自強不息及其至也心融神會囊說水釋默爾
自契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絕也顯然論著筆
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

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
孰主張是耶孰施為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奧使
學者洞然開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
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
得也唐李翱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
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厘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
所以感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為也
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禮而動所
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
情為言其旨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之
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

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
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
之波而澗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浸傷聖
人不過節之防之止之不使其爛燬害性而已善養生
者不汨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
樂樂子思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以為中不可離喜怒哀
樂以為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
合非離中即契焉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
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李翱滅情之論是並聖
人於木石之倫棲學者於枯槁之地非子思所謂中也
中契則性自復七情之生如臂運指如將將兵惟吾是

使莫敢肆逸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庸行之間動容周回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事物無非中者情可滅云

孟子

屏山

學者必有用心誠為入門為澄情真滋性也虛為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為入門心勵心也致知為入門物無遺照也恕為入門求同於人也靜為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為入門內外肅也謹為入門戢未形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前學以是流布後學以是進脩孟子乃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夫以聖人標指拳拳服膺自應有至何復名自得耶自得者得之於

心也心無自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引其進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明為性之障真志立於懦真習養於徐真用發於常真樂生於淡軒軒之志久必墮曠曠之習久必踈揭揭之用久必變沾沾之樂久必渝是以學貴終始也千丁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曾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先

也亦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焉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如此矣拾前人之咳唾尊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揣量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畧敏學廢於疑貳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繁唐大礪金怒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害矣而章聖之筆非黜襟胎指所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

領會獨發與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榮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真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醞藉和粹誠若劣於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曾中自負不碌碌耳噫聖賢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達如堯舜禹湯窮如孔孟人類超拔固難儷也道果不傳乎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曾顏乎時無孔子顏子歿於陋巷而少正郊為聞人時無孟子康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為廉士人豈易識真哉華門至寶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

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哉

孟子

誠齋

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聞乎曰不可仁不可聞則學者為乎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蓋體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言道非心也而言可以求仁乎哉言之非心也以言有所不能言也非惟彼心之仁不能言於吾也吾自求之吾自得之吾自不能言之矣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羨而已若酒之所以羨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於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於此也此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

知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而彼以其聽聽酒而言與聽卒非酒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吾將是程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於博愛何與焉吾將是程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於覺何與焉仁之不可言也如此然則仁不可言則二子之論為子歸曰吾將歸乎夫子然則夫子之論自不一也焉子而得歸於夫子曰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程子者得夫子之潛者也韓子者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乎孟子之言

仁蓋至於此止乎然則易謂惻隱曰是不可言歟孟子之言及於惻隱蓋假惻隱以明仁而惻隱非仁也今於惻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正使惻隱之說明而仁愈晦矣雖然試言之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憫也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人之手足痺而木者則謂之不仁蓋方其痺而木也搔之而不醒扶之而不恤彼其非不愛四體也無痛痒之可覺也至於無疾之人誤而拔一髮則百骸為之震何也覺其痛也覺其一髮之痛則愛心生不覺四體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不覺於人者也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覺於人而不覺於身者也曰指不若人

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覺於身而不覺於心者也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則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痛則自愛自覺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覆是故不愛始於不憫不憫始於不覺不覺始於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為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為責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仁也仁者覺也仁也何也均惻隱之心也故曰孟子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雖然孟子則善言仁矣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學者誦孟子之言也吾知惻隱之為仁也市門之僧終日導千金之賈而鬻於市歸其家無一

錢之藏則外而不內也孟子之言仁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學者蓋亦求其所以充之也哉

老子

數文

美者利之眇亂之形也見好色而悅未害也悅而美亂形焉處貧賤而戚未害也戚而美亂形焉一人之身資於物可美則天下之物皆足以召亂孟子曰不奪不饜蓋謂此也聖人不能以物養人則不能禁人之美心然能使人美之而不得則止故禮生焉止而不安則鬱勃之溲甚則百物變態聖人必有以和之使安故樂生焉禮行而美心止樂行而止心安君子安於上小人安於

下故天下不亂則禮樂之功也二物之在天下小壞之則亂大壞之則亡善救亂者如以酒之析朝醒也舉以鈞於崩壞之中則亂者治亡者存美是以大巧無巧大智無智聖人無功神人無名老子之道與吾聖人同其憂世之心則又甚焉吾嘗讀其書見其憫女為之極而欲破觚斲彫一還太古之無事意亦至矣而無救周秦之弊何哉蓋其知亂之生於美而欲去之以美之不可去也則歸於禮樂之多事而絕滅之悲夫五味腊毒人固何傷其生者則亦告之以薄滋味而已矣至飲食姜桂不可廢也老氏之術是去其常膳而投之以大羹元酒人懼其飽而奪之者也懲其傷生而予之無生其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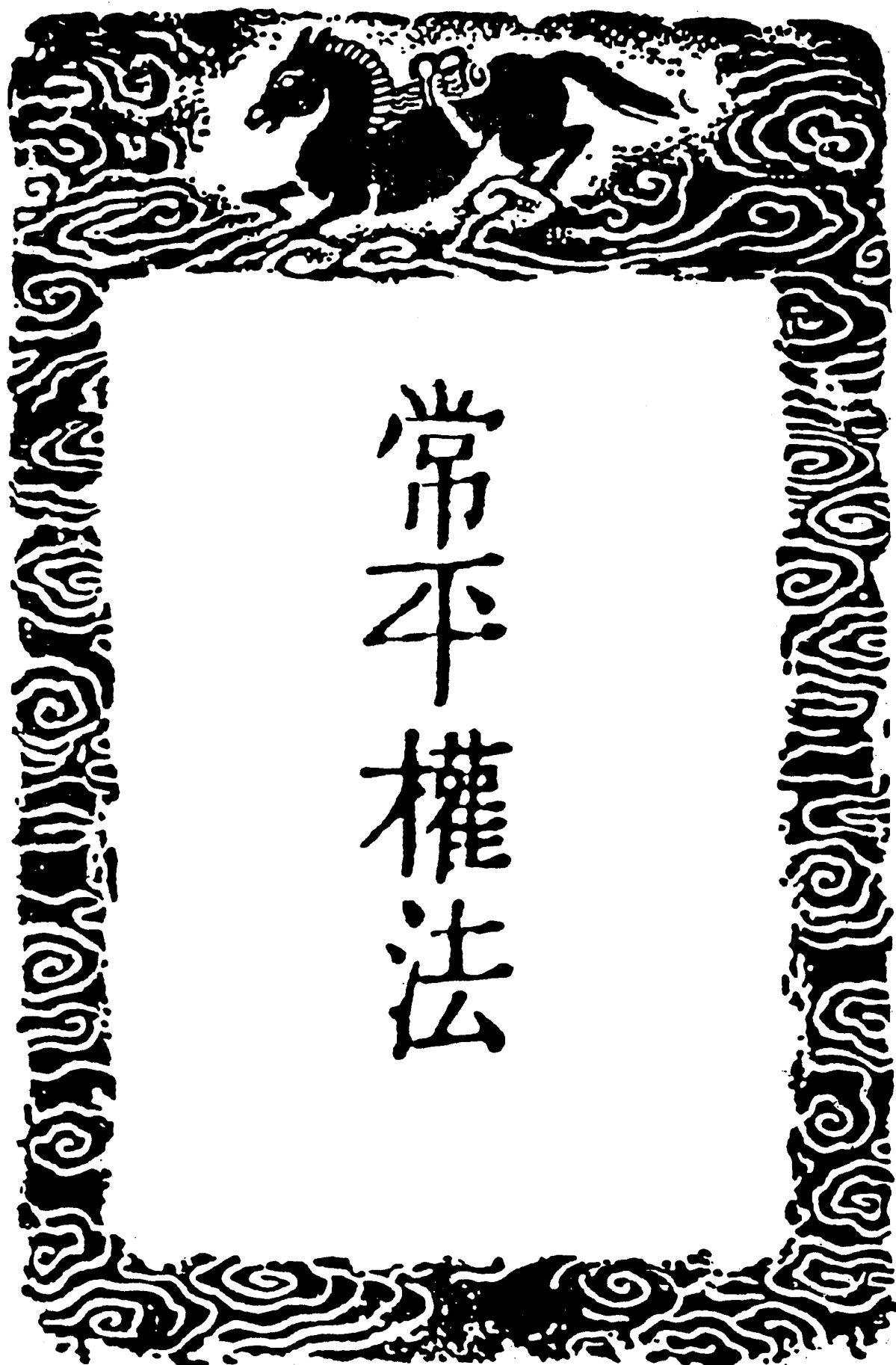
哉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可易者惟其中而已上古之時巢居而穴處茹毛而飲血衣鳥獸草木之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宮室烹飪然其弊也殫天下之財以華其居極天下之美以飾其躬窮天下之珍以爽其口至於萬物不得其性而聖人亦未嘗使人壞宮室而反巢穴禠衣冠而復羽皮破鼎俎而還毛血非惟不能亦不可也蓋聖人之治惟不忘其初以禁其流不奪其安以行吾道其意則寓於禮樂之間而行於祭祀燕享之際是以醴酒之用元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葉酥之設用於今而得宜則禮樂可以行見其始之甚儉則人情不敢過此聖人所以不絕人之美心而天

下無可羨不出智巧以救世而天下不亂則禮樂之用也惜夫儒老之道同而老氏不善用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之妙不可名取其近似者而強名之曰中既曰中矣堯舜禹斯得以口相授而實相傳則以心也心得是道者則遺乎形器之上矣然器可遺而不可廢則禮樂是也老氏有見於堯舜之高者妙者而遽指以與人其有不茫然者乎故用吾聖人之道以治世則老氏之道在其中執老氏之說以治世則無所適從故曰老氏之道不善用也儒家之說判而杓鑿之則又過矣

新刊諸儒與論卷之五

前集

常平權法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常平權法一卷

梓亭先生
通書之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常平米權法

按從來積儲救荒之法惟常平社倉和糴青苗四者而已四者之中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青苗然愚以為使君子為之則青苗亦善使小人為之則常平亦做王荆公親行青苗於鄆縣鄆縣之人無不尸而祝之朱晦翁亦曰青苗之法使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是青苗得人未嘗不可行也後漢書劉般傳顯宗欲置常平倉

常平權法

一

公卿皆以為可般云常平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日緣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常平起於孝宣之時至東漢已如此是常平未嘗無弊也蓋官民之間不可為市自古而已然矣倡之以義使其自為則或有成功督之以法強其從吾則奸弊百出偶思得一因俗為治因勢利導之法其意則常平倉其迹似社倉倡之於公而無收放出入官民互市之嫌寄之於僧而非念佛放生邀求福利之說謹具其法於左

一先將邑中分為幾鄉每鄉擇一寬大寺院為積儲

之所蓋積儲必設倉厥設倉厥則多費否則必儲大戶儲大戶則多擾芻剝原係民間錢糧所建還為民間用於義宜且不費不擾計無便此者

一積儲之所既定即於本寺中擇一有德行僧人為勸募積儲之主無則於別處聘之皆聽本鄉耆紳耆老自為推擇蓋既用寺院不用僧人主持於人情不相宜且世俗好佛習以成風傾囊施捨委之如泥沙若一涉公家則吝惜計較情偽百出不若聽人情之便耳其若佐理出入消算簿籍則於本鄉耆紳士中公舉一才德兼備者為之尤為周匝

常平權法

二

一既有主籍地方官擇日親至寺中作興開導或量助俸銀以為之倡本僧設立簿籍勸募本鄉紳衿富戶出米多少一惟其願即遠方商賈及小民之願助者皆聽之悉書於稽送官鈐記還付本寺收藏

一簿籍所收之米俟秋收米價平時聽人先後進倉面同主僧及佐理之人書於籍其下注明當時米價若干以便照價算還

一米進倉時每石公議量給鋪墊翻殿之費與寺僧即要當時秤出公儲主僧處以便逐次給放

一所儲之米俟明歲五六月間青黃不接米價或長

則主僧聞於官府請官府及本鄉中好善樂助諸人齊集寺中設法賑糶

一賑糶之法若寺中寬敞即於寺中分房請牙行數人主升好義士民數人監糶登簿否則即借本寺左右民房發糶其牙行監糶供給牙用節於米價中扣算

一賑糶時米價不必太減太減則奸民乘之而射利矣况鰥寡孤獨有養濟院貧民又有役米見子治鄉三約中及煮粥法此大概為貧民耳不必太減當視時宜而斟酌之一悲眾人公議地方官主裁若得利

常平權法

三

多而眾心勤於行善則當以米本再糶再糶亦一善事

一糶畢後合算米價共得多少以其原本各還諸大戶再俟秋收另行勸募願出者如前不願出者多少聽之不必相強蓋人戶力量每年不同其主僧優劣亦有不同不可強以一概之法惟借此以定主僧之高下官府量為激揚則主僧自有多方勸募之法也一糶後米有餘利聽當時官府及大戶商酌內以一分为寺僧酬勞修福之費其餘儲為下次糶本

按此法行則不煩官府督責而本處地方常有十萬

石常平之米自無飢饉之憂矣且往常縉紳百姓方為寺僧用而此則寺僧為縉紳百姓用用之而仍不困其力不沒其勞在寺僧不惟不為宇內之蠹民且為朝廷之用民也相濟之益顯不大乎

常平權法

四

常平權法一卷終

後學王康書敬校



支更說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支更說一卷

存亭先生
遺書之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支更說總論

甚矣今人之不可解也為人下者恆無酣歌妻孥相
樂安寢達旦不知蚤暮爲人上者衝激風雨冒犯霜
雪防簡盜賊夙夜馳驅如是亦宜少動心矣而爲上
者行一令則從而阻撓之立一法則從而破壞之若
盜賊之起絕無與其事者至於私橐一去則又亟
皇皇呼索公廷嗟乎朝廷設官分職豈止爲私家守
筐篋乎甚矣今人之不可解也今支更之法每三十

支更說

日輸一家擊柝一月得逸二十九日亦足矣而愚民
終不能從令者何歟一則分派難均鰥寡婦女疾病
老弱苦於供役一則伴侶無人寒衣深更獨行持柝
疲於應接一則素爲良民未見官杖一遭撲責無顏
鄉里此所以上之心力愈殫而下之耳目愈頑也夫
保甲之中卽寓支更此古者寓兵於民之意極爲良
法然而不可行者蓋有說焉人習戰鬪法令森嚴之
時宜於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人不知兵之時宜於兵民
分彼夫三代所以長守而無弊者法制具備而文武
未分也下此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者無如唐之府

兵今之衛所然唐兵至後而三變衛所至今而弊極
豈前入立法之未精歟事會相接不得不爾此必至
之勢也支更亦然愚民習於偷安未經竊失而欲使
之舍安寢而事巡警未有不以爲苦者卽奉法維謹
不過閉門坐敲時出觀望完故事耳何益地方故愚
謂保甲之法與支更之法宜分爲二保甲一如舊制
支更則別取貧者給錢支更使富者有安寢之樂貧
者有得錢之利是不費公帑而更得額外之兵百餘
人無事則小盜絕迹有事則城中肅清坊巷之間處
處有守此磐石之勢也何利如之因不自揣而特爲

支更說

二

之說

支更法

一古人論事動云節制節制者分節而制之也以天
下之大而郡縣相統則王畿有居重之權以兵卒
之衆而什伍相連則將帥有挈領之勢皆節制也
今一城之勢甚散而欲使刁斗相聞守望相助非
有節制其道無由節制之法以大準小以常擬變
通衙要路其人者也狹巷窮鄉其小者也先立通
衙要路之制以定其常而後更推狹巷窮鄉之法
以盡其變如太倉之邑無地不當防盜則無地不

當支更然無以紛凡雜沓爲也先立乎其大者夫大莫大乎州治次則四門州治居中而握奇四門居外爲匡衛其中四達之徑皆爲要害之區法當重州治之防嚴四門之守分爲逐號編名立柵以使之更分號之法以州爲主州四旁立四輔爲四號州南至州橋爲一號州東由鞭行至周涇橋門第一北爲一號州西至石皮街爲一號州北至小北門爲一號以前後左右別之所以居重而馭輕其餘四門亦各分號東西兩門爲八號南牌樓中分東西各四號南北兩門爲四號大橋中分以南北

支更說

三

爲三號以北爲一號皆以橋梁要害爲節務使據守可恃聲援易通不必計論民居多少以東西南北名之一號之類如東一號西一號所以環衛而響應總計不過一十六號而城中之要路盡此矣所謂先立乎其

大者此也然要路雖有一十六號而布置之法止須詳於一號一號定而諸號皆依法而行此又用力少而成功多者矣

每號立木柵一座柵上設額書某字號所以辨疆界分畛域其私巷口通大街者皆立小柵夜禁人行亦設鎖匙司啟閉

一每號設更夫九人司夜設更鋪一所爲更夫歇息造飯之處寒夜酒醉則必責

一每號設三眼銃一柄大銅鑼一面木柵一懸爲號頭大燈籠一盞爲照夜

一每號給長鎗九枝亦隨時酌給大各一把短刀九柄人各一柄預備以防不測隨便

一每號設大水缸五隻滿貯泥水小水缸每十家一隻泥水火撓一把麻搭長一把短不拘長柄者之置大水缸旁短柄者火初發時用之便於室之狹隘處先動置小水缸旁水斗每家一把自置家中防火漏

支更說

四

一更夫九人卽擇本號中極貧戶爲之貧則忍飢寒耐勞苦見小利而喜受撲責而安甘爲人役易於驅使斯用之得其實益也

一更夫須地方開報務使情願勿爲強逼既定籍名於官以一人爲長號銃柳鑼匙鎖火撓麻搭等項俱刻字號於上一一付之失去責更長賠償其更夫有偷盜走失者亦罪更長更長連坐更長走失偷盜罪更夫

一更夫八人四人爲班半月一換更番上值毋使太勞其更長職有專責不許輪番如有家室不妨移

居更鋪

一更夫夜巡有風雨晦明之勞有飢寒凍餓之苦爲人上者俱宜矜惜但物力甚少設處頗艱况更夫職止夜巡日間原不妨營業今擬每五人支更一夜次日斂米五升錢百文其油燭更香等類俱更長買備

一更夫除更長答應官府照管辛勤不令支更其餘四人每二人爲一班每一班支半夜其更長雖不支更亦不許脫衣恣寢更夫失事更長同罪

支更說

五

隨自東至西自南至北務要尋行周徧不得向一處坐敲

一木柵更夫既定之後更須申嚴號令入更以後譙樓鳴鼓發更各處柵上卽發柵三通以警夜行此後有夜行者便須盤驗來歷不許輕放收更亦如之

一凡號令之發州治與四門俱要節節相應總以譙樓上鐘鼓爲節倘有非時大盜譙樓上鐘鼓齊鳴連擊不已各處柵上亦齊擊木柵直傳至城門城門上卽刻嚴防

一城中小盜譬如蛇鼠不過屏伏幽隱之所此嚴責汛地捕快自能擒斬若斬門升屋之大盜必越城出人此須於四門外設立夜巡兵夫一有聲聞卽繞城內外飛行巡緝自不能逃

一更夫巡夜無事擊柵照更點擊不得亂敲有事鳴鑼如遇盜則急鳴鑼大呼逐盜遇火則急鳴鑼大呼救火各處更夫聞呼皆起傳柵至州治及四門共相協力

一更夫巡夜無事擊柵照更點擊不得亂敲有事鳴鑼如遇盜則急鳴鑼大呼逐盜遇火則急鳴鑼大呼救火各處更夫聞呼皆起傳柵至州治及四門共相協力

支更說

六

已經逐走未致失盜者不論

一更夫巡夜無事擊柵照更點擊不得亂敲有事鳴鑼如遇盜則急鳴鑼大呼逐盜遇火則急鳴鑼大呼救火各處更夫聞呼皆起傳柵至州治及四門共相協力

一更夫巡夜無事擊柵照更點擊不得亂敲有事鳴鑼如遇盜則急鳴鑼大呼逐盜遇火則急鳴鑼大呼救火各處更夫聞呼皆起傳柵至州治及四門共相協力

一更夫巡夜無事擊柵照更點擊不得亂敲有事鳴鑼如遇盜則急鳴鑼大呼逐盜遇火則急鳴鑼大呼救火各處更夫聞呼皆起傳柵至州治及四門共相協力

立門內看守不許一人出外如有在街趨走者即併力擒拿送官審鞫其火盜聚處將官率兵擒撲一軍機緊急時城中無故不得放炮及妄動響器妄舉高物犯者吏夫擒治正法若吏夫隱匿依法并究

一軍機緊急時各棚更夫俱要多備筏續油燭其筏續俱要點焦以便焯火棚內人戶亦要各留火種各備燈籠遇警聽令齊挂門首至於備火泥水亦要戶戶多積以防不測不可拘於常制

支更說

七

一夜間遇官府點閱本地面更夫不論該更與否俱要明燈執械傳呼送迎

一夜間遇捕衙及總練官出巡更夫俱聽點名查閱其有不到及懶惰貪卧器械不執者即聽捕衙及總練官當時責治凡點閱須看器械挪羅有無欠搭匙鎖燈籠有無完備

一本棚地而如有歌兒妓女撮戲耍拳雲遊僧道精壯乞丐人等即著本地面更夫趕逐其有強橫不服者即拏送官柳號責治蓋此輩人姦頑不測耗盡地方當此多事之時尤宜禁絕也其鰥寡孤獨在朝廷原設有恤孤錢糧似不必在市井求乞但

此項錢糧久充蠹腹若更禁絕益不聊生如市中有此等人不必趕逐外有一種精壯乞丐名為孤老院什伯成羣遇有婚嫁喪葬之家蜂往索詐酒食錢財雖極貧之家不遂不休最為可惡此種宜即著更夫痛禁如仍前如此即稟官究治切不可縱

一定更以後夜禁宜嚴所以息奸邪絕賭博誠禁民為非之大端但承平之時縉紳士夫多有公事夜飲相往來者更夫亦宜開柵迎送如有緊急另示禁絕其單身無燈人等定更鎖柵以後不許開放

支更說

八

小民夜間多有請醫及請穩婆者更夫自當通融不在此例

支更費
前項各柵所需公費理宜公出如計戶斂釀恐有不均今更條分間後

木柵一座鐵鎖匙一具更鋪一所本處縉紳出
大水缸七石五隻火撓一把麻搭四把私巷口小木柵及鐵鎖匙本處大戶出
甲首門前小水缸每甲一隻一甲共出

大銅鑼一面木柵一箇長鎗九枝短刀九把燈籠一盞當鋪出

更夫日糧日錢一號中當鋪及開店人家或輪出或
分出輸出者每家輪值一日分出者
各家共值一日也前後不殊惟其所願
俟行法時憑柵中人公同酌議可耳

油燭袋糴更香 更夫領錢自辨

獲盜賞錢 被盜家出如未盜而獲者一柵共出

其餘小戶單丁客居浮鋪既無囊蓄豈虞火盜若更
騷援深為不情以前諸費一概不及

已上條分雖定然各柵戶口不同勢難齊一在當
事者臨時酌處不必拘泥縉紳多則俱縉紳大戶
多則俱大戶惟所宜耳且一費之後更無雜項科
派在縉紳大戶亦甚便也惟更夫勞錢或疑於費

支更說

九

然今者大街如前所云歌兒妓女諸色人等各鋪
面俱要一一齋發為費日不下數錢今除此項無
益之費以給更夫不啻日省八九又無夜巡之勞
而有身家之利民雖下愚豈有不從者乎但為人
上者決能除去前諸色人則更夫勞錢不患無所
出矣

凡前所言皆要路通衢之常法也要路通衢之法
定然後推兩行之狹巷或量減更夫或省設器具
或止於要路立柵或聽其人自為守更推而行之
窮鄉負郭作何防閑村鎮作何團聚富民作何糾

集貧戶作何應援雖情形不一不過即此而變通
之耳所謂以大準小以常擬變者此也然言之非
難行之難耳必舉措得宜施為有序宜治宜亂不
費不勞斯善矣

支更說

十

支更說一卷終

後學陸長清敬校

1

2

3

4



避地二策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避地三策一卷 附改折始末論

梓亭先生
遺書之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避地三策

今皇帝戊寅秋江南大旱自夏徂秋冬不雨禾盡稿
土焦赤麥種不得下城市溪井皆竭居民負擔爭汲
河流河流復竭乃就河底掘井深丈餘汲之擔水至
錢十五文咸矯首望天雨澤未有期也憶自去歲赤
氛見識者知為旱徵至今歲赤氛尤甚日出沒時赤
氛巨大如火兼之旱蝗為災遺種在地徐思來歲可
為寒心子與友人講論之暇輒蒿月時艱欲預為備

避地三策

荒計而未及顧天時人事日益變異其大者不敢論
論其小而切近吾地者鎮江天鳴有聲婁城慈溝平
地湧血諸涇鎮所異解人心惶惑詭言四起子益深
憂之以為古聖賢當此未有不能自保其身而可以
保天下者乃更與同志謀避地聞郡城東北去婁七
十里有湖曰陽城湖水浸廣灌田甚肥兵燹之所不
及擬卜居其間友人徐子文若陳子言夏王宇登善
賢其尊翁鑑明先生先操小艇入而問俗至則重河
巨浸水道迂曲恍然別一天地因從土人問詢得其
中之最善者曰陽城村村四面距湖彌望無際水清

淺不能勝百石舟澄碧如鏡纖鱗皆見村之中爨而

居者八百家民氣淳厚戶殷實當此凶歲不復知人
間有米珠薪桂論也其西北小沙日蓮花朵民居止
三四十戶俗益淳古有三代風雞犬風逸輒相持送
無盜警戶至竟夜不閉環村之居止蓄吠犬一頭詢
其居人云地勢連絡有警輒獲故盜無從入也稍西
而至荻扁則形勢淺薄可一覽而盡即太平無事而
風濤駭人非吾輩婦子所益處也其西南為青洞東
為傀儡為巴城西北為昆湖雖均以湖名皆淺隘僻
野不如陽城之善其間重複圍繞溪流潔雜適資陽

避地三策

城險耳使二三良友相買田數十畝構屋三四椽
父母居此菽水不乏魚鮮可繼暇則考德問業講朋
先聖賢修身治人之道時而遇子以此為伊尹之莘
野孔明之南陽時而不遇讀書行道終身焉耳矣然
安土重遷人之恆情又懼為世俗之所駭詭雖同志
率皆難之於是謀所以善之道而議或不同子恐
其徒為浪談終無成說也因悉其二弊更陳三策於
左以具商於同志云
避地之策得同志數人相攜入山如鹿門水鏡諸人
善矣而勢未能有志之士獨孳家室子然孤往尚矣

而力未能則相與議以爲家仍處城市當另置別業於湖以城市爲正湖爲奇其說甚當然所謂別業者置之甚難或謂當以餘力共指數百金買田廬授一同志使職其業出入無所問用以交惟里人羨則更廣田宅旦暮有急可無飢寒風雨之患此其說甚高然吾輩同志中孰有所謂餘力者且里人相處古道是尙我無他念何取乎交惟爲也抑交惟不務仁義而欲以貨取雖盡指數百金庸有濟乎是其言弊在迂或又曰亂離之禍庸知發於幾年之間而亟亟爲也有此善地且姑置之候少贏餘得寸則寸得尺則

避地三策

三

尺數年之後或有就縮耳嗟乎處堂寢薪古人所戒彼事變之來甚不可測易稱見幾明以不俟終日豈欺我哉是其言弊在緩夫今日之事不可迂也迂則無成亦不可緩也緩則無及宜少平易其局而亟圖之凡經營籌度皆當爲治亂咸宜之舉而必不可宜治而不宜亂宜亂而不宜治其策有二一曰聚財聚財之說衆非不知然必曰餘力則富者坐視貧者立窘矣是莫若合貲以買田而各收其息力能百金者置百金之產而享其利力能數金者置數金之產而享其利與平時置產無異也如此則大力者固優爲

之卽號稱寒素亦豈難自勉乎二曰任人財聚矣使置產而各自爲政則勢散而無成必以一友爲主而聚金其處共置公產凡立戶完糧之屬皆此友主之公產既置又必得一公慎有爲之友挈妻孥而處焉凡勸率農夫和戢鄉里皆此友主之平時則意氣相聯交相佐理有急則聲息相通且夕可恃三曰立法法者所以齊衆志也爲其事而無其法則前不知其所始後不知其所終如立戶完糧有友人焉主之矣凡往返雜役及童僕之勞必有以酬之勸農睦里有友人焉主之矣凡道里小費及家室之需必有以資

避地三策

四

之俱量時酌議或制爲定額仍立簿書凡田賦增租糧出納皆悉記焉必周以慎上不失於家之賦下不違朋友之誼世治可以樂其業世亂可以安其居哲人之幾弗可失矣有同志者吾願爲歌北風之章

附改折始末論

太倉自婁江就寒水旱皆病米價以二兩爲常每至出兌時則上下交困民情因都南之後意欲援嘉定例爲改折紳士之意同矣獨張南郭頗不謂然蓋前此太倉有麥折則欠猶前也故州守朱公請於南郭南郭卽以此對朱公遂不肯爲士民申

請合州相顧無策鑑明王先生以南郭每事多從
子言乃與端士同請子欲子強諫南郭子曰是不
難南郭之意亦總爲太倉耳非有他也乃與友人
宋子猶同會南郭南郭日子亦謂改折可行耶此
必不得之數也子曰然某亦知改折必不可得但
願先生勿復爲此言南郭問何爲子曰民間但知
出兌之苦故急欲改折耳事之濟否民間安能知
彼固自以爲必濟也俟請而不濟則彼念自息矣
今以先生言而不請則彼且曰吾輩固濟特張鄉
紳不肯耳先生積米之疑尙未白於天下今又阻

避地三策

五

矣折耶南郭慢然日子言良是然則奈何曰某
之意不特願公勿阻且欲玉成其事也公曰玉成
何如子曰部中之費民間自辦也先生望重注京
時煩先生爲部中一言耳南郭曰諾問任事者何
人子曰江君遜徐文若也南郭曰然則令之來耳
子曰先生不欲改折之名若於一邑誰能相諒輕
造先生之門亦當以折簡召之耳南郭曰善乃書
寸札付子令約二兄子即持寸札付鑑明端士端
士曰兄真回天手也後南郭以儀部至京師與尸
部言竟得改折三分所費僅十六金皆出南郭而

民間無一錢費

改折之議張南郭猶阻之爲待桴亭先生言而
後請之於尸部耶觀此知我邑得改折而太倉
獨不能者當時婁中諸縉紳先生意見不同之
故耳噫婁之困於漕兌誰爲爲之也嘉定宗後
學珣識

按改折始末論附避地三策後未知所以聯屬
之繇茲既據婁東雜著刻本因仍其舊亦敢率
爲更易也受祺識

避地三策

六

避地三策一卷終

後學唐錫勳敬校



擬太平策

擬太平策序

中庸論爲下不倍曰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而魯論乃載孔子顏淵夏時股
幣周冕進退三王何也中庸所言議制考行其事也孔顏則辨論之以待君相
之用如後世獻策之類少年閱通鑑見王文中獻太平十二策心竊慮之而惜
其書之不傳也漢儒有曰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宋人有云儒者爲往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今幸際太平之世明四目達四聰令士皆得陳言而不思治
平之策則有負於儒矣非爲下之義矣乃撫枕單周禮擬太平策如左七十三
歲病夫李堪

擬太平策

序

一
四
存
平
會
校
刊

擬太平策卷一

孟縣李堪著

天官六官唐名爲此戶

家宰統六官輔朝政選建官人局禮六官之外無官如後世大理可去以刑部也翰林院古無之增尚浮文宜去通政司古納言之職也其任甚重自漢唐宋明以來皆以官近侍傳命故亂政亟行宵小弄權宜任士大夫置司於朝門內朝夕出納帝命即下而縣尹把簿籍者亦以六術之士賢者充之不宜用其僕役則令行惟允上而府藩宣上達下皆如之

周禮家宰詔王以爵祿予奪馭羣臣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大司馬進賢與功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今郡縣校封建黜陟尤夥宜家宰掌之而司馬副之分設其司如選司掌選補推陞考功掌考察降罰驗封掌百官封爵稽勳掌

擬太平策

卷一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百官制喪終喪世職之類

三代治民匹夫匹婦無一不治漢唐賢君不擾民非治民也且百里而一令雖欲治無山不封建而封建其分鄉乎其不傳子而傳賢乎其久任而重其權乎周禮鄉五家立比長以下士今可自十家始選一傑者或才爲保長督察十家爲未入流官十保百家爲里里師以下士九品督十保長朝出民募入民以課農歲課一家桑麻若干園蔬若干牛馬狗豚若干孟子家五母雞二母雞亦女非定數以多反妨生產事功亦稽焉詰奸宄盜賊囑游惰征賦稅數百家之子弟八歲填入小學者事繁則置佐亦以下士水地民居星落不能百家一聚者合數落足之十里爲邑千家以中士爲邑宰八品教邑學子弟十里師之政事繁置佐以下士陞爲中士佐之十邑萬家爲鄉鄉正以上士七品教鄉學子弟十邑宰之政事繁置佐以中士陞爲上士佐之佐多少量事繁簡四鄉爲縣或三鄉不等立縣尹六

品教縣學子弟統六術督四鄉正政六術吏戶禮兵刑工也術同邑宰而考科鄉正縣尊也縣城中民百家亦立保長里師千家亦立邑宰與城外同爲鄉屬於鄉正十縣上下爲府府守五品督縣政鄉用其鄉人術用縣人縣府自陞者不過五百里八府上下爲藩藩伯四品督府政府術七品藩術六品

部各自選其屬兵五部呈於吏部吏五部亦呈於兵部皆呈於天子定之藩選府府選縣縣選六術鄉正術鄉各選其屬術鄉呈於縣縣選之縣呈府如之府呈藩如之藩呈所用於吏部兵部用之課駁之皆呈之而呈於天子定之此孔子首宰與人公舉賢才之意也外參以巡按內參以察院三載考績師保考家宰賢否家宰考五部都察金吾通政堂官及藩公賢否師保六部都察金吾通政各考其屬藩伯考其六術府守府守考其六術縣尹縣考其六術鄉正鄉考其邑宰里師俱有考語鄉上之縣縣上之府府上藩藩上吏部兵部而俱上之

擬太平策

卷一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天子外則巡按核其實藩公亦考巡按內則察院核其實分上中下上獎之中飭之下勅責之貪酷昏惰者立除之甚誅之九載考績黜陟幽明三考皆上加爵祿而仍其官久任責成也必以上缺官不得已乃陞之離任皆中或留或降皆下黜其有賢績或不肖殊尤外藩公巡按內堂官察院又不時舉劾之凡堂官於屬官有罪過據以記之書以識之以待考績黜陟

藩伯五年一朝述職內藩東南西北邊藩西北東南四歲備問一藩朝一藩二歲一方備儀禮諸侯親王有庭實論聘有享觀左傳藩國朝發幣于公卿官吏往來盛世不廢也藩伯朝貢上士儀三品以上皆有魄朝廷考察後燕之優賞之堂官各延燕鄉正於縣縣於府府於藩春秋元且皆有魄遣外止來庭內止幣帛魄銀錢者以臆論

五部正堂三品副堂品同藩伯司官五品六品家宰二品副三品司官同五部
 太師太保一品少二品九品約祿米三十石錢二十貫八品五十石三十貫七
 品八十石五十貫六品百二十石八十貫帛十端布二十端五品二百石一百
 貫帛十五端布三十端四品四百石二百貫帛三十端布四十端三品六百石
 三百貫帛四十端布六十端二品八百石四百貫帛六十端布一百端一品一
 千二百石八百貫帛一百端布二百端若祿有餘甯厚養廉以便風禁食也
 京官有儲居之費五品以下加祿如五品以四五之間俸之米三百石錢一百
 五十貫帛十七端布三十五端餘以此推之
 學士教於縣也歲給米三石貢于府以上也米五石試各署米八石
 明有訟狀紙價每告一狀納錢百以備文卷紙費也地方官除祿外收之此外
 取一絲一粒皆為賊

擬太平策

卷一

三 四 存 平 會 校 刊

京官府史選之成均退士府藏文卷史主書寫而文稿看語則官正佐自主之
 府史不與也歲工食米二十四石錢十五貫各衙門府史有進益者開處為本
 衙門士胥徒選之司馬之兵胥有才智與徒同給徵令行刑三歲一更藩府府
 史如之胥徒選之戎兵縣衙府史亦如之胥徒亦戎兵亦有班鄉正以下府史
 以學士胥徒以官兵不成者
 鄉正以下士居親民非有必宜轉用者不輕陞離里師陞邑宰邑宰陞鄉正鄉
 正陞縣縣陞府亦陞御史陞藩藩陞吏部副堂副堂亦轉藩縣衙佐陞衙縣
 吏衙陞府吏下五衙如之府吏衙陞藩吏下五衙如之藩吏衙陞吏部六品司
 官餘皆如之六品司官陞五品司官五品司官陞副堂副堂陞正堂惟兵衙陞
 兵部司亦陞金吾屬官以次轉金吾家宰陞師保五部都憲亦間陞此唐虞水
 火工虞終身一官之法也世謂曰通漢朝無所長取仕乃無所不在
更轉戶戶轉兵是與人實繁而便為工師也

士之貢也必首以孝官之陞也必首以廉
 古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共一百二十二人鄭註曰
 君子不苟於色不必備諸侯一娶九女大夫三女士有陪貳惟農工商為匹夫
 匹婦後世天子仍宜遵古制聘賢女立之而家宰管寺人以考察之有大則輔
 天子正之一品以至四品不得過九女五品以至九品不得過三女若娶而不
 生子者或有所歸去之或無所歸別養之而再娶庶民無子亦許置側
 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釐于北郊以為祭服上春
 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禮而獻之於王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帥女宮而滯概為齋盛女御掌御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則自后以下
 皆有職事六一則曠所謂修內治以化天下也今宮虛殿崩外官不得入宜家
 宰督寺人詔后以下行之

擬太平策

卷一

四 四 存 平 會 校 刊

冢宰管宮寺有罪杖之或誅之
 寺人給事宮中宮中給之衣食不許出外與外官接不稱官不制祿外尚有婦
 女婦以罪沒入者女孀之民間十歲入二十出皆有定數
 膳夫冰酒醴醴及醫周禮皆在天官則後世光祿精膳太醫諸官也冢宰輔相
 王躬故皆統之
 周禮掌舍掌幕屬天官司右太僕屬夏官皆以士大夫所謂供王使令前後左
 右罔非正人也右統屬則不肆
 禁官人以世天子之子封公祿一品公子侯二品侯子伯三品伯子子男四品
 子男子以下宗人官統之宗人官四品使同國子入成均學或選用勳臣封侯
 侯子伯子子男元勳亦封公即衍聖公亦不世卒則藩伯巡按公選其族德
 行道藝優者襲之

撰太平策卷一終

撰太平策

卷一

五

四存學會校刊

擬太平策卷二

地官

唐虞司徒專主教周禮主教亦主農臣征賦漢唐後專主糧稅今按道德齊禮教宜歸禮部如一縣鄉正以下農田征賦戶衙督之學校教法禮衙督之而天

下一家征多於古戶部亦宜按譜分司如山東司江南司之類
田有水可潞洩者則溝洫片之溝洫從斤田之便水田一夫三十畝即可無水而人民新造地足分者則均之一家八口百畝中人左右足各一踐與兩畝舒直等五尺也為一步步百為畝如不得均則限之一夫不得過五十畝多者許賣不許買宅亦有限

非均田則貧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恆產均田第一仁政也但今世尊富與貧殊為艱難顏先生有佃戶分種之說今思之甚妙如一富家有田十頃為之留一

擬太平策

卷二

一四

頃而令九家佃種九頃耕牛子種佃戶自備無者領於官秋收還秋熟以四十畝糧交地主而以十畝代地主納官納官者即古什一之征也地主用五十畝則今日停分佃戶也而佃戶自收五十畝過三十年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終其身亦可已矣則地全歸佃戶若三十年以前地主佃戶情願買賣者聽之若地主子弟業情願力農者三頃兩頃可以聽其自種但不得多雇傭以占地利每一佃戶必一家有三四人可以自力耕鋤方算一家無者或兩家三家共作一家地不足者一家五十畝亦可無地可分者移之荒處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而移其民以救其時事
戶納絹三尺綿一兩或布六尺麻二兩

旱地潞洩徒費也但與鄰田栽樹以清疆界以統材木
禁銀亦不許充征但如金珠玉翠為器飾用或雜稅以錢應亦以鈔

分士農工商四民十家一牌註明某士某農某工商縣有籍士歸學農歸田工造作不出其鄉商行者不得過千里遠販侈靡淫巧者誅凡行商必里師邑宰與之印票計日歸收之無印票許外人收其貨責其人

王制司空與事勸功無曠土無游民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王視學變之不變屏之棘寄自蕭曹以清淨為治以獄市客奸而民始多開曠自佛老以清開為教而民始以開為貴而天下靡亂矣天下有一無事之民則一民廢無一無事之民則天下治今士人靜坐講無極性天空談或玩鴉鵲或博奕嬉戲里非之民閉處曠遊空飲叢談非勸學非力農非工商力作皆游惰也司徒督各藩令各縣戶衙督鄉官凡保中有游惰者保長教之不變稟於里師責之以上皆以不變稟邑宰責之不變稟鄉正責之不變縣責之又不變士宜如明太祖策

擬太平策

卷二

二四

道遠樓令為其玩而斷其食良毀求改誠者釋之不變閉而斃之農工商皆監堅未等身具木項一項腰一項膝下一項束緊鐵錐之令可食不可屈轉發其鄉里執更守門三年悔改誠者乃除之歸業不者終其身
官日有事無事即元員去其人除其職

凡保里之民以事外出者稟印官給以票無票外即闖上納之歸問罪
凡產物商有厚利者即產地徵其稅如布帛等民間交易者無征販商或匹

一二十文或銀一二分
烟膏地利禁之齊

周禮凡庶民無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无梯不蠶者不帛不積者不衰

王制行養老之禮后引戶後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

非人不養者一不從政鍊寡孤獨無依者皆有常餼

李杜曰今違古而修墓且惑於風水家各爲塋曠土失農甚非策也宜仿周禮
家人墓大夫之制國北鄉北族葬惟名宦顯德稍爲封識楹前立石柱刻云某
公卿之塚或某學賢之家翁仲松柏不許墜植餘冢更不許斥條

擬太平策卷二終

擬太平策

卷二

三

四存學會校刊

擬太平策卷三

春官

宗伯掌天子及藩府縣天神人鬼地示祭祀辨籍視學養老恤喪兵凶冠昏朝享射飲序序其舉頒歷教護實資貢之禮而分司職之

南郊南向祭天配以祖東上天道尚左也北郊北向祭地配以祖亦東上地道尚右也藩府縣不敢祭天地日月而祭社稷風雲雷雨山川在其地者社遍于鄉里

宗廟天子七廟始祖下六世禴六則祫入遷廟高曾祖廟若有變則禮俱論歷數爲世次不論倫次如春秋閔公弟僖公兄僖繼閔而文公僖之孔子以爲逆祀左傳以閔僖爲父子而子先父謂閔爲君僖曾爲臣君臣即同父子公羊以爲先禰後祖謂文公立僖宜入禰廟閔宜升祖廟是論世次不論倫次也典午

擬太平策

卷三

一四在學會校刊

廟制兄弟同爲一世非也夏父弗忌曰僖明爲昭閔次爲穆而宗有司曰非昭穆也穀梁亦云逆祀是無昭穆也則昭者與穆者兩端不同而皆分兄弟爲昭穆二廟後儒謂兄弟同一廟無據之說也典午論倫次有尊行繼者將已祫之祖父又請入廟先帝之已入廟者退而不祀其爲訛謬顯然可見也若一品以至九品皆立家祠祭高曾祖廟以收族立公祠祭始祖以下以收遠族高祖主祫則入公祠祭儀有等殺祠廟如其重庶人祭于寢

春秋嫡母生母文同禮同宜定制自天子庶子爲君以及庶人庶子承後者生母祫非入廟一同嫡禮
陸世儀曰藩府縣官皆宜立宗廟冠昏喪祭皆在任行以爲民倡到任則請祖廟主人廟四時祭之廟官以班助去則還主而繼者入之遺喪不去任佐攝政葬後墾墓以臨返聖室守喪禮其吉事以佐攝公廟則立於族居不於任祭

以攝

府縣鄉官約皆士者可立廟行喪祭禮藩伯以至京官任非親民而天下人皆在焉喪禮難在任舉行也還喪卽令返里治葬守喪服闋復位或別選人或以人攝若祭可於任行但還則還主爲難而四品以上必當祭始祖而其主在公祠不可移則始祖四親立行位率屬官以祭京官獄邸無廟祭於居室之堂其無屬官者延僚友相禮燕饌

令京官及藩府縣鄉除朝參外皆行朔望禮拜父母家嗣家人各拜其長外拜應祀神祇屬吏拜其長

周禮仕學不分文武不分兵民不分官吏不分而上之君師不分此所以致太平也

頒三物教法於各藩自府下縣鄉吏受之各以教其所治保長擇士家子弟八

擬太平策

卷三

一四在學會校刊

歲可教之學者聞於里師師選之入里學教幼穉退讓認字學書卽解字義先書有用字習小九九險三年十一歲不可者罷可選入邑學邑學教以孝弟忠信幼儀惟謹習六書九章學歌讀論語曲禮凡邑有喪祭役政則率弟子與事有能書之險三年十四歲不可者罷可選入鄉學鄉正教幼穉加詳吹篪鼗鼓琴瑟舞勺習射御即凡邑鄉喪祭役政官率之執事書教敏有學者險三年十七歲庸劣者罷縣尹選俊者冠入縣學教以智仁禮義忠和之德孝友睦姻任卹之行各閱一經如孝經詩書儀禮周禮禮記大學中庸仍入記至易春秋孟子左傳頗閱者聽若爾雅公羊穀梁不必名經爾雅學書時已解授之學大禮大樂閱史鑑律例作策論即止學騎射凡縣有喪祭賓飲兵役學士皆與執事掌其文書事訖書某某行某某獲優險三年二十歲庸劣者仍罷歸農工商舊者貢之府學府守教試之三月下者返之縣鄉及邑再教之貢俊於

藩學藩伯教試之三月下者返之府縣及鄉貢俊於大學宗伯令成均大司樂
教試之三月五品宗伯又親試之遠僻學士入京艱者成均遣官以時至其
地教試之下退之藩府及縣成均藩府觀諸生之學即可知其教之高下勤惰
因以爲鄉官之殿最而申飭之記之以俟九載黜陟取中者爲太學生遺歸有
室縣尹六衙公量其才學定其科目兼科農科禮科樂科兵科刑科工科惟兼
科多以用多也兼科入尹署吏衙署農入戶衙署禮樂入禮衙署兵刑工各入
其署試其事而爲之附三年蓋二十四歲矣選明習厥事者尹署兼科爲里師
吏署兼科爲吏署下士佐政餘科各佐其署吏農禮刑科亦間爲里師兵科亦
爲巡檢驛丞工科亦爲司市農亦爲倉使未明練者再試三年而進退之進爲
下士退爲府史外有天文地理醫卜水火專科者地理入兵工二署爲山原川
澤等官水火入工署醫入吏署卜入禮署天文貢於欽天監爲天文生成均藩

擬太平策

卷三

三

四

府返士再教再貢之
禮有華人而習者如視聽言動以禮是也有人人習之以待行者如冠昏喪祭
士相見是也有童子卽習者灑掃應對進退也不分科者也如宗廟朝見諸典
制之類學之以待入官則分科者也
周禮太師少師以大夫士其他肆業奏樂以供燕射君舉如上韓中韓下韓則
皆俗工不必士也
成均司掌教天子之庶子庶孫公侯伯子男之子凡京官子弟謂之國子其屬
有下士教八歲以上中士教十一歲以上上士教十四歲以上少司樂教十七
歲以上二十歲則大司樂教之兼主教試藩所貢士
藩辦事下士取之府府辦事下士取之縣在京各衙門辦事下士皆取諸藩京
下士隸中士中士隸上士上士隸六品司官與藩衙同

歷用小術通書建破等說又每月以六甲六十日吉凶神煞多少定修造昏祭
宜否虛誕膠固宜洗之傲月令十二月分二十四氣如立春禁民伐樹覆巢相
土所宜殺之類以敬授人時月吉則鄉吏以月歷各教其民卽古視朔也
設禮司掌一品以至九品冠昏喪祭燕賓禮節等教

周禮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鄭註賈疏云不使嬪婦掌者恐尊者率則專妬
女御官卑不敢也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也毛傳曰后妃羣妾以禮御
于君女史書其月日有子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
著于右手按此則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有孕不進疾不進月事正行者不進滿
五十不進值齊日不進其人有父母喪不進后常夕則王退至后宮餘俱不在
后宮而嬪御抱衾與衾以服侍王于燕寢內則云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柳縱
弁總拂髮裝服然宜立制曰御叙三年不近者歸其家嫁之

擬太平策

卷三

四

四

明選駙馬於民間不倫也凡帝下嫁宜擇大臣子弟賢者令媒通之而事舅姑
順夫子如士民禮
制度司掌各官冠服與蓋宮室儀衛宅兆等殺牲一律度量衡四民務一道同
風如僧道剃髮天主等衣食行習不同者禮衙鄉吏變之不變開於上屏之四
夷強梗者立誅之
考文司禮樂射御書數考古準今爲書經史考訂精核皆刻摹頒各藩離京遠
者藩禮衙依式納布諸子百家及明人性理諸書八比時文不許銷賣文集如
韓愈可觀餘不許銷賣若佛仙異書及小說劇其板焚其册敢存留者問重罪
禡祭司正天下祀典除天子祭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七祀宗廟歷代聖帝明王
文廟藩府縣祭社稷境內山川文廟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士庶各祭其先五祀
里社外皆爲淫祠如秦伯關公之賢亦祇各祀其鄉他方不得濫設若仙佛諸

宮一概改爲民居建遺者問重罪

禁市井開酒肆羣飲家自釀黍稷養老燕賓者聽燒鍋白酒屬禁絕民間許春
秋祀社祈報鼓吹演樂羣飲一日以舒民勞他日禁

正樂司古樂升歌笙入合樂合語舞蹈諸法頒行藩縣今樂演齣亦不必廢惟
晉叶律呂事歸忠孝節義訂冊頒行若私演男女淫媾之事之聲者毀其冊重
責其人

周禮龜卜占筮在春官宜如之而選擇時日亦隸卜筮以從事學問則其術正
也

周禮有諸史即起居注史官有馮相保章即欽天監

藩府縣禮術亦立左史右史各一記一縣之事並司冠昏喪祭諸文如誌傳碑
銘之類

擬太平策

卷三

五

四在學會校刊

周禮冢宰正月始和縣治法于象魏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司徒縣
教法于象魏徇以木鐸如之後世法繁不能徧縣宜擇孝弟睦恤禁盜及奸賭
游惰重大者二十條元日示之聚衆則令學士讀以警之驅而使由勝於講
以使知也

擬太平策卷四

夏官

司馬掌調用天下兵馬無事則修武備儲將才有事則審機宜酌緩急訓練田獵除式器簡軍實強本固藩防邊靖海各分其職爲司兼副家宰論辦官材
做古軍兵于農二十五家約五口計之得一百二十五人除老弱婦女三之二得強壯四十一人選一官戶二十應六十退二十五家人口田產配之約與他二十五家等器械二十五家按田公製四官兵選一馬官兵甲冑芻豆百家按田公出无事則業其家之農有事上戌出征皆領糧於官定以數農隙里帥教其射與武藝不上戌者有盜同鄉兵捕千家出四十官兵邑宰三月試其射御擊刺火器有隙隨時教之萬家出四百官兵鄉正半年試之冬月縣兵衛至鄉教之戰陣比其藝而賞罰之即以田獵做周禮以賞罰多少爲鄉正以下之殿

擬太平策

卷四

四

最戍縣者四鄉歲二百人供捉賊捕罪夜分班巡城有事用兵多者臨時再調之鄉若干戍府者歲三百戍藩者歲二千皆取於縣一歲一更府兵衛教府兵藩兵衛教藩兵而府守藩公巡按御史間歲三歲各閱其藩郡縣兵又有鄉兵百家除十保長四官兵太學生尙八十餘家家一人選四十鄉兵爲四牌一牌二鎗二刀二弓矢二爲鎗牌首督之餘爲火夫四十餘人里潯濠濠內起土卽爲牆二門二舖多月一更一人守巡二舖十人擊柝金二舖迭傳四夜一周鄉兵每夜十人巡火夫而粟其惰者於里帥官兵夜一人巡鄉兵如之里帥又間巡之邑如之有盜舉信礮信火礮以次傳鄉及縣火惟盜處舉皆望火來捕救鄉兵亦各官教閱之縣兵衛間一試之季冬隨官兵圍困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余曰百姓強君孰與不强
天下處處皆糧則天下富天下人人習兵則天下強

有草竊縣尹縣兵衛便宜發兵捕之聞于上不克乃郡發兵又乃藩發大警須衆兵天子遣使合符以發郡縣兵用古制說符字與籙的合多寡聽其用司馬不奉藩伯檄不得擅發郡縣兵而無合符藩伯亦不得擅檄司馬惟邊警則便宜發兵不待符左右藩亦便宜發兵或旁擊以分其勢或乘間以搗其虛

凡兵報驛遞俱宜迅速日夜約五六百里

官兵鄉兵習射士學射貢士射試士射而燕飲擇官與祭藩伯來朝皆射又比禮比樂惟六十以上免射則射之精者出縣貢士府藩成均試士步射外官與馬復試騎射三品以下官乘馬不許坐轎若乘車復古立乘禮六十以上乃坐乘則御之精者出朝廷養馬于西北邊如周非子唐王毛仲復明茶馬舊制以茶易番馬而士兵皆有馬民養馬或乘或力田者無禁則馬自推

擬太平策

卷四

四

金吾衛兵二萬大將軍訓之京營兵八萬大小司馬訓之皆以召募二十進六十退有田屯之不則給糧
各邊兵亦召募多寡隨其地邊藩統之且屯且守
關津立巡檢驛遞立驛丞其皆徒選于鄉兵捕奸盜備非常
周禮司士在兵部朝士在刑部皆正朝儀之官卽後世黃門給事也宜入禮部其職亦主封駁凡詔令下皆由之有不便者封還之
周禮有司甲司弓矢諸官則器械設司守藏宜精固如法

擬太平策卷四終

擬太平策卷五

秋官

司寇掌天下刑罰而持其平各藩分司如戶部

求不刑而不得乃刑之刑原仁也刑一儆百以安萬民又以成仁也

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又曰聽訟一詞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聽五目聽

笞杖鄉縣自理之季冬鄉聞縣聞府笞若干杖若干繁酷申飭之不變及故
出入人罪劾之巡按亦察劾之徒流府聞藩藩定之年終聞部徒某流某繁酷
申飭之不變及故出入人罪劾之內外御史亦察劾之死罪解府藩府藩覆
之巡按察之運部部劾之至秋乃決關係兵事主將立決者不論

明問罪充軍大誤軍者民之傑國之大事戡亂安民以定社稷曷乃以為罪所

擬太平策

卷五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也

王源曰有數罪當加以肉刑官吏犯贓錢一貫以上即墨賊字於面終身不齒
於人矣強盜不得財者則竊盜再犯亦則不可復為盜矣贓盜之源初犯杖再
犯斷右手三左手不能復賭矣姦者宮之和則婦人刺宮者不能復淫矣禁娼
妓不變者幽閉之

王源曰律例笞止五十而六十則為杖乃杖至二百而百杖以外人必死於是
以徒折杖以杖折徒以徒折流以流包杖又有收贖紛瑣得以上下不如杖止
於八十更重則徒徒一年以至三年五等未有不杖八十或六十者是徒重於
杖不必折也徒有役流無役至遠不過三千里則不得歸之流寓耳未嘗重於
徒也應以二千里三千里及烟瘴邊外為三等而終身徒役其地則但輕於死
而重於徒

擬太平策卷五終

擬太平策

卷五

二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擬太平策卷六

多官

司事 周禮曰多官亦邦事 兼天下地域山川阨塞與岡城隍宮室縣邑溝洫封
濟田非倉庫各有分司以考金木水火土五材之工

周禮鄉黨皆有地域溝樹之封疆關津亦然所以固國防戎且移之也

周禮司寇有刑民辜登民數天子拜登今縣鄉五年編審去舊增新二十入丁
六十免宜補工部以主力役也編審以十家牌照之則無包丁無漏丁

府新州縣或三四十城廣二千餘里或兩縣二三百里畝或一畝或數畝十餘
畝為一畝糧各處懸殊不均甚也必因山川形勢畫藩隨幅幅曲以分府縣

統府不論七八府統縣不論十餘縣合郡縣用坵丈除山川城郭圩塍令各戶
認其田若干而總計之定上田糧若干中下若干

擬太平策

卷六

一 四

建郡金陵柔胞汴梁四衝洛陽狹小長安雄武在崤函以控山東而西州不
綿且外人易入且後世費影運道難避惟燕京險則燕山以為城干

則河海以為池巨浪直達背倚盤石而伸手從左腋取物况直塞門戶千軍戒
嚴天子在邊四方全力注之自甘肅而寧夏而河套而開平大齊而遼左開元

通筋束骨一線穿成但背向忠其薄必寬夏河奪陰山開平大齊一帶凡沙幕
南可耕種屯牧之地盡復之建藩而官理之而民分鄉里居之繩四民以腹裏

之治屯兵守之所謂幕南無王庭也則固
都燕則東北水利必宜開行如虞集等所議凡山水常輪及有池塘存注不竭

者專官督民種稻則南漕可省
運復元人海運選熟知海道者各局立標識設墩船建巡兵使運道無患且以

靖海

海運行則會通河可廢廢則淮河易治塞固清口使淮河分流如古淮自洪澤
湖開壩家壩周家壩以通高寶諸湖直趨下河開海濱范公堤海口入海河兩
岸遙堤繞堤已有成績不必廢中淤者用混江龍鐵掃帚諸器歲浚之廣開雲
梯閣下海之路可也不則仍見蹟以淮刷黃同歸于海亦可

考工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湫之善防者水淫之謂淤泥淫
液也

周禮山虞掌山林衡巡林麓川衡巡川澤澤虞掌國澤財物述人辜苑囿皆
有守禁不弛與民者以民知取而不知節竭盜爭奪勢必涸涸而民用以廣也

皆立官械之修之令人守之如漁戶網戶之類至可取時然後令取之如茶如
鐵如木如竹如魚蝦如灰炭如人參黃連椒桂山珍海錯皆自產地釐稅之以

後出肆度關不征也惟魚翻池草連原雉兔微物任民取之無禁鹽商亦於鹽

擬太平策

卷六

二 四

場稅之其額也任其所之若小山澤出物微者縣鄉攝率之
井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

江浙等處設織造府供朝廷祭朝諸用
理藩司主外人朝貢交易

寶源司鑄錢大小以權子母以黃銅為小錢每文重一錢五分青銅為大錢
重二錢支物價官祿兵餉離京遠者藩亦許鼓鑄各錢字以別美惡惜費者罪

有私鑄則斬
開中明法也召鹽商屯田於邊開若干田行若干鹽

民出力役歲三日工役於官亦有日
僕從制立定數多者以之

各府縣修道塗橋梁以便行開溝渠以洩水湧工衙督鄉邑以時

縣四鄉立四司市戶布市之邑里立市長司市督之周禮云無者使有如農器

無者則農不便招其商以來之利者使阜器利而來者少起其價以多之害者

使無如賭具淫方賣其商毀其具靡者使微如冠破過侈之類抑其價則來者

少也司市市長俱下士然市少市遠則民習樸儉多者罷之

各處倉廩本地官監之在他處者特設倉使以下士

田獵習殺亦以行仁古禮如不合圍不掩羣不斬胎不覆巢諸禮皆宜頒示而

厲禁之
古禮如斂置不入滄池諸侯無故不殺牛等皆宜禁示

擬太平策卷六終

擬太平策

卷六

三

四存平會校刊

擬太平策卷七

六部外有

師保府太師太保少師少保以德優老臣爲之天子退朝坐而論道論治凡京
藩中奏事六部大事當達師保府者師保視而票之天子批答之冢宰佐天子
修身齊家師保佐天子誠意正心又有太子太師二品少師三品太保少保同
與天子師保府相接而別爲地太以少宰轉之少以藩伯陞之節教太子以君
道其德行道藝一同訓士其下皆有中書品同六官司官以任使令

都察院言官也不統於部恐銜也都御史品同五部長左右副都各一繩君闕
陳利弊劾奸貪達民隱其屬監察御史品同六部司皆許風聞言事內而巡視
京城外巡按各藩以代天子巡狩三歲一易

周禮太僕建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卽後世登聞鼓也歲一御史率之以

擬太平策

卷七

一四存學自校刊

逕冤達變達急遞

凡奏疏以及六部啓事皆令寥寥數語明達其事卽止不得前引後結中間誦
聖誦張以便觀遠者問以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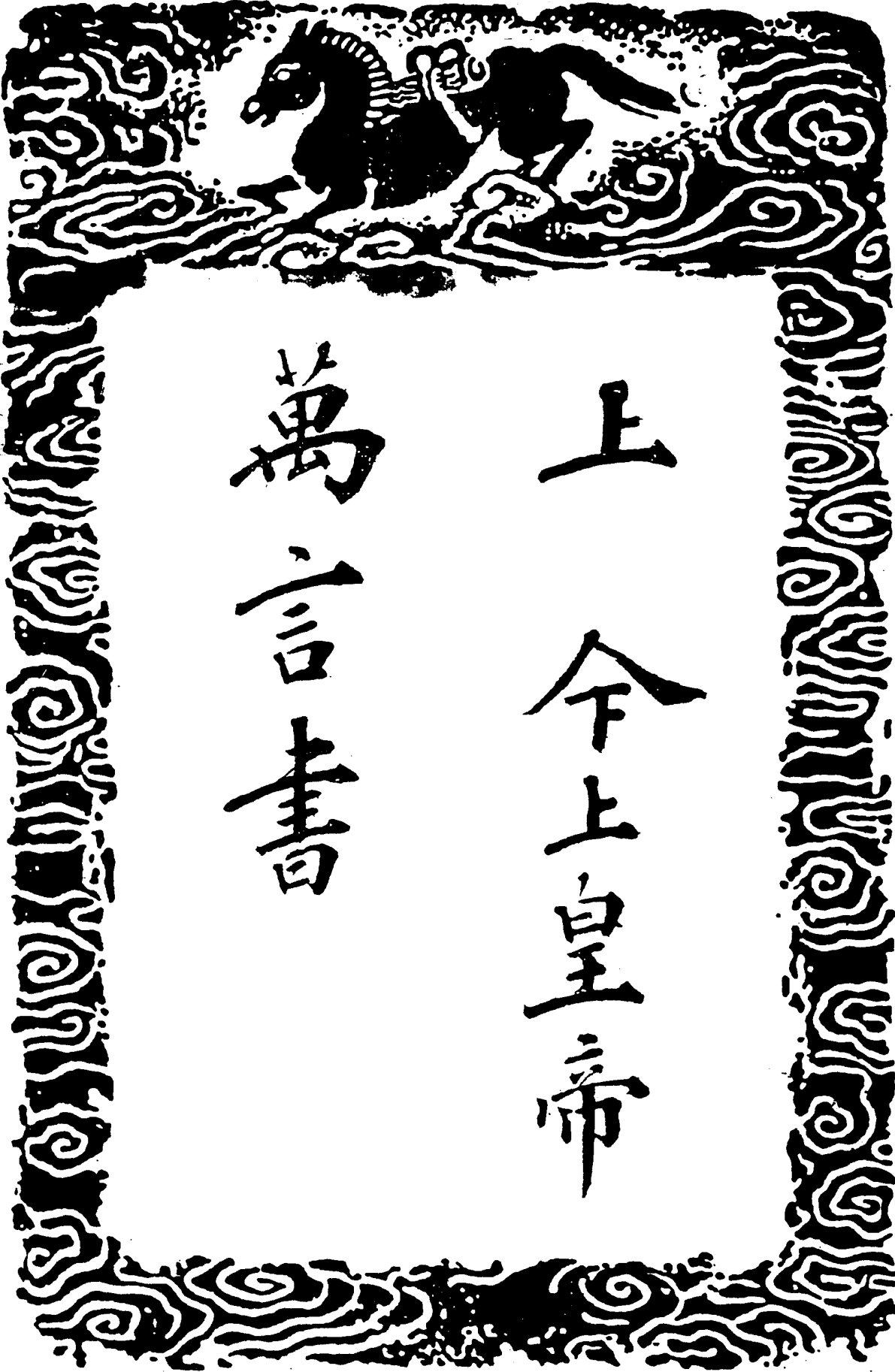
金吾衛金吾大將軍品同都憲以下副裨次之典禁旅不使兵權歸於一部也
分兵守宮門稽出入又分兵檢巡宮城備非常兵部兵則守外城

擬太平策刊誤表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頁二	頁四	頁四	頁一	頁一	頁一
行三〇	行三	行三	行二	行二	行二
字一〇	字一	字二	字二	字八	字八
誤七	誤一	誤一	誤一	誤一	誤一
正土	正侯	正女	正官	正官	正梁

刊誤表

四
存
平
會
校
正



上
今上皇帝
萬言書

上今上皇帝

萬言書

先緒辛丑仲秋
南昌讀有用書
工齋校印

上今上皇帝萬言書

臣聞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視一身且然而況國乎夫古今中外之人君其發揚蹈厲撥亂奠基功著於當時慶流於後嗣者大抵處積弱難治之世奮於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休繼明席富強之餘烈而後可以有爲也中國者天府之國廣土衆民有四五千年之教化五洲諸部方之蔑矣顧今者大執岌岌不治將亡爲有識所同憂而泄沓宴豫取延歲時一隅有警則君臣相顧失色甚者罷朝痛哭不知所圖舉朝之人無有能爲陛下畫一策出一謀

上今上皇帝萬言書

二

以禦侮威敵者徒容忍洪涇順敵所求如償逋然畫諾而已求遂責解相對驩訢如克大敵者見免旣不能願犬亡羊復不思補牢臣伏處草野仰觀朝廷所爲私竊痛之臣聞古今有不爲治之國而天下無不可治之時陛下果欲有爲則臣今所言未必無可採擇者惟留神幸察臣惟中國之積弱至於今爲已極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僅十之三耳而天下洵洵若專以外患爲急者此所謂目論者也且卽外患而言其孰之至於今日者不自今日始也機動於明代國朝之間而

大著於道光咸豐之際使當日者見其已著矣吾君臣上下毅然閔然爲深究詳察其所由來而豫具其所以待之之術則所謂外患者一見而不再見焉可也不幸傲而弗圖使之再見三見屢見而終不爲之所於是乎有甲午東方之役夫甲午之役不獨撓敗爲辱也其辱有餘於撓敗者焉而吾國之權力乃爲天下所盡窺雖欲爲前之苟延歲時有不可得者矣然而彼各國猶未敢輕量中國也彼以謂中國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奮已耳使其知外情求自奮則以其壤地之大物產之閎人民之衆君權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二

之重其富強之效孰能當之今者以中國之大而辱於日本意者其將知外情而深以不自振爲憂而力圖其所謂自奮者乎此所以東事以還外人之於中國觀聽之深十倍於曩者凡吾朝野上下之舉動意向莫不深誦而詳論之何則望之深故察之審也然而以彼爲有愛於中國者則又非也不愛則何謂而深望之曰懼中國之終於不振致敢戒心破各國平權之局兵事大起而生民塗炭也蓋今日各國之執與古之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并兼而今之各國謹平權此所以宋衛中山不存於七雄之世而和蘭丹麥

瑞士尙瓦全於英法德俄之間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興日費量長較短其各講於攻守之術也亦日精兩軍交綏雖至強之國無萬全之算也勝負或異死傷皆多且難端旣構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與各國有以比權量力則彼將陰銷其侮奪覬覦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國之終於不振而無以自立則以此五洲上腴之壤無論何國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權相制之局壞矣慮此之故其執不能不爭其爭不能不力然則必中國自主之權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三

失而後全球之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於爲是哉爭存自保之道孰不得不然也臣故曰各國深望中國自強望之深故察之審也今夫外患之乘中國古有之矣然皆利中國之弱且亂而後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此是故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爲治尙易於古叔季之時夫易爲而不能爲則其故由於內治之不修積重而難返而外患雖亟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積弱由於外患者十之三由於內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內治云何法旣敝而不知變也臣聞天下有萬世不

變之道無百年不變之法蓋道者有國有民所莫能
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國以訖五洲但使有羣則
莫不有共相爲生養相爲保持之事既有其相生養
相保持之事矣則仁義忠信公平廉恥之實必行於
其間否則其羣立散種亦寔滅至於法則不然蓋古
之聖賢人相一時之宜本之不變之道制爲可變之
法以利其羣之相生養相保持而已是以質文代變
曰三代而已然卽有神聖祖宗明諭切戒所以期其
子孫世守者意亦曰使內之民物外之敵國常無異
於今則吾之法制固可以措天下於至安而歷久而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四

無弊必不云情異事遷世變方亟所立之法揆之事
理不可復通猶責之子孫令兢守其法以馴致危亡
也明矣臣嘗竊讀中外各國史書矣見彼外洋一國
旣立爲之主者率皆一姓相傳累千餘年而不變卽
中間更制民主置其舊君而他日復辟必更求其裔
爲之如法蘭西前之盧夷是已至於英德與日義比
諸邦則舊治未墮爲之君者惟一家而已獨至中國
則云一姓不再興矣三古以還君此土者不知幾易
治亂興廢如循環然此其故何哉司馬遷曰物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窮變通久使民不倦外國窮而知

變故能與世推移而有以長存中國倦不思通故必
新朝改物而爲之損益果使倦而能通取來者之損
益而豫爲之因世變化與時俱新則自夏禹至今有
革制而無易主子孫蒙業千禩不墜可也何必如漢
臣劉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哉且夫王
者之大事莫大於法祖而敬天矣敬天則當察天意
之所趨法祖則當體貽謀之所重天之意於何察察
之於億兆而可知祖宗之貽謀於何體體之於一已
而可悟近歲以來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與不知莫
不爭言變法甚且謂中國若長此終古不復改圖將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五

土地有分裂之憂臣民有奴虜之患民情如是則天
意可知矣且臣知 陛下之所以謙讓逡巡終不忍
言變法者重以子孫輕改祖父之道故也此誠 陛
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竊以爲過
矣臣請得就 陛下一已之意明之設今者 陛下
憤因循之致弱不得已審執度時制爲一切之法以
補救之凡此亦 陛下一時之計也而千秋萬歲之
後 陛下之聖子神孫其所遭之世雖其所以待救
者不存然猶兢守 陛下之法至於不可復行甚且
坐法之故使人才消乏財賦困窮內憂外患至至而

不可復支如是而猶不變甯使宗社傾危種姓降爲
阜隸則 陛下以爲孝乎且將恫其易轍改絃以與
天下更始乎臣愚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然則
皇天之意莫急於利安元元 祖 宗之貽謀莫
重於保世垂統而旣敝之法度猶芻狗之不可重陳
惟 天惟 祖 宗所日夜屬望 陛下早爲改革
者也此在常智猶能知之而謂 陛下至聖至明庸
有不知此理今者 陛下君九萬里之中國子四百
兆之人民其爲榮業可謂至矣然而審而言之則所
承之重實百倍於古之帝王所遭之時亦古無如是
二 今二皇帝萬言書 本
危急者國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諱不敢徒
以悅耳之言欺 陛下竊以爲無一事及外洋者而
其所以獲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吾虛實故耳
甲午以來情見執屈矣然而未卽動者以各國之互
相牽制故耳故中國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決知我
之不能有爲而陰相約縱以不戰而分吾國使其約
旣定雖有聖者不能爲 陛下謀也爲 陛下謀務
及此約未成之際此臣所謂時至危急者也况客歲
德人之占奪膠州則外人意之所欲爲愈明白而不
待更察矣東方俄日洵洵論者策其必出於戰戰則

無論孰爲勝負而我將有池魚之憂伏惟 皇天
祖 宗以丕基鴻業付 陛下 皇太后援立 有
德原以冀 宗社萬世之安且使中國一朝而分則
此四百兆黃炎之種族無論滿蒙漢人皆將永爲賤
民而爲歐人之所輕蔑踐踏 陛下卽敝屣萬乘不
爲身謀奈 九廟在天之靈與 皇太后千秋之養
何奈中國率土臣庶所以愛戴 陛下之意何此臣
所謂 陛下奉承之重百倍於古之帝王者也夫
陛下所承之重如此所遭之時其危急又如此然則
陛下雖欲趣過目前忍與終古不可得矣然而居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七
今之日而欲講變革圖富强雖臣至愚亦深諒 陛
下之難爲也蓋古今謀國救時之道其所以輕重緩
急者綜而論之不外標本兩言而已標者在乎理財
經武擇交善鄰之間本者存夫立政養才風俗人心
之際執亟則不能不先事其標孰緩則可以深維其
本蓋使執亟而不先事標將立見覆亡本於何有顧
標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壞則標非所附雖力治
標亦終無功是故標本爲治不可偏廢非至明達於
二者之間權衡至審而節次圖之固不可耳夫欲審
權衡則必審察時勢內政外交皆瞭然見其癥結之

所在而無影響之疑此固事之大難者也且臣云吾國之富強與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亦非敢爲無徵之辭抑已揚人欺 陛下也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遠臣請得爲 陛下深明之臣聞建國立羣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爲要圖分民分土地醜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強兵爲切計此不易之理也顧富強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後可幾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礱而後日進此又不易之理也歐洲國土當我殷周之間希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臘中衰乃有羅馬羅馬者漢之所稱大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八

秦者也庶幾一統矣繼而政理放紛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俄特日耳曼諸種起而乘之蓋自是歐洲散爲十餘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爲榮以負爲辱蓋其所爭不僅軍旅疆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於文詞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於相忌終於相成日就月將至於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餘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執之華離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問方數萬里之地帶河礪山渾整綿亘

其地執利爲合而不利爲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爲據亂而其治終歸於一統統既一矣於此之時有王者起爲之內修綱維而齊以法制外收藩屬而優以羈縻則所以禦四夷綏百姓而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聖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於至安而不復危者心一而已聖人之意以謂天下已治已安矣吾爲之彌綸至纖悉焉俾後世子孫謹守吾法而百姓有以相生養保持永永樂利不可復亂則治道至於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強爲哉是故其垂謨著誠則尙率由而重改作貴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九

述古而薄謀新其言理財也則崇本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源戒進取敦止足要在使民無凍餓而有以劑豐歉供租稅而已其言武備也則取詰奸宄備非常示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爲絜長度大之勦敵則無事於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餉之煩苛則無由畜大支之勁旅也且聖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貴也然以爲無益於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厲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尙同而旌其純良謹愨者所謂豪俠健果重然諾立節概之風則皆懲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

是數傳之後天下靡靡馴伏易安而難危亂萌無由起而聖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於是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孫也以爲安民長久之道莫若此耳蓋使天下常爲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親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復亂危此其爲甚休可願之事固遠過於富強也不幸爲治之事弊常伏於久安之中而謀國之難患多起於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闖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歲所爭競磨礱而得之智勇富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十

強以與吾角於是乎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僥然不終日之執矣嗟夫此其爲事豈僅 祖 宗之所不及知也哉蓋雖周孔之聖程朱之賢其論治道慮後世也可謂詳且審矣然而今日之變則亦所未嘗豫計者也今夫 陛下之所以爲治與諸臣之所以輔治不過近考 祖 宗之成憲遠稽古聖賢人之所著垂詳擇其中以措之於政而已而今日外交之事既爲前人之所不及知而未嘗豫計則 陛下之爲治與諸臣之輔治者將皆無所循效據依以爲一切因應之具往者嘗欲不察外情而純任我法矣顧外

人不但不能我馳驅乃常至於決裂而吾國愈病於是更以柔道行之曲意從彼以苟求一頃之安然而彼之欲常無厭而曲意之爲將有時而必不可忍於是 陛下乃起而求折衝禦侮之臣與夫綢繆未雨之佐而平居 國旣不以此養才士亦未嘗以此爲學則人才消乏之弊見矣 陛下思所以整武備繕封疆與一切可以建國威銷敵萌者而今日船械之費動輒數百鉅萬吾國度支以之處平世則有餘以之圖非常必不足則財賦匱乏之弊又見矣夫人才之與財賦二者興事者之所必資也而皆乏如此則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二

陛下縱欲爲之而安所藉手乎且臣聞天下非財之難也而理財爲難又非求才之難也而知才實難夫今日中國所處之時執旣大異於古初矣則今日之才方之於已往者雖忠孝廉貞之德不能不同而其所具之才所以幹濟時艱策外交而輔內理者必其詳考古今之不同而周知四國之故者也夫如是故其所治之學與其所建白者亦將有異於古初而異於古初者非 陛下與內之二三大臣外之十數疆吏之所嘗學而深悉也如是則無以知此才而爲之區其賢否矣無以知此才而區其賢否則所求之

才伏而不出而游談亂真者日以多故 陛下雖屢下明詔督諸臣以薦舉之事而彼外之不能不緣虛聲以爲采內之不能不本己意以相求薦而 陛下用之矣然而事實之際不可誣也則不幸往往有敗敗而 陛下又不悟其才之非真也轉曰今之所謂人才吾既取而用之矣而於吾事乃如此然則天下固無才抑雖才亦無益於吾事也如此則 陛下求才之意衰而中國之人才愈不出夫人才者國之楨榦也無人才則所謂標本之治皆不行於此之時陛下欲自爲其本則其事無巨暮之效爲之雖切恆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三

恐不逮於救亡救亡而急理其標則 陛下在在無人才之助臣故曰居今之日而欲講變革圖富強雖臣至愚亦深知 陛下之難爲也今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之民則見國執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爲不必驚擾倉皇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 陛下惟恭已無爲順民所欲而數稔之間吾國固已強已富矣彼英國之維多利亞不過一慈祥女主耳非所謂聰明神武者也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則尤庸闇非才然而英吉利富強之效百年以來橫絕四海遠邁古初者則其民所自爲也顧中國之民有所不能者數

千年道國明民之事其處執操術與西人絕異故也夫民既不克自爲則其事非 陛下倡之於上固不可矣臣居平嘗論中國今日之法雖已大徹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經數千載自然之執流行而來對待相生牢不可破今者審執相時而思有所改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綸設但支節爲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况興作多端動糜財力使其爲而寡效則積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爲可慮者也邇歲以來朝野之間其言變法以圖自強者亦不少矣或云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三

固圍爲急矣則請練陸營而更立海軍或云理財最要矣則請造鐵路開各礦設官銀號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則議廣開學館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夫 國家歲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之日增無窮新舊並存理自竭蹶臣聞爲政之道除舊布新相因爲用者也譬如病痞之夫欲求強健良醫臨證用藥必將補瀉兼施夫而後積邪去而元氣蘇徐收滋補之效使其執不可攻瀉恐傷病人之說而專補不瀉日進參耆則雖所費多金以求良藥恐痞疾終不可瘳積邪日以益堅而大命

之傾將無日矣 陛下試觀今日諸臣所爲何以異
此臣竊謂前者諸事以治標而論則事執太逼恐無
救於危亡以治本而言則積習未祛亦無益於貧弱
其事誠皆各國所以富強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圖第
爲之而不得其序則遠之有資敵之憂近之有糜財
之患而於自強之實去之尙遙何者將以爲標則救
亡圖存事尙有亟乎此者以之爲本則原始要終事
尙存先乎此者也臣竊自忘其愚賤曠觀時變蚤夜
以思既深識大局之至爲難圖又大願 陛下之不
可不勉得未變法之前 陛下之所亟宜行者三既

二 今上皇帝萬言書 四

變法之時 陛下之所先宜行者四狂夫言焉 聖
人擇焉屈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
正惟 陛下俯垂聖聽而已臣所謂未變法所亟宜
行三者一曰聯各國之驩今夫歐洲各國之事至紛
紜矣然而約而言之大抵英俄兩大權之所舉措而
已英最孤立俄則有法德之連其所以連者以三國
皆以傾英爲謀故也蓋英之海權最大而商利獨闕
其屬地大者有五印度南澳洲與北美之康納達非
洲之好望角而尤要者則自其國繞大西洋而入地
中海出蘇爾斯紅海達印度洋過新加坡北首而入

吾之東海沿途島埠如置驛然蟬聯不絕以爲屯煤
轉餉之資而輔之以全球之海綫此可謂筦五洲之
鎖鑰者也餘國出而行賈皆有仰於英而英則無所
待於餘國然而以設埠之多也故雖爲國大費而不
能不盛設海軍而彈壓之此則事相爲表裏者也至
於俄之國執則與英懸殊英島國也而俄處大陸地
執平衍跨有二洲游牧農漁之利最富陸師額設之
多甲於天下善治而自守收葱嶺以西之部落夫已
蔚爲雄國矣然自大彼得崛起以來常以無四通不
門使商利不恢國威不暢爲恨百數十年其君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五

若臣所處心積慮不遺餘力者爲斯一事而已拓土
開疆抑其次也波羅特海白海皆凍不足以畜船黑
海寬矣而內有君士但丁之限外則地中海東西兩
頭皆英人司其門戶俄不得以逞志也前者思南通
波斯阿富汗以出印度洋矣然此又英人所必爭雖
死辭不能入尺寸者也咸豐末年以中國之多故伺
隙蹈瑕唾手而得我黑龍江之東部於是俄肇有海
參威自由之海口而其國東方之略亦用此爲起點
矣自彼得得堡以抵海參威一經兩海中間徑六七千
迷盧多窮徼荒寒之地俄不惜籌數百兆之費創爲

錫伯利亞之鐵路以通之英通海而俄通陸道成則有以奪英之商權而大得志嗟夫謀國如此此可謂高掌遠蹠者矣不幸道未成而有甲午之事高麗失怙而我喪師日本薦食上國且有以妨俄數十年慘淡經營之大業此其缺所不能不爭者也於是俄既以助我爲名矣則英自不能不合日本而法德者則俄自知兵力之單而引以爲重者也夫法之事俄久矣其事俄也疾英國而思報德人也俄一舉足有以爲二國輕重德不能樹襟背之敵故不得已而折入於俄然往者俄法衡而德奧欲爲縱矣且使法人報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云

德之志日久而衰則俄法之交或不可恃大抵各適已事而已此泰西各國之大略也至於泰東今日之局俄日殆不可解之深仇日於俄之助我也怨淺於俄之以我爲名以自利也怨深且俄人在韓之所爲尤使日人噓娼不能出氣故乙未至今兩國僉儻爭爲戰備簡軍峙糧無一息之逸吾沿海米價爲之昂騰度日本之未與俄告絕者恐英援之不足深恃已耳今夫英固海上之雄國也往者泰東西有事英罔不執牛耳者矣顧近歲以來獨若謙讓未遑不敢爲天下先者是亦有故海軍之費已重屬地過多恐窺

數之不容穴一也其治已成民主之規民主者不甚以并兼爲利二也爲各國所妬媚者深已亦自危孤立三也非洲南北移民新壤與各國日有違言國事已冗四也前之成績備極崇闕今卽不爭已多厚實爭之而勝增者無多爭之不勝國榮頓減故常以持盈保泰爲事五也君王后享國六十年矣卽位以來國之富強日臻已之聲名俱泰爲其前史所未有當國者咸思保其晚節不忍輕舉六也以此六之故雖武備 修力足與人爭先而無往不爲持重此客歲以前英人大略之政策也然臣聞其近月以來稍稍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七

變矣變則英日兩島國右挈左提必有以阻俄人之東略而俄人不能爲讓則東方戰事始殷然矣至旣戰之後各國之離合錯綜與其勝敗之數雖有明智不可得以豫言也昔者甲午之役各國皆以日本爲必危去歲土希之戰論者又以希臘爲宜勝及其事驗明白皆異人言是故事變之來非臣愚所能豫決而所決然可知者則我必受其敝而已蓋外國之事如海流然方其瀾之安也則蛟龍鯨鯢翔泳奔突奮迅悅豫於濤波之中皆寬廓有餘而不足爲患及其聚爲海嘯則渾亂蕩滴水之百怪皆鬱勃放肆求自

快其意而不可禦而所衝之地田廬民舍罔不被災者矣是故目前東方之禍苟有術以弭之亟宜早爲之所臣徧觀歐亞二洲之中其能弭是禍者獨中國而已而中國之中獨一人而已則 皇帝陛下是也設今者 陛下奮宸斷降德音令計臣籌數千萬之款備戰艦十餘艘爲衛上請 皇太后暫爲監國從數百親賢貴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國歷聘諸有約者與分庭爲抗禮爲言 中國天子有意爲治今之來者願有以聯各主之驩以維持東方太平之局懷保中外之民人繼自今事之彼此交利如通商如公法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五

義所可許者吾將悉許之無所靳且吾將變法進治俾中西永永協和惟各國之助我而具有陰謀無義侮奪吾土地而蹂躪吾人民者吾將與有義之國爲連以禦伐之夫如是則不待 陛下詞之畢五洲稱聖明英武而東方紛爭之禍弭矣伏維 陛下所遭之時爲中國古今帝王所未曾有則 陛下應機發業亦當出於帝王所未嘗爲 陛下果採臣言則上之有以永 宗廟萬世之安而揚其靈下之有以拯神州億兆之民而作其氣外之有以解東西各國不可已之兵爭而弭其禍 陛下 一舉賢於堯舜禹湯

文武遠矣此臣所不勝爲 陛下大願者也夫帝王會同在西國亦年月事耳而自 陛下行之則有如是之效驗者在西國則爲數見而不鮮在中國則爲曠古而非常也至於親履其地則有以知中西政俗之異同知其異同則有以施吾因應修改之治其爲益甚衆有非臣所能詳舉而細論者矣二曰結百姓之心臣聞孟子有言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賈誼亦曰聖人有金城民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民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降至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五

宋臣蘇軾之告其君亦一言再言以深結人心爲本此以見自古立國之道未有人心未去而國本或搖者也其在一統無外之世固爲重矣而處權均力敵之時其重倍之此誠今日 陛下所宜戒傲恐懼而常目在之者也伏維 聖清受命自入關定鼎以來首革有明之秕政作則垂憲加意優民刑章賦役尤所反覆詳審蓋 本朝十有一葉二百五十餘年之間未嘗用一虐刑也未嘗加一苛賦也未嘗興一暴役也生其土者熙熙含和有終身不知征稅繇役爲何事者此其愛民之德不徒遠邁前朝蓋亦同時五

洲大小各國所未嘗有夫 國家惠保黎元至於如此而臣愚猶以深結人心戒 陛下者無他善政經久則習爲固有而民不知恩陋規孔多則吏爲屯膏而下乃疾視而其尤患者則尊卑闊絕上下之情不交兵民億兆雖欲效忠致愛於 陛下而其道莫由也臣竊嘗觀之西國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戰而不易敗得能者爲將則當者皆靡如華盛頓之自立與拿破崙之初起是已君臣上下日見相親撫循教訓截然如一家者次之而將貴君尊執分相絕招之以利用之以威者最下夫民勇法之資雖殊而貪生之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三

情則一行陣之間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必有不容己之恩義利害故也眞實民主之國其兵所以最強者蓋其事雖曰公戰實同私爭所保者公共之產業國土所伐者通國之蝨賊仇讐勝則皆樂而榮敗則皆憂而辱此所以臨陣爭先雖挫而不潰也至其次則銜恩顧義不忍棄捐且其君臣上下旣相親矣則其賞罰必明所以顧恤其私者亦必至傷殘則有養廢之廩祿陣亡則其妻子無飢寒夫如是則亦誓死而勿去矣獨至至尊將貴邈然不親招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應募而爲兵也如牛馬然其心固漠

然無所向迫於飢寒覷數金之口糧以爲生計耳至於臨陣之頃於其上非所愛也於其敵非所仇也一軍未破之時顧法重不敢去耳然而有時而可用者則必內地之戰爭前有城池鹵掠之獲後有官職保舉之優有一不存其兵皆廢夫以今日戰事之烈火器之威其槍礮之利鈍懸殊將領之賢不肖相絕者固無論矣至於工力悉敵之際則勝敗之數悉以士氣之振蕩人心之堅脆爲分以後之兵當其前二摧枯拉朽豈待言哉外國知其然也故其國主將官一言治兵莫不以撫循士大夫爲最急德主於宮禁之

二 今二皇帝萬言書

三

內特設武備學堂親選英俊少年已爲之師躬行訓練而甲午之役日本國主亦親駐廣島收恤傷亡其皇后以中宮之尊躬率妃嬪爲軍士織帶調藥嗚呼豈無故哉豈無故哉夫今日中國之事其可爲太息流涕者亦已多矣而人心渙散各顧己私無護念同種忠君愛國之誠最可哀痛甲午之遼東客歲之膠澳其中國文武官弁之所爲作民情之所見端臣具廉恥爲國諱惡有不忍爲 陛下盡言者 陛下聞格物之說乎格物家之言理也以謂一物之完而不毀堅而難破也必其中質點愛力至多如慈石吸鐵

然互相牽吸維持而後有以禦外力而自存及其腐敗也則質點之愛力全無抵拒舛馳而其物遂化今中國之質點亦可謂無愛力矣以此而當外洋猶以腐肉齒利劍也雖然 陛下慎勿恨民之無良也亦自反其所以附民者而已矣夫附民之要在得其心而心之精微必不可以美言文具取也今之爲 陛下惠養此民者不過數千之州縣而已爲 陛下統轄此兵者不過數百之將領而已凡此什八九皆受羊而盜其芻者也其不見德之日久矣 陛下之尊譬如天而官吏將領之可畏猶鬼神生養不爲之謀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三

窮屈無所於訴而日夜厲以徵求敲扑之事民生是羣不知何所可戀士從是軍不識爲誰而戰則其忘 陛下之帝力於何有也不亦宜乎且民既不知其國之可愛矣則 陛下雖歲壽無限之費以庀新器練新軍部勒止齊悉用西洋之新法平居無事常派大臣爲之簡閱其巧密精練皆可爲無窮之美觀獨至一旦有急則相率以隨前者之覆轍此列禦寇所謂君形者亡也曷足用乎況其未必能及此也議者將謂昔中國之兵亦嘗強矣不必如西人所爲而後可用也則臣應之曰不然蓋事之利鈍起於相較至

於兵爲尤然戰者敵也必經權奇正事事可與人相敵而後可以言戰而有一勝之可期使其不然則未戰而敗形已具日者中國之敵非西人也至於內亂則草寇耳與草寇敵故卽用草寇之道亦可有功此所以湘淮二軍在前則爲精兵在今則至不足道猶用其制必敗無疑何則其所與較者異也今者中國制度固與外洋懸殊君民之間必不能如彼之輕簡然兵戰之事存亡所關急宜略師其意起而爲之臣之愚計欲請 陛下於臣前言出洋回國之便親至沿海各省巡狩省方縱民聚觀嵩呼瞻識共主又爲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三

躬閱防練各軍誓誥鼓舞振其志氣近事俄主卽位加冕與英國君王后金剛鑽喜皆游宴各部聽民縱觀親加勞慰其時舉國之民懽忻感泣人人有戴主死敵奮不自顧之心識者皆謂其民爲可用夫中國之民愛主之心亦猶是也特 陛下忽而遠之故隱而不見耳一朝振之其氣百倍敵國見此自生戒心夫使四百兆之人皆愛 陛下則 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哉此爲至計不可忽也三曰破把持之局臣聞國家變法之時其難有二一曰抑僥倖之門一曰破把持之局僥倖者自新進而言之也把持

者自守舊而言之也然而抑僥倖難矣而破把持尤難何以知其然也國家當奮發有爲之際執不能不開功名之門破常格以待非常之士彼僥倖者中無所有也而有意於天子之爵祿於是務廣交游談甚者或拜私門行苞苴以規進取雖然進取矣使其人之甚不肖則受者難之而言者或揭其短抑或負乘而敗則必無幸矣故抑之雖難而實易也至於把持之局之難破則自古而已然僥倖者皆小人也而把持之中不無君子但使其人不知當世之務不察理執之真則奮其偏見皆可與爲治者力爭雖刑黜有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三

所不顧其所稱引者動緣祖宗之法制賢聖之遺文而大君之所宜法守者也且人情常樂因循而憚改作故其持論和者常多及其既多則雖以人君之權有不能與其臣下爭勝者矣趙武靈之胡服騎射可謂英主之壯圖然與其臣公叔成諸人往復十餘周而後得行其意宋王安石之新法雖行之不皆合於道然亦救時不得已之計也乃一時爲之助而匡輔者少爲之攻而排擊者多於是黨論紛淆而宋治亦終不振矣然此猶是君子之把持也其害國如此至於小人之把持則其術尤工而其害有不勝俚指者

矣大抵君子之把持生於智慧之有所不周意見之有所偏激而小人之把持則出於營私自利而已國家承平既久則無論爲中爲外舉凡一局一令皆有緣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叢則其中之收利者愈益衆一朝而云國家欲變某法則必有某與某者所收之利與之偕亡爾迺構造百端出死力以與言變者爲難矣是故其法彌敝則其變彌不可緩而亦其變之彌不可緩則其欲變彌難蓋法之敝否與私利之多寡爲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與變之難易爲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變法之利國也顧不變則通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三

國失其公利變則一已被其近災公利遠而難見近災切而可憂則終不以之相易矣嗟夫此西人講羣學者所以稱必有爲羣捨己之人而後羣強而化進也且今者中國變法之難不必改用西法而後爾也但使人失私利者多則雖經典之所載 祖訓之所垂不能據之以敵把持之執今夫同律度量衡而謹圖法者王者之大政也著於禮經載之 會典且度量不同圖法不謹者其國必貧又計學之公例也而中國之數者之放紛雜亂爲全球之所無日者嘗有人焉欲爲 陛下立圖法矣以一兩五錢爲制色均

權等此法立則民無以滋其巧僞而吏無以售其姦而泉貨大通於中國有無窮之利此亦富國之本謀也顧何以事經部臣議覆以爲多所窒礙而萬不可行乎釐金者天下之敝政也吾與外洋議及加稅則英人常以爲言以謂吾不病中國之抽釐所抽重輕抑亦其次但商人出本行貨必示以一定稅則然後操籌計贏不至虧折而中國十里一卡百里一牙疏密重輕毫無定制夫取於民有制者又百王之通義也且賦民無法則上之所益有限而下之所損至多合天下而計之則國財之耗於無形者不少今 陛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三

下試取其法而整頓之而觀各省之督撫官吏以爲何如由此而推之則 陛下欲變科舉考試之法則必有收科舉考試之利者以爲不便矣 陛下欲廢弓箭用槍炮毀沙艇易輪船罷漕運收折色講河工用西法諸如此者皆必有收前利者以後之變法爲大不便總之如臣前言其法愈敝則把持愈多而變之愈不易不必問其爲中法爲西法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近人之論李斯亦云小人甯坐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貴痛矣乎其言之也然而臣以爲彼把持者

之計亦短矣譬之樹之有蟲人一身之有蠱聚而嘍之以爲得計而不念及其已甚則樹疆人亡而已亦與借蓋此莊周所謂濡需豕蝨者也使其幡然變計先國而後身先羣而後已則一身雖不必利猶可以及其子孫况夫處富強之國其身之未必不利也哉特一轉移之間耳是以臣之愚計以謂 陛下治今日之中國不變法則亦已矣必變法則甚勿爲私利者之所把持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利者故雖至不得已而圖改革其於小人必有所齟齬而不安厯代叔季之君夫亦自知顛危而思振刷矣使其匪所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三

齟齬而變之不難則古今安得有亡國哉臣聞帝王之用心與衆庶異衆庶急其一身一家而已然而仁賢之士尙有忘己以救物者至 陛下之用心則利社稷安元元否耳淮南子有云櫛者墜髮然而櫛不止者所損者少而所利者多也尙安能以數人之私戚而廢天下之公休也哉故不破把持之局則變法爲虛言 陛下果有意於講變革圖富強亦在斷之而已以上三端皆未變法之先所宜亟行者也蓋不聯各國之驩則侮奪之事紛至沓來 陛下雖變法而不暇不結百姓之心則民情離渙士氣衰靡無以

爲禦侮之資雖聯各國之驩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則搖手不得雖欲變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國二其事在萬民而三則在陛下之一心陛下果採臣議而次第行之則爲曠古之盛節機關闔開而數千年之治運轉矣然後因執利導所謂既變法所宜先者臣請竭其愚陋繼今而言之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三



真

独

原強

光緒辛丑中秋
南昌讀有用書
之齋校印

原強

今之扼腕奮矜講西學談洋務者亦知近五十年來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遠之可以經國利民之一大事乎達爾文者英之講動植之學者也承其家學少之時周歷寰瀛凡殊品詭質之草木禽魚叢集甚富窮精眇慮垂數十年而著一書曰物種探原自其書出歐美二洲幾於家有其書而泰西之學術政教一時斐變論者謂達氏之學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於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虛言其書謂物類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異者大抵以牽

原強

天繫地之不同與夫生理之常趨於微異洎源遠流分遂濶絕相懸不可復一然而此皆後天之事因夫自然馴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書之二篇為尤著西洋綴聞之士皆能言之談理之家據為口實其一篇曰物競又其一曰天擇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稍進則羣與羣爭弱者常為強肉弱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趨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

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爲爭也不必爪牙用而殺伐行也習於安者使之爲勞狃於山者使之居澤以是以與其習於勞狃於澤者爭將不數傳而其種盡矣物競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種風氣漸革越數百年數千年消磨歇絕至於靡有子遺如廿學家所見之古獸古禽是已動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動物之類也達氏總有生之物標其宗旨論其大凡如此至其證闡明確犁然有當於人心則非親見其書者莫能信也此所謂以天演之學言生物之道者也

原強

三

斯賓塞爾者亦英產也與達氏同時其書於達氏之物種探源爲早出則宗天演之術以大闡人倫治化之事號其學曰羣學猶荀卿言人之貴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故曰羣學凡民相生相養易事通功推以至於刑政禮樂之大皆自能羣之性以生又用迄今格致之理術以發揮修齊治平之事情深微眇繁富奧殫其論一事持一說必根據理極引其端於至真之原究其極於不遁之效於五洲殊種由狃榛蠻夷以至著號開明之國揮斥旁推什九罄盡而於一國盛衰強弱之故民德醕漓合散之由則尤三致意焉

殫畢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戡其宗旨盡於第一書名曰第一義諦通天地人禽獸昆蟲草木以爲言以求其會通之理始於一氣演成萬物繼乃論生學心學之理而要其歸於羣學焉夫亦可謂美備也已

斯賓塞爾全書而外雜著無慮數十篇而明民論勸學篇二者爲最著明民論者言教人之術也勸學篇者勉人治羣學之書也其教人也以濬智慧練體力厲德行三者爲之綱其勉人治羣學者意則謂天下沿流討源執因責果之事惟羣事爲最難非不素講

原強

三

者之所得與故有國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球弊坊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歷時久而轉相因其利害遷流則有不可究詰者格致之事不先偏頗之私未盡生心害政未有不貽誤家國者也是故欲爲羣學必先有事於諸學焉不爲數學名學則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也不爲力學質學則不足以審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數力質四者之學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猶僅察於寡而或熒於紛僅察於近而或迷於遠也故必廣之以天地二學焉蓋於名數知萬

物之成法於力質得化機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學各合而觀之而後有以見物化之成迹名數虛於天地徵其實力質分於天地會其全夫而後有以知成物之悠久雜物之博大與夫化物之蕃變也雖然於羣學猶未也蓋羣者人之積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機則必治生學欲知感應之妙則必治心學夫而後乃可以及羣學也且一羣之成其體用功能無異生物之一體小大雖異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則知羣之所以立矣知壽命之所以彌永則知國脈之所以靈長矣一身之內形神相資一羣之

原強

四

中方德相備身貴自由國貴自主生之與羣相似如此此其故無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學問之事以羣學爲要歸唯羣學明而後知治亂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齊治平之功嗚呼此真大人之學矣不觀於圩者之爲牆乎與之一成之磚堅而廉平而正六候得而大小若一則無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數仞之牆成矣由是以捍風雨衛室家雖資之數百年可也使其爲甑也欹欹蹙蹙小大不均則雖遇至巧之工亦僅能版以築之成一糞土之牆而已矣廉隅堅潔持久不敗必不能也此凡積塚之事莫

不如此唯其單也爲有法之形則其總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猶人之所爲也雖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學原質自然結晶其形制之窮巧極工殆難思議其形雖大小不同而其爲一晶之所積而成形則雖析之至微至於莫破其晶之積面隅羈無不似也然此猶是金石之類而已至如動植之倫近代學者皆知太初質房爲生之始其含生蕃變之能皆於此而已具但其事甚賾難與未嘗學者談而其本單之形法性情以爲其總之形法性情欲論其合先攷其分則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則一

原強

五

種之所以強一羣之所以立本斯而談斷可識矣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日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反是而觀夫苟其民契需恫愁各奮其私則其羣將渙以將渙之羣而與鷲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殺伐行也磨滅潰敗出於自然載籍所傳已不知凡幾而未有文字之先則更不知凡幾者也是

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爲第一大法保種次之而至生與種較則又當舍生以存種踐是道者謂之義士謂之大人至於發政施令之間要其所歸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爲准的凡可以進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廢而又盈虛酌劑使三者毋或致偏焉西洋政教若自其大者觀之不過如是而已

由是而觀吾中國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固何如乎往者日本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衆一戰而翦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都動搖三戰而

原強

六

奪我最堅之海口四戰而威海之海軍燬矣使曩者款議不成則畿輔戒嚴亦意中事耳當此之時天子非不赫然震怒也思改弦而更張之乃內之則殿閣樞府以至六部九卿外之則洎廿四行省之疆吏旁皇咨求卒無一人焉足以勝禦侮折衝之任者猛虎深山徒虛論耳兵連不及周年公私掃地赤立洋債而外尙不能無擾閭閻其財之匱也又如此夫一國猶之一身也脈絡貫通官體相救故擊其頭則四肢皆應刺其腹則舉體知亡而南北雖屬一君彼是居然兩戒首善震矣四海晏然視邦國之顛危猶秦

越之肥瘠合肥謂以北洋一隅之力禦倭人全國之師非過語也此君臣勢散而相愛相保之情薄也將不素學士不素練器不素儲一旦有急則蟻附蠶屯授之以扞格不操之利器曳兵而走轉以奉敵其一時告奮將弁半皆無賴小人覬覦所支饗項而已至於臨事且不知有哨探之用遶草之方甚且不識方員古陳大不宜於今日之火器更無論部勒之精詳與夫開闢之要眇者矣即當日之怪謬苟紀載其事而傳之將皆爲千載笑端而吾民靦然固未嘗以之爲媿也夫閩外之事既如此矣而閩內之事則又何

原強

七

如法弊之極人各顧私是以謀謨廟堂佐上出令者往往翹巧僞汗濁之行以爲四方則徼其間稍有意者亦不過如息夫躬所云以狗馬齒保目所見而執謂是區區者之終不吾昇也至於顧問獻替之臣則不獨於時事大勢嘗未有知乃至本國本朝之事其職分所應知者亦未嘗少紆其神慮是故有時發憤論列率皆掩鼻童駮徒招侮虐功罪得失毀譽混淆其有趨時者流自許豪桀則徒剽竊外洋之疑似以榮惑主上之聰明其尤不肖者且竊幸事之糾紛得以因緣爲利求才亟則可僥倖而驟遷興作多則

可居聞而自潤嗟乎此真天下士大夫之所親見僕之爲論豈不然哉夫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驗也求之有位之中既如此矣意或者沈伏摧廢高舉遠行而不可接歟乃吾轉而求之草野閭巷之間則又消乏彫亡存一二於千萬之中竟謂同無何莫不可然則神州九萬里地四十京之民此廓廓者徒土荒耳是蚩蚩者徒人滿耳尙自詡冠帶之民靈秀之種周孔所教禮義所治諸君聊用自娛則可耳何關人事也耶且事之可憂可畏者存乎其真而一戰之勝敗不足計也使中國而爲如是之中國則當日

原強

八

中東之事微論敗也就令邊衅不開開而倖勝然而自有識之士觀之其爲憂乃愈劇何則民力已萃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一戰之敗何足云乎今雖有聖神用事非數百年薄海知亡君臣同德痛鋤治而鼓舞之將不足以自立而歲月悠悠四隣眈眈恐未及有爲已先作印度波蘭之續將斯賓塞之術未施而達爾文之理先信矧自甲午迄今者幾何時天下所振興者幾何事固諸君所共聞其見者耶嗚呼吾輩一身無足惜如吾子孫與四百兆之人種何天地父母山川神靈尙無相茲下土民以克誘其衷咸

俾知奮

聞前言者造而問余曰甚矣先生之言無異杞人之憂天墜也今夫異族之爲中國患不自今日始也自三代以迄漢朝南北狺狺互有利鈍雖時見侵無損大較固無論已魏晉不綱有五胡之亂華大河以北淪於旃裘羶酪者蓋數百年當是之時哀哀黔首衽革枕戈不得喙息蓋幾靡有孑遺耗矣息肩於唐載度載富而李氏末造趙宋始終其被禍乃尤烈金源女真更盛迭帝青吉斯汗崛起鄂諾威懾歐洲忽必列汗薦食小朝混一華夏南奄身毒北暨俄羅幅員

原強

九

之大古未有也然而塊肉淪喪不及百年長城以南復歸漢種至 國朝龍興遼瀋聖哲篤生母我羣黎革明敝政湛恩汪濊蓋三百祀於茲矣此皆著自右昔者也其間遞嬗要不過一姓之廢興而人民則猶此人民聲教則猶古聲教是則卽今無諱損益可知林林之衆詎無唯類而吾子聳於達爾文氏之邪說一則謂其無以自存再則憂其無以遺種此何異舉人熙熙方登春台而吾子被髮狂叫白晝見魅也哉不然何所論之怪誕不經獨不慮旁觀者之閔笑也况夫 昭代厚澤深仁隆基方永景命未改謳歌所

歸事又萬萬不至此殷憂正所以啟聖明耳何直爲此叫叫也且而不見回部之土耳其乎介乎俄與英之間讓地日蹙其偏也可謂至矣然不聞其遂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也則又何居吾子念之物強者死之徒事窮者勢必反天道剝復之事如反覆手耳安知今之所謂強隣者不先笑後號咷而吾子漆歎發憂所粵君自損者不俯弔而仰賀乎

應之曰唯唯客所以祛吾惑者不亦至乎雖然願請問得爲客深明之若客者信所謂明於古而晦於今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姑微論客之所指爲異族之

原強

十一

非異族也蓋天下之大種四黃白赭黑是已北並乎西伯利亞南襟乎中國海東距之太平洋西苞乎昆侖虛黃種之所居也其爲人也高額而淺鼻長目而強髮烏拉鹽澤以西大秦舊壤白種之所聚也其爲人也碧眼而鬢髮隆額而深眶越裳交趾以南東榮呂宋西拂痕都其間多島國焉則赭種之民也而黑種最下亞非利加及繞赤道諸部所謂黑奴是已今之滿蒙漢人皆黃種也檀君舊國箕子所封冒頓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國遠古以還乃一種之所君實未嘗或淪於非類第就令如客所談客尙不

知種之相爲強弱其故有二有驚悍長大之強有德慧術智之強有以質勝者有以文勝者以質勝者游牧射獵之民是已其國之君民上下截然如一家之人憂則相恤難則相赴生聚教訓之事簡而不繁騎射馳騁雲屯颺散旃毳肉酪養生之具益力而能寒故其民樂戰輕死有魁桀者爲之要約而驅使之其勢可以強天下雖然強矣而未進夫化也若夫中國之民則進夫化矣而文勝之國也耕鑿蠶織城郭邑居於是有禮樂刑政之治有庠序學校之教通功易事四民肇分其法令文章之事歷變而愈繁積久而

原強

十二

益富養生送死之資無不具也君臣上下之分無不明也冠昏喪祭之禮無不舉也故其民媮生而畏法治之得其道則易以相安治之失其道亦易以日窳是以及其末流每轉爲質勝者之所制然而此中之安富尊榮聲明文物固游牧射獵者所深慕而遠不逮者也故其既入中國也雖名爲之君然數傳以後其子若孫雖有祖宗之遺令切誠往往不能不厭勞苦而事逸樂棄愷德而染澆風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其不漸摩而與漢物化者寡矣蘇子瞻曰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然而其無法也始

以自治則有餘迨既入中國而爲之君矣必不能弃中國之法而以無法之治治之也遂亦入於法而同受其敝焉此中國所以經累勝而常自若其化轉以日廣其種轉以日滋何則物固有無形之相勝而親爲所勝者雖身歷其境而尙未之或知也然則取客之言而深論之則謂異族常受制於中國也可不得謂異族制中國也

至於今之西洋則與是不可同日而語矣何則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以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決壅蔽人人得其意

原強

三

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備而觀之則人知其職不督而辦事至纖悉莫不備舉進退作息皆有常節無間遠邇朝令夕改而人不以爲煩則是以有法勝也其驚悍長大既勝我矣而德慧術知又爲吾民所遠不及故凡其耕鑿陶冶織紉牧畜上而至於官府刑政戰守轉輸郵置交通之事與凡所以和眾保民者精密廣大較吾中國之所有倍蓰有加焉其爲事也一一皆本諸學術其爲學術也一一皆本於卽物實測層累階級以造於至

精至大之途故蔑一事焉可坐論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則彼以自由爲體以民主爲用一洲之民散爲七八爭馳並進以相磨礱始於相忌終於相成各殫智慮此既曰異彼亦月新故能用法而不至受法之敝此其所以爲可畏也往者中國之法與無法遇故雖經累勝而常自存今也彼亦以其法以與吾法選而吾法乃頽隳朽蝨如此其敝也則彼法日勝而吾法日消矣何則法猶器也猶道塗也經時久而無修治精進之功則扞格蕪梗者勢也以扞格蕪梗而與修治精進者并行則民固將棄此而取彼者亦

原強

三

勢也此天演家言所謂物競天擇之道固如是也此吾前者所以言四千年文物倏然有不終日之勢者固以此也嗟乎此豈徒客之甚恨哉然而事既如此矣則吾豈能塞耳塗目而不爲吾同胞者垂涕泣而一指其實也哉

且吾所謂無以自存無以遺種者豈必死者國量平澤若蕉而後爲爾耶第使彼常爲君而我常爲臣彼常爲雄而我常爲雌我耕而彼食其實我勞而彼享其休以戰則我常居先出令則我常居後彼且以我爲天之僂民謂是種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於

是加束縛馳驟奴使而虜用之俾吾之民智無由以
增民力無由以奮是蚩蚩者亦長此困苦無聊之眾
而已矣夫如是則去不自存而無遺種也其間幾何
不然夫豈不知其不至無類也彼黑與赭且常存
於兩間矣矧茲四百兆之黃也哉民固有其生也不
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榮辱貴賤自由不自由之間
異耳

客謂物彊者死徒事窮者勢反固也然不悟物之極
也固有其所由極故勢之反也亦有其所由反善保
其強則強者正所以長存不善用其柔則柔者乃所

原強

古

以速死彼周易否泰之數老氏雄雌之言固聖智之
妙用微權而非不事事聽其自至之謂也不事事而
聽其自至此太甲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者耳天固何
嘗爲不織者減寒爲不耕者減饑耶至土耳其之所
以常存則彼自謨罕幕德設教以來固以武健嚴酷
死同仇異之道徂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質有餘學
術法度雖無可言乎而勁悍勝兵則尙足以有立此
所以雖介兩雄而滅亡猶未也然而日削月侵其爲
存亦僅矣此誠非暖曖姝姝偷懦憚事如中國之民
者所援之以自廣也悲夫

雖然論國土盛衰強弱之間亦僅疇其差數而已夫
自今日中國而視西洋則西洋誠爲強且富願謂其
至治極盛則又大謬不然之說也夫古之所謂至治
極盛者曰家給人足曰比戶可封曰刑措不用之數
者皆西洋各國之所不能也且豈僅不能而已自彼
羣學之家言之且恐相背而馳去之滋遠焉蓋世之
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無甚富亦無甚貧無甚
貴亦無甚賤假使貧富貴賤過於相懸則不平之鳴
爭心將作大亂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來西洋自測
算格物之學大行制作之精實爲亘古所未有民生

原強

五

日用之際殆無往而不用其機加以電郵汽舟鐵轍
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歸之一二人掌握而
有餘此雖有益於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於姦雄之
壟斷壟斷既興則民貧富貴賤之相懸滋益遠矣尙
幸其國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爲宗旨所以強豪雖
盛尙無役使作橫之風而貧富之差則雖欲平之而
終無術矣中國之古語云富者越陌連阡貧者無立
錐之地富者唾棄梁肉貧者不厭糟糠至於西洋則
其貧者之不厭糟糠無立錐之地與中國差相若而
連阡陌梁肉固未足以盡其富也夫在中國言富

以億兆計可謂雄矣而在西洋則以京垓秭載計者不勝俚指焉此其人非必勤勞賢智勝於人人也仰機射利役物自封而已夫貧富不均如此是以國財雖雄而民風不競作奸犯科流離顛沛之民乃與貧國相若而於是均貧富之黨興毀君臣之議起矣且也奢侈過深人心有發狂之患孳乳甚速戶口有過庶之憂故深識之士謂西洋教化不異唐花語雖微偏不為無見至盛極治固如此哉

然而此之為患又非西洋言理財講羣學者之所不知也彼固合數國之賢者聚數百千人之知慮而圖

原強

六

之而辛苦於無其術蓋欲抹當前之弊其事存於人心風俗之間夫欲貴賤貧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賢而少不肖皆智而無甚愚而後可否則雖今日取一國之財產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齊又見矣何則樂於惰者不能使之為勤樂於奢者不能使之為儉也是故國之強弱貧富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驗也必三者既立而後其政法從之於是一政之舉一令之施合於其智德力者存違於其智德力者廢當是之時雖有英君察相苟不自其本而圖之則亦僅能補偏救弊偷為一時之治而已矣聽其自至

浸假將復其舊而由其常焉且往往當其補救之時本弊未去而他弊叢然以生偏於此者雖祛而偏於彼者闖然更見甚矣徒政之不足與為治也往者英國常禁酒矣而民之酗酒者愈多常禁重利盤剝矣而私債之息更重瑞典禁貧民嫁娶不以時而所謂天生子者滿街法國反政之後三為民主而官吏之威權益橫美國華盛頓立法至精而苞苴賄賂之風至今無由盡絕善夫斯賓塞爾之言曰民之可化至於無窮惟不可期之以驟而吾孔子亦曰為邦百年勝殘去殺又曰雖有王者必世後仁程子曰有關雎

原強

七

麟趾之風而後可以行周禮古今哲人知此蓋審故曰欲知其合先察其分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單之形法性情以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貧民無富國弱民無強國亂民無治國然則假令今有人於此憤中國之積弱積貧攘臂言曰胡不使我為治使我為治則天下事數著可了耳十年以往其庶幾乎然則其道將奚由彼將曰中國之所以不振者非法制之罪也患在奉行不力而已祖宗之成憲具在吾甯率由之而加實力焉於是而督責之令行刺舉之政興如是而為之十年吾決知

中國之貧與弱猶自若也何則天下大勢猶水之東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勝也於是又有人焉曰法制者聖人之芻狗先王之蘧廬也一陳不可復用一宿不可復留宇宙大勢既日趨於混同矣不自其同於人者而爲之必不可也方今之計爲求富強而已矣彼西洋誠富誠強者也是以今日之政非西洋莫與師由是於朝也則建民主立真相於野也則通鐵軌開礦功練通國之陸軍置數十百艘之海旅此亦近似而差強人意矣然使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十年以往吾恐其

原強

六

效將不止貧與弱而止也蓋一國之事同於人身今夫人身逸則弱勞則強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從事於超距贏越之間以是求強則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國知西法之當師不自甲午東事敗衄之後始也海禁大開以還所興發者亦不少矣譯署一也同文館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業局四也輪船招商五也製造六也海軍七也海署八也洋務九也學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礦務十二也電報十三也鐵路十四也拉什數之蓋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強之基而自

吾人之則淮橘爲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者則又何也蘇子瞻曰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斯賓塞爾曰富強不可爲也政不足與治也相其宜動其機培其本根衛其成長則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薈民智已卑民德已薄雖有富強之政莫之能行蓋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發生滋大者必其地之肥磽燥濕寒暑與其種性最宜者而後可否則萎瘁而已再甚則僵槁而已往者王介甫之變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於亡宋此其故可

原強

五

深長思也管商變法而行介甫之變法而敝在其時之風俗人心與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達爾文曰物各競存最宜者立動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夫如是則中國今日之所宜爲大可見矣夫所謂富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亂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夫爲一弱於羣強之間政之所施固

常有標本緩急之可論惟是使三者誠進則其治標而標立三者不進則其標雖治終亦無功此舍本言標者之所以爲無當也雖然其事至難言矣夫中國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苟通而言之則經數千年之層遞積累本之乎山川風土之攸殊導之乎刑政教俗之屢變陶均鑪錘而成此最後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爲謂有能淘洗改革求以合於當前之世變以自存於倥偬煩擾之中此其勝負通塞之數殆可不待再計而知矣然而自微積之理而觀之則曲之爲變固有疾徐自力學之理而明之則物動有由

原強

三

皆資外力今者外力逼迫爲我權藉變率至疾方在此時智者慎守力權勿任旁奪則天下事正於此乎而大可爲也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變動之速遠之亦不過二百年近之亦不過五十年已耳則我何爲而不奮發也耶然則鼓民力奈何今者論一國富強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體力爲之基此自功名之士觀之似爲甚迂而無當顧此非不佞一人之私言也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爲最急歷考中西史傳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國之間貧富弱強之異莫不於此焉肇分

周之希臘漢之羅馬唐之突厥晚近之俄特一種莫不以壯佼長大耐苦善戰稱雄一時而中土疇昔紛爭之代亦皆以得三河六郡爲取天下先資顧今或謂自火器盛行懦夫執靶其效如壯士惟均此真無所識知之論也不知古今器用雖異而有待於驍猛堅毅之氣則同且自腦學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資志氣相動有最勝之精神而後有最勝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勞心勞力之事均非氣體強健者不爲功此其理吾古人知之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壺勺之儀射御之教凡所以練民筋骸鼓民血氣者也而孔孟

原強

三

二子皆有魁桀之姿彼古之希臘羅馬人亦知之故其阿克德美栢拉圖所創學塾之中莫不有津蒙那知安此院練身屬焉而栢拉圖乃以駢脅著號至於近世則歐羅化國尤總總然以人種日下爲憂操練形骸不遺餘力飲食養生之事醫學所詳日以精審此其事不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孌女亦莫不然蓋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去歲日本行之申報論其練及婦女不知所云嗟夫此真非以裹腳爲美之智之所與也故中國禮俗其貽害民力而坐令其種日偷者由法制學問之大以至於飲食居處之微幾

於指不勝指而沿習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鴉片女子纏足二事此中國朝野諸公所謂至難變者也然而夷考其實則其說有不盡然者今卽鴉片一端而論則官兵士子禁例原所未用假令天子親察二品以上之近臣大吏必其不染者而後用之近臣大吏各察其近屬如是而轉相察藩臬察郡守郡守察州縣州縣察佐貳學臣之察士將帥之察兵亦用是術焉務使所察者人數至簡以期必周如是定相坐之法而實力行之則官兵士子之染祛官兵士子之染祛則天下之民知染其毒者必不可以爲官

原強

三

兵士子也則自愛而求進者必不吸食夫如是則吸者日少俟其既少然後著令禁之舊染漸去新染不增三十年之間可使鴉片之害盡絕於天下至於纏足本非天下女子之所樂爲也拘於習俗而無敢畔其範圍而已假令一日者天子下明詔爲民言纏足之害且曰繼自今自某年所生女子而纏足吾其毋封則天下之去其習者猶熱之去燎而寒之去髮也夫何難變之與有夫變俗如是二者非難行也不難行而不行者以爲無與國是民生之利病而已而孰知種以之弱國以之貧兵以之虛脅於此焉階之

厲耶是鴉片纏足二事不早爲之所則變法者皆空言而已矣

其開民智奈何今夫尙學問者則後事功而急功名者則輕學問二者交失其實則相資而不可偏廢也顧功名之士多有而學問之人難求是則學問貴也東土之人見西國今日之財利其隱賑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親見而信矣又莫測其所以然及觀其治生理財之多術然後知其悉歸功於亞丹斯密之一書此泰西有識之公論也是以制器之備可求其本於奈端舟車之神可推其原於瓦德用靈之利

原強

三

則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壽則哈爾斐之業也而二百年學運昌明則又不得不以栢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爲稱首學問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竊之爲術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強之原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論也顧彼西洋以格物致知爲學問本始中國非不爾云也獨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或曰中國之智慮運於虛西洋之聰明寄於實此其說不然自不佞觀之中國虛矣彼西洋尤虛西洋實矣而中國尤實異者不在虛實之間也夫西洋之於學自明以前與中土亦相埒耳至於晚近言學則先物理

而後文詞重達用而薄藻飾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數諸學則藉以教致思窮理之術其力質諸學則假以導觀物察變之方而其本事則筌蹄之於魚兔而已矣故赫胥黎曰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爲我簡編民物爲我文字者斯真學耳此西洋教民要術也而回觀中國則何如夫朱子以卽物窮理釋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讀書窮理言之風斯在下矣且中土之學必求古訓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卽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記誦詞章既

原強

三

已誤訓詁注疏又甚河江河日下以至於今日之經義八股則適足以破壞人才復何民智之開之與有耶且也六七齡童子入學腦氣未堅卽教以窮玄極眇之文字事資強記何裨靈襟其中所恃以開濬神明者不外區區對偶已耳所以審覈物理辨析是非者胥無有焉以是爲學又何怪制科人十九鶻突於人情物理轉不若農工商賈之有時而當也今之蒿目時事者每致歎於中國讀書人少自我觀之如是教人無窮學者少耳今者物窮則變言時務者人人皆言變通學校設學堂講西學矣雖然謂十年以往

中國必收其益則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舊制尙存而榮途未開也夫如是士之能於此深求而不倦厭者必其無待而興卽事而樂者也否則刻棘之業雖苦市駿之賞終虛同輩知之則相忌門外不知則相忘幾何不廢然反也是故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塗而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

原強

三

至於新民德之事尤爲三者之最難今微論西洋教宗如何然而七日來復必有人焉聚其民而耳提面命之而其所以爲教之術則臨之以帝天之嚴重之以永生之福人無論王侯君公降以至於窮民無不自教而觀之則皆爲天之赤子而平等之義以明平等義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勸於爲善今夫上帝臨汝勿貳爾心相在爾室尙不媿於屋漏者大人之事而君子之所難也而西洋小民但使信教誠深則夕惕朝乾與吾之大人君子無所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爲威惕不爲利誘此誠教中常義而非甚瑰琦絕特之行者也民之心有所主而其爲教有常故其效能如此至於吾民則始亦無論學校義廢久矣卽使尙存如初亦不過擇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

於窮簷之子編戶之氓則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嘗聞有孰教之者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夫飽食煖衣之民無教尚如此則彼饑寒逼軀救死不贖者當何如乎後義先利詐僞奸欺固其所耳曩甲午之辦海防也水底碰雷與開花彈子有以鐵滓沙泥代火藥者洋報議論謂吾民以數金鎊錄之利雖使其國破軍殺將失地喪師不顧則中國今日之敗屢它日之危亡不可謂為不幸矣此其事足使聞者髮指頰何待言然諸君亦嘗循其本而為求其所以然之故歟蓋自秦以降為治雖有寬苛之

原強

三六

異而大抵皆以奴虜待吾民雖有原省原省此奴虜而已矣雖有煥咻煥咻此奴虜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虜待民則民亦以奴虜自待夫奴虜之於主人特形劫勢禁無可如何已耳非心悅誠服有愛於其國與主而其保持之也故使形勢可恃國法尚行則艱靴勢固胡天胡帝揚其上於至高抑其已於至卑皆勸為之一旦形勢既去法所不行則獨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挺之又其所也復何怪乎今夫中國之詈詬人也馮曰畜產可謂極矣而在西人則莫須有之詞也而試人其國而馮人曰無信之証子或曰無勇之

怯夫則朝言出口而挑鬥相死之書已暮下矣何則彼固以是為至辱而較之畜產萬萬有加焉故甯相死而不可以並存也而我中國則言信行果僅成硜硜小人君子弗倫也蓋東西二洲其風尚不同如此苟求其故有可言也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眾而尚自由自由故貴信果東之教立綱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親尊親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極至於懷詐相欺上下相通則忠孝之所存轉不若貴信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愛於其國與主而赴公戰如私仇者則亦有道矣法令始於

原強

三七

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約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國所推擇是官者民之所設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撫我虐我皆非所論者矣出賦以庀工無異自營其田宅趨死以殺敵無異自衛其室家吾每聞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各國之人之言其所生之國土聞其名字若我曹聞其父母之名皆肫摯固結若有無窮之愛也者此其故何哉無他私之以為己有而已矣是故居今之日欲進吾民之德於以同力合志聯一氣而禦外仇則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國不可也顧處士曰民不能無

私也聖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爲公然則使各私中國奈何曰設議院於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愛必由此欲教化之興必由此欲地利之盡必由此欲道里之闢商務之興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爭濯磨於善必由此嗚呼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此三者自強之本也不如是則雖有伊尹呂尙爲之謀吳起李牧爲之戰亦將寢衰寢滅必無有強之一日決也雖然無亦有其標者焉然則治標奈何練兵乎籌餉乎開卅乎通鐵道乎興商務乎曰是皆可爲

原強

三

有其本則皆立無其本則終廢自甲午以來海內樊然並興者亦已衆矣其效何若其有益於強之數與否識時審勢之士將能言之無假鄙人深論者也雖然有一事焉自僕觀之則爲標之所最亟而不可稍或遼緩者也其事維何曰必朝廷除舊布新有一二非常之舉措內有以慰薄海臣民之深望外有以破敵國侮奪之陰謀則庶幾乎其有豸耳不然是瑣瑣者雖百舉措無益也善夫吾友□□□之言曰萬國蒸蒸大勢相逼變亦變也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傳曰無滋他

族實逼處此願天下有心人三復斯言而早爲之所焉可耳

原強

元



救
上
決
論

救亡決論

光緒辛丑仲秋
南昌讀有用書
之齋校印

救亡決論

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然則變將何先曰莫亟於廢入股夫入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錮智慧今夫生人之計慮知識其開也必由粗以入精由顯以至奧層累階級腳踏實地而後能機慮通達審辨是非方其為學也必無謬悠影響之談而後其應事也始無顛倒支離之患何則其所素習者然也而入股之學大異是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學也必先課

救亡決論

二

之以學庸語孟開宗明義明德新民講之既不能通誦之乃徒強記如是數年之後行將執簡操觚學為經義先生教之以擒挽之死法弟子資之於剽竊以成章一文之成自問不知何語迨夫觀風使至羣然挾兔册裏餅餌逐隊唱名俯首就案不違功令皆足求售謬種流傳羌無一是如是而博一衿矣則其榮可以夸鄉里又如而是而領鄉薦矣則其效可以觀民社至於成貢士入詞林則其號愈榮而自視也亦愈大出宰百里入主曹司珥筆登朝公卿跬步以為通天地人之謂儒經朝廷之賓與蒙 皇上之親策是

朝廷固命我爲儒也千萬旅進人皆鍛羽我獨成龍是冥冥中之鬼神又許我爲儒也夫朝廷鬼神皆以我爲儒是吾真爲儒且真爲通天地人之儒從此天下事來吾以半部論語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難哉做秀才時無不能做之題做宰相時自無不能做之事此亦其所素習者然也謬妄糊塗其曷足怪其二害曰壞心術揆皇始創爲經義之意其主於愚民與否吾不敢知而天下後世所以樂被其愚者豈不以聖經賢傳無語非祥八股法行將以忠信廉恥之說漸摩天下使之胥出一途而風俗亦將因之以厚

救亡決論

二

乎而孰知今日之科舉其事效反於所期有斷非前人所能及料者今姑無論試場大弊如關節頂替倩槍聯號諸寡廉鮮恥之尤有力之家每每爲之而未嘗稍以爲愧也請第試言其無弊者則孔子有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故言止於所不知固學者之大戒也而今日入股之士乃真無所不知夫無所不知非人之所能也顧上既如是求之下自當以是應之應之奈何勦說是已夫取他人之文詞腆然自命爲已出此其人恥心所存固已寡矣苟緣是而僥倖則他日掠美作僞之事愈忍爲之而不自知其

爲可恥然此猶其臨場然耳至其平日用功之頃則人手一編號曰揣摩風氣卽有一二聰穎子弟明知時尚之日非然去取所關苟欲求售勢必俯就而後可夫所貴於爲士與國家養士之深心豈不以矯然自守各具特立不詭隨之風而後他日登朝乃有不苟得不苟免之概耶乃今者當其做秀才之日務必使之習爲勦竊詭隨之事致令羞惡是非之心且暮楷亡所存濯濯又何怪委贄通籍之後以巧宦爲宗風以趨時爲秘訣否塞晦盲真若一邱之貉苟利一身而已矣遑恤民生國計也哉且其害不止此每逢

救亡決論

三

春秋兩闡其闢內外所張文告使不習者觀之未有不欲股弁者逮親見其實事乃不徒大謬不然抑且變本加厲此奚翅當士子出身之日先教以赫赫王言實等諸濟竅飄風不關人事又何怪他日者身爲官吏刑在前而不慄議在後而不驚何則凡此又皆所素習者然也是故今日科舉之事其害不止於錮智慧壞心術其勢且使國憲王章漸同糞土而知其害者果誰也哉其三害曰滋遊手揚子雲有言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故知言語文字一事係生人必具之能人不知書其去禽獸也僅及半耳中國以文字一

門專屬之士而西國與東洋則所謂民之眾降而至
於婦女走卒之倫蓋無不識字知書之人類且四民
並重從未嘗以士爲獨尊獨我華人始翹然以知書
自異耳至於西洋理財之家且謂農工商賈皆能開
天地自然之利自養之外有以養人獨士枵然開口
待哺是故士者固民之蠹也唯其蠹民故其選士也
必務精而最忌廣廣則無所事事而爲遊手之民其
弊也爲亂爲貧爲弱而中國則後車十乘從者百人
孟子已肇厲階至於今日之士則尙志不聞素餐等
誦十年之間正恩累舉朝廷既無以相待士子且無

救亡決論

四

以自存棧樸叢生人文盛極然若以孫文臺殺荊州
太守坐無所知者例之則與當塗公卿皆不容於堯
舜之世者也况夫益之以保舉加之以捐班決疣潰
癰靡知所屆中國一大豕也羣蝨總總處其奎蹄曲
隈必有一日焉屠人操刀具湯沐以相待至是而始
相弔焉固已晚矣悲夫夫數八股之三害有一於此
則其國鮮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今論者將謂八
股取士固未嘗誠負於國家彼自明以來用之矣其
所收之賢哲鉅公指不勝屈宋蘇軾嘗論之矣果循
名責實之道行則八股亦何負於天下此說固也然

不知利祿之格既懸則無論操何道以求人將皆有
聰明才智之儔入其彀設國家以飯牛取士亦將得
甯戚百里大夫以牧豕取士亦將得卜式公孫丞相
假當日見其得人遂以此爲科舉之恒法則諸公以
爲何如夫科舉之事爲國求才也勸人爲學也求才
爲學二者皆必以有用爲宗而有用之效徵之富強
富強之基本諸格致不本格致將無所往而不荒虛
所謂蒸砂千載成飯無期者矣彼蘇氏之論取快一
時蓋方與溫公介甫立異抵牾又何可視爲篤論耶
總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

救亡決論

五

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
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破壞人才國隨貧弱此之不
除徒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無益也雖練軍實講通商
亦無益也何則無人才則之數事者雖舉亦廢故也
砥礪及米終致危亡而已然則救之道當何如曰
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則庶乎其有鳩耳東海可以
迴流吾言必不可易也
難者曰夫八股錮智慧壞心術滋遊手積將千年之
弊流失敗壞一旦外患憑陵使國家一無可恃欲戰
則憂速亡忍恥求和則恐寢微寢滅當是之時其宜

改絃更張不待議矣願惟是處存亡危急之秋待學問以圖功將何殊播穀飼蠶俟穫成獻功以救當境饑寒之患道則是矣於塗無乃迂乎今先生論救亡而以西學格致爲不可易夫格致何必西學固吾道大學之始基也獨其效若甚賒其事若甚瑣朱晦翁補傳一篇大爲後賢所聚訟同時陸氏兄弟已有逐物破道之譏前明姚江王伯安儒者之最有功業者也格窗前一竿竹七日病生其說謂格字當以孟子格君心之非及今律格殺勿論諸格字爲訓謂當格除外物而後有以見良知之用本體之明此尤事功

救亡決論

六

無待格致之明證而先生謂富強以格致爲先務蒙竊惑之其說得詳聞歎應之曰不亦善乎客問之也夫中土學術政教自南渡以降所以愈無可言者孰非此陸王之學階之厲乎以國朝聖祖之聖爲禹文以後僅見之人君亦不過挽之一時旋復衰歇蓋學術未流之大患在於徇高論而遠事情尙氣矜而忘實禍夫八股之害前論言之詳矣而推而論之則中國宜屏棄弗圖者尙不止此自有制科來士之捨于進梯榮則不知焉所事學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厭制藝則治古文詞惡試律則爲古今體鄙摺卷

者則爭碑版篆隸之上游薄講章者則標漢學考據之赤幟於是此追秦漢彼尙八家歸方劉姚惲魏方龔唐祖李杜宋禰蘇黃七子優孟六家鼓吹魏碑晉帖南北派分東漢刻石北齊寫經戴阮秦王直闖許鄭深衣幾幅明堂兩個鐘鼎校銘珪琮著考秦權漢日穰穰滿家諸如此倫不可殫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無用非真無用也凡此皆富強而後物阜民康以爲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貧之切用也其又高者曰否否此皆不足爲學學者學所以修己治人之方以佐國家化民成俗而已於是侈陳禮樂

救亡決論

七

廣說性理周程張朱關濂洛學案幾部語錄百篇學節通辨晚年定論關學刻苦永嘉經制深甯東發繼者顧黃明夷待訪日知著錄褒衣大袖堯行舜趨訛訛聲顏距人千里竈上驅虜折筆咎羌經營八表牢籠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無實非果無實也救死不贍宏願長賒所託愈高去實滋遠徒多僞道何裨民生也哉故由後而言其高過於西學而無實由前而言其事繁於西學而無用均之無救危亡而已矣客謂處存亡危急之秋務亟圖自救之術此意是也固知處今而談不獨破壞人才之八股

宜除與凡宋學漢學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也卽
富強二言且在所後法當先求何道可以救亡惟是
申陸王二氏之說謂格致無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
致則大不可夫陸王之學質而言之則直師心自用
而已自以爲不出戶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與其所
謂知者果相合否不逕庭否不復問也自以爲閉門
造車出而合轍而門外之轍與其所造之車果相合
否不齟齬否又不察也鄉壁虛造順非而澤持之似
有故言之若成理其甚也如驪山博士說瓜不問瓜
之有無議論先行蠶起秦皇坑之未爲過也蓋陸氏

救亡論

八

於孟子獨取良知不學萬物皆備之言而忘言性求
故既竭目力之事唯其自視太高所以強物就我後
世學者樂其徑易便於惰窳傲慢之情遂羣然趨之
莫之自反其爲禍也始於學術終於國家故其於已
也則認地大民衆爲富強而果富強否未嘗驗也其
於人也則神州而外皆夷狄其果夷狄否未嘗考也
抵死虛僞未或稍屈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者實而
已矣非虛詞飾說所得自欺又非盛氣高言所可持
劫也道及之而知履之而艱而天下之禍固無救矣
勝代之所以亡與今之所以弱者不皆坐此也耶前

車已覆後軫方道真可歎也若夫詞章一道本與經
濟殊科詞章不妨放達故雖極蜃樓海市恂恍迷離
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則淫遁詖邪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矣苟且粉飾出於其政者害於其事矣而中
士不幸其學最尙詞章致學者習與性成日增悞慢
又況以利祿聲華爲准的苟務悅人何須理實於是
悞慢之餘又加之以險躁此與武侯學以成才之說
奚啻背道而馳僕前謂科舉破壞人才此又其一者矣
然而西學格致則其道與是適相反一理之明一法
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爲不易其

救亡論

九

所驗也貴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極
也必道通爲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見
必不可居飾詞必不可用不敢絲毫主張不得稍行
武斷必勤必耐必公必虛而後有以造其至精之域
踐其至實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間則據理行
術操必然之券責未然之效先天不違如土委地而
已矣且西士有言凡學之事不僅求知未知求能不
能已也學測算者不終身以窺天行也學化學者不
隨在而驗物質也講植物者不必耕桑講動物者不
必牧畜其絕大妙用在於有以練智慮而操心思使

習於沉者不至爲浮習於誠者不能爲妄是故一理
來前當機立剖昭昭白黑莫使聽熒凡夫洞疑虛獨
荒渺浮夸舉無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此又大學
所謂知至而后意誠矣且格致之事以道眼觀一切
物物平等本無大小久暫貴賤善惡之殊莊生知
之故曰道在屎溺每下愈況王氏窗前格竹七日病
生之事若與西洋植物家言之當不知幾許軒渠幾
人齒冷且何必西士卽如其言則商詩之所歌禹貢
之所載何一不足令此子病生而聖人創物成能之
意明民前用之機皆將由此熄矣率天下而禍實學

救亡決論

十一

者豈非王氏之言歟且客過矣西學格致非迂塗也
一言救亡則將舍是而不可今設有人於此自其有
生以來未嘗出戶但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於
門以外之人情物理一無所知凡舟車之運轉流行
道里之險易澁滑巖牆之必壓坎陷之至凶摘堦索
塗都忘趨避甚且不知虎狼之可以食人鴆毒之可
以致死一旦爲事勢之逼置此子於肩摩載擊之場
山巔水涯之際所不殘毀僵仆者其與幾何知此則
知中國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無幸
矣蓋欲救中國之亡則雖堯舜周孔生今捨班孟堅

所謂通知外國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國事則
捨西學洋文不可捨格致亦不可蓋非西學洋文則
無以爲耳目而捨格致之事將僅得其皮毛習非賢
人其無救於亡也密矣且天下唯能者可以傲人之
不能唯知者可以傲人之不知而中士士大夫怙私
恃氣乃轉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與知彼乘驥驥我
獨騎驢彼駕飛舟我偏結筏意若謂彼以富强吾有
仁義而同顧一國之內則人懷穿窬之行而不自知
羞民轉溝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事誠皆不仁
不義之尤以此傲人羞惡安在至一旦外患相乘又

救亡決論

十二

茫然無以應付狂悖違反召敗斬亡孟子曰不仁而
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夫非今日之謂耶且客
謂西學爲迂塗則所謂速化之術者又安在耶得無
非練軍實之謂耶裕財賦之謂耶製船礮開礦產之
謂耶講通商務樹畜之謂耶開民智正人心之謂耶
而之數事者一涉其流則又非西學格致皆不可今
以層累階級之不可紊也其深且遠者吾不得與客
詳之矣今姑卽其最易明之練兵一端言之可乎今
夫中國非無兵也患在無將帥中國將帥皆奴才也
患在不學而無術若夫愛士之仁報國之勇雖非自

秦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於生質之美而得之至於陽開陰閉變動鬼神所謂爲將之畧者則非有事於學焉必不可卽如行軍必先知地知地必資圖繪圖繪必審測量如是則所謂三角幾何推步諸學不從事焉不可矣火器致人十里而外爲時一分一機礮可發數百彈此斷非徒程奮呼迎頭痛擊者所能決死而幸勝也於是則必講臺壘壕塹之事其中相地設險遮扼鉤聯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與也且爲將不知天時之大律則暑寒風雨將皆足以破軍未聞遵生之要言則疾疫傷亡將皆

救亡決論

三

足以損衆二者皆繫營踞地息息相關者也乃至不知曲線力學之理則無以盡礮准來復之用不知化學漲率之理則無由審火棉火藥之宜不講載力重學又烏識橋梁營造不講光電氣水又何能爲伏椿旱雷與通語探敵諸事也哉抑更有進者西洋凡爲將帥之人必通敵國之語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勝此若與吾黨言之愈將發狂不信者矣若夫中國統領伎倆吾亦知之不知道里而迷惑則傳問驛站之馬夫欲探敵人之去來則暫雇本地之無賴尤可哭者前某軍至大同無船可渡爭傳州縣辦差近某

軍紫新河海嘯忽來淹死兵丁數百是於行軍相地全所不知夫用如是之將領使之率兵向敵吾國不亡亦云幸矣尙何必以和爲辱也哉且夫兵之強弱顧實事何如耳又何必如某總兵所稱銅頭鐵額如崖尤驅使虎豹如巨無霸中國史傳之不足信久矣演義流布尤爲惑世誣民中國武夫識字所恃爲韜畧者不逾此種無怪今日營中多延奇門遁甲之家冀實事不能或迎此道制勝中國人民知慧蒙蔽奔陋至於此極雖聖人生今殆亦無能爲力也哀哉議者又謂自海上軍興以來二十餘年師法西人不遺

救亡決論

三

餘力者號以北洋爲最而臨事乃無所表見如此然則曷貴師資此又耳食之徒不考實事之過也自明眼人觀之則北洋實無一事焉師行西法其詳不可得言姑舉一端爲喻曩者法越之事北洋延募德首數十人洎條約既成無所用之乃分遣各營以爲教習彼見吾軍事多不可者時請更張各統領惡其害已也羣然譟而逐之上游籌所以慰安此數十人者於是乎有武備學堂之設既設之後雖學生年有出入尙未聞培成何才更不聞如何器使此則北洋練兵練將不用西法之明徵夫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

士之實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嗚呼其亦可悲也已然此不具論論者見今日練兵非實由西學之必不可耳

至於阜民富國之圖則中國之治財賦者因於西洋最要之理財一學從未問津致一是云爲自虧自損病民害國闇不自知其士大夫亦因於此理不明故出死力與鐵路機器爲難自過利源如近日京師李福明一案尤足令人流涕太息者也不知是二事者乃中土真不容緩之圖富強所基何言有損果其有損則東西二洋其貧弱而亡久矣淮南子曰櫛者墮

救亡決論

二

髮而櫛不止者爲墮者少而利者多也彼唯有見於近而無見於遠有察於寡而無察於多肉食者鄙端推此輩中國地大民衆誰曰不然然地大在外國乃所以強在中國正所以弱民衆在外國乃所以富在中國正所以貧救之道非造鐵道用機器不爲功而造鐵道用機器又非明西學格致必不可是則一言富國阜民則先後始終之間必皆有事於西學然則其事又曷可須臾緩哉約而論之西洋今日業無論兵農工商治無論家國天下蔑一事焉不資於學斯賓塞勸學篇嘗言之矣繼今以往將皆視物理之

明昧爲人事之廢興各國皆知此理故民不讀書罪其父母日本年來立格致學校數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國忍此終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復相懸以與逐利爭存必無幸矣記曰學然後知不足公等從事西學之後平心察理然後知中國從來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聖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學之後以歸求反觀而後有以窺其精微而服其爲不可易也夫中國以學爲明善復初而西人以學爲修身事帝意本同也唯西人謂修身事帝必以安生利用爲基故凡遇中土旱乾水溢饑饉流亡在吾人以爲

救亡決論

五

天災流行何關人事而自彼而論則事事皆我人謀之不臧甚且謂吾罪之當伐而吾民之可弔而我尙傲然弗屑也可不謂大哀也哉嗟嗟處今日而言救亡非 聖祖復生莫能克矣 聖祖當本朝全盛之日賢將相比肩於朝則垂拱無爲收視穆清宜莫聖祖若矣而乃勤苦有用之學究察外國之事亘古莫如其所學之拉體諾即今之辣丁文西學文字之祖也至如天算兵法醫藥動植諸學無不講亦蔑不精 廟謨所垂羣下莫出其右南齋侍從之班以洋人而被侍郎卿銜者不知凡幾凡此皆以備 聖人

顧問者也夫如是則聖者日聖其於奠隆基致太平也何難不獨制藝八股之無用 聖祖早已知之即如從祀 文廟一端漢人所視爲絕大政本者 聖祖且以爲無關治體故不許滿人得鼎甲亦不許滿人從祀孔子廟廷其用意可謂遠矣而其所以不廢猶行者知漢人民智之卑革之不易特聊順其欲而已然則 聖祖之精神默運直至二百年而選而有道曾孫處今日世變方殷不追 祖宗之活精神而守 祖宗之死法制不知不法 祖宗正所以深法 祖宗致文具空存邦基隳圮甚或廟社以屋種

救亡決論

六

類以亡孝子慈孫豈願見此曩已丑庚寅之間祈年殿與太和門數月連燬一所以事天一所以臨民王者之大事也災異至此可爲寒心然安知非 祖宗在天靈爽默示深痾也哉總之驅夷之論既爲天之所廢而不可行則不容不通知外國事欲通知外國事自不容不以西學爲要圖此理不明喪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強之謀亦在此早一日變計早一日轉機若尙因循行將無及彼日本非不深惡西洋也而於西學則痛心疾首臥薪嘗膽求之知非此不獨無以制人且將無以存國也而中國以惡其人遂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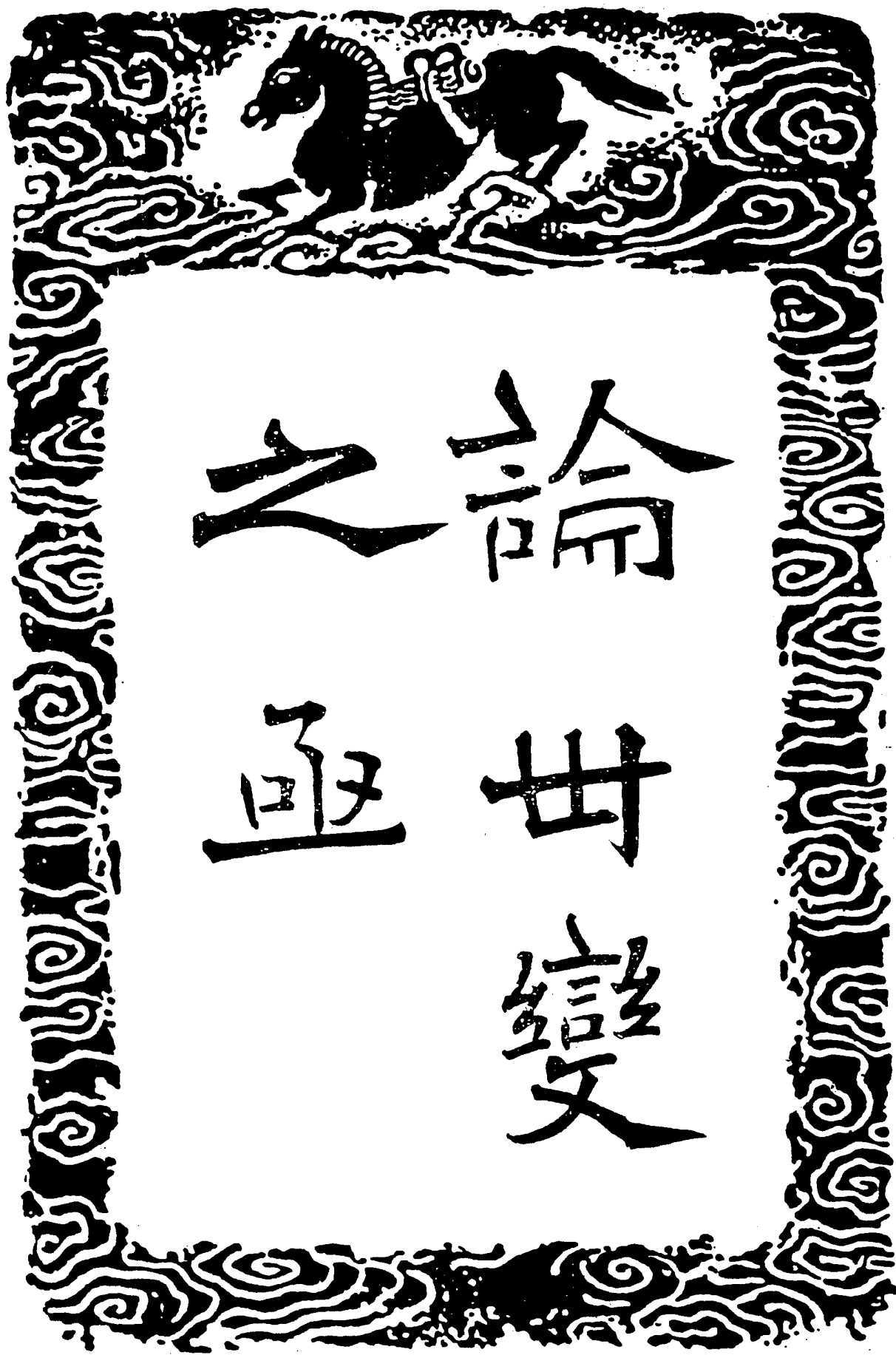
並廢其學都不問利害是非此何殊見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鐵見仇家積粟遂禁子弟不復力田嗚呼其慎甚矣雖然吾與客皆過矣運會所趨豈斯人所能爲力天下大勢既已日趨混同中國民生既已日形狹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極之秋則窮變通久之圖天已諳諳然命之矣繼自今中法之必變變之而必強昭昭更無疑義此可知者也至變於誰氏之手強爲何種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業歸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吾與客茫茫大海飄飄兩萍委心任運可耳又何必容心於鼠肝蟲臂而爲不祥

救亡決論

七

之金也哉客言下大悟奮袖低昂而去

人論
世變
之亟



論世變之亟

光緒辛丑仲秋
南昌讀有用書
之齋校印

論世變之亟

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爲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既爲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觀其流極唯知其所以趨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觀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於是裁成輔相而置天下於至安後之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聖人真能轉移運會也者而不知聖人之初無有事也卽如今日中倭之構難究所由

論世變之亟

一

來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爲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爲學術政化之極則蓋我中國聖人之意以爲吾非不知宇宙之無盡藏而人心之靈苟日開滄焉其機巧智能可以馴致於不測也而吾獨置之而不以爲務者蓋生民之道期於相安相養而已夫天地之物產有限而生民之嗜欲無窮孳乳寢多鑄錢日廣此終不足之勢也物不足則必爭而

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宜以止足爲教使各安於樸鄙頽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是故春秋大一統一統者平爭之大局也秦之銷兵焚書其作用蓋亦猶是降而至於宋以來之制科其防爭尤爲深且遠取人尊信之書使其反覆沈潛而其道常在若遠若近有用無用之際懸格爲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憂下愚有或可得之慶於是舉天下之聖智豪傑至凡有思慮之倫吾頓八紘之網以收之卽或漏吞舟之魚而已暴頭斷者頽然老矣尙何能爲推波助瀾之事也哉嗟乎此真聖人半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

論世變之亟

三

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爭一旦之命則聖人計慮之所不及者也雖然使至於今吾爲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來縮地之飛車不至則神州之衆老死不與異族往來富者常享其富貧者常安其貧明天澤之義則冠履之分嚴崇柔讓之教則鷲凌之氛泯偏災雖繁有補苴之術萑苻雖夥有勦絕之方此縱難言邗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執意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蓋自高穎深目之倫雜處此結衽編髮之中則我四千年文物聲明已渙然有不終日之慮逮

今日而始知其危何異齊桓公以見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哉夫與華人言西治常苦於難言其真存彼我之見者弗察事實輒言中國爲禮義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爲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識之士欲一國曉然於彼此之情實其議論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淺人怙私常習其譽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聰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與誰何忠愛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不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

論世變之亟

三

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所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述卽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不自由異耳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爲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爲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爲逆天理賊

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為此設耳中國理道與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於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異於是羣異叢然以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

論世變之亟

四

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滄樸而西人求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倫舉有與中國之理相抗以並存於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細也

自勝代末造西旅已逼迨及 國朝梯航日廣馬嘉尼之請不行東印度之師繼至道咸以降持驅夷之論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羣喙稍息於是不得已而

連有廿三口之開此郭侍郎罪言所謂天地氣機一發不可復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發之機未有能勝者也自蒙觀之夫豈獨不能勝之而已蓋未有不反其禍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禍之發也愈烈不見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則其激也不高不見夫火藥乎其塞之也不嚴則其震也不迨三十年來禍患頻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機者階之厲乎其禍不止此究吾黨之所為蓋不至於滅四千年之文物而馴致於瓦解土崩一換而不可復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慮所萬不及知而聞斯之言未有不

論世變之亟

五

指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燄者也夫為中國之人民謂其有自滅同種之為所論毋乃太過雖然待吾言之方西人之初來也持不義害人之物而與我構難此不獨有識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為大詬者也且中國蒙 累朝列聖之床幅員之廣遠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遊其宇者自以謂橫目冒彰之倫莫我貴也乃一旦有數萬里外之荒服島夷鳥言夔面飄然戾止叩關求通所請不得遂爾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而至焚燬宮闕震驚 乘輿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謂有人

焉佻佻倪倪低首下心講其事而咨其術此非病狂無恥之民不爲是也是故道咸之間斥洋務之汙求驅夷之策者智雖囿於不知術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謂非忠孝節義者徒殆不可也然至於今之時則大異矣何以言之蓋謀國之方莫善於轉禍而爲福而人臣之罪莫大於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覩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而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於通達時務之眞人才皆非狂易喪心之人不爲此然則印纍綬若之徒其必矯尾厲角而與天

論世變之亟

六

地之機爲難者其用心蓋可見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甯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貴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尙不可知卽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輩志得而自退處無權勢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其端起於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禍可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觀之僕之前言過乎否耶噫今日倭禍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調集此何爲者此其事尙待深言也哉尙忍深言也哉詩曰其何能淑載晉及溺又曰瞻烏靡止心搖意鬱聊復云云知我

罪我聽之諸公

論世變之亟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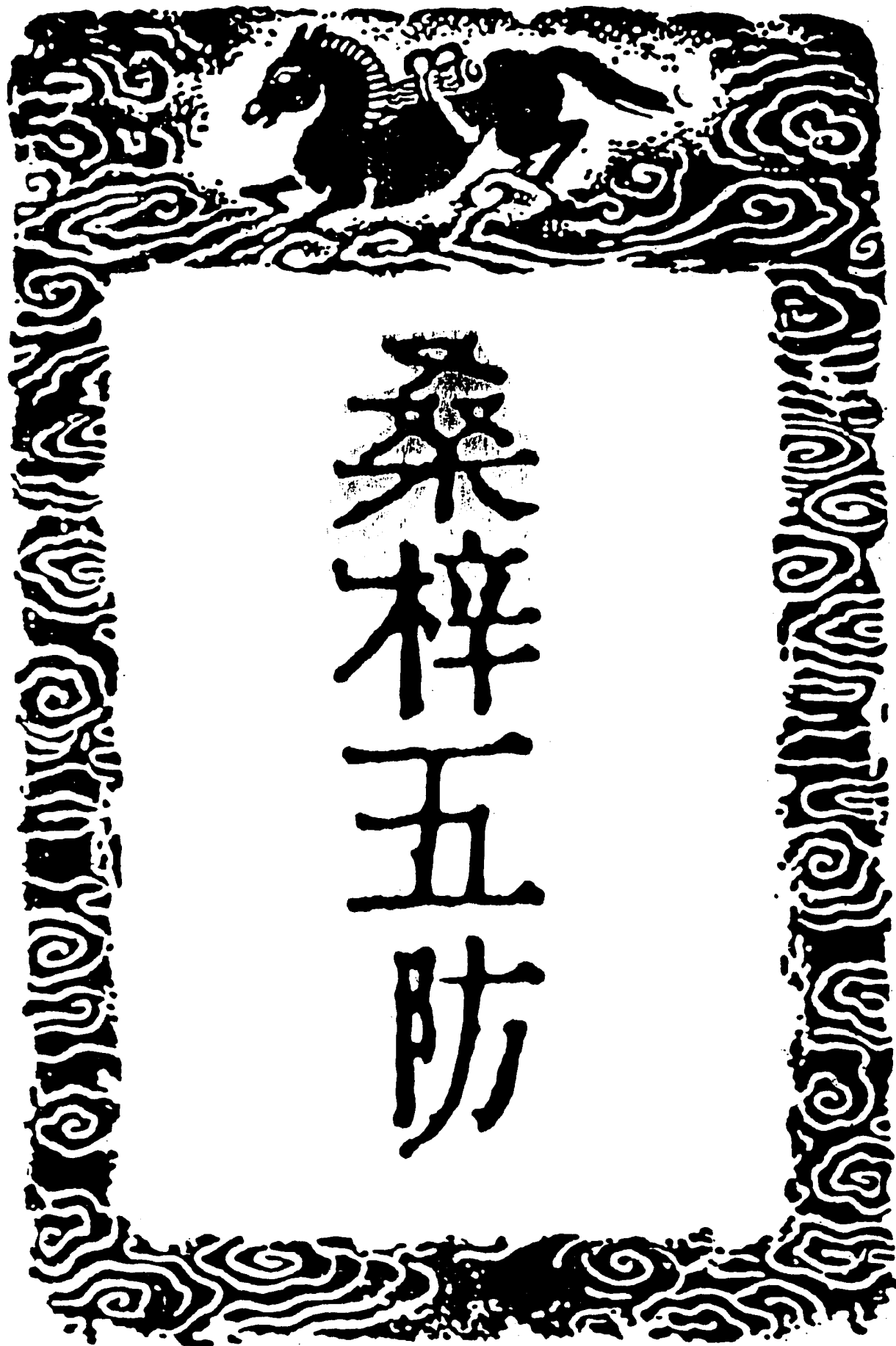
侯官嚴又陵先生復譯著書籍無慮十數種如支那
教案論赫胥黎天演論亞丹斯密原富諸編寢已風
行海內深識攷道之士罔不篤耽熟玩以爲通貫中
西理見其極而不可搖者互市局開惟先生一人而
已是編所錄首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戊戌秋先生

召對時曾鈔呈軍機處者也次勸學篇英國斯賓
塞爾著先生譯而未卒業者也次原強次救亡決論
次論世變之亟凡五種皆嘗登諸戊戌天津國聞報
蓋國聞報者先生曩歲曾主其筆政也去年拳匪亂
作畿輔魚爛先生倉皇南奔僅以身免鴻篇巨製蕩

跋

八

焉無存余嘗悼績學之士希得見此後有知者購致
未由用出篋藏彙爲叢刻校寫竣事重付刻人旣以
饒我學人亦以諗道國明民之君子庶無膏於中西
治忽所以然之故而於爭存揀亡保種進化之道知
所汲汲從事焉光緒辛丑秋八月讀有用書之齋主
人并跋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桑梓五防一卷

存亭先生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桑梓五防

庚辰春正月積雪經旬晏坐書室讀陸宣公文集
耳中所聞時事殊多駭聽者不勝憂危適文宣公
文體私作五防友人過而見之謂子曰若是乎子
之迂也士子子以天下為己在先憂後樂乃為大
耳今天下事變旁午國步孔艱不憂天下而憂一
邑何子之迂子父曰如子之言所謂癡婦不恤其
緯而憂宗廟之隕者也方今歲穀薦飢閭閻絕隘

桑梓五防

羣盜充斥焚城夜警吾與子僻處海陬慄慄朝夕
剝牀以膚其憂至近且獨不記客歲之事乎客歲
吾萑災異數見吾子筮之遇中孚之小畜曰得敵
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今稍稍驗矣而室廬墳墓不
及謀而父母妻子不及顧安得晏然談天下事乎
友人曰不然予所憂者天下大勢經營無策一旦
委贄恐不知所出耳若夫桑梓之地一鄉一邑之
變此賢有司之事非吾與子之所當用心也子曰
噫子何言之易也夫今之藩臬諸司當古方伯之
職今之縣邑長當古諸侯之職古之諸侯治一國

一征賦繇已政令繇已誅殺繇已而又選賦州士大

夫以為之佐即不足又從而任他國之賢才展布

如此其易也佐理如此其多也而勇如仲由藝如

冉求量力度德猶曰三年而治之今之縣邑長征

賦繇上政令繇上誅殺繇上三年一易官如傳舍

胥吏之屬多歷年所舞文罔法相率為奸加以息

諱多端虛文拘束頑民梗政處士猖狂欲從容而

理之非有百古諸侯之才不能濟也况今承平日

久法度放廢廢無餘粟人不知兵弁髦官府尸祝

盜賊靜言思之可不為寒心者乎鄙諺有言當局

桑梓五防

二

而任之不如旁觀而議之紛紜而理之不如閒暇

而謀之何者思慮清而顧忌鮮也今吾與子以旁

觀之人居閒暇之日不思設法討論預籌實際不

幸而獲售處劇邑履危地睦日袖手莫展一策則

小試未能又何有於治天下之大乎夫行遠者自

邇登高者自卑天下之大吾將於此乎充之也友

人唯唯子乃退而為之記

一曰防州

聞之種樹木者必培其根枝枝而沃之則殆治

國家者務從其重處處而役之則勞此防本之

要術也吾婁地處東偏勢居衝要實濶之門
戶爲姑蘇之外藩邇者災沴頻行盜賊四作事
變之起幾不勝言然而揆厥所先防州爲重州
者官府文書之所在倉庫囚獄之所關於體爲
甚尊於事爲甚大州安則俱安州危則俱危此
理甚明無煩揣度而承平既久爲備日疏計一
州之中除兵道標兵外惟中權營二百陸營兵
六百中權稍多勇悍而未識紀律陸營略知訓
練而半屬老羸加以衣甲飄零事權不一食糧
雖衆效用全無近當事憂時艱危親閱行陣指

桑梓五防

三

俸賞士卒伍歡騰願暮夜難防小醜時作支吾
左右心疲力殫愚謂此不足煩當事慮也國家
爲小民而設州爲州治而設兵則州者所以衛
小民而兵者所以衛州治不根本是固而枝葉
是虞豈以百乘之尊僅爲閭閻驅盜故夫當今
所急惟防州而已防州之法有二一防內一防
外內者特簡民壯授以弓刀撫以恩信或數人
或一二十人俾之輪宿內值此甚易易若夫防
外之法則不得不致嚴於夜巡今之夜巡非無
人也而汎地太多兵力分散其勢渙其人懈其

法疏而又府庫空竭糧不時給一有不測且未
必至卽至亦無用此危道也夫汎地宜寡不宜
多兵力宜聚不宜分今城中要地惟州與道耳
道有標兵環衛可恃無虞州衙巡緝非多兵不
可而巡緝之兵又須使之知恩而有制竊觀城
中汎地間冷者甚多名雖派兵看守至者寸無
一二及矢事遭撻則又輒生怨望不如一切罷
之以示恩於兵且按月治糧使之感激乃分番
夜值立爲定制分番之法假如營兵六百便分
爲六番百人爲番五日一替以五十人宿州衙
爲正卒以五十人隨總練爲應兵分番既訖更
須練號先期酌定號令宣示申明乃警衆曰凡
夜巡結束必嚴兵刃必礪刃待敵者聞州中號
令頃刻馳赴正卒先集應兵繼來如命者賞達
命者罰乃於無事之夜或風雨之夕卒起號令
以召外兵因而點閱嚴致賞罰不過三四次至
卒樂於重賞憚於重罰無不踴躍爭赴如管使
指矣雖有狐鼠乘夜睚眦一聲一聞自當遠縮
息邪妄之志伐姦宄之謀握居重馭輕之權成
安內攘外之術無踰於此至於高門閭閱狹巷

桑梓五防

四

窮閭當人自爲防不宜以私家貨財重煩父母
勞瘁也况零星小盜捕快所職何事而乃爲此
紛紛乎

一日防城

城所以衛民而非民亦無與守城邇者歲荒入
饑盜賊四起陸公晝變邑城夜劫徐思事變可
爲寒心城守之事不可不講今叟城臺堞卑損
隄池淺狹衛所積弛廢詞不治貽累於民爲禍
非淺無論猝有大變必不能禦即今安康無事
四關之門夷如通路虛文告祭視若罔聞脫有

桑梓五防

五

數十大盜斬關出入其誰能禁之者或謂州城
去海尚遠居民衆多麼小寇不足爲慮是失
之矣唐德宗奉天之役涇源叛卒纒玉千人迴
兵禁門朝至夕人婁城何備獨得無虞但當今
偷安民易搖惑無因申警恐涉張皇所當尤嚴
惟在門禁而太倉舊制凡城守事宜俱屬倉海
二衛城門鎖鑰雖守土者不得而司夫祖宗立
法豈有不善者顧祖宗之意欲衛所與州治協
心共守非欲衛所與州治分背而馳事係一家
豈宜分析愚謂城門除二衛設兵防守外州父

母亦當加意防檢或添設鎖鑰絕其奸欺或嚴
遞更籌警其惰誤如更慮人力寡弱守備疏虞
則每門有擔夫者無慮數百皆勇敢精悍力勝
十人太平以力自給荒飢足以致亂莫若因利
乘便就約束之籍爲兵伍授以器甲日以一分
餉之使之晝則如舊營生夜則帶刀班宿操場
供役一概不與在擔夫有不勞之月創在當事
有不費之精兵脫有不虞便可厚益衣糧用爲
突卒長鎗大斧足成一軍去閭閻之隱憂收軍
前之實用胥此道也若夫城門緩急尤有各異

桑梓五防

六

東西南雖屬要害而樓櫓粗完民居稠密役夫
巡警易於小心惟北門密邇州治形勢單弱倉
卒難恃宵小之所窺伺宜分外加防小西逼近
糧艘朝陽荒野僻遠慮其出人注意當以新營
兵二百分爲四番以五十人宿公館爲小西門
汛地以五十人宿鐘樓爲朝陽門汛地庶綏
有恃可以無虞其城中街巷巡警則有支更之
法難以備載另爲一篇具於簡末

一日防鄉

盜賊之起必先於鄉而防盜之法亦莫難於鄉

彼夫持火制挺新門錐篋秉夜而肆者雖甚可
惡然鄉人之善守望者力自能制之不足煩官
府慮也所慮者白晝行劫千百爲羣官兵望而
御奔市人乘之爲利如近日陸公鎮者愚以爲
今日之隱憂正不可量也海舟飄忽去來無時
而其來也復不注不殺不火人廬舍此其志似
非小愚民無知翕然信之似寒之從日夜引領
惟恐不至富室奔迸咸就城居善良竄匿拋棄
田舍卽將來別無意外之慮吾恐東北一帶歲
收無復望矣萬一事變不測更有意外之慮愚

桑梓五防

七

民無知必驚潰入城欲納則以民混入可虞不
納則生靈皆吾赤子策將安出乎且太平日久
村屯富庶禾菽被野金帛豐饒適足藉寇爲攻
圍之資耳非及今謀之吾恐臨時更無及也欲
剛鎮定必先安輯昔陽信國備倭海上多築城
堡戚少保轉戰東南必嚴斥堠今之巡檢司堠
遺制皆可法也然廢壞已甚不可整飭譬如琴
瑟必更張乃調莫若相沿海要害之處因地勢
民居立爲土堡附近小戶皆遷入其中無事出
耕有事入保不勞城邑之力自成保聚之形此

策之上也但恐興役太甚撫馭無人或因動勞
反致毀孽不如糾集衆力成功一方計太倉諸
鎮無如沙溪者南接劉河北通常熟棗杆大海
西蔽州城揆諸地勢實爲形便况邇者盜氛孔
亟人人自危宜乘此時勸諭輦動使富者出財
貧者助力度地方廣堅築高垣垣上有隙可施
銃矢循垣六十步爲一臺臺有隙方屋三丈容
二十人無城之費有城之利徒諸鎮之富民願
避寇者實其中略申約束俾人自爲守雖有風
鶴不相驚或聲勢雄盛漸成都會此百世之利

桑梓五防

八

也不然禍小而遲則有拋荒番遷之憂禍大而
速則有焚蕩劫殺之慘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誰
無室廬誰無墳墓豈可不爲寒心哉仁非常之
原黎民所懼昔顧文康城崑山而謗怨交作未
幾倭變卒賴全活至今尸祝不衰愚民之可與
樂終難與慮始如此惟爲人上者明斷而力持
之

一日防變

當今之變不可勝防而其大且奇者莫甚於糧
艘糧艘之爲害中州烈矣然非愚之所敢言也

獨吾妻患切剝膚不敢不慮往者歲安人和臨
兌清髮泊乎將發變亂忽生幸閭閻協心團結
自圍鼓勇奮逐聊獲安全今兌事十亦及一而
蠢動已屢見矣賴當事神明大奮英武匹馬夜
閱百夫容巡奸人膽落稍稍斂戢然愚謂今日
之憂正未有艾昔人謂城狐社鼠正糧艘之謂
也緩之則爲害激之則生怨明正其罪則怒易
激默受其欺則患滋甚往往以焚糧燒船劫制
地方地方官吞聲袖手坐視其積莫之敢問故
夫今日之糧艘未敢遽肆者非畏法令也非愛

桑梓五防

九

百姓也特因糧未入舟未可以劫制官長耳糧
一入舟便憑之爲勢稍疑恐囑靡所不爲况今
者鈐伏禁制屈抑已極積怨生怒爲毒愈甚小
則零星夜劫大則殺掠奸淫上官呵問則動輒
焚糧此必然之勢也爲今之計當先事而論之
善策以禁之虛聲以威之使之狡謀惡焰俱無
所肆而後可以惟吾之所命何謂先事而論之
彼專以焚船恐嚇當先破其陰計聞日者浙中
糧艘以不戢自焚當以示禁日兌運臨期糧事
孔亟匆忙之際慎火爲先其與爾船約凡居民

失火延及糧舟者罪在吾舟中不戒自行焚燬
者罪在爾乃下令糧舟住泊俱循南岸無近人
屋仍以精兵數十人衛之曰爲爾防入實陰制
之使不四出夜劫此所謂善策以禁之也然而
聲勢不盛備禦不周則二策雖行彼將以吾爲
畏彼而明肆其惡水次倉旁有倉脚者約五六
十人與城門擔夫各不相涉每年請兌時旗軍
糧長互相攻擊糧長輒倚倉脚爲用愚謂不若
因而撫之編伍授甲如城門法但每名每日以
二分爲餉其餉銀議於衆糧長名下及西關一
帶居民加編使之日則須擔卸初夜則帶刀宿
倉中仍設兵官一員統之以防海寇不測護持
水次爲名每晚城門將閉必齊集兵夫鳴砲兩
喊河下兵夫及城門守卒亦鳴砲以壯聲勢兌
畢則罷之船至則復設無官帑之費而有萬全
之勢既不懼激變之名又不受橫恣之禍一奉
糧事或可無虞矣若夫遠出夜劫官府勢不能
一一隄防但各刊示各鄉張挂云去歲糧船爲
橫劫掠公行今糧官節制有方必無前日之事
但恐歲飢多盜地方無賴借名行劫爾民當自

桑梓五防

十

相團結嚴爲保衛有夜劫者殺無論如是亦足以少殺凶暴矣至於海盜一事尤爲巨測莫可根究總之崇明各沙地方向爲盜藪元舊歲荒歉特甚今秋成未遠而飢亂可畏如此五六月間其何以堪非海盜入掠崇明則崇明之人自起爲盜將來之禍必始於彼沿海七總向同見戲盜賊視之不啻塵土旦夕大肆內地不知如何矣亟當選風力賢官兼知兵事者往彼彈壓設法勸諭大戶使糴粟備飢錄其勇者或送內地各處爲兵或卽就本處練成水軍以防不測

桑梓五防

十一

更戒嚴劉河使互爲聲援則崇明一縣屹然爲沿海巨鎮盜賊雖欲登岸慮崇明之擬其後必不敢捨舟深入矣岸旣難登海無所掠資糧耗竭人將自困徐而慮之必成擒賊此防海之實著也不然而煩兵費糧勳云合勦少損賊重將益起盜賊覬覦之心故夫善治盜者莫如自治

一日防飢

語云民以食爲天故治術雖多端萬事皆根本於食食足則人心安食不足則變亂生此常理也卽或不然食足而變亂者有之然根本旣固

張弛繇我雖豐孽時起可恃無虞曩者旱蝗爲災禾穀不熟夏秋米貴商人口噉噉非當事賢明設法賑濟亂且不測至於舊歲歉收尤甚蟲食苗心所在皆槁沿海一帶及崇明地方幾於靡有孑遺矣夫後時而賑不若先事而備之爲安夏秋勸糶不若冬春勸糶之爲易往常秋成富商覓利設法收當以取厚值今上臺知此弊屢示禁絕故歲收雖荒而米價未卽湧貴者職此故也然較之舊歲春間已過之矣抑猶有慮焉凡飢歲不患粟貴而患無粟粟貴猶可設法

桑梓五防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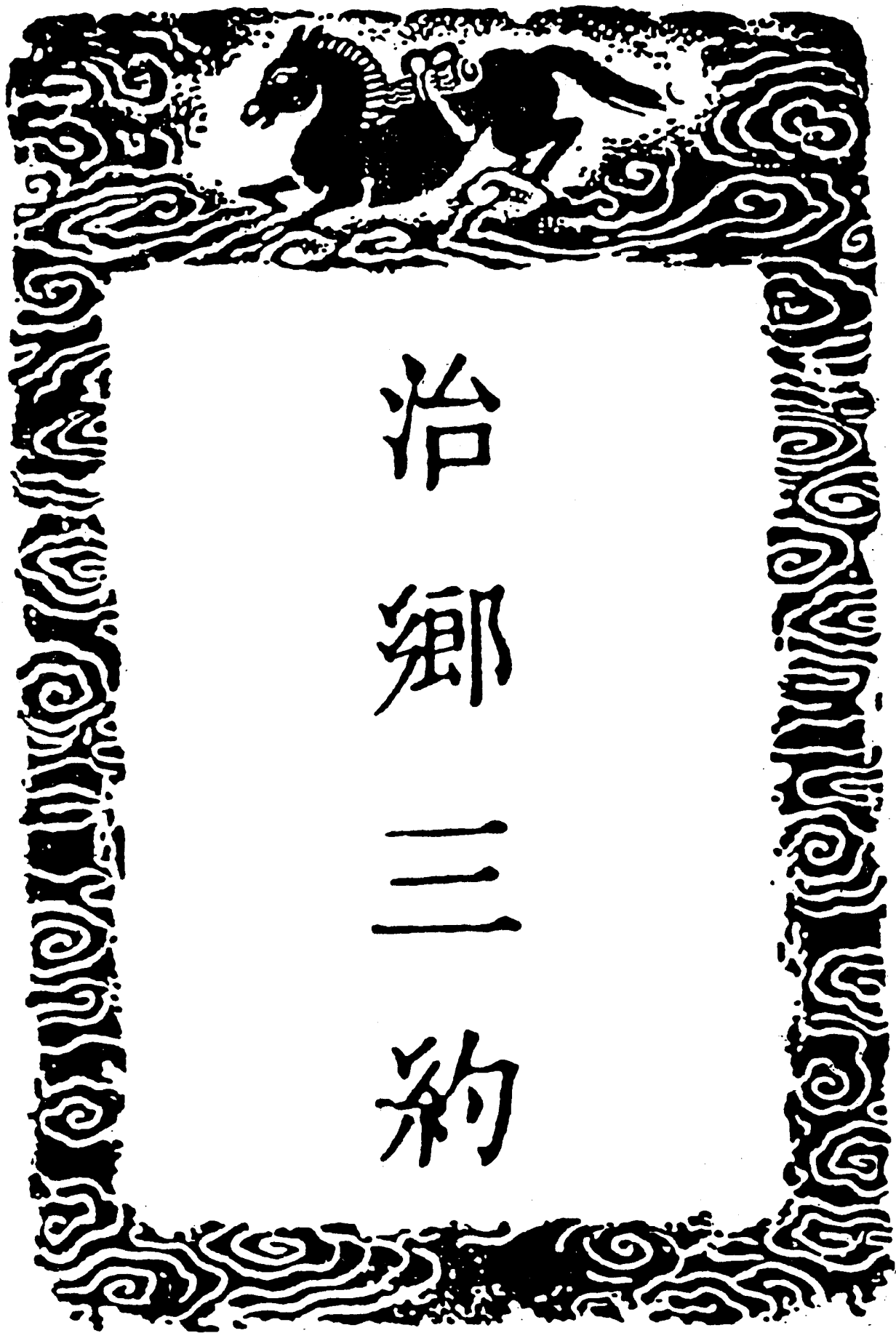
出之否則能者亦束手而歎無策今之粟藏者寡矣吾懼其難爲繼也卽云他方歲稔有無互通而道路艱阻盜賊時發一有不測將何以支其不可不思預防之道夫預防之道盡於古之常平願神明其意則爲朱子之社倉膠執其說卽爲安石之青苗亦在乎人之自爲耳卽如今者積穀之說上臺之告戒亦屢屢矣郡縣之舉行亦數數矣然而民不興行未覩實效此無他法則未備而百姓之心有所未喻焉也誠能勉強力行躬自表率捐俸糴粟以爲之倡而因以

及縉紳因以及大戶縉紳感以忠義大戶錫之
寵榮或使結社自爲質遷或使輸官助我蓄積
但使粟多一粒卽是民被一恩乃更覃思廣爲
設處如罰穀一項國初專備賑濟近因太平多
日未免移爲雜用今時勢已迫應將雜用停罷
專存此項積穀備荒既協民心復遵祖制仁聲
一凡爭可行惠商賈以來遠人釋有罪以開
網贖務使菽粟多於水火豈憂盜賊起於飢寒
此誠足食足兵之方有備無患之道也不然不
務收糴而務賑發廩庾一竭何以繼之昔陸宣

桑梓五防

志

公論關中事宜有云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藏於
府庫下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愚於城中之粟
亦云當事者能設法勸諭招來四方之粟則善
矣



治鄉三約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治鄉三約自序

天下不可不以三代之治治也不特天下爲然卽郡邑且然矣以三代之治治天下其要在於封建以三代之治治一邑其要在於畫鄉鄉者王化之所由基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欲治一邑亦治一鄉而已矣夫治民猶治兵然什伍分節而制之總綱而挈之以天下之大而一人自治而有餘分數明也古者成周之治體國經野設官分職既已盡天下而封建之矣而畿內之制則又詳於都鄙之法所謂王化起於鄉也是又

治鄉三約自序

率畿內之地而封建之也今者三代之制雖不可復然古有比閭族黨今有廂坊里甲其名異其實同而古今不相及者何也自用用入之法殊繁簡疎密之制異也夫今之耆正里排地方保甲卽周之鄉大夫州長閭胥黨正之類然古者職以上士或任大夫皆爲官役民而今之耆正里排地方保甲則皆僉點富民及無賴之徒爲之任其事者不謂之職而謂之役又何怪乎長民者之政令繁多日不暇給哉故夫欲復三代之隆非明於自用用入之術繁簡疎密之制不可以垂拱而治則請得言由今之道而可以臻古

治鄉三約自序

之治者其法有四曰鄉約也社學也保甲也社倉也四者之名人莫不知四者之事人莫不行而卒無致三代之治者用人無法而四者之義不明也夫何以謂之社學保甲社倉也孔子之所謂足食足兵民信孟子之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夫何以謂之鄉約也約一鄉之衆而相與共趨於社學共趨於保甲共趨於社倉也四者之中鄉約爲綱而虛社學保甲社倉爲目而實今之行四法者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綱者目之目者綱之此其所以羣羣矻矻而終不能坐底三代之治也是居敬行簡之道未得也居敬行簡之道得則又當致精於用人仲弓爲季氏宰孔子教以舉賢才子游爲武城宰以得人爲問得人之爲用不淺矣得人之爲治不難矣愚故仿周禮之意爲治鄉三約而又拳拳於爲上者之得其人而任之也崇禎庚辰孟秋陸世儀桴亭氏識

治鄉三約一卷

梓亭先生
遺書之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治鄉三約

治鄉之法每鄉約正一人

周禮國中稱鄉遂野外稱都鄙今制城中為坊鋪
城外稱都鄙即周禮遺意也然可通謂之鄉鄉無
長不可治今擬每鄉立約正一人城以坊鋪鄉以
都為分域以本鄉中廉平公正宿儒耆老為之
憑一鄉之公舉凡舉約正不可概憑里甲開報須
細心採訪每鄉多舉三四人精加
選擇誓於神詔於衆降其禮貌優其廩給委
之心齊而用之甯擇而後用毋用而後擇

治鄉三約

一

約正之職掌治鄉之三約一曰教約以訓鄉民一曰

恤約以惠鄉民一曰保約以衛鄉民

教約即社學之意恤約即社倉之意保約即保甲

之意以其總統於鄉約故謂之約訓之惠之又從

而衛之教養之義盡兵食之備修矣

以一鄉之籍周知一鄉之事

教長有戶口秀民之籍恤長有常平役米之籍保

長有役民之籍以教長之籍知教事以恤長之籍

知恤事以保長之籍知保事據此皆耆民之任既
設約正則此皆約正

之責不必另設耆民矣或
即以耆民為約正亦通

歲時月吉率其屬而治會

會鄉約之會也歲時正月及春秋二社為大會約

正率三長聽講約於官府其餘月朔約正自率其

屬於本鄉寬大處所為之

教民讀法飲射

讀法即講飲射謂行鄉射禮而以酒飲之也按

講約從來止講太祖聖諭六言習久生玩宜將大

誥律令及孝順事實與淺近格言等書令社師逐

次講衍庶耳目常易樂於聽聞觸處警心回邪不

作其習射則視土地之宜北方弓矢易辦南方卑

治鄉三約

二

溼筋角易弛又價高難概以強人其有紳衿子弟

能製弓矢者聽自為社其餘鄉勇役民令習弓弩

亦可然其價值亦須於恤長公費中給之

考其德行而勸之糾其過惡而誡之

德行如孝友睦嫻任恤之類反是為過惡勸誡謂

有小善小過則於會中對眾而稱獎訓誡之也其

有大善大過則聞於官府或於大會時行賞罰

凡公事官府下於約正約正會三長而議行之

公事謂錢糧戶役地方公事

凡民事亦上於約正而行官府

民事亦公事也

民有質訟大事決於官府小事則官府下於約正約正與教長平之

民間之訟官府理之則愈勞平之則竟息者也嘗見民間有一小訟經歷十數衙門而所斷仍枉兩造傾家又是朝廷所設問刑衙門較別衙門爲多而天下未嘗無冤民且朝廷所設之官無非曰逐爲民間理訟事而軍國大事則多付之不問此皆相迷以利耳非真爲天下理冤抑也且我朝開國之初每州縣設立申明亭坐老人於中斷鄉曲之

治鄉三約

三

事其法甚佳蓋真見終訟無益而欲使民無訟耳處以約正亦老人之意也與教長共平之者終欲教誨之不底於法也

凡鄉之土田出入謹其推收掌其稅事

土田有買賣則有推收有推收則有稅事此一定之法也今民間歲一推收每至秋冬過戶太遲催辦不便則民病或作假契或賄吏書彼此扶同希漏國稅則官病今法凡買賣田產者彼此俱要書該約正長名氏取其花押無者不准買賣其中金即分其半以爲約正長養廉之資既立契後即行

推收過戶使民間無產去糧存之弊既推收後即完官稅使國家無漏稅之虞誠兩便之法也

凡鄉之民事年終一上於官府

民事謂圖籍之類三約之籍三長任其勞約正主其冊存其副而上其正於官府所以贊治也官府受而藏之以周知各鄉之事

天子豈能周知天下之事賴天下之有民牧民牧豈能周知各鄉之事賴各鄉之有鄉正此有國家者所貴乎相助爲理也

凡三長之能否皆書之歲終則比其職事以贊於官

治鄉三約

四

府

凡民之善否三長書之三長之能否約正書之職詳職要各有其司也謂之曰贊其三長之黜陟又非約正所得專矣

約副三人一曰教長以任教約一曰恤長以任恤約

一曰保長以任保約

教長以知書義者爲之恤長以富厚公廉者爲之保長以有智力者爲之皆聽約正及一鄉之人公舉

教長之職掌一鄉之教事

教孝教友教睦教嫗教任教恤

主戶口秀民之籍

主謂主其造冊登記之事也籍成則進於約正約正受而藏之職藏者不得記注職記注者不得藏令民十家為聯聯有首十聯為社社有師

此即周禮比閭族黨之制也聯首以誠實者為之社師以學究知書者為之皆聽約正向教長編舉其編聯之法官以冊式下於約正約正下於教長教長下於社師聯首乃率編戶之民就社師而實書其戶口之數以進於教長教長進於約正約正

治鄉三約

五

同教長核實而藏之上其副於官府官府據之以為定籍編聯之法不得一字排去須對面為佳并戶其有地勢民居不聯約者不妨奇零開載不必拘拘十數為一聯約正主裁其有寺院菴觀亦須開按戶口之數最不可不實此王政之本致治之源也施政教興禮樂治賦役聽訟獄簡師徒行賑貸萬事皆根本於此與今保甲之法略同但保甲主於詰姦民望而畏之則多方規避漏脫今立聯社之法主於行教化天下而可有一人自外於教化者乎故戶口之籍最要詳細確實其有脫漏作姦者本戶及聯首社師同罪甚者罪教長并及

約正有國者能於此細心致力則治民之道思過半矣雖然有慮焉使長民者而得其人則此法行如明道之治扶溝無一民一物不入其照鑑者也不然呂惠卿之手實法亦去此不遠矣長民者念諸

使之相愛相和親有罪奇衰則相及

此即周禮之文相愛相和親孝友睦嫗任恤之事也相及即連坐之意然法有當連坐不當連坐者如盜賊姦惡知情不舉之類此當連坐者其餘隱微之罪作者自應獨承若概連坐則同秦法

治鄉三約

六

以教法頒四境之社師而俾教其童蒙此即社學之法也所以端其蒙養使之習與性成而後無不可教之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按社學舊有定制不過使之歌詩習禮以和平其心知血氣而已今則多教之作文誘之考試徒長奔競益壞風俗愚謂文勝之時教童子者當教以樸使人心留一分淳古則世道受一分便益宜令童子凡讀書寫字但從所便各自擇師外惟於每月朔望赴本社社師處擇寬大處所歌詩習禮拜先聖先賢其有聲容端好威儀閑習者注

善有舉止疎忽跳踉不馴者注過習禮既畢教長
卽以孝友睦姻任恤之道約舉故事隨宜講導遇
講約大會則社師各舉其善者進之於會所官府
試其善否而記注之蓋歌詩習禮雖若迂闊然童
子無事無善過可攷一試之聲容則其人材之能
否心氣之平躁可以立見勿謂古人禮樂爲糟粕
亦後人未識其精意耳

凡鄉之冠昏飲酒祭祀喪紀教其禮事掌其禁戒
此皆齊之以禮之事也冠昏喪祭有文公家禮諸
書斟酌而行之可耳

治鄉三約

七

及期將試則書其秀而升之於官

凡戶口術業前冊明載則凡民之秀爲上者已知
之矣此復錄而進之便於覽也其教長所書名字
有不合於前冊者則罪之 按此則試中無重名
詭名冒籍混薦諸弊

凡鄉之地域廣東輪南及溝塗封洫皆圖之塗杜塞
封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洫田間水道

此卽周禮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
勢之法也準之於今則爲地圖與魚鱗圖冊向以
屬之畫工及耆正里區今既有約正三長則此爲

正長之任矣必屬之教長者以教長知書而能文
墨也 按地圖險易所以慎固封守魚鱗圖冊所
以分田制賦皆爲國要事而今之長民者率視爲
綏局卽有知其爲要而行之無法督之太驟地圖
則疏脫不準圖冊則作姦滋弊宜用張子厚經界
法每三百步立一標竿縱橫四方成一井字如今
地圖之畫方計里以繩約之圖其四至散之則各
成方形合之則橫斜曲直不失尺寸不特地形有
準而每方之中步口一定則田畝之數有不待丈
量而分毫難遜者此真至簡至妙之良法也細瑣

治鄉三約

八

不能盡述詳具於思辨錄中

凡質訟聯首社師辨其誠僞而司其責
凡小民質訟必命書某鄉某社某聯第幾戶某人
仍告於聯首社師及四鄰必實有不平始令之訟
如虛僞則聯社俱有罰其證佐非必不可少者毋
得越四鄰 按此則訟中無眷狀誣告硬證欺隱
諸弊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苟
行此法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豈非無訟之要術
乎

歲時月吉則佐約正讀法於會振鐸以令之揚其夏

楚而威之

鐸以警衆夏楚杖屬所以撻犯法之民此卽鐸老
之遺意也

辨其美惡而登之籍

講約既畢約正進父老而問之參稽衆說以定美
惡勸罰教長承命而書之以授於約正凡勸罰量
以銀米布帛之類聽約正臨事酌量之可也

恤長之職掌一鄉之恤事

凡周貧乏恤死喪皆是

主常平義倉粟米出入之籍

治鄉三約

九

常平義倉各爲一籍籍成進於約正與教長同

令民歲爲常平

歲者每歲一爲之也 按從來積儲之法惟常平

社倉和糶青苗四者而已四者之中莫善於常平

莫不善於青苗然愚以爲使君子爲之則青苗亦

善小人爲之則常平亦做蓋官民之間不可爲市

自古而已然倡之以義使其自爲則或有成功督

之以法強其從我則姦弊百出偶思得一常平權

法其意則常平其迹似社倉倡之於公而無收放

出入官民互市之嫌寄之於高大寺院可省建倉

之經費恤長司其事領於約正地方官長親至寺

中作興開導或量助俸銀以爲之倡恤長設立簿

籍勸募本鄉紳衿富戶商家出米多少一惟其願

其米俟秋收米價平時聽人先後進倉進倉時卽

面同書之於籍其下注明當時米價若干蓋早晚

之間價色有不齊也俟明歲五六月間青黃不接

米價或長則恤長聞於官府請官府及本鄉中好

義樂善諸人齊集寺中設法賑糶其法視時價不

宜太減太減則姦民乘之而射利矣若得利多而

衆心勤於行善則當以米本再糶再糶亦一妙事

治鄉三約

十

不必太減價也糶畢後合算米價共得多少還其

原本再俟秋收另行勸募願出者仍如前不願出

者聽之蓋人戶力量每年不同不可強以一概之

法惟借此以定恤長之高下則恤長自有多方勸

募之法也又糶後或有餘利聽當時官府及約正

主裁內以三分之一爲恤長養廉之費其餘入義

倉爲地方公用

置義倉以供公事

常平減價而糶者也義倉所以儲常平之餘及一

鄉之美者也供公事謂如修築疏濬及役民役米

之類是也從來義倉之制不過如常平而已常平有本有羨歲一斂散雖遇凶歲不能全竭雖有公事不敢取用是常平僅可為平糶之用卒然有事地方仍無餘粟也因思古人有子母倉之法母倉積粟以餘粟入子倉母倉本米常存子倉母倉本米常存子倉則視豐凶為斂散今仿其意以常平為母以義倉為子凡常平有餘息則入子倉其外或一鄉之中有得罪而願出粟以贖者有願助為公田以濟物者亦設一處公所同收儲監以恤長領於約正俟有公用則聞於官府酌而用之

治鄉三約

十一

凡有鰥寡孤獨則聞於官府而養之

國家向設養濟院專為此四者今恤孤糧是也此項糧米向為大戶吏書侵沒即略有給發又大半盡於強乞官府能清釐而整頓之則文王之政舉矣不必煩恤長也但本鄉之中有此等人官府不知須恤長開報約正核實聞於官府然後可以入院

歲荒則設粥賑濟

此不常有之事偶一有之則恤長之職也設粥賑濟向苦無管領之人每縣止設一二處則弊多而

法壞矣今既每鄉有恤長則一鄉止食一鄉之人清楚易辦其有流民就食者則官府另為設法或分食於各鄉是亦至便也設粥規條向多成法茲不具載

夏秋糶貸則以餘米給役民之食

餘米即義倉中所儲也給役民法見保長條下

歲時月吉則佐約正讀法於會會其出入之數驗其貧寡之實而登之籍

出人常平義倉之出入也貧寡役民及鰥獨之類

會謂總結一升之事也

治鄉三約

十二

保長之職掌一鄉之保事

凡水火盜賊之屬

主役民之籍

役民謂一鄉之貧而可役者籍成則進於約正與

恤長同 按此即保甲之意也但保甲之法有令

各戶通出壯丁者或朋出一丁者不便有三民不

習兵易生驚擾一強弱不等二多則無法無法則

亂三且一謂之壯丁則人人畏而規避夫國家自

有戰兵亦無取乎壯丁之名也故莫若籍一鄉之

貧而可役者謂之役民凡茶傭及擔夫僕役之類

皆是定爲什伍統於保長則心志定強弱均而教習節制之法亦易施而不亂愈於徒有壯丁之名而無壯丁之實也

令民五人爲伍伍有夫五伍爲隊隊有士

此卽周禮伍兩卒旅之意也但周禮寓兵於農此則戰兵自爲戰兵而役民止供役事及城守之用耳

凡鄉之土功皆率其屬而致事

土功謂如築城濬隍修葺廨宇之類

農功之隙以時興修水利則庀其畚鍤以聽於官

治鄉三約

古

興修水利地方之要務也古者或因之而置開江軍士亦以其蚤晚呼集之易至約束之易齊耳然總不如役民之法之爲得也昔人開河之法一置四挑正今五人爲伍之制畚鍤辦則事速舉矣若役大則與民參錯爲之

暇則頌以射法教之擊刺習之守禦

射則統矢及弩擊刺則挺刃守禦則城操皆有法則皆宜訓練

國有大故則率其屬而授兵登陣事畢而解

人知不教之民不可以戰而不知不教之民不可

以守更番迭休分合救應驟使之俱不能指揮如意也故必須平日先以城操法練之有事則登陣庶幾事習膽生以守則固耳城操法另載別篇

凡盜賊水火之患皆司之

謂本鄉之事也

夏秋糴貴則率其屬而受廩於恤長常平之法止可概之於民若役民則國家之所役無以惠之不可使也但每月給廩力有不能宜於五六七三月青黃不接米價湧貴之時每人日給米一升三月共給九斗雖千人之衆每年不過千

治鄉三約

古

石所費少而所養多爲可久也其費出義倉恤長主之

凡鄉之役事皆與之餼廩而役之

其費總出義倉不足則另爲設處

歲時月吉則佐約正讀法於會比其勞逸而書之辨其勇力以登於官府

比其勞逸所以均其餼廩辨其勇力或爲戰士或爲官府之爪牙也既登之後役民數缺則仍補之凡鄉之教事責教長恤事責恤長保事責保長三長非其人責約正約正之邪正官府治之

此振裘挈領之術也表正則影直綱舉而目張矣
不然官府之治豈能家喻而戶曉哉 按一鄉之
中凡聯首社師有不得其人者皆須隨時更易不
言之者省文也三長不稱職則於年終之時約正
白於官府而請易至於約正則必俟歲終合一鄉
之公評而誅賞不得數數廢置也此亦久任之意
也



太平
新
典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京都琉璃廠
文貴堂藏板

欽定四庫全書

城守輯要
荒政輯要
安瀾紀要
迴瀾紀要
批點練兵實紀
批點紀效新書

天正備輯要

道光十二年秋刻於廣州

武備輯要卷一目錄

城守方畧

安鄉民 附三條

詰奸細

濠外立柵 分門出入 親識保領

一事權

分信地 附一條

和衆志

擇賢能

編丁壯 三條

武

派守具

早分梁

預演習

專號令

嚴禁約

嚴禁約

禁詛言 禁方 禁宴會 禁茶坊 禁酒

肆 禁歇家 禁夜行 禁吹響器舉竿表

禁擅離信地 禁擅入信地 禁私開禁門

禁私同賊話 禁私啓賊書

戒妄動 附二條

捕盜賊 附四條

備犒賞

恤下情

擺塘報 二條

重偵探 附一條

量軍馬

選鋒彈壓

遊兵策應

奇兵更番

武

屯兵外拒

設墩臺 二條 歌訣二 圖二 守墩約五條

置望樓 二條 附一條 圖一

置遠鏡 圖一

置弔車 圖一

置繩梯 圖一

武備輯要卷一目錄

武備輯要卷一

城守方畧

荒雞亂鳴此非惡聲蓋根錯節利器乃別堂上怡嘯
牀下怖伏不學之人匪歌則哭運斤成風於焉逍遙
目無全牛可以奏刀歸方畧

安鄉民

城外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為設處如寺廟
之類僧道預先報名發令共居一處其餘公館寺觀俱
派鄉民棲止大率男子共止數處婦人共止數處門外
貼名以便認識可也

武一

梁百姓聞侯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序羊侃
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
己巳之變于謙泣奏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
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無令失所而囂

附照驗法

州縣官當平居無事時先令鄉居士民每家作有柄
手牌一面寬六寸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上寫本家
壯丁共幾名口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記婦人
老幼不必細開官標印照仍給各家領去待聲息將
近四面各照四門進入守門官吏於門外照牌點驗

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貌不同即時擒拿送
官以防奸細夾雜進入為賊內應

詰奸細三條

一濠外立柵 今日詰奸多在門內且以庭贏之卒執
朽鈍之兵不堪太甚萬一有健賊數十假充難民一擁
而入先據城門如之奈何須立木柵在濠外百步委廉
能官弁帶領官兵百名全裝利器四十名為前後拒六
十名為左右拒設立照入牌百面查驗無弊付牌放行
大約以五十人為一班其牌週而復始陸續傳送門內
仍設嚴兵防守驗牌放進

武二

一分門出入 奸之所以難詰者以人眾往來擠塞得
以乘機混入無由物色耳以四門言之當分兩門聽進
兩門聽出違者即以軍法處治進門百姓一一魚貫而
行不許誼譁攬越則法度清肅奸細無所容矣
一親識保領 城門出入紛紜最難清察委之門吏徒
資指詐耳今於每城門內各設一公所鄉紳孝廉一人
佐貳官衛官一人輪管冬帶有眼力辨言貌著數人惟
本府本縣人聽其出入各鄉鎮及別府州縣人雖上司
差委亦必細詢然後放入果係城中姻戚往來人等必
須城中親識保領然後放入遊食僧道一概攔阻

一事權

守土官為主居中調度城上分為四面四角守正一人守副一人俱以佐貳副率或大小鄉紳孝廉若明經上舍內有老成練達執法昭明者亦可聽其為之處斷一面之事督率城眾教演武禦悉行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作一些人情主守須假以威權便宜行事

分信地

請鄉官協守城門各就其家之便情之教考分配又將在城舉監生員及衛所能幹官生分派在樓舖分班輪管晝夜巡視信地已定齊事有責成

武

三

李綱守都城以百步法分兵備禦即此意陳規所謂分段落則易守也

和眾志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命諸子獻箭取一而折之取十九不能折論之曰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戮力同心可以寧家保國至敵強寇逼同舟遇風誰為局外者乎凡同城之人願相和如弟兄相喻如臂指若有暴橫奸私執拗敗羣之人眾共罰之然後申明必行之法設處必需之材料理必用之器言期必行必神速事苟有益不必功自己出也言苟可用不必議自我發也首事之

人公虛敏斷盡之矣

擇賢能

有十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先聖擇十人百人千萬人之所服者而推之是得一人即得十百千萬人失一人即失十百千萬人也柔懦者不為長昏愚者不為長暴橫者不為長執拗者不為長奸私者不為長志不奮發力不强健者不為長蓋一面稍疎三面雖嚴何救於一面之失一城數萬人之命保於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之命付之十餘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

武

四

編丁壯

守城必派塚夫編夫若論門戶富家大厦千間貧家一室懸磬一門一夫貧者安肯心服非獨此也人情安樂則願生窮苦則思死一旦有警被負者餬口不暇豈能餒其腹餓其家執干戈而混矢石乎必也酌量闔城塚夫共若干口富戶共若干宗照家計厚薄分派塚夫多寡如家丁義勇不足所派人數許出值僱募貧民代為看守如此則富家無丁而有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彼此相資之術實彼此相安之道也

每塚多則三四人少亦兩人庶可更番宿食拒禦若只

一人不日精力已疲賊乘機攻之豈不誤事

編夫守城東西南北要近各人居住若不分遠近亂編者官吏重究

派守具

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垛見今通有若干守具各照信地分派稀密得宜即令慣使官兵領之安置就近舖廠其餘守具俱置城樓聽候不時之用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處各置大銃佛狼機等器選派火器人各帶火藥備急用其城樓下預置合用火藥鋒利器械弓弩堅固防牌若庫中封貯不足借附近居民空房亦可垛夫每人備利斧一把木棍一條最為得力

武一

五

早分聚

城內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記姓名於城垛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做不得須預安排

預演習

城上入夫認號既畢限於每日飯後已時照以前號令一連教演三日已時集未時散庶免臨時倉皇手足無措日間演習既熟夜間亦須演習風雨之日亦要演習兵法所謂每變皆習乃授以兵之意

專號令

政出多門軍家大忌一切號令俱出主守之人副貳以下有擅自改易旗旌軍號等類者重治即果有未便須合改易亦必先申主守憑裁奪更移使人畫一可守

戢青衿

從來守城必派諸生謂其不能禦侮志切同仇可督率指揮用資扞圍乃藉其方畧收禦敵之功者固多受其把持成決裂之勢者亦不少則豪生逞臆橫行主守莫敢問也今聞警時須集教官諸生於明倫堂設誓有敗類者鳴鼓攻之倘垛夫足用不必派諸生登陴而以本坊事宜緝奸防閑托之本坊諸生家自為守可也

武一

六

嚴禁約

十三條

禁者令民知所戒而不犯也禁而不能上則將未能令軍必敗矣太公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此威之所以行也若欲行罰必自貴考如

一禁訛言 警報狎至訛言易興有造言生事之人或妄洩軍情或虛張賊勢而輕聽好事者又從而播傳之最易搖亂人心即時鳥音不宥
一禁方士 星相卜筮輩望氣占風指天畫地道鬼神乘風鶴飄搖之際倡子虛無實之談不惟愚人色變

卽智士亦爲心傾果有異術何不報主者以自見乃邪言惑衆如此輕則責逐重則梟懸

一禁宴會 烽火連天兵戈滿地臥薪嘗膽之不暇尙

盤桓杯酒乎乃有少年於達之夫猶然置酒高會試一念登陴守城宵行露立若何人也當嚴行禁止卽婚嫁大禮亦應十分簡畧梨園絃竹之戒所不必言

一禁茶坊 奸人設謀定計多在茶坊者慮酒後之言有泄漏也最爲聚集奸宄之藪須嚴禁之違者卽將房入官變價充餉兩隣連坐

一禁酒肆 酒肆亦藪奸之所也然與茶坊不同禁之

武一

七

不便於民惟賊信緊急不許開張舖面止許零沽留人聚飲者罰亦同前

一禁歇家 歇家不許居住城內恐有奸人窟宅

一禁夜行 城內柵欄之設所以備盜也今夜行者徹

夜不止則柵欄徹夜不關矣虛設何益必委風力僚佐率精兵持鎖鍊專緝犯方之人重懲一二世家子弟及悍僕豪奴則小民自不敢犯而盜賊無由乘機竊發矣但今日情面世界每事輒阻必得笑比河清面如冷鐵之人方可令行禁止也

一禁吹響器舉竿表 兵臨城下時城中居民不許妄

陞高竿亂吹響器并樂器小螺概不許作恐爲賊應也

一禁擅離信地 分派一定之後各有職掌矣守門者守門守臺者守臺守塚者守塚守方者守方守庫者守庫守獄者守獄中軍居中軍營遊兵居遊兵營奇兵居奇兵營戰兵居戰兵營終令如山如林整齊嚴肅以備調遣敢有擅離信地一步者斬首示衆

一禁擅入信地 凡面生可疑之人假托閑遊貫串信地者必奸人欲潛行窺伺者也卽時拿送究治營兵欲買食物每隊自有火兵一名給牌入市萬不可令手藝之人借名交易私人營盤如髻髮皮匠賣點心之類

武一

八

邛州牙將阡能叛高仁厚帥兵討之未發一日前有鬻麪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

一禁私開禁門 城門謂之禁門不宜擅啟閉也頃因太平日久法紀縱弛守門官偷安自便高寢在家守門軍得錢賣放啟閉任意從此訟事爲禍不輕犯者以軍法從事

一禁私回賊話 凡賊有講話者不許私回巡邏報與中軍酌量回答一面傳令別面提防暗算

一禁私啟賊書 城外有使至守門者詢實徑導詣主守內外軍民不得輒相見如得飛書持送本營對衆封

送主守如城上城下有面生可疑交相接語或擲物件
做手勢號色即時解王守究問

戒妄動 恐爲賊所乘也

賊內應多在夜間倉庫貯火或於空廟及高阜處放火
或放炮爲號卽有十餘人雜入我軍偷至城上砍傷守
梁軍士吶喊稱言城破矣賊至矣我軍聞之必驚潰賊
因乘之大開城門延衆賊而入此千古覆轍也但戒嚴
軍士守城者守城守門者守門妄動者卽斬又急傳守
門之人但防內賊勿防外賊凡城內居民各執器械各
立門前至天明賊計不行自授首矣

武一

九

魏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
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
以亂人心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十人中陣而立有頃皆定卽得首謀者斬之

唐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則將王童之謀作亂約夜焚
藁積救火則發秀實中嚴警備夜果火卽下令軍中
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
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以徇

捕盜賊

壯丁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爲姦焉

獲者當時打死示衆其飲食不足之人開具手本稟官
設法賑借存恤

侯景初圍城軍人爭入武庫羊侃命斬數人方止此
卽劫盜之漸也

宗澤知開封府時敵時畱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
誅舍盜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雖無輕重並從軍法
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

李綱當金人圍城死守時有自門上擲下人頭至六
七者皆云斬獲奸細及驗認卽皆漢人首級綱於是

武一

十

捕獲數人車以狗軍又有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
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
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姓名皆斬之又
有盜納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疋者皆卽斬以徇
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

宋馬之節徒知定遠軍時部民有盜婦人首飾者護
軍止笞而遣之之節曰民逃外虞而來反爲內盜所
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卽斬之又虜衆犯塞民相攜
入城之節與之約有益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
百者卽戮之自是無敢犯者

備犒賞

攻城之日宜專委廉能官一員將銀包三錢五分一兩二兩至十兩或錢百文以至千文萬文及花紅菓酒之類遇官兵殲夫能擊傷賊者即時量功大小對眾獎賞庶人心激勸爭相防守矣

恤下情

勢在危迫上下同命主將必與士卒同甘苦均勞逸問疾撫傷如家人父子民始歸心夏月城上散瓜菓給扇傘貯冰水煮香薷飲之類以防暑渴冬月城上每段加爐火煮椒湯各廠加小爐火以禦寒冷尤可憫者小民生意斷絕餬口無資而宦家富室討息催租急如星火獨不思城一破則房且不存租於何有本且盡去息於何收貪而忍忍且愚矣主守合曉諭勸免待事平之日再催徵未晚也

擺塘報

計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十里為一塘每一塘撥五人每人一更俱於日午時各領起火六枝手銃五口火繩五根燈籠五盞兩具一副各照派過信地出城伏路哨探次日午時交代方許回家如遇賊至即放三銃三起火次塘陸續接應守城軍民照中軍號令上城守

禦

凡賊來伏路人不在要路哨伏偷藏人家屋廠園林之內睡熟候事致賊突入城下攻城者伏路人俱比臨陣退縮軍法示眾如出伏遲期及該備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線火繩濕落不堪雨具不整及不俟交代而輒回家者以軍法細打一百剉耳如有候事軍法示眾

重偵探

偵探者一軍之耳目也人失耳目則為廢人軍失偵探則為廢軍乃用兵第一要務每營設偵探五人凡賊中消息營內動靜每日一報以便城中設奇制勝若能近賊營入賊隊打聽得的實消息者破格重賞蓋預知賊人如何攻器我便可防如何詐謀我便可應此尤喫緊一着也

孫子曰自古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然重賞之下方有勇夫今人豈肯為一囊之錢數段之絲便拚性命入死地探的耗乎用兵一事須用大手段人為之寒酸纖嗇焉能成大事哉故曰用財欲泰

量軍馬

城中軍馬各有部數必料其多寡酌量分派守禦兵若

武一

十一

武

十一

守者不出出戰兵若干 戰者不守中軍若干 主於彈

遊兵若干 主於策應 奇兵若干 以便更番 各墩各塘各

探各門各臺各巡視軍獄廠救火雜項共若干其餘多

剩皆統於中軍以聽調用

選鋒彈壓 此係中軍

軍無選鋒曰北主將宜簡曉勇絕倫之士數千一一皆

力扼虎射命中者以為腹心親自統率鎮撫城中以防

他賊乘機竊發從來一方有急必借援兵人止知援兵

之益更不知援兵之害如唐郭晞邠州軍士自晝橫行

有不嫌輒擊傷市人惟金甌甕蓋於道甚至撞懷孕婦

邠州守白孝德莫敢詎何此援兵之害中於百姓者也

淖齒將楚兵數萬救齊摧滑王之筋懸之梁上竟滅齊

國此援兵之害中於主帥者也所以然者客過強主過

弱故生死利害反為客操縱耳強主之道莫先於選鋒

凡智可定國力足超羣者簡而別之禮而重之聯為腹

心張為羽翼主將親自統領內以鎮撫地方外以勦滅

盜寇明以震主帥之威以杜援兵之害不至容兵勝

於主兵若庭而胄丐而中者譬如羶羊見豕而悅見豺

而慄雖有百萬何濟於用哉

遊兵策應

守堞兵夫終是百姓未諳武藝必將本城素練之兵饒
有膽畧善火器弓箭者分遊兵四枝派守四面幫助守
堞人夫壯其聲勢俟有警協力策應一門有警各門堅
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東擊西之患

奇兵更番

四面城堞既有民夫又有遊兵似可保無事矣但恐賊
多攻久兵力不支預設奇兵二枝一屯城東北隅一屯
城西南隅有急各照信地急為接援與遊兵更休迭戰
以保萬全或城中奸細放火即用此兵救之

屯兵外拒

凡遇敵警須於各城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屯兵分
營拒守截殺與城中相為犄角與城下牛馬墻內遊兵
相應救要知此兵之屯在於牽綴賊勢使其左顧右慮
不敢併力攻城而勝算在我矣故堅守為上策輕出為
下策畏避不敢出為無策

設墩臺 有圖

墩臺高三四丈必占山勢高處直起不用階級上下皆
用軟梯每一墩小房一間床板二扇鍋灶各一水缸一
碗碟各五油燭鹽菜足一月種火一盆五軍守之銃十
門青紅白黑四色大旗各一面紅燈五盞 棍徑二尺長三尺燭羊角

染紅色爲之上用油
蓋防雨加蓬石防風
長竿一根鐵轆車墩軍瞭視賊從
何方入犯畫則放炮扯旗夜則放炮扯燈隣墩如是接
應照下口訣行之

放炮扯旗口訣

一砲青旗賊在東 南方連砲旗色紅

白旗三砲賊西至 四砲玄旗北路逢

放炮扯燈口訣

一燈一砲賊在東 雙燈雙砲看南風

三燈三砲放西面 四燈四砲北方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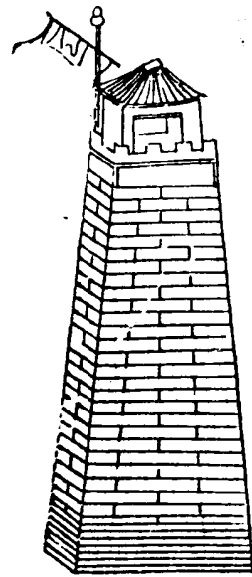
墩法舊舉狼煙但南方狼糞絕少拱把之草火燃不久

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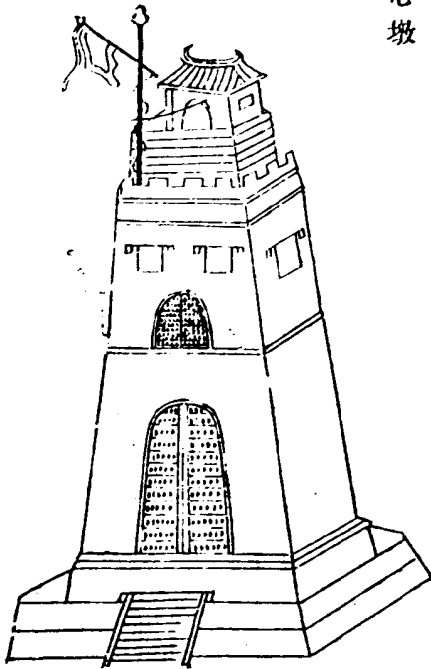
五

且遇陰霾何以瞭望懸旗懸燈其法誠便大約斥墩以
遠爲宜以高爲貴以簡爲便

墩玄



空心墩



附守整約

一本墩失誤放砲扯旗扯燈賊至隣墩之下隣墩放砲扯旗扯燈而本墩後接者軍法示眾

一本墩見賊放砲扯旗扯燈而隣墩接應失誤者隣墩軍法示眾

一墩軍不准調用每月一名運薪亦二名為一班分為二班半月一換赴墩若聞警報務要盡數在墩有

下墩回家者無警細打割耳有警軍法示眾該管官連坐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欠缺一件雖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軍細打割耳勒限置辦該管官連坐

一遇警後但經放過火器油燭即要補完不許過三日違者以缺少軍器治罪

附查墩約

一每月不拘次數不定日期四面分撥人員點查不到者細拿治罪

一差點人員敢受分銀糶米與墩軍所得之罪一體均治離素親信並不輕減

一差閱人員不逐墩親到却在總路詢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又點查不明者一體細拿治罪

一差查人員到墩先數軍足五名次看火種有無次

看火藥油燭完欠次看號銃裝收何如次看填燈有無損壞次看旗杆豎置何如梳繩扯試是否堅壯次

看水缸有無注水次看米菜等物見存用過數目次看碗碟睡臥處所是否在墩宿歇

一試銃試旗扯旗而不放銃放銃而不扯旗皆不接應知是演習也

一初立墩臺必須照依報警習學預於十日前通行隣近居民及上司知會否則恐驚地方耳目後不信矣

一官府經過止擊柝鑼不許擅扯旗舉燈放砲以疑隣墩違者以妄報聲息軍法治罪

置望樓 有圖

望樓高八丈以堅木為竿上施版屋方濶五尺竿兩傍釘鐵鋒八十個用索三棚上棚四條各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條各一百尺下棚四條各八尺尖鐵樑十二條

各長三尺樞端穿鐵環凡起樓用鹿頰木二條各長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鐵火層竿數條如船上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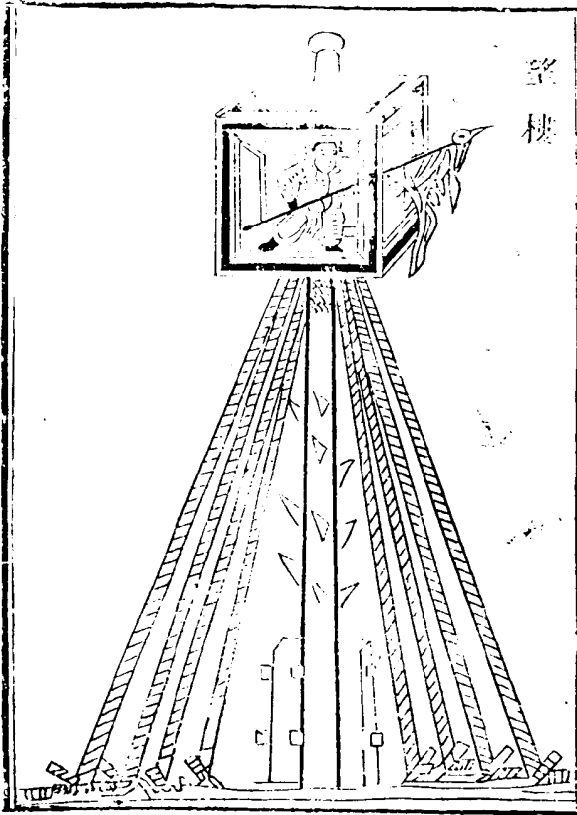
橋法其高亦有一百二十尺者柵索隨而墮之版屋中置望字一人能視三四十里者手執白旗以候望敵入

無寇常捲旗來則開之旗桿平則寇近垂則至矣寇退徐舉之寇去復捲之此中軍預備之道也

大約望樓用一柱者樓防傾仄顛仆夾柱者為佳其樓須可升可降方妙

滄州城下起樓為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李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為命撤棧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即時飛誘至京師允則曰某非畱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也時方與北鄙議寢兵罷斥堠故不欲顯為之備耳

望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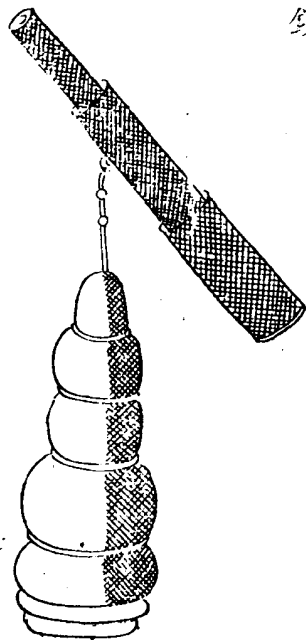
武一

九

置遠鏡 有圖

望遠鏡出自大西洋國用筒數節安玻璃兩端置架上視遠如近視小為大望遠敵人營帳人馬器械輜重毫髮不爽我可預備戰守安放銃砲必不可少者

望遠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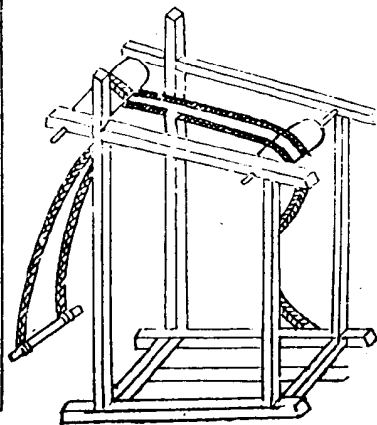
武一

二

置吊車 有圖

四門及墩臺左右各置小吊車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逃
難者然須問明方許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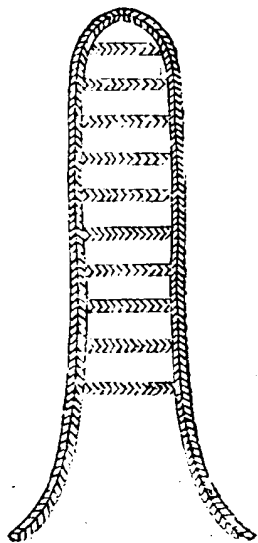
吊車



置繩梯 有圖

結巨繩繫橫枕為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繩梯



武
一
三

武備輯要卷二目錄

城守申令

中軍號令

四方號令 附旛幟燈火七條 圖十一

守梁號令 圖五

派班換班 分伍立長 書名按法 僱役僱

值 懸燈 有警輪守 無警輪巡 傳食

歇宿 便利 積石 插器 灰瓶 泥水

壘臺 設柵門 送供應 備紙筆 設巡邏

設巡警 斬逃亡 加犒賞 防七乘

武二

對敵號令

心齊 附二條 膽壯 附一條 氣定 附二條 脚定

目專 聲靜 志堅 燭奸

遊兵號令

武備輯要卷二目終

武備輯要卷二

城守申令

令者令民知所遵而易從也必上無疑令斯下無二
事徒木之威賢於反汗多矣故信之一字與智仁勇
嚴為將之首務也輯申令

中軍號令

城中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或就樓舖或立厰房主
守者居之設立中軍旗號用十丈黃大旗一面桅杆長
五丈預備黃紙雙燈一盞青紅白黑紙單燈各一盞
難明代又備青紅白黑小旗一面大流星爆百枚六銅

武二

鑼一面巨鐘一口碗口砲六口小銃六口 此用三口多
也其隨銃應該木馬火藥火繩鉛子等件俱備足撥好
軍十名專管派火種日夜瞭城外伏路號火銃砲用吹
鼓手八名平時無警凡遇上城時有小令旗一面上書
掌號二字吹手見此旗方掌號放砲三聲即將大黃布
旗豎起以便人齊上城遇下城有小令旗一面上書鳴
鑼二字見此旗方鳴鑼撞鐘一次即將大黃布旗落下
以便諭眾下城遇夜以燈代旗吹手若不見掌號之旗
掌號之燈切不可掌號不見鳴鑼之旗鳴鑼之燈切不可
鳴鑼每更盡吹喇叭二聲催人換更如有警日間放

砲三聲推動黃旗如東方警則加青小旗東南隅警則加半青半紅小旗餘方倣此擊鼓催兵落旗鼓止夜間放砲三聲又起雙燈如東方警則加青單燈東南隅警則加半截青半截紅燈餘倣此擊鼓催兵落燈鼓止游兵站隊各認方色策應而諸原派守城者不得擅離信地以防聲東擊西也如二方三方四方交發亦各認本色策應失誤者斬

四方號令

四而戒樓四角樓亦各豎本方色旗以六丈布為率而游兵將領雉長城長各認本方色旗如本方有警晝則

武二

搖動本方色旗夜則又起本方色單燈擊鼓催兵夜或再加流星無事則鳴鑼止之本城雉有警則搖動木色雉旗夜用小單燈或門及四隅油燭火藥選軍種火等項俱照中軍

旗幟燈火

中軍用十丈黃布大旗一面竿長五丈

晚用黃紙雙燈

四門用六丈青紅白黑布大旗四面竿長三丈

晚用各方色單燈

四角用六丈大旗四面東南方上半青下半紅西方上半紅下半白西北方上半白下半黑東北方上半黑下

半青竿長三丈

晚用各方色單燈如東方方上青下紅餘可類推

每百梁用二丈各色布旗一面竿一丈五尺

晚用小單燈

每五梁用五尺各方色小布旗一面竿七尺

晚用小單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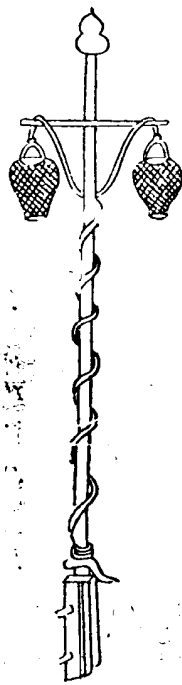
中軍照四門四角小方色旗各一面以便傳警

晚用各方色單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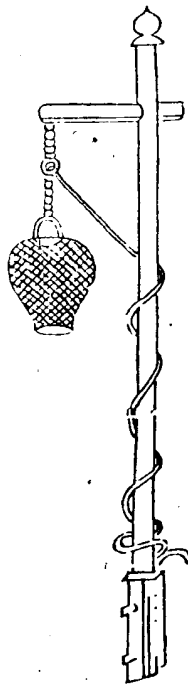
旌旗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爰製八卦之旗以太極為中軍其詭設物象書符畫魅弗取也夜則以燈代之

武二

中軍黃紙雙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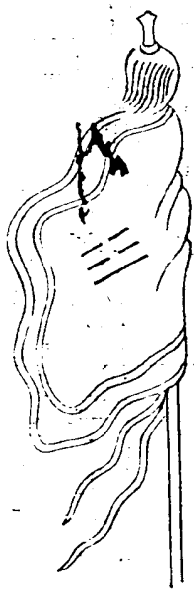


八方懸燈



旗紅方南 旗青方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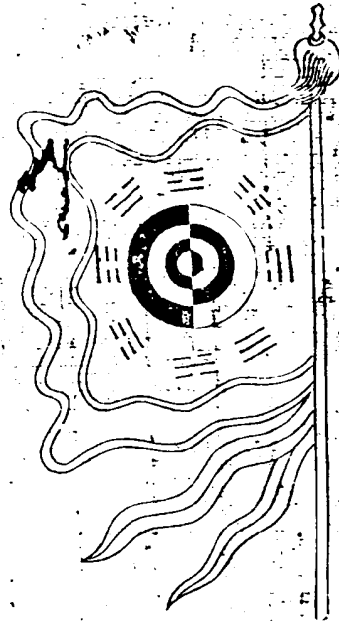
五色旗 旗黃 纛坐軍中



以下各方俱用黃邊

武二

四



黑下白上方北西

青下黑上方北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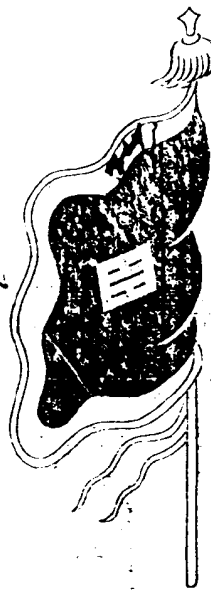
旗黑方北

旗白方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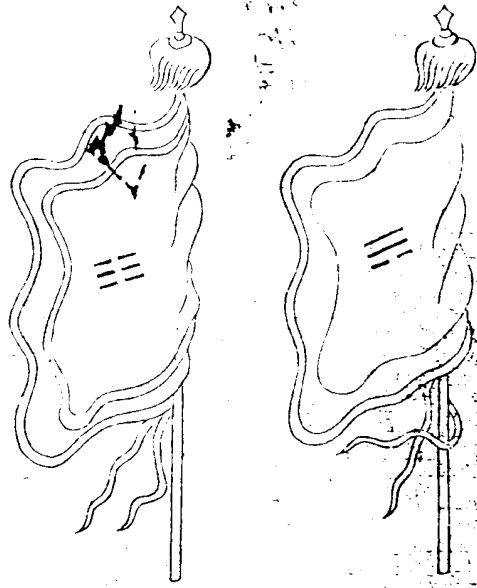
武一

五



東南方上青下紅

西南方上紅下白



守塚號令

武二

六

一派班換班 守塚夫必計其多寡派作三班或二班
 每一塚用石灰塗內書塚夫姓名各認定防守更番
 迭換以休養息力如或班一晝一夜次日即改二班再
 次即換三班各置簿定限彼此不得推諉
 一分伍立長 五塚爲一伍立一能幹者爲伍長二十
 五塚有城長百塚有雉長伍長城長雉長各執旗伍長
 填五塚夫姓名在旗內城長書五伍長姓名在旗內雉
 長書四城長姓名在旗內各有統領各有分責庶可齊
 一亦便查核東面自南起伍長旗寫天地元黃字號城

長旗寫東城一東城二字號雉長旗寫東雉一東雉三

字號餘可類推各門各角又分管各雉長白日正豎旗

號各長輪守之非寇至不用軍民上城以息其力

一書名按法 凡塚口上用石灰塗白將各戶所出之

人或正身或僱人俱要真正姓名左右排書其鄉紳之

家即書某鄉紳出某人一一明列有力大戶僱人數多

亦上書本名下書所僱姓名以便臨時查點既受若值

應代若役如有違詐者替身按法問決主人亦以失於

稽察輕抵罪

一僱役僱值 守塚值募者本坊人戶止可僱本坊之

武二

七

人如本坊無人方可跨坊另僱所僱之人俱要強壯守

本分者不得以老弱奸棍充數每日工食官定價米一

升錢十文殺賊有功犒賞在外

天字號
梁長旗

每梁正中方孔是梁頭
白書木梁號及木梁各夫姓名

書五梁
夫姓名

方空旁邊用石

灰粉白書梁號

梁夫姓名後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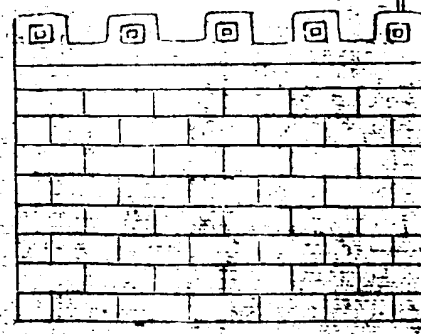
梁做此二十五

梁立一城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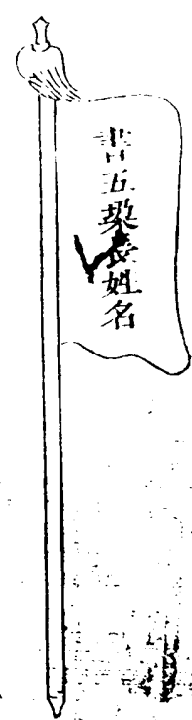
城長立一雉長

城長旗

武二



雉長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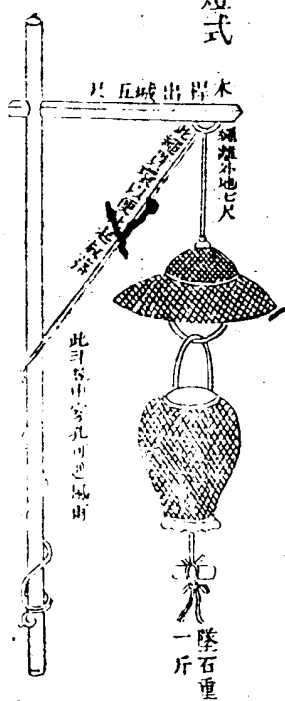


一懸燈每五梁一燈用新油紙者方明亮燈上用一
油紙蓋以防雨蓋上仍壓一小瓦片以防風若篋若蓬
者尤佳每燈製一挑竿索懸城下離地七尺火光下映
我能見賊賊不見我換燭即派輪更之人不許誤事然
懸索宜細止勝一燈庶賊不能攀躋每十梁用一火毬
所費油燭梁長派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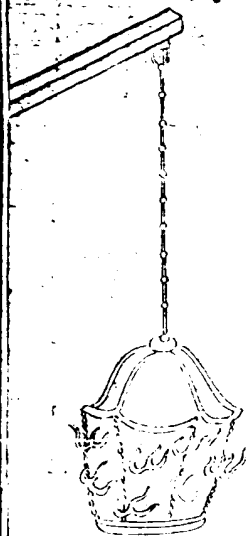
武二

九

懸燈式



火毬式



一有警輪守 每夜一人輪守一更每堞各置一石大二尺高梅之每更一夫執小旗登石擊柝站立既高則可以俯瞰五堞城下有無奸細其餘四人穩臥倘遇有警喚醒同伍四人則名雖一夜之守實止一更之勞也轉更輪換聽中軍喇叭各門應之每伍置一木牌伍長註定某人某更不得推諉失誤該值者要注力不得減燈火又戒出頭外望以防飛矢銃彈所傷輪睡者亦不脫衣如聞中軍砲響懸起雙燈則同伍者一齊向外持械站立力拒候中軍落燈止號方許就睡

武二

十

上城 各巡上半夜一名巡下半夜各執器械燈火靜行視聽不必擊柝自所見聞鳴鑼警眾止在三十堞界內往來巡視其夜巡或家人或僱覓仍要正身出其不意親為查點以防偷安次早將牌轉送下戶每月輪一遍週而復始一年一家不過數夜就是小本生意白晝貿易夜間巡城亦不能誤

傳食 凡守城人戶以一日為率辰申二時不能不食無警時送飯聽門柝起各城長傳柝送飯人方許上城再次傳柝送飯人即時下城如私自下城飯食者立斬有警時送飯城下各照所分人口五堞屬一火頭

一日三飯三更時粥飯火頭各照所管之人以器盛飯城上人用索攀取每鹽菜總一盤有送私食者不禁一歇宿 每堞口五個立草廠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苦蓋四面皆堪遮蔽風雨遇樓鋪即聽以樓鋪克之不必另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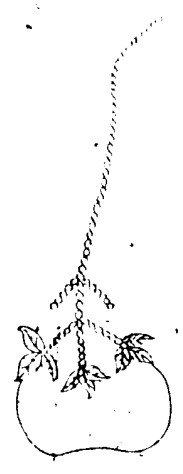
一便利 五堞共大鐵鍋一口砌如竈式下可以容火大小便利悉在其內備長柄澆杓數把賊來攻城勢必仰面煮令沸熱用杓澆或用箭噴各聽人便

武二

十

一積石 石有三種一曰擲石自一斤半至五六斤者每堞一堆高闊三尺又五六十斤者五塊措辦不及令八城各納一塊一曰大石每堞一塊或磨盤或陸軸或捶衣石大約一人之力能舉者預布堞頭賊推車頂門下梯肩版將此石向頭推打一石不中又借隣堞一石擊之不中又借一石必退而後已一曰懸石上用大石足繫一孔下繫鐵繩上續麻繩用法同之

懸石



一插器 用有底通節短竹三寸每連一節在梁口裏面各軍所執器械鎗刀銃矢插筒內立老

插筒



一灰瓶 取生石灰末入小瓶內每梁預積一堆將口塞住如賊臨城從上擊打灰飛損目不能久立

灰瓶



武二

三

三

一泥水 賊戴木排門扇木船竹圍之類遮護其身突來攻城此時矢石不能擊長鎗不能入何以破之須用水和泥擲之泥在木上不墜泥多則重又擲巨石於泥止石亦不墜泥石相壓賊者不能勝自然退矣

一壘臺 梁口太高難以外望各照信地泥壘小臺須要梁口齊胸以便下視若原有石砌臺基更妙

一設柵門 上城處豎立柵門撥兵看守不許梁夫私下及閑碟人潛上一防撥亂軍伍一防奸細外招止放

飯換班一開至晚中軍放砲則封鎖不開如緊急則茶飯挈送城上止於換班放出

一送供應 城上每段立一典掌置小旗數面凡遇需用什物寫字貼旗上示城下城下各段亦有主者預備用雜物各為部分謹伺舉旗即應送上城勿令緩急

缺乏又設雜役軍人量為多寡專司負挈所需物件

一備紙筆 每雉頭備棹一張筆硯一副小紙條寬一寸者一百以備緩急取物寫字傳知

一設巡邏 各梁兵勤惰不一須常稽察然使人人點名更更喧嚷則守梁者不能睡臥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為限如東門至南門之類每門設巡邏兵十名置小紅旗一面中書巡邏字每更兵二名輪班絡繹巡

武二

三

視止挑燈執旗往來梁口不許叫喝打柳搖鈴若有梁夫熟睡不行瞭望并梁口燈火斷滅者隨掣更旗次早送總巡官處稟究仍行喚醒點燈不許擅自喝打容隱違者重治

一設巡警 邏兵猶恐疎虞每門設巡警官二員各與

馬匹置更牌更箭如東門巡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驗收南門官隨付二更

牌與東門為驗輪番迭用次早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

官亦奈巡邏十人若見各梁口偶有睡熟失瞭陰燈者

擊其更旗巡旗次早并送總巡官處究治亦止許巡視不得呼喝敲梆驚擾其熟睡之守堞人仍卽喚醒

一斬逃亡 守堞夫下城逃走遊兵拏獲到官立斬使人知守不必死退不必生不畏敵而畏我

一加犒賞 夜中或值風雨正好人乘機竊發之會宜倍加嚴謹預備簑笠臨時取用當風雨之夜無論家人僱人格外加以賞勞

一防七乘 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日夜勞苦神疲力竭之類乘我之怠如日久心安官不戒訓民

一不恐懼之類乘我之忽如風雨雪夜賊遠賊稀思想不

武二

十四

到之類乘我之無備如兵刃不利矢石不足火炮缺乏之類乘我之疎如城有單薄地有平陂外有攻衝內有

不備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避心意意一時招架不及手忙脚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危所係不可不

慎也

對敵號令

遇有警報中軍晝則放砲扯旗夜則放砲扯燈各軍民照派信地堞口各執器械堞長城長雉長率領向外立定相賊遠近施放矢石如有老少掛塞遲延堞長指名報官不犯卽以軍法處治容隱者一併治罪

緊要七款開列於後

一守城要心齊 城上四面防守之人無分貴賤大小均以性命爲急各爲自己自家守非爲他人效力也要齊心一體勿懷慳心我飽而人飢勿懷懶心人勞而我逸勿爭利而趨勿懼害而避勿因小嫌而彼此賂氣勿懷小忿而彼此相爭違者細打一百至於一堞有急一伍協力一賊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觀望退縮躲避不前者一伍之人俱斬示衆

武二

十五

劉錡守順昌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

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本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

我當爲國家破賊立功大敗金人李芾至潭州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蠻峒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陣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一守城要膽壯 賊之性命與我一般彼不皆勇我不皆怯彼不皆巧我不皆拙彼以捨命成功我以貪生取死耳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在城上下打有十

借之易人見賊扒城便爾膽顛見賊上城便欲驚逃不
思一人驚走千人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
個個殺死若放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敵鬪賊安得十
城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見賊退
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衆

金帥字撒帥步騎十萬攻宿州李顯忠竭力捍禦城
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
斧砍之敵即退却

一守城要氣定 凡百餘步外賊吶喊衝城或先鋒前
哨聲言要攻者必不可動切忌妄發矢石火器既不中
武二

敗又損實用嘗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
徒勞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便自慌忙亂放鎗砲矢石
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敵之此
守城第一大戒也賊離城數十步方齊力攻打賊退後
各人急須嚴守自己垛口聽上人頒賞均分不許爭功
爭賞致失守誤事違者以軍法重處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鞠義領
精兵八百先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
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譟噪動地瓚軍大敗斬
其將嚴綱其甲首千餘級

元張宏範帥舟師逼宋於崖山豫構戰艦舟尾以幟
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
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
障弓矢火石交作頃刻破七舟宋師大潰抱其主梟
赴水死

一守城要脚定 每堞各有信地東西南北不得過五
尺假如賊欲攻西先在東面熱混撒哄人護東門則西
面必鬆他却一枝兵乘機一擁自西登城謂之聲東擊
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聲晴擊雨總是出其不意攻其
不備八個字耳兵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如賊攻東雖
十分緊要三面之人安定不移自有遊兵火速向緊急
之方齊力防護惟許堞長巡視往來若過他人一堞斬
首示衆

一守城要目專 目力不精則緩急失候守堞之人遠
望近視頭不敢回顧眼不敢轉睛放銃發箭則端相賊
身下石投木則端相賊腦下鈎刺鎗則端相賊心使鎗
斧大棒則端相賊頭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手
眼萬分留心不可遲緩一刻毫髮之間生死所係任他
千毒萬亂吶喊搖旗只要眼力觀看不可一毫動心凡
堞長城長雉長巡視困倦者輪流歇息但有現班打盹

怠惰者穿耳示衆

一守城要聲靜 城上喧嘩則號令不聞心志不一警戒不肅目力不專此敗道也故城上招呼各以手勢說話各以喉聲夜間尤要安靜無聲聽賊消息四城門俱有更鼓每交點放砲一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衆人齊喊一聲餘時俱不許動一些聲息使賊不得掩彼形聲探我消息也城上白日屏去鈴柝暨旗號不許一人喧嚷城上不嘩城外有警方可傳報以便策應如攻打被傷亦不得大言震喊高呼驚走但有隔梁閒話者割耳示衆

武二

六

一守城要志堅 兵貴如山午搖不動百震不驚庶乎賊志自窮我守可固昔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滾下城賊遂登城此曹成之計一人訛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丁卒此令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動將謠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即斬首懸高竿示衆

一守城要燭奸 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勞以飽待我饑以寧耐挫我銳以優游懈我心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兵以寒我膽乍動乍靜以疲我精神緩進零

衝以耗我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智謀築壘增柵以示彼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動撤圍毋喜疾攻毋驚歸師毋躡示怯毋進約和毋信偽隙毋乘忽退毋懈久持毋驟有進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生

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而能取勝者今將中軍以下號令合行刊刻守城之人各給一本如某項人其數款要緊令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聽識字者解說明白字字依行

遊兵號令

每門每臺各備起火流星事急則燃之本面遊兵卽行接應不許稽遲各舖備火種一盆不許種絕各門備快馬數匹以傳警信

武二

九

武備輯要卷三目錄

城守設防

防門

槎板圖

金錐板圖

鐵插板圖

刀車圖

鑿扇

釣橋圖

七星池圖

備水井圖

備水缸

火月城

防梁

懸廉圖

懸戶圖

木女頭圖

絮破

傍牌

柰何木圖

浮籬圖

垂鐘板圖

篋

籬笆圖

皮竹笆圖

木馬子圖

狗脚木圖

洞子圖

布幔圖

防牆圖

附二條

偃月城

虛臺

突門

備修築

防奸細

嚴搜逐

清保甲

查流寓

查僱工

查寺

廟

查客店

查樂戶

立內柵

加外鎖

防窮民附二條

防內應六條

防詐門二條

防詐降

防詭冒二條

防暴來二條

防潛襲二條

防離叛二條

防風雨晦冥二條

防往時令節三條

防敵退而實進二條

防敵去而復來二條

防敵聲東擊西五條

防賊求和挾詐

防火變

防火藥

防草場

防牢獄

防庫

防隙地

武備輯要卷三目錄終

武備輯要卷三

城守設防

許洞虎鈴經曰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入焉
守國者桑土關心太平時尙思患預防况烽火已傳
可泄泄視之乎一刻不防則一刻卽生鋒端一處不
防則一處便開瑕竇甚矣防之不可不早也輯設防

防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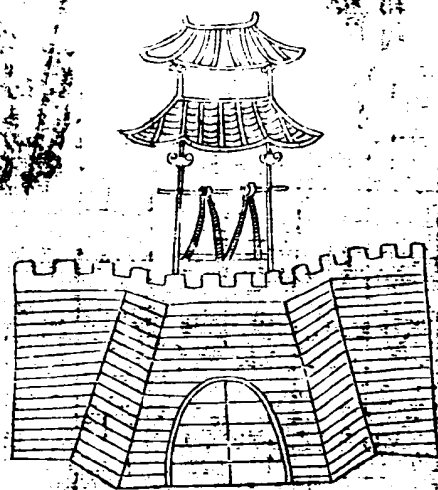
槎板 量城門高大濶窄堅木造之厚四五寸外用鐵
葉排釘包裹城上照門洞挖一尺濶長渠將槎板預懸
城上兩邊栽壯木二根橫架圓木一根中安二滑車槎

武三

板用粗繩繫住若遇焚城門之患土壅不及將板放下

隔阻

槎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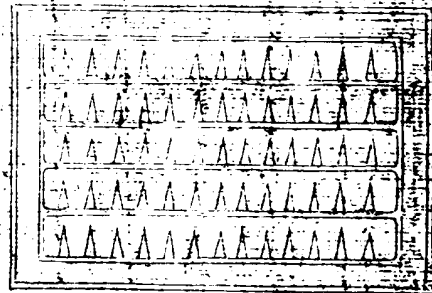


武三

金錐板 月城內大城外築陷馬坑濶狹與城門相等
不可太過恐墻脚虛頽也長可一二丈深一丈有餘底
濶而上狹蓋上窄於下賊一墮勢不能攀躋求脫矣其
內鋪金錐板城牆上及內城門口仍列壯士用強弓勁
弩火器礮石利刃長矛爲鉤搭斬截之具無事用堅木
塔上爲跳板使我兵利於出入有急掣去跳板用薄蘆
薦虛蓋浮上合賊不覺一踏便陷

金錐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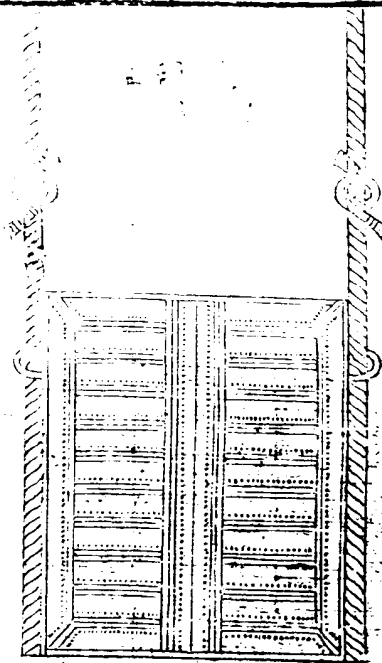
陷坑用鐵菱角等
不如金錐為妙
鐵為鋒極尖銳長
一尺餘堅木為板
長五尺闊二尺密
釘金錐平鋪坑內
錐鋒離虎藜少許
見血立死馬蹄立
穿



武三

鐵插板 用榆槐堅木為骨其闊兩邊各掩過城門一
尺輾以生牛皮週圍用鐵葉裹釘完密兩旁施鐵環貫
鐵索各立二柱柱間池槽亦用鐵葉裹之柱下各立撐
柱以防傾圮柱上設一輓轆為絞索之用必以絞車升
之兩柱間設一大橫木中空一竅插板中亦空一竅絞
索兩竅相對處以一巨鐵釘拴人如欲阻城拔去鐵釘
其板立下勢重了釣

鐵插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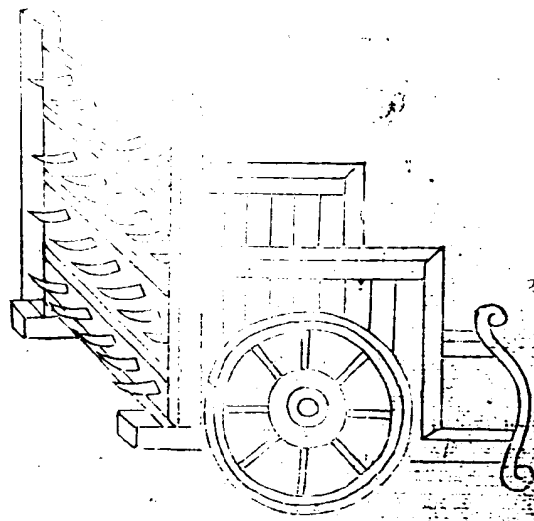


武三

四

月城設陷坑坑內置金錐板賊即破門進一步便陷死
地又必置鐵插板何恐陷者層積賊踐而登則復下此
絕其內外吾得任意殲之矣有此法又可誘敵入城鐵
參政守濟南曾試之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參政鐵鉉令軍民詐降陰伏勇
士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鐵板幾中之
刀車以兩輪車自後出鎗刀密布之敵攻壞城門則
用此車塞之宜設二乘一向外防賊從外攻一向內防
奸細內應

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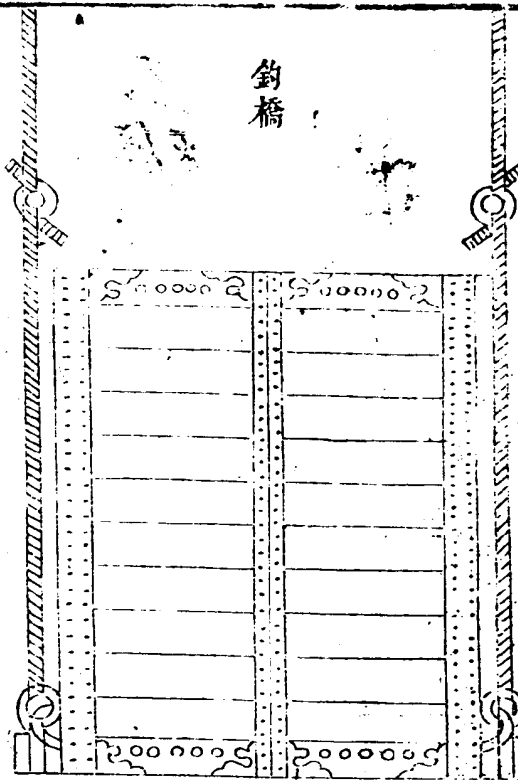


武三

五

鑿扇 侯景以長柯斧砍東掖門門將開羊侃作扇爲
 孔以槩刺殺二人砍者乃退如用神器從孔對擊威力
 更倍今人一聞警報將門用土石填塞殊爲可笑萬一
 賊隙可乘反阻戰兵之路何如鑿扇爲妙 謂鑿門扇爲
 孔以擊外也
 釣橋 用榆槐木其制如橋上施三鐵環貫以二鐵索
 副以麻繩繫以城樓橋後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
 丈五尺端上山口置熟鐵轉輪爲槽以架鐵索并繩貫
 其易起有警挽起斷路併護門

釣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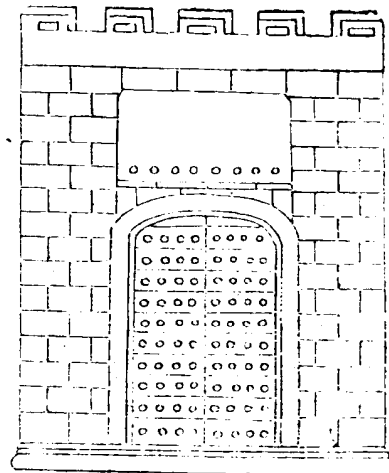
武三

六

七星池 賊來攻門多用火燒門須用淋水滅之預於
 城上緊貼門扇處鑿一池橫長與門等濶二尺池口至
 底以漸而殺如屋簷天溝樣底約深五尺鑿爲七眼徑
 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門之濶狹爲度務令均勻其與門
 扇相連處橫鑿寸濶一縫借之泄水眼大可下砲石縫
 狹水不旁注如開河傾瀉火無所施且人亦難於站立
 此萬萬不可少者也無事以厚板蓋之

七星池

其洞須在門外



武三

七

侯景列兵繞臺城百道俱攻鼓聲震地縱火燒大司

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戰士

踰城外洒水久之方滅此即七星池之意但旋鑿之不如預備之

金攻仙人關用火焚樓姚仲以酒缶撲滅之

金帥完顏訛可攻棗陽城宋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

樓棚刈囊瀦水以防火樓沙必皆用水浸透入囊

備井水 城中多滂井泉於寺廟空地添井三五十眼

一備人眾可飲一備火攻猝救

備水缸 棚樓敵臺之下各貯大水缸數口五塚亦各

貯一缸如為飛火所然隨然隨撲不致取救遠水成燧

原之勢

火月城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又須用天炬鄰
月城內以月城為火池多添擲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
退出

楊智積隋文帝姪也楊元感反攻城燒門智積於內
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防塚

懸簾 塚口第一切要之物每塚口一木架兩足在內
城上一轉軸匡擋在外緊貼兩塚邊上安橫木可搭
繩毯或用被褥俱以水濕直遮塚口箭不能入但防賊

武三

八

鈎竿須用兩帶繫架內外用兩活撐柱長一尺以鐵圈

子釘匡檔兩旁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撐兩塚邊傍遠視

高撐近視低撐下可闢十丈

懸戶 以轉軸作為小門一扇厚一寸外畫虎頭兩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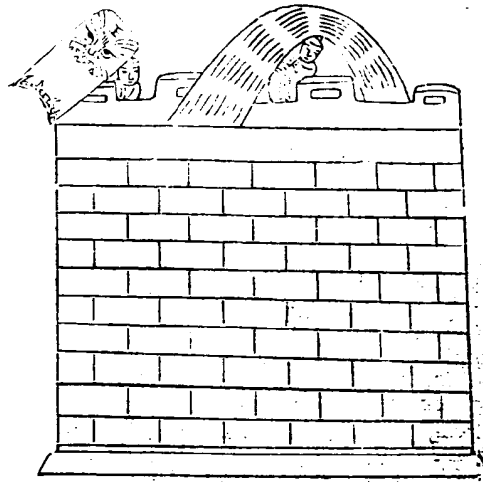
穿透如鷲卵大可以遠窺亦以活柱撐之不用木架止

用兩鐵管狀如環尖如錐塚內更作拐頭壘入塚之兩

傍大約懸戶懸簾撐不宜太高須防旁箭

懸簾

懸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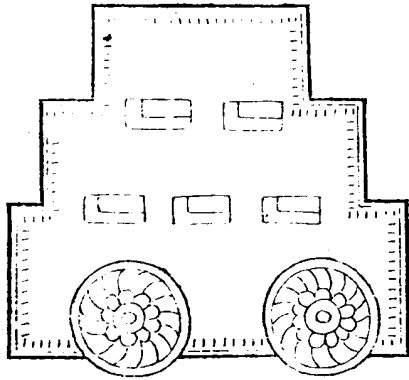


武三

九

木女頭形如木墻以板為之高六尺濶五尺下施兩輪
軸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推壞女墻則以此代之

木女頭



劉錡守順昌時諸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戰
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輾埋城上又撤民戶扇出而
蔽之即以木女頭代女墻之意

尹子錡圍淮陽以鈞車鈞梁所及莫不崩陷張巡以
大木置連鍾大環拔其鈞而蔽之

梁身甚薄賊每攻城先用大鈞鈞倒使守城人無
所隱蔽宜善禦之然必薄城下方可施力若敵臺

脚下有二突門賊至死矣

絮被 懸簾費重不如以民間絮被代之隨被大小長
短造木框被上密綴小帶為耳以兩竿揭出城外五六

武三

十

尺用水浸透破既虛懸復藉水濕矢不能貫火不能然
守陣百姓有恃無恐又保護女墻一被遮二塚以代懸
簾法最簡便

傍牌 又近來賊鉛銃甚多須要傍牌遮蔽一塚一牌
更妙力不能及數塚一牌亦可人家鍋蓋塚夫執之亦
能却矢毒也况牌乎今時所用
藤牌尤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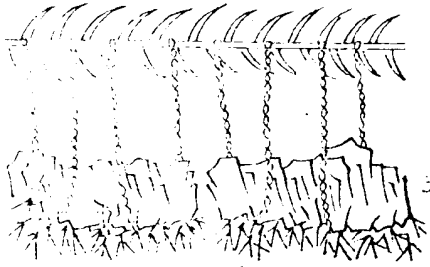
奈何木 梁墻之間立架木二根機關橫挑木各一根
上閣一木木上錯綜釘以竹箴其木之輕重與挑木相
稱倒綴虎柏菊每菊一束用小指大草繩三尺長一頭
繫菊束一頭縛二三斤重石塊將石連繩纏於木菊垂

牆頭外賊來襲攻不能攀援而止又不能飛越而入
 經移動磚石下墜刺木隨落守城兵夫驚覺卽拋打磚
 石因其無可奈何故謂之曰奈何木也

武三

十一

奈何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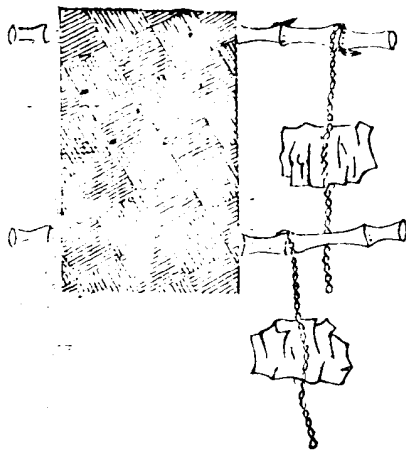


浮籬 奈何木下梁口之外蓋以浮籬每扇約濶三四
 尺長六七尺不拘環城接連駕之之法或用小木或竹
 二根比籬濶三四尺以一半伸出梁外一半放入梁內
 其外用繩縛籬上壓以磚石天晴加置石灰數包於上
 其內用繩縛墜石虛懸用木釘釘於地下鬆緩其繩若
 賊加梯籬上籬軟不能勝梯磚石下擊兩竿翻入牆內
 守梁者自然驚覺卽倦睡亦醒若賊置梯籬下而攀附
 上登則頭觸浮籬亦必墜矣

武三

十一

浮籬



垂鐘板 長六尺濶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廳

施於戰棚前後有伏兔拐子木

篋籬笆 荆柳編成長五尺濶四尺慢生牛皮背施橫

竿長七尺戰棚上以木馬倚之女牆外以狗脚木掛之

皮竹笆 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濶六尺施於

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廳可以射外

木馬子 一橫木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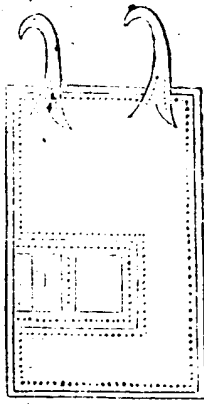
狗脚木 植二柱女牆內相去五尺準牆爲高下柱上

施橫鈎便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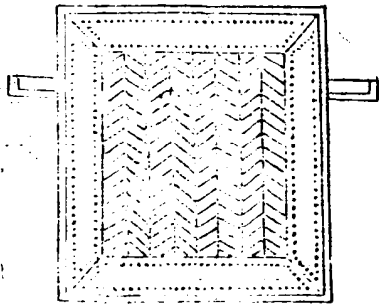
武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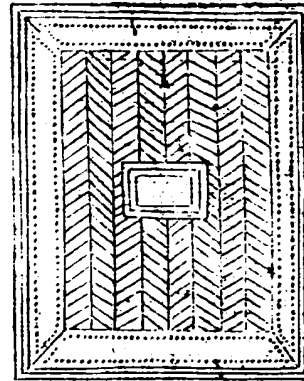
垂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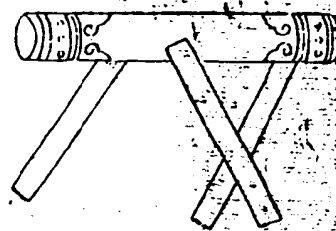
篋籬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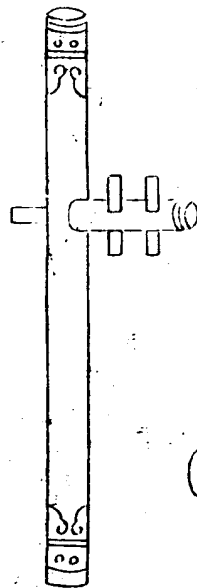
皮竹笆



木馬子



狗脚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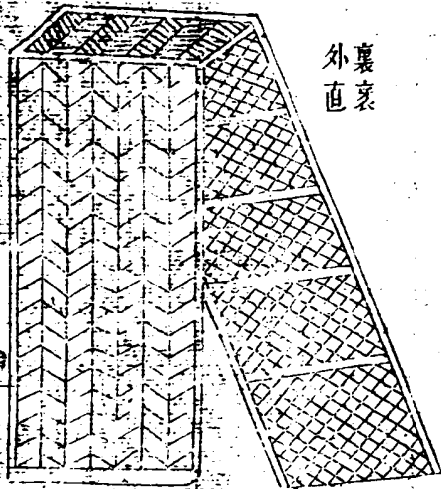
武三

三

洞子 用木製長一丈濶三尺外直裏衰外密裏稀密處以大蔴繩編如竹笆樣城樓闕卽遮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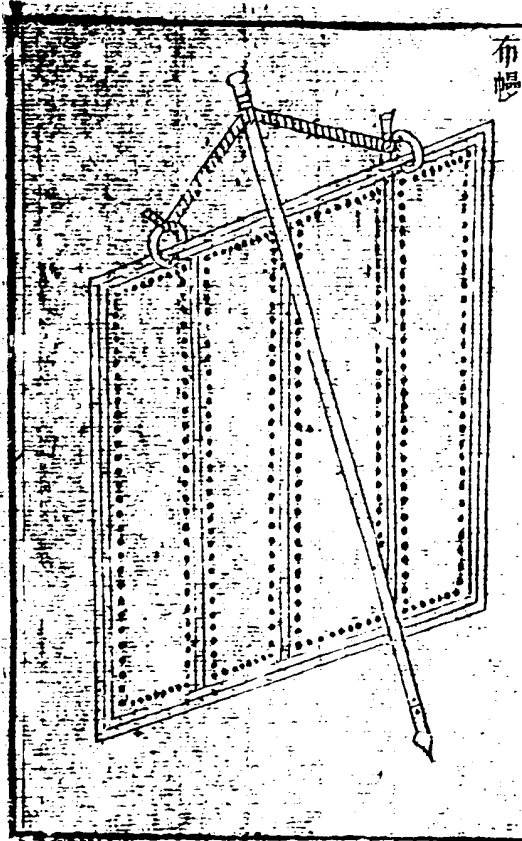
洞子

裏衰
外直



布幔 以複布爲幕度矢石來處以弱弩張掛去城七
 尺居女牆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粗繩爲網如布
 幔張掛亦可護女牆樓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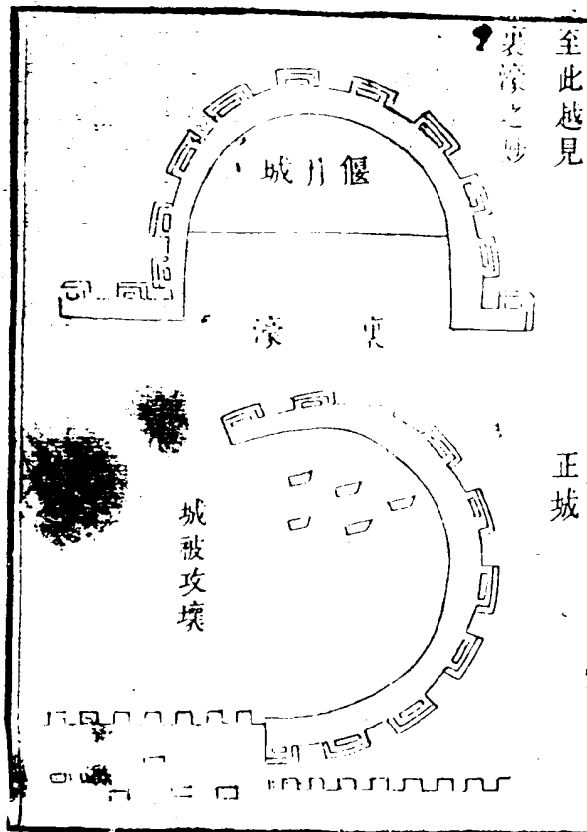
西魏韋孝寬守王壁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
 推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令縫布爲幔隨其所
 向則張設之布懸空中車不能壞



武三

防墻

高歡攻玉壁四面穿地作二十道其中各施梁柱以
 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韋孝寬隨其崩處
 豎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亦一法也
 金完顏訛可攻棗陽募鑿銀鑛石工晝夜陷城城頽
 孟崇政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
 備其衝距城頽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深坑倍
 仞躬督役五日成



武三

六

虛臺 築實敵臺不如築虛敵臺其法用大石厚砌臨濠一面而空左右之中中有二層以木板為樓用梯上下每層多置空眼以便窺覘以便放鳥鎗火箭之類賊不知鎗箭出自敵臺內也凡賊攻城但顧上擊不虞旁攻故凡輶輻尖頭木驢旱船之類皆防上而不防下守城者每每無如之何任其挖掘以致失事若有虛臺之制從左右夾攻城可保無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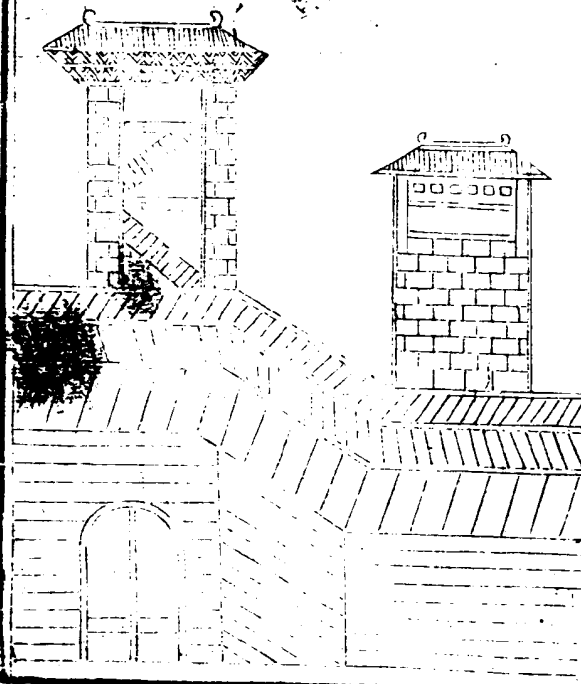
突門 兩敵臺之側平城之下當留二小門用大堅石砌之僅容一人匾身出入門中備大砲一二十門若賊駕行天橋折疊車之類以大砲從兩肋擊之賊必敗走

武三

七

實臺

虛臺



突門虛臺防賊攻城推衝車至城下以弓矢仰射而以尖鐵衝挖城長五六尺餘柄以粗木為之每去一甌則以衝牖入五六人共坐其柄而撼城不能支矣若有突門虛臺從旁夾擊安能害我哉

備修築 城中每面備磚一萬黃土數十車石灰萬斤水百甕每十墩用鐵鍬二張鋤刀二口門六扇丈五長杆四根備攻破城垣當時修補

防奸細

一嚴搜逐 從來賊欲攻城必有內賊為應或一年半年粧為客人僧道算卦傭工皮匠裁縫賣菜販果修脚

武三

九

籠頭在木城踞探道路採訪虛實窺伺貧富交結守門牢伴為腹心買嘴在官人役為耳目甚至包攬皂快營幹守門一動一靜無不皆知一計一策無不傳報圍城時或舉火內應或預備城鑰開門或揚言賊已入城惑亂眾心有司須預先謹防臨時搜逐但有房主歇家混雷者查實奸細一同打死賊無內應不敢徑入此守城第一要務

一清保甲 保甲既已行之平日更當清之臨時十家一牌互相覺察不許容留而生可疑之人事發連坐坊長五日一查報若兵臨城下蹤跡詭秘舉動可疑者即

報官若捉獲真正奸細一名登時破格重賞又每家給一腰牌開寫年貌籍貫有牌方准放行

一查流寓 流寓五年三年以上與土著一體編戶僦屋二年者除可疑人定行驅逐外餘查其眷屬多寡親戚保結何人生理何事如無眷屬及有眷屬無親戚保結者一概驅逐出境

一查僱工 麵糟染磨絲鹽等店類多各處僱工人必取隣里保結果係久僱方准容留如係新來及無保結者竟行驅逐店主容留連坐

一查寺廟 奸人潛跡多住寺院尤宜防者無名巷觀見一客至便視為奇貨安問從來今惟責成僧官又立住持六人如民間之有約正副者然先將各寺院分造

東西南北四簿某巷有牒僧幾眾無牒行者幾眾各山偶到客僧幾眾此外流僧概逐其行脚往來准禪堂施飯即遣他往不准留宿別有沿街結黨坐募齋供設帳

談因者嚴驅逐之立一小票印散各僧房所留過客開散家鄉姓各逐日往住持登簿每月十日一送堂查如容請異言異服之人以容留奸細論僧官一體治罪道紀司亦如前法行

一查客店 城外關廟與在城不同一店中有客數人

先令房主具結保開店之人次令店主具結保客人其眾客中尤擇一年長住久有資本者具結保眾客人凡新來之客俱照此行

一查樂戶 不良之人挾重資而多以娼家為窟宅蒸娼家原為客設又惟利是視自不必詰所從來而始受之明矣矧有娼即是盜慣為賊主者乎除在籍樂戶外皆流娼也地方不敢逐非奸人第一穢藪哉官嚴行驅逐至在籍樂戶着牌頭造冊共幾家幾名幾口出示曉諭使知不在示內者即係流娼庶人得以舉首仍着牌頭立一獨脚簿將各家留宿客商姓名逐十日送捕衙

一立內柵 城中慮潛伏須於各街巷口設置柵欄每夜懸燈撥夫執器嚴守晨昏啟閉即官府夜行須稽察以防奸細

一加外鎖 甕城內一層門向外者晚用外鎖撥謹慎有身家壯丁守之防內奸細砍門而出

防窮民 賊之所至甘心從逆者皆窮民也賊一入城引賊焚搶富室者皆窮民也賊尚未至額手祝天日望其來者又

武三

九

武三

三

皆窮民也先事而誅則寬甚且不可勝誅臨事而防之則無及亦不勝防要知窮民不顧而走險者非有大志圖富貴不過生計盡絕圖救一刻之饑寒除一刻之死亡耳所謂倣一飽死鬼亦瞑目之說要安撫得宜衣食不乏皆我荷戈登陴相與戮力捍賊之赤子也反側之罪豈獨在民乎許洞云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漢虞翻唐王式皆識此機者今載於左

東漢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虞謂為朝歌長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搽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待之殺數百人

武三

王

攻劫者大盜也偷盜者竊盜也傷人者所謂天罡地虎也不事家業者所謂游手無籍者也數者法所必誅而謂乃急取用意深矣

唐裴世胤浙東王式討之入越州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及平賊械甫送京師斬之置酒大會諸將請曰公始至遠散粟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以資之

耳拜曰非所及也

防內應

春秋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往焉乃往得任及衛人伐邢二人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

唐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中是漢地入兵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番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

武三

王

唐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刺史李光裔懦弱以李元平代之既至募工徒葺理城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知覺希烈遣將以數百人突至其城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

以上皆敵人奸細為內應者

春秋齊伐莒莒子奔紀郭又從而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妾婦及老托於紀郭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于占子占使師夜繼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謀城上人亦謀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去齊師入紀

唐蠻軍抵成都城下成都大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

惜乎其技止此也若能乘機設伏誘令入城從而殲旃不更快乎

唐吳少誠遣兵掠臨穎兵馬使安國寧與節度使上官某不叶謀翻城應少誠營田副使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緘伏兵要巷見持緘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以上乃木城反側爲內應者

武三

防詐門

唐幽州賊叛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城下守將遂納之賊衆墮入遂陷

土木之變大同堡焉蕭條城門晝閉是秋虜奉英宗至城下約賄至歸駕郭登閉門不納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獻金帛虜笑不應擁駕去

防詐降

唐裴甫寇浙東王式討之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

而飲食之式至詐引賊來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晝夜周密賊不知所爲

防詭言

春秋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使祈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也樂盈帥曲沃之甲以豎入絳李密欲據桃林縣縣官不從乃托言奉召入洛陽暫送家屬入縣衙一寄以強兵載婦女幘籬乘車而入遂奪桃林

武二

乃覺之遂陷健爲

唐竊進寇雋州竇滂遣袁海將師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緝衣袁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後五代漢趙暉圍王景崇于鳳翔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旂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暉設伏掩擊盡殲之

頃賊詭言百出幾於不可方物矣鈞深致隱之術亦此時所必慮者

防暴來

孟達據新城司馬懿討之達與孔明書曰吾舉事方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也城陷達伏誅

宋王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姚獻於

胡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
兵法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正爲此也太守古稱那將所謂羽翼爪牙者安在哉固可襲而虜矣

防潛襲

西魏王暹爲華州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下時高歡遣將韓軌從河東宵濟罷不知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暹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

武三

隋集合戰破之軌衆遂遁

兵法曰探候不謹烽火失度一蠹也王翳勇則勇矣疎虞之罪其能免乎

宋孟琪召文彬等受方畧攻石穴丙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金將武仙易服而遁

防離叛

韜英子曰守首降敵敵若撫而用之則未降者皆心矣必施反間之計使吾間傳於敵間則敵必殺降者殺

一降者則衆心固而不敢降矣

齊田單守卽墨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剗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諸降者盡劔皆怒堅守惟恐見得

梁葛從周急攻兗州人心頗散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陣者多逸劉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將人出非吾素遣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不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

武三

防風雨晦冥 乘風雨進兵者甚多因不切攻城故不錄

唐李德謀襲蔡州夜起師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馬皆縮慄士皆凍死者衆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盡失色夜半至懸瓠城雪甚蔡人不爲備四鼓愬入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等欲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閤雷持標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佳元濟外宅元濟始驚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進兵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無備有患如此

宋李全謀襲金泗州時大雨雪淮水合全日每恨泗

州阻水今如平地矣以長鎗三千人夜半渡淮潛向泗東城將踏濠水薄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還

有備無患如此

防佳時令節

魏爾朱兆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抄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玩揣其歲首常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夜行三百里奄至兆庭軍人因宴體惰忽見秦軍驚走衆並降散兆自縊死

武三

毛

宋廣源川蠻儂智高反還守邕州狄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匱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士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種病暫起如廁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昨夜三更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旣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靖難兵起楊松帥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燕王渡白溝河謂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此可

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黎明破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

防敵退而實進

吳孫權揚聲欲向合肥魏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肥不克而還

吳遣劉信攻虔州譚全播拒守城險不下乃還徐溫復以兵三千授信子英彥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妻子在外重圍旣解相賀而去全播所

武三

天

守者空城耳大兵再往必克之信引兵還擊虔州全播奔雩都追執之

敵退兵散恆人常情不獨全播爲然觀此正可爲

戒

防敵去而復來

宋金師北去京師解嚴御史中丞李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領國復來禦敵之計當速講求不聽果復來

金師退种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來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二帝果有比轍

之禍

防敵聲東擊西

漢周亞夫拒吳吳奔壁東南馮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魏郭淮屯北原以拒諸葛亮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為見形於西欲使吾重兵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唐史思明圍太原不下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不少懈賊不得入

武三

三九

思明運用是稱勁敵若非光弼未易當也

朱泚圍奉天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環曰此欲分其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

畢再遇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城再遇合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即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人潰守城者開門遁

聲東擊西淺術耳事極易曉只因胆怯臨時為賊威所懾不遑顧及所以誤耳故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清則能謀心定則能應也

防賊求和挾詐

臺城圍久侯景眾餓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後王偉請偽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息士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擊之景拜表求和梁主許之敕止援軍景夜運東府米入石頭復進攻城晝夜不息臺城遂陷

防火變

兵臨城下城內居民失火者漸近城居民有駐積稻草柴草者少則收藏多則移置隙地蓋賊人內應多舉火為號城中人防變又必多積柴薪一旦火起居民倉皇狼突莫知所自來奸徒因乘機竊發矣今預立救火夫四十名各家貯一水缸各方備長火鈎十把舊絮被或絮袋十條大小水桶五副轆轤十副澆桶十副長梯五副長鎗五把一時火變則十人持鈎將起火屋并下風屋鈎倒以水濕絮袋撲之十人司汲汲水入桶五人擔水登梯十人運澆五人持長鎗巡水要路以防乘機搶掠者城中居民止許木坊赴救他坊百姓不許混救如係守城噪夫巡官將領之家稟明方許下城救應奸人見我鎮靜如此無能為變矣

防火藥

守城最喫緊者提煉精細之火藥貯於一處不惟難取抑且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磚庫一所中設地窰外築牆垣每庫細藥粗藥各萬斤方保無虞藥用時窰上須多加泥護戒用燈火仍備水具各派專役司之不謹從軍法

防草場

城堡中堆垛草場必須多撥人防護萬分謹慎賊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即係奸細火藥庫亦然須捕而治之

防牢獄

武三
獄囚自分必死每幾幸賊寇之來一旦有警豈不生心守者怠緩多至內為外應防之不可不早也輕繫者放之重辟者鞠明防之仍嚴諭獄官不得尅減獄食不得受賄縱死囚自便不得私放親識出入晝則查點夜則巡邏時委衙官伺察非常亦預防無患之一端也

防庫

庫者聚財之所有警之日垂涎者多宜統重兵彈壓默銷奸謀

防隙地

唐昭宗攻鳳翔朱溫率師迎於岐下王師範欲乘虛

武三
據宛州劉鄩先遣人詐為鬻油者入城伺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視羅城下一水竇可引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遂定

武備輯要卷四目錄

城守清野

清五穀 附九條

清水泉 附三條

清芻草 附五條

清竹木

清屋宇 附三條

清硝磺鉛鐵

清油蠟

清什物

武四

清地面

武備輯要卷四目錄

武備輯要卷四

城守清野

兵法曰軍無糧則亡如賊無輜重虜掠為資彼已先犯兵家大忌譬如嬰兒斷其乳哺立可餓死若借寇兵而齎盜糧無具甚矣輯清野

清五穀

凡賊將至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與糶糶待價者着落里保一聞警報催運入城任民開糶堆積止許城中糶賣不許粒米出城其搬運難盡者嚴督糧長糶賣上倉賊見四野無糧豈能四五十里外搶別縣之糧食

武四

攻我縣之城池哉如不肯預期搬運致資盜糧其米入官為守城兵夫用

小民雖愚非不知齎盜之為害也然屢令不從者其弊有二一城中堆積無所蓋鄉民生於鄉長於鄉城內無立錐之地其忽輸而暴露之乎一私疑官府難測恐不免假名賒借所以寧死不從也必先料理在城無得官地聽其告佃以為倉廩或官地不足時勢急迫則將本地僧道編成什伍各令住居一二寺觀其餘本寺奉祀神佛外令鄉民各照米數多少領房囤積此外再與空屋二間一居其男一居其婦既令

得避兵火又令得便典守官與憑照事平日仍還本
主必不巧借備賑等名白取顆粒親與指誓天日示
不相欺有不樂從者乎此外如有頑梗不從登時梟
首以警其餘先曲體其不得已之情而後行吾必不
貸之法可耳又本民所積之米多少官不得問糶糶
官不得問仍聽與民貿易以通有無蓋鄉民得以米
易錢則鄉民便城民得以錢易米則城民便且在在
城之米而糶於在城之人則糶漏貯巾之說也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爲約曰匈
奴卽入盜急入收保匈奴終歲無所得

武四

二

東漢光武擊諸郡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陳俊
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遣俊將
輕騎馳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
野者因而掠取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光武以命世之雄戰賊不足陳俊以一將之智破
賊有餘中其要害故也合李牧收保觀之可以想
清野之效矣

晉桓溫伐秦指秦麥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
以待之溫軍乏食而還失亡以萬數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陳州刺史趙犇

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
悉徙入城楷下蔡州果移兵擊陳犇伺其無備襲擊
之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營於州北立宮室
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
於碓磑併骨肉食之置春磨寨縱兵四掠數十州咸
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以糧乏解去

澶淵之役寇準檄令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
穀不徙者隨在瘞藏

宋劉子羽守蜀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至金人深
入而饋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疫癘大作
乃引退子羽吳玠追襲其後墮澗死者不可勝計餘
兵悉降故雖入三郡而不償失也

武四

三

金人掠熙河劉惟輔擊賊去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尙
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土木之難敵乘勢長驅于謙曰通州倉欲守之或不
能悉以與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
自運仍以贏米爲運直通倉遂空敵解去

清水泉

凡賊將至城外水泉皆投毒藥

春風... 代秦秦人青澗上流師人多死

隋達頭大集兵將犯塞長孫晟曰突厥飲泉易可行
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
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
級
金兀朮攻順昌宋劉琦遣人毒頰上流戒軍士雖渴
死毋飲於河敵遠來飲水輒病

清芻草

賊恃馬以爲強馬恃草以爲命斷草則馬失其命賊失
其強制之易矣

唐薛延陀真珠可汗發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

武四

四

禦遣使告急太宗敕思摩燒薙秋草俟其將退奮擊
破之

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僞每霜降輒遣

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餓死常以良馬賄仁恭買

牧地

契丹主帥騎兵十萬長驅入夏境元昊見契丹兵盛

乃上表謝過請收叛黨以獻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

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

退必謂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遷延以

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遣兵急攻契丹主大敗從數

騎走還

幹禧不軍抵郭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
匹焉如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
土木之難虜乘勝長驅而南于謙曰虜所急者草諸
廠宜聽軍稱力取之不則盡焚之母以飽敵馬

邱瓊山曰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

間必積芻豆爲飼牧之具無事時資以牧育固便

然意外之變不可不慮金人之屯牟駝岡此明鑒

也燕都去邊伊邇己已之變倉卒焚芻豆千萬見

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卽休無有言者竊惟都城東

武四

五

北鄰村壩二十四馬房其倉場儲積如京如坻請

於無事時卽其地築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

附近倉場咸積其中就將騰驥等四衛官署軍營

設於其中特敕武臣一員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

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

而備之一策也

清竹木

竹木行貨多負郭若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須令各商

將已登岸者速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移百里外隱

僻小港中暫置以待賊過復業如違入官公用

清屋宇

城外三丈內若有房屋賊或潛伏屋下擊射守城軍民或即用其樑柱作梯上城或順風放火或就木屋運土幫城起關而登皆無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於屋此不守之城也合行撤毀一毫不留違者以通賊論

宋劉錡守順昌城外有民居數千家錡悉焚之若今人便嘴指無此胸襟膽力矣然亦俟寇近事急乃行蓋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撤毀不及競練之道當其機得其宜可也

武四

六

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博殺之乃稍引退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既至帝命師道於政事堂共議師道詰李邦彥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太慌忙耳左右皆笑

清硝磺鉛鐵

硝磺鉛鐵火器之用關係匪輕不可棄以資敵客販治坊多在城外須先查舖戶及治坊姓名遇有警報着該地方保甲押催硝磺鉛鐵搬運入城聽從開賣違者治以與賊交通之罪其貨官保甲不報一體問究如有公用照時價買

清油蠟

油蠟守城要務不可缺乏須查城外一應油行蠟舖於有警之日保甲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豆油柏油桐油蘇油白蠟等項入城聽從開賣如前法行

清什物

武四

七

四關百姓一聞警報入城避兵一切私財器具如木石銅鐵磚瓦菱芻糗糧畜牧等類盡徙入城勿留一件徒為賊所焚毀且借修攻城具也

清地面

壕外里許皆宜曠野若有村落則敵得據而與我守持有臺塔則敵得登而瞰我虛實有土阜則敵借以填壕又礙我砲路有豐艸溝渠則敵可隱匿有大樹竹木則敵可資為攻具且砍樹數株倒倚城上可以緣登又橫陂池中可以涉水須禁絕之此必至之理萬不可姑息

武備輯要卷五

制勝要策

古今戰法隨地易宜猶醫方也惟戚少保書切於實用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戰若少保者可謂先勝矣輯制勝行軍附於城守之後

一凡行兵取勝須量兵相地兵多務易兵少務險要在兵與地相稱使陣行疎朗道路通達回軍轉陣而無窒礙兵法所謂地勝是也

一我十敵一則分軍為二以七圍敵以三伏敵歸途開一面以誘其潰既潰以伏邀擊之則用力少而成功

武五

多我五敵一以三分對敵一分為奇一分為伏若敵

圍我當自塞其闕以一士心殊力死戰

一賊眾我寡我兵就險或乘陰霾昏夜及潛伏林莽設為疑兵隨形應變以勝之

一戰地先居者勝兵法所謂爭地也敵先至慎勿與爭引兵而退或攻其所必救或以利誘之敵若從之我潛發精兵出其背而奪之敵若不從則引而去之我先至而敵用此術還吾銳卒固守其所仍以輕兵外伏於險阻敵人來關伏兵旁起全勝之道也

一戰地平原四達當為車營或拒馬營嚴加固守賊必

輕我其志必怠乘其不意不備之處奮擊取勝

一軍行山峽間卒然逢賊路狹雖眾難用當令勇士先鳴鼓大噪而乘之以短兵接戰再遣精兵潛登巖崖險阻夾攻古人以此為谷戰

一與敵遇深林內林疎處布騎兵雜於鎗牌密處布短兵翼以強弩左右疾擊此林戰之法

一與敵夾水而陣夜遣軍潛渡出敵陣後揚旗鳴砲敵必分兵禦我其陣必動可急擊之或使人堰水上流佯退誘敵半渡決水淹之唐王破黑

一賊入隘口待十過四五我從旁截之如賊驚亂則奮

武五

兵擊之必勝

一賊出隘口來關候其半出速馳赴之左右夾攻再遣精兵由間道奪其高險以銃弩火箭下瞰攻之可以全勝

一賊若出偏師來攻其將士必勇我當分軍為三一設伏一為正兵一為奇兵正兵先進少戰即速奔北正軍既退奇兵勒箭直前拒之少戰亦走敵見兩陣全走傍又無接必悉兵追逐待賊過我伏處合伏從後鼓噪而起前走兩陣即返旗迎戰必勝此有例用法

一戰地平原四達當為車營或拒馬營嚴加固守賊必

一伏兵當變旗服與賊相同自布暗號猝起而敵自亂夜砍賊營使其自相亂殺尤妙

一虛伏疑敵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燃四端而舉敵必驚潰

一賊初入境氣銳不可當頭截殺俟其四散搶掠我潛兵鄉村擊之或待其將歸預伏兵歸路邀擊之則勝

若乘其新至未定可擊又當別論

一賊遠來利速戰當守險以老之以輕騎抄其饋餉彼前不得戰後無資糧可坐擒

一賊來精銳在前罷弱在後當堅壁以禦之遣精騎繞

武五

至敵背擊之敵陣必動無不克矣

一賊戰遇戰必乘銳致死當待其休息而後戰蓋遠

一敵戰於山大隴揚兵而行必別有精兵由間道攻

我不意我當置望樓遠瞭或有塵起鳥鳴之處潛遣精騎先於來路據險設伏待其至而擊之

一敵若乘風雪飄驟故令偏師來攻待我應之彼又佯

走此欲誘我入伏也我當勒陣緩追潛於軍後多選

精兵從賊來路及度其歸路密切覘望如有伏兵即

分軍為三四潛入伏所互換攻擊若彼伏兵敗走我

軍就彼伏定待彼來誘我者入伏即起而攻之

一賊當戰無故收兵半隱半見佯亂佯退必有詐謀不可從之

一敵兵一進一退互換來攻此欲致我疲勞也我當分軍為四迭陣遊兵分兩廂作疑兵應補空一軍進戰

一軍策應一軍食一軍息更戰更止遞相輪流庶不絕人馬之力

一戰乘順風避逆風然賊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出不意擊之魏王破赫連昌伏彥澤破契丹皆逆風王越襲破虜帳亦然

一弓弩不可對陣交射俱伏壁內戰合伴却賊必乘壘

武五

俟其逼而射之其箭短其中多

一索貌類賊帥者縛而匿之戰酣牽過陣前噪呼已獲

賊帥賊必驚亂人獲以此敗華登王世充以此敗李密亦一奇也

一賊騎持久必饑令軍士以竹筒藏煮豆入陣割棄竹筒狼籍其豆虜馬聞豆必低頭戀食為竹筒所滾立

脚不得劉備再遇俱以此破敵

一盾上皆釘鐵刺戰合伴棄盾而奔賊來逐者前行踐刺必仆後行勢自擁擠回兵擊之勝

一探賊輜重所在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賊可立敗我

師輜重必嚴兵防之

四

一賊喜掠糧草當詐為糧車誘之內伏壯士以羸兵挽

之伏精兵於後賊來掠車壯士突出伏兵繼至可以

盡殲此法亦可用於舟師賀若敦偽裝餉船以誘侯瑱是也

一賊喜劫寨常示瑕以誘之積金帛糧米寨內守以老

弱伏精兵於傍交戰佯北賊入寨掠貨其眾必亂伏

兵殲之魏濟陰王多為毒酒棄營以誘庫莫突若妙於用何

一賊喜掠人先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聽賊掠充部伍戰

時我卒為內應則賊立潰

一戰勝逐奔不可遠追一二里則止一恐窮寇返鬪一

恐彼有伏兵當出左右傍哨遠覘如奔潰散我亦分

武五

五

隊逐之令彼眾不得聚如彼潰而復聚我可設疑而

逐之使彼不暇食息伺其疲倦乃悉力攻之必獲全

勝必簡精銳為後拒且緩擊之賊幸吾未至晝

必簡精銳為後拒且緩擊之賊幸吾未至晝

必簡精銳為後拒且緩擊之賊幸吾未至晝

一軍若為敵所圍斷我前後欲突圍而出當以步兵

居內車騎箭手鎗手刀手居外分為三部各部勇戰

突之出圍仍合一處互相掎角擡營緩行慎勿驚亂

一我軍遇賊賊中賊上風縱火我令軍中亦縱火自

救自燒營方草李陵禦虜大澤中用此法

一我軍入賊境未深士卒難進易退兵法所謂輕地當

速進深入以絕返顧敵若固守以老我師我欲戰則

攻其所必救以致之我欲退必選銳設伏然後退待

賊來追後則伏兵奮起前則返旗回攻勝之道也

一兵以鼓進以鉦止臨敵出奇密令軍中聞鉦聲則嚴

陣而陽却聲止即前馳突乘敵不戒可以得志狄青張宏範漢末師俱用此法

一見可則擊十四變敵入窺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

擊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上卒下卒涉長路可

擊可擊見六韜有不卜而擊之者八不卜而避之者六

武五

六

見吳子科敵篇善用兵者動九天之上九地之下

如環無端大要在審機勢而已可擊雖上擊敵然禦

恐我亦有可擊之形敵因此擊我而預為之備

一智者師古貴師其意而不泥跡如霍去病張巡岳武

穆不用古法然霍所將常選敢深入正兵法所謂霆

擊也出虎踞篇音輕疾往來如雷霆之擊張使兵識將意將識士心人

自為戰正兵法所謂上下同欲者勝也武穆仁智勇

嚴於孫子始計若合符而用兵在先天定謀一語可括

百八十二家張更載符次兵法百八三君如九方

臬相馬得其精而忘其應在其內而忘其外進於法

矣豈真不習法哉抑李衛公有言攻是守之機守是
攻之策今人却以攻爲攻以守爲守雖靡旌靡壘環
龜聯板四面屯守曰環龜用木
相貫串以自固曰聯板竟未識法

武備輯要卷六

行軍要策

一 凡遇行兵必先哨探巒苗地方情形山險懸崖絕澗
灣曲寫長路徑左右前後箐谷亂石叢雜崩溪斷橋
茂草蓬蔽深溝陷泥可伏兵如不可伏兵可邀截如
不可邀截務要哨探明白隨宜用計因地施巧方能
獲勝哨探之時倘有 毫恍惚雖有強兵勇將難期
得利倘前途稍覺路道窄狹人馬堆積以致自相擁
擠墜崖墜壘俱不可知此乃孟浪之故倘若對壘我
兵先立於不敗之處與賊廝殺必奪 如領兵一

武六

武六

千每百爲一哨內撥善走胆大步勇二三名配馬兵
各分作十塘領其前行或三五里不等倘路傍
有山馬兵不能上去卽差步兵執小旗一面上山週
圍探望有無埋伏及賊兵在前卽執旗立於山上馬
兵馳回卽報一塘無警一哨立營其第二塘又向前
或二三里探望的確來報如前以後塘數多寡俱是
如此立營若十塘已盡又自一塘捲起上前若一邊
是山卽差數人上山瞭望若二面俱是山須撥兩起
人上山卽分左右登望左右俱無警不必舉號旗或
左邊有警左邊山上之人舉旗右邊有警右邊山上

之人舉旗馬兵馳回報知以便應敵廝殺但遇行兵
凡賊之情形務要預知則彼雖邀截佯誘我兵先有
不敗之勢倘探兵不虞猝然遇賊馬兵馳回報知以
便准備迎敵其步兵如走得及速速走回如走不及
卽潛入深山崖石茂草之處暫爲隱避如果塘報得
實免被邀截我兵殺賊有功將此塘來報之人准叙
頭等功外加賞號則我兵竭力奮勇故無不取勝之
道

武六

武六

一 凡遇山谷行營山高路險探兵必要精細之人如不
擇人而用恐有搜索不到誤入伏中或逃我前或衝
我中或斷我後彼已有謀待我無備山隘旣隔首尾
難援必致倉皇無措凡我兵進剿苗巒山險路生領
兵官必先曉諭我兵若逢要險卽令兩山劄營統兵
官宜當路口包山連原劄營安排廝殺賊退則躡其
後倘賊自中突出我兵兩邊劄住山險靜踞以待敵
賊賊至我兵兩邊齊出圍住攻剿賊必難脫我網如
賊斷我後當以退爲進將後哨作前哨量雷禦敵之
兵另分奇兵前去焚燒賊營如遇江河山溝險隘必
先雷兵把守然後再趨歸路山谷行營必用捲塘進
退法決無他事

一凡下營遇夜細察要路可通行走扒越處俱要放卡其放卡兵謹藏火繩加意窺探如有賊警放鎗爲號在營官兵俱要臥衣而睡器械不離身旁每一帳房着二人輪替支更一遇有警切勿聲張齊卽推醒執械靜坐安然不動俟入彀中放鎗發矢任賊能飛難逃生命

一凡我兵去劫賊營人要銜枚馬要摘鈴窺探潛行將至賊營我兵埋伏傾差數人踰進賊營燎篷吶喊伏兵四起賊必奔潰如賊安然不動久無聲聞萬不可進卽便捲席而回決無他事

武六

一凡遇營盤既定卽於東西南北相地形勢各立旗表每表安設兵丁二三十名少則一二十名務要弓箭刀鎗齊備其採樵汲牧之兵俱不得擅越旗表之外犯者插耳示衆瞭哨官兵嚴加守望倘徇情踈縱定按軍法一體重處

一凡在苗夷地冬氣凜冽每有霜霧冰凌白晝如晦苗人每每乘此攻擊稍有踈懈難免無虞但我營盤嚴加防範比黑夜更要謹慎若登高放撥官兵不可擅離汛地倘一時審視不詳恐有失利務要謹防則安然無事

一凡坐卡兵丁每日清晨登瞭必俟坐夜卡兵至彼方許歸營夜卡兵丁至曉必俟登瞭兵丁至彼方許歸營敢有遲違不俟彼此交替卽行離卡歸營查出重究夜遇雨雪領兵官安眠帳房竟不體恤坐夜卡兵及至天明又不早發登瞭兵丁前去替換如此懈惰定按軍法重處

一凡每日採樵牧馬汲水定於巳時搗鼓爲號撥官一員帶領各營兵丁數十名架梁瞭望各營餘丁僱工齊出樵牧汲水務足一日之用將至午時仍搗鼓三通各歸營盤遲違重究

武六

一凡遇對敵之際必先進退有餘地兵衆有餘備方免臨事倉忙兩軍旣舉固應大勢齊上然前面之隊務要踈勻必畱數隊整齊兵在後旣可助前隊之威亦可以更番迭戰有此餘備方能接應倘若一概上前難免挨擠更爲有礙

一凡行兵之道貴知地利預將彼處山川險易形勢卽繪成圖稔知明白方好將我兵由某處而集某處下營某處可守某處可伏有無分途暗度之處某處可以合師某處可以決戰賊兵必由某處而來某處可以埋伏及有無傍徑抄出我後之處若在某處對敵

我兵宜占某處方得地利某處山險谷深有無林木其中寬狹無不週知至若狡苗或聚或散據極險之處兩賊放箭誘我去攻彼則速退俟我方回彼又假追退則沿途暗插毒簽伏草隘口以待我兵人險似此頭苗以爲得計但我兵氣靜心齊然後攻擊彼若騎草馬滾巖而遁我兵欲追必先分兵作爲幾路一路從中追趕卽分兩路於左右兩旁山上架梁而行賊必奔潰無措大凡我兵進退若非架梁切勿妄行一凡遇平原大野臨陣分敵倘賊分幾股而來我兵亦分幾股應之次分數股務登高阜不但見賊來勢亦

武六

五

可抄賊之後平地分兵亦易爲力卽或前後有賊我兵亦可從中而分前軍敵前後軍敵後如遇山險之中我兵一股而進倘賊按被山頭分股而來豈不急切難見要宜先看我兵四傍有山可以撲賊來路按兵派定股數分兵而進倘賊亦派股數而來自可頭頭相對倘賊未派股數而來賊必倉忙奔潰無地然分股迎敵之時亦有可講之道我兵方至山頭賊已至我山下我則拒山不下待賊上至半山我在山上插石滾木而擊之不惟力易而工省且賊已受大石之傷再合鎗手各將上泥或卽用藥入鎗掩住鉛子

便放滴水鎗不致吐子如賊在山上我兵在於山下故爲怯回之狀引賊下至半山我兵平鋪急上奮勇攻之蓋我怯回則離其山溝免受木石之擊一則引賊失險使他進退不能賊必俱難脫網一凡我下營之處俱要日間瞭哨夜夜於要口埋伏日夜交代俱要先出後回如遇有警卽着二人回報如若賊少我兵佯開左右縱賊進口將近我營前後夾剿倘若賊衆我兵俱回大營以便奮勇拒敵如急玩無備斯殺不力定按軍法

武六

六

殺其有賊棄輜重牲畜以及洞寨之中倉庫米料財貨子女之類一概不許瞻顧一恐縱敵遠颺收拾散卒仍成勁敵尤恐彼此爭取錯亂隊伍賊或反戈但我只管追殺另差餘兵沿途虜獲俟營立定以作上中下因功分賞倘有得物隱匿定按軍法重處如有出首者其物卽賞此人一凡臨敵帶傷官兵皆係奮勇之人卽令臥倒不可亂動以待戰勝之後令人扶掖回營雷一親厚之人以便調理醫治一營之中當委精細老成之人司其事

俟傷痊日因傷賞賜再敘功績倘成廢疾不能用武仍留在營以資暮年之養在營官兵無不竭力

一凡行兵倘賊甚眾官兵稍寡退之不可拒之難敵務要屯營伏路方能取勝必先探聽確實計其遠近敵若日暮可至我將寨柵謹閉虛設旗鼓以張善守使賊疑之我即屯兵伏於四險賊必主持不定自然安營即將四險鎗砲齊鳴賊必驚慌自然錯亂我兵乘勢起伏賊無不敗先於叢密林木山高澗深之處多張旗幟燈火金鼓鎗砲亂鳴不但可助我勢亦亂賊心使他不知我兵多寡他亦不敢來敵我即連夜移

武六

七

營有險可伏之地照前屯營設伏使賊見我空營必來追我及至我營亦日暮矣兵寡賊眾非日暮不能取勝

一凡我兵既獲全勝追敵不可太過倘緊追之際賊忽立住不動非有接應兵至即係前有險阻不能急遁我若緊追乘其偶住而擊之倘賊有接應則我從新又決勝負我以戰困之兵賊以生力之卒我以既勝而驕之心賊以將死洩忿之志我再勝不過追奔逐北敗則前功盡棄賊險阻既不能前又難傍遁勢窮死戰人心皆一以我成功之兵對賊拚命之卒且人

困馬乏豈不自失便宜惟有從後尾而追令其自相踐踏如賊立住我即扣賊所住之處紮下營盤晝則多立旌旗夜則多張火鼓較未敗敵之時更加嚴譏一則以防偷劫二則以勵驕玩或遣能士曉以利害示以誠信賊見威勢驚心眩目必垂頭自想有計難以脫逃及聞招撫不散即降而扣賊下營初立營盤不妨數層倘賊一日不見動靜至晚抽出一層於肘腋之外又下一營次日不見動靜又抽一層於外又下一營賊必謂我兵日添其心目散則我官兵省力成功

武六

八

兵法曰軍無糧則亡是出征必須妥籌糧道防護萬全為第一要務征剿蠻夷地方大非恢復內地及征到高地取道可比內地附近俱有村庄倘可因糧于敵軍屯地山高路險村寨稀少倘彼據險深溝高壘上無糧之復出奇兵斷我歸路進不得戰退不得歸野無所掠則失計甚矣

漢韓信張耳以兵擊趙李左軍說成安君曰漢將韓信乘勝而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

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圍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
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願君留意
臣之計否則爲天子所擒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密
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下遂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
水上倚當日韓信偵知能用其計斷不敢冒昧而入
自取敗亡必別有萬全之計以取勝也

武六

有武備輯要一書 先京兆府君以授不肖濟兄弟者
也 府君嘗訓不肖等曰讀書期以濟世當先讀有用
之書毋居安而忘危毋狃常而忽變毋荒實務而逐虛
譽汝曹徒事佔卑侈志功名不知守一城則係一城之
生死師一軍則關一軍之成敗平居未嘗講習脫有不
虞倉黃無所措手是不亦給哉憶乾隆乙卯春 府君
官黔西州牧會銅仁鎮督南叛巡撫姚公檄調至省總
理軍需局時承平日久無故事可稽凡臺站糧餉一切
章程悉出 府君手定嗣遷順天府治中以去後人咸
遵守其法大功既載 府君亦絕口不言然予兵可百
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此書不若撰人姓名前四卷專
論城守蓋節李小有金湯十二等後二卷兼及戰法則
參以城元敬紀效新書呂新吾救命書詞淺而意該可
實見之施行者也若夫臨事運謀出奇制勝千變萬化
雷動風馳雖尚父孫吳司馬之述作猶筌蹄耳濟竊祿
無狀深愧溺於宴安忘我 先人之訓誠用是手校刊
存之時藉古覽以備萬一之用且竊天下有心人勿視
為尋常瑣屑笑其無病之呻吟而糟粕吐之瓦礫棄之
也道光十二年壬辰孟秋月仁和許乃濟謹跋

武跋



武備輯要六卷策城守者四策制勝策行軍者各一蓋
先京兆府君手授奉常兄而兄觀察高廉時所刻也
乃刻年十八 府君棄養時方從事舉子業未暇及有
用書雖間一竊讀心甚好之而未能先其所以然已卯
春家中不成於火此書遂不復見戚戚於心恒不能已
壬辰冬奉常兄以刻本出粵東寄余始大快慰辛丑秋
余在大梁集前賢練兵法何救荒諸書五種付刊其格
式皆以是書為程猶子桂身印以書版寄余遂彙為六
種云時道光二十有三年癸卯秋八月乃劍謹跋

武跋





武備輯要續編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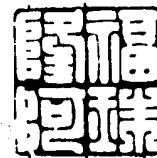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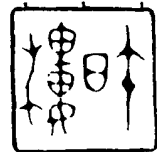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誠哉斯言然備兵百年
用兵一日少則無濟于用多則所費不支求其無養兵
之費而能輔兵之用者惟鄉守為最善矣鄉守即仿古
寓兵于農之義其法以保甲為主而團練輔之蓋保甲
能使境內之奸宄無所容而團練能使外來之劫盜無
敢犯兩者固互相為用也然保甲有成法以團練無成
書其見諸前賢集中者一抵不外貧民効力窮
訓練于無事之時捍禦于有警之日俾鄉民
爭各衛其閭里同心協力以禦外侮零戶
何虞不敵器械則編成字號何慮無稽以

武備輯要續編 前序

鄉鎮城隍暴客無敢肆行淳良自能安業農辰不妨耕國
不費饗禁暴良圖莫切於是方

今中外視福海宇砥平而鄉守之不可緩者亦猶積穀
于豐盈之歲習勤于康寧之身也吾友許信臣官庶講
求經世之學所刻武備荒政治河六種皆有用書復手
輯前賢及近時保甲團練諸篇條分縷析次第
余謀屬相知始出見晤余受而讀之欵其採擇既精評
論尤確借抄之暇因付于民以廣其傳後有稊述二卷
信臣尚未脫稿即有視學粵東之行粵東多賢士夫信
臣按試之暇與講明切究必更有新得者尤望纂成

後先睹為快也道光己酉秋仲旸樓福珠隆阿序



武備輯要續編 前序

武備輯要續編卷一 錢塘許乃劍貞恒甫編輯

長白恩 成選堂甫 啟子明甫 參訂

福珠隆阿許樓甫校刊

鄉守首事目錄

置頭目 宋蘇文忠賦增修弓箭社條約

督任事 明文教聲友助事宜

保長統屬各甲法 于清端成龍義勇社盜條約

議立團長團總法 方方伯積團練議

設立約長甲長法 賀縣保甲規條

約長管理團練 賀縣團練規條

武備輯要續編 目錄 守首事

團練董事 烈觀察衡團練章程

選擇團長寨長法 蘇大守景瀚堅壁清野議

推寨長 魏明府率團練議

以紳士作總理董事及十家輪流巡牌法 張編

修惠言論保甲事例書

中諭團總團長 方方伯

分方法 明周鑑堂公金湯十二籌

十家牌不立牌頭及禁保長干與武斷法 明王

文成守

武備鄉守編凡例

一鄉守以禁暴安良為主大旨不外保甲團練兩

端我

朝

列聖念切民艱尤淳淳以此

訓示量吏茲恭錄

睿廟

今上諭旨冠於卷首以見名公卿之盡心民瘼而閭閻

之休養生息承平二百餘年者皆

列聖保惠之力也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一

一 是書所采自唐宋以迄前明皆於題目下注明

某朝某人其有論法及宮爵者並書無者於姓

名後書字其有一卷中錄數則者後但書論書

官書字而不書名至 國朝人著述采輯尤多

不復標明時代以歸簡便

海寧東原與青來陸公生於同時而切劘多已

錄其著述賀耦耕制府經世編即倣其例所采

時賢著論尤多近時如周敬脩制府所著守望

約團練條規小條規等篇能替萃嘉慶初年三

省團練章程之精吾師但雲湖先生觀察常錄

通海時飭各屬團練諭尤能思患豫防故並錄之亦切問經世兩書之例也

一團練章程皆係因地制宜其有從同處擇慮事尤密者錄之其兩說可互證者或時地不同立法因之互異者間亦類輯之又刻成之後後編更有所見補輯各卷之後不能依次者均綴數語以發明之至各卷編次皆以事之先後爲敘不復拘時代矣

一 是編所采皆前賢行有成效之事無一空談浮語故言淺義明鄉愚皆能通曉之研居多惟篇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一

一 籬器具兩卷必須圖與說合方能行之無敵故葉數較多於他卷然非鄉間所應有者亦未敢泛及也

一 前明呂司寇之兵救命書金文毅之友助事宜近時如周敬脩制府之守望約等篇皆摺紳居鄉者之所爲鄉間居民不難倣行即禮記明府所謂不仰於官而賊不能擾者是也更得賢牧令爲之主持督撫監司郡守又復提唱於上禁暴之功不更廣歟

一 凡本卷之旨以單△別之尤要者以連△別之

說理精當處以連。連、及單。別之其無關緊要者以單、句讀之即評點紀要練兵之例取其開卷了然而已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一

凡例

武備輯要一書於城守事宜備矣顧昔人有守城不
如守鄉之說而鄉守並無專書其見諸前賢集中者北
宋有弓箭社條約明時有呂新吾司寇之鄉兵救命書
全文殺之友助事宜最為深切著明我

朝嘉慶初年平定三省教匪堅壁清野即是鄉守之意
其章程往往見諸當時名賢各集與夫案牘官書而未
有詳也乙巳秋偶於同年友朱孝廉寓齋見有手
錄休邑程舍人芝雲團練簡能一編所采約十餘家團
練之中附以保甲讀之頗愜鄙懷借抄一過復廣為搜
輯又得二十餘家惟其中有複出者有互異者分類增

武備輯要續編 序

及釐為八卷曰首事曰保甲曰選練曰攻劫曰號令曰
籌辦曰器具曰食用其水鄉守禦又別為一卷長篇大
論有關鄉守者為通論一卷陳說利弊而無類可歸者
為雜述一卷大略皆仍城守之舊惟每則皆注明某人
所著復於上方及各條後偶有所見附贅數語又旁加
圈點體例為小異耳輯成別錄一本將以寄示諸子振
身道身及從孫之第之膺民社者未敢出以質世也福
昨樓光祿見之謬加許可並出資促付剞劂恩遇堂觀
察長丁明此部亦皆德惠同為訂正刻成因識數語於
簡端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秋七月錢塘許乃鈞

嘉慶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向來保甲一法原係比閭族黨之遺制稽查奸宄肅
清盜源實為整頓地方良法前據科道等條奏節經降
旨飭令各督撫等實心講求妥為辦理但定立章程惟
在簡便易遵切而可久方能得有成效如繕造循環冊
籍務令地方公舉誠實甲長俾司其事不經吏胥之手
至於稽查之地方官勢難周歷四境應於因公下鄉隨
時詢問據其所言丁口關勘牌冊或於審理詞訟時隨
意詳詰取冊校覈則甲長等自不敢從中弊混任意捏
報加以化導有方戒勉有法條析利害申別約束如有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一

下犯禁刑牌甲知情不舉者查明隨案示懲庶幾法立
而人不致欺小民相勸於為善矣特此再通諭各省督
撫等務須督飭所屬實力奉行以期間里無所容奸地
方漸臻淳厚毋得視為具文仍至有名無實也欽此

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奉

上諭此次直隸豫東三省被賊滋擾各州縣其城村鄉鎮
多有紳士耆民團練義勇捐給錢文自衛里閭而賊眾
被勦奔竄之時因所至有備不致肆行裹脅於官軍亦
不為無助該士民等曉明大義志切同仇實堪嘉尚直
隸山東河南各督撫查明近賊各府州縣團練防護處

所將倡首之紳士耆民據實保奏分別賞給職銜其出
貨出力之居民商賈人等該督撫自行查辦或給予匾
額或量加賞資以示褒獎欽此

道光二年二月初九日奉

上諭孫玉庭奏立限收繳私造烏槍並申明例禁酌寬
處分一摺民間私藏烏槍恐日久貽患自應加以重
懲俾知儆畏至近山濱海地方必應存留烏槍守禦
者報明地方官於槍械上鑿刻姓名編號立冊存案
欽此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奉

上諭自上年暎逆犯順以來滋擾廣東福建浙江三省
沿海居民慘罹鋒鏑或被搶掠一空或致流離失所
朕統御寰區痍瘵在抱每閱各處奏報為之寢食不

安已命奕經為揚威將軍特依順文蔚為參贊大臣
調集各路精兵尅期進剿其沿海各處鄉村均宜自
行團練鄉勇聯絡聲勢上為國家殺賊下即自衛身
家其有奇才異能足備禦侮之用者許赴軍營自行
投効該將軍等量才器使遇有出力之處隨時保奏
候朕施恩從前三省教匪滋事儘有由義勇出身擢
至大員者該將軍等務當多方激勸咸使有勇知方
一技一長無稍屈抑沿海各督撫刊刻謄黃遍行曉
諭用示朕外攘內安至意欽此

保長統屬各甲料理地方
凡須公舉賢能

先議立團長次公舉團總然後官為訪查面試再行給札何等慎重

重

此專言保甲此從來通病舉非其人必至擾擾簡易二字是保甲要言

送縣如律治

保長統屬各甲法 于清端成龍裁輔刑盜條約

村莊居民一甲至數十甲若無統屬則呼應不靈應設一保長以統屬各甲或村莊止有一甲將附近村莊甲長聯成一處公舉一賢能保長料理地方各甲長花名交付保長保長將各甲合總報官以憑稽察

議立團長團總法 方方伯積團練議

每保正所管之地為一團又合數保正或十數保正之地為一大團每小團設立團長一二人或三四人無論紳士居民務須其人心地明白曉暢人義向來為一方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一 鄉守首事

之仰望者始准議立不必拘定資格亦不得徇私妄舉其大團議立團總一二人或三四人總理各團之事所有大團團總須各團公舉後訪查明確當面驗試如果可以勝任再行給札飭辦

設立約長甲長法 賀縣保甲規條

保甲宜簡明核實也向來舉行保甲多屬虛文戶冊則臚列空名不分良歹門牌則隨手填寫虛應故事互結則人懷疑慮不肯承當僅於冊上虛填保正甲長名色無怪地方不收實效也今本縣歷各鄉舉行保甲團練鄉約之法要在簡而易行使爾等樂於從事易於辦理

此法最為和平鄉黨中可省許多口舌

戶冊者保甲之事也保甲成而後始充無庸容始可以行團練之法凡分兩層皆由團練不行之故并村為團之法須先相度形勢

其法每村設立約長甲長大村七八人中村五六人小

村二三人孤村則歸入附近大村之中辦理該約長等訂紙簿一本開明本村一戶某人某處人作某生理祖父某名伯叔某名子姪某名孫某名雇工人某名不分土客不論良歹不拘單身孤寡一齊照式開列簿中於一村共信之好人則註公保二字其素不安分形跡可疑之人則不註公保二字詳悉造齊持送公所本縣逐一查閱算計某村若干家即面給門牌若干張交與約長分給各家張掛其簿內未註明公保者本縣存記在心另為稽查辦理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一 鄉守首事

約長管理團練 賀縣團練規條

戶冊既成宜急行團練以禦強盜也近來盜匪橫行不但孤村受害即大村亦往往遭劫緣強盜近村喊殺連天使人驚懼又分派強徒沿門執槍喊禁使人不敢出頭因而坐視搶劫總因人心渙散團練不行故也今本縣設立議團之法通縣十八里中相度形勢或十餘村為一團或數十村為一團每團設立約長管理團練之事

乃釗案以上賀縣規條二則前係保甲後係團練因皆設立首事故依次采輯團練規條內尚有守望巡

限日造冊以
免延玩

先擇長次擇
副有總其成
者有分其任
者立法最為
簡要○此先

給項戴以重
事權之意

如此方不致
誤向來不務

此排立以後
計功行賞之
法

練擺巡各事宜皆依類分采各卷茲不全錄

團練董事 劉觀察衡團練章程

每村之中或黨正或保正或公舉紳耆老二三人為
董事先選派壯丁限五日內自行造冊

乃到案劉觀察尙有保甲董事一則因已采入保甲
卷內茲不重贅

選擇堡長寨長法 翼太守景瀚堅壁清野議

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
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者民舉
為寨長堡長給以頂戴予以鈐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一 鄉守首事 四 八

其清查戶口董視工程經營錢糧稽查出入訓練丁壯
簡飭守備別擇數人為之副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專
責成

推寨長 聖明府萃禦賊議

凡村寨隨其大小各推士民為長各率丁壯為鄉勇一
切耕種生理仍照其常有警則團集守禦其守禦有效
則計功獎賞由地方官詳明或給頂戴或給匾額以示
鼓勵

以紳士作總理董事及十家輪流值牌法 張編

修惠言論保甲事例書

此專言保甲

甲長鄉正之名近於為官役不若鄉設一局以紳耆一
人總理士夫數人輔之謂之董事牌頭無常人輪日充
當謂之值牌如此則牌頭之名不達於官董事民間所
自舉不為官役又皆紳士可以接見官府胥吏雖欲擾
之不可得矣值牌有總理董事為之庇可以不畏疆禦
知追呼所不及可以不懼株連則牌戶安矣值牌日日
所記上之董事董事核對而錄其副上之總理貯存於
局而原牌報官十日一登其事無幾而又有保長為之
役則董事亦可以不患勞矣民間既有副冊總理守之
以稽察一鄉有事則與公牌相檢胥吏雖欲為姦不可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一 鄉守首事 五

得矣此事須由撫軍札飭到縣遵照奉行可以必行而
無弊

乃到案若柯先生此論是就江浙情形言之南方省
會之區地保總甲名色皆庶人在官者為之故甲長
鄉正之名為紳士所不齒而牌頭名目即鄉愚亦若
或流之今日總理曰董事曰值牌則人人肯居其名
亦樂於從事矣此論保甲首事與江浙風氣相宜儼
團練首事以此法行之或亦可收得人之效也

申諭團總團長 方方伯

團總團長奉行巡查派撥傳習教演及一切堵禦要務

敢有藉端需索通同舞弊擾累居民團勇者立行拏究追繳領牌仍倍罰不貸

乃到案張編修所論總理董事值牌皆公正紳士及民間自愛者為之固宜加以優禮不准胥吏擾累惟是風俗不同人心亦異其有鄉僻之地並無公正紳士儻團總團長所用非人藉勢擾累為害匪細因以方公此條錄於張論之後恩威異宜隨地措之可也

分方法 明周鑑臺公金湯十二籌

小民比屋而居貧富貴賤雖各不同總以四至衢巷分為一方本方之中推年尊而眾服者一人為方司擇公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一 鄉守首事

而有力者二人為方保有勤力壯上善承值官府下善采訪民情者二人為方甲能舉百鈞手開力弓者六人為方率此八人者各有代耕之祿願充者聽司保得以役屬之木方奸細之有無丁壯之多寡身家之貧富責令司保人等從公確報如小心奉法則有優賞若清查人戶之時或受賄賣免或乘機報復或借端索詐一有此等情弊即許被害之人指名呈首審實定以軍法從事當時梟首示眾如有誣告亦即反坐

向時里老則用龍鍾老疾之人保甲則用貧窮疴羸之輩欲清奸而奸不清欲核戶而戶不核且此坊掌

以下言分方之效

連彼坊牙錯紛絲難為清理毋怪乎法履行而輒阻也若如予逐段分方之法行之則每坊之中不過數十家每家之中不過數人出入閭里朝夕相見即其人之面貌姓氏尙可一見而決至於孰良孰奸孰貧孰富自不可得而掩矣一值兵荒之日即以本方之富而賑其本方之貧則數少易給不以難繼為憂以本方之貧而僱於本方之富以計功受值不以冒食為愧即有罷癘殘疾老弱婦女安坐白食數亦無幾富者亦可作功德想而不必屑屑計之矣

李小有曰臺公分方之法其利有三清查人戶之時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一 鄉守首事 七

奸豪不得隱冒一也賑濟之時本方自濟本方更無一人得以撓越擠寒喧叫紛爭二也有警之時富者捐財貧者効力彼此相資不為浪擲且貧民得生內變不起三也昔熙寧就村賑濟張詠照保糶米徐寧孫逐鎮放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

清戶牌式附後

清		方冲戶趙		甲	係本縣籍	生理	<small>內註牛理 有賦註職</small>
見住房產		別方房產		聞係		驗原契銀	兩
在縣冊田		畝係		自業		驗原契銀	兩
父		母		氏兄		人弟	人
妻		氏子		人左隣		人右鄰	人
已冠丁男共		口義男共		口		口	口
老弱婦女共		口僱工共		口		口	印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二 鄉守首事 八

右牌

稽縣籍者何辨流寓也
稽生理者何辨游民也
稽職役者何辨貴賤也
稽田產者何辨貧富也
稽銀數者何防欺隱也
稽六親者何防介特也
稽鄰舍者何嚴保結也
稽丁男者何便差役也
稽口數者何計廩給也

無所係屬之人易為奸盜宜安全之

乃釗案鄉守之法貴乎聯絡聲勢固結人心故非小村人大村聯眾志為同志其道主於合也惟此法獨主於分蓋人煙稠密之處姦宄易藏分方之法行則真莠別而煩曠理矣故不合則勢渙而難收不分則事冗而無緒兩者宜互相為用也錄此為鄉鎮富庶者之式○團練之法貴合保甲之法貴分分則察奸之耳目易周合則守望之人心自固也然必保甲行而後團練可舉即遇大災大役皆可從此就理矣有馭眾之責者不可不明分方之法也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二 鄉守首事 九

十家牌不立牌頭及禁保長干與武斷法明王文成守仁
編十家牌不立牌頭者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警不可以無統紀合令保長督領眾志齊一於鄉村則選才行為眾信服者一人為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論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乃釗案以上各條無一不立首事者惟王文成十家牌獨不立牌頭但於盜警時責令保長率眾防禦而已蓋十家牌者保甲之事而禦盜者團練之事也保甲不用首事團練雖有首事而仍嚴禁其干與武斷總之恐其擾累而已余類次選擇首事而終之以十

家牌法願擇人者審慎焉。此書所采保甲居十之
二團練居十之八是卷所輯首事各條亦團練居多
然大半可通於保甲故以其情事之相類與寬猛之
相濟者約略爲次不復拘於時代全書皆此例也。

武備輯要續編卷二 錢塘許乃鈞貞恒甫編輯

長白思 成遇堂甫
長 啟子明甫 參訂

福珠隆阿昨樓甫校刊

鄉守保甲目錄

草冊填注法 劉觀察衡

選擇牌長甲長保正法

吞戶吞牌歸併勻分法

就地編牌編甲法

填注戶冊法

就地選擇牌長法

武備輯要續編 目錄 鄉守保甲

路旁小戶附牌編列法

鄉僻零戶附牌編列法

編聯雜院注冊法

編查自新各戶法

稽查遷徙限日告知注冊法

添丁病故限日告知注冊法

造送草冊輪給循環二冊法

給牌懸貼法

分給戳記法

照冊抽查分查法

造冊送冊及領牌冊法

以上十七條皆遵劉廉舫觀察原定保甲章

程依次全錄惟於各條前為標二目以便

翻閱云

寄甲法 賀縣保甲規條

禁止招人耕種法 同前

稽查各廠法 同前

以上三條為稽查客民之式

武備輯要續編 目錄 鄉守保甲

二

城廂內外及場鎮市集毋論紳士兵丁百姓及官員
公館逐戶編聯填注戶冊

查戶冊之式凡三一曰民戶之冊編紳士軍民
各戶用之一曰鋪戶之冊編鋪店及煤窰各廠
無家室者用之如鋪戶有家室者則仍用民戶
冊一曰方外戶之冊編菴觀寺院用之各冊之
式現俱刊發爾等造冊時查照分別填注

就地選擇牌長法

巴邑城市及各場鎮半係舖家以一舖為一戶注明
舖主姓名夥計幾人其與居民雜處者不拘居民舖
戶著於十戶中選一端謹之人為牌長如十戶俱係
舖民即就舖戶中選一端謹之人為牌長

路旁小店附牌編列法

路旁小店腰店客店以一店為一戶菴觀寺院以一
處為一戶各列之附近之場市或村落牌內

鄉僻客戶附牌編列法

巴邑除城廂及場市外所有居民俱係住處崎零並
無村落其山尖嶺角獨住一屋之戶有隔數里或十
數里絕無隣居者應查明相隔最近之城市或最近
之親族房主用鄰附牌內

查雜院之
法此最詳理

此醫處得周
到辦法亦極
精密

編聯雜院注冊法

窮苦孤獨之民及游手無業之徒往往數姓或十數
姓同居一院藏垢納汙在所不免保甲正為此輩而
設編聯時除同院而同姓同宗者可并為一戶外若
同院而俱異姓及雖同姓而不同宗者必須以一姓
為一戶各填戶冊每戶半紙於冊尾上格填寫此戶
一院幾家字樣但此等雜戶頗難擇立牌長編聯時
仍應以一院為一戶查明房主在內居住則以房主
出名立戶如房主不同居則以有妻室或丁口最多
者出名立戶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二 鄉守保甲

四

編查自新各戶法

牌甲中有平日犯竊及習過各色邪教並一切作奸
犯科不安本分之徒各牌衆多不敢與之同牌或不
屑與之為伍不知編聯保甲正為此輩而設倘不編
聯使成漏戶彼反置身牌外恃無稽查肆無忌憚又
安用此保甲為也本縣為爾牌衆等作主務即一體
編入牌中不准一戶遺漏茲於冊內該戶之上蓋用
自新二字戳記以示區別如一二年內能改過則去
之

稽查遷徙限日告知注冊法

一甲內各戶如有搬去遷來者牌長查明搬往何甲何牌遷自何甲何牌十日內告知甲長保正於牌冊內後幅注明每季將搬去者門牌繳縣遷來者稟請補給

添丁病故限日告知注冊法

一甲內各戶如有添生幼丁及患病身故等事牌長五日內告知甲長保正各於牌冊內後幅註明

造送草冊輪給循環二冊法

一烟戶既清草冊造竣保正將草冊送縣本縣將草冊照式謄寫登於正冊各鈔以印正冊有二一曰循冊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二 鄉守保甲

五

一曰環冊每保正先給循冊一分每年臘月封印後送縣換給環冊

給牌懸貼法

一正冊既定每戶給門牌一面每牌長給十家牌一面每甲長另給一牌開列該甲長及十家牌長姓名俱令各將牌實貼前板之上朝掛夕收如有遺失准告知保正里長稟請補給

分給戳記法

一甲內公事隨時具稟往返奔馳殊非所以優待之意今給保正每人戳記一個甲長則五人共給戳記一

值探當與友功卷防退報則參看

必須如此查點民間方不致誤

此則總結上十六條如此辦理百姓安得不踴躍

個凡係保甲中公事准用戳遣人代遞稟詞不必親遞若與保甲無干者不准擅用違者即係多事之徒輕則訓斥重則嚴究

照冊抽查分查法

一本縣因公下鄉即攜帶環冊順道抽查若公事稍暇則示期分路查點以便該保正甲長人等齊集聽點本縣一切夫馬飯食俱係自備斷不費爾一錢喫爾一飯倘有向爾索錢者本縣大堂設有大鑼一面准爾鳴鑼喊稟

造冊送冊及領牌冊法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二 鄉守保甲

六

此次編聯保甲一切紙筆印刷費用俱係本縣捐辦不要爾等花費一文爾等繳送草冊及領門牌領循冊并將來換領環冊本縣俱在大堂親收親發不假書差之手且隨到隨發不須守候倘有向爾索錢者鳴鑼喊稟乃到案右十七條皆遵劉觀察原定保甲章程依次全錄惟於各條前為標一目以便翻閱格式亦仍其舊故與後四則及別卷體例不同觀察尚有團練章程已於各卷中依類分采矣

戳記不獨為保甲公事而設尚可稽查

道光六年 月 日 冊	巴縣 甲里 保正 牌長 第 牌甲	此戶共男 丁 幼內 妾 口 幼內 口	孫	孫	孫	孫	子	子	子	弟	弟	弟	祖	糧	戶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為業媳	為業媳	為業媳	為業媳	為業媳	為業婦	為業婦	為業婦	為業婦	為業婦	為業婦	為業婦	為業婦	為業婦	為業妻	房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親	親	女	女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曾	曾	曾	曾	曾	曾	曾	曾	曾	曾	曾	曾	曾	曾	曾	曾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道光六年 月 日 冊	巴縣 甲里 保正 牌長 第 牌甲	此戶共男 丁	小夥	小夥	小夥	小夥	小夥	小夥	小夥	掌櫃	合夥	合夥	管下	招牌	舖戶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先生	係	係	第	係	字號	家住	里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巴縣正堂加八級劉

新編十牌為一甲冊

一牌男大小共 丁女大小共 口牌長

二牌男大小共 丁女大小共 口牌長

三牌男大小共 丁女大小共 口牌長

四牌男大小共 丁女大小共 口牌長

五牌男大小共 丁女大小共 口牌長

六牌男大小共 丁女大小共 口牌長

七牌男大小共 丁女大小共 口牌長

八牌男大小共 丁女大小共 口牌長

九牌男大小共 丁女大小共 口牌長

十牌男大小共 丁女大小共 口牌長

零一牌男大小共 丁女大小共 口牌長

零二牌男大小共 丁女大小共 口牌長

以上牌男 丁女共 口牌長

右係里甲正保管下第甲

此係里甲正保管下第甲

此防外來奸民也賀縣客民寄居者多故以此尤之

外來投奔親友一層

各廠權及人家雇工人等一層

此為山中耕種客民而設

寄甲法 賀縣保甲規條

戶冊既成兼行寄甲之法以免混入匪徒也賀縣主弱客強客民寄處於此者十居六七而山中尤眾其中良善客民或貿易發跡或耕種生理原與土著無異如有等不肖客人以延接鄉親為名凡有自廣東來者不問來歷不分良歹一概容留戶冊既無其名保甲憑何稽查今本縣特設寄甲之法嗣後爾等客民遇有鄉親遠來投奔者無論久住暫住均要查明如實係素相認識並非來歷不明者帶至約長客長墟長處說明來歷先行寄甲該約長等詰問明白方可准其寄甲即於戶冊武備輯要續編卷二 鄉守保甲 壬一

內添註名姓住址責成帶來之人保結方許在於村墟居住若從前並不認識無端來投者必係匪徒立刻驅逐出門斷不許寄甲容留自後紙廠炭廠糖榨油榨及土客民家有來覓工者先問其在何處寄甲即帶至該管約長客長處看明戶冊有人肯保者方准備僱即于冊內僱工項下註明何處寄甲何人保薦如並無寄甲輒敢容留者照窩匪例重辦

禁止招人耕種法 同前

耕山客民毋許招人築屋耕種也各處客民或買有田屋或批耕山土只許自耕自種毋許展轉招人嗣後如

有添築棚屋招接來厯不明之人盤踞山中者附近利
長客長人等隨時查明稟官驅逐

稽查各廠法 同前

各廠宜設法稽查也嗣後紙炭諸廠及糖榨油榨有客
長者責成客長約束無客長者責成附近約長及山主
管束照依寄甲之法辦理限於九月內各廠主約請客
長約長山主來縣造冊出結如不出結定將該廠焚拆
現在二步水茅坪一帶已經拆焚罄盡凜之慎之

乃釗案來縣造冊出結云云專為客民恃眾不遵出
結者言之若奉行不善易滋流弊不可不知○以上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二 鄉守保甲 三

三條為稽查客民之式

武備輯要續編卷三 錢塘許乃釗貞恒甫編輯

長白思 成遇堂甫參訂
啟子明甫參訂

福珠隆阿昨樓甫校刊

鄉守選練目錄

選勇用本團人 方方伯積團練議

壯丁用本村人 劉觀察衡團練章程

按戶派丁限日造冊法 同前

選丁用鄉野老賢人 明戚少保繼光紀效新書

以上選丁法以下選丁兼練勇法

壯丁聽董事稽查約束法 劉觀察

武備輯要續編 目錄 鄉守選練

按戶抽丁官為訓練法 龔太守景瀚堅壁清野議

量村選丁分習器械法 明呂司寇坤鄉兵救命書

量材分授器藝法 明戚少保

弓箭社課射法 宋蘇文忠

近射法 攢射法

分班輪日演習法 曹大令自柏

習擊射 明金文毅聲友助事宜

夜間風雨隨時演習法 明周鑑臺公籌方略

酬教師 方方伯

會同權巡以壯聲勢法 賀縣團練規條

各團會哨法 方方伯

紀效新書比較十則 明戚少保

比弩 比槍 試射 試狼筈
試叉鉞 試刀 試藤牌 試標槍

試火器

紀效新書比較冊由頭二則 同前

比較武藝 賞罰烏槍 冊式附

鴛鴦陣長短互救圖說 同前

打放烏銃號令 同前

弩手射手號令 同前

烏槍刀矛互相為用法 方方伯積籌練兵

武備輯要續編 目錄 鄉守選練

武備輯要續編卷三 錢塘許乃釗真恒甫編輯

長白思成 馮子明甫甫 參訂

福州隆阿樓甫校刊

鄉守選練

一鄉之中老幼疾病而外皆壯丁也而伶俐油滑姦巧之徒又皆不可用所用者惟鄉野老實之人此戚南塘之論也然不加之訓練見賊即潰而已誰與共守此鄉乎故選丁尤貴練勇也輯選練

選勇用本團人 方方伯積圖練議

國內團勇須年力精壯十五以上五十歲以下者無論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是否紳士之家有無田產均列名充當其外來流棍及團長團總素不識者不得準充派定之後團總另造一冊某團長名下管領團勇若干開列姓名年齒呈送過硃以便不時親臨查點倘有違抗不願入團出力者許團總團長指名具稟治罪

壯丁用本村人 劉觀察衡團練章程

壯丁即係本村各戶農工執業之人以本村之人守護本村之地所謂民自為守既不勞力亦不費財即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不得僱用游手無賴之人加目下更

為詳備 惟此兩種人 難准保信

設戶派丁法 最為公平限 日造冊可免 游移更換之 弊

之惟丁壯內實有貿易探親外出者及紳衿者老力不能持械者許其選派僱工家丁或僱侍本村年壯良民代替仍報知董事註冊

按戶派丁限日造冊法 同前

大戶派出壯丁三四名中戶二三名小戶兩戶一名董事選派後限五日內造冊所有壯丁姓名年歲臉上疤記及所習器械逐一注明一樣兩分一存董事處一送縣署本縣立刻當堂鈐印過硃分別給發存署不須片刻守候

乃釗案此條當與前選勇用本團人則參看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選丁用鄉野老實人 明戚少保繼光紀效新書

選丁之法第一切忌不可用伶俐油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軀靈便者是也姦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長藐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所謂鄉野老實之人者黑大粗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此為第一蓋此等人畏官長畏法度不測我之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懷氣易於振作也

乃釗案伶俐油滑姦巧之人間村中有事未有不樂於入選者然日後違令滋事即是此輩不慎選於始後必掣肘因從紀效新書節錄於此為選丁之式

以上選丁法以下選丁兼練勇法

壯丁聽董事稽查約束法 劉觀察

壯丁應聽董事稽查約束如有抗違不遵及不在望樓支更與操演不力者立提究處

按戶抽丁官為訓練法

議 太守景瀚暨壁清野

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為部伍鳥槍刀矛各習

一技官為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寨擇營中千把或外

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陣守

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鄰堡告急許

以其半救援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三

量材選丁分習器械法

明呂司寇坤鄉兵救命書

每村各擇立一總一總下各挑選精壯好漢或用弓矢

或用火礮或用槍刀或用悶棍或用礮石絆索務要有

膽氣有力量或有謀略能隨機應變者酌量材之大小

大村四五十人中村二三十人小村數十人各立花名

文冊村村相合多則七八百少則四五百如兵至五百

則火礮手一百弓箭手一百長槍手一百礮石悶棍絆

索雜兵其二百如多至七八百倍之可也又兵至五百

一勇敢當先信義孚眾者為正四人為副營兵若干

俱聽約束指揮用鼓八面聞鼓則進用鑼八面聞鑼則

五百人 以鼓進以金

止相機施行不可違悞

乃釗案此言鄉兵多則七八百少則四五百而未詳

部署之法當合戚少保鴛鴦陣長短互救圖說及吳

君及鴛鴦隊論二則參看

量材分授器藝法 明戚少保

年力老人者宜長牌長牌無甚花法只要有膽有力賴

之遮蔽其後兵可一齊前進耳年少便捷手足未硬者

宜藤牌年力健大老成者宜狼筈其用法明直易習便

於老成手足已硬之人有殺氣有精神三十上下長健

好漢宜長槍其用法多又專主於刺非身手眼俱活者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四

不可用

乃釗案器械所授非人即學習亦不能精此從紀效

新書節錄為選丁後授器之式

弓箭社課射法 宋蘇文忠

在城者分為四社鄉鎮每鎮立一社村莊相近者或三

五村或十數村各自為一社聽從其便擇寬大廟宇一

所為講習箭器處擇空闊平地一段為演習弓箭處在

城四社各聘善射者一人為社長武藝超羣者二人為

社副善書者二人為社錄村鎮亦然不論軍民士商願

入者聽古者士大夫亦習射澤宮卿相之子亦嘗戍邊

習射之期

有司僅於每季巡檢一次以行賞罰

鼓舞之法凡分四層

兵法所謂長器短用此一定之準也

此市為射賊頭目而設

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何取之有每社置武經等書時時講習三六九習射一次如警力過人家貧不能置弓矢本社好義富家代置者給牌優獎社約既定每季有司親赴各社較射一次有射箭命中韜畧精熟者賞木八仍賞社長民間宴會即以射箭賭酒猶勝於行令遊食無賴即以射箭賭錢猶勝於樗蒲有犯罪當罰者即以射箭多寡減等犯罪當責者即以射箭中否減數於尋常遊戲間學得一救命之方有事可以禦外患無事可以消內憂盜賊不敢生心奸細聞之遠遁有利無害易不舉而行之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錄

五

近射法 凡用弓矢近中易遠中難近則力強遠則力弱所以箭必近發發乃奇中今後習射不用張鶴日以三尺許小棍置地四十步內射之射到矢中棍射賊必無虛發矣

擲射法 安人形草把三個顏色各異用聲音洪亮看一人執一紅旗任其所指無不中者蓋敵入中有領眾頭目只射殺頭目一人眾賊自然敗走矣此擒賊擒王之法也

分班輪日演習法 曹大令自撰

每團務須定一聚集公所無事則合一團之人或分兩

分日輪習公私兩便此法最善

此民間自為習射之法

藝

射能及遠長槍尖之皆發賊到器故懸格行賞

不得入示警也

班三班議定雙單日期輪赴公所演習武藝空日亦可以各照家務公私兩得有事則齊集隘口協力堵禦不得偷安躲避違者責成團總稽查稟究

習擊射 野金文毅聲友助事宜

殺賊貴膽他逆我順若更敢當先一夫真可以敵萬軍不必盡係臂力與精藝也然獨不日藝高入膽大乎膽而加藝如虎戴角人各於生業之暇自尋嫻熟者學習每月朔日請讀聖諭之後不拘何日但看天氣清明即傳單各區聚集一所逐區序較先較射次較長槍三者皆懸標格其及格者為銀牌以旌之此外各藝不便懸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錄

六

格聽人出演精者眾喝采酌大觥以敬之仍記錄於冊擊射之會冊註無主業者賭博不悛者偏強不如約不受罰者不得入餘無良賤皆入但分良家子與勇士為二軍

夜間風雨隨時演習法 明恩鏡臺公等方略

守禦救援之法日間演習既熟夜間亦須演習風雨之日又須演習兵法所謂每變皆習乃授以兵之意

乃剽竊盜賊劫掠每在夜間及風雨晦冥之時居多故演習間尤宜於此加意否則張皇無措有備仍如無備矣

此民閱目酬
教師

酬教師 方方佈

團內有武藝精熟之人據實報縣派令傳習教演各團
團勇公議月費以酬其勞

會團巡以壯聲勢法

賀縣團練規條

器械以長為妙石塊皮包苦摩打之物約長時集練一層縣官操巡遇事接救一層

各村除編號烏槍外另備長柄器械或禾叉或矛桿或挑刀以長為妙或於高埠處用石擊打或用石灰包遙擲各隨其便該約長等于風雨歇工之日夜晚無事之候喚集本村少年精壯之人練習器械本縣親身督率團之人擺出器械巡行墟場山谷以壯先聲使賊人聞而膽落倘遇夜間有事一聞礮響丁壯齊出老弱之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七

此語最為切實約長每月會團一次地方官明月隨團一次

人隨後聲喊助勢同心併力不許退縮此古人守望相助之義此為彼援彼為此援為人即是為己且有官賞可圖如有聞礮不響應及不持械出村者公同指名稟究限定每月初三日齊集各團約長在附近廟宇會團一次本縣仍梭織下鄉每隔兩月親帶團內數千家丁壯出墟擺巡一次使吾邑團練聲勢遠近週知

各團會哨法 方方佈

各團相距在二十里內外者每議一定期於附近要隘處所齊集會哨或施放槍礮演試武藝既足以壯聲威並可使賊聞風遠遁彼此認識又得互相聯絡方不失

會哨須擇要隘處所

守望相助之意

乃釗案各團自為訓練之後不可不合數團以會校之一則彼此認識情義相孚一則聲勢聯絡賊人不敢輕易窺伺又要監處堵禦方略可一一預為照演此會團會哨出墟擺巡之法前賢必於是加之意也

紀效新書比較十則 明戚少保

一比弩以六十步為式靶高五尺闊一尺五寸三箭中二枝為善射

一比槍先單槍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復二槍對試真正交鋒復以二十步內立木靶一面高五尺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八

闊八寸上分目喉心脊足五孔各安一寸木毬在內每人執槍二十步外聽播鼓擊槍作勢飛身向前戳去孔內木毬懸於鎗尖上如此遍五孔止

試射官尺八十步為式靶高六尺闊二尺每三矢中二矢為熟

試狼筈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次用槍對較凡長槍哄誘不動又能遮隔不入為熟

試又鈹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合一復以長槍短刀對較能架隔長槍刀棍翼狼筈出入殺人為熟

試刀以能衝入又鈹狼筈不及遮隔為熟刀法甚多

目擊一層長
槍對較一層
藤牌器械非
持穩不能誘
敵殺入或用
水光石火機
亦亦

挨牌即立牌
是也鴛鴦陣
持此為藩籬
坐定一層起
身一層進其

一層接戰
皆以鴛鴦
為號令

先以長槍與
牌對較上下
左右凡四次
○上下兩次

對敵皆將
自行持牌
槍至左右兩
邊即全仗各
器械說牌殺

賊矣
合全器械械
對較一次皆
以長牌為編

傳其妙者絕實當俟豪傑續之

傳其妙者絕實當俟豪傑續之

一試藤牌先令自舞試其遮蔽活動之法務要藏身不見及雖藏閉而目猶向外視敵又能管腳下為妙次以長槍對較令牌手持標一枝近敵打去乘彼顧搖使抽刀殺進使人不及反手為精

一試標槍立銀錢三箇於三十步內命中或上或中或下不差為熟

一試挨牌每一人執牌面左一人執狼筓面右俱牌後遮蔽分面立定槍等雜藝俱照鴛鴦陣立定前設長槍一人為敵俱鑼響坐定聽吹呼囉起身點鼓兩處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十九

俱進插鼓吹天警聲喇叭吶喊一聲敵兵執長槍以槍從高處截入牌身高起閉槍頭上過牌內長槍伸出殺敵急復原伍次敵兵長槍截腳下牌兵用牌坐落陣內長槍出殺敵急復原伍次敵兵長槍由左截進期傷牌兵之營左面狼筓拳槍長槍出殺左面短兵即隨槍以出防長槍進老故短以救之急收原伍次敵槍截右欲傷右邊後二箇槍手牌兵即以右手所持著刀砍其槍右而長槍出殺短兵隨出同左邊之例云如賊亦有數人前來則長牌當中只顧低頭執牌前進左筓防左右筓防右左槍隨左筓出殺右

此鴛鴦陣一
定法不準
稍有錯亂所
謂節制之帥
也

槍隨右筓出殺左短兵防左槍進的老了救援右短

兵防右槍進的老了救援藤牌乘二筓之勢於筓中滾出以殺為務鳴金急復原伍進止闔關左右前後恁是如何斬殺定不可亂了原伍

乃劍案挨牌為一隊籬籬當先迎敵之要器也先與長槍對較復合全隊長短各器同較此鴛鴦陣正戰法也圖說別詳於後

一試火器以八十步立五尺高二尺濶木牌三發二中十發七中為精

乃劍案此十則皆打放擊刺遮架之法至各器械製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二十

造尺寸詳載器具卷可以參看

紀效新書比較冊由頭二則同前

一比較武藝初試定為上等三則中等三則下等三則再比仍如原等者不賞進一則者賞銀一分進二則者賞銀二分超進一等賞銀五分一次原等免責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進者打四十棍革退如有不願打者每一次追一分二次追二分三次追三分即付武藝考進之人充賞賞爵烏銃三彈中一者平中二者賞銀一分中三者超賞五分一次不中者打三棍二次不中者打六棍

三次不中者打九棍五次不中者打四十棍革退不願打者每次罰銀五厘二次一分三次一分半弓弩

比較冊式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十一

等第式比較預將兵名填在上下之中當中空內點閱等第點在等上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上上	上上上	上上上
上中下	上中下	上中下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中中	中中中	中中中
中中中	中中中	中中中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某	某	某

鴛鴦陣妙用全在長短器概互相為救長能殺賊賊不能傷我則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十一

右乃另刻板一床用時不拘刷閱幾百張以書兵名足為數每冊用前賞罰由張在前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上上	上上上	上上上
上中下	上中下	上中下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中中	中中中	中中中
中中中	中中中	中中中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某	某	某

乃劍案此官為比較之法也若鄉民自為訓練原不能加以棍責然少示薄懲並為記之於冊其人本事高下進退皆可一覽而知首事者師其意而用之較之有練之名無練之實者不猶愈乎錄此為比較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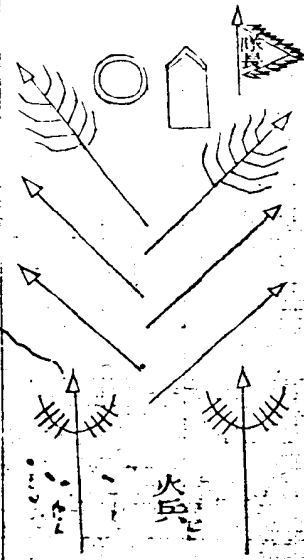
鴛鴦陣長短互救圖說 同前

鴛鴦陣乃殺賊必勝屢效者此是要緊束伍第一戰法今開式於後二牌不列狼筈各跟一牌以防拏牌人身後長槍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筈短兵防長槍進的老了即便殺上伍長執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

於奮勇直前
矣。鄉兵若利
野。愚民可勝
不可收。有謂
練之。貴者。可
不。亟。講。歟。

後其挨牌手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
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刀遮抵於後緊隨牌進交
鋒筈以救牌長槍救筈短兵救長槍牌手陣亡伍下兵
通斬要依此法無不勝矣

鴛鴦陣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三

吳友曰鴛鴦隊之法有三善焉長短相兼可禦可殺
一也十二人一隊為陣為營便於收放二也次序挨
定不容虛冒三也有此三者故步兵以鴛鴦隊為根
本合三隊為一旗三十人合三旗為一哨九隊一合五
百八人哨為一司十五旗四十五
隊五百四十人合五司為一營一營二千
七百人合五營為一軍二十五司七
十二哨二百
十六旗一萬三千五百人此為大畧
之成法言乎活法則四隊至九隊皆可為旗四旗至
九旗皆可為哨六哨至九哨皆可為司六司至九司
皆可為軍兵多則多兵少則少
乃創案鄉民聚至千百不可無法以部署之戚公嘗

此亦長器短
用之意

鴛陣是以簡馭煩之綱領平生用兵得力在此圖說
平易人人皆能知行故備錄於此為場操救援時
部署鄉兵之式○吳君友論鴛鴦隊極確當成法活
法兵多兵少之說尤為賅洽因附錄於後

打放鳥銃號令 同前

凡鳥銃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銃喪
不及往往誤了衆人性命今後遇賊至一百步之內聽
吹管筒響在兵前擺開每一哨前擺一隊聽本管放銃
一響纔許放銃每吹喇叭一聲放一遍擺陣照操法若
吹喇叭不止各銃一齊盡放不必分層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四

乃創案聞海疆備倭時製造火器頗有能講求者惟
賊尚未至即已一遍放盡及賊礮還擊我兵已不能
再裹放因而潰散銃礮等器盡為賊有是蓋不知長
器短用及分番打放之法平時既未訓練場操號令
又真不明以致臨陣茫無紀律戚公此則實從閱歷
得來遵之則勝違之則敗洵打放火器不易之論也
爰采輯於此以見臨陣效驗必從場操做起訓練火
器者所當三致意焉

弩手射手號令 同前

凡弩手射手候鳥銃打放將完賊至六十步之內起火

放方許繼統後射箭無令不許擅發

乃釗秦軍中長器銃礮為先弓箭弩次之皆制勝利器也戚公於此特立專條因並錄之

烏槍刀矛互相為用法 方方伯積籌練兵

訓練之不可後加此

各州縣非無鄉勇之患有鄉勇而無訓練實與無鄉勇

等梁山縣招募鄉勇共七千餘名除陸續奉調及裁汰

不計外近存四千餘名廣延精于技藝者三十餘名教

以烏槍刀矛等技蓋操演之法與臨陣之法同烏槍在

前刀矛在後烏槍不精則臨陣手顫而發必不中一發

不中勢必棄槍而走刀矛手亦因之而驚故必精烏槍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去

不精

以收刀矛之用也刀矛不精不但刀矛手不敢近賊烏

槍手無可恃之人在後其技即精其心不定賊徒驟進

亦必棄槍而走故必精刀矛以收烏槍之用也見在日

夕操演十月于滋復製硬弓四百餘張及藥弩三萬餘

枝以為伏路守險之用各義首鄉勇等自顧身家亦頗

知用命並時時勉以大義教以坐作進退之方邇日察

看情形似尚可用如果賊人窺境定當竭力堵勦斷不

致退縮遷延

乃制案烏槍刀矛互相為用訓練製造一有不精彼

此兩失或少保紀效練兵等書論之詳矣方伯此則

尤為言簡義賅余於選練器具兩卷特於烏槍火藥刀矛諸器采輯加詳即此意也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三 鄉守選練 去

武備輯要續編卷四 錢塘許乃釗貞恒甫編

長白恩 咸通堂甫 破子明市泰訂

福珠隆阿許樓市校刊

鄉守友助目錄

急脚子 宋蘇文忠弓箭社條約

防捏報法 嚴方伯煜三省山防論

近地聲鼓勾集遠地急脚子勾喚法 宋蘇文忠

嚴定探報堵禦救援法 方方伯積團練議

伏路巡更輪流派撥法 同前

造望樓法 賀縣團練規條

武備輯要續編 目錄 鄉守友助

相度要路限日造望樓法 劉觀察衡團練章程

望樓支更五日一換法 同前

望樓及各戶置備響器法 同前

望樓鳴鑼吹角本村救援法 同前

近村聞鑼赴救法 同前

遠村聞鑼赴救法 同前

望樓鳴鑼鄰村塘汛圍截法 賀縣團練規條

聯守望 明金文毅聲友助事宜

隣村堵截救援賞罰法 于清端成龍研盜條約

各卡鳴礮次第預備法 嚴方伯

通聲息 同前

武備輯要續編

目錄 鄉守友助

此卷凡涉探報望樓響等及救援諸款等字皆用連△以別之

武備輯要續編卷四 錢塘許乃釗貞恒甫編

長白鳳 成通堂甫 啟子明甫 泰甫

福珠隆阿昨樓甫校刊

鄉守友助

友助之法在於聲息相聞救援無誤而已聲息之通遠有探報近有望樓樓之上或鼓或鐘或鐘或柳或螺或角或礮聞聲相應瞬息可百里也一家有警合村救之一村有警各村救之相友相助為人何莫非為已歟輯友助

急脚子 宋蘇文忠公馬箭社條約

武備輯要續編卷四 鄉守友助

每社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二人不及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之行嚴斷

防捏報法 嚴方伯燈三省山防論

偵探不明便至誤事而探卒最難得其人往往於中途逗留數日回則糊塗捏報若團練既行於各邑沿邊寨總各給木戳凡探在本境者其探票內必要取寨總戳記如至鄰省鄰邑者飭令于所到營縣稟請於票內加印寧可優給口糧若票無戳印者必加重懲庶可杜道

聽塗說之弊矣

乃釗案票內用戳加印是社捏報妙法惟本境各寨堡隣境各營縣均須預為知照耳當與前急脚子則參看

近地聲鼓勾集遠地急脚子勾喚法 宋蘇文忠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為一火地理稍遠不開鼓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勾喚若盜賊入村聲鼓勾喚不到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

武備輯要續編卷四 鄉守友助

者並送所屬嚴斷

嚴定探報堵禦救援法 方方伯楨團練

每團須設有瞻力熟道路之健足探報四名輪流走探如賊人在一二百里之內即須去探以便早為預備賊人若將臨境團總團長一面即率團勇赴卡堵禦如有三人之家以一人居守二人赴卡其有借故躲避者即以軍法從事一面飛報別團別團總團長迅即一面嚴守本卡一面抽撥團勇各隨帶器械口糧前往援助如有觀望遲緩誤事者即將該團總團長照軍法從重治罪

探報最宜擇本團抽撥堵禦之法

此別團助之法其詳皆軍法從事以六眾生等關不得小發

勞逸均則無
怨賊亦無
可幸全自
發公明

乃釗案設卡須在險要為賊來必由之路故赴卡尤
重於居守若無險可扼除嚴守不村外又須相度賊
人來路預為設伏矣此非探報的確不為功故類次
於前三則後為探報之式○探報有兩用一為探聽
賊信一為飛報別圖故擇人宜慎

伏路巡更輪流派撥法 同前

倘或有事之時團勇日夜守卡瞭望協力堵禦至夜間
伏路巡更尤為緊要必須輪流派撥以均勞逸如有推
諉偷安及虛應故事不用心力者團總團長務查稟究
乃釗案此與後望樓支更五日一換法同為夜間設

武備輯要續編 卷四 鄉守友助

備要圖因係守卡之事故仍次於前則之後云

造望樓法 賀縣團練規條

望樓宜堅固也查新設望樓多係木支茅蓋倘夜間被
盜砍倒木柱關係非小際此冬令農務已畢速即改造
用土磚砌成四柱上用瓦蓋中用木板於四柱之內開
一門樓用樓梯上下值夜者預備火刀火石煤筒以便
臨時取火放礮

相度要路限日造望樓法 劉觀察衡團練章程

各村附近總要路口及相離村莊較近之山徑河坎阨
要處所限十日內建立望樓築土為之或以土為
磚增砌成樓亦可 以便

日方不延誤

瞭望如係大村及路徑分岐所在建造二三座中村一
二座小村一座

望樓支更五日一換法 同前

望樓每座壯丁八名至少亦須六名夜間上樓支更巡
邏五日一換輪流更替以均勞逸日則仍各執農工本
業不致曠廢

乃釗案五日一換法最為均勻至於樓上支更人數
無警時每夜用六人以一人支二更而以年長者一人
稽察之有警時用十人以兩人共支一更尤為妥當
望樓及各戶置備響器法 同前

武備輯要續編 卷四 鄉守友助

望樓置備銅鑼一面螺角一個其各居民鋪戶每家各
置銅鑼一面如實係貧窮無力則改用竹梆亦可

望樓鳴鑼吹角本村救援法 同前

遇有盜匪來村即在望樓上鳴鑼吹角其鑼以隨手連
擊不斷為號本村各戶壯丁立即鳴鑼接應其鑼亦以
隨手連擊不斷為號各壯丁明火持械飛出救援

近村聞鑼赴救法 同前

遇有盜警之附近各望樓各村各戶一聞連擊不斷之
鑼聲立即鳴鑼接應其鑼以連擊五聲為號各壯丁明
火持械飛赴鑼聲連擊不斷之村莊救援

樓上除銅鑼
外添螺角一
個

本村除重鑼
不懸外復又
吹角其首
近村只鳴鑼
接應不吹角
近村鳴鑼以
連擊五聲為
號

四

遠村鳴鑼列
連鑼三響為
出遠而近
次并

彈盜得行其
倘若因人心
演散團練
行助救

先立約長管
連團練事

設望樓以
望

設地雷
報警

鄰村塘汛開
鄰村四路
圍救法

匪捕者各
匪竊賊只
可擒送

遠村聞鑼赴救法 同前

遇有盜警較遠之各望樓各村各戶一聞五聲鑼響立即鳴鑼接應其鑼以連擊三聲為號各壯丁明火持械飛赴五聲鑼處以次至鑼聲連擊不斷處之村莊救援望樓鳴鑼鄰村塘汛圍截法 賀縣團練規條

戶冊既成宜急行團練以禦強盜也近來盜匪橫行不但孤村受害即大村亦往往遭劫緣強盜近村喊殺連天使人驚懼又分派強徒沿門執槍喊禁使人不敢出視因而坐視搶劫總因人心渙散團練不行故也今本縣設立護團之法通縣十八里中相度形勢或十餘村

武備輯要續編 卷四 鄉守友助

五

為一團或數十村為一團每團設立約長管理團練之事其團內大小村寨各設極高望樓一座大村二三樓中村一二樓小村一樓孤村則附入相近大村辦理每村輪派二人擊梆巡查望樓之上安設地雷礮三箇強盜入村放礮三聲鄰村及塘汛一聞礮響即刻放礮接應聞得三聲礮響知是強盜即在望樓放礮三聲接應村中各家聞礮齊起執持器械出村四路圍截一見大夥強盜騰賊逃走伏在暗處用木棍打下三路向賊人響脚橫打隨打隨縛公同送官按名賞給花紅銀兩拒捕者登時格殺勿論或生擒或格殺俱查照名數立刻

當堂賞給至於竊賊只可擒送不許擅殺如此辦理則一村礮響眾村環應頃刻之間聲聞數十里集眾數千人賊匪心驚膽落何敢橫行

乃釗案賊人消息探報之外望樓其最要者聲息相通莫捷於此故前賢皆注意焉茲於劉觀察團練章程采輯六則益以賀縣團練規條二則為望樓傳警各村赴救之式

聯守望 明金文毅聲友助事宜

各區內連正別設一小粉牌除老幼及客外者不列其餘皆列於每人名下註用某器械一家被盜本家鳴鑼則本村執器械先出救護各村鳴鑼則各村執器械齊出救護但護救鄰村之法於每連內仍分為兩班留一班居守本村要地防禦候殺以一班赴救盼望互為更換頭先分定每間傳鑼聲響人人並起赴各連正聚集不得亂隊俟連正照牌點驗有一名不出者連正率一連之人至其家問何故不出送區長議罰強不服罰者區送約約送各區長共送官即以黨賊究若全不在家者即以賊究

武備輯要續編 卷四 鄉守友助

六

乃釗案此條救護先本村而後鄰村其赴救事宜皆聽連正照牌點驗尤有條理惟有罰而不及賞是民

間自爲友助。賊退後再請旌於官。或自行議賞也。○
救援之法。此條最爲周密。

隣村堵截救援賞罰法 于清端成龍匪盜條約

凡遇隣村有事。保長聞鐘。礮聲立刻傳礮各村一齊

放礮。保長即率所管村莊甲長。一面分衆各據要路堵

截。一面率衆直赴當場救援。或當場殺獲賊徒。或要路

擒拿賊徒者。每名各賞銀五錢。甲長賞銀一兩。保長賞

銀二兩。如保長聞隣村放礮。不傳礮者。罪坐保長。甲長

聞保長放礮。不傳礮者。罪坐甲長。如甲長傳礮。甲內人

丁不赴。及者。罪坐各家。如當場退縮。觀望不前。致賊逸

脫者。罪坐保長。如分撥堵守要路。放脫賊走者。即未受

賊。而甲長亦應治罪。法在必行。違者重究。

乃創案。此專爲隣村救援而設。先定賞次定罰。其坐

罪各條。極爲確當。是官爲辦理之法。錄此以補前則

之所未備。

各卡鳴礮次第預備法 嚴方伯

近邊要隘。各寨輪撥數人。設卡防守。當耕作之時。百姓

分布耕種。防匪之突。至各卡于高山眺望。偵有賊蹤。放

礮。則耕作之人。盡皆收檢農具。偵賊向此路。則放二

礮。人畜皆歸寨堡。賊近則放三礮。寨總糾會各寨。盡整

器械集壯丁堵禦。前卡信礮既放。後卡聞聲。接放。頃刻

之時。數百里間。咸知警備。賊至不放礮。與非賊至放礮

者。寨總查出。均即稟官嚴懲。

乃創案。此鳴礮。凡分三層。先收農具。次人畜歸寨堡。

三集衆堵禦。蓋賊由遠及近。故預備亦逐漸加緊。與

前望樓鳴礮。又是一法。錄之以備參取。

通聲息 同前

各團距賊遠近不一。必須與縣署聲息相通。方可隨事

緩急酌量辦理。每大團各擇一明白曉事之人。常住本

賊。凡有團內應行之事。隨時稟明核奪。

武備輯要續編 卷四 鄉守友助

乃創案。縣城警息。有警時固不可不用。人稟白事畢

即當遣歸本鄉。此外公事。概不准干。與當與首事卷

內。王文成不立牌頭。則參看。是在各團保舉得人。尤

在良有司。嚴於覺察矣。

武備輯要續編 卷四 鄉守友助

武備輯要續編卷五

錢塘許乃釗信臣甫編輯

長白恩 成週堂甫參訂

福珠隆阿昨樓甫校刊

鄉守號令目錄

鄉兵救命書 明呂司寇坤

勸諭 同前

約束 同前

教習 同前

勸子弟 明金文毅聲友助事宜

曉貧恩 同前

武備輯要續編 目錄 鄉守號令

旌義勇 同前

鼓怯惰 同前

防大警 同前

明約束 同前

一心志 龔太守景瀚

防奸計 同前

防乘間 同前

防明攻 方方伯積團練議

防火燭 龔太守

詰生面 明金文毅

防假冒 龔太守

禁夜行 明金文毅

查禁搬徙 周制府天爵

創私鬪 明金文毅

製大小旗幟及號帶法 周制府

傳遞更簽法 同前

號旗信簽調遣法 同前

官製旗簽尺寸式 同前

申明旗幟及鑼鼓進退之法 會大令自柏

器械夜間隨身安放法 同前

武備輯要續編 目錄 鄉守號令

伏兵截擊法 嚴方伯如煜

夜間用火器擊賊法 同前

武備輯要續編卷五 錢塘許乃鈞信臣甫編輯

長白恩 成選堂甫 參訂

福珠隆阿許樓甫校刊

鄉守號令

號令者何號召其鄉之人言其親上友助扶持之大義也其中有誦其善者有申儆於臨時者必使一鄉之人共明其義則志定氣奮力齊而事無不舉矣輯號令

鄉兵救命書 明呂司寇坤

方今天下無真兵人人不知兵纔說練鄉兵箇箇氣惱

武備輯要續編卷五 鄉守號令

死不管他日死活且怨眼前騷擾守土者離任之後各有職業只我鄉井人家墳墓親戚房舍田土在此千年離不了故園奈何不為久遠之計也自今以後務要各鄉立個性命會十月初一以後三月初一以前共四個月餘除六十以上十五以下殘疾衰病之人外每一保甲務選強壯百人或長槍火槍銜斧骨朵齊眉棍弓矢腰刀火銃繩鞭鐵稍之類各認一件每日早晚習學遇酒席以此為輸贏賭酒如猜枚投壺一般振作一番如有武藝精通能為領袖者公舉到官給帖獎賞如此雖三五強盜不敢打家截道縱使流氓攻城搶寨亦知

強盜亦未嘗不驚以此

會名即驚心動魄 先定立會之時不致妨農 欠定人數即各添定器械 每日學習

苦口之言喚醒世人不少

人情自然此曲突徙薪之

此處兵強人練不敢生心就來臨城亦自膽怯不敢持久而去矣此事民間可以自為有司每月試聚較藝行賞罰以鼓舞之可耳

此亦告戒鄉民之語也

勸諭 同前

凡我居民聽我勸諭目下歲飢盜起却不商量一箇擒擊盜賊保護身家性命的方法只要聽信小人故意搖惑喧傳的虛聲先自家慌作一團把婦女衣物糧食頭畜亂行遷移逃避無論貧民乘機搶奪只說為甚麼便輕易離了鄉井今有一法只是四箇字叫做大家齊心

從今大家立誓日日整頓器械操演弓箭槍刀神槍火

武備輯要續編卷五 鄉守號令

做等件才是備禦事體小人虛張聲勢捏造謠言正要我們一動包好搶掠略有識見的怎肯墮他術中若是大家齊心守護大家齊心救援大家齊心擒捉看他如何搶掠信語云強龍怎敵地頭蛇我們土著居民道路他門就是強壯道路生疎終怕我們四面圍捉若家家相扶持村村相聯絡遇一賊來便都出門大家齊心向前難說賊頭都是好漢他馬是沿路搶的人是沿路裏的真正賊徒不多古語道得好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只用百十箇好漢手拏百十條索棍打他馬腿馬到了箇箇成擒如賊到街衢兩旁只暗用絆馬索絆

而心亦齊矣

此皆提督之法

以下將逃

反累其心備

之及復告

守或池鄉村

守或池鄉村

守或池鄉村

守或池鄉村

守或池鄉村

守或池鄉村

守或池鄉村

守或池鄉村

守或池鄉村

守或池鄉村

守或池鄉村

守或池鄉村

他馬如何敢走若搶入人家居住如前日某村擄掠財

物汚辱婦女光景就該捨了幾間房子一把火燒箇罄

盡若在村鎮外屯住晚間暗堆積草周圍放火不怕他

不勦滅何故只聽虛聲便都逃衆讓路讓屋讓酒飯與

他骨肉拆散親戚飄零家業被搶妻子遭辱就中自守

的反保全無恙豈不是勇敢當先者可護身家性命而

慌怯逃避者反辱身喪家之一明驗哉如今道院父母

為地方費盡心力募兵請兵護守城池催督我們團練

鄉勇且懸重賞我們大家齊心奮勇保固一方奏開九

重名留千古至一切功令賞罰公祖父母自有不測之

武備要續編卷五 鄉守號令

妙用也先以此約轉相勸告

鄉兵者鄉自為兵其守一鄉不隸於官者也官兵領官

都惡官調遣聽上將統率方可策應殺賊四鄉離城寫

遠賊來先被搶掠就使官兵出城迎戰未免逗留時日

况官兵那有許多只好防守城池安能一時四鄉策應

日今盜賊蜂起我們鄉村不自家齊心保守只望官兵

勦賊恐官兵未到而身家性命已難保矣為今之計我

們鄉村約於五六里內可聯為一社各人家立誓同心

自相約束臨陣大家齊心能鼓勇爭先殺奪賊人首級

此行賞罰之法

兵至五百

一正四副

頭目

之

以

止

無將教習

字之義疏明

此亦人情所

必有

數語教訓

獎之

見賊難怯皆

同平日不

習練不

以必須教習

財物者大家齊禮稱賀記姓名功績於冊稟官旌賞臨

陣立脚不定先自退逃者記姓名退逃於冊仍追銀入

官公用衆人稱賀有功之人時還著他跪送酒食以示

辱兵至五百立一勇敢當先信義孚衆者為正四人為

副營兵若干俱聽約束指揮用鼓八面聞鼓則進用鑼

八面聞鑼則止相機施行不可違誤

乃到案自相約束以下有量村選丁分習器械一則

采入訓練卷按敵派銀法一則采入食用卷茲皆節

去僅錄其前後約束之詞

教習 同前

武備要續編卷五 鄉守號令

四

教者教之以孝弟忠信鼓動親上死長的肝腸習者習

之以武藝行陣練熟護身殺賊的妙法鄉間村夫本不

知兵未免驚詫推諉况無官長催督誰肯帖然遵依我

想人離村野那個沒有好勝爭強的念頭如今被賊搶

掠家資淫掠婦女何故讓他通不與他賭鬪只因平日

665

此勸鄉民集
會為前情
詞意真切之
至

人人爭勝自然件高強然後這村與那村比試互相
賭賽如此而村村爭勝自然有好漢出來至臨敵之時
擒捉得勝官府又有獎賞比那無益賭博豈不便宜百
倍或問攢銀錢攢酒食那有許多費用試問平昔賭博
極無益極犯法之事如何便不惜費此乃保全身家性
命極有益極守法之事反惜費乎往年賽神時兩社爭
強窮家小戶無不竭力出錢此徒求福於冥冥之中不
可必得之數也人倒樂意施財今於真本事立刻見效
大獲保全之福利事反吝惜而不為哉

乃到案以上四篇皆前明呂新吾先生致仕鄉居逆
武備輯要續編卷五 鄉守號令 五

觀亂萌勸民間自為設備同心固守之詞也首篇按
命書教鄉間立性命會語語迫切足以警動愚民勸
諭篇教大家齊心守禦勿因遷徙受累約束篇教各
鄉聯絡結社並為經畫方略教習篇教民習練真正
殺賊本事其辭質而理明其事近而慮遠心乎濟世
者能本此以化導鄉愚有不觀感奮興者歟

勸子弟 同命書文教聲友助事宜

古之公卿即為將帥上馬殺賊下馬讀書原男子事也
今有身家者豈得端居養宜自練習時以身率先我
既不避餘亦何辭每連牌內列名丁壯分為二班一聞

究明覓代不
得同殺賊班
內人

此言貧民若
有身家保
本村亦必為
賊所害

受賊之人從
來無一不
兩種原故言
之極為真切

賊兵前行從
來總是此等
人

此等人村中
能得數輩賊
到時明攻暗
襲調度合法
大可得力
既酬以利又

盜警輪居守者即起居守輪山救者即行出救萬一有
他故必不能出須先期覓一人代代者不得用截殺班
為人猶無代也又不出身又無代者各區各量身家罰
銀公用

曉貧愚 同前

今有一等無身家之人謂賊決不及我我可苟免何苦
出身不思賊之掠劫何會揀擇貧富但係某力可取則
取之矣苟力可取雖貧者一絲一粟詎能相饒不問今
時流寇每到一處所收諸無賴亂民及士賊相降附者
勢必不能相信會不轉盼盡死賊刃或列前行以抵官

武備輯要續編卷五 鄉守號令 六

兵際壽不堪枉為亂鬼乎曾有賊憐其貧苦而錄其納
款之功乎其必不可苟免明矣但得賊寇失利身為良
民雖日啜薄粥一盂儘可度日不然沸湯釜中豈有完
魚况殺賊而得義財為義士見重鄉閭名實俱厚乎宜
悉曉諭咸使聞知

旌義勇 同前

有膽氣相率遠追或於陣上擒得盜者或聞讎之後告
明本連隻身伏路殺盜不捨者此真豪傑得盜立酬
銀三十兩即不得盜亦酒禮敬資若不幸受賊傷者定
視傷輕重厚酬以醫藥將養之資仍為書義士之名於

鼓怯情 同前

今愚人畏賊動稱賊係死命。難與鬪鋒。不思賊盜劫財。何為其生命。乃比我等更甚。我等肯齊心。揀力賊。愈鬪而人數不加多。其膽漸怯。我等愈鬪而人數愈增。膽愈壯。即不能擒擊。但相率尾追。不捨天色。漸明賊將安。是勝算常在我也。奈何誤信賊說。以為彼乃死命。而身當既不與鬪。旁觀又不救援。何愚昧至此。極乎鄰區有聞警。不傳鑼者。謂虛傳鑼而實不赴救者。謂雖隔遠。不聞本家疾擊鑼響。而查賊經其地。無要截喊殺之舉者。亦謂。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五 鄉守號令 七

防大警 同前

萬一白晝有盜。行或流言警報。各區嚴備。鑿定以待。無亂吾鄉。村寨星布。某置相為犄角。即古之營壁。莫是也。今江北流寇。殘破數處。皆因無備。今既有備。以靜待動。以逸待勞。以熟地待生人。以子捍父。以弟捍兄。僕從捍主人。親戚捍親戚之兵。待無賴不義。烏合萍結之眾。如摧枯拉朽耳。但要時存戒心。次第修備。小費而大。全願諸父老及諸大眾。相與力行之。約東申明之後。其有倡言惑眾。故張賊勢。以便作奸。私率妻子先為逃遁。

七

人人知兵。方能同心。固守此節。最宜留意。

正希先生為制藝大家。而其著論如此。所以為真讀書人也。

者是非亂黨。亦為罷民。一人敗群。為事滋大。無事送官。枷責有事。定以賊黨論刑。

明約束 同前

每區之中。多明白了事者。愚昧不諳者。亦容有之。各區長細心。將約內事宜。解說申明。使各連正了。然連正。又復解說。申明於大眾。良勇俱人。人了。然雖婦女及諸十五歲以下兒童。亦須了。然。諸任事人。務奮精神。務耐煩。講求。有不明白者。不妨質問。讀書者。即此是學。異日居官。舉而措之。即不習舉業。今聖天子破格用人。但求其才。由此而學習。實有撫眾安人。捍盜釐奸之能。多事之日。功名可立。致何必盡讀書也。幸相勉為無忽。無怠。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五 鄉守號令 八

程册坪舍人原按云。正希先生守嶽時。鄉鎮各立義社。共保境宇。公首捐資。矜士。募子弟千五百人。扼諸嶺隘。休人賴以無恐。其器械衣裘。視他隊鮮明。人目金翰林兵。

乃劉案。此文毅公乞假回籍時。目擊江北流寇。與本地土寇之禍。因與同社諸人。團練義勇。共保境宇之作也。與呂司寇鄉兵。救命書。大旨相同。特呂防患於未然。故勸諭多而條款從約。文毅備患於已然。故條分縷晰。不厭周詳。是書凡十五則。其六已分輯各卷。

是卷先後共采九則此六則皆教令之辭故連類及之可謂鄉守之正則

一心志 龔太守景瀚

婦孺驚呼最亂人意宜嚴諭禁止
槍礮木石施放
賊兵逼近無可施放貽禍甚大當與訓練卷成少保打放鳥槍號
令則參看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五 鄉守號令

九

再僕再放如此兩三次賊匪必不敢再撲矣

防奸計 同前

守宜堅定勿墮賊匪奸計也賊匪遇險峻若柵難以攻克即謊言假道或託詞借糧並矢誓不妄傷一人鄉民苦無深識輕信其說遂遭毒害若長須嚴諭合若人等總不可輕聽其言賊匪又有時故示單弱止用數百人攻撲卡若我兵輕其人少出若追殺賊復故意奔逃遺棄馬匹衣服等項我兵利其財物跟進迫於賊匪大隊翻從後面夾擊或竟搶入若柵若長須嚴約丁壯無論賊之多寡止許在若柵擊不可出若追趕賊匪遺棄什

訂無所適矣

物不可貪利檢取違者若長即時責處

防乘間 同前

防乘我倦之法
此防聲東擊西之法

防宜周密勿令賊匪乘間也賊匪或日間不能得手往往於四五更我兵疲倦之時或早霧朦朧之候暗劫卡衙若長須嚴諭大小首領丁壯人等日間更番歇息夜間各執器械不得替離派定所在不許任意睡墮牆內多掛號鐘以備同察另撥更夫數十名擊柝鳴鑼若長及副長等親身督率巡警毋稍疎懈又賊匪詭詐多端或向一面攻撲我兵齊赴此而堵禦賊遂分從他面乘間而入該若長亦須嚴諭賊匪所攻一面一面丁壯悉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五 鄉守號令

十

或五更後皆不准睡墮若此似似嚴過

力堵禦其他三面丁壯不得擅動庶不至顧此失彼乃制案此則於乘間之防極為周密惟號鐘掛牆內不若懸鐘牆外我能見賊賊不能見我法為更妙守夜丁壯不准打盹不若五人輪值一更擊柝俯瞰有警喚醒同伍四人名守一夜實止一更更得以逸待勞之法當與城守編卷二懸鐘則有警輪守則參看
防明攻 方方伯積園練議
賊匪所到之處先以放火與大聲呼謀驚人凡有火起即當整頓堵禦不可驚惶退避如聞警謀亦不可磨法違者軍法從事

此法若內居
民共火之法
夜間更宜加
意小心

城守編卷三
有防火變一
則立法既周
慮慮尤密深
得御變機自
可以參看

此法若內居
民共火之法
夜間更宜加
意小心

防火燭

龔太守

小心火燭以防不虞也查若內草房稠密人煙輻輳且
鉛藥俱貯其中火燭一不小心即可延燒淨盡若係夜
間更恐誤認賊人劫若登時潰亂必至自相踐踏若長
須嚴諭在若人等時刻留意備或漫不經心即時責處
乃釗案食用卷有救火遲延不到議罰一則可以參
看○救火須立專條各村寨平日應設立救火夫若
千名及一切救火器具如一村失火則鄰村團長率
領夫眾前往協救餘皆把守木村以防他變不得前
往聚觀如失火處有親族必須往探者亦須告知總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五 鄉守號令

長方往前往至失火木村除救火夫役外其餘閒雜
人等亦不准喧嘩聚觀儻正在聞警而村中忽然失
火尤須鎮靜無諠如有因火搶劫者即照外來劫盜
例拿獲嚴懲

詰生而

明金文毅

每內區執牌時行議察有容留區外人住宿甚或異鄉
人住宿者必查問是何事幹的確明白無弊仍為註冊
某月某日某人家有某人為某事幹來此住宿一夜至
於游食乞丐三五成羣遊方僧道術數可怪之人立地
驅逐若覺有弊即時拘守其人分報約長查究

防假冒

龔太守

盤詰宜嚴以防假冒也查賊匪未至之前多扮行商僧
道差役營兵或雜作文武員弁或假作難民乞丐探視
虛實或大隊不能得手業已繞過卡倫復假扮尾追官
兵鄉勇混入若柵或令我兵下若諭話往往中其奸計
警長等最宜防備如有此等人來若務須盤問來歷須
驗明切實憑據確係官兵鄉勇方可准其入若
乃釗案此則於賊匪各種假冒伎倆言之歷歷如繪
有鄉守之責者尤當於此加意也

禁夜行

明金文毅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五 鄉守號令
除驛馬以外即官路及各區私路自一更以後人不得
行其釣蝦蟆及捕蟋蟀皆嚴帖禁絕凡約內一更後獲
得行人即以賊論至於撮俗每因游神賽會定有請猖
之舉自書自可何苦夜行先告明公祖父母嚴示禁絕
猶不遵者經過約內即以賊殺若暮夜演戲尤為盜招
以後凡我同約即或演戲以上午起至下午止不得至
夜如於夜演者共罰銀五兩

查禁搬徙

周制府

凡士著之民欲為盜者必勾引外盜與之同事而外盜
亦必假士著為之巢穴務須嚴加盤查如有攜眷搬徙

此禁居民聞
警外徒高與
呂司府勸諭
籍察有

私門不到年
往派取內
故不可不防

者必問明來歷方準入團若賊將臨境本團居民不得
率行他徙搖惑人心違者罰產充公

創私團 明文教

人有膽有藝用之於殺賊則為義士為豪傑用之於爭
鬪則亂民也即遇不平事必不可忍下有約眾可解
上可公祖父母可鳴奈何私鬪如有此等除用兵器及
傷人者官司即律擬究即聚眾拳棒相加風亦不可漸
長定公舉郡縣公請重刑仍請枷示

乃釗案警報登至人心惶惑之時禁約尤宜森嚴如

禁詛言禁方士禁宴會禁茶坊禁酒肆禁歌家禁吹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五 鄉守號令

三

響器舉竿表等條均詳城守方略卷可以參看

製大小旗幟及號帶法 周制府

大團製大旗一面上書某團鄉勇一遇有事之時此旗
隨練總左右以為眾人耳目小團各製小旗一面上書
某村鄉勇隨練長調度該勇帽各繫號帶一根上寫某
村鄉勇某人以便分團立隊不至混亂

乃釗案旗為眾人表率帽帶寫字臨敵時就勇執法
尤便稽查事後可行賞罰此尤號令之最顯著者

傳遞更發法 同前

巡更會哨以傳發為號常變不同緩急亦異無事之時

無事時更發
本團自為起
止

巡更時晝夜
各團互
相傳遞

則各村傳遞更發本團自為起止除去白日自黃昏某
時刻起傳第一簽沿途巡查接連每一時發一簽至天
明止一夜巡徧一團誤者議罰充公若大寇將臨境則
各團按晝夜十二時辰製簽十二枝各團互相傳遞一
時一簽晝夜輪流一團遇警即隨簽飛報別團誤者惟
該團練總練長是同加重治罪

號旗信簽調遣法 同前

各團調度須用號旗信簽均由官造製發給練總收存
以便遇事傳調某團該團練長即率勇依限飛馳照信
簽齊集聽候派遣故遲誤者重治罪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五 鄉守號令

四

官製旗簽尺寸式 同前

旗用印記金用鐵烙一遵川楚豫成例由官製造給領
以認 所有練總旗七尺長號旗三尺長練長旗五
尺長鄉勇號帶均照旗色用雙層布寬一寸二分長五
尺更簽用竹製成寬一寸長一尺八寸信簽寬一寸二
分長一尺五分分給大小各團一體遵行

乃釗案尚有傳遞更發賞罰一則見食用卷可以合
看○做修制府製大小旗及號帶法號旗信簽法皆
本方方伯團練議而又加詳故舍彼錄此

申明旗幟及鑼鼓進退之法 會大令自柏

遇地方有事團勇視團總旗幟所指為趨向不得退縮
畏避團總令兩人扛擡鑼鼓團總執槍欲進擊鼓團勇
聞鼓聲急催則奮力向前放槍砍殺欲退鳴鑼團勇聞
鑼聲駐足徐退則步武不亂以防賊人返追如有臨事
退縮不聽號令者送官處治

乃鈞案旗幟鑼鼓所以一衆人之耳目也戚少保紀
效新書特於此三致意焉曾大令此則較呂司寇約
束篇尤加詳矣

器械夜間隨身安放法 同前

遇夜安歇各團勇槍刀器械俱要隨身安放刻不可離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五 鄉守號令

五

以防事起倉猝不能徒手應敵

伏兵截擊法 敵方伯如煜

山民質樸勇耐勞習險非平原百姓氣浮而脆者可
比粟其訓練得宜賊匪畏之相遇輒曰土豹子可恨蓋
賊匪之用以勞我師者我兵必分道架梁而賊匪翻山
踰嶺其來如虎其去如鼠追之倏無蹤跡也山民則不
然賊匪之能皆山民所自具而賊匪之路徑又不逮山
民生長其地為更熟也但訓練之時有宜與首事講論
者百姓非兵勇難以法治可勝不可敗如傷數人則餘
皆鳥獸散銳氣挫矣賊來勿迎頭攻擊只沿途分伏壯

健於山灣間曲俟賊匪大隊過去必有落後數十人委
頓道途者突出截擊可以盡擒前寨既用此計後寨亦
依計行之則賊所過寨堡必有損折

夜間用火器擊賊法 同前

賊於夜間有住紮地方附近寨堡揀壯健於夜靜更深
時用大礮過山鳥遙擊之縱不能多殺賊而徹夜不得
休息必驚惶叛走明日至他處又復如此則賊益疲罷
我不勞而彼已不支鄉兵困賊之至計也

乃鈞案夜間擾賊此計最妙惟是警報疊至堡寨卡
門即已反閉必別有出路始能於黑夜擊賊當與藩

武備輯要續編 卷五 鄉守號令

六

籬卷突門暗門兩則參看○是書皆自守之計惟此
二則是擊賊之法

武備輯要續編卷六 錢塘許乃鈞恒甫編輯

長白 歐陽南 歐陽南 歐陽南

福珠隆阿 阿什樓甫 枚刊

鄉守籬籬目錄

築橋浚壕建柵造樓法 黃洽 諫六 鴻保 甲 諭

修寨築堡法 冀太守 景瀚 堅壁清野 議

結寨併村法 嚴方伯 如 規

修寨守禦法 方方伯 積

實敵臺 明 周 鑑 臺 公 籌 修 備

虛敵臺 同前

武備輯要續編 目錄 鄉守籬籬

突門 同前

暗門 同前

虛實敵臺及突門合圖

敵臺解 明 戚 少 保 練 兵 實 犯 獲 集

各營汛地分設礮樓礮堡法 嚴方伯

單礮圖 礮堡圖

城壕 明 周 臺 公

築卡挖壕法 方方伯

守衝途 檀明府 李 禦 賊 議

牛馬牆 明 周 臺 公

以上數則皆守在村外者

村口築矮牆狹巷法

巷戰法 惠 麓 酒 民 辦 辦 百 金 方

練巷戰 明 金 文 毅 友 助 事 宜

設門穿 明 周 臺 公

鐵釘版附

陷馬坑附 此條村內外兩册

填閭巷 同前

門戶堅固 賀 縣 團 練 規 條

輪值守柵法 于 清 端 直 隸 彈 盜 條 約

武備輯要續編 目錄 鄉守籬籬

以上數則皆守在村內者 惟陷馬坑村內外

武備輯要續編卷六 錢塘許乃釗真恒甫編輯

長白恩 成淵堂甫參訂

顧謙隆阿昨樓甫校刊

鄉守藩籬

藩籬者何築牆浚壕造臺建礮聯堡修寨守卡豎柵而已橋周於村壕周於牆衛牆有臺衛堡有礮并村築堡依山結寨卡以扼險柵以詰奸卑者高之湮者清之圯者新之廢者葺之散者聚之雖夷險異地衝緩異勢水陸異形憑依既固守備斯堅也至若湖濱海口就淺就深鐵杙木椿備明備暗成法具在又水

武備輯要續編卷六 鄉守藩籬

鄉所宜亟講者幅藩籬

築牆浚壕建柵造樓法 黃緒諫六鴻保甲論

村鎮之有牆壕州邑之有城池也所以防盜寇而固守禦其未可少也然愚民狃于耽逸憚于煩勞往往防禦不設卒致見侮于暴客株累于逋逃而後悔之無及故鄉鎮村莊建柵築牆浚壕之舉不可不亟講也其法各鄉之鎮宜設一鎮長集宜設一集長村宜設一村長莊宜設一莊頭必公同保舉其老成服眾者為之其功罪之賞罰無少異焉其鎮集村莊無論大小一切建立柵門築浚牆壕以及撥派瞭哨巡更等事皆本鎮集長

邊柵之法門要高大門樓礮臺亦宜高

耳垣似卽牛馬牆挑壕之法兼風水

挑壕之法兼風水

二語要言不煩

莊頭專司而保正為之兼理蓋以保正主于分號召難

一未若鎮集長等統于合呼應更靈也其建柵之法如

北方鎮集各莊大街皆有牛車出入南方通衢鎮市亦

有輿蓋往來其門務須高大其安立門樓礮臺視村鎮

之方長斜窄大小以為多寡總要四遠俱見其門樓外

周遭留空道可以通行外設耳垣可以護身俱須建造

堅固其挑壕之法先相地勢宜于高處四望本村何方

地勢稍高非浮土所積者是其龍脈其兩邊稍低處卽

為宅地界水其水流聚之處卽其宅基正向其壕宜上

闕下狹蓋上闕使人不能踰躍下狹使人不能藏走故

武備輯要續編卷六 鄉守藩籬

也壕中水要通流不可淤土壅積通流則壕身不致浸

漬填積則日久漸高人思掘牆取徑矣壕內所起之土

使可築牆牆宜厚不宜薄高須一丈基寬五尺由漸而

縮至頂寬三尺建角樓礮臺之處尤須幫築土臺構樓

其上以便出樓守禦其設門之處亦不留實道宜造吊

橋有事則拽橋閉門甚為嚴謹夫樓柵牆壕之設總期

周盡得宜功力不惜方可堅固長久如晉中太原汾州

等府大家巨族崇甯樓儼如都邑何嘗迫於功令驅

之刑罰而為之哉蓋相率自資防禦而謀之不遺餘力

耳則凡有室家之計者安可不取效于太汾之民乎

此就有險可守處言之

此就入牌關處言之

山險川結寨法
平原用併村法

乃釗案此論與城制規模無異所未備者特城堞耳
角樓瞭臺即敵臺礮樓之意也村內村外應備藩籬
大略頗具因取以冠是卷之首○平陸藩籬盡於此
矣

修寨築堡法

冀太守景瀚堅壁清野議

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等處者加卑因高使之可
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官貸其資茅屋
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弗毀賊未至時仍可照常
安業也其村莊市鎮人煙湊集如臨江市普安場等處
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為築城堡外挖深壕務令高廣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藩籬 三

結寨併村法

嚴方伯如燧

虛忠烈公之備兵大名也念賊在山西氛甚惡密邇畿
輔躬巡屬境命山居百姓依險立寨藏賞糧器械又砲
石插木諸禦賊之具畢備而耕牧其中平原無險則用
併村法令小附大鑿溝築土垣餘一如山寨令既布公
自為相度而時往來申警之六年賊躡入西山畿捕百

人自為守堅
堡之劫也賊
無所得食清
野之功也
野之法盡此

此皆治野之
效

數語足破
襲

姓名自為守賊攻多死傷退無所得食大困并力掠
洛關公帥師禦之賊逃追逐六十里斬獲無算賊至廣
平聞公至即遁去當是時賊遇公必敗所至清野饑疲
不支因相戒勿犯盧公境七年擢公撫治鄆陽公之撫
鄆也聞命疾至鄆自蹂躪後人民稀少公招募稍集念
房竹諸山綿亘有險可憑用守畿南法守之立寨併村
鄆民懲前怯後踴躍奉行人有固志數戰皆捷羣賊一
空鄆屹然復成巨鎮撫楚獻忠望見盧家旗幟即走避
盧公名將功烈赫赫而在畿輔鄆陽得力在結寨併村
使我有所憑賊無可掠信乎堅壁清野為畿定第一要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藩籬

四

略而疑其聚斂者之不啻夢囈也今山中棚民開荒種
土良民儘多其間與匪徒相比者亦自有故山內村落
絕少不過就所種之地架棚築屋零星散處所稱地鄰
往往嶺谷隔絕即兩山相望而一上一下動輒數里匪
徒竊劫難資守望之力孤掌難鳴不敢與匪徒為難也
惟行聚堡之法則狀志成城有恃不恐自無此弊矣
乃釗案虛忠烈豐功偉烈凡公治兵之處賊至無不
敗走者得力全在山險立寨平原併村法使當時封
疆大吏皆能遵行流寇亦安能得志哉嚴方伯規畫
山中棚民先引往事以證之其後不定三省教匪堅

此流賊伎倆

以必善修築堡之故盡於此數語

此流賊實情

移存糧食一層守備器械

壁清野亦即用此法也。村落有零星散處者當以此為法。

修寨守禦法 方方伯積

賊匪自去秋起事迄于今日所入之處必先以虛聲恐嚇俟居民逃竄時彼則乘虛而入地方官雖欲禁止逃民而逃民終不可禁以故民心愈恐而賊勢愈張小民無識貴堅其志必置之于必不可死之地而後有不肯輕去之心民有不肯輕去之心而後賊無可攝入之勢梁山境內周圍數百餘里四面俱有古寨已令各路約保指名稟出大小不下三十餘處有周圍三四十里者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備籜 五

有周圍十餘里及七八里者大抵皆峭壁懸崖中通一徑現已赴各寨逐加閱視普勸居民令其各家修整不過一月即可修齊並聞賊眾行不裹糧待掠而食倘能絕其糧路勢不能枵腹持矛是以傍寨居民俱令其將有積穀石全數先行運寨寨上多備滾木撞石並按照寨之大小分給過山鳥槍等件如果賊至各路居民自可就近登寨而守或十餘圍守一寨或數圍守一寨並諭各屬該居民等于賊至之時勿與接戰但堅守不動使我四境之中路路可通寨寨相望不必互相策應而實有互相策應之勢賊仰攻不能掠食無所左梗右塞

步步防入似有不待驅逐而自退之理

乃釗案修寨積穀其利有三百姓有寨可守不至流徙逃亡可以內固民志一也民無流徙逃亡賊又何從裏脇可以散除賊黨二也穀藏寨中賊無糧可掠焉能枵腹操戈可以制賊死命三也有此三利賊已在釜底中矣然必有不能仰攻之寨始可堅守不動勿與接戰若夫平地各堡有必須互相救援者形勢不同守禦各異是在當事者之變動不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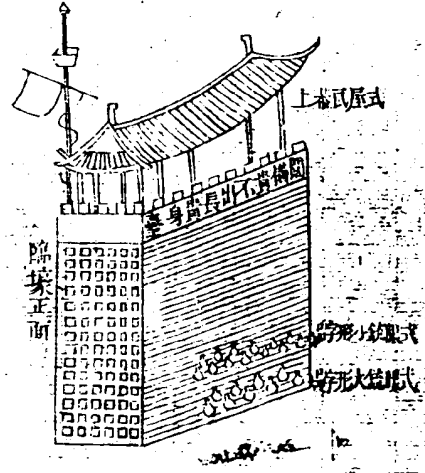
實敵臺 明周鑑臺公等修備

城垣低處全仗兩邊高臺顧視夾擊使賊不敢直前衝挖其法貴長出不貴橫闊左右牆之下照品字形開成銃眼以便開放佛郎機百子銃等項火器上留馬眼以便照看取准銃眼之制內狹外闊以便左右取准上蓋瓦屋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蔽風雨也各臺地步相去不宜太近太近則恐對放神器自擊其城更不宜太遠太遠則恐矢石無力鉛箭火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交相射打則兩敵臺之間雖守堞無人而賊亦不敢登矣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備籜 六

凡安敵臺處必須磚石砌成餘仍築木厚土牆亦可

明周臺
公寶敵
臺圖
此臺得力
在左右牆
下大小鏡
眼及上蓋
瓦屋法



乃釗案寶臺之妙全在左右牆下開成鏡眼對面打
放使賊不得近城攻挖村堡牆垣愈低此法更宜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藩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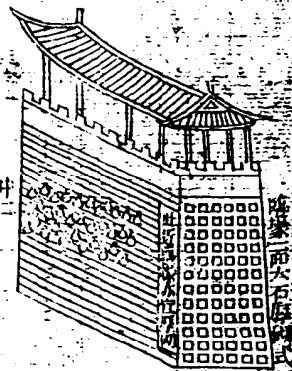
七

講矣

虛敵臺 同前

其法用大石厚砌臨壕一面而虛左右之中中有二層
以水版為樓用梯上下每層多置空眼如前以便窺覘
放鳥銃火箭之類賊不知箭銃出自敵臺內也凡賊攻
城但顧上擊不虞旁攻故凡輜輿尖頭木驢旱船之類
皆防上而不防下守城者每無如之何任其挖掘以致
失事若有虛臺之制從左右夾攻可保無虞矣

明周臺公
虛敵臺圖
此臺得力
在中一層
左右空眼
及階臺一
面大石厚
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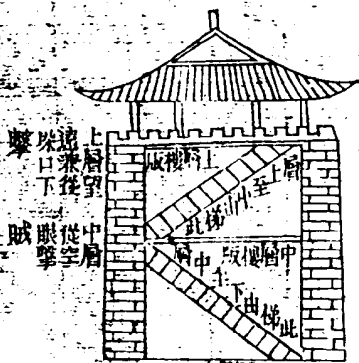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藩籬

八

明周臺公
虛臺中間
樓梯上下
圖



乃釗案臺公中二層多置空眼若賊攻城自從左右夾擊云云其法與實臺左右牆下品字形銃眼交相射打之意無異特彼在下兩層而此在中兩層耳實不如虛之說不甚可解或實臺僅有下兩層而虛臺更多中兩層亦未可知然虛臺說中並未明言茲亦

突門 同前

兩敵臺之間平城之下當留二小門如斗口大周圍用極巨堅石砌之僅容一人扁身出入其厚約五尺門口設一陷坑內鋪釘版賊入即陷方為萬全門中豫備大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籌籜

九

敵臺十門若賊駕行天橋折疊車之類必抵城下始得施展吾以大礮直對來路更裝迭放賊必改走

乃釗案堡牆僅能自守有此突門不獨可擊駕橋攻城之賊兼可於黑夜出城擾賊宜李小有亟稱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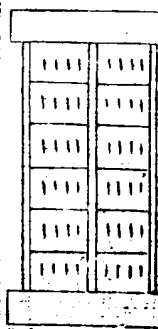
暗門 同前

城門守禦已堅當出奇用詐以擊解圍宜於兵出入便處潛鑿城為暗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制高七尺闊六尺內施排柵柱上施橫木搭頭下施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潛出精騎衝擊之擊敗亦不遠追賊

暗門使賊不能預備尤為得法

自疲而遁矣

暗門圖



城上多積巨石塊
虛敵入犯門即下
石擊而斷之

李小有曰藏於九地之下為暗動於九天之上為突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也暗門防奸細之逸出突門防敵人之襲入慎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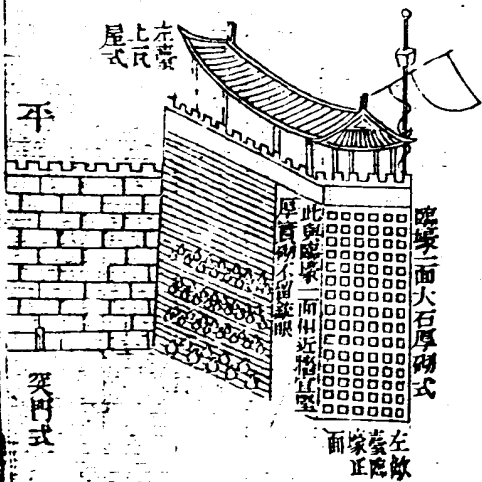
乃釗案此與突門同一出城襲賊之用然更示敵以不測矣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籌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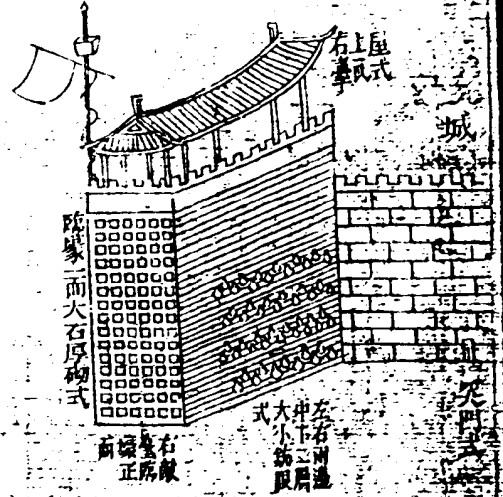
十

周周臺公虛
實兩敵臺及
突門合圖

乃釗案此圖上蓋瓦屋者庇人及火器也左右牆中下兩層並留銃眼者擊平城下攻挖之賊也臨壕一面大



石厚砌者恐賊用巨礮轟擊也故礮眼宜近於平城而遠於臨城一面乃為合式突門附於兩臺之間而不及暗門者暗門因地因時不能預為位置故也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備雜 十一
 乃釗案黃觀察六鴻但言築臺而未詳其制後閱周臺公虛實敵臺說皆有可取惟嫌與圖不符即實臺所以不如虛臺之故亦未明晰爰取數本參校於虛實兩臺說後各繪一圖以清眉目復將兩臺合繪一圖而以平城下突門附焉但期與說不背而已其臺上瓦屋及左右牆下品字形大小銃眼則實臺之制也用大石厚砌臨城一面及中二層多置空眼則虛臺之制也兩者皆備庶於臺制為不乖耳至平城下突門尤為出奇無窮因並圖於兩臺之間似可為平陸村堡建臺設門之式

敵臺解

明戚少保練兵實紀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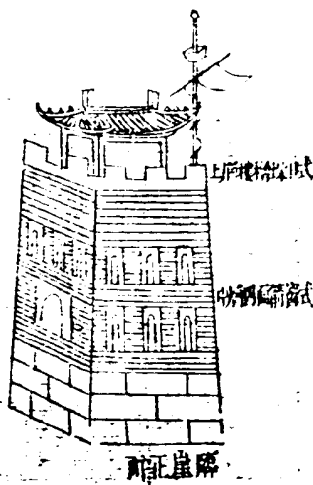
今建空心敵臺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闊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數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者為一臺兩臺相應左右相救騎牆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牆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高豁四面箭窗上層建樓櫓環以垛口內衛戰卒下發火礮外擊敵賊賊矢不能及敵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砌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卒三五名不等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備雜

十一

明戚少保空心敵臺圖



乃釗案練兵彙集此圖在山坡陡峻處故臨城一面亦用礮眼與周臺公臨城實砌之法不同蓋居高臨下我能俯擊敵不能仰攻也圖此為山築建臺之式

各營汎地分設礮樓礮堡法

因山成寨併村為堡固保聚百姓不致蹂躪之要策而
山內營汎亦有宜籌捍衛者凡設營汎之地必地當要
隘為我之所必守賊之所必經但營汎既立即當衛此
營汎崇山峻嶺之中安一外委把總官兵數十名而平
時寄住集場無駐憩之房舍有事分伏徑路無把扼之
壁壘置之散地一夫夜呼惶惶四竄則安用設此弁兵
為卽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自必有可當之關而後可居
此當關之一夫如有險不守則與無險同惟是山內必
守必爭之地多營汎到處安設經費有常詎能俱全城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藩籬

三

險要處設
礮法
平地築礮堡

堡內建城堡亦恐兵少不能守禦惟仿苗疆建礮卡扼
要之法而行之實可以逸待勞以少禦多凡往來要路
自地勢偏仄嶽崎不能方軌並崎者則扼設二三礮樓
其字形或連珠形子藥米薪皆貯礮中賊自不敢徑
趨其汎地稍平或山中小場集則用礮堡法以安居兵
民其礮與守卡四面封砌者不同就堡牆中作礮礮向
外一面凸出在內一面空之礮高三層上覆以瓦上中
兩層作樓層礮銃眼礮眼均內狹外寬下層銃礮以護
堡根中上二層迎敵每礮相隔五六丈令左礮與右
礮銃礮接連得及築築土基厚四五尺高二丈七八尺

礮堡造磚法

礮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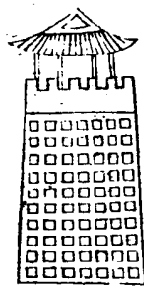
礮磚用法

不須排棟女牆門即設三礮間計三百一十二丈之牆
共作四礮每礮用十人守之寢食其中是二百餘丈之
堡只須守以四十人而百姓即可安居堡內其地勢寬
者添作五六礮地勢狹者少作一礮相地勢以建設大
小匾長均無不宜單礮石砌更善堡礮可用甞磚每
塊長一尺寬五寸厚二寸砌四進連灰計厚二尺有餘
高一百層連灰計二丈有餘三面各寬一丈二尺用磚
萬三千塊灰之筋數與磚塔山內薪柴近便計一礮
工價百數十金要卡用單礮要汎用礮堡民間之作寨
堡者亦令仿之處處銅城鐵壁矣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藩籬

嚴樂園方伯
單礮石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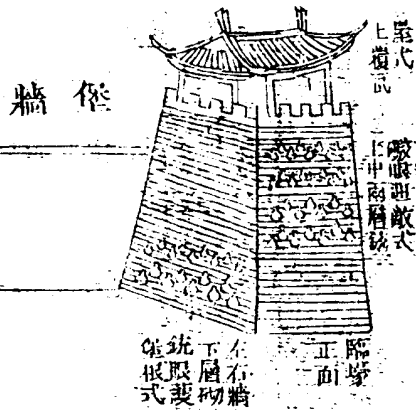
四



乃釗案單礮石砌原本無圖茲特補繪所謂品字形
者於一礮後如式再並建兩礮是也連珠形者如式
連建三礮是也大約山路稍寬者宜品字形尤窄者
宜連珠形圖一可例其餘又云四面封砌當是用梯
上下或卡間有路可通單礮護卡主於眺遠與下擊
耳附營數語以俟察攷

嚴方伯
礮堡圖

此礮得力
在三層
礮眼用專
礮架牆上
築亦可上
博更致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備雜

五

乃到案礮堡即敵臺法特在城爲臺在堡爲礮稍異
其名又虛實兩臺形皆長方礮形則四方耳上覆瓦
屋即周臺公虛臺上蓋瓦屋成南遮空心臺上建樓
櫓之法也下層統礮眼以護堡根即周臺公實臺下
大小統眼之法也上中兩層統礮眼迎敵即成南障
箭牕之意特戚用明而此用暗更示敵以不測且我
能擊敵敵不能傷我尤爲周密又戚但有中兩層而
此更多上一層因地制宜微有異同耳至若三層則
位雖未明言所向然既曰迎敵則其爲礮臺而礮
知曰護城根則其爲左右牆可知舊本無圖茲亦

築身添砌不
甚一極其利
有三

補繪於後或可爲聚村爲堡之一助○礮堡既與敵
臺相同似可不必兼築然非敵臺圖說不足以證此
故類輯之又此則於造磚之尺寸砌礮之高下厚薄
寬廣灰勦之多少皆一一詳載尤爲明備

城堞 明周臺公

堞身不宜太高高則擲打無力堞口不宜太窄窄則擊
賊礙身今須於堞身內各以堅石砌成石基一層高闊
各三尺一則免堞身太薄易於擊碎爲甲一則使守禦
軍民便於用器擊賊一則堞軍無事可以坐憩息力
乃到案敵臺礮堡即足衛牆城堞似可不設茲之采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備雜

六

輯是則者曾見西北村落往往有置睥睨自衛者隨
能如式營造不更得力敵

築卡挖壕法 方方伯

團內地方須查明要隘處所或山梁或舊寨擇其易於
守禦之地築卡挖壕安設槍礮如探有賊匪臨境團總
團長即帶領團勇在卡堵截既有大卡深壕不但人人
膽壯易於堵截即賊匪亦不敢輕易來撲每卡須用二
三千人卡牆須高四尺厚二尺壕深八尺寬八尺四面
安吊橋方爲合式

乃到案卡牆所以守險較守村尤重守村則備多而

此就路去
或在關前
全在關前
外生馬路
兩旁包裹
牆即村外
圍牆是也

力分守險則備少而力專挖壕吊橋槍礮皆不可忽
宜合各村之力以赴之也

守衝途 禮明府萃樂賊議

驛路衝途自板橋起至亦資孔止除依城池為固者不
計外其去城逾遠者亦申保甲團練之法其中間驛道
兩頭有關廂口口外築牛馬牆其兩旁民居客居後戶
之外各築牆連接包裹之以為固其餘皆如防守村寨
法

牛馬牆 明周臺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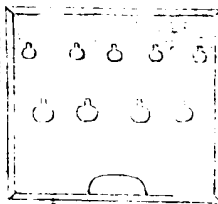
牆在城外壕岸上壕岸不拘寬狹狹即一丈或八尺皆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籌維 七

可寬不可逾二丈其外為牆磚石土皆可三合土亦可
牆身每對一雉下底開一大將軍銃眼以一人身不能
鑽入為度牆每高三尺平過五尺為一小銃眼可容佛
郎機每眼上加一直縫三寸高二寸闊以便眼瞭高下
應賊此眼上再三尺又眼一層寬一寸只容手銃上又
開長眼二寸以便眼瞭凡銃眼皆須內狹外闊以便
右取准牆脊用斧刀磚石使賊不可立對壕則用銃於
上兩層小眼擊之賊眾則用大將軍於地眼擊之賊盡
牆用長柄大斧大棍一擊而落再無偷襲之虞矣或一
時人畜收斂不及或晝夜難辨不敢開門一應被難之

牛馬牆與城
互相為用

人生馬之類皆可暫於牆內收避牆特城為險城又特
牆為衝緩急有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若守牆人不用
命城上眾目所見徑可擊死也此牛馬牆所以有用施
之水深河寬之所尚不見其力施之無壕處萬分倚賴
此牆



乃劍案牛馬牆妙用前賢論之詳矣因將圖說備錄
可為村外無壕處之助○以上數則皆守在村外者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籌維 大

村口築矮牆狹巷法

村寨各居民門口宜築矮牆狹巷僅容一人進出明正
德間山東盜起許忠節公遠為某縣令用此法殺其民
但以一人持短刀守之門盡開而賊不敢入村村皆然
賊無所利奔他縣據掠公以功陞副使此皆先事預防
且易為辦者也蓋防守之道遠先在於四鄰近則在於
四境至於入境已大張皇至於薄賊喪失尤不可計矣
許公令民沿門築牆蓋亦守城之法變化用之者也

巷戰法 惠麓酒民餅餅百金方

數賊入門合市鼎沸聽憑焚戮惟謀奔避者巷戰之法

從古皆然可

此數語是至
當不易之論

矮牆狹巷守
在村內

无於近城要路備起

數語所書世戰之要

城外村外必先預備妥當然後可及巷

口之橋

流寇情形是即此禦寇之法須如此

不講故也若能按巷設伏步步陷賊入於死地雖開門捐盜不敢前矣縱不能一城盡然且于近城要路如法施行賊亦安能為害哉有堅城有內壕有巷戰諸離之重可以全民可以制敵可以殺賊或云巷戰之法不行久矣何從而學之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旁門屋中橫鈎直截皆是也然須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放火難捍禦矣但古來殊少嘉謨惟許忠節之法萬全無弊

許忠節公遠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公預築城設陞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武備輯要續編卷六 鄉守籌維 六

過屋檐仍開牆竇如主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俟其宵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逆者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練巷戰 明金文毅友助事宜

古有巷戰一法雖強兵大敵開門延之不敢入今日流寇身無衣甲于無長槍大戟行無紀律居無積日餘糧所利者人心不齊聞風逃竄因而乘虛劫擄若各處皆立脚不搖拚與彼殺使野無所掠不過數日賊且坐困吾鄉聚族而居休戚相關大村落千餘家次亦數百家

法 巷戰中

次言村落

若甚多地勢便利屋宇高峻城村村落各練巷戰無論賊不敢至即至亦處處受敵巷戰法於街市約三家起一橫牆中開一門一牆之中相對為六十家家約二人橫牆之下每邊伏三人彼此持槍對刺賊即兇猛安能側身飛入村落無城可憑則於村外隨地形立一及肩土牆施放弓弩村中皆有巷亦如前對刺久習此婦人女子皆可固守殺賊

乃劉案橫牆下伏人對刺許忠節矮牆狹巷之法也此法不甚費事亦不甚費錢只須在各村巷口用力於鄉守尤宜故以上三則皆連類輯之至村外及

武備輯要續編卷六 鄉守籌維 三

肩土墻亦即牛馬牆之遺意耳

設門穿 明周嘉公

城內兩邊馬道口頭壘砌堅牆直與街房相接牆下留門以便百姓出入各家備鈎槍短刀賊一入城橫鈎直截又去城門一丈遠掘塹坑一道寬五尺深一丈長通街之兩旁坑底用鋒利槍頭長一尺釘於板上滿坑鋪之坑邊釘小板以麻繩往來路之上布以席席上浮土務與平地不可辨記待攻門開時一擁爭進自陷坑中城上以礮石亂下彼不敢再進百姓若要行走則於塹坑兩頭鋪連三木板仍用欄干當之恐一失脚入塹也

此法城中村
之野總
必由
長開相
形之可
也

此備在門扉
處
防火最為緊
要

厚門大門防
賊掩入
門下及窗
四面皆留鏡
眼即於其撞
門時擊之此
防賊之法

靠外牆加木
壁竹壁此防

鐵釘板 用連三大板長通兩街寬可一丈釘長三寸四指一釘板陷地中釘與地平上鋪蘆蓆覆以薄土人馬陷者兩受其傷

陷馬坑 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置鹿角槍竹簽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覆以芻草或上種草苗令人不覺凡敵來路及城門內外皆設之

乃釗案 堅牆留門橫鈎直截之法與前載兩巷戰法略同惟陷馬坑一則村內村外皆可行此從緝避百金方采輯因仍其舊附錄於後云

填間巷 同前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藩籬

松柏榆柳棗棠椒枳枝梢俱將枝頭削尖迎稍向外堆羅巷中高可丈餘厚可十步賊若進城馬自難進又須防火浸水令透可也

門戶堅固 賈縣圖練規條

村中門戶宜改造堅固也嗣後每家前後門及旁門俱要改造五寸厚其門之兩旁各釘一鐵環用大木一根穿入環內橫打以防賊人撞門又于門下離地三尺之處密鑿一二小孔仍加紙糊油漆暗作記號圍牆四面亦須此法一遇賊人撞門即用編號烏槍從內攻擊其房屋及牛欄靠外之牆俱用厚木裝成板壁貧民無力

編之法
不惜費用方
能改造堅固
是一定之理

黃法經重凡
分三層

計法兼及
右且又種五
以其坐現不
救也

者用竹片編成竹壁以防挖入毋得各惜費用以致後悔無及萬一將來具報竊劫本縣勘得無厚門無板壁竹壁者先將事主頭人重責

乃釗案前兩層防劫賊後一層防竊賊最為精密
輪值守柵法 于清端直隸縣詳盜條約

長公訂一簿輪流派撥某日某人幾名看守柵欄某人幾名值日查夜登記簿內偶遇盜警木村放礮鳴鐘擊鐘人家救護如堵禦不能入柵行劫者巡夜同守柵欄人等報明地方官各賞紅布五尺如已入柵闢力能救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六 鄉守藩籬

萬不致失事者巡夜守柵人等報官各賞紅布一丈如當場打死擒獲盜賊者巡夜守柵人等各賞紅布一疋倘先事不能知覺臨時不肯挾援以致賊盜入柵劫去財物擄傷失主者隣右并巡夜守柵人等一併究治敢隱諱不報者十家以通賊論

乃釗案以上數則是備在村內者

武備輯要續編卷七 錢塘許乃釗信臣甫編輯

長白恩成過堂甫叢訂

福珠隆阿昨樓甫校刊

鄉守器具目錄

弓箭刀槍桿棒宜備 宋蘇文忠弓箭社條約

兵器半兼農器法 檀明府奉禦賊議

器械雜物宜備 明周鑑臺公籌修備

紀效新書器械十一則 明戚少保繼光

長槍 大棒 狼筈 腰刀 立牌皆有圖

弓箭手 弩弓 鳥銃手 軍器隨壞隨治

武備輯要續編卷七 鄉守器具 目錄一

磚石石灰宜備 明周臺公

礮石說 同前

礮石說 同前

石礮說 明戚少保

烏槍編號烙字法 趙恭毅申香

鳥銃五則 明周臺公

造銃 放銃 武銃 洗銃 修銃

烏銃全製圖 烏銃分形圖

鍊鐵 薛提督大烈

官製火藥按簿發給法 但都轉明倫

提硝法 烏都統蘭泰

提硝法 明周臺公

驗硝法 同前

提硝論 朱平海

鍊礮煉礮法 烏都統

選炭法 同前

碾篩硝礮灰法 同前

合藥法 同前

丸珠法 同前

貯藥法 同前

分貯火藥法 明周臺公

武備輯要續編卷七 鄉守器具 目錄二

製合烏槍藥方二則 同前

鉛子論 明王鳴鶴

火器宜備 明周臺公

竹將軍 明王鳴鶴

竹火槍 有圖

糞礮罐法

炸銃 明周臺公

炸藥法 同前

武備輯要續編卷七 錢塘許乃釗信臣甫編輯

長白恩 成選堂甫叅訂

福珠隆許樓甫校刊

鄉守器具

鄉守非戰陣比也責民以所難能則事轉債矣譚默齋大令兵器半兼農器之說洵簡易良方也茲編所輯先就鄉民所恒有且易有者言之其南北異宜不能隨地皆有者間亦附采數則因地為之可也惟火器火藥為守禦第一利器非倉卒鹵莽所能辦故采輯加詳焉輯器具

武備輯要續編卷七 鄉守器具

弓箭刀槍桿棒宜備 宋蘇文忠弓箭社條約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槍及桿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乃釗案北宋時以弓箭為長器故備邊注意在此若槍與桿棒皆其所輕者故以責單丁及貧民

兵器半兼農器法 檀明府萃學賦議

守備器具須簡便易辦半兼乎農器機鋤棘矜皆足以為守禦之資鋤刀斧之類農家所盡有者去短柄用

此則言器具專以簡便易辦為主

此數語是真簡易之法以下所言各器械又在農器之外者皆以農器之類其類推去要歸於簡易而已

以下專言飛石之利

此令所問數

語可謂親切簡明

名論實是至理

博石所以宜多備也

長柄即可以守禦去長柄用短柄仍為農器日本國兵以長竹竿著小斧頭如牆而進鋒銳莫當鄙饒之民械以長獨竹削其稍入桐油鑊煮之比槍刀更利鳳穎間械則用齊眉棍先以砂石灰裝入鴨蛋殼人懷一枚就破先拋蛋殼烟霧迷空然後用棍進擊先據上風拋蛋無不勝者又用長竹竿紮深刺把於竿頭謂之狼牙筯亦輕便可用此皆不費大錢而易辦者也尤莫便於飛石即童子飛墮礮之戲手臂之勁能打數丈高且遠至百步二百步古老相傳楊林未裁并時尚為縣有賊至民皆搬避令某止之曰避非計也丁壯能走矣老弱

武備輯要續編卷七 鄉守器具

能盡攜之走乎男能走矣婦女能盡隨之走乎銀鈔能帶而走矣穀米牲畜一切能盡帶以走乎與其盡遺於盜至於出無所依歸無所宅終不免於死曷若同心致死以禦賊賊退而家室可完吾當率先為汝禦乃教其民用飛石之法每五百人為一排飛石子擊之賊驚以為天下神石也遂逃遁論功陞布政使此法尤便之至於早晚空閒時練而習之以當戲具尤少年所不厭者

器械雜物宜備 用周鑑臺公壽修備

鄉農所用耨鋤鋤柴斧鎌刀皆兵器也外如苦竹槍狼筍豎木棍獵叉猪鈎竹弓箭窩弩以及腰刀鞭鐮槍

雜項軍器購諸舊貨舖者皆宜預購至大小水缸籠籠
燭燭香油葦蓆尿管雜用之物未易枚舉總宜多備
後軍器皆受
後軍於前

紀效新書器械十一則 明戚少保繼光

長槍 北方乾燥用稠木桿宜穿帶不南方竹木皆可
六筋之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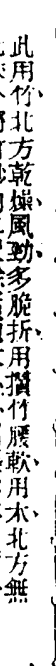
長丈七八尺上用利刃重不過四兩桿要稍輕腰硬
鐵釘上似宜

根粗從根起漸漸細至頭而止蓋有狼筥在前從空
加一頂字蓋

去可徑刺人馬喉面也
頂上有用刊

長槍圖

如與狼筥同用非長一丈七八尺不可如單
用或長一丈四五尺亦可刃重三兩更妙



此用竹北方乾燥風勁多脆折用擗竹腰軟用木北方無
此木今將竹抄內二尺餘實以木心外用篾紮亦可暫用

武備事宜續編 卷一 鄉守器具

大棒 製法長八尺粗二寸用一打一刺法習之宜加
以之

短刃可三寸如鴨嘴打則利於棒刺則利於刃兩相
濟矣

此器與棍用
通加一尺刀
可以擊刺兩
用

大棒圖

長八尺三寸重三物入兩

立屏直前長
震刀

狼筥 用大貓竹上截連四旁枝節材長一丈五六
尺利刃在頂四面要節密枝堅擇力大能勝此者然後立牌為實

以牌盾佐其下長槍夾其左右鑿鉅大刀接翼於後蓋
隊伍全仗此

筥能禦而不能殺非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必牌
用筥者緣枝稍繁盛足以遮蔽一身足以壯膽除近手

此器南方尤
宜以竹多易
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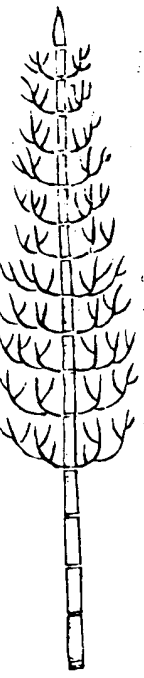
狼筥以翼牌
盾長槍等器
以翼狼筥其
計具統效新

三層外餘俱用倒鉤冠其杪根要粗重手執於中前後
相稱務使後重毋前重附枝軟則不能斷層深則槍不
能入

能入

狼筥圖

長一丈三尺二寸五分或一丈五六尺更好重六筋
有竹鐵三種附枝必九層十層十一層尤妙



腰刀 造法鐵要多鍊要純鋼自背起用平割平割至
刃平磨無背乃利妙尤在尖○長三尺重一觔十兩

武備事宜續編 卷一 鄉守器具

腰刀圖

西洋刀柄之有有鋼護手隆起約
寸長與柄同敵不能拿可以為式



立牌 要高闊遮得後面持槍之人每人利長腰刀一
把○製法長五尺橫闊二尺或用皮鞞或用擊木而外
加以竹用釘者最利急則擲之地下可以當釘板阻險

其待法乃兵家厭昧之術故我士心而疑敵者也非真
以此為恃又藉以束諸部伍齊進止遮人厭壯士氣進
如堵牆退如風雨此牌之功為大

立牌圖

立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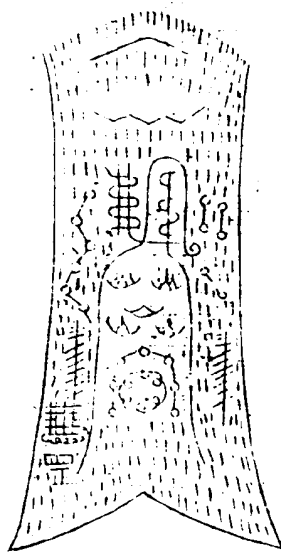
立牌圖

立牌圖

立牌圖

立牌圖

立牌正面圖



立牌背面圖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五

弓箭手 要副各力箭要鐵箭務三十枝仍各帶長

大腰刀 一把解首一把

弩弓 要力大新堅每弩毒藥一瓶鐵箭一百枝每人

腰刀 一把解首一把

鳥銃手 每名長刀一把鳥銃一門脚杖一根錫盤一

筒銃套一筒鉛子袋一筒藥管三十筒備征火藥每出

三錢備三百出另備藥六兩共六筋鉛子一百筒火

五根每局鉛子模一副椰瓢一筒子要合口

凡火器裝藥竹筒火繩藥線匙錘油單火藥一存不全

入場忘記懸帶隨身及藥不乾燥各不如法隊長同罰

之罰待及而本犯加治

凡兵隨帶百樣軍火器械隨壞隨治如力不能私製者
即稟明各總處呈置給用把總每平時調查

凡什物器械刻名隊裝油在上以便查考及疏失

刀劍案長槍大棒狼筈腰刀立牌皆鄉守所必需故

圖說詳弩弓最利於守而圖說多不符弓箭力不

建弩弓火器故無圖而說皆從畧鳥銃火藥製法較

繁圖說別詳於後後三則最易忽畧故備錄之為場

操及防堵救援時備帶什物器械之式鑑記標牌標

槍皆非急需故圖說俱不錄以歸簡易惟於訓練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六

磚石石灰宜備 明周臺公

熟練始能命中當急時人人能舉用之不竭者無如磚

石須多備大小卵石碎磚碎碗塊其石石灰亦宜先運以

備灰罐灰包石灰水銃之用

礮石說 同前

礮石未見其製者賊叛時有一小卒獻其製於

中長粗大鑿一圓眼以木貫之末段繫長繩七尺一頭

繩繫一頭法機置石於筐前段用繩系物若手條似以

彈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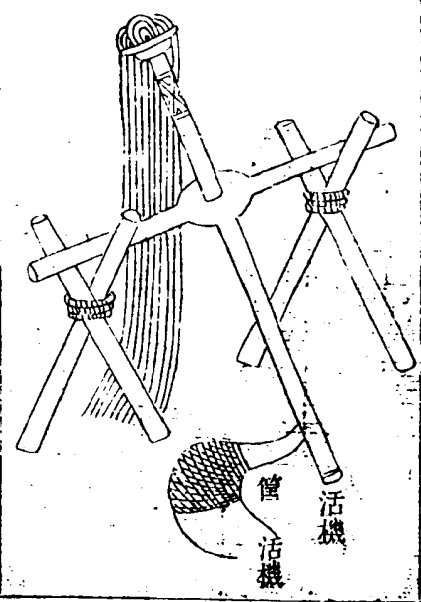
彈擊

彈擊

此飛擊之爪

能舉其梢為率待其勢急方放活機其者自然飛去所
向人馬無不齧粉自高打低靡不中者既省火藥之費
又有不竭之資試之立效

式去打起扯人用石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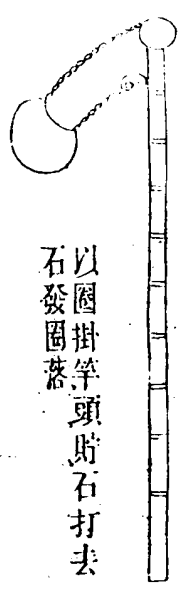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七

飄石說 同前

每用一握竹長五尺以長繩二股一頭繫竹上一頭用
環繩中分用一皮兜徑五尺搖竿為勢一擲而發守
賊宜用且飄石易得但手發不遠用此法發之可遠可
重須平時習慣發乃有準有司命每家每戶出少年一
人在空所教習日久自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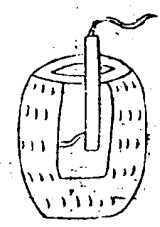
式石飄



石礮說 有圖

石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細可徑六七寸繫以孔內入炸
藥築之以土預要纏線葦筒置於邊牆塚口遇賊至牆
下回燃線入筒以手推下賊人所見不過一石以為我
拋擊不中不再提防藥燃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去
數十丈而被擊者敵人莫知所向故人人自危此守禦
第一利器且不費官帑一時可備數千節財威敵誠為
妙策

圖礮石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八

烏槍編號烙字法 趙恭毅中喬

烏槍乃營伍兵器民間原宜禁止但湖南所屬苗獠雜
處者已過其半而無苗州縣又多係深山大澤民間向
有烏槍實為防苗衛身之具若驟行禁止則匪類反得
挾因器以傷人而良民不免束手以就斃茲令該地方
官於木桿之上刊刻州縣姓名烙印編號給發收存以
防急患如有商民續請造用者令其送官刊刻給發
乃釗案此從恭毅公疏稿節錄康熙時民間私藏烏
槍之禁甚嚴時公巡撫湖南見良民非此不能禦侮
因有編號烙字之奏真名論也近時捻匪鹽梟嘔匪

說真言如此
決無不中矣

銃須常習方
能有準

北試於
神器之美不
獨馬也

冬令時
用火器宜
留意○久不
打放之銃

試法又與尋
常舊器不同
尤宜小心

近炸者洗
不如法之故

洗銃筒法滾
水灌滿用棚
杖與布刷洗

一次再沖淨
一次紙團擦

死一次又經

氣手準眼疾右眼對照門照門對照星照星對敵對把

此不易之法但銃十無四五正準者或偏左或偏右或

上或下銃手必須時令服習人知銃性庶可臨陣擊打

一試銃 凡試新舊神器用藥切不可即著本等分兩

知常時著藥三錢者且先著一錢再添二錢再添三錢

用彈又試冬天鐵冷即堅厚亦怕驚逆常用銃亦當用

半藥噴過方可打放○又凡久不打放之銃恐其驟

打而炸也搗地窖丈餘先將火燒坑其銃使砂石打洗

內外俱淨入坑內以泥塗覆新燒鍊俟其冷取出復用

桃艾湯洗以牛或羊猪血塗內外仍入坑鍊之方用

武備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土

洗銃 銃 也有三發之後或藥下自然或致逆炸

有或至十銃猶可用者銃膳光與不光火藥精與不精

原乾火門一
次香袖抹擦
旋一次○四
季收拾次數
不可

收拾銃筒全
在放畢時筒
底

用器擦淨
再用木餅
頭直

木林亦宜整

理

棚杖火繩均
重三兩恐有
誤候

常日所用火藥分量裝飽收不近鎗火處所春夏每月

要收拾二次秋冬每月一次不齊收拾處必舖住

三年雖精堅之筒必致損壞

修銃 銃筒輕長用久或為他物壓灣或為木林帶

累屈曲出彈定然不準須於放畢收拾時仔細一看銃

筒少有歪斜即將墨線自照門眼起直至照星分中處

將線 彈曲直立見即將銃筒烘熱放厚板凳上用木

錘頭直將線再彈如筒薄可用鐵筒條一根以紙包裹

放在膳內庶免打扁銃筒試看舊銃筒不用圓筒專做

八棱凡鳥銃圓筒者必鏟平上面是為彈線計也如係

武備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三

木林灣曲將木林調直木林筒俱灣一并整理

鳥銃全製圖

重六觔五觔尤妙棚杖每根重
三兩火繩每根長一丈重三兩

鳥銃分形圖

螺絲轉 左轉則天
右轉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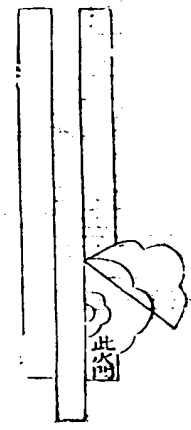
銃筒長如箭了在內
或射火門等項取開後
門螺絲轉以便修整

後

門

圖

火門



前口



必以容重三錢鉛子直至
腹底乃合式不容三錢鉛
子者不堪口大腹小者不
堪口小腹大者不堪

鏡架形



此處插入柳杖

柳杖即插入架內者是也杖頭有大管每遇鏡放完過夜恐其中藥淨化溼夜
歸以湯熱布如錢纏在杖頭有幾處帶入腹內洗鏡架鏡子須用杖送至其底

柳杖

此處心宜稍凹以便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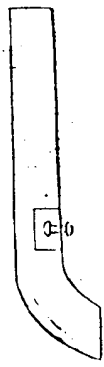
鏡頭



此乃銅條折面

此處宜稍凹以便送子

架內搬軌形



側立

外形

側立裏面軌

撐形



龍頭等凡銅皮俱要厚取用銀亦更好

此處宜稍凹以便送子

鍊鐵

薛提督大烈

製鐵須用閩鐵晉次之鍊鐵炭火為上煤次之鐵在鐵
用稻草截細雜黃土頻灑火中令鐵屎自出鍊至五六
火用黃土和作漿入稻草浸一二宿將鐵放在漿內半
日取出再鍊須鍊至十火外生鐵五六筋鍊至一二筋
方熟久鍊時仍用黃土封合一以防灰塵一取土能生
金不致鍊枯鐵之精氣

官製火藥按簿發給法

但都轉明倫

火藥非民間所有或詳請給發或捐廉配製地方官擬
酌辦理照簿列火器號數按月給發

硝性直

白蘿蔔絲先提一過

雞蛋清提一過

蛋清提二過

蘿蔔蛋清共提三過
次提四過
為度○先將色次辨味

四次後又提此硝之極至也

乃釗案民間既不應有火藥則非官為發給不可惟製藥倘不如法雖有火器仍與無同因於吾師此則後備采各法如左以備參取

提硝法 烏都統蘭泰

提硝須用白蘿蔔雞蛋清為上水膠廣膠次之提法每硝半鍋甜水半鍋煮至硝化時先用白蘿蔔擦絲投入三碗沸百滾蘿蔔熟爛其硝中鹽滿渣滓隨蘿蔔浮起用筴籬撈淨再用雞蛋清四箇合水二大碗倒入用杓頻攪久之鹽滿渣滓隨蛋清又浮起仍舊撈淨再用蛋清四箇照前合水入鍋撈取渣滓使硝在鍋內如清水
武備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五
一般毫無淨色方止用布袋瀝入盆中蓋好不可掀動厥動則苦風洩氣鹽滿不能隨水而去放冷處一宿夫水取硝用木槌打碎後冷水洗淨硝凌此為一次如此提至四次其硝成離如水晶色極明極亮嗜之毫無鹹澀之味方可用若白而無光或有鹹澀之味未可用也每提硝一鍋旺火須煮四刻每一刻添水三碗若火軟尚須多煮提過四次總合傷耗六成有餘若配烘藥火藥即為至淨至好若求更淨須照前法再熬三四次其硝結錐如粗鍼細長寸許色尤加透亮或結空心粗錐用手一拈就碎為細錐此皆硝之原精其淨至極其力

此提硝之時

此硝提淨可作藥線

此滅之害最大可概也
置本人掌中點放驗法最妙

無考惟傷耗總在八成以上每百筋不過得十四五筋提硝之水尚有未凝之硝再熬一二次仍可得淨硝若再多熬則水成紅色硝少滴多雖得硝亦不可不用矣

乃釗案硝能如法提至一次即已可用此云提至四次可謂精緻之至提硝者雖未必盡能如此然亦不可不知此中之曲折也○作藥線用之硝得此方妙

提硝法 明周臺公

提硝宜在二三八九月餘月炎寒不宜或欲急用夏天入井冬天放在暖處可也○又提硝用瓦盆瀝至一百筋得三十筋乃可作藥線熬熟銅油粘紙作

武備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六

藥線衣過水入地無礙

驗硝法 河前

驗硝不出三法鍊宜極細色宜極亮味宜極淡如比硝更白但無亮光者渣滓未淨也以舌舐嘗味尚鹹澀者賊鹽未清也二物最能滾珠為害不小但製硝之人每利尅減求硝盡淨所以極難但於呈驗時即令本人置硝掌中以火點放硝去而掌不熱方為收時

乃釗案臺公此二則皆提硝驗硝成法因附輯於後

提硝論 朱平瀟

此言著溼無礙
此言日久無礙

礱性主礱

此鍊礱法

以下揀礱法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稍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勛提至九十勛。次八十勛。下七十勛。必鹽味去盡。春搗極細。試燃紙上。著火無滓。方妙。火銃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冒霧雨。放之雄烈。遠去百步。入火箭火礮。諸器之內。雖二三年可用。則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如潮溼。盡廢無用矣。

乃鈞案烏都統言提硝之法。此則極言其效。可以互相發明。至硝分三等。為烏論所無。故附錄於後。

鍊礱揀礱法 烏都統

鍊礱須用麻油牛油。麻油取其不沽。鍋牛油能去礱煉。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七

鍊法生礱打碎去沙土。每十勛用牛油一勛。麻油一勛。用微火煮。看礱溶化時。以麻布作濾巾。濾在缸盆內。則油浮於上。礱沈於下。放冷去油。則成熟礱。然熟礱淨上者。為頭油。多沈下者。為腳石。多軋之。難細。篩之。膩。雖合藥無力。必須揀去。頭腳皮渣。用其中心礱。雖方可。此歷經試驗用礱之法也。

乃鈞案古方有先煮油。後投礱者。其法油既熟。乃以礱徐徐投入。隨投隨攪。使礱溶化。投時勿使鐵箸著。鍋恐其發火。又一方礱油同煮。與此大略相同。惟火不可太旺。以木棍旋攪鍋底。二語為此所未及。因摘

此言各級炭灰。以藤茹蒿。更為最上。

此擇柳條之法。此燒炭之時。

此揀炭法

錄之

選炭法 同前

炭灰甚多。凡杉柳楊樺藤竹荻葦茄楷蔗林梢蒿梗。葫蘆因地所產。取而用之。可也。歷試蔗梢葫蘆。其性輕飄。且難多得。但可用作烘藥。若配火藥。以藤茄蒿梗為最上。杉柳次之。楊樺又次之。其餘竹荻葦林梢等物。俱火星多。而力軟。乃不得已而用之。耳。查直省多用柳木。然質堅。炭硬。火性不甚輕便。必須三年坐地。嫩柳條擇其如大指粗細。而皮薄者。去其根梢枝節。然後可用。蓋皮厚則多烟。根梢無力。節易逆。炸故也。伐柳燒炭。俱在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六

春初津脈正發。萌芽未長。隨伐。隨燒。方可。遲則柳芽一放。津脈外發。炭無力矣。燒成之炭。生心者。未透白霜者。過火。俱不可用。須細為揀擇。此歷經試驗選炭之法也。乃鈞案前人論炭。以柳木為最上。取其枝幹直上火。性直。是故也。此則以藤茄蒿梗為最上。與西洋法略同。然其論。採取柳木法。燒炭法。揀炭法。仍極詳備。蓋以直省用柳炭者多。且係古法也。○又古法燒柳炭。時須去皮。以其多烟也。

火藥方

硝 伍勛 礱 壹勛 炭 壹勛

又方

硝肆肋 磺壹肋肆兩炭 壹肋肆兩

烘藥方

硝伍助 磺壹肋肆兩炭 壹肋肆兩

碾篩硝磺炭法 同前

此分炭法

硝磺炭三樣雖如法選製若碾軋不細仍是無力歷考

藥與石與石

藥與石與石鐵與鐵銅與石鐵與石皆出火惟銅與銅

銅亦可

與銅無火外省做藥多用木杵本營亦曾試驗工慢

以下詳法

不能攸細不若入碾用力省而藥又細也篩硝磺炭須

用極細羅木營始用高麗絹極細極佳後無買處因改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九

篩藥須在紙

用薄出網為之又篩籬必須作籠糊紙置籬籠中篩之

籠中

則適不飛揚傷耗少而人口鼻吸氣無妨再硝性喜乾

性喜潮

潮則膩羅不下宜曬晾乾透硝性喜潮乾則膩羅不下

宜入水拌潮然太潮亦不下須酌量拌水此歷經試驗

碾篩硝磺炭之法也

乃創案碾軋之法較舂易而藥又細為前人所未道

合藥法 同前

此硝磺炭合

硝磺炭俱篩為極細麵量炭之大小各按分兩配合入

碾法

碾用好燒酒攤潮隨碾隨翻軋至四刻取藥置掌上試

放藥燃而掌不覺甚熱或在紙上試放藥燃而紙不傷

力猛底淨方可出碾否則尚須多軋務期掌心放得為
止此歷經試驗合藥之法也

乃創案前人合藥皆用水噴溼此則用燒酒攤潮更
可為火藥助力

丸珠法 同前

丸珠須用好燒酒七成小米湯三成蓋酒能助力米湯

尤用簸箕搖

性粘不散將藥和成乾泥用簸箕搖搗成珠以竹篩篩

皮珠一層

過取其粟粒大小者放入竹淺內加乾藥麵一層用力

氣搖乾一層

一氣搖乾蓋因硝性見潮則外發若稍緩時刻一露白

霜則硝走矣務期由和至搖一氣使乾方無走硝之虞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九

再搖光亮

其珠始能結實曬晾一日仍入淺內用燒酒攤潮再搖

層計是藥宜

六刻務期藥珠光亮如雞冠花子抄之不染手拈之不

實不可用

能散破方可此歷經試驗丸珠之法也

乃創案前賢論杵藥既成或日曬或火籠焙乾期於

一日合成此則一氣搖乾後再行曬晾重搖亦前人

所未及

貯藥法 同前

貯藥須防受

貯藥須用荆篔取其口小易封不能透潮歷考缸瓦之

潮

器俱透潮不可用庫中放篔必須離牆離地一二尺遠

庫房再有風眼方無受潮之虞

三種先分研
後合春
春時用木杵
目而不用石
杵以自能生
火也
須知藥性
三語明確之
至

通共硝四十兩。磺五兩。六錢。柳炭七兩。二錢。法將碎磺
炭三種各研為極細末。照數兌合一處。用水噴溼。放在
木臼內。木杵春之以極細為度。然後將藥用水和春。作
餅曬乾。再春碎。用細密竹篩篩過。上粗大者不用。下細
者不用。止收如粟米一般者入銃。其大小者再如法製
選。蓋銃筒甚長。細則下藥時。盡黏筒上。不得到底。太粗
藥又不實。大約磺欲發火快。炭欲作力大。硝取噴送遠
若研時。工人不到。硝磺滾成細珠。不開火門。必餽銃筒。
雖春到無用。若春時。工夫不到。烟焰薰眼。火不輕快。雖
研到無用。若添水春。至十數次者。將一撮堆於紙上。燃
武備軒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三

之藥去而紙不傷。或放手心燃之。而手心不熱。方可入
銃。若燃過。有黑心白點。與手中心燒熱者。即不佳。須加
水再春。如式而止。

法約藥。一。劬用水二。碗春之。乾時。更入頭料。燒酒一
碗。春如茶。豆。子。美。擊於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如
是。以入銃內。斷無後坐之理。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
身。自不中之理。所謂器精在藥精也。

乃劉案。硝磺炭三種。先分研。而後合春。雖未若烏都
統研。帆之法。省工易辦。因是古法。且有與烏說可互
證者。故節錄之。

乃劉案。以上提硝法。鍊磺揀磺法。選炭法。礮篩硝磺
炭法。合藥法。丸珠法。貯藥法。凡七則。皆烏都統任外
火器營。奈領時。歷試有效。因以所見筆之於書也。余
從福。昨。畏。光。祿。處。借。觀。著。論。較。前。賢。尤。精。因。采。輯。於
此。間。有。古。方。所。言。為。此。所。未。及。者。仍。於。每。則。後。摘。錄
數。語。以。備。參。取。

分貯火藥法 明周臺公

提鍊精細之火藥。貯於一處。不惟難於取用。抑且積聚
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磚庫一所。中設地窖。外築牆垣。每
庫細藥粗藥各萬。勛方保無虞。藥用壘。盛上須多加泥。
武備軒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三

護成用。鎗火。仍備水具。如專司不謹。定從軍法
乃劉案。開海疆。辦軍需時。各處火藥局。無故火發。轟
斃人命者。不少。皆由不知分貯之故也。臺公此則。無
論城守。鄉守。皆當以此為法。○烏都統用荆篲貯藥。
是有鑒於昔潮之弊。周臺公用壘盛藥。且多加泥。護
是。有鑒於火發之弊。皆閱歷之言也。大約造庫設窖。
築牆各處。分貯。宜從周法。荆篲貯藥。庫房要有風眼。
宜從烏法。庶兩得之。

製合烏槍藥方二則 同前

硝壹兩 磺壹錢肆分 柳炭 壹錢捌分

不中之弊凡
四者然後編
制

此言箭子與
藥分量務要
相配

此言箭子與
鏡口鏡腹不
合之弊

此言箭子與
藥分量務要
相配

鉛子論

或不鏡不後坐專係於藥乎曰此其一也又在銃眼平
於則不後坐少高一分期後坐矣或曰製藥已精而銃
眼已平仍復不中何也曰對未真也對真而又中不中何
也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猶弓也鉛子猶矢也
弓良而矢直無不中矣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
則可送動幾錢鉛子如弓有幾箇力氣能發動幾錢箭
頭如秤衡秤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大抵子夫而
銃口小則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銃腹大火藥先
鉛子而洩則鉛子無力以致遠或鉛子溶液於腹內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三

以竹木製火
器外面裹茶
之物宜緊宜
密藥亦不宜
多與思力猛
橫出易於炸
裂尤傷白家
人也

以上言竹將
軍之利以下
分言造法
先通竹筒只
留一底
次安木柄

火器宜備 明周臺公

攻守皆以火器為第一鄉間安得有西洋大礮佛郎機
惟竹將軍竹火槍竹發煩噴筒木礮等類倉卒仗竹木
可辦須多備芋麻繩索生漆鐵皮以便製造又三眼銃
鳥銃獵戶及人家防夜所恒有者當多蓄礮火藥鉛
子鐵子火繩以應用
乃劍案此則所言皆鄉間倉卒能備之物然未詳其
制度以下所輯製造各器圖說皆本於此

竹將軍 明王鳴鶴

竹將軍即竹發煩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煩北方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三

謂之千里勝有七利焉其器雖一發而壞不似銅鐵崩
毀能傷人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利二每位通計工
價不過銀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利三無難取之物
隨地可造利四體輕可以遠負利五易於分布易於搶
乘其威猛能與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利六南
北水陸無所不宜利七不論工拙皆能造利七對壘立陣
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并製藥又與別器少異
不然則橫出多而直出少矣智者自能然會其制用
猶竹圓厚者長四尺許將圓鑿開通其節止留頭節作
底節後留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柄頭照竹節凹凸之

次用掛繩連
 藥。內用潤
 黃泥一層
 鐵錢一層
 藥線一層
 火藥一層藥
 以一筋為度
 鐵連房式錢
 一層可用可
 不用。大圓
 石彈一層
 碎生鐵及小
 鉛彈一層
 粗柴架以長

形直抵竹節處周圍用四肥釘犬牙樣釘之以苧麻打
 成線或三股繩自柄至口緊緊纏固傍節底上先置潤
 黃泥二寸以一分厚殼筒口大鐵錢一箇蓋泥上傍錢
 上開一藥線眼先將雙藥線引入四五寸直透上為妙
 方入藥一筋看竹之大小增減已入藥用木桿輕輕藥
 實少用紙團或乾土實之又將一分厚殼筒口大鐵錢一
 箇鑽眼如蓮房式置藥上方以殼筒口大圓石彈一
 箇置鐵錢上或再加碎生鐵小鉛彈於錢上更妙若單
 用石彈則蓮房式鐵錢不必用矣以徑寸粗柴二根長
 三尺許縛成杈架之取其便也對敵舉放若欲遠則稍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三

昂其頭如敵近在二三百步外只消平架放去柄尾須
 以大塊石抵住防其後坐人在側立即不用亦可惟廉
 繩圓石子鐵錢鐵釘火藥竹火門油灰及製造之器斧
 鋸回鑿等項預備多帶軍中即隨地立刻可造其體甚
 輕每兵可擔十數位而威力則猶在佛郎機上發時響
 聲振地其力可及七八百步之遠故以將軍名之尊其
 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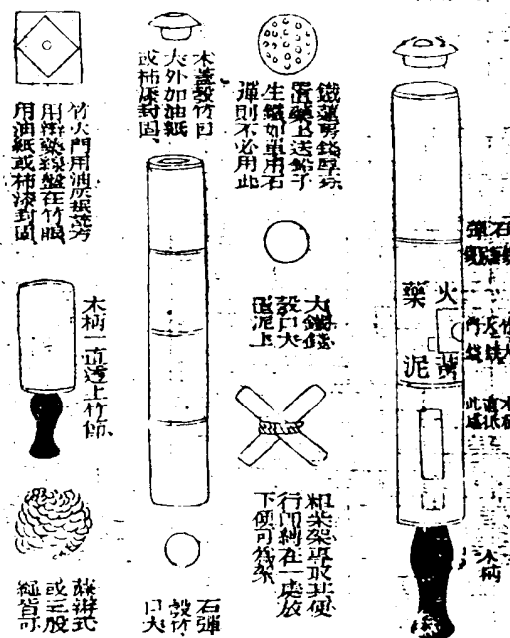
竹將
 軍全
 形圖



槍內用濕藥
 後築土一層
 藥線一層火
 藥一層鉛子
 一層槍外選
 絲麻線一層
 五灰漆一層
 又旁鑽火門
 一竹

竹將軍分形圖

形彈藥裝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三

張海珊湖濱備禦事宜云守禦之器莫良於火顧槍
 假製造甚艱惟此器最妙費廉工省且隨地隨時可
 造身輕可負及遠一村中得數百具便不患外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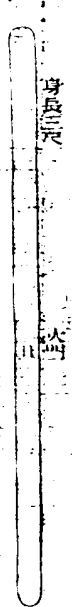
竹火槍 有圖

用貓竹長三尺鑽透如鐵烏銃樣底用土築實二三寸
 湊土處鑽眼以作火門備裝藥線外以鐵絲麻線紮緊
 瓦灰漆固內將濕藥盪過用直性火藥一錢六分放鉛
 子一枚照對打移動輕便當者立斃兩利之器

竹火

身長三

槍圖



糞礮罐法

此用以擊遠
改之賊臨放
時避毒之藥
萬不可少

先以人清磚槽內盛鍊擇淨曬乾打碎用篩羅細盛在
甕內每人清一秤用狼毒半觔草烏頭半觔巴豆半觔
皂角半觔砒霜半觔硫黃半觔斑蝥肆兩石灰壹觔在
酒半觔入甕內煎沸入薄瓦罐容壹觔半者以草塞口
擊攻城人可以透鐵甲中則成瘡潰爛放毒者仍以烏
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乃釗案宜多備各種罈罐為製藥水之用

炸銃 明周臺公

瀾山之戰敵得我火銃火藥鉛彈還擊我軍殺甚熾子

武備輯要續編 卷七 鄉守器具

毛

欲因其勢而擊之用生鐵雜砂鉛鑄成各銃式滿裝炸
藥礮性主橫用之為君炭灰用樹節燒令存性兼藏毒
砂毒火在內伴為棄遺令其劫去若來攻我必先自傷
後雖得吾真銃亦不敢用矣

炸藥法 明前

酌壹觔流礮半觔柳木炭用樹節壹兩陸錢石黃壹兩陸
錢雄黃捌錢研為細末用燒酒半觔調勻到如菘豆大
臨用時每壹觔加汞貳兩。一云每鍊鐵紅時便入醋
浸脆而可碎

乃釗案或如前石礮法推墮牆下用以擊賊亦可

武備輯要續編卷八

錢塘許乃釗貞恒甫編輯

長白

恩 成遇堂甫 敬子明甫 參訂

顧霖隆阿昨樓甫校刊

鄉守食用目錄

責成守事勸捐法

方方伯積團練議

預捐備支法

明金文毅聲友助事宜

按照地畝派銀法

明呂司寇坤鄉兵救命書

官墊經費分年均攤徵還法

張太守景瀚聖壁清野議

按戶派捐法

劉觀察衡團練章程

地畝牲畜酌中議捐法

周制府天爵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目錄

商賈捐輸法

同前

勸民量力捐資法

植明府萃禦賊議

勸富捐輸仍由本鄉收貯支用法

張編修惠言

論保甲事例書

勸富本意

明周臺公

以上皆籌備經費之法

罰錢封記支用法

宋蘇文忠弓箭社條約

弓箭社條約議罰法

同前

比較冊罰法

明戚少保繼光紀效新書

友助事宜議罰法

明金文毅

臨時不到

救援誤期議罰法

救火遲延與不到者議罰法

傳遞更簽賞罰法

以上皆罰款

獲盜行賞法

同前

鄉勇賞費

同前

解盜盤費

同前

積糧法

明周臺公

積穀票式

同前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目錄

賑窮法

同前

寨中建倉官為收買餘糧法

龔太守

各寨紳士軍前運糧法

嚴方伯如燧

移糧入砦以絕賊食法

龔太守

樵汲宜備

同前

鹽宜備

明周臺公

救急方

治跌打損傷方十三則 接骨接指方

治箭鏃傷方四則 治中藥箭方

治金鏃治箭頭入肉及毒箭方

治火藥傷方三則 治鎗砂子鎗子

武備輯要續編卷八 錢塘許乃釗貞甫編

長白 成遇堂甫 啟子明甫 叅訂

福珠隆阿昨樓甫校刊

鄉守食用

民生所賴食用而已矧警報疊至人心易渙時乎故必食足而後眾志安用足而後百事舉舍是無以為守矣輯食用

責成首事勸捐法 方方伯積團練議

籌費最難全在勸捐得人

團內製造軍火器械修卡挖濠一應費用著團長團總協同保正向花戶勸輸但須就其力量秉公勸捐既不

得徇私勒索亦不許任其違抗務使眾心咸服如團總團長保正稍有挾嫌勒派等事一經花戶告發定即從

重治罪加倍追償有誣告亦加倍罰之

預備衛支法 明文毅聲友助事宜

勇殺盜之賞及較舊銀牌等費仍各量身家頗

出公貯以備支給或別有失盜經官等費失盜之

力不能者皆取給於此力即能者亦少助之以示

同仇之義

按照地畝派銀法 勸呂司寇坤鄉兵救命書

各村各家照地畝糧食派銀公貯聽用時常合操訓練

遇臨陣時每名給銀五分如有仗義疏財願多出者聽

貧者免派止令跟隨眾人出陣可也

官塾經費分年均攤徵還法 龔太守景瀚堅壁

所有築臺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

搭棚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寨長司其出入惟倉糧

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為報銷其餘銀均攤於堡寨

居民所有田地分為十年或八年隨地丁徵還

乃釗案倉糧之數主於官者蓋指官為收買入倉之

糧言之與此卷後寨中建倉官為收買餘糧一則合

觀自明其餘一切費用分年從地丁徵還特規始之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 二

時官為墊給耳非官有餘力且能實心為民者未易

辦此也

按戶派捐法 劉觀察衛團練章程

建樓及置備各器具工料本村則按照大中小戶三等

派捐該董事自行辦理若各村交界處所則各村各戶

公辦均不許書役一人與聞

乃釗案中戶自不能不派捐小戶有可免者酌量免

之可也

地畝牲畜酌中議捐法 周制府天爵

向年各團捐輸每地一畝捐錢三五文耕牛一隻捐錢

讓梅法
舊議耕牛僅
捐一二文今
忽驟加至百
文疑有誤

此與前則同

一二文不等至於驟馬等物有捐與否今特公議酌中
地畝以五文牛隻以百文為率驟馬等物仍循其舊無
庸更議

商賈捐輸法 同前

高賈自典商起每典捐制錢二十千下至油槽坊錢鋪
雜貨布店行戶以次而降至百文止所捐之項存貯以
備公用

乃釗案周制府勸捐二則一按地畝牲畜一按商賈
典鋪行運資本之大小酌定數目極為詳備可為議
捐之式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

勸民量力捐資法 檀明府萃禦賊議

民自為守貧富不同量貧富各出資力以保障鄉邦不
至於夫救其為功德至大而自已之身家積累力以保
護不全為危棄而齋盜糧為己為人交受其利是在
互相勸諭耳

勸富捐輸仍由本鄉收貯支用法 張編修惠言
論保甲事例

保甲之法原為保安富戶起見一切冊報往來之費既
不能取給公帑若按戶科派即貧民不能不受其累地
方官宜勸各鄉殷實富戶捐資輸公即於本鄉設局存

此勸諭富戶
之辭實是真
情

從來鄉鎮城
市富家被害
將由於此

貯公議公正首事司其出入會計以備領牌報冊及修
理寨柵公事車馬之費其有給賞亦出於此收貯開銷
皆聽本鄉經管地方官一切不問

乃釗案張編修此論專重勸富一邊誠恐按戶科派
累及貧民也與檀明府勸民量力捐資法同故類輯
之○籌備經費如地方有殷實富戶勸捐即易為力
否則或按地畝或分大小戶及各舖戶買賣之大
小酌量均派或官先墊給即從本堡寨居民地丁分
年徵還大約總不外此數者無論官為經理與民自
為計總期首事得人酌度各鄉各縣情形與何法相
宜預為部署而已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

勸富本意 明周鑑臺公

兵荒交警貧富百姓自宜有無相通然而不肯捐助分
文者無非欲全享其富厚也不知饑寒百姓死亡切身
甘心應賊導為剽掠則洞房曲室非己所有賊得焚之
朱提白鏹非己所有賊得捲之粉白黛綠嬌妻美妾非
己所有賊得淫之牽衣執袂桂子蘭孫非己所有賊得
戰之肢體髮膚併非己有刀俎惟賊截解惟賊祖宗邱
墓并非己有發掘惟賊剽戮惟賊皆不能散財之敵
耳石州張鄉宦家與廬鳳諸郡縣各鄉宦家可為萬古

千年悔恨之鬼矣予所以苦口勸諭者正為富貴之家保全性命計也豈區區勸有餘補不足已哉

乃釗案富家不肯捐資其意欲獨享富厚而已卒之本地匪人導賊搶掠因而姦淫慘殺無所不至雖悔

禍亦奚及哉臺公目擊心傷苦口告誡真是一片婆心因錄之為富室鑒焉○以上皆籌備經費之法

罰錢封記支用法 宋蘇文忠弓箭社條約

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眾支給破使即不得衷私別作支用

乃釗案此支用罰款之法也所有議罰各條類輯於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

五

後

弓箭社條約議罰 同前

凡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若強盜入村

近村聲鼓不到遠村勾喚不到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

錢三貫○弓箭刀槍桿棒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

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社中人

出入經宿不告報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罰錢三

百

比較冊罰法 明戚少保繼光紀效新書

比較武藝初試定為上等三則中等三則下等三則再

比仍如原等者不賞亦免責三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進者打四十棍革退如有不願打者每次追一分二次追三分三次追三分即付武藝考進之人充賞

賞罰鳥銃三彈中一者平一次不中者打三棍二次不中者打六棍三次不中者打九棍五次不中者打四十棍革退不願打者每次罰銀五厘二次一分三次一分半弓弩同

乃釗案比較冊由頭賞罰俱備已見訓練卷茲僅節其議罰之法而已○以罰代打此練兵之法鄉守不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

六

能照辦畧師其意以示勸懲可也

友助事宜議罰法 明金文毅

凡遇有事時非被盜及聞盜警雖大喜事雖白晝不得

鳴鑼鳴鑼者罰銀壹兩○遊神賽會如有於深夜演戲

其亂聽聞

臨時下列議罰法

各村寨中無論貧富紳民有事時輪流

一有他故必不能出須先期覓一人代如不出身又無

代者各量身家罰銀公用

救援誤期議罰法 周制府

各團遇警由練總發信發號旗知會各練長齊勇發上書明限某時到齊誤期罰練錢二十千充公

救火遲延與不到者議罰法 同前

遇有火變附近村莊急應撲救如有遲延與托故不到者罰該練長制錢五千充公

傳遞更簽賞罰法 同前

傳遞更簽須議賞罰每一大團所有各小團互相傳簽以便稽察儻遇賊拏獲該勇除照案受賞外加賞制錢一千以示鼓勵或傳簽有誤將該勇坐責二十棍即罰練長制錢一千以充公用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

七

乃釗案傳遞更簽為聞警時夜間稽查第一要事故獲盜者加賞誤傳者罰及練長恐所用非人貽誤甚大也○右議罰各條皆從前賢舊章摘錄而益以敬修制府三則凡鄉兵訓練有違誤者藉可以示懲儆非徒為生財起見也然必公正明白眾所信服之重事方可與眾共議行之否則恐滋流弊耳○明趙公完壁練鄉兵疏云欲練鄉兵先去五擾若去五擾莫若寬厚之意多而束縛之政簡又云中者有賞不中者有罰少示懲戒薄其鞭朴勿迫之贖可也此最明體達用之言其全文見襍述卷恐有不肖首事藉此

騷擾鄉民者故摘錄於此○以下皆罰款

獲盜行賞法 同前

各團遇有盜賊該勇首先拏獲賞制錢十千至罕偷農具田禾者賞錢一千均由公項支發以示鼓勵

鄉勇養傷費 同前

捉獲小竊不得擅行毒毆如有夥盜強搶格鬪被鄉勇殺傷者例置勿論儻鄉勇被賊毆傷重則給養傷錢貳拾千輕則伍千均由公項支發

乃釗案右行賞養傷二則皆激勵鄉兵之事與號令卷旌義勇則畧同可以參看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

八

解盜盤費 同前

擒獲盜賊由練總交汛保撥勇解官酌提公項以作盤費

積糧法 明周臺公

先將合城居民矢公矢慎按巷分方細行查考其擁資厚而占田多者為上戶僅能自食者為中戶持作而食朝不及夕者為下戶中戶俾令計口若干約計百日之糧平時不許浪費一粒以待有警自食下戶俾令計口若干分方造冊送官以憑臨時賑給除寡孤獨殘疾者得坐食公廩外其有贊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

凡分兩類

上戶中又分三等蓄意在

此按照田產派積自無欺蔽此下節所謂坐以數目是也派債之米仍係本家私藏是此篇扼要語以上未事時派債查驗法以下有

警時其法食為其命關現有會時平故強行買官買不民價給銀慮患深遠矣此等事全在可司賢明

積穀條例大

八米二升薪資錢十文受公給任公役不願吞聽則上無虛糜之費下無匱乏之憂矣至於上戶原自不同有上上者有中上者有下上者妄意室中難以為據田產多寡可以辨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庶民逐一查明視力派積如家在萬金以上即派積米千石以次下之百石而止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收貯報官親詣查驗務一一足數又一一寔在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謂之公督私藏一遇有警城門關閉許照未關城時米價稍增十分之一以償御耗各聽本方下戶糴買其有越方強糴及有力之家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 九

百充下戶糴買希為奸利者即許糴戶扭稟輕則決杖重則梟懸官或因兵糧不足有時取用必照十一加增之價如數先給銀兩不得短欠分文如此則於民無損而於地方有益但須賢明有司能以此意家諭戶曉又酌其土俗人情商同巨室鄉耆議妥舉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為生計始善城守莫要於積糧積糧莫便於自積蓋輸之於官雖顆粒亦有難色貯之於家雖崇墉誰不樂從勿論有事時可飽父母妻子幸而無事出其所藏亦本利兼收此其先事預圖有益無損者也宜定為條例坐以

自書此三語

觀票式四字本意自明此節疏解甚為簡當

數目限以時日嚴以稽查

積穀票式 同前

中戶積穀票亦同此只官督私藏四字換自積自食耳此票極得法按冊查田則田不得欺隱驗契查銀則銀不得欺隱照銀數之多寡為積穀之多寡則確有憑據無出規避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 十

官督私藏	
在冊田地	千 百 畝
現住房屋	間
別置房屋	間
生理資本	銀 兩
以上共計	銀 兩
照銀應積	石 完
本縣限	日
查已完	石
未完	石
誓以民濟民官不賒借如取一粒男盜女娼	

此係上戶派積糧穀票式若中戶只將官督私藏四字換自積自食可耳

武前所謂年以數日限以時日是也此所謂嚴以稽查是也

自藏自積有利無害然百姓每圖規避不肯願從者不信其上故也信誓旦旦豈得已乎

以上所派積米若干石限十日百石限一日藏於各家園所即中戶自食者亦須各家用倉盛貯屆期候本縣照票驗糧如有積不照數遲不如限用不稟官者查出照所欠之數罰入義倉備賑仍勒限催補完數

乃釗案積糧之法未有善於此者然必分方之法行而後可議積糧當與首事卷分方法合看○大村鄉鎮糧多之處即可照行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

十二

賑窮法 同前

賑窮不如法之弊有二奸者作樂一層豪右羅歸私室一層

兵荒有警每開倉賑發此自是良有司事而賑之無法則奸胥作樂百姓不能佔其實惠若聽其羅買則豪右仍充作窮戶羅歸私倉貧民不得蒙其實惠此從來積弊也宜擇各坊寬敞寺觀照僧家施粥例先令本坊窮戶預報花名造成一冊約計人數若干每日應用米若干煮為脫粟聽其就食男女有班都圖有界越坊覓食者誅男女混亂者誅庶幾粒粒皆果貧民之腹官府又無浪費之擾其稍能自存者又恥來隨眾就食較之聽民羅買滋弊萬端大相懸絕夫貧民得食則反側潛

官所收買係富家餘糧收買利用凡分三層

事後社會一層推廣更妙

富家餘糧可買不致齋盜

銷而富家豪族皆可藉手安枕矣

乃釗案此言羅買不如煮賑故先言羅買之弊後言煮賑之法井井有條然必分方之法行之有素然後煮賑之令乃可秩然不紊當與首事卷分方法合看○貧民不至失所然後外盜無可勾引此尤有事時弭患未形第一要圖故附輯於此

寨中建倉官為收買餘糧法 龔太守

堡寨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回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給銀收買入倉無者買於鄰近各鄉官兵經過即以此糧供支賊至閉寨壯丁守陴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鰥寡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鄉守食用

十三

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即為本鄉社倉分貯常平一遇災歉即可就近賑糶

乃釗案前積糧法大村鄉鎮富庶之地可以仿行至別立堡寨收藏米石則莫善於此法不獨貧苦者得所養即守陴壯丁皆可盡力至供給過路官兵尤省轉餉之費此非良有司不為功矣

各寨紳士軍前運糧法 嚴方伯如燈

追敵之難固限于地險亦多由軍糧之不能接濟賊匪隨劫隨食不須持糧官軍不能也賊軍日走百數十里

此非身歷其境者不知即前建倉收買之法也

此言家丁差役之不足恃

歸到紳士

價必須先給運

官軍亦日追百數十里而負糧夫馬日祇能行數十里

往往兵行一日糧逾二三日始達乾糧難以多攜不能

不停候也供運之方當於要路各寨預為儲備當官

兵臨境之際必賊匪滋擾之時設法供運亦防賊匪截

奪至於供運之人則用家丁不如用差役用差役不如

用紳士家丁入山行李先自累墜路徑不熟聞賊膽怯

往往運糧不到浮開運腳使費差役則路徑熟悉兼恐

誤差責懲而人夫不受約束是以亦難得力紳士則居

住寨堡之中其心急欲官兵殺賊地方平靜事關切已

辦理較實心也地方官于寄糧寨堡擇紳士耆民謹厚

武備輯要續編卷八 鄉守食用 三

可倚者先給運營銀兩屬其官兵一至便行轉運其子

弟親貫共顧顏面相助運送決不敢誤此在地方司牧

平日官民一氣有以作其趨事赴公之誼耳

乃釗案此法一行可省轉饟之勞於追捕大有裨益

然必官為建倉收買入砦又預給運資然後紳士樂

於運送否則恩誼未洽吏胥從中科派患有不可勝

言者樂園方伯以此事歸本於平日官民一氣有以

哉

移糧入砦以絕賊食法 冀太守

糧食不許留貯故屋以絕賊食也賊匪所到之處必先

搜掠糧食糧食盡般入砦賊不得糧不戰自困砦長及副長等平時分督所屬人戶各將所有糧石酌留數日食用餘俱運入砦中貯於自蓋房間之內食盡赴砦再取

乃釗案前言官為收買餘糧亦恐為賊掠食之意此

又勸民盡般入砦蓋足民即以困賊洵一舉兩得也

樵汲宜備 冀太守

砦上須有林木水泉以備樵汲也查砦中柴水兩項最

為緊要須砦上有林木可以砍伐為柴有水泉可供合

砦食用者修築如該處地方並無林木水泉之山砦中

武備輯要續編卷八 鄉守食用 四

平時當多積柴草每家備貯水之器約計柴水足數數

日之用方可無虞

乃釗案即有樵汲之處而或不足供合砦之用柴草

及貯水器亦宜預備若并無樵汲處者尤不可不多

為之備也

鹽宜備 周臺公

臺城之閉不備鹽被圍日久人多氣急身腫死者十八

九魏高澄攻潁川時城中無鹽斃腫死者十八九

武備輯要續編卷八救急方附

跌打損傷單方

三方皆外敷

三七末。海蝶蛸末。龍眼核剝去外光皮研末。凡金刃傷敷之俱效。

二方皆外敷

千年石灰末。生半夏末。金刃傷血流不止敷上即止疼且易收口。

此方外敷方一

冷用二炒熱用

葱白。打撲損傷血流不止搗爛敷上即收口而愈。敷三四次為佳。又皮肉青腫不散以葱白搗爛炒熱敷傷處冷再易之即散。內服。

內服方

武備輯要續編卷八救急方

一

野菊花。每年秋冬間采野菊花連枝葉陰乾。用時每野菊花壹兩加童便無灰好酒各壹碗同煎熟服。雖已瀕於死一絲未絕灌下立甦。

二仙散

外敷方

黃丹。白礬。等分研末。搽傷處。

菲葉散

外敷方

菲菜。石灰。同搗成餅粘貼壁上候乾研細篩下敷患處止血如神。

桃花散

外敷方

陳礬石。灰。肆兩。大黃。貳兩。同炒至石灰銀紅色為度。揀去大黃不用。將石灰碾極細貯瓶如金。及傷

血出不止敷上部止血生肌神效。

一本作陳石灰陸兩大黃片壹兩。又一本云生大黃壹觔整塊陳石灰拾觔穀兩日將石灰裹入麻袋懸風簷下俟其自碎至端午日午時取下研末和生

大黃末拌勻入磁瓶貯之治刀傷神效。

乃釗案以上三本藥同而分量不同又前兩本皆以陳石灰與大黃同炒後一方以陳石灰研末拌大黃末而不炒微有不同耳。

治刀斧跌打損傷四生散

黃丹。明松香。生半夏。以上三味。石膏。生熟兩

武備輯要續編卷八救急方

共研細末敷之立愈。

神效九分散。統治跌打損傷。

馬前子。肆兩。麻黃。肆兩。乳香。肆兩。沒藥。肆兩。右四味各研細再合研極細收磁瓶內勿令洩氣遇有受傷人即與準九分服下以無灰老酒調。藥力甚萬不可外傷處破者乾上若未破止見青腫用燒酒調塗服藥後如覺胃中發鬧周身發麻此是藥力行動勿恐若受傷甚重服後不見動靜過一箇半時辰再用無灰老酒調服九分再服後仍無動靜再過箇半時辰再服九分如此敷服無論何樣重傷皆能起

受傷重者服三次

敷法分外傷敷與不破兩層

此敷服兩用之方

受傷重者服三次

敷法分外傷敷與不破兩層

此敷服兩用之方

受傷重者服三次

敷法分外傷敷與不破兩層

此敷服兩用之方

受傷重者服三次

敷法分外傷敷與不破兩層

死回生真破傷第一方也孕婦忌服

止血收口方

外敷方

白膠香 老松皮 白芷 血竭△等分爲末糝傷處

治跌打損傷五靈散

外敷方

海螺蛸 川貝母 血竭 乳香 沒藥

右等分爲末敷傷處止血生肌

少林奪命丹 治跌撲重傷不能言語大小便俱閉鼻有一絲氣者服此神效

內服方

當歸 草烏 明沒藥 滴乳香 血竭

半兩錢 醋淬數次 自然銅 醋淬七次

右各等分爲細末每用二三分黃酒送下傷重極者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救急方 三

忌葶膈百日

兩三服即愈百日內忌葶膈如出血過多神氣虛極者不可服

治跌打損傷八釐散

內服方

土鼈蟲 壹錢 乳香 壹錢 沒藥 壹錢 血竭 壹錢 雄黃 伍分

巴豆霜 伍分 當歸 伍分 生半夏 伍分 砂仁 伍分 甜瓜子 伍分

共爲細末收貯固封每用八釐小兒三釐好酒送下

凡跌打損傷入口即活

治跌打損傷及墜馬傷與重車碾傷者先飲

內服童便

童便一二杯免血攻心急將葱白切碎和麩炒熱敷傷處頻換以解其痛如青傷用

葱日和麩炒

熱豆腐消腫

葱蜜尤效

引此以見童便之奇效

兼治牛馬跌傷及樹木刮折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外治方

熱豆腐切片搭患處其腫自消如頭破骨折用

葱蜜搗敷尤效葱蜜切忌入口 此則隨處皆有之物簡便易行最宜留意

薛立齋嘗被重車碾傷悶者良久復蘇胸滿如築氣

息不通飲熱童便一甌即胸寬氣和後道經居膚見

覆車被傷者七八人俱令以熱童便灌之皆愈

乃劍案右方以藥味之多少爲敘倉猝時開卷即可

擇其簡易者用之其煩重者能於無事時照方虔製

保全不更大歟

展子明接骨方

早公牛角 壹個火上炙乾 榆樹皮白裏 不拘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救急方 四

傷樹葉 不拘 黃米麩 不拘數 花椒 菜粒

共爲細末以陳醋熬成稀餈青布攤貼薄木片纏

住時刻聞骨內響聲不絕俟定即接如牛馬跌傷及

樹木被刮折亦能接上

少林接骨方 折傷肢骨此方最神

生菜豆乾搗成末砂鍋炒紫色爲度乘熱沃以黃酒調

作厚糰於損傷處厚敷用布包緊將骨湊好外用柳木

版夾定細住勿動內用土鼈三四箇焙研黃酒送下蓋

暖令睡其骨漸自接上加自然銅或漢古錢俱用炭火

七麩同服更妙

成粉

治法

丙服法

此方極簡易
惟無靈處須
預購口

近廣韻魚作
切韻會銀去
聲洋也音懸
丙服方

外貼之藥

又用活蟻土鼈頭髮麻四味入好米醋鍋內熬枯去渣
加苧麥麵熬成膏他藥愈熬愈熱此藥愈熬轉涼以涼
為度先將折骨扶正敷上膏藥用布紮緊勿動再以活
蟹土鼈二味搗碎黃酒沖服神效

少林接指方

真蘇木為極細末糝於斷指間接定外用蠶繭包縛牢
固數日即如故亦治刀矢傷

金瘡奇驗方

真降香切片火上
炙去油 荔枝核 血竭
右三味等分為細末敷患處雖斷指亦能續也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救急方

五

接骨丹

自然銅 壹兩 天雷石 壹兩 瓦 壹兩 卽糞窖陳
先將三味用猛火煨九次醋淬九次再入後藥

貓頭骨 壹箇醋
炙九次 鳳凰蛻卽鷄子壳
燒灰伍錢 沒藥 叁錢

乳香 貳錢 血竭 壹錢

右為細末每服叁錢黃酒送下

接骨膏

當歸 壹兩 川芎 壹兩 骨碎補 壹兩 川烏 捌錢
木瓜 貳錢 乳香 壹錢 黃香 壹兩 老古錢 柒箇酒
製柒次

右藥為末用香油貳兩熬熟和藥為膏油紙攤貼骨

醫宗金鑑云
此方能使箭
鏃自出惟須
平日預備耳

此丙服外敷
方均甚簡便

尚文兩切百
解骨丸納入
傷口內外

碎依舊筋斷如初曾有斷喉者以此三方治之即活
乃釗藥右皆接骨方凡接骨後切忌厚膠以方
內有古錢及自然銅故也

治箭鏃刀又在胸膈諸處不出者

用鼠肝五具搗爛敷之兼以鼠腦髓或鼠頭血塗之并
良亦治減折入肉並諸竹木刺在肉中不出皆效

治箭鏃入肉取不出疼甚者

用巴豆微炒同螻蛄搗塗須臾痛定必微痒忍之待痒
極不可忍乃撼動拔之立出

箭鏃入肉

用飴糖灌之發痒即可拔出卽糯米
餿也 神效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救急方

六

治箭鏃木竹器傷方

用陳臘肉去皮取紅活美好者連肥細切將象牙末及
人爪甲為末共研極細拌臘肉內再為勻剝合一處厚
敷四旁一時許其鏃自出

治中藥箭方

昏悶傾倒即死急飲麻油以人糞塗傷處

箭頭入肉

附毒箭 此方見醫宗金鑑

箭頭入肉鉗不出解骨丸納羊脂敷焦銅毒箭金汁解

射筒中人藍汁塗

射筒中人藍汁塗
注箭頭嵌入肉內鉗不出者宜解骨丸納傷口內外

貼羊腎脂
洗用人尿

金汁內服外
抹或用人糞
汁代之亦可

藍靛汁內灌
外塗
大豆豬羊血
內服外敷

此此武
大
此
之方

用羊腎脂細嚼貼之覺痒忍之極痒箭頭漸冒撼動
拔出即以人尿洗之貼陀僧膏日換傷口自斂

又有毒箭二種交廣蠻夷用焦銅作箭甚毒人若中
之纔傷皮肉便悶膿沸爛而死急飲金汁外亦用金
汁抹之若一時不得金汁即灌人糞汁並外敷之非
此不能解毒也

又一種以毒藥餵箭名為射商人若中之甚毒急依

葛氏方用藍靛汁一盃灌之外亦用塗抹傷處

一法用大豆豬羊血內服外敷解毒亦效

解骨丸 同前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救急方 七

雄黃研 象牙末 各等分

共和勻煉蜜為丸如黍米大納傷口處

陀僧膏 此膏專貼諸般惡瘡流注癰癧跌
撲損破金刃誤傷等症用之有效

南陀僧 研末 赤芍 貳兩 全當歸 貳兩

乳香 伍錢 沒藥 伍錢 赤石脂 貳兩

苦參 肆兩 百草霜 貳兩 銀黝 壹兩

桐油 貳兩 香油 壹兩 血竭 伍錢

孩兒茶 伍錢 川大黃 半兩

右藥先將赤芍當歸苦參大黃入油內煤枯熬至滴
水不散再下陀僧末用槐柳枝攪至滴水將欲成珠

將百草霜細篩入攪勻再將牽約及銀黝篩入攪
以水浸之

方陀僧膏貼諸惡瘡流注癰癧跌撲傷陀僧赤芍歸乳
沒赤脂苦參百草霜銀黝桐油香油共血竭兒茶川
大黃

乃針案右皆治箭鏃傷方

鐵砂子入肉 此方兼治鉛子入肉

花蕊石火煨七次研末敷傷四圍自出

花蕊石即黃石中間有淡白點者亦名花乳石○合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救急方 八

硫黃同煨研末傅金瘡神效如倉猝不及煨治但刮
末傅之亦效○花蕊石散治一切金刃箭鏃及打撲
傷損狗咬至死者急以藥摻傷處其血化為黃水再
摻便活更不疼痛如內損血入臟腑煎童便入酒少
許熱調一錢服立效畜牲抵傷腸出不損者急納入
桑白皮線縫之摻藥血止立活

鉛子入肉

以水銀從傷處灌入鉛子化水仍從傷處隨水銀流出
治一切火藥傷

即取鷄蛋清多年陰溝泥和勻敷之神效

先酒洗後敷藥

又方
先用蠟酒冷洗以拔其毒再用鷄子十數箇煮熟去白以黃炒焦黑取油約一盞用生大黃研末貳兩和勻敷上三日全好

花燬火藥衝眼

急令其人倒地解熱小便澆之徐用自己小便洗眼即明

乃釧案右皆治火器方。以上各方大半從福昨樓光祿處采輯皆武備中所不可無者因附於食用卷末

武備輯要續編 卷八 救急方

九

武備輯要續編卷九 錢塘許乃鈞真恒甫編輯

長白恩 成遇堂甫參訂

福珠隆阿昨樓甫校刊

水鄉守禦目錄

耆民分方緝捕法 明鄭若會開陽江南經略

巡兵耆民分守水柵法 同前

設水柵 于清端成龍兩江拜盜條約

橋塘守柵各村劃地巡更法 張海珊湖濱禦備

淺灘深水分別預備法 同前

品字柵 明周鑑臺公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鐵柵 同前

編查漁船保甲法 遵制府柱

黃魚船議 明鄭開陽

漁船燒夾版船 江東旭臺灣外紀

沿海圍練說 嚴方伯如煜

嚴海禁固海岸法 同前

招練海濱義勇 同前

沿海築碇堡說 同前

碇樓瞭望法 同前

武備輯要續編卷九 錢塘許乃鈞真恒甫編輯

長白恩 成遇堂甫參訂

福珠隆阿昨樓甫校刊

水鄉守禦

余輯武備鄉守編皆陸路事宜茲復采取水鄉之事
業為一卷前九則皆備諸水中者後五則皆備諸海
岸者蓋江河湖溯與海上情形不同故也因地制宜
是在任事君子矣輯水鄉守禦

耆民分方緝捕法 明鄭若會開陽江南經略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城市鄉村遵照保甲之法加謹隄防僅可自守但三吳
之地四通八達江海湖溯之盜倏忽聚散莫能蹤跡須
專委耆民分方緝捕乃為有益各掌印官選擇殷實行
止慣經捕盜之人數名互相保結填給文帖充為耆民
分書信地往來巡緝如遇盜賊生發督同保長甲長人
等併力擒拏解問從重犒賞捕獲真正強盜十名以上
者給與門匾三十名以上者查照領兵耆民事規給與
冠帶以示優異若有失事及在各該地方生事騷擾妄
擊平人連名保甲之人一體從重問遣先將舉過耆民
姓名分過信地呈報查考
乃鈞案開陽生員崑山身准拔冠之患晚年佐胡梅

失事及生事
兩科必應嚴
究

與首事卷分
方法相同

林幕府江南經略一書所言江海湖泖情形皆其所身經者分方緝捕實水鄉弭盜之良法也

巡兵者民分守水柵法

強盜劫掠財物必須用船裝載入賊易於掩蔽而江海湖泖利於脫避如鎮江之丹徒壩丹陽之七里橋金壇之大浦口武進之孟河口無錫之西定橋江陰之黃田夏港宜興之東西二汛靖江之蟛蜞港太倉之牛角尖長洲之澱山湖吳縣之太湖吳江之震澤溪崑山之巴城湖常熟之白茆港嘉定之東柵橋華亭之朱涇上海之閘港等處凡港口通於江海湖泖盜可出沒者各於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兵之處即以者民主之需索留難兩層亦不可不防
盜不既多乎
彼夜行實所以全其利也果使賊船不得往來地方受

設水柵

于清端成龍兩江弭盜條約
操舟強劫之徒得以肆行無忌者總緣水面四通八達劫奪之後揚帆而去絕無攔阻之故也按大江以南之官河水勢甚平俱建有跨塘橋梁遠者十餘里近者數

運官河大路之法

橋梁下立水柵用甲內人司之
喚集行船灣泊一處責令客汛墩巡警

差船驗明後放行

盤查擅自私放之法

守支河小港之法
防奸流僻汊之法

承面寬闊處尋巡之法

里不等今酌定凡係官河大路橋梁之下俱應設立堅固水柵責令本地方保甲長輪派該地方甲內之人專司啟閉每夜定更時分即將柵欄閉鎖甲長鳴鑼傳喚過往船隻灣泊汛墩處所敲梆巡警至天明方許放行其戌亥子丑寅時不許片帆行走如各船已泊近汛墩而仍被賊劫者必係汛兵通同應報官拏究又如有外來之船除緊急軍務兵餉等差許守柵人查明果有前途營汛護送及照驗憑據者始准放行其餘一切船隻俱令停泊仍報明保甲長盤詰前柵擅行行走情由次甲報官挨究如本柵私自放行者亦聽下柵報官查究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三

至於各處支河小港路口俱應建設水柵責令該保甲居民輪流看管晨昏啟閉凡禁約事宜一如前例其有奸流僻汊如果為商民船隻所不經由確係盜賊出沒之間道該地方官據實詳明本部院立椿釘塞若水面寬闊為柵柵所不能施者應關會該營汛量撥兵船不時往空游巡加意偵防均毋故違

乃創案水柵在官河大路則於橋梁下設之支河小港則於路口設之至奸流僻港有立椿釘塞之法水面寬闊處有營汛兵船游巡之法水鄉弭盜此最屬密矣

橋塘守柵各村割地巡更法

吾里桑麻被野村徑百歧苟守備一嚴則寇盜無所措

足除嚴定守望外再於水陸應橋去處樹柵為守日輪

三人看護每村各割地段用更夫一名曉夜巡視皆於

十家中輪值用私錢雇者聽

乃劍案此柵於水陸兩處皆設之是禁外賊不能潛

入前鄭開陽守柵之法專在水路是禁劫掠之賊不

能載賊外逸澤國藩籬樹柵誠亟務矣

淺灘深水分別預備法

寇盜之水拒之岸則難為功拒之湖則易為力翠微北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征錄載禁涉法不一曲鐵為鈎曳之以索謂之聚鈎則

所觸無不傷直鐵為鍼透之於水謂之涉鍼則所過無

不創編竹為索紐茂為刺謂之水毛蠟以錐涉者之肌

膚斷木為軸釘鐵為錐謂之水蒺藜以刺水兵之脛股

以上四法宜於淺灘若中河深闊之處則繫索網以絆

其權立刀口水曲膝雖以鑿其舟賊安能登吾岸哉然

使賊不能來我亦不能出非計也宜於聚鈎涉鍼所不

施之處插柳條編漁滬暗記其曲折往復之路庶於出

人有便

乃劍案張君湖濱禦備事宜凡七則其五皆與備陸

無少異惟樹柵巡更一則係明備於水涯者聚鈎涉

鍼索網等器一則係分別水之深淺暗中設備者大

要使賊不能登岸而已

品字樁 明周臺公

壕水有可通舟楫者釘品字樁木百餘根於水中高出

水面尺許防樓船衝突

棧正韻音七 所以格獸也

用品字樁於水上不若暗用鐵棧於水中利器有形則

易防無形則賊必陷也

五代晉交州亂漢主翼遣其子宏操將兵攻之吳權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引兵進戰先於海口多置大棧銳其首冒之以鐵遣

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宏操逐之須臾湖落艦礙鐵

棧不得反大敗溺死

後晉輝攻九江李黼出戰大敗賊兵黼曰賊不利於

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貫鐵錐於杪暗置

於岸水中賊船數千艘順流鼓噪而下遇木樁不能

動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

編查漁船保甲法 遵制府柱

一沿江沿湖小船宜掛編字號設連環保給也查楚省

江河渡駁江划小船與茅蓬船隻此等船戶皆窮苦無

此湖中禦盜

之名論也

此層尤為周

密

截劫過客行舟及稱劫鄉村等事近日江浙小鄉亦受此累者甚多

船傍編號格印法五船互結法

賴之徒或係沿江沿湖附近村莊或係四處混聚未知來歷亦無牙線約束黃昏深夜巧以捕魚為名乘空即將過客行舟逞志截劫塘汛地方因其捕魚不便擊緝甚有竊劫鄉村盜已獲而無窩家借船以為巢穴如臣屬江夏縣之八吉堡地方素稱盜藪其故皆由附近村莊多以捕魚為業家設划船茅篷借名為匪礙難查緝臣因飭行將八吉堡一切小船編聯字號兩傍烙印取五船互結一船為匪四船同罪每晚點查明白方許放行現在行之兩月頗覺有效臣因推廣其法請將南北兩省沿江近湖地方一切小船逐一清查各歸就近隄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六

乃鈞案此從適洞府漁船保甲疏采輯為水鄉稽查船戶之式

黃魚船議 明鄭開陽

或問漁船出洋有裨於禦寇乎曰有在浙有在浙之利在蘇有在蘇之利每年四月船出洋時寧紹溫大小以萬計蘇州沙船以二三百計小滿前後放船凡三度謂之三水黃魚過夏至即散回矣每歲防春兵船避風泊於內港賊至不知聽其登岸而已矣魚船出海遍海皆船人力則整肅也器械則犀利也賊望之而氣消遇之而勢阻矣敢近岸乎賊之來也星散而行絡繹而至大海渺茫勢則孤也萬里跋涉力則疲也我強彼弱勢之自然自倭變後當道慮倭偽充漁人又慮漁人漁舟或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七

為賊用遂禁止採捕莫敢開端職方唐公順之奉勅視師始開此禁其法每府漁船若干輔以兵船若干相須而行協力而戰取甘結給旗票謹盤詰驗出入船回之日該府差官收稅於軍餉大有助焉自後浙直海濱不聞春汛之警非偶然也查黃魚所出之處惟淡水門而已不通海皆有也黃魚所出之時惟孟夏而已不四時皆盛也淡水門在羊山之西兩山相峙如門故曰門羊山在金山東南大七小七之外其至劉家河順帆不過一潮而已此即黃魚之淵藪也取魚惟在四月亦須候潮潮大勢急則推魚至塗否則雖取無有也羊山淡水

有可乘此則全在人事矣

洋乃倭奴入寇必經之道黃魚出時在春汛倭至不先不後之期此殆天意有在假手於山沙精悍之人出悍吾邊鄙柔脆之民耳此東吳禦寇之要訣不可不知也乃劍案此可為濱海禦寇之助。定海洋面三月下旬起五月中旬止謂之大水魚其岱山秀山長渡一帶洋面有閩省及溫台寧三府魚船約計一萬餘艘會集捕魚各按各幫旗分五色雖大風浪中無稍參差隊伍十分嚴整辛卯壬寅間噴夷遊奕定海洋面見漁船忽大驚疑為海上神兵遂引去嗣後凡值漁船會捕時必紆道遠避此事浙江候補縣佐余某在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八

岱山親見之具稟各上官余曾見其稟稿與開陽議正符因節錄大略於後。以上凡九則前七則皆水中設備之法。後二則編查保甲就江湖內河言之是弭患於未然黃魚船議就洋面言之是海上固有之藩籬在當事者能用之耳故類輯於右

漁船燒夾版船

江東旭臺灣外紀

崇禎十二年夏六月荷蘭國將郎必哩哥帥師以夾版船九犯閩浙其船堅厚上有桅斗一人坐其中持千里鏡瞭遠無毫髮遺者又長於火器發無不中以故沿海水師當者輒敗時鄭芝龍以巨盜方受撫奉檄與荷蘭

戰亦大敗芝龍乃因敗求勝恍然悟曰此可以火攻也遂命其弟芝豹芝彪選海濱善泅水者得五六十人截大竹為筒各接以二分繫於腰駕漁舟舟中實麻棕沃以油及硝磺引火之物船首尾繫鐵索索端有巨釘人持一斧台曰彼船高礮遠高則不能擊下遠則不能擊近我船小而行駛彼火礮無及也其各駕小舟蟻附於敵舟之側火發操舟人皆挾竹筒從水上還而釘入木深急不能脫遂連燒夾版船五即必里哥敗走

乃劍案江東旭臺灣外紀康熙時岷源陳所承為之序稱其以閩人說閩事詳始末廣搜輯足備國史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九

採擇余竊歎噴夷不靖以來言海防者輒以船堅礮利莫與爭鋒者遂有購夷船師夷器之說然亦僅能敵之未必能勝之也鄭芝龍此舉頗得以小制大之法未可以其近小說家言忽之也附輯於此聊備談洋防者之一助云。此亦海上制敵之法

沿海團練說

嚴方伯如煙

沿海數千里均有港汊地廣防多分汛兵則不足調本省營戍守則路或數百里勞同遠征而定例本省不領口糧鹽菜則勢難枵腹從事而洋賊犯邊往往乘風順利我迎頭以堵則為逆風若乘後追擊則俟我兵集賊

要言不煩
良民多於奸
民百倍止
宜之理

良民與要言
良民與要言
良民與要言

良民與要言
良民與要言
良民與要言

帆已遠出洋數十里不遇掩飾觀聽此堵禦之港無勝
算也竊思以兵衛民不若以民自衛沿海各村無賴之
徒受賊策為耳目者固不乏人而良民有室家自營生
計不肯為賊用者勢必百倍無賴近聞奸民勾結洋賊
奔至村莊將良家人口擄去索重贖以贖不遂意則備
極酷虐故沿邊居民莫不恨賊而村民非奉官令難以
團練既畏奸民報復又恐竄役誣以仇殺則受累更大
故雖懷後賊之心莫敢先發夫自古所藉以集事者民
心耳乘民心憤怒行團練之法於沿海各莊村編戶口
十家設一旗頭二三村設一團長十數村設一正副團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十

先言海禁事
宜
五口通商以
後情形
治處處皆是
有不勝其禁
者矣
民情皆然盜
賊所以
也以上是海
以下委員
在則

復熾矣勝人勸贖粵東尤甚安得盡心民瘼之賢牧
令專司保甲團練之事一縣辦有成效通行各屬如
法照辦濱海居民庶幾其稍安乎
嚴海禁固海岸法 同前
凡籌海防者莫不曰洋面闊而分布難周海嶠險而巨
艦易壞汎地虛而奸宄易乘私濟通而盜源難塞此數
難者惟剛練則足以易之唐順之有言洋禁之嚴有宜
查其外出者有宜查其內伏者而外出總由內伏內伏
不除則根株未清查賊人在海邊劫掠不過布帛米蔬
擄人勒贖而已至於船上器具桅舵硝磺之類皆所藉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十一
以行其劫掠烏得而有之夫海上無兩載不修之船亦
無一年不壞之槓料桅舵折則船為虛器風篷爛則寸
步難行船既漸棄賊亦漸散則槓料之接濟固宜與米
穀並嚴也奸民雜之商販漁戶出沒無時賊與小旗為
號瞭見即為接應其導賊此處登岸而別至一村劫掠
蹤跡詭秘所以得行其奸然以奸民之害良通賊鄉族
豈無知覺特以害未切已與之為難恐其夥賊報仇若
分委試用知縣稽查海口行團練之法酌定章程有實
力奉行竿獲奸細者立予優敘或儘先補用紳士有功
亦據實上聞知縣自顧功名紳士自保身家必不肯貪

以下皆堵賊
事宜

圖小利。買放縱奸。至堵賊之方。以固海岸。禦港口。為上
賊至內地。雖能擒斬。傷損已多。今既委員團練。即當不
獨坐地方官失事之罪。而並坐賊所從入。查明失事之
處。果曾與賊堵截。力有不支。量為處分。其沿海文武官
吏。有能抵遏賊鋒。阻賊不得上岸口者。雖無首級。以奇
功論。如此。則巡堵嚴密。米糧積料之類。既無所濟於奸
民。而擄掠又不能有所得。絕嶼孤島。勢成坐困矣。

乃釗案。此則以禁止米糧積料入海為主。禁止之法
則以團練為主。在民責之本地紳士。在官責之知縣
委員。此大略也。然官禁尤不如民禁。是在官得民心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三

民有同志。庶乎其可耳。否則賊以重利為啖。恐未易斷絕也
招練海濱義勇 同前

凡利於水者。不利於陸。鯉鱸之屬。出水便死。嘗見受撫
洋匪行走。蹣跚日不過二三十里。良以在船住居。波濤
掀簸。兩脚必作撐立方。穩久之。脚蹠筋力皆強。直能立
不能行。然賊雖不利於陸。而陸地奸民之從賊者。未嘗
於陸不利。故明之倭禍。陸地橫而官兵收績者。此也。夫
沿海居民。習于風波。如崇明上海太倉之沙民。寶山南
匯家山鄞縣之亭民。漁戶淮海各場之私販。廣東東莞
等處之各島。槽船子弟。兵潮州之鄉夫。其氣勁悍。與溫

此論確不可
移

處延邵之曠。徒義烏之民兵。咸俞諸名將用之。往往取
勝。倘值有事之時。講團練之方。收海濱壯健。無為賊誘
迫。行招募之計。練溫處義勇。使為我爪牙。何須遠調客
兵。糜餉勞眾也哉。

乃釗案。海濱壯健。不為我用。即為賊誘。此必然之勢
也。團練行而賊之耳目。皆為我爪牙矣。或曰。團練之
時。設有奸民混入。為賊耳目。可奈何。曰。是不難。先由
本地公正紳士。公舉正副團總。由團總擇團長團員
擇丁壯。互相保結。稽查。如有奸人混入。連坐選舉之
人。首事選練兩卷。各法俱在。專為此弊設也。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三
沿海築礮堡說 同前

明嘉靖間。閩之漳泉。浙之溫處。傍海依山者。多以築寨
堡。得完。嘗取而論之。海賊所恃。銃礮能至百十步外。而
不能擊洞。重垣築堡之法。外用毛石砌成。其中築土四
五尺。可遮蔽銃礮。一利也。賊匪乘夜縱火。就僻村棚寮
潛蹤。一炬居民紛紛驚竄。既房屋皆在堡內。火無所施
二利也。鄉居四散。形勢單弱。難以守望相助。有堡以聚
之。則多者數百戶。少亦數十家。比廬聚族。聲勢雄壯。保
甲團練之法。均可就堡施行。三利也。散地難守。禦有堡
可憑。則聞警荷戈。登陣。數百人。分布。敷足四利也。民

間糧食牲畜俱納於內堡長堡副以時稽查買賣交易
耳目衆多不能潛行接濟之奸五利也鄉間村落相度
地勢相爲犄角一堡有警各堡互應或用遊截或行夾
攻六利也取土之處挖成深壕則堡成而壕具壕旁密
栽棘刺叢竹之類一二年後棘刺叢生是成鹿角寨
黎七利也惟愚民可樂成難慮始鄉人吝工費無遠慮
若明示利害俾令曉然於心地方官勸諭獎勵富者出
資貧者出力則一二年間環海一帶星羅棋布聲勢聯
絡足資捍禦矣

乃釗案或言嘉靖時倭寇槍斃力弱故礮堡卽足以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志

礮之若噴夷船上巨礮有非重垣所能遮蔽者不知
噴夷登岸僅用鳥槍未能移船上巨礮轟擊陸路城
垣也若濱海村莊離水次十數里或數十里者皆能
築堡圍練星羅棋布互相犄角雖外夷亦不敢輕進
况海濱盜賊乎此礮堡法特不宜於沿海太近船桅
礮力能及之處耳

礮樓瞭望法 同前

堵勦機宜第一要在偵探不誤惟探卒之用因地而異
山谷之間伶俐兵卒竟可假賊狀混入巢穴爲乞丐候
諸道路平原曠野則分塹探馬亦可遞偵賊屢至海洋

難言矣不能用馬而用船船行巨海中則爲波壓沈
大則用櫓用帆必須多人而煙波浩茫島嶼遮蔽賊船
灣泊行駕無從往探偶然相值賊順風而來船大帆闊
行使如飛探舟帆力不足反至落後海岸失事往往因
此礮樓之設高至三四丈再擇地勢高敞處及近洋島
嶼各作數座以當瞭望之墩臺俱有賊船傳礮爲號以
之濟探船之窮更爲得力

乃釗案樂副方伯此說爲嘉慶時廣東海盜言之與
今之備噴異矣然以礮樓瞭望賊船亦卽陸路望樓
之意且備內洋之盜亦可行故附錄於此。以上
武備輯要續編 卷九 水鄉守禦 志

五則皆海岸之事較之海中畢竟有著力處前明鄭
開陽江南經略 國朝張海珊湖濱預備事宜皆是
備陸居多內河且然海防何獨不然乎

入便不收是
報矣。即合
此輩挾私盜
賊更妙
勸爭訟又
一府

尚賦役厚風
俗與禮樂人
百善皆皆可
從此舉在

不立牌專事
防勝制侵擾
之弊亦宜保
長厚一防為
不守一防為
防勝制侵擾
之弊亦宜保
長厚一防為

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
覺察如此即奸偽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
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
強凌弱反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
賈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
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
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
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法其法甚
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著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
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二
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醇因是而修之導
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高才遠識者亦
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
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不勞而致也已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同前
編十家牌不立牌頭者所以防勝制侵擾之弊然在鄉
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眾
志齊一為此仰抄案回司即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備
行同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為眾信服者一
人為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

人為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

警此即團練
之事也
以下截持應
撰各事宜皆
保長之責

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即仰保長統率
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
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
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
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
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
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
鼓各家應之尤為快便此則各隨財力為之不在牌例
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即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
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事虛文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三

乃釗案十家牌法可以化莠民緝小盜息爭訟法至
善也若夫大夥劫盜百十成羣黨羽既多去來無定
必須各鄉團練截捕應援斷非保甲所能靖者觀文
成公於十家牌外又復增設保長則所以禦外賊者
有專屬矣惟團練從保甲入者先有講信修睦息訟
罷爭一段道理決於民心故無流弊若僅從事於團
練往往有習為鬪者是在地方州縣與首事人等
於團練之始即諭以忠君親上友助扶持之義不獨
可禦外來之盜賊並可息境內之紛爭未可因奉行
者之不善歸咎於團練遂以防禦劫盜之罪概責諸

保甲也讀文成兩論可以鑒矣

籌合民築堡禦賊疏 德泰贊榜奏

此流賊所以利走而不利守也數語是病清

此是病狀

此是脈案

以下欲言治法先言病源所以示治之故皆由村莊市鎮不能防守所致是謂病根

流賊所至處處有棲止有聚濟有黨行

臣明亮臣德榜奏言伏查教匪自上年至今竄及數省雖各路剿殺為數以千萬計而首逆尙未成擒餘黨

不形減少實緣各賊始尙據險屯聚得以合圍進搗近日則東奔西竄無久占之地無一定之所以劫掠為生

行不必畏懼住不藉棚帳黨與不待徵調蹂躪數千里飄忽無常臣等追賊自陝入陝經過被擾村莊有房屋

為賊所焚燬者有蓋藏一切為賊搜劫無遺者有男婦

四

人口為賊捕脅而去者堪憫情形一言難盡此時已經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破優之處急須安頓無恤未經被擾之處急須布置堵剿使賊無從劫掠而後可以衛民而困賊查各州縣在賊之民有城池以資保障其村莊市鎮之散處者僅恃有一二隘口鄉勇防獲或相離較遠猝然遇警不及應援或山路分岐設堵未週賊已闖入年餘以來百姓往往聞賊至倉皇匿避糧食衣物即為賊有其奔避稍後者則既劫其物并擄其人甚至備禦之火藥器械反以藉寇而資賊而各賊每至一處有房屋以棲止有衣食以接濟有勾結追脅之人為之引道路而供負載是以兩載用兵以來各省剿殺無慮千萬而賊黨不加少

所引難制官兵僅能守

城不及兼顧村市即使追賊亦復無益

此以下皆是治法治法者向築堡濟堵是也

堡中所設戶口之數聯戶為堡是通高之意所

保甲中其用

此築堡禦賊之效

且兵力以保城為急則村市已被焚掠以保荆襄為急則房竹安康已難兼顧往往官兵所向窮日追及而賊

一見即走旁分四竄本欲迎頭反成擊尾皆由前無阻截是以任其所之為今之計欲籌恤難民而困賊匪莫

若飭近賊州縣于大市鎮處所勸民脩築土堡環以深壕其餘散處村落酌量戶口多寡以一堡集居民三四

萬為率因地之宜就民之便或十餘村聯為一堡或數十村聯為一堡更有山村僻遠不能合併作堡者即移

入附近堡內所有糧食牛豕什物一併收入被難民人即於其中安置搭蓋草棚賊近則更番守禦賊遠則出

五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大講作該壯丁各保身家巡防自必奮勇壯丁不足更於鄉中擇其驍健者充當鄉勇酌給口糧即以代賑等語云武幹員二三人紳耆數人為之董率彈壓如此防範未被難之戶得有捍禦已被難之民得謀食息且收養堡內之人戶口有稽不特可免流離抑且賑無冒濫即其中有一二曾經人教首鼠兩端者亦皆有所拘束不致附和勾結則賊匪所至之地皆溝壑森嚴難以衝突各堡以逸待勞併力禦剿使賊處處受敵而人民不為逼處糧食牲畜不為劫奪火藥器械不為掠取賊必餓餓日就窮蹙加以勁兵雲集併力兜擒而後殺

鄰近事以証
之以見築堡
圍練之成功

以下通飭各
路照辦

居民先占空
案便成無東

大村鎮市
不能移人

堡者令其自
行築堡最為

周密

一賊即少一賊滅一股復除一股即如近日紳士梁友

設等築堡團練賊不能犯保護鄉里十餘萬人實有明

驗是以現飭湖北之助陽房縣竹山竹谿陝西之興安

白河海陽平利安東石泉等處一律相地脩築並移咨

汪新泰承恩選派能員及時籌辦此外或有須防設脩

築之處亦屬該撫臣暨地方官隨時酌量情形一體辨

理至於川東一帶每多險峻山寨為各賊負隅走險之

所祇須合附近居民預先移住其中一如守堡之法自

相捍衛其大村鎮市不便移入者則令仿照築堡似於

禦賊安民之道均有裨益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六

此籌辦堅壁清野之始議也當時果行或不致曠延
七載惜事旋中止至嘉慶六年始奉 旨通行耳

編原詳

乃劉案德侯此疏在嘉慶二年後來平定教匪方略

皆不外此老成遠見洵不誣也藉中大旨不外聯村

為堡築寨浚壕數端雖大夥流寇蔓延數省為害至

七八年之久亦皆從此殄滅何論十數百數之小盜

賊哉此疏皆合自固藩籬之事故備錄之

堅壁清野議 與太守景瀚

竊惟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處處有賊處

以下極言軍

極情形
漢夷滋擾海
疆當事者亦
持此議後皆
無益

調兵之害此
四語極包括

徵調之害一
召募之害二

此統率之難

此臨陣之難

此極言軍

處需兵員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歷郡不

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為辭於是調鄰省增新兵募鄉勇

但謂以多為貴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何則國朝經

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裏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錯

雜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也一調不已而至再再調不

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是無事之區又將

滋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

起事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取

充數非市井無賴之人則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

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紛然鳥獸散耳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七

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鄰里易得其力若以從征則

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不居未

受稍滴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

為之長者素昔等夷本無上下之分與以虛名強相鈐

制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忿而散求其

約束而整齊之各難矣其藉此為利開名數目領銀

糧者又無論也至於臨陣既未習乎戰鬪疑則易驚又

各自為步趨紛則易亂即或誘之以重利鼓之以大義
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聞然而進亦聞然而退耳
此鄉勇之害也且兵更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

與以後民間
供億苦累情
形歷歷如繪

統兵將領非
獨不能約束
且有縱兵橫

索者矣

此言貧困之
賊攻取甚難

此言奔竄之
賊追擊甚難

此言走將帶

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
疲於輓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跡糧運有
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
近地不足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為給價值而例案所銷
豈能費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十匹道途之費守候之
費津貼之費司事者口食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
又從而訖沒其中為日既久民力竭矣官吏但顧考成
一切以軍興法從事科斂督責民必不堪事變滋起或
遇水旱之災將何以處之况乎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
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而生變是所憂者不獨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八

輕重之不同

此山行自然
勉強之不同

此行走勢迥
之不同

此三句總束
以上四難

此尾追之難

此迎擊之難

此夾擊之難

此圍攻之難

此段總束上
文以見我兵
受制於賊不
能自主

佩帶不下二三十斤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
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趨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
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
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
按隊止必安營挖壕樹柵守卡貼牆日夜不得安歇此
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饑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負
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
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耳其首惡及全夥不可見也賊
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而放火使我
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蹤已遠矣此尾追所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九

九

武備推論更
為明確

略舉已悉之
事勢以証之

先安民後能
殺賊此是本
論然必民居
奠而後民志
固非大經濟

人不能道
堅壁高野四
字是此篇大
綱領固練壯
丁建立堡寨
又堅壁清野
之綱領此設
議論包舉無
遺以設七則
寸利皆從此
推出
此皆地方之
事故以擇其
更為尤者
賊根本

將領惟斤斤自保今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感
事即或領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餘奔
馳半月之久力疲氣阻其勢又為今兵之續賊勢益張
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為今之計將
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去賊未至通江而
通江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效死勿去其誰與守此
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殺賊以安民也今必先安民然
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無所裹脅多一民即
少一賊矣民居奠則賊食絕使之無所踴原民存一日
之糧即賊少一日之食矣為今之計必先行堅壁清野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十

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
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
深溝高壘積穀練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
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為
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致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
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
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則死
耳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必先選擇良吏一省
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牧令豈無二十餘人其
奔走趨事明白勒翰佐貳豈無數人今川省賊所往來

先就流賊所
擾之地分析
言之然後所
用之人所辦
之事皆有條
理矣

此段已纂入
簡難卷
天生險阻只
須加高

村莊市鎮必
須築堡挖壕

此段已纂入
首事卷
成別擇其
為之則

川東惟夔州一府達州一州川北惟保寧順慶二府而
已陝西惟興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陽一府湖北
惟荊州宜昌施南襄陽鄖陽五府而已所屬牧令賢者
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
道府董局事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
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三月可以畢事其
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等處者加
卑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
官貸其資茅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弗毀賊未
至時仍可照常安業也其村莊市鎮人烟湊集如臨江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十一

市普安場等處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為築城堡外挖
深壕務令廣為民居若星在外者移入之磚石木料匠
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有貧乏者量給口糧
以代贖贖其家則選擇頭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
隨之一切事宜高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
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者民舉為寨長堡長給以頂戴子
以鈐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戶口董視工程經
營錢糧稽查出入訓練壯丁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為之
副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清查保甲戶
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疑其為間諜也即久居者亦

此治匪類之法

此安頓良民之法

此段已纂入選錄卷○官為訓練○鄉兵祇守禦本寨堡練本州縣及鄰堡而不出征此段及下等

度經費則均糶入食用卷

以上經畫七則以下十利則皆足散人

其行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准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踪跡可疑尚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別居自便毋使滲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土若干詳註冊內以便稽核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人編為部伍烏槍刀矛各習一技官為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寨擇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鄰堡告急許其以半球接其次則積貯糧穀堡寨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國戶有糧難以盡移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三

者官給銀收買入倉無者買於鄰近各鄉官兵經過即以此租供支賊至閉寨壯丁守陴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練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即為本鄉社倉分貯常平一遇災歉即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經費所有築臺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搭棚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寨長司其出入惟倉糧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為報銷其餘銀均攤於堡寨居民所有田地分為十年或八年隨地丁徵過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

皆自然總由無守禦之法保全良民利

制奔竄賊利

制負固賊利

保障鄉村何是保障城邑此段實是正論

保障州縣利

此二種官費不少

官臺站費利

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寨林立聲勢聯絡民居既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團聚一家無流離死亡之憂不慮為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三

山之堡寨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既竭終亦歸于死亡逃散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其利三也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根本無所庇鄉村皆為賊所蹂躪其城郭之亡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蔽擁護賊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賊將腹背受敵况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其利四也堡寨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或十餘里官兵經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無須兵勇護之即於堡寨之在大路者設夫馬遞送可以省臺站之費其利五

五

率制流賊只須如此辦法無形之害消解尤為不少他變不生利

既可省費兼可以情法維繫之
首費息事利

化接為良利
人

後患則費路利九
此十六字是探本之論全在任事之人

一勞永逸利
此

也每省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之不得攻陷城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

其小者也兵少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致空虛亦無虞更生他變其利六也守陣壯丁惟賊至

時數日給以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

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鄉勇從征日久習於兇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為將來無窮之隱憂其利七也保伍時相糾察而堡寨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奸宄無容身之地其桀驁不馴如啣嚙者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四

亦儲而不敢肆可以漸化為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為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雜真頑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一併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乎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其利九也規模既定守而勿失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合不從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井如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其利十也然而愚者可與樂成難於圖始因循目下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沮之者一則曰驟

撥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遇

最多

通遠治體之言

所見遠大苟且目前者烏足以語此

後來果如所言然當先生建議之時即

有持迂緩之說以阻之者

明晰之至

焚燒房屋殺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于利害所全者大即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為之况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法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各省所行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為之未為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羅網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五

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即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寨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者不過三四十州縣耳袁多益寡合計每省用銀不過一百萬而已後此即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月需銀百萬兩而靡所底止者其費何如且惟買糧為費較鉅而糧分貯於堡寨何異貯於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欸是不獨省費且並無所費矣一則畏其煩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慮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

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

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

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

以上解釋四
難尼彼諸俗
之見
此皆必至之
勢非深謀遠
慮心乎國者
者焉能及此

此三空為古
今同病先生
將病源說透
再為下藥其
功不小

其煩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民豈
能不為撫恤清查戶口脩理房屋弔生恤死賑乏周貧
其煩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預
滿於未事之先乎是數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
急務莫有先於此者矣不然不務安民何以禦賊民懼
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徭愈重師愈久則擾累
愈多數月之後恐民見賊至將不逃而與之合矣今不
早為後悔無及謹陳一得之愚以埃採擇焉

乃劉案堅壁清野之議創於海峯先生蓋即德侯築
堡禦賊之法也德侯一疏特渾舉其大凡而已先生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通達治體學究本原而又從軍日久目覩時艱深維
所以匡救之道經畫七則與三害十利四難無一字
非實事求是後來平定教匪方略皆由於此中間以
州縣之有鄉村譬樹之有枝葉尤為確當有臨民之
責者不可不思所以庇其本根歟

禦賊議 權大令奉

方今之患營空倉庫空然轉其空而實之蓋有道存
焉奸匪之徒矚此三空恣行搶劫所過村寨居民奔逃
無敢堵禦之者使所過之處即空一處不早為之所其
空蓋深事不可為蓋三空之患猶恃有民固其民不至

三空根本命
匪中明保甲
團練鄉勇皆
從本道上用
民心固結則
不畏賊而賊
轉生畏此一
定之理
守禦分城保
村寨兩層

其事入往往
以驚惶百姓
為藉口此極
特先叫破
以下皆言能
守之利能守
則民心自固
轉空為實商
有至理
對上三空用
藥

於奔逃使之各自為守在於檄行州縣申明保甲團集
鄉勇凡民之逃生於畏賊一人逃羣從而逃棄其家室
老幼蓄積賊得據之以恣其擄掠淫殺故賊愈張而愈
多遂至於不可制今固結居民民有所恃不至於畏賊
各顧其室家老幼蓄積齊力出而禦賊賊聞之必不敢
來攻蓋攻難於守城堡之守以高臨下村寨之守以逸
待勞故守者之一可以敵攻者之百凡城池以官吏領
之以士民佐之村寨以士民之有身家智略者領之各
率其子弟年少豪勇以佐之賊必不敢入故申保甲集
鄉勇得萬兵於農守望相助之遺意不假力於營不待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七

饒於倉不仰給於庫各自為守不仰於官而賊不能擾
轉其空而實之此不易之道也此事之行或疑其驚惶
百姓夫百姓驚惶由於無所倚恃故聞賊即驚賊至即
逃今使四鄉之民各恃其村堡都會市井之民各恃其
城郭關廂不畏賊而怒賊且同心共憤以攻賊正所以
安集百姓使之有定心也固民即能任地任地即能生
財此相因之道民心既固不至奔逃耕於野為農民聚
於堡為鄉勇則民皆兵也民不散而地不荒耕種如故
而糧有自出是倉不空也丁地之銀版鹽之額舉皆如
舊是庫不空也夫三害而獲三利出一紙通行文書可

以下責成州縣得人則事無不辦矣其間能使則縣皆得其人者伊誰之責哉今之州縣現避虛分之下取可也

英夷在浙生由浙海而犯

以收實效矣蓋為政之道憲府總其大州縣任其成故地方有事責成於州縣州縣雖曰親民亦不能以一身獨為也必分之士民書役鄉保以共襄其成夫獲一案有賞失一盜有罰處分皆歸於州縣故州縣莫不盡力竊強黨少則曰盜奸匪成群則曰賊然總之皆盜也責成於州縣非難辨者也漢時渤海賊起龔遂為守單市到官城即解散胙胗殺太守朝議棄之杜欽說王鳳遣任職太守往於是陳立為守即便誅平古來如此者甚多故功成多由于守令凡夷民之變宜選州縣夙有威望為夷民所信服者鎮撫之庶幾收龔遂陳立之效亦一策也

武備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大

乃劍案今之州縣皆藉口於倉庫營三空謂天下無一可為之事矣默齋先生轉空為實之法獨推本於責成州縣則結居民與海峯龔太守堅壁清野議所見略同兩公皆州縣中最卓著者而所言若此信非書生紙上空談也以下各條皆分輯各卷茲特錄其前議云

防備鎮通海各屬團練論 但都轉明倫

道光二十一年秋七月英夷犯順擾害閩省之廈門八月復犯浙江之定海再犯鎮海乃駕杉板船駛入內

先言浙省內河居民不能上為預備以致聞警逃竄種種受害情形土賊搶劫甚於外寇從來因逃徙而先受累者大率由此可慨也借浙事為炯戒故反覆言之

河占據寧波閩人餘姚而後退此固漢奸鈞引夷人為之嚮導以致逆夷狼奔豕突虎視鴟張然亦由浙人之氣不振志不齊平昔不知豫備之謀臨事不知守望之助在國不知同仇之義在鄉不知保聚之方一經警報遙傳竟致聞風喪膽只知自全性命各顧身家殊不知我一動搖奸人竊發未待逆夷之到先罹土賊之克卒之自全性命而性命不可全各顧身家而身家不可顧無論貧富同一死亡言念于茲悔之何及鄉使於上年逆夷侵擾定海之後各城鄉早為有備無患之圖富者出資貧者出力鄉則築砦而共戍城則授兵而登陴人

武備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充

次引粵東義民同心敵賊之效此數語最為扼要此皆英奸所為後來深入長江皆由於此

心既堅即取此鯨鯢以為大戮亦不難矣往歲逆夷在粵論計求和既而復肆克殘闖入滋擾義民同心敵愾擒其梟將嗚嗚嗚嗚幾將聚而殲旃至今不敢窺粵東此其明証夫英逆所恃者漢奸漢奸所圖者剽掠則欲防噴逆必當先防漢奸也噴逆之逞克在洋面漢奸之煽向在內河則重防內河亦當如防洋面也爾者逆火拆毀寧波房屋製備小船仿我冠裳多購鞍馬是其心懷叵測欲大肆克毒以擾我內河各郡縣不第如前此之徒恃河船獵獮外洋而已也現奉 上諭合沿海村莊居民以古人堅壁清野之法變通而為清海之

當日輿論皆
然以致逆夷
直犯金陵如
入無人之境

先引前明倭
患

近事以見
內河之不足

此等名亦
其害之長
遠矣而巳

通達治體之
不獨勸州

法或築土堡或用沙墩自為障蔽大小村莊各自團練
互相聯絡一有警急屬至應援天語諄諄所以為我

民謀保身家者至周且備本道九秋莅任曾經出示勸
諭團練以助軍力乃至今猶未盡舉行者大都謂防堵

之事重在海濱蘇省惟吳淞口為最要耳大江則各有
暗沙四桅船必不敢入內河則更多淺阻杉板船亦不

能來招募既徒費餉團練又空勞民內地無憂不勞過
慮吁信如斯言則是苟且偷安而不計及後日之害也

前明倭寇之亂江浙罹寇莫不由外海而入內河由水
道而擾陸路鑒此目前車已不堪設想況近日四明失守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三

逆夷擄掠資財姦淫婦女無所不至其火輪船直由大
洋而逼鎮海之城其杉板船復由內河而入餘姚之境

不此之慮乃泄泄然畏難苟安在小民難以慮始原不
是貴地方官各有守土之責奈何奉行諭旨不亟為

思慮預防之計而乃聽民之自便乎或曰地方之貧富
不同風氣之強弱不同形勢之夷險又不同必一一繩

之以團練強之為壯勇迫之既有所不可聽之則有所
難成執官法則不便於民圖目前則貽患於後惡乎可

余曰否否為政者當因地制宜隨俗利導求民之利而
為之知民之害而去之勿苦民以所難勿聽民之自逸

輪修守備已
也
以下議論皆
破以上三說
先言發實之
處

欠言發實之
處

團練大綱此
段議論甚
矣

一二處辦有

勉而行之示之以信久之久之習成自然所謂以侯道
使民雖勞不怨也夫地方有貧富則勸捐之法宜辨風

氣有強弱則簡丁之法宜辨形勢有險夷則量地之法
宜辨若丹徒若通州既多殷實紳商且素急公好義歷

來修城助賑捐有成規不過取一於千百之中自足敷
招募壯丁製備器械補葺城垣之用在公事為共衛疆

宇在紳民即自保身家此亦何畏而不為何為而不成
其餘常州各屬鎮江各屬通州各屬及海門一廳則無

富商大賈可以勸捐自當審量情形隨機設法使我民
各保身家自為團聚為之祛其弊使知有利而無害則

武備輯要續編 卷十 鄉守通論 三

事可以興為之及其煩使知易舉而莫廢則事可以成
益富民少則不可專言捐資而累富民也貧民多則不

可專言派丁而累貧民也團練伊始則官防需索之煩
不可假手於胥役也團練既成則當除徵調之令而

使紳士自衛其身家也今與我紳民約凡團練一切悉責
成紳士就便於民間者計議行之紳士不能號召鄉里

官為之總其權而已團練之法於鄉則以大村統小村
於城則以大廟統小廟就城鄉各舉公正有為紳士為

衆所信服者即所居之地編查戶籍簡料丁壯製備器
械演習武技以其冊存之本團互為稽查然後擇一二



八陣發明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八陣發明目錄

闕微

口口口口圖說

附或問

受祺按原圖已次謹考其說有云今法中畫井字四正四奇開方為九又或問引李衛公問答其形井字開方九焉是此圖當是表八陣開方之義也

握奇圖說

附或問

定名號圖說

附或問

定將帥圖說

附或問

旗鼓圖說

附或問

分車步騎圖說

附或問

八陣發明目錄

中軍五軍圖說

附或問

正軍三軍圖說

附或問

奇軍一軍圖說

附或問

偏軍三部圖說

附或問

隊伍圖說

附或問

騎兵卻月外向圖說

附或問

騎兵鉤連圖說

附或問

八陣全軍大陣總說前

附或問

大陣鉤連合一圖說

附或問

大陣陣間容陣圖說

附或問

六陣首尾奇正圖說

附或問

大陣開門圖說

附或問

八陣全軍大陣總說後

附或問

八陣分軍總說前

附或問

八陣分軍第一圖說

附或問

八陣分軍第二圖說

附或問

八陣分軍第三圖說

附或問

八陣分軍第四圖說

附或問

八陣分軍總說後

附或問

變陣總說

附或問

八陣發明目錄

變陣第一圖說

附或問

變陣第二圖說

附或問

變陣第三圖說

附或問

變陣第四圖說

附或問

變陣第五圖說

附或問

變陣第六圖說

附或問

變陣第七圖說

附或問

變陣第八圖說

附或問

變陣第九圖說

附或問

變陣第十圖說

附或問

變陣第十一圖說

附或問

變陣第十二圖說

附或問

八陣發明目錄

三

八陣發明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梓亭先生
遺書之

剛微

子之所慎戰爲其一朱子曰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若是乎兵之不可以不學也自學士大夫不知兵而文與武歧爲二自武夫戰將不知陣而戰與陣又歧爲二是故自三代而下善戰者無慮數百而求其堂堂正正陣而後戰合於王者之師者無一人焉非世之必無其人不學而後無其人也自漢孔明以王佐之才推演八陣匡君定國而又以其不傳之

八陣發明

一

祕奇之於魚復其開示後世可謂深且至矣而演而述之者益爲詭異至使讀者不可究詰故愚謂陣學之晦晦於不言陣者尚淺而晦於言陣者特甚此非虛語也夫言陣而陣益晦者其失不在於不知兵而在於不知理兵必閱歷而後知在學者固不可以強能至於營陣之體金鼓之節分數之辨則皆有一至平至實之理存焉非萬萬不可學而能不可求而至也儀生海濱志聖人之道俎豆未習何敢言兵然每觀中原喪亂赤子罹毒未嘗不痛心念之凡書有言兵者必取而究讀凡人自兵閒來者必從而採訪或

遠觀軍容或遙度勝負蓋積久而於孔明之八陣恍然若有遇焉非謂孔明之八陣斷斷乎其如是也營陣之體金鼓之節分數之辨蓋亦準諸至平至實之理自信古人復起當不易吾言耳嘗試論之陣何從起乎起於用衆也衆則易亂亂則易潰是故金鼓以教耳旌旗以教目而陣法生焉八陣從何起乎起於衆而不知左指揮約束之有旌旗金鼓之力所不及者是故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中外奇正四頭八尾而八陣之法生焉故八陣者所以用大衆也先爲不

八陣發明

二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如是而已非有怪異奇巧坐得必勝之術如世俗陰陽鬼神之說也去古既遠異說如林愚故於首卷正其謬而復於次卷闡其微意如左雖未必孔明之舊而於國家致用之旨或庶幾不悖云

按第一圖已佚原說標題指意亦復殘闕茲
謹依原本摹刻未敢以意為增損也受祺識

八陣發明

三

六軍然亦以備更

草莽

番無舉軍征

伏戎邊關入寇動輒數十萬

舉大眾以克之於是有用師至十萬

尋以百

眾用兵之法亦愈難是故王邑王
以八十萬敗高歡宇文泰蓋世之

八陣發明

四

英雄也而沙苑邙山之戰用兵既多置陣既大首尾
懸絕前後不聞或左勝而右復敗或右勝而左復敗
此非兵之過用兵者之過也夫軍踰萬人則當另講
分營之法孫子有言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何以謂
之分數則分營是矣古今所傳隅落鈎連者謂分營
也軍多則營多營多則陣多故三軍則為三陣孺葛
之戰王為正軍號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
是也五軍則為五陣垓下之戰韓信自當項羽孔將
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終侯柴將軍又居皇
帝之後是也七軍則為七陣李靖六花實為七軍內
環之圓外畫之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是也由此觀
之則八陣為八軍其中之所藏更有在八軍之外者
不問可知矣諸家之謬既不知八陣為大陣則凡所
謂隅落鈎連者皆以為隊伍部曲之事而不知分營
分陣即知分營分陣或為六八鈎連或為十二十六
鈎連則不知握奇虛中與六四正四奇居重馭輕之
理此賢智雖多而八陣所以常不明也今法中畫井
字四正四奇開方為九中倍四正四正倍四奇共
為九軍中軍雖各為一陣一營則分而五之一居中
四居四維俱為四鈎連四一雖各為一陣而營則分

而三之一居中爲正俱四鉤連二居兩旁附右者俱二鉤連其卻月二十四則以其十六二鉤連爲八營其八則自爲營附於四正之兩翼夫必爲二四鉤連者兵法非三五不成軍也二鉤連卽三四鉤連卽五三者一前兩翼五者左右中前後制軍之道惟此爲得其說詳後握奇圖及分圖中此不復贅合而數之中軍五軍爲五營四正四奇八軍爲八營八偏八軍爲八營卻月十六軍爲十六營合中外大小共三十七營而分軍立營之法於斯大備善治兵者統而馭之或合或分或左或右雖數十萬之衆可使如一人

八陣發明

五

卽有數萬寇盜芟而刈之不足平矣豈至委頓遲重犯昔人用衆之失哉

附或問

問八陣六十四漫無鉤連之迹昔人鉤連甚多爲說不一何處見得決當如此曰井田爲兵法之祖一言自不可易六十四雖無鉤連之迹然只畫井字細觀之自見既見得是處則諸圖非是處亦自見也

問井田形勢九區皆正方今照圖畫井字厚薄不均與井田不類如何曰此八陣與井田理一分殊

處也井田之意務在均平使公家之田稍淨於八家一寸則不均不平而怨聲作矣故百畝公田之中尙須以二十畝廬舍以正什一之數而後田制始定八陣主於用兵須有居重馭輕之理若中一陣與外八陣等則尾大不掉矣故雖同爲井形而中軍則必倍四正四正則必倍四奇而後可以如身使臂臂使指此八陣與井田所以形同而實不同也李見衡未覩此祕便有九九八十一之陣問畫井字細觀分營信當若此若中軍又分爲五營恐不必然曰八陣不特大陣有井字卽中軍十

八陣發明

六

六點又有一小井字細玩自見李衛公問答所謂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閑地是說中五軍也

問何處見得八陣爲四正四隅開方九軍曰只以古人置陣法觀之則自見矣凡爲三陣者形必如品爲五陣者形必如五花爲七陣者形必如六出則爲八陣者必四正四隅開方九軍此不易之定論也孔明只順理之自然更無作聰明的意思

問八陣之數當用幾何則足用矣曰最少則十萬次則二十萬以至三十萬至矣極矣不必加矣苟

得三十萬素練之兵則雄冠百萬廓清無難若無八陣法則少固不堪多益爲累

問三十萬兵聚之京師則有餘散之天下則不足且散而不便於教如何曰此亦謂京師耳若唐制府兵六百餘所而關中居其半宋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及關設五府七十二衛三十萬不多也至於天下之兵則當下八陣教法於郡國令郡國依奇正偏營之制如法教習當備一軍者則爲一軍當備三軍五軍者則爲三軍五軍審其衝腹辨其險易以爲多寡少至一部一司皆可分立有大事

八陣發明

七

則命大帥統而合之隨宜措使京營之兵用以居重馭輕如此則無往而非八陣我國家衛所之法頗得此意將軍之有掛印蓋謂此也

問大陣小陣其體一耳大陣分九軍而小陣則爲中外二層何也曰此又大陣小陣理一分殊之別也凡大陣最忌散懈故欲其謹嚴小陣最忌迫威故又欲其寬展此如昔人論書謂大字欲其結構謹嚴小字欲其形神散朗卽此類也以三十萬之兵依法列陣開方占地不下數里若大陣爲中外二層則軍開地展更當增二十里每面方三十里

中外相去亦數里呼吸不通成何陣勢若小陣中外九軍則軍縮地收又當減地五六里每面又止三四里中間人馬滾作一團又成何陣勢此處細細尋玩則知大陣之爲中外九軍小陣之爲中外二層皆理之自然固非人力所能強爲亦非私智所能穿鑿也

問九軍之外更可爲十二軍否曰李靖十二辰陣卽十二軍也其陣隊大約與八陣等但無奇正輕重之別故不取觀首卷十二辰陣論正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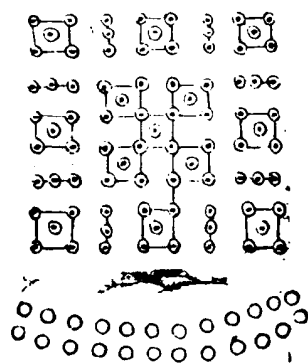
問用軍至四五十萬或百萬則營陣之法當何如

八陣發明

八

曰用兵不過三十萬卽過三十萬斷無合營合陣之理蓋地勢亦有限也古人用兵卽數萬亦不欲聚之一處况多至百萬乎必不得已而用百萬或水陸分營或數道並進何必聚之一處蹈尋邑符堅之失

握奇圖



八陣發明

九

握奇圖說

握奇之說起於風后握機經其言曰四為正四為奇
 餘奇為握機世遂謂黃帝陣為握奇然不知何者為
 握奇又李衛公問答載唐太宗與李靖論八陣曰陣
 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世遂謂孔明八陣亦有
 握奇然亦不知何者為握奇或曰中心一陣握八陣
 之奇故中心十六即外之四十八之奇或又曰奇零
 之兵大將居中所握如古歷法歸餘於終之義二說
 皆得其彷彿而未識其精妙此不識八陣數起於五
 之法不識八陣數起於五之法則信古太尊泥古太

甚或鈎連為六而六不成軍或鈎連為八而八不成
 軍或鈎連為二為四而終不成軍譬之人有手足而
 無腹心畫龍有鱗甲而無目睛雖具體無益即有善
 用兵如李靖諸人者其制軍定伍與古握奇暗合然
 而中心一點則自古及今未嘗道破無惑乎世之贖
 贖於握奇也夫握奇之法不獨中軍有之即三十六
 營皆有之不獨三十六營有之即八八六十四部皆
 有之不獨六十四部有之即二十四劄月亦有之故
 隊不得則不成其為隊營不得則不成其為營步不
 得則不成其為步騎不得則不成其為騎凡制軍之

八陣發明

十

法皆然不獨八陣而後有握奇也至於握奇之中更
 有握奇握奇之外又有握奇其精微變動不可言盡
 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古人之法何足以知之故孔
 明於此慎重祕惜凡六十四二十四皆列其偶數而
 奇者則引而不發以俟學者之善悟猶之庖犧之畫
 卦分陰分陽分老分少列而為八重而為六十四無
 所不可而獨太極一點必至孔子而始發其微周子
 而始圖其象此非庖犧氏之祕而不言彼蓋以為不
 必言且又非言之所可盡也善乎蘇氏八陣詩有云
 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

夫兵雖一家之學然形而下者可傳形而上者不可傳也非心悟曷由通其故乎世之學陣者不識此意徒泥紙上空文壘間成迹所以左右鈎連終無是處亦何怪千百年來無一人得孔明之意者雖然兵陰事聖人猶重言之握奇圖說子亦嫌其洩古人之秘矣後之覽者其尙敬之哉

附或問

問何以知古人握奇引而不發曰於最中一點知之凡制軍中軍大將未有不處於最中者今八陣圖虛其最中以此知握奇引而不發也且八陣明

八陣發明

十一

明九軍卻不曰九陣而曰八陣便有箇引而不發的意思李靖七軍名曰六花亦祖此意也

問何以知每軍皆有握奇曰古人制軍皆用奇數今此陣獨偶數以此知每軍皆有握奇也

問隊不得則不成其爲隊營不得則不成其爲營曰奇者奇也凡物數偶則體相敵而不相下奇則無對無對則尊尊則能統衆卽如五人爲伍四人俱是偶數各不相下其伍長則是奇奇則能統四人故伍長亦可謂之握奇其餘千百夫長皆然故曰隊不得則不成其爲隊營不得則不成其爲

營

問握奇圖中心一點謂之奇是矣然圖中六十四點中心皆有微黑二十四卻月中心皆有微白是屬何意曰此所謂握奇之中又有握奇也凡握奇以奇偶之奇論則一伍卽以伍長爲奇一隊卽以隊長爲奇一部卽以部將及中部爲奇一營卽以營將及中營爲奇若以奇零之奇論則火兵卽隊伍之奇家丁卽營部將之奇雜流游闕餘丁卽中軍大將之奇要之識得握奇大意則無往非握奇妙處

八陣發明

十二

問握奇之外又有握奇曰正軍六十四以中十六爲外四十八之奇是矣然六十四正軍之外又有二十四遊軍又以二十四爲六十四之奇也

問握奇配太極大意曰最中一點猶之統體之太極其餘諸點猶之物物之太極先儒有言天下未嘗無對從中出者無對太極從中出者也握奇亦從中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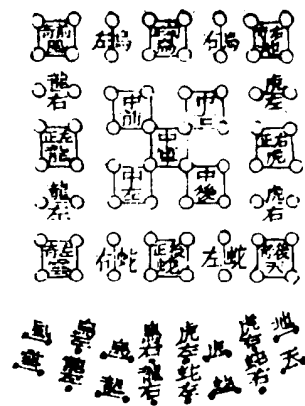
問握奇又云握機當以何者爲是曰李衛公問答有之矣太宗問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或謂握機何謂也靖對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握機其義則一攷

其辭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臣謂兵無不
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謂餘奇為是

八陣發明

三

定名號圖



定名號圖說

八陣發明

十四

名號者軍之所由辨也軍既分營則不得不為名以
命之為號以別之所以便指揮定分數此可以義起
非必拘拘焉以古之名號為今之名號也然使稱道
錯雜名不雅馴則足以惑軍志而亂等威如唐李靖
六軍既曰左軍右軍矣而又曰左虞侯右虞侯左右
不已重複乎又如唐制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之
皆取天星為名名既繁雜軍將難於暗記又或合營
合陣則號色易亂奇正無別是名號雖微亦不可無
一明白簡當之法以示之也夫明白簡當之法不過

前後左右中外奇正而已前後左右即八陣起數於五之法軍中一定不可易之理昔孫武教宮嬪曰汝知爾左右手心背乎左右手心背即前後左右也禮記軍行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左傳軍行右轅左追尊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是前後左右久爲古人用兵良法今人斷不能外中四軍分前後左右正也即更加於外四軍不過前後左右但別之以四正而已更加以隅四軍亦不過前後左右但別之以四奇而已龍虎鳥蛇前後左右之別名也天地風雲四隅之別名也名繁則恐混故又爲別名以表之所謂

八陣發明

五

號也八偏不另立名號隨四正分左右者屬將不得專稱也十六騎營亦不另立名號隨正陣之名號者車步之與騎動輒相資每車步二分則當隸以騎軍一分其勢若輔車之相依子母之相顧不可分也立營雖多其稱甚簡大將居中而運則營部易辨而指揮不繁士卒環拱而列則位置久定而分數不雜此古人所以治衆如治寡而御一人不爲逸御千萬人不爲勞也歟

附或問

問有名復有號似恐重複曰然從來軍營俱有

無號此因前後左右太多又舊有天地風雲等名故仍之耳要之亦可不必也

問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果出於武侯所命否曰此非武侯所命其說亦出於握奇經握奇經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後之龍虎奇正之名由此起也但此等無關利害可用則用之不必過爲分別也

問李靖書有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此言是否曰衛公問答是假書其中議論中窾者固多悖理者亦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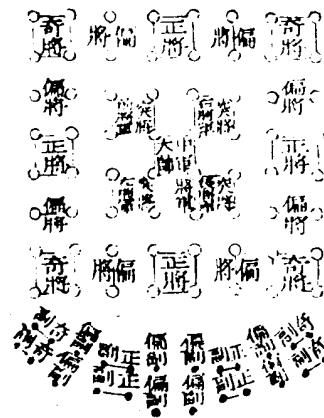
八陣發明

六

其論天地風雲之言甚無意義諸家辨之甚詳今從諸家言可也

問八偏營隨四正分左右得毋與四正營左右部伍相混否曰四正營中是左右部八偏營是左右營營部不同何愁相混

定將帥圖



八陣發明

七

定將帥圖說

有陣必有將兵法之常自昔人多誤以八陣為小陣故八八六十四部每以今之百夫長當之官卑則力微力微則勢弱以小官馭弱陣未有不敗者也八陣之法合三十七營不下二三十萬之眾其營皆萬人之營其將皆萬人之將即偏裨所領亦不啻四五千人豈區區百夫長乎今法大陣之中凡四鈎連者皆全師將為正將二鈎連者皆偏師將為偏將遊軍之中則以二鈎連者為鐵騎將為正將無鈎連者為輕騎將為偏將其尊卑之次則中軍大帥為全軍之主

前後左右中五將軍次大帥龍虎鳥蛇四正將次五將軍天地風雲四奇將又次正將八偏將又次奇將騎軍之職其偏正俱亞於車步一等或分或合便於統屬中五營突將則專屬五將軍如此則一陣之中有大將有偏裨有輕兵有重兵步騎相參奇正相輔中外之勢定指臂之形成矣

附或問

問大帥如今之督師乎曰即今之督師但今之大帥不如古者有三古之大帥必知兵今之大帥不知兵一也古之大帥其所用之兵即大帥平日所

八陣發明

六

練上下相信緩急可用今則以不識一面之人一旦推而納諸軍中其情不親二也古之大帥其於統率之諸軍即不能人人教之練之識之認之然其麾下必有親信素練敢死之士以為爪牙羽翼故可以居重馭輕而無尾大不掉之患今則孤身入軍左右皆不知名之人三也必欲殺賊務使今之大帥如古之大帥則庶乎其可矣
問大帥如此莫權太重否曰大帥者國之所恃以為安危者也故必其人而可用然後用之此信之平日非卒求之一朝也如既用而疑之忌之又從

而擊其肘此人主自殺其國非獨殺大帥也兵志曰人主任將設壇推轂乃操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又操鉞而授之柄曰從此下至地者將軍制之其信任如此故大將得以成其功今人臨敵論將不講委任專講牽制功何由成賊何由滅乎

問大帥之旁有中軍何也曰此與前後左右四將軍對者也中軍雖有大帥然大帥兼統三十六營之事不得獨治一營必設專官以督之此中軍將軍所以不可已也若傳宣軍令參贊軍務則另有

八陣發明

六

其人非此中軍之謂

問分定將帥似有條理但未審武侯時果有此制度否曰此等事可以義起不必拘拘於古人有無然以書攷之似亦有暗合者據通鑑劉備進位漢中王封關某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又孔明出祁山李嚴為前將軍王平為參軍統五部此即前後左右中五軍之類也趙雲為鎮東將軍鄧芝為揚武將軍據箕谷此即奇正八軍之類也馬謖敗於街亭裨將軍王平領數千人獨全此即八偏軍之類也後出師表

有故騎武騎此即卻月正奇偏營騎將之類也又有突將無前此即中五營突將之類也凡此等事多有暗合即職名偶異亦是各代制度不同善法古者但當相時定制不必拘拘耳

問騎將既分屬各營今另為一宗處於陣後得毋與諸營本將情誼不相連屬否曰此為大陣合營言之也若分營則各隨本將何不連屬之有

問騎兵勢力嘗過步軍今其職雖副於車步然或不能制則如之何曰此慮甚是然自有防微之法凡制軍時騎軍副將皆令車步正將自行推擇則

八陣發明

七

斷無此慮矣且車步之將其職原兼統騎兵非車步將專統車步騎將專統騎也

旗鼓圖



八陣發明

三

旗鼓圖說

左氏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孫子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旗鼓者一軍之手口也一人相對而告語所言無不聞所指無不見也十人則已雜百人則囂然莫之聽賂故爲旗以代手爲鼓以代口御百萬之兵而令出衆喻捷如影響此旗鼓之力也兵法不傳旗鼓道壞若名將皆以野戰爲能旌旗徒以悅耳目金鼓止以助軍聲而耳目之教盡廢矣卽唐宋教旗之法具載典策然亦寥寥數言未見精采惟本朝戚繼光作紀效新書其耳目篇

載金鼓旌旗之法獨爲詳盡可謂今古無兩但繼光所言止於一營之事一營所及不過萬人耳萬人之

外鼓不可得聞旗不可得見則旗鼓之力又有所不及者爲之奈何曰是無他道分數而已矣軍多則爲之分部部多則爲之分營營多則爲之各建旗鼓是則旗鼓之中有分數存焉此不易之理也每見古今將數十萬之衆者前後不相聞號令不相及往往輒敗此不識旗鼓之分數耳今八陣爲營三十有七爲將三十有七則爲旗鼓亦三十有七而三十七營之旗鼓又總聽命於中軍之旗鼓如此則真如身使臂

八陣發明

三

臂使指不特三十萬之衆如一人卽百萬之衆亦如一人矣

附或問

問旗鼓卽今大將所建旗鼓耶曰然凡軍中有色者皆謂之旗有聲者皆謂之鼓但總聽命於中軍之旗鼓耳

問合營時各營旗鼓聽命於中軍分營則各營何所聽命曰若分營相去既遠營將但聽指揮於大將旗鼓則自爲政可也

問旗鼓爲中軍耳目是矣然太明白恐敵人又窺

我動止柰何曰旗鼓云者所謂道其常不道其變也若因時運用則在主將一心如鳴金則退軍之常也昔人有令軍中聞金鳴一聲則退連鳴二聲則急進者敵遂大敗此等事不可預擬在臨時設施耳

問殷孝祖每戰以鼓蓋自隨軍中謂之死將後果為流矢所中而死高敖曹建旗鼓臨陣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王思政每戰必敝衣破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何如曰旗鼓軍之常也隱旗易鼓軍之變也顧用之何如耳井陘之役韓信自建大

八陣發明

三

將旗鼓而勝趙人韓世忠錦衣驄馬立陣前而走金虜事不可一例論也且將之所在不使人知者亦謂野戰耳若置陣既周敵雖知之見之亦無由攻之此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分車步騎圖



八陣發明

三

分車步騎圖說

戰陣之用車步騎三者而已車利守騎利衝步衝守兼利車騎利易野步兵利險野三者各有所宜不相借也然而有相資之力步得車則藩衛有備車得步則伏擊有用車步得騎則追奔衝襲有恃此所謂相資也亦有相勝之勢步不敵騎騎不敵車又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徑川邱阜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此所謂相勝也故善用兵者收相資之益而擅相勝之利自八陣法不傳

觀魚復舊迹者但知方陣爲步兵御月爲騎兵而已
至於車戰之法則棄而不講夫車戰之法自周漢以
來未之或廢孔明興師動衆六出祁山史冊不聞用
車戰者獨道險阻難於車戰也夫衰斜之道步不得
比肩馬不得並轡曹操謂爲五百里石穴孔明出
師往往難於糧運不得已而創木牛流馬此不能用
車之明證也若使兵一出險稍得駐足之地則伐材
聚工制車教戰不過旬月事耳誰謂孔明必不用車
戰乎且夫善師古者不泥古馬隆李靖師孔明者也
然其破羌虜擒頡利皆以偏箱鹿角束伍治力則車

八陣發明

五

戰之必當講斷斷如也昔五胡雲擾之時南北鼎立
北強而南弱然南宋劉裕能以一縷之師東取燕西
滅秦北拒魏率皆以車制勝如伐燕而以車四千乘
爲左右翼伐秦過魏而以車乘登岸抱河爲御月陣
魏主嗣南侵南軍畏其突騎鎖車爲函陣以拒之皆
用車之明驗也方今中原之賊動輒數百萬每以勁
騎奔衝威我師徒此非得二三十萬素練之兵車步
馬騎奇正相依而欲漫言恢復不亦謬乎故愚意入
陣制兵必以車步騎兼用爲主四正用車步者正兵
也四奇用輕車者輕兵也八偏營用步御月用騎者

偏師也中四營用車步又用騎者重兵也中軍兼用
車步騎又有游闕標丁雜流之屬者握其最勝也合
之則成大陣而收相資之益析之則爲偏師而擅相
勝之利必如是而後庶幾爲有體有用之兵或可無
負於孔明之八陣也已

附或問

問車利守不利攻如何曰凡車戰者求爲不可敗
非求爲必勝也且車不獨用必有馬步以佐之何
不利攻之有

問車戰遲鈍奈何曰若車戰純用大車是誠遲鈍

八陣發明

五

凡制軍營除中軍雜色車外必爲車二等一駐車
一衝車兩兩相副即古所謂革車一乘馳車一乘
是也駐車雙輪主守馳車獨輪主衝突古云車馳
卒奔又云輕車突騎是輕車比於突騎也若制得
其法凡遇步騎嚴陣以輕車竟衝之車頭俱有利
器兩物相觸車是無情之物人馬是有情之物人
馬畏痛車卻不畏痛安得不散亂然後以馬步繼
之是必勝之術也何憂遲鈍

問車畏火攻奈何曰凡用車當先識地利若遇林
木叢茂之地可刊伐則刊伐之否則毀車爲行晉

苟吳有成法矣豈至膠柱鼓瑟而爲人所乘乎
問火器來擊奈何曰火器則有以待之矣凡賊用
騎兵利輕捷必不多帶火器步兵扛擡甚重亦不
能多吾爲車營則所載皆火器矣大勝小多勝少
前人已嘗言之彼方畏我火攻之不暇而何暇攻
我乎

問邱瓊山大學衍義云若以萬人穿地爲長溝溝
上壘土則吾之輪有所積而不得行如何曰此老
儒不知兵之言凡車營教車必先教以上下山坡
區區溝壘何能限之若果高深則使步兵平之而

八陣發明

毛

後過若敵以兵守則以火器騎軍擊之或於未成
之先撓之使不得成有何難處而乃懲噎廢食乎
問房瑄車戰如何收曰此瑄泥古法以牛駕車耳
古法馬在車前故馬驚則車敗今法人駕拽而
復處車後斷無此失也且古人以車勝者如衛青
李陵馬隆李靖魏勝李綱不一而足獨奈何泥一
房瑄耶
問車費奈何曰騎費甚於車騎有芻秣有倒死車
則無是卽有損壞修葺甚易耳從來將官喜騎不
喜車蓋騎進可逐利退可避害平居則尅料出外

則打糧車則拘束四者俱不便是用車者大將之
利用騎者士卒之利也勘破此情方能違衆立事
又成化中有中官某於山東地方浚井得獨輪銅
車一具上鐫陸機造則知苟利於用古人且不惜
重費以銅爲之况於用木而願訾爲費乎

問車營既用車隊又用步隊奈何曰凡古人制車
必用步隊佐之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是也宋吳淑魏勝及我朝俞成車營皆另設
步隊蓋車是一軍之匡衛戰以爲陣止以爲營資
其扞禦之力用以休息士卒約束部伍耳若出奇
制勝設伏邀擊皆須步兵又或遇險阻之地車不
得用則須全爲步陣故不得不另設步隊也
問車營既有步隊又設八偏營步兵如何曰車營
雖有步隊然止供車營之用不得離營遠出萬一
地勢敵情有常專用步者則以八步營應之是不
得不另設八步營也

八陣發明

毛

問八陣既有二十四騎兵今復於騎兵之外添設
中五營突騎恐非古人之舊曰中軍制騎古人每
每皆然如李密之內兵馬唐太宗之元甲軍李靖
之中黃來之無地分馬受職按以上疑有脫字皆所以居重

馭輕也非此無以統攝諸部是不必古人有成法然後按之而起然觀握奇虛中之義中軍一軍通營皆可虛藏則突騎亦何不可藏且以二十四數分隸各營之外正少中五營之數則安知古人中軍之無突騎也

問中軍標丁是突騎之外又有標丁否曰中軍突騎屬中軍營將此則大帥標丁也

問同是車營四奇又有輕車別之何也曰古者革車一乘馳車一乘兩車相副爲一兩此是正法四正營從古法者備車戰之勝也四奇則但有馳車

八陣發明

完

而無革車故謂之輕車蓋純用古法恐又傷於過重故又爲輕車營制使將卒知用車之利也

問險地亦可用車否曰險地亦有用車法唐馬燧爲河東節度制車塞險以過衝奔是也成繼光曰凡險地可用一車者用一車塞可用三四車者用三四車塞最妙

問車遲鈍不若騎輕捷曰遲鈍亦有利輕捷亦有害邇者史閣部以二年之力練騎千餘三月十九之變騎兵過江一夕散去閣部閉門而泣茫然若喪輕捷何如遲鈍耶

問車營萬一敗壞諸軍不便脫走恐有全軍覆沒之患奈何曰誠如所言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也車營是大東伍法大背水陣諸軍皆知此理自然死中求生決不至敗不然以倖生爲事而動輒思走此必敗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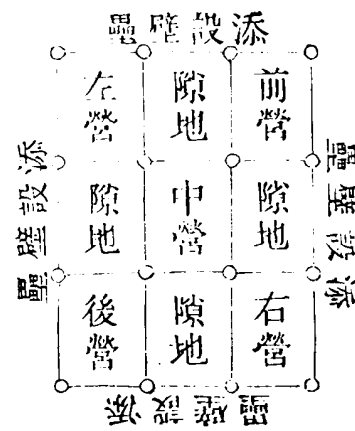
問近日申甫車戰而敗如何曰吾嘗聞之熊魚山矣申甫制軍聚卒倉卒未教固不可用然當時申甫以車守蘆溝橋持滿待虜不見一騎忽背後塵起時京軍皆邊裝猶疑京兵來援俄發矢如雨始知爲虜軍蓋渡水出申甫之後也然則申甫制軍

八陣發明

完

雖未精厲猶不敢正犯車何罪乎

中軍五軍圖



八陣發明

三

中軍五軍圖說

此即八陣中五軍圖也前圖鈎連已示其概而其中
 形者所謂地軸車列各三隊是也形弱勢單固
 非居重馭輕之道且中軍所統恆倍於諸營而地分
 狹小如此所容有幾即李衛公鈎連有爲形者
 重重壁衛似稱嚴密然以云小陣則可矣若大陣則
 單壘二層未可以爲固也夫中軍一營爲外陣諸營
 之主苟其力不厚其藏不固其處不深其包不遠不
 惟敵得以窺之而外陣諸營亦得以易之今法中軍

五軍各爲方營前後左右四軍居四維中軍居中其
 前後左右之隙尙餘隙地四方廣如四營均以屬之
 中軍夫一軍而具五營則其力厚矣各爲方陣則其
 藏固矣於八陣之中而有中五軍於中軍之中而又
 有中軍爲壁壘者三爲門戶者亦三則其處深矣諸
 營之地皆方一區而中軍合前後左右四隙地獨爲
 五區以中區居正兵而以前後左右居餘兵縱橫方
 廣五倍諸部凡軍資糧餉雜丁游關俱有地分則所
 包廣矣夫如是故中軍安中軍安故諸部安諸部安
 故諸將卒厮輿之心亦無不安而後出可以安疆場
 入可以安社稷彼夫諱言持重而坦率輕暴卒爲敵
 所擒者亦不足以語此也夫

八陣發明

三

附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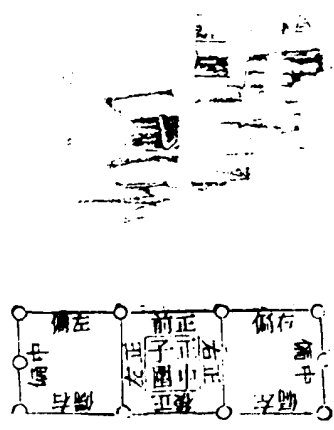
問何以知中軍必爲五軍曰五者兵法之常制軍
 決不能外以握奇法觀之外八營每四部中虛一
 部則知中軍四營中虛一營也昔街亭之役馬謖
 敗王平一軍獨全孔明以爲能特拜參軍統五部
 兼理營事夫參軍者中軍之流亞也統五部兼營
 事則中軍之爲五營在孔明固然矣
 問中軍爲五營此從來未有恐無確據曰觀之李

靖問答則五營殊有確據靖曰黃帝制邱井之法
 因以制兵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閑
 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
 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起於五一段是論中心
 終於八一段是論外層觀五為陣法四為閑地則
 中軍五營四隙地之說益信矣

八陣發明

五

正軍三軍圖



八陣發明

五

正軍三軍圖說

此四正軍也四正倍四奇昔人有知之者矣故以八
 數屬正軍正也今乃分而三之何也曰八數不成軍
 也八何以不成軍兵法數起於五故周禮制軍皆用
 五數孫子曰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
 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在天則有五行在地
 則有五方在人則有元首四肢在勢則有方圓曲直
 銳制軍者因而則之為前後左右中上以應天下以
 應地中以應人以戰則配首翼策應之數以守則備
 方圓內外之體於法簡而盡於形實而全於數順而

自然且中以一當四則立營制陣其體適均無偏輕
偏重之弊故制軍之法雖有不齊而求其至當不易
可守以爲法則者則莫如五苟爲八數則分數太繁
號色太雜矣於天於地於人皆不相應於戰於守皆
不相宜矣若不爲握奇則中虛而不成軍若爲握奇
則以一當八其體雖若同於大陣而實不同於大陣
內小而外大內輕而外重與爲直陣則首尾懸絕而
不相顧與爲方陣則中外寥廓而不相應與爲攢陣
則大陣而小用之內有充塞迫促之憂外失人人當
敵之旨與爲原陣則正軍而扁用之南北東西形勢

八陣發明

美

既有所不均子圍外圍遠近又有所不稱反覆觀之
無一可者故以八數分而三之中爲四鈎連加握奇
而爲五正軍五部也兩旁爲二鈎連加握奇而爲三
偏軍三部也中爲方陣則不失數起於五之法旁爲
兩甄則得一首兩翼之旨合之則力厚勢重足資其
扞禦之力分之則各自爲營不至有難制之患此正
軍三分之說所以得制軍之妙而三數五數所以不
可易也歟

附或問

問八數號色如何不便曰假如五數用旗照方色

用青黃赤白黑其色純而可以遠瞭若八數則未
免用藍紫等項藍與青白雜紫與紅黑雜遠瞭便
欠分明所以不便

問大陣用八數則小陣亦可用八數如何是體同
於大陣而實不同於大陣曰大陣雖是八數然中
軍倍四正四正倍四奇步步有居重馭輕之勢若
小陣則是均勻九分以一當八故曰內小外大內
輕外重

八陣發明

美

問爲直陣則首尾懸絕而不相顧數句曰如以五
百人爲一部九部則五九四千五百人爲直陣則
五百人爲中堅卻是一千人爲左右拒故曰懸絕
而不相顧爲方陣則五百人爲子圍而四千人爲
外圍故曰寥廓而不相應攢陣謂五百人爲一攢
也其說如李見衡八陣大凡結陣大陣首尾懸遠
恐爲敵所衝故陣中又結小陣使人自爲戰若小
陣則須人人當敵惟爲子圍外圍二層而已攢則
勢迫自爲促弱故曰內有充塞迫促之憂外失人
人當敵之旨原陣謂如圖中原陣也其形扁若分
爲三軍則三營合握奇共爲十一部中有方營兩
旁則爲曲陣附左右若通爲一軍則合握奇止爲

九部中無方營矣八部爲扁營外繞而以一部居其中故曰南北東西形勢不均子圍外圍遠近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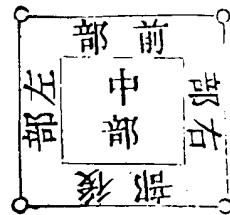
問周禮制軍皆用五數然四兩爲卒又卻用四數何也曰周禮四兩之卒皆挾轅以戰夾車兩旁車處於中如用五數則礙車地步故此處獨用四數然合車而言是亦五數也

問正軍三軍前鬪鉤連偏軍與正軍不相連綴今附綴於兩旁何也曰前是分言此則言其合營也偏軍雖屬於正軍然可分可合分則各自爲陣合則爲曲陣附於正軍之兩旁

八陣發明

三

奇軍一軍圖



八陣發明

三

奇軍一軍圖說

奇軍何以爲一軍謂軍制如是足也周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者兵制之成也兵制起於五終於軍故五者兵制之小成軍者兵制之大成過此而上則爲重兵兵重者分之正軍三軍是也不及此而下則爲輕兵兵輕者半之偏軍三部是也奇軍爲四隅之軍兵過一軍則太重故上不敢視正軍一軍有專角之任不及一軍則太弱故下不至如偏其爲一軍者蓋孔明斟酌顧慮而爲是至當不易法也以戰則使之足以

自力以守則使之足以自固而至於一軍之制則斷斷乎不可踰此孔明節制諸軍之法而亦古人所以規矩英雄也歟

附或問

問軍者兵制之大成曰周禮伍兩卒旅師軍軍之外更無名色以軍制止於此也凡軍制必有號令號令必於旗鼓軍踰萬人旗鼓之力有不及矣故一軍之外或爲三軍或爲五軍七軍九軍十二軍其數無限而分營則必以一軍爲準故曰兵制之大成

八陣發明

完

問一軍之制必萬人以外乎曰萬人者一軍之極則據周禮而言也如唐府兵則爲三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我朝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此不可拘當相時勢度糧餉爲之耳然此皆步營之制惟制車營則人數斷不可少蓋車營自車隊之外必另設步隊是一營常兼二營之衆雖欲不多不可得也故車營之衆制兵嘗至萬五六千人即輕車營亦略相等所以謂之重兵曰戚少保薊門車營以三千人爲率何也曰此少保拘於時額不得已而然也其言有曰車兵必得奇

正二隊今不可得是可知矣其車操法亦不得酣暢蓋爲此也

問軍踰萬人旗鼓不及今車營衆至萬五六千人不虞旗鼓有不及乎曰凡步兵用隊欲疎車隊欲密司馬法所謂車以密固是也密則地分狹旗鼓易及此車陣步陣不同處

問分營以一軍爲準偏軍不及一軍何乃另立營曰此偏軍非全軍也凡兵力易克之處雖千人亦可任攻守况偏軍亦三千五千之衆乎

問一軍之將即如今之總兵官耶曰然曰總兵之

八陣發明

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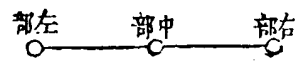
兵制當定於一軍耶曰然曰今之總兵有統四五萬者何也曰此非朝廷額兵蓋收降兵新附也曰可乎曰不可此即拔扈不可制之漸曰然則降兵如何曰歸之大帥而已或分散諸部或另設一營俟大帥處分可也曰兵額有缺若何曰大帥給之尉繚子束伍令曰亡軍得軍當之得軍而不亡軍有賞亡軍而不得軍有誅此可以例推也凡臨敵對陣之後必較軍籍百長較什長千長較百長小將較部曲大將較小將皆此類也若亡軍而聽其亡增軍而聽其增則大帥謂何曰得降卒而歸之

大帥恐有功者心懈後不復錄降奈何曰國有令捕生者功與首級等何懈之足虞且令一則志定習久則無怨嗟若畏其懈而苟且以聽之後將不可制矣此一軍定制之所以不可踰也

八陣發明

望

偏軍三部圖



八陣發明

望

偏軍三部圖說

偏軍已合於正軍矣此又爲之圖者何前以合言此以分言也偏軍雖合於正軍而實則自爲軍正軍爲車偏軍爲步車與步不同用平地淺草利用車山林險阻利用步此車步之正也然平地淺草用車者可兼用步山林險阻用步者不得兼用車故偏軍步營使各自爲軍備有時專用步兵也專用步軍則偏軍足用乎曰步軍非以當大敵所以備登山涉險設伏搜巢也偏軍何不足用且一營之兵不下四五千則合八營之衆不啻三四萬以三四萬之步卒供關險

出奇之用畏多不畏少矣曰古人制兵大約騎三步
七今騎十六營而步反止於八何也曰騎三步七者
無車營而即以步代車也今合車營之衆不啻八九
又何止騎三步七乎曰其不用五數而止於三部何
也曰設正軍之半也夫步營隊伍雖不同於車營然
徒衆多寡亦大略相等若爲五部則與正軍埒首翼
無辨非軍禮且偏軍亦無事五部者所以爲方
營地也方營四面受敵必衆踰萬人力足自衛乃能
憑虛四戰若以四五千之衆而分方外拒或四面攻
圍或選鋒而擊敗不旋踵矣故偏軍營陣大約依負

八陣發明

望

險阻併力一面三部已足正不必爲五部至於合營
又有甚便者凡諸軍立營每部必當一面諸營皆四
面中有子營偏營所當止三面又不用子營皆用
三數而足所以止於三也凡此皆古人制軍分數之
妙學者於此亦可悟制軍繁簡之法矣

附或問

問八偏是正兵是奇兵曰以步對騎言則步是正
兵騎是奇兵以步對車言則車是正兵步又是奇
兵以步主於闕險出奇也
問偏軍三部是以三起數三人爲伍三五爲隊耶

曰不然部則止於三耳若隊伍旗哨則仍用五數
或雜用三數不拘讀紀效新書可見

八陣發明

器

隊伍圖



八陣發明

望

隊伍圖說

此八八六十四中之一蓋一部非一伍一隊也然隊伍之法即藏於一部之中今欲明隊伍不得不借是圖以發之龜山楊氏曰伍法不脩雖有百萬之衆如養嬌子不可用也凡制陣非陣之難而制隊伍之難隊伍者所以殺賊之根本也賊非一種則殺之非一法有騎賊有步賊有用長兵之賊有用短兵之賊賊有制勝之技則我更有制賊之技此皆具於隊伍中古之善殺賊者皆相敵而制伍吳璘以弓弩長槍爲三疊岳飛韓世忠以麻扎刀大斧砍拐子馬皆得制

伍之精者也故制陣先制伍先制器在車有車之隊伍在騎有騎之隊伍在步有步之隊伍一伍一隊之中殺賊之妙用具焉非精心實用直窮到底者斷不足以知此今人動稱八陣而不知隊伍之法或曰八人爲伍八伍爲隊既泥大陣而失之或曰五人爲伍是識古法矣而不知變通之法與制器之妙則雖洞曉八陣之全猶之鬪牛無角鬪雞無距即具體何用乎故欲制八陣者當先從隊伍始隊伍之法得而爲曲爲部爲營爲陣直纍而上之耳夫何難

附或問

八陣發明

吳

問隊伍之妙如此孔明何以不傳隊伍法曰數起於五四隊伍法也但制器之妙則隨時逐地而起不可執一孰讀古今史傳用兵法及戚繼光練兵紀效自知此理

問隊伍制器之妙逐時逐地而起則隊伍制器可數數更易耶曰非謂數數更易也謂逐時逐地相敵而制爲一定法也假如南兵戰於南其地險窄其敵無大敵自不得用廣伍大隊北兵戰於北其地散漫其敵多長驅自不得用窄伍小隊南地卑涇漸車陷輪自不得用車營拒馬北地高燥多風

毛竹至此則破裂枝皆脫落自不得用竹槍狼筈安得不逐時逐地而起乎

問南北地異隊伍既有不同陣法豈能無異八陣法恐不得概施曰孔明作八陣法大約為中原而作平中原用全力陣亦用全陣地勢亦恰稱之故用八陣若在南方則不必用全陣自另有用偏師法觀後分軍圖及變陣圖可見

問伍法必以五起數耶曰然觀伍字從五人則以五起數為長然亦不可拘戚繼光禦倭其始亦用五人今舊本紀效新書中有之後來覺得五人力

八陣發明

畢

騎當不得一倭故復為鴛鴦隊隊用十八稱為鴛鴦者謂二伍也雖云隊其實即是伍法此等處俱要因時變通不可拘泥

問八人為伍八伍為隊何為不可曰八數必不可為隊部以無握奇也或是九人為伍九伍為隊然九人為伍猶可九伍為隊九隊為部九部為將斷不可其詳具前正軍圖說中玩之自見

騎兵卻月外向圖



八陣發明

畢

騎兵卻月外向圖說

此騎軍也何以處於陣後或曰兵法騎兵行則居前上則居後此其式也然則何以必為卻月或曰衛正軍耳是不盡然予嘗於無意中悟得之昔戊寅歲閱戚將軍練兵實紀車操法中有云賊逼近十步內馬兵由車門車下出戰賊退馬兵由原門回營心竊疑之夫賊眾逼壘則勢盛矣馬兵豈可由車門出萬一不勝則賊眾接迹矣馬兵又豈可由車門入及讀至後戚將軍又曰已上馬兵不過習之使熟其實臨時輕易出不得賊眾臨車豈可放馬兵追逐無是法也

乃更益疑之夫操者所以為戰也無是戰法則不可為是操法將軍精於兵豈可亦為此兒戲事且賊眾不可輕出入則馬兵將終無出入法耶積疑於胸不能自遣夏月薄暮坐露天書添棋盤作車戰勢因念騎兵或可由車門出必不可由車門入乃思得摩壘之法摩壘者從軍壘旁行左傳所謂摩壘而還是也但左傳所云謂敵人之壘此則謂己之軍壘耳軍壘既固矢刃外注賊若來追則擊射叢出必不敢逼騎歸從容猶席上旋師耳因悟八陣騎軍列居陣後兩端外向其法精妙誠不可及列居陣後者畏居陣中

八陣發明

癸

則迫雜而設且倉卒難出也兩端如卻月外向者摩壘之勢出則張兩翼歸則如游康莊不至衝壘觸車動搖陣脚也必欲穿壘出奇從車中出則開後壘二門以納之營中衝巷寬闊徑直開壁奔衝勢無阻礙不必先居陣內逐隊隨車始堪對敵觀此然後知武侯制軍雖一前一後一正一斜毫釐之間具有深意而世俗之士欲以浮氣躁心窺測古法不亦謬乎

附或問

問卻月是常山蛇勢否曰凡卻月即是曲陣曲陣勢能吞裹是即常山蛇勢然孔明制騎軍之意卻

不主此以有正陣在前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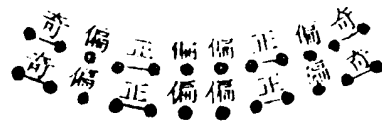
問騎軍在陣外或為人卒然衝擊奈何曰凡制陣必依險阻古人所謂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是也騎兵駐扎必是藏聚之處豈憂衝擊曰若四面無險奈何曰四面無險則視敵所向可擊則擊之不可擊則左右旋轉而避於正陣之後凡陣無前後視敵之所在為前後而已曰敵大至則如何曰藏之陣中為固陣以向外俟便而出擊法不可執一也問騎歸陣後駐扎地分當在何處曰若夜間收營或本營出奇則各歸本營若於八門出奇則駐扎

八陣發明

辛

衝巷

騎兵鉤連圖



八陣發明

至

騎兵鉤連圖說

兵法非五不成軍騎兵之中獨無四鉤連也曰騎
 兵無方陣也凡制兵不過奇正車步正兵也騎奇兵
 也制陣不過攻守曲直銳攻陣也方圓守陣也故古
 人常以正兵為守陣而以奇兵為攻陣若騎而四鉤
 連則具方正之體奇而為正攻而為守矣偏師不為
 鉤連何也曰所謂輕騎也輕騎一部足以用乎曰兵
 法一馬之力當步卒三十人古之能將多有以數騎
 陷陣百騎窺營者一部已多何不足用乎車步騎不
 同營亦如正陣分奇正偏何也曰古人用兵必以七

分為正兵三分為奇兵故制兵必騎三而步七卻月
 騎兵也騎兵即屬於正兵故即以正陣之稱為稱從
 所本也

附或問

問騎兵無方陣昔燕慕容恪擊魏冉閔擇鮮卑善
 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遂破魏
 兵如何曰此史文之誤非真方陣也凡方陣四面
 受敵蓋車步畏騎兵衝突故為此陣今攷之於史
 冉閔所將為步卒恪所將為騎卒又在午易之地
 以騎衝步何方陣之有特閔所將兵皆精銳閔又

八陣發明

至

善戰恐騎兵攻突卒難搖動故為連環馬隊厚集
 其陣以衝之記者不察遂以厚陣為方陣也
 問騎兵無方陣戚繼光練兵實紀中有探騎法及
 馬營圖俱為方營何也曰繼光南將言步戰不長
 騎戰又邊兵乏馬多不如虜故繼光於騎陣亦只
 以步陣法行之其薊門登壇語錄中敘邊兵用長
 器有云我只要用馬馱送器械是其意已主步戰
 至於選馬選兵亦以上上者俱歸中部其操法左
 右二部遇敵俱下馬扎方陣為外圍擺駕為隊步
 戰只用中隊上馬衝殺是左右二部雖馬兵實步

兵也故用方陣要之能用騎者決不然強則能攻之不若則能避之豈有方陣示弱之理

八陣發明

五

八陣全軍大陣總說前

八陣圖之意已略備於前矣然以上諸圖皆統論營伍制軍大略未嘗專論全軍大陣也孔明一生學力盡於全軍其書不傳未有能言其詳者昔人痛恨晉人無識人蜀之時不知收取孔明遺書至今為天地間大缺陷後世雖有能言之者然文獻不足言亦無徵矣惟李衛公書中載八陣數語語頗切實其言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口散而成八復而為一日陣問容陣隊問容隊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是數言者未知所引出於何書然要而

八陣發明

五

不繁簡而意盡從來論八陣者無踰於此疑即古八陣書之逸句今欲發明全軍大陣謹即本此數言著為三圖又世率稱八陣為八門更為開門一圖共四圖於左雖未能盡大陣之萬一亦聊以見古人之極概耳

附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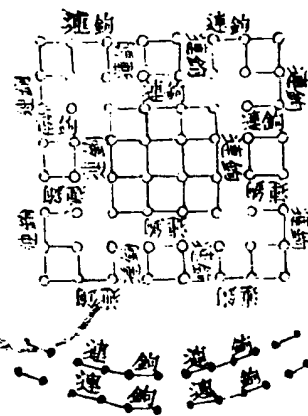
問孔明著述未審有幾曰據通志藝文略有武侯八陣圖一卷十六策一卷將苑一卷兵機法一卷今俱不傳然大約俱贗書也文集二十五卷今尚存正德中李夢陽重刻為之序又近刻有武侯心

書亦賡書也

八陣發明

畫

大陣鈎連合一圖



八陣發明

畫

大陣鈎連合一圖說

此所謂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也所謂散而成八
 復而為一也八陣雖九軍合之則成一大陣合之云
 者於各營壁壘之隙更為壁壘以連合之也軍陣之
 法置陣既大則內營欲實外形欲密欲實者使敵不
 能擊欲密者使敵不能窺故孔明之制八陣當其無
 事故處則分軍分陣各為營役當其有事合戰則內
 分陣隊外為鈎連凡壁壘之設皆所以為鈎連也外
 圍為壁壘八外望若一內分則九中軍為壁壘四外
 望若一內分則五偏軍附於正軍各為左右壁壘二

外望若一內分則三是有五善焉混沌沌形勢若一敵不知其所攻一善也我出奇擣之敵不知其所備二善也壁壘既合則中間衢巷界方畫一全如井字寬闊徑直車馬出入無礙三善也路雖四達勢俱一直無門突掩映不能容奸四善也戰則通營合力守則各自爲固五善也是故敵在外不能窺其形敵在內不能擊其堅爲千古陣法之宗有以夫

附或問

問各軍營卒既有定數其鈎連補綴又用何項軍卒曰八門八處及中五營四處皆中軍之責也中

八陣發明

壬

軍之軍不惟倍於四正而游關餘丁所謂握奇居中者更無可枚數若欲四方八面鈎連若一則中軍算地出餘軍以陳壁壘命別將以司鎖鑰惟大將所命欲固壘則命車軍欲暫蔽內外則爲市城輓壁倘或軍卒不具則徑徹門守各自堅壁壘壁壘既立中如重牆雖開門揖盜盜亦不敢入也於此尤見八陣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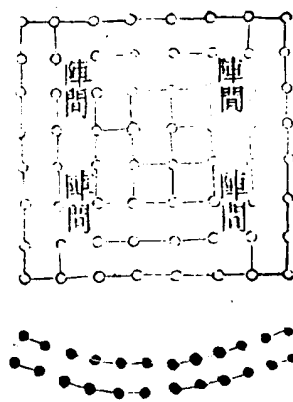
問八偏軍鈎連曰此自是八偏軍之事凡平日與正軍合營俱是如此非大陣前正軍三軍圖已見問騎軍八偏亦與四正鈎連亦豈有壁壘耶曰否

騎軍無壁壘但八偏本屬於四正向但爲分形未嘗相合今特與鈎連圖見之耳

八陣發明

癸

大陣陣間容陣圖



八陣發明

弄

大陣陣間容陣圖說

此大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壁壘既立中成井字
井字之間相去寬闊與方營等故謂之陣間容陣又
隊伍之間相去亦如之故謂之隊間容隊夫陣隊相
去亦相所便可矣何必拘拘於容陣容隊也曰陣間
之為用主於出入主於備衛少隘則車騎壅塞少遠
則聲勢不接故陣間之相去必以容陣為主則不隘
不遠而壁壘堅隊間之為用主於拒禦主於更疊太
疎則擊刺不及太密則進退不利故隊間之相去必
以容隊為主則不疎不密而行伍整區區地分寸

之間陣隊之利害存焉宜委置不講而遺蒙瞽之誚
哉

附或問

問八陣中小陣一面開闊大約幾步曰二三百步
曰然則空處亦二三百步乎曰然曰何取乎二三
百步也曰營之相去大約以弓矢相及為主太遠
則弓矢不及太近則弓矢交射且傷對面自家營
壘故主於二三百步

問漢與劉向分屯相去二十里救援相及而勝
此何其太迫也曰吳漢與劉向是分營此是合營

八陣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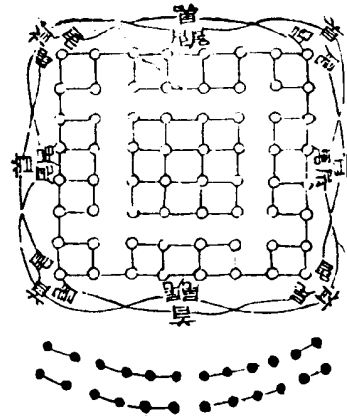
弄

分營必出軍趨救然後可及合營則只是營壘間
易於尤為至便

問更疊進退曰古人隊間容隊凡前隊戰酣後隊
更迭或迴車轉陣以後為先皆是隊間出入於隊
間雖進強退所謂聞亂而不亂敵不敢乘不待騎
兵蔽敵而後成陣吳璘璣陣法必用騎兵蔽敵而
後成陣亦是隊間容隊之法未盡善也

問軍馬亦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乎曰軍馬無方陣
無壁壘其奔衝分左右翼迭進迭退故此二語但
指方陣不論騎軍也

大陣首尾奇正圖



八陣發明

空

大陣首尾奇正圖說

此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攻其中兩頭俱救也
 軍陣之法不獨奇正故孫子曰三軍之眾可使必受
 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首尾之說奇正而已矣當敵
 者為正即為首旁擊者為奇即為尾故法有四頭八
 尾之說蓋四正為首則四奇為尾四奇為首則四正
 為尾首尾相生如環無端孫子所謂常山之蛇首動
 尾應即此是也然奇正無定形即首尾無定處譬如
 五音六律旋相為宮變不可勝窮也故吾以為苟知
 奇正之說則無不可為正即無不可為首無不可為

奇即無不可為尾而又奚止於四頭八尾云乎

附或問

問四頭八尾處處可用乎曰此大概謂一首二翼
 以三敵一之法也蓋置陣既大敵必不能圍若選
 鋒擊其一營則三營齊應此是常理若敵人兵勢
 相等八面衝擊或兵多於我四面攻圍則又自有
 法豈必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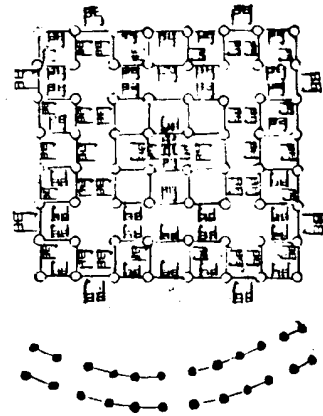
問無不可為尾即無不可為尾曰假如直陣為首
 即卻月為尾中五軍為首即外八軍為尾正軍為
 首即偏軍為尾車步為首即騎兵為尾又正兵中

八陣發明

空

自為首尾騎兵中亦自為首尾

大陣開門圖



八陣發明

奎

大陣開門圖說

此所謂八門也自有八陣即有八門術數諸家神之以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之說固為誣矣即如李靖諸名家精於兵法然其開門圖彎斜屈曲殊失古人之意夫門者所以啟閉出入也啟閉出入之間欲其慎密又欲其便捷欲其慎密故門不可數也欲其便捷故門又不可疎也八陣以二三十萬之衆方圍置陣綿亘數里而止開八門又故為屈曲以迂其途則凡樵汲出入探刺往返動戰時日何以應猝且臨敵對陣士卒出入無常止於八門將稽遲壅塞為害不可

勝道其失非細故也夫營陣之間有明門有暗門明門者所以為慎密也暗門者所以為便捷也明門可出而亦可入暗門可出而不可入故以禦敵則慎密以自用則便捷不疎不數乃為至當世俗但傳為八陣止知有明門而不知有暗門也以至中軍五營之有四門前後左右四正四奇八偏之各有四門勢分向背則門有明暗非精於法者不足以語此圖中門字凡書於外者明門也書於內者暗門也合內外明暗以觀而開門之法於斯大備

附或問

八陣發明

奎

問大陣開方數里而每面合明暗止有七門恐於迎戰不便曰所謂門者平昔樵汲探刺往返出入之常處也若正兵堅壁奇兵出戰則出入皆由是門至於開壁合戰則自有衝車突騎挾轅塵戰之法隨處可以出兵豈拘拘明暗七門乎
問一軍古陣止開四門則明暗之法何如曰四門為明以衝車所出為暗
問各營樵汲探刺出入之法曰中五營出入皆由八門其外圍諸營出從本營門入從八門至於騎兵出入或黑夜收營及倉卒歸陣之類俱由八門

所以杜非常防驚擾也
問馬兵何無門戶曰馬兵在陣主盤旋衝擊無一定之迹不必爲門戶遇夜則收入正陣自有地分可以駐紮

八陣發明

奎

八陣全軍大陣總說後

八陣一書雜兵家之言不啻盈尺子皆不取而獨於李靖之書撮其三四言發明爲三四圖於八陣之妙似未能盡其萬一然八陣之妙誠亦無多也蓋理之至者必簡士卒至愚鋒鏑至險兩軍相遇至驟勝敗至速若結陣而多其方繁其數曲折其文則雖以之從容陳布於無事之時且不可況臨敵應變乎朱子有言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此非陣法不可用蓋朱子所見之陣法皆不可用之陣法故愈多而愈不可用也然則衛公之書雖三四言子發明衛公之圖雖三四圖而言皆可行圖皆可用較諸雜兵家之言雖盈尺而絕無一當者蓋有間矣

附或問

問八陣之妙無多而子爲發明八卷不已贅乎曰非贅也書雖八卷意義則一其辭雖多其理則簡未聞文王周公孔子之衍易爲伏羲八卦之贅也

八陣發明

奎

八陣分軍總說前

八陣之妙已略盡於前然擁二三十萬之衆必欲按圖擬迹而後動則八陣之爲黔驢矣程子曰用兵以能聚散爲上朱子曰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六韜曰分不分爲靡軍聚不聚爲孤旅吳子曰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衛五軍五衛敵人必惑莫知所加皆言分軍也分軍之說昔人亦嘗言之然皆不適於用又每一陣中論合分是猶之乎不分也分軍之法或多或少或遠或近或厚或薄或步或騎皆相時勢料敵情量而後發審而後動不可執一而爲圖說者但當微示一可分可合之理與所以分合之道聽主兵者臨時裁酌豈可豫爲合一之法以塞聰明維繫手足乎然至不一之中有至一者存則輕重權衡又不可亂也昔劉宋王元謨將兵分前鋒爲十隊各立姓號沈攸之曰衆軍姓號不一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從一軍取號故分軍雖無定法而孰奇孰正孰孰翼雖數隊之卒必有準則不可不講今略爲四圖如左以當引而不發之旨得其大意則其餘可以類推矣

八陣發明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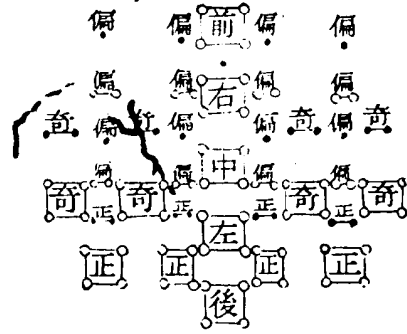
附或問

問分軍太遠則不及相救太近則勢不能及遠如何曰是有說以處此凡分軍太遠必力厚勢盛能自成軍無俟救援者也不則奇軍出問道度必能襲破敵人如鄧艾陰平之舉又或捨死僥倖如魏延之出子午谷計不返顧者也其他若近地分屯則必以聲援相及爲主如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聲援相及之妙也

八陣發明

突

八陣分軍第一圖



八陣發明

究

分軍第一圖說

此圖分八陣為三大帥統五軍二正四偏居中為一路二正將各統二奇二偏居左右為一路凡三路行師者仿此昔蠕蠕入寇魏大雍欲以步騎六萬分為三軍採諸葛之八陣法為平地置陣之方是也

附或問

問八陣四正四奇若相配然今以二正屬中軍以二正分統四奇何也曰一棲不兩雄軍行不可無主故也既分八陣為三自中軍外四正四奇八偏數俱成偶苟以二正二奇四偏為一路則勢相匹

敵莫能相下將見利而交爭見害而交委軍政由此敗矣故以二正屬中軍二正分統四奇尊卑首翼之理截然分明在中軍者不嫌其為卑在外統二奇者不害其為尊以中一路言則中軍為首而二正為二翼以左右二路言則一正為首而二奇為二翼此輕重權衡之妙所由出也分軍者觀此圖亦可以思過半矣

八陣發明

半

分軍第二圖



八陣發明

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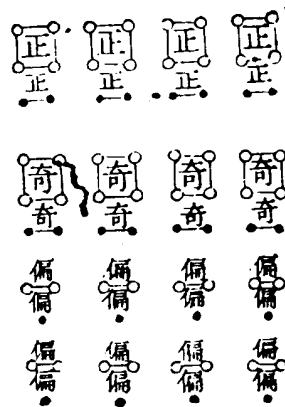
分軍第二圖說

此圖分八陣為五大將統中五軍為一路四正各分
 統一奇二偏為一路凡五路行師者仿此昔樂毅伐
 齊造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
 琊右軍循河濟屯阿甄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以撫
 千乘中軍據臨淄而鏡齊都是也

附或問

問五路分軍中路獨無偏師恐不便於用曰四營
 雖重兵或部或司可分遣也曰騎兵奈何曰中五
 營固自有突騎在但圖中不贅耳

分軍第三圖



八陣發明

圭

分軍第三圖說

此圖除中軍外分餘軍為十六騎兵各從所屬車步
 凡分攻分守欲令人自為戰者仿此昔隋幸雲起討
 契丹分兵為十二營四道俱引李靖制六花陣一馬
 當三人車徒騎混為一法是也

附或問

問分軍十六是為十六路耶曰否是言十六軍車
 步騎相合各自能成軍若分遣之輕重多寡則一
 惟大帥所命

分軍第四圖



八陣發明

三

分軍第四圖說

此圖除中軍外類分車步騎為三項約計車可得六千乘騎可得五萬匹車營步隊及步營步隊可得十萬人共二十萬眾而中五營及握奇之士俱不與焉惟大將所用之受禩伎此處語氣未全疑有脫文凡遇地勢險易不等欲分用車步騎者仿此昔劉裕伐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岳飛討李成李成列騎江岸列步平地飛命王貴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牛皋以騎兵擊其步卒是也

附或問

問唐李靖制兵車徒騎混為一法近戚繼光制車營亦以車步騎相參合圖說如此則車步騎又可分用乎曰制軍而車步騎混為一法者體之一也臨敵而車步騎各自為戰者用之殊也然三者之中步騎可獨用惟車不可獨用蓋車能守不能戰故用車必以騎步與之此必並列為三者以存車步騎之分數且車亦有時連營塞險守而不戰也問兵分車步騎將另設總督耶恐非所屬不設則各自為政奈何曰軍無總督則九節度之師且敗是矣可另設總督雖非素屬然中軍五大將位皆

八陣發明

志

尊於外各營倘有事欲設總督則即於五大將中遴委某總車某總步某總騎亦無不可

八陣分軍總說後

繫辭有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况兵形萬變分合之微豈可以數語畢乎予嘗慨世之用兵者當大眾屯集非不知用分然不知所以善用其分往往抽摘更調命曰選鋒所分不多全軍隊伍皆為破碎又或事權不專軍無後繼以相軋而後功以孤立而致敗此非任事之人不用命之罪皆大將指揮分遣失輕重權衡之宜有以致之也故略為四圖以示通變使讀者知分軍之中俱有至理未可苟且從事耳

附或問

八陣發明

畫

同分軍法恐不盡於此曰此只是說箇樣子若分兵某處宜多某處宜少某處宜步某處宜騎自有大帥臨時裁酌豈容膠柱鼓瑟

變陣總說

愚嘗有言孔明著八陣圖然卻一生未嘗用八陣聞者疑之駭之然實不足疑不足駭也八陣之法為用眾之極則蓋兵眾則煩而愈眾則愈煩兵煩則亂而愈煩則愈亂故雖古之善用兵如先主苻堅者亦往往以兵多致敗甚矣用大眾之難也然用大眾非分營分陣之為難而合營合陣之為難合營合陣又非旁山臨水依據險阻之為難而四面無險平地置陣之為難孔明當漢賊不兩立之時值曹丕全盛之勢一遇險進戰恢復關陝必將以數十萬眾格關中

八陣發明

畫

八陣圖至旗鼓相當如高歡宇文泰之惡戰者非八陣何由制勝孔明斟酌古法竭盡心思制為八陣夫亦為數十萬之眾合關中原平地置陣設也其他若地勢逼窄用兵不多則自當用減軍減陣法即用大眾而遇地形險阨有山可恃有水可阻則自當用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法豈可拘泥成迹為士偶木人之八陣乎故不知八陣者患其不學八陣不學八陣則不辨分數斷不能用大眾也既知八陣者又患其太泥八陣太泥八陣則不識通變不惟不能用大眾并不能用小眾也子是以於分軍圖之後又為變

陣圖如左併證以古人成迹以見八陣之法原與常陣相通司馬法云稱衆因地因敵令陣初無一定之法在善用兵者自得之耳

附或問

問何由知孔明一生未嘗用八陣曰八陣非大眾相過於平地不可用亦不必用孔明六出祁山雖皆由坦道然亦非平原千里之地亦未嘗用大眾旗鼓相當史書所載皆歷歷可攷又杜牧之言孔明出斜谷兵少止用六數六數者卽六花也此小可爲未嘗用八陣之一證

八陣發明

夫

八陣既不常用則孔明特地經營制圖似亦無謂曰兵陣之有八陣猶吾儒之有太極圖也太極不可見而凡天地間之二氣五行以及萬物萬事無往而非太極八陣不常用而凡軍陣中之六花三疊以及方圓曲直銳無往而非八陣太極不雜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八陣不雜乎常陣而亦不離乎常陣知斯旨者可與言太極可與言八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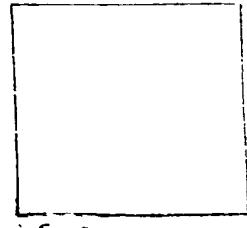
問何以知八陣爲平地置陣之法曰凡兵家置陣皆據險阻只一兩面向敵力省而功倍猶秦地四

塞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也地愈險則力愈省而功愈倍猶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也不得已而平地置陣四面八方俱當照顧故爲獨難八陣圖面面若一四頭八尾互相呼應故知爲平地之陣又魏刁雍云仿諸葛八陣之法爲平地置陣之方此亦一證也

八陣發明

夫

變陣第一圖



六陣發明

堯

變陣第一圖說

此方陣也陣主於四應主於固守故大約以方為體
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原圖八八六十四方陣也中五
營亦方陣也四正四奇皆方陣也雖中間層數不同
然此大小之分耳總之以方為體總謂之方陣此非
變陣而以之列於變陣之首者陣形不過方圓曲直
銳方陣不同於諸執而實並列於變陣之內猶之乾
坤不同於六子而實並列於八卦之中也凡遇平原
曠野四面無險彼眾我寡彼騎我車徒則用之昔衛
青伐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李抱真與回紇戰以

方陣居後趙仲卿與屈突戰屈突大至仲卿為方陣
四面拒戰皆是也

附或問

問方陣何以主於固守曰方陣是扎定腳頭法凡
遇四面無險彼騎我車徒敵無所不攻則我無所
不守故為方陣方陣人俱四向不能直進攻衝故
曰固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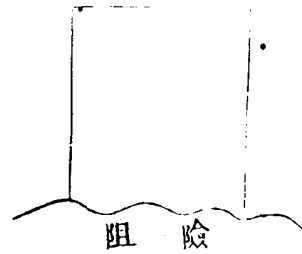
問方陣主守將不戰乎曰固守非不戰也謂待敵
攻衝而後應之也陣腳既固矢刃排注勢如憑城
可戰可守俟賊氣少懈然後或開壁以奔之或縱

六陣發明

平

兩翼以繞之或以騎兵追擊之無所不可皆所謂
戰也玩後操練諸圖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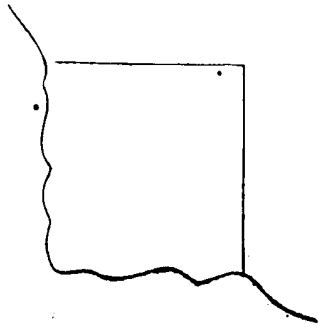
變陣第二圖



八陣發明

全

變陣第三圖



變陣第二第三圖說

按此曲陣而實則方陣也兵法軍屯結陣必右背山陵前左水澤又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軍行必趨利必據險苟得形勝之地則一軍可當二三軍凡險阻所在之處不必更設兵省其餘卒便可為設伏闖奇迭戰夾攻之用計莫便也凡值彼眾我寡險阻可因之地則用之昔宇文泰與高歡戰於沙苑秦將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制陣此東十里行滑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掩戈於葦中聞鼓聲則

六陣發明

全

起兵合高歡兵萃於左拒李弼率右拒兵橫擊之遂大敗是也

附或問

問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又曰前死後生今二圖俱是背水陣形何也曰圖中險阻非盡指山水曰險水曰阻欲明陣形故約略以山水為言耳若夫據險結陣之法圖不能盡繪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又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又有通掛支隘險遠形勢不一皆當審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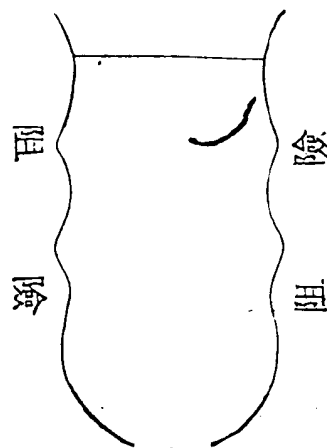
又兵法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急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等俱要熟讀究論遇登涉山水則實實留心講求務使融會貫通若職司練兵則將兵士實實向山林險阻操練不特為將者胸中瞭然然後可以應敵不然而徒泥圖

八陣發明

全

說是又將為趙括也

變陣第四圖



八陣發明

全

變陣第四圖說

此直陣然以形勢論亦即方陣也凡以寡扼衆地形類此者用之昔李陵擊匈奴至浚稽山與單于相遇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卒出車外為陣弓弩俱發虜大敗走是也

附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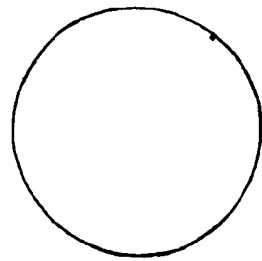
問此直陣何以謂之方陣曰秦地阻三面而守以一面東制諸侯謂之四塞之國今直陣三面俱險一面向敵猶四塞然故謂之方陣吳子曰以一擊十莫善於扼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

於阻又曰用寡者務隘皆謂此也然必形勝可據
方稱此陣若山可越水可涉或當龍頭天竈則不
得泥此

八陣發明

全

變陣第五圖



八陣發明

全

變陣第五圖說

此圓陣也與方陣等耳何必爲圓陣曰圓之與方用
同而體有不同也何謂用同而體不同蓋圓之與方
其用皆主拒禦然受敵則方者有迹而圓者無迹藏
兵則圓者藏多而方者藏少何謂方有迹而圓無迹
自古強敵攻衝遇方陣每每弓矢暴集專攻一面又
或專擊一角以角當兩部合隼處未必堅整如一故
爲攻瑕之舉也善變者轉方而爲圓則敵莫能窺其
隙孫子曰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是矣何謂圓容
多而方容少蓋方陣所容中間衝巷止堪爲本營駐

立及救應馳騁之地若或添入餘兵協力拒戰衝巷
 不容易至壅塞欲增開四方則陣脚不固恐為敵所
 乘於是則為圓陣四隅軍駐立不動止於四正方各
 出若干步增軍步隊綴成圓中間衝巷便可更得
 原陣之半故陣之變方而為圓皆有至理皆勢所不
 得不然非別無義而徒為是圓形以應玉方之全也
 凡行軍適敵四至併兵待敵則用之昔匈奴以四萬
 騎圍李廣廣為圓陣外向南齊軍圍北魏將楊播播
 為圓陣以禦之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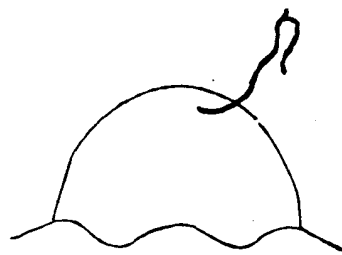
附或問

八陣發明

全

問圓陣亦可斂角減軍否曰若陣無餘兵而欲為
 圓陣則自當斂角以餘軍收入中軍或列空所以
 備損失之數

變陣第六圖



八陣發明

全

發陣第六圖說

此曲陣實圓陣也凡欲為圓陣而有險可因則用之
 昔劉裕伐秦自淮泗入清河假道於魏魏人屯北岸
 備之南船有漂北岸者頗被殺略裕遣隊主帥仗士
 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兩端
 抱河是也

附或問

問以車渡水為陣莫遭掩擊否曰是誠不可此時
 魏人或憚裕威名未敢輕視耳然亦可見古人用
 車雖舟行亦載之入險爭衝渡河列陣無所不可

何今人之畏用車遂至絕口不談也

八陣發明

全

變陣第七圖



八陣發明

卒

變陣第七圖說

此曲陣也曲主吞裏有圍繞進逼之意騎兵利之步亦可車不用孔明於八陣正軍後騎軍為御月之形蓋不但退繞陣後形勢宜然亦以見方陣為車步之正曲陣為騎軍之正也但步騎眾盛吞裏敵陣則用之昔李牧守雁門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匈奴衛青以五千騎往當匈奴日暮風起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遁去是也

附或問

問宋神宗八陣中有牝陣馬軍全軍皆箕張而進

亦可用否曰宋神宗陣大概遲重望塞而八陣尤不可用昔爾朱榮擊葛榮葛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分命壯勇突擊敗之此卽牝陣之類也受禪按此條疑有譌字

八陣發明

空

變陣第八圖



八陣發明

空

交陣第八圖說

此直陣亦實曲陣也三分其軍以左右二軍先進次以中軍衝之兩翼居前中軍居後亦有吞裹之義故亦名曲陣凡步騎分軍吞裹敵陣用之昔周訪與杜曾戰爲左右甄自領中軍居後自旦及申兩甄將敗訪以中軍自後奮擊遂敗之金人犯襄陽扈再興爲三陣設伏以待中軍合戰僞卻金人逐之左右兩翼掩擊敗之皆是也

附或問

問陣分三軍似乎衝突非吞裹也曰衝者入其內

裏者出其外今兩翼先準有吞裏之勢故謂之曲陣

入陣發明

空

變陣第九圖

入陣發明

空

變陣第九圖說

此直陣也利守亦利衝車步騎俱可用車步用之以守騎用之以衝用之以守大約如方用之以衝大約如曲然以直陣守者必地勢可恃否則當虞敵人之掩擊以直陣衝者必隊伍堅整否則當虞首尾之不接故直陣可戰可守亦有利有害善兵者當相擇而行之昔劉黑闥與李神通戰黑闥眾少依隄單行為陣擊敗神通此以地勢而勝者也王世充悉眾擊李密密拒之不利世充薄其城下密簡銳卒從後邀之世充大潰此以掩擊而敗者也楊沂中與金人戰曰

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虜
遂敗遁此以堅整而勝者也東西魏敵戰置陣既大
首尾懸絕此勝彼敗莫能相關此以不接而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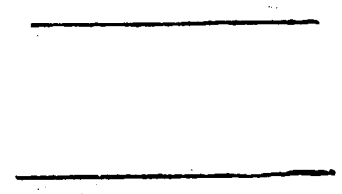
附或問

問直陣形勢不固似不可用曰誠然然予聞之曾
經戰陣者云向來中原敵戰大約直陣居多方陣
次之蓋從來將官原不知陣直陣簡便故屢屢用
之也然以此致敗者多矣以其為五形之一故不
得不存之若偏軍合戰似亦可用

八陣發明

叁

變陣第十圖



八陣發明

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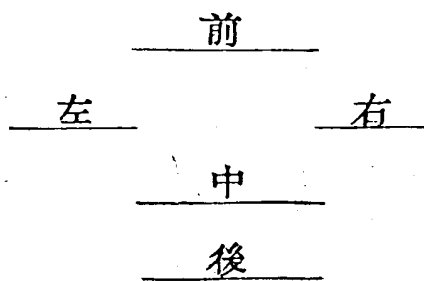
變陣第十圖說

此即古疊陣今謂之二字陣亦直陣也前行力竭後
行繼進更番迭休轉戰不窮可以治力步軍宜用之
我朝李成梁出塞專以一二字陣破虜是也

附或問

問古之疊陣法恐未必止於二層曰無論一層三
層總之於此圖見其大概善陣者量兵數而為之
可也要須是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使隊伍間有衝
巷出入便是疊陣

變陣第十一圖



八陣發明

變陣第十一圖說

此紀效新書中場操陣圖亦直陣也軍法數起於五故每營必有五部五部者左右中前後口口口口口前後左右居四圍中軍居中以爲直陣則前軍爲首後軍爲尾左右爲翼中軍握奇居中指揮策應此不易之理形厚而堅勢整而善變凡爲直陣者最宜用之昔垓下之戰韓信自當項羽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之後是也

附或問

問紀效新書中操圖以後軍居中爲繼進中軍居

堯

後爲老營策應與此略有不同如何曰此繼光以一軍爲營四軍接戰者也若五軍俱戰自當仿此

八陣發明

堯

變陣第十二圖



八陣發明

矣

變陣第十二圖說

此銳陣也專主攻衝步騎利用蓋兵陣之理強勝弱聚勝散假令以千人為直陣畫地分汎每隊單列層不數人此以銳卒百人卒然攻其一處以強潰弱雖半猶將勝之况十攻其一乎譬之兩竹於此其圍徑堅直相等然以一竹橫列以一竹直而抵其中間則橫竹撓而直竹不撓者非竹有柔韌橫直之勢異也凡軍中欲潰圍攻堅者用之昔南宋中得金人陣法其有云同命隊者以十五騎為一隊次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首一人死次二繼之次二死次三繼之期

以必克無堅不破嘉靖中江南倭亂議調湖兵王司彭氏之兵天下莫強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次五人次七人次九人前者敗績則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層為限故所向必捷皆銳陣也

附政問

問銳陣是用強攻弱之故夷狄多用之曰然古來名將亦多如此如楊素用兵每用壯士百人陷陣不能入則皆斬之已而復遣亦銳陣之類也

八陣發明

一百

八陣發明終

後學陸長蓓敬校

原跋

余自束髮受書以至弱冠不屑屑於舉子業方東南
喪亂目擊時艱情殷桑梓思得一當於世竊思畫虎
之不成也間嘗旁覽典籍考黃帝握奇經成於風后
力牧二臣以一握八蓋取諸井田之法以一軍馭六
軍如花之六出亦七軍孫武長蛇陣以一軍統左右
翼亦奇數也自古陣法縱橫變化皆不出握奇之範
圍推而至於明季鄭成功之散星陣 國朝李穆堂
演之又八陣之一變吾鄉陸桴亭先生理學名儒有
文武才德行著於鄉里遭時多難自經史而外嘗留

八陣發明原跋

心經濟善鎗法而於陣法尤精咸豐初段得先生八
陣圖說於友人見其博引古今議論精詳且其法變
化不一實出古人之右為軒轅千古功臣與余所考
雖詞旨明析較千慮之一得大略相同然後知先生
不專以理學名其學問鴻博又近古諸儒所莫能及
惟孔明精於八陣則又兼以奇門生休傷杜景死驚
開八門配八方獨生休開三門為吉六十甲子日擇
一方並六十甲子演禽法即黃帝陰符經所謂禽之
制在氣也又齊太公陽遁九陰遁九而八陣之用始
全今桴亭先生書所論不及奇門演禽陰陽二運殆

恐迂儒鄙為術數不知朱子註孟子天時不如地利
句言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法蓋古兵家者
言自有此法非術數也腐儒之見特管中窺豹耳
光緒紀元歲在困敦月在修臯月晦日後學東海逸
人謹跋於羅陽之寓齋

受祺按此文語氣聳張殊甚東海逸人亦未知
為誰氏以原書塵有此跋姑彙存之

八陣發明原跋

二

書八陣發明後

桴亭先生八陣發明未詳卷數據行實爲六卷而全軍大陣總說後則稱八卷卷首舊已散失闕微篇云去古既遠異說如林愚故於首卷正其謬而復於次卷闡其微是闕微已當爲第二卷也又八陣第一圖已伏原說標題指意亦復殘闕茲謹依原本樞式未敢妄事詭更丁酉孟夏校勘既畢役友人或執以相難曰方今歐洲戰爭惟恃火器千灌萬辟當者輒廢繇是一切陣法俱無所用如桴亭先生之言必爲節制之師愁者信之得無貽生民之禍與受祺曰嗚呼

八陣發明書後

如子之言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史遷有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蓋儒者讀古人書惟心知其意而後能適於用固不獨用兵一端爲然也往者曾文正盪平粵寇功業爛然其論用兵之道謂必隨地形賊勢而變斷無可泥之法不做之制然則讀先生之書者不務在乎心知其意而已且子亦嘗知歐洲用兵之法乎西人制陣必先用散隊游兵正軍居中權左右兩翼環進如坤卦之形迨正軍交綏則用兩翼包抄之法敵之弱者固已不支如勢均力等彼此相持方急則必闖敵人陣線單薄之處而以火器攢擊

八陣發明書後

之此其制勝之術具詳於西人所著臨陣管見一書蓋其先用散隊卽是書所謂偏軍也次用整隊卽是書所謂正軍也兩軍甫交用兩翼包抄之法卽是書所謂制局外向也至於依山伏阻因地制宜則亦不外乎是書變陣之法是則西人用兵未嘗不暗有合於八陣之旨苟得其意而善用之是雖不學西人而亦足以制勝苟不得其意而徒襲其迹是雖勉武西人而亦足以致敗夫當今之世正患事事襲歐洲之名而無一事能得其實浮光掠影游譚不根坐令古人之法漸滅無餘而律以西人之法則又似是而實非庸詎知西法之所以長駕一時者其本端在乎務實彼其鄙夷古人之法以爲不足復存者卽其不善學西法者也夫人於耳目所濡染先王之條教典章且不能悉心以盡其蘊遑論西法如是而委以經世宰切之務既不能得西法之大利安得不受西法之大害君子觀於當世耳食目論之徒臆決唱聲萬口附和於凡事本末輕重緩急先後之序皆迷繆而不省迺歎世變之窮殆未有所底止是正賴一二豪傑之士綜攬夫運會之所極與夫人心趨向浮僞晦昧之幾之所在而盡力以維持之獨奈何冀皮傅之見

不知實事求是虛心致知而輒謂古人障法概無所
用於世是豈通人之論乎友人始悚然而退爰復詮
次其說用諭夫吾黨之知言者同里後學唐受祺謹
書後

入陣發明書後

三